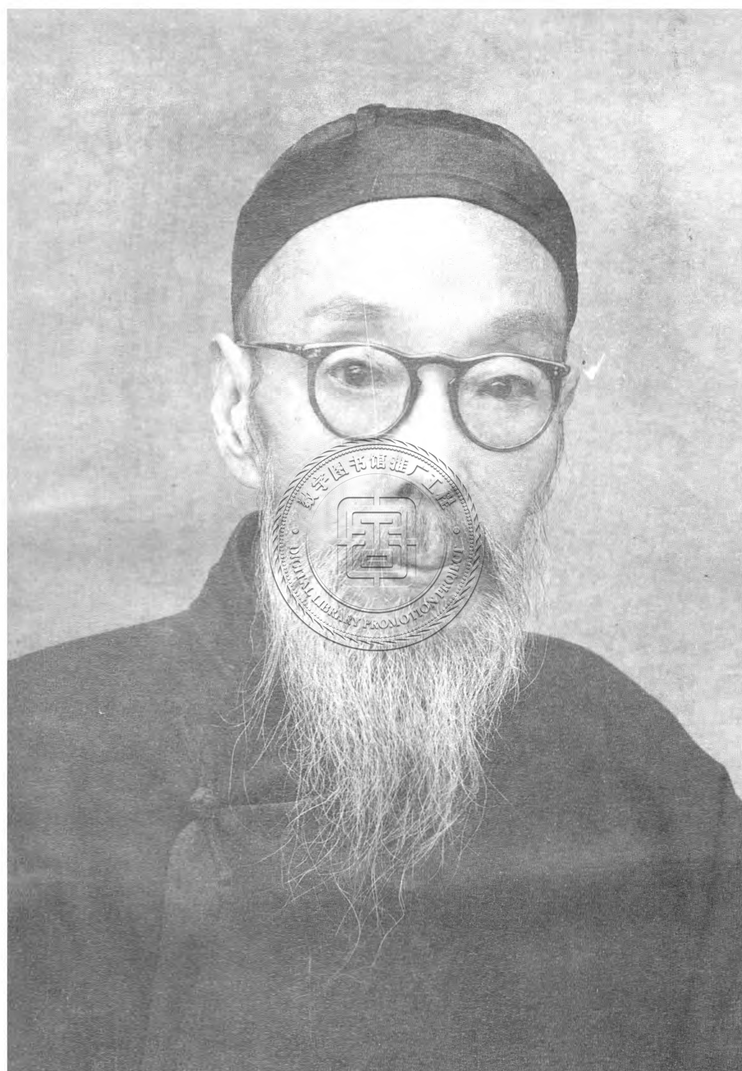
周素園文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素园老先生：

来函敬悉。我们觉得您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已经老化掉了。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与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感到，先生自己也应感到的。只有在比较适宜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方有保证，工作才会更好些。

关于你们挖回路线工作的计划，欧阳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完全都同意的。路费[illegible]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们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专门帮助先生一些出版费，如上等待在医院一样。这是全国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但毫也是为了别人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illegible] [illegible]

毛泽东写给周素园的信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周素园文集》序

我和周素园相识，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是我在红六军团担任政委，长征途中经过贵州的时候。

1936 年 2 月，我红二、六军团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带人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书上密圈细点，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他们奇怪了：“地主还读马列？”便把情况向上汇报，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周素园的过去以及他热心阅读马列书籍的原因。原来，他早年曾是晚清的贡生。在朝政腐败、国难日亟的形势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冲破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樊笼，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贵州光复后，作为贵州革命元勋之一，他被推举为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但不久，大汉贵州军政府被贵州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唐继尧部滇军所颠覆。周素园被迫流亡，奔走于京、汉、沪、渝等地，一方面为了谋生，同时也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贵州的革命政权。但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而求助于南北各派大小军阀，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经过十几年的徒劳奔波，周素园失望地回到了家乡。但他并没有绝望，仍在积极地寻觅救国救民之路。这样，当他一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便热心地研读起来。

周素园的情况很快就受到贺龙、任弼时首长的关注，他们多次和周素园亲切会见倾谈。我和军团长肖克同志、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也反复向他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特别着重宣传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我军北上抗日的任务。周素园结合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和从马列书籍中读过的理论，很快就提高了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表示拥护共产

党的领导，并且毅然同意出任由我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

由于周素园为人正直，在各阶层人民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的参加革命工作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将近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扩军五千人。

不久，我军主动撤离毕节，继续北上抗日，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坚决要求随军行动。组织上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对组织上派来劝说的同志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起初，周素园同志随我红六军团政治部行动。我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长征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他硬是坚持住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军撤离毕节、转战乌蒙山期间，周素园利用他过去的社会地位，给当时云南地方军队的负责人龙云、孙渡写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而不要助纣为虐，为蒋介石火中取栗。龙、孙接信后，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果然放松了对红军的堵截，为我军胜利渡过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战机。

由红二、六军团合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为了方便作战，周素园奉命改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结束后，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和礼遇，还见到了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西安事变时，他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给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党政要人写信，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爆发后，他受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并受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返回西南，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临行前，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他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再度相见，已是1951年10月，在解放后的北京，这时我才知道，在他离开延安以后，先后到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每到一处，他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各地当局也加紧了对他的活动的监视限制和阻挠破坏，他不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还不断受到特务的威胁恐吓，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被迫再度退隐乡里，清贫自守。这期间，他终日闭门读书，特别是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时局，热切地盼望着光明的到来。

光明终于到来了，1949年11月，周素园又在家乡迎来了解放。他出任县和地区的支前委员会主任，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以和自己年迈衰弱之躯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教育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他的工作和进步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党给了他更高的信任和荣誉。他这次到北京，就是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单独接见，还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肖克等老朋友。

不料，这次重逢竟成了永诀，1958年2月，从贵阳传来了周素园病逝的噩耗。

周素园是我党和我军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对于他的逝世，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写《周素园文集》并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表明了我党对这位老朋友的深切怀念。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周素园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东亚病夫”到“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巨大历史变化。这个变化从何而来？一切别的路子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周素园文集》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这个历史选择的进程。

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阻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周素园文集》真实地纪录了周素园的也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从而客观地反映了他们为寻找革命真理所经历的这一艰难历程。

周素园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一个时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在此期间，在贵州、西南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或亲闻者。周素园平生勤于著述。他的文字，不仅以文采见长（在青年时，他便有“才子”之名），而且以严谨著称。《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无疑可以为研究贵州、西南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提供又一份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很赞成《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并且很乐意地写了以上的话，作为这本书的序。

王震

1991年10·北京

出 版 前 言

周素园生于1879年，殁于1958年，享年79岁。他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和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有过程度不等的接触交往。时代教育了他，环境锻炼了他，使他这个旧时代的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最终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

周素园不仅阅历丰富，而且长于词章，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函电、日记。这些作品，不仅深刻地折射出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特别是在贵州大地上发生过的种种激流震荡、风云变幻，而且真实地勾绘出作者自身在这场大动荡中经历过的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思想发展轨迹。这是这些作品价值之所在，也是我们编选出版这部文集意义之所在。

这本文集的编辑原则是：广征、精选、求实、存真。

因为年代久远，世事变迁，周素园的许多作品或分散、或佚失、或毁损。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作者遗属的全力支持和有关单位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现在总共征集到各类文稿约400余万字，剔除不同版本的重复收录后，尚有300余万字之多。这自然并非全部。例如，作者在辛亥革命前主《黔报》笔政时在《黔报》以及后来在《西南日报》上发表过许多言论，只是当时多未署名，而今也不便遽认，只好付诸阙如。又如，作者随红军长征时，曾在手边找得到的一些零星纸片（例如

香烟盒皮）上随手写下许多笔记。直到40年代还曾有人见过的这些笔记，至今竟遍寻不获，大约已毁于后来的战乱。这只是目前我们知道而无法弥补的一些例子。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征集到的，在存世的作者遗稿中，可以算是比较完备的了。这本文集编入的100万字文字，就是从中反复斟酌、认真筛选的结果。

编辑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又由于作者在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中的认识局限性，再由于作者在特定环境中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作者在某些作品（尤其是前中期作品）中，叙事论人，难免掺杂着一些片面、偏颇乃至失误之处。对此，我们要不要"为贤者讳"，或删或改呢？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除一些重复和不关紧要的地方酌予删除外，其余悉依原文，不加改动。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被涉及到的人和事，历史自有、也多已有正确的结论；作品中的有关论述，无论正确与否，都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作者的思想历程，反映出他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艰辛，当不至影响到读者对他以及对这些人和事的全面评价。

我们征集到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为他人立言，且以他人的名义发表的，也有些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应时之作。由于其中不少在反映当时形势和作者见解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也适当选入。但这些作品毕竟是代笔之作，在立意和遣词上不能不受到许多限制。这和作者在其他作品中之能直抒胸臆是有区别的，读者当不难辨识。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对选入的作品尽量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但因时代的隔阂，资料的欠缺，应注未注和注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匡正补罅，有待高明。

王震同志生前慨然为本书作序，肖克同志亲笔为本书题名，充分体现出他们对这位曾为人民做过好事的老朋友的深切怀念之情，为本书增色不少。

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最宝贵的支持。一些老同志对本书十分关切，悉心指导。记此，并志不忘。

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始终主持其事。贵州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了这项工作。一并说明。

本书编委会

凡　例

一、本书正文分自传、论著、一般函电（含代拟函电）、家书、日记五部分，依序编列。

本书附录收入作者生平大事年表，用资参考。

二、本书收入各篇，间有不同版本，则按择善而从的原则，分别选用较完整的版本，同时以其它版本参校。

三、为存真求实，本书对收入的作者原著文字，包括其中的年月、地名、人名、称谓以及对人对事的叙述评价等，一律保持原貌，不予改动。但在非作者原著文字（如题记、注释）中，则一律使用公元纪年、今地名和今人通用名，以便阅读。

四、本书各篇必要时附有题解。题解以“*”号表示，排在该篇首页下端。

五、本书的注释按各篇的数字单列，以6号小圆阿拉伯数字（①、②、③……）标于出注处末的上角。注文分别排在该篇正文之后。日记部分的注文，则排在该月记事之后。

本书的注释限于对文中史实（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的说明和勘正，不加评价，也不作文字性的注解。原则上只在首见处出注，一般不重注。对已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物和重大史实，为节省篇幅，则不赘注。

六、文字性的校勘，一律随文夹排。错植字以方括号（[××]）订正；脱字以下加黑点（××）补足；蚀损字或模糊不清有待辨正的字则以空方框（□□）代表。一般不作校勘说明。

七、本书各篇文字中，间有部分文字重复或与文中意旨无关之处，为节省篇幅，由编者在不违背作者原意的原则下，适当予以删节，并以删节号（……）标明。日记部分全系摘录，则不逐一注明。

八、本书一律按现行规定使用简体字排版。作者原著中使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古体字和通假字，均由编者径改，不另说明。原著中未加标点或所用标点不符现行规定的，也由编者重新标点。

目　录

周素园自传

论　著

·《素园文存》选·

一般函电

·《素园书牍》选·

·《语体文拾零》选·

家　书

日　记

附　录

周素园自传*

（1957年）

我现名周素园，原名周培艺。生于一八七九年三月七日①。贵州省毕节县人。

在家中自学，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在前清是岁贡生。

十四岁开始独立生活。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的第一种日报——《黔报》。又协同张百麟创办了贵州的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代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其后改为中华革命党，即脱离关系）。参与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贵州光复，担任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

滇寇唐继尧侵占贵州后，逃亡在外。曾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众两院秘书，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西北筹边使公署秘书。一九二一年回贵州，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二二年转任定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同年八月转任贵州政务厅厅长，仍兼省府秘书长。一九二四年任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一九二五年请假回籍。闭门读书，不再与闻政治。

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至毕节。在二方面

---

* 本文转载自《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12月第一期，未见原稿。经查《光明日记》，写作日期当为1957年9月19、20日。

文中涉及到的人和事，请参阅本书有关各篇的注释。

军领导下，组织贵州人民抗日军，上级任命我担任司令员。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我随六军团一道，从毕节出发，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通过云南，写信给龙云、孙渡及旅长鲁道元等，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龙云把原件摄影下来，呈报蒋介石下令通缉，并张贴布告，表示他对蒋的忠诚。

七月下旬，到达西康的下甘孜，由电台广播，揭发蒋介石降日卖国，呼吁各省起义抗日。

十月，在岷州成立了甘肃省人民革命委员会，上级任命我担任教育部长。

十二月二日，到达保安。西安事变过程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

一九三七年，合作谈判停顿时，又写信给张道藩、张继、冯自由、吴忠信、冯玉祥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委任我为八路军高级参议，赍着主席的亲笔信件，访问国民党的西南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十一月到重庆，贺国光拒绝晤见，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这段工作是向汉口董老汇报的）。到成都，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这段工作系直接向主席报告，去昆明后奉指示和西安林老接头）。

一九三八年一月，龙云两次来电约我去昆明，在那里一共逗留了八十天，介绍了朱家壁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西安寄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之等，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作初步研究。募集了创伤特效药“白仙丹”（有名的“云南白药”）二万盒，由航空邮寄西安，转运前方应急。此外，每

日来寓访问的，不分性别、不论老幼、不计职业，平均总在二十人以上。恼了那延客的主人，动员了他的警探，跟踪追逐。最后，由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省党委、而且和我是老朋友的胡蕴山，当面提出警告，再不识相，他们就不客气了。这样，我只好离开昆明，回到贵州。贵阳早得了各处特工人员报告，对我布置了防御，党务负责人陈惕庐警告我说：“你最好是回原籍养病去。”就这样，我“奉命”返回毕节，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艰苦地度过了十一年有零的岁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大军从贵阳方面向西推进，国民党的负责人纷纷逃跑。我组织毕节县支前委员会，接管了真空的时间，维持了地方的秩序，为西进大军准备好粮秣。直到地区同志们到任。我又作为区支前主任委员，写信争取国民党师长刘鹤鸣、罗湘培等起义，专员廖兴序，县长吴庭芳、谢德光等亦相继投诚。

一九五〇年，西南区和省党政当局通知我至贵阳，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副省长。

因我自觉缺点很显著，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几次给我的信中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却是正式红军，我们都认你是同志。又说：“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这给予我莫大的荣誉和策勉。又记得离延安前毛主席来看我，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我送了自传去。主席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我受了主席这种过分的鼓励，总想拿一点事实来答复，但是太惭愧了，即使有一点也是渺小得不足齿数的，这是抱憾终古的了。

论 著

据现有资料，作者生前曾亲自辑录自己的作品，集为《素园文集》（五卷）、《素园别集》（四卷）和《素园随笔》（三卷），惜均已佚。我们现在征集到的，是两个版本的《素园文存》：一为石印本（全一卷，上有作者亲笔校勘）；一为手抄本（共五卷，为作者亲笔誊录）。二者在篇目上、文字上均大同而小异，至于它们和《文集》、《别集》、《随笔》的关联，已无可考。

本书根据《素园文存》选录的文章，主要依据手抄本，同时参照石印本补正。为尊重作者原意，我们将自《文存》中依次所选的文章列在一起，排在《论著》这部分的前面（个别篇章秩序有所调整）。

此外，作者还有不少文章，或因篇幅浩大而为《文存》所不能容，或因其它原因而《文存》所未及收，以及作者解放后写的许多作品，我们则依照其写作的时序，接排在《文存》选文的后部。

《素园文存》选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己未①改定稿

（1919年）

府君姓周氏，讳煦，字和生。贵州毕节县人。曾祖讳履衢，拔贡生，直隶开州②知州。祖讳邦彦，浙江东阳县县丞。考讳起京，封奉直大夫。妣顾氏，旌表节孝，封太宜人。周氏自明初迁黔，隆万后，始以科第显，入清而益盛。积善不怠，乡里称曰高门。府君生周岁，而奉直公捐馆舍，顾太宜人毁妆自誓，以教养为已任。邓孺人者，东阳公侧室也，谋夺产，所以危害府君百方。顾太宜人推产尽予之。挈府君出依亲党，以针黹自给。府君艰苦力学，往往日不再食，而讲诵研讨，常至夜分不辍。弱冠，遂通诗古文法，为名诸生。会洪杨踞金陵，西北剿捻回交讧，中原鼎沸，贵州土匪亦蜂起。其大别曰苗匪、曰教匪、曰号匪③，所在劫掠，乡人练团自保，推府君总文案事。设方略，助守御，甚备。先后在事八年。自贵阳以西，大定④、黔西、威宁、水城诸府州，蹂躏无完土，独毕节屹然寇盗中。所全活不可胜计。贼平论功，以训导候选，并加五品衔，赏戴蓝翎。时兵燹之后，文献荡尽。府君与顾绩三⑤先生商订体例，网罗放失，成毕节县志稿二十五卷，平彝纪闻一卷。又葺治黉宫，兴废举坠，乐舞升降之节，笾豆陈设之品，贯穿典礼，折衷至当，邑人至今遵用之。年五十三，部选松桃厅学训导。松，苗疆也，俗尚武悍。归流百余年，无与科目选。官绅雅重府君，延主书院讲席。府君因材施

教，循循善诱。久之，有领解首捷南宫者，弦歌相闻，彬彬多文学之士焉。府君天性淡泊，又依恋顾太宜人膝下，不忍违离。岑襄勤⑥定猪拱箐⑦，尝招致幕府，辞不往。在松桃任，岁时必归省，尤善养志。顾太宜人所爱亦爱之，所敬亦敬之。顾太宜人偶郁怒，则长跪引咎。府君浓髯过膝，跪时纷披拂地，或沾染尘垢。顾太宜人辄为一笑霁颜。年六十四，居顾太宜人丧，寝苫枕块，斩衰食粥，诸子环请节哀。府君欷歔流涕，悲不自胜，曰："吾母非犹夫人之母也"。府君生于道光十二壬辰年五月十七日，卒于光绪二十九癸卯年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岁。葬海子街海口先世宅右。元配章宜人，继配我先妣刘宜人。子男培荫、培棻、培藻、培艺、培滋。女培荇，适杨榕林；培蕙，适邱学慎；培蘩，适王德康。孙男八人，孙女九人。

先妣姓刘氏，同邑试用从九晋堂公长女。在室以孝闻，尝割股疗亲疾，抚诸弟甚有恩惠。年二十五，归府君。处家以资雄乡里，号刘百万。先妣生而鼎盛，洎归夫家，环睹萧然，折节俭约，服习若素。章宜人有子曰培荫，弱龄病废，步履需人。先妣保抱提携，求寒问暖，体恤备至。生不肖兄弟七人，率躬自乳哺，，或襁之，或挽之，以洒扫，以缝纫，以浣濯炊汲。破晓而力作，深夜而不休。其勤劬若此。少读书，博闻强记，不肖等四五岁时，唐诗已琅琅上口，聪颖者能背诵曲礼内则，皆先妣枕上口授。洽事之暇，集子女环顾太宜人坐，陈说古今治乱、英雄豪杰事业，以为笑乐。顾太宜人性严毅，小不快意，动加诮让(嚷)，先妣曲尽妇职，必得欢心乃已。顾太宜人晚病拘挛，服食起居不自由。先妣细意熨贴，能令无所苦。诸孙偶代之，顾太宜人频戚呻吟，若不自持。及顾太宜人下世，先妣已积劳致疾，卧不能兴，乃曰："吾事姑三十年，姑一日无我不欢，我失姑，亦皇皇靡所恃，会当依倚地下耳。"顾太宜人卒后三年，光绪二十四戊戌年四月七日，先妣弃养。距生于道光二十一辛丑年三月二十九

日，享年五十有八岁。葬海子街翰道凹。越十年，迁葬海口，与府君墓咫尺相望也。

革命以还，培艺得罪权幸，转徒逃死，而伺产诸人，亦零落略尽。松楸黯然，椒馨莫荐，呜呼！府君暨先妣之令德盛美，将因不肖而斩其泽耶？何其酷也。男培艺谨述。

注：

①己未，1919年。

②直隶开州，今河北省濮阳县。

③指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中的苗族起义军、灯花教起义军和号军。

④大定，今贵州大方县。

⑤顾绩三，毕节人，清末当地名儒。曾参与修毕节志。

⑥岑襄勤，即岑毓英（1829—1889）字彦卿。清末将领。广西西林人。清咸同年间，代云南巡抚，镇压回民起义及贵州苗民起义。后署理云贵总督。任内曾奉命参加中法战争，不战而退。

⑦指1866年岑毓英率清军入黔攻陷贵州威宁陶新春、陶三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根据地猪拱菁事。

继室肖君哀词* 丙辰①

（1916年）

粤暴秦之将亡，奋三户于张楚。扇豪俊而风从，起黔南之义旅。（贵州以辛亥九月十四②日光复，距湖北独立仅二十五日。）闵书生之柄政，致患害于推诚。昵白

---

*此文现存两个版本，文词略有差别。今从石印本。文中夹排字系作者自注。文末的批语是原稿中附录的。

胜而卵翼，眷侯景之豺声。虺毒吹于肘腋，狐媚掩其狰狞。贵州光复，以自治学社张百麟③为首功。自治学社夙持急进主义，与官僚派之宪政预备会任可澄④等积不相能。百麟以大敌当前，成功后力主调和，引可澄共分政权，又假其党刘显世⑤以兵柄，置之肘腋，祸机始伏。显世在清季任巡防营管带，驻兴义县，革命酝酿中，巡抚沈瑜庆疑陆军不稳，电令显世另募徒手五百人，兼程来省，藉资防范。比至而军政府已成立，显世进退失据。李绅滋安说百麟，显世世袭酋长，凶残性成，不如以反对共和罪状诛之。百麟已前许调和，遂弗听，亟给显世军械，荐升标统，又兼任枢密员。显世矫为忠诚，发言今日地位，始愿所万料不到，拥护政府，唯力是视。方重申以盟誓，俄相见以戎兵。十二月上旬，外间喧传将有兵变。十一日，余与刘显世、任可澄、张百麟、蔡岳五人会于贵州银行。显世引杯酹地，指天(天)为誓，力白无异心，众信之，不设备。十五日难作，刺黄泽霖⑥，逐张百麟。泽霖，百麟与党时兼统新巡防营。石称儿而作伥，诞送质而纳土，利黠寇之外援，构逆萌乎内主。显世等谋颠覆军府而力不足，遂阴召外兵，命戴戡⑦乞师于蔡锷，愿举贵州为附庸；又命郭重光⑧伪造民意，谓贵州匪势猖獗，地方不靖，欢迎滇军来黔平乱。锷纳其降，遂定秘计，通电全国：以唐继尧⑨领军北伐假道贵阳。军府寡蔡、唐赴国难，方皇皇然为办供张，备粮禾，不图彼包藏祸心，深宵掩袭也。哀吾生之蠢蠢，谓求仁而得仁，树洪基于百日，府众怨以予身。军府草创，文书山积，衮衮诸公，各有所营，无复过而问者。全省政务行止恒决于余。余亦念人生几何，此正报国之良时，竭智尽忠，五官并用，当食吐哺数起，夜寝不逾两钟。大局虽日在惊涛骇浪中，差幸行政系统尚能保持，社会秩序毫无紊乱。余去黔后，两目非加老光镜不能观书，遇事稍作思考，头脑即感昏眩。盖一生精力，完全牺牲于兹役矣。当军府之初立也，同人公意，一则表示个人不恋权位，一则希望中央迅有处置，故临时政府限期三月，订有约章，共资遵守。又曾以军府名义，通饬所属，临时期间，不轻更动人员，责令安心职守。而任可澄胞叔、某姊夫黄某、妻兄洪某，皆汲汲钻干，冀一试其搜括手腕，余坚拒弗应，遂为众矢之的。翳智小而谋大，乃陨坠于沉渊。正炉火之踞著，值寝疾之缠绵。占困石而拊膺，理绝楹而泪絃。杳寂寞兮璚闺，高翱翔兮云镨。元配肖夫人以壬子⑩二月病没。临艰难而撒手，触景物而摧心。悼诸孤兮靡恃，苦二毛兮见侵。怙凶德之参会。威抗节以淫刑。窘党人于亡命，泣名士于新亭。滇寇既糜碎军府，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戴戡推唐继尧为都督。继尧亦悉报显世等以高位重权。群寇协谋，以非常手段消灭异己。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⑪，甫自上海归，行次安顺见杀。舆论沸

腾，斥其不法。余与同志藉民意掩护，遂得暂保首领。已而前都督杨荩诚⑫奉大总统正式任命，率北伐黔军凯旋。寇党汹惧，决议悉捕在内诸领袖下狱论死。刘显世副官吴积诚泄其事，余微服从间道逸出。先后亡命者，军府枢密员乐嘉藻、李泽民、彭述文、民政司长陈永锡、学务司长谭璟、实业司长黄德铣、交通司长孙镜、立法院长谭西庚、副议长朱焯、安顺知府方策⑬等，善类为之一空。念河山兮破碎，况身世兮飘零，希此家之再造，幸彼美之垂青。懿声子之继孟，艳湘妃之嫔虞，介良媒以陈请，企故里而踟蹰。君慨慷于一诺，坚金石而弗渝。收劫余之灰烬，藐时俗之菀枯。元配殁后十余日，余即被迫亡命。委弃三女一子。长方毁齿，幼者犹在襁褓，每一念至，心焉摧剖，于是乞婚于君，且要以不俟亲迎，即为余抚育子女。议未决，会幼子夭殇，君乃毅然为诸女将护。余方在难，亲戚多冷眼，或从而讥非，君不顾也。余流转于蓟北，排阊阖而上呼，卓滔天以横逆，纣稔恶于独夫。余以元年冬杪入都，任稽勋局调查员，转参议院秘书，皆时所指目为革命党巢窟者也。临时总统袁世凯阴怀叛国之心，所为多纵恣不法。余初意欲从法律上解决黔事，迭与诸同志控诉于总统府、国务院，迄不得直。交通总长朱启钤⑭且倡言曰：总统以抑弱扶强为政策，诸君空尔聒，毋惑乎如水投石也。纵鹰犬于平原，恣爪牙以屠戮。赣宁战役⑮告终，世凯尽出张勋、冯国璋、李纯、王占元⑯为东南各省都督，希意承旨大屠民党。其西南诸督龙济光、陆荣廷、汤芗铭、唐继尧⑰，竞争自结于世凯，亦以虐杀党人为献媚之具。于是内外同志，棘地荆天，逃死无所矣。谢子房之报韩，踵少陵而如蜀。黔人冤愤团本余所组织⑱，专控诉唐、刘诸不法事。继尧衔刺骨，密呈世凯，指为革命机关。世凯遂发明令通缉。干事简书、方策、蔡衡祥、许嘉谟，乃至供奔走之团员孙孝逸由津来京，亦于东栈被捕。余环境万险，适川边代表严高轩敦请作西康之游，谓尹昌衡⑲诚意见召，虚左以待。余亦以民党硕果，昌衡仅存，且川边僻远，世凯鞭长莫及，欲依尹，徐图展布，遂行。莅泸江而徘徊，僦舍馆以迟君。余乘木船西上，峡中见轮舟疾驶而东，高竖川边都督大旗。询知船人，云昌衡入京师。余曰：嘻！此所谓自速履亡者也。无几何，昌衡果下狱。余解装泸州，卜居附郭之小市，遣人挈三女来川。昨维舟于近岸，迨御轮之吉晨。惭婚仪之草草，识雅量之温温。鼓琴瑟之好合，欢鱼水兮忘言。甘变名以伏匿，猥越境而见收。行望门以投止，且忍死而勾留。余闻警而奔进，君在难而从容。愧丈夫之七尺，儆女子以三从。余定居未匝月，刘部踪迹来泸，仓皇遁之重庆，复转合川，投止友人张泽钧⑳所。无几何，戴戡又电内务部暨四川首长，讦泽钧为乱

党。重庆镇守使周骏派兵来合逮捕，余急走汉口，善后一以委君，不复相顾。君处分悉有条理，余家复完。遵鄂渚而税驾，远缯缴而自藏，慨燕巢兮何乐，叹龙战兮未央。余戚王季和㉑经商汉口相留小住。蛰居租界，故乡书问一切断绝。欧战方酣，帝制将起，友人在上海、东京者，累书招请参加革命，以趣兴索然，悉置不由。余丛尤而损翮，君后顾而徬徨。忽指腹而含笑，曰履迹以呈祥。结冥想于福始，讵隐种乎祸胎。儿未入于襁褓，母已委于蒿莱。君既有身，望生男綦切。临产胎不下，入医院，剖腹生一女，而君竟不起。期人寿兮百年，君独遗此六极。愿偕老而食贫。倘积劳兮思息，幂慧心以宿草，腐秀骨于荒丘。招幽魂兮惝恍，托好梦兮绸缪。君殁年甫二十有六，厝汉阳四川义园。余获罪而逢怒，匪我生之不辰。天夺君以相厄，浸暮齿于酸辛。感衰病之侵寻，惧死丧之无日。徒惆怅兮乡关，聊逍遥兮著述。冀清河之可俟，庶巨憝之伏诛。归遗蜕于万里，寄慈爱于孤雏。溯巫峡而听猿，陟雪山而系马。川黔分界处有雪山关，险峻逼仄，归途必由之路。路修远以多艰，灵仿佛而来下。苟余怀之未遂，与朝露而争先。本无情于青史，犹相及于黄泉。年少气盛，慨然有千秋之志。比遭患难，顿增阅历，知古来立功成名，皆从丧心灭理做起。余既窥破造化之秘，尤不乐久与污浊为缘，但祈早死，毋点清白。超溷浊兮优游，折芳馨兮怡悦。陋夷跖之纷纭，口乔松而等列。重曰已矣。恸不极兮言长，忧不深兮词费。掷斑管而累唏，奚愁肠之足慰。

余达父㉒云：气味朴茂，神似晋宋人文字，潘安仁、鲍明远集中得意之作也。

乐采澄㉓云：情文并茂，想见近日伏案之勤。

贺莘生㉔先生云：渊雅淳絜，吐纳骚选。曩读君报馆文字，痛快淋漓，无不尽之词；今乃一变其面目，贤者固不可测耶！

平少黄㉕云：沉吟哀感，动人心魄。余、乐二君之称誉，允无过情。

徐又铮[26]上将云：妥贴。唯注凡点以下皆宜删节。文字以含蓄为主，恐人疑为藉词攻讦。

王书衡[27]先生云，作者忧患躬经：复失良匹，故以辞遣，语至痛愤。黄门悼亡之篇，兰成哀时之赋，合为一手，古未尝有也……又云又铮本桐城古文家，笃守宗派主义法，故其持论云尔，若汉魏文字则不拘于此。

注

①丙辰，即1916年。

②此处为阴历，阳历为11月4日。

③张石麒（1879—1919），名百麟，前期事迹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张百麟》。后期1912年2月2日张于贵阳被迫出走后，经广西辗转抵达上海。经平刚介绍晋见孙中山、黄兴。后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等团体，创办《俱报》，佐编《民权报》，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唐继尧、刘显世柄政。讨袁的两次革命爆发，张百麟出任黄兴领导的江苏讨袁军秘书长。黎元洪任大总统期间，张任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副校长、内务部参事。护法军兴，孙中山委张为广州军政府司法部长，因病未行，在上海撰写《约法战争纪要》，书脱稿后10日，贫病交加，卒于法租界寓所。

④任可澄（1878—1946）原名文鍈，字志清，号匏叟。贵州普定县人。1902年中举。次年考取内阁中书。1904年返黔兴办学堂。1907年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任会长，鼓吹立宪。贵州独立后，为枢密院副院长。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任唐继尧都督府参赞兼秘书长。后随唐入滇，官至云南巡按使。云南护国首义时，参与草拟独立通电。后主持贵州通志局，编修民国《贵州通志》。1920年底至1921年夏，任贵州临时省长。后久居北京。1937年曾任云贵监察使。1946年病逝于昆明。主编有《贵州通志》，著有《牂柯江考正》、《且同亭笔记》、《藏山堂诗文词稿》等。

⑤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又作如舟，号经硕。贵州兴义人。1898年以廪生助其父刘官礼办团练，任县团防局局董。1902年任靖边正营管带。1911年秋奉巡抚沈瑜庆命率部晋省镇压革命。途中闻贵阳光复，遂表示拥护革命。旋被军政府任命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兼西路巡防统领等职。

次年配合唐继尧部滇军夺取贵州政权。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贵州护军使。1915年曾拥护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起，于1916年1月27日被迫宣布贵州独立，参加护国讨袁。袁死后，任贵州督军兼省长。1920年11月，在贵州军阀内部倾轧的“民九事变”中被逐回兴义，后流亡云南。1923年春，配合袁祖铭“定黔”，在唐继尧扶持下一度复任贵州省长。1925年1月，被唐继尧所弃，引退回乡。1927年病死。

⑥黄泽霖，字非卿，号思明。事迹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黄泽霖》。

⑦戴戡（1879—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县人。清末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派其至贵州经办盐务。戴与贵州立宪派和封建官绅谋夺贵州政权后，先后任都督府左参赞、民政长、巡按使等职。护国战争爆发前，是梁启超、蔡锷在云、贵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参与谋划云贵起义。云南起义后，任护国第一军右翼支队司令。1917年7月21日，在四川与刘存厚部川军的混战中兵败而死。

⑧郭重光（?—1920）字子华，贵阳人。清末官至江苏芜湖道。任内因贪污被劾，以报丁忧回籍。辛亥革命前后，组织“耆老会”的封建官绅团体，反对革命，为贵州宪政派之奥援。刘显世督黔时，参与枢机。1920年11月“民九”事件中，被发动政变的黔军所杀。

⑨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曾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云南新军，参加云南起义。辛亥革命后，受蔡锷命以北伐假道贵州为名率滇军抵达贵阳，以武力颠复贵州军政府，并对以自治学社为主力的革命势力开始血腥大屠杀。

⑩壬子，即1912年。

⑪钟昌祚，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钟昌祚》。

⑫杨荩诚（1880—1922），字柏周（亦作柏舟），前期生平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杨荩诚》并参见本书《贵州陆军史述要》有关事迹。袁世凯称帝时，拥护武装讨袁。1917年为黎元洪入川，游说西南归附，未如愿。旋与旅京四川同乡共谋发展川陕运输，积劳成疾，返秀山故里调养。1922年病逝。

⑬以上诸人事迹，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

⑭朱启钤（1872—1962），贵州开州（今开阳）人。举人出身。徐世昌义子，清末历任道员、警察总厅厅丞等职。辛亥革命后连任陆征祥，赵秉

钧、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历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内务长、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任大典筹备处处长。

⑮赣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指1913年袁世凯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消灭革命派，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江西、江苏省先揭橥反袁大旗，发动讨袁之战。

⑯李纯（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曾督理江西军务。先支持袁世凯称帝被袁授为昌武将军。后又附和冯国璋，列名五省将军密电，请袁取消帝制。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任职北洋军，曾镇压武昌起义和拥袁称帝。袁死后，任湖北督军兼民政长，隶直系。1926年任孙传芳部总监，并联络张作霖、张宗昌军企图抗拒北伐军。北洋军倒台后无业入天津租界。

⑰龙济光（1868—1925），字子诚，亦作紫诚。彝族。云南蒙自人，办团练起家。镇压革命党人而任广西提督。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镇抚使，率部与护国军对抗，旋又倒向段祺瑞，被段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后北去依段，被任为将军府将军。

陆荣廷（1856—1928）字干卿。壮族，广西武鸣人。绿林出身。清末受招抚官至广西提督。民国成立后任广西都督。次年兼广西民政长，成为旧桂系军阀集团的鼻祖。

汤芗铭（1883—1975）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字铸新。曾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被黎元洪任命为第二舰队司令。二次革命时，因镇压湖南革命党人而被袁世凯擢升湖南军务督理兼巡按使。后被驱逐离乡，寓居北京依附直系。抗日战争时期充任北平伪维持会会长。后充"国大代表"。解放后居北京。1975年病故。

⑱黔人冤愤团之组织，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1002（2），卷宗976号档案所载，发起人是：孙世法、方策、汪洋等数十人；赞成人是：平刚、周培艺、傅文堃等；简书、方策、许嘉谟为常务干事，负责该团日常事务。该团成立于1913年5月，会址设北京樱桃斜街贵州会馆。成立时，汪洋等联名向京师警察厅呈报备案。警厅即以"该团宣言书，皆系指摘个人之词，以集合私人团体攻讦"为由，强令其解散。8月13日，唐继尧又密电袁世凯和内务部，对冤愤团首要"应严拿惩办，以遏乱萌"。9月16日，袁世凯下令缉拿冤愤团主要成员。警厅逮捕了孙世法。方策等人逃出北京。

冤愤团的斗争失败。

⑲尹昌衡（1886—1953）字硕权，四川省华阳县人。辛亥革命时任四川都督府军政部长，旋被推为四川都督。1953年在四川病故。

⑳张泽钧，事迹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逃离黔后。在四川合川县任职，作者流亡合川曾一度投靠。

㉑王德先。字季和，贵州毕节人，作者挚友王子俊胞弟，时在汉口经商。作者离黔亡命困处，赖季和资给。

㉒余若瑔（1870—1934），字达父，彝族。贵州毕节县人。曾受业于前清进士葛子惠门下。后留学日本，回国后，考中政法科举人。贵州光复后，当选贵州立法院副院长。滇军入黔后，流亡北京，任法政学校教员和律师，与平刚、周素园交往甚密。1922年任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后弃官入滇，或旅游、或乡居。但终以兵匪频仍，不容于权势，难于安居，病逝于贵阳。

余若瑔为彝族饱学知识分子，“早学经韵，穷研子史”，著述颇多。其诗“沈郁劲健”，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集为《㸌雅堂诗集》十四卷。

㉓乐嘉藻，字彩澄，贵州黄平人。举人。是1895年北京“公车上书”签名者之一。1902年与于德楷创办贵州师范学堂，提倡新学。清政府预备立宪，任贵州咨议局首届议长。因与贵州自治党人接近，受攻击辞职。旋又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捐白银三千两筹建省城图书馆。其后自治党人受迫害，遂亡命。后在天津任商品陈列所所长，选茅台酒、玉屏箫笛出国参展获奖，并游历欧美、日本，回国后任农商部主事。其余事迹参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乐嘉藻》。

㉔贺国昌，字莘生。江西人。举人。清末任贵州巡警道，为自治学社出力。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贺国昌》。后回江西，曾任江西民政长。

㉕平少璜（1878—1951）名刚，早期事迹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平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首倡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护法运动时任大元帅府秘书。1923年返黔任赤水等县县长。后曾参与筹建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任贵州省参议会议长。解放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底病逝。其他情况还可参见本书《平少璜七十寿序》一文。

㉖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清末官至第一军总参谋长。民国时，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

段祺瑞组阁时，为国务院秘书长。1925年被冯玉祥派人枪杀。

㉗王书衡，即王式通，字书衡。浙江人。进士。官全国水利局副总裁，西北筹边使秘书长。

为段建威讨曹锟[1]檄* 庚申[2]

（1920年）

建威上将军定国军统帅段檄告近畿将领、省区长吏：

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法制纪纲，国所与立。大夫君子，民具尔瞻。直隶督军曹锟，窃位畿辅，谬厕干城，弘济艰难，兹焉攸赖。如何迷惘，甘为叛人，紊乱宪章，胁迫元首。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法纪荡然，国将不国。爰声其罪，与众弃之。曹锟始与张勋歃血为盟，共图复辟。讨逆军起，声势甚盛。锟以中慑，愿效前驱，首鼠两端，恬不知耻。逆勋僵仆，辄请增兵三旅。本上将军念其鹰犬之材，爪牙可用，湘祸方亟，始予报行。锟受任两湖宣抚使，兼第一路总司令，迁延观望形势，一再逗留。龙济光师出琼州，桂寇回顾老巢。锟因人成事，幸克岳长[3]，破竹之势，本可迎刃而解。三师师长吴佩孚，指为前敌，著有微劳。政府拟畀以广西督军，而锟不悦。授以孚威将军，

*本文写作于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爆发前。时作者在段部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幕中，应命捉刀。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矛盾的由来及发展。段祺瑞1914年曾被袁世凯授将军府建威上将军，故有“段建威”之称。

而锟尤怏怏。谓国家军队宜归其私有，谓政府赏功为离间其部曲。而其告吴佩孚，又谓迭经荐剡，当局抑而不论。煽动蛊惑，日夕浸润。于是吴佩孚始有二心矣。本上将军方恤国难，未遑切责。锟委师北旋，逍遥津保④，授意所亲，诚得增兵四旅，改任四省经略使⑤，汤火维命，政府曲徇其请。锟又不进如故。其时国会再集，今总统⑥依法应选，吴佩孚敢冒不韪，悍然狂吠，历次通电，寇以东海先生⑦，称为五朝元老。恣睢跋扈，中外仄目。锟阳若充耳，阴实主谋。吴佩孚驻防衡州，与敌军交通贿赂，订结盟约，割让国土。囊橐既饱，坚请撤防。不待政府报可，遽尔自由行动。敌军踵吴师后，节节进攻。湘民锋镝余生，重罹水火。守土者固不能辞咎，而吴佩孚开门揖盗，设井陷人，已难掩天下耳目。撤防以还，政府于各师旅驻地，均经指定，悯其疲劳，俾资休息。吴佩孚弁髦院令，集中郑州，横断京汉、陇海两路，擅扣部局列车，劫掠江西军米，检查所在邮电。锟复派队遥与相应，遮遏刘询援湘之师，夺据德州兵工厂，勒限属县，赶修马路，四筑炮台，包围京师。近且倡开保定会议，纠合丑类，封递伪令，指交总统签押。自古奸人干国，遥制朝命，专横暴戾，未有如锟者也。锟包藏祸心，貌为戆愚，始则凭假宠灵，扩张事权，终乃颠覆曲常，危害国家。又贪墨黩货，不邺士卒。南征时国库奇绌，锟请领军费数百万元。于天津、河北大营土木，官馆园亭，穷极工巧，而所部服装饷糈，至今蒂欠。又频电政府，起用张勋，将悔反正之误，仍以从逆为荣。抑倹羽毛丰满，从此觊觎非常，凶狡反复，于何不至。一切诡谋秘计，皆由其弟曹鍈布画。今国命岌岌，元首失柄⑧，当天崩地坼之会，是主辱臣死之时。昔苏竣作逆，温峤登坛⑨；怀光李晟誓师⑩。本上将军手创共和，与国休戚。剑及履及，义无反顾。率我袍泽，刻日动员，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鍈三人。临阵抗颜，格杀勿论。其余官吏将校，自拔来归，听守原职。倒戈杀贼，一例领赏。大军所至，务严纪律。倘有骚扰

居民，悉按军法从事。檄到，如律令。

注：

①曹锟（1862—1938），字仲珊。直隶天津人。清末在袁世凯部下，官至副都统。辛亥革命后，历任师长、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护国战争中任直隶督军。曾参与张勋复辟，后又随段讨张。1919年12月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次年，联合奉系反对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打败皖系，与奉系共掌北京政权。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以贿选当上“总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部将冯玉祥等发动兵变，被软禁。1926年获释，后投奔吴佩孚。1927年后赋闲天津租界。1938年病死。

②庚申，1920年。

③岳长，即岳阳、长沙。

④津保，即天津、保定。

⑤四省经略使之“四省”、指川粤湘赣。

⑥今总统，指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为安福国会所推选的总统徐世昌。

⑦东海先生，徐世昌（1855—1939），依郡望又称东海先生或徐东海。徐原籍天津，生于河南汲县，清代进士，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官至军机大臣和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任军咨大臣。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次年10月解职。1918年被推为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系赶下台。1939年在天津病逝。

⑧元首失柄，指曹锟等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胁迫徐世昌让出总统职务。

⑨指西晋末年，苏竣为元帝任为鹰扬将年，以平王敦功，拥锐卒万人。庾亮执政，想解其兵权，调为大司农。公元328年，苏竣与祖约起兵，攻入建康（今南京），专擅朝政。不久为温峤等击败而死。

⑩李晟（727—793），唐将领。德宗时，藩镇田悦、朱滔等叛乱；朱泚叛据长安。李晟誓师，率部平叛，收复长安。

怨生赋* 庚申

（1920年）

余一不知生之可乐兮，讬柔翰以寄哀。自呱呱之堕地兮，载忧患以俱来。凿浑沌以七窍兮，窍既通而不死。奉义方以周旋兮，非时俗之所喜。始余怀之荡荡兮，谓正直之足恃。横流衍其泛滥兮，众颓然而波靡。勉陈力以就列兮，代大匠而斲之。忽不審其伤手兮，履忠信而见欺。人三折以成医兮，吾一蹶而不振。亮蒙难以艰贞兮，义独取乎柔顺。贾余勇而登进兮，行将前而复却。羌入宫而见妒兮，岂伊女之美恶。愿没世而称名兮，固君子之所期。过大梁而伫想兮，彼夷门又何知？嗟天地之不仁兮，以万物为刍狗。悼吾生之有涯兮，讵谁识其然否。闻失义而后礼兮，更出礼而入刑。魑魅穷于鼎铸兮，饰土木以乞灵笼。古今之变态兮，此荦荦乎大端。民相役于机智兮，完太璞其良难。汝盍收视而返听兮，全纯愚以默处。譬末始有圆方兮，胡凿枘之龃龉。拜嘉言以踌躇兮，吾宁知博而守约。但我相之未忘兮，犹不免乎执著。临清流以偕逝，庶劳者之息肩；通是非而何有，归成毁于自然。乱曰：营营扰扰兮，畴则百年。炎炎隆隆兮，亡也忽焉。蒙周齐物兮，尚落言筌。吾慕老氏兮，玄之又玄。

作者自注：徐又铮上将云：误解见近超旷，自是进诣。文章穷而后工，古人信不我欺。

---

*本文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作者颠沛流离，苦苦寻觅心境的自况。

勋三位陆军中将黔军总司令王公文华行状* 辛酉①

（1921年）

公讳文华，字电轮，兴义王氏。十岁丧父，与兄伯群②以敦品笃行相砥砺，攻错责善，昆弟间自为师友俨如也。当清之末造，士务于帖括，兴义僻在黔边，风气朴陋，绥阳雷廷珍③设帐讲学，贵筑姚华④等从之游。公年十三即相与考业问道，治汉学家言。久之，喟然曰："此不足竟吾志！"贵阳创中学，公负笈至省。因尽交其贤豪魁杰，往复诘难，上下其议论。以张铭⑤者故，诸生怀国耻，持论殊激烈。萍醴之役⑥，铭谋响应。事未成，几及难。缙绅畏其牵涉，稠人广坐，相约敛避，公独与为忘年友，促膝拔烛，常至夜分。所谈多革命方略，建国计划。时人以公齿稚，莫之测也。修学之暇，喜闭户独居，纵观《国粹学报》、⑦《民报》⑧，尤嗜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⑨诸老遗著，旁及孙吴兵法、湘淮近事⑩，由是蕲向专一，以身许国之弘愿定于斯时矣。入中学二年，转优级师范选科，非其好也，谢病归乡里。辛亥八月，武昌首义，贵州巡抚沈瑜庆以自治学社党人运动亟，而常备军官佐多鄂籍，不可信，乃电调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募土著五百人兼程来省。公于显世甥也，而志趣不相中。士卒新集，显世仓卒无可任，畀公百人，俾充队官。公投袂即起，部分约束如预具，虽老于行伍者，咸自愧不逮。行次安顺，而革命成

*本文作于1921年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身亡之后。虽为王诸部将之请而作，不无违心之处，但也反映出作者对王文华的推崇。1925年作者重抄后有所改动，今从作者修改稿。

功，巡抚以下咸逃。显世徘徊不敢进。公单骑入省，上书军政府，自陈夙受同盟会密令，阴有部勒，期以此军，共建大义。今政局维新，凡属异己，均宜苞荒，况在同志，尤应沆瀣。党人领袖张百麟亦素谂公志事，披诚款洽，于是连电敦促显世晋省，推任枢密员兼陆军第四标标统。显世得树基本势力实始于此。自治党既柄政，措施不餍人望，军事当局尤选懦，风潮迭起。显世与耆老会郭重光等，遣戴戡乞师云南。时公虽擢管带，以资浅不得与密谋。及滇军莅黔，屯聚螺丝山，告战之前夕，集诸要人会议。公请于显世，愿列席陈述意见。比会，公力言滇军地理生疏、风俗乖隔，既虞作战困难，尤恐人心失望，前敌之事，请以身任之。发言恳挚，四坐感动。滇军司令唐继尧一听，拨二大队听指挥，公缘城先登，径扑都督府，闻赵德全⑪已遁，立命停止攻击。原有陆、防各军，泰半乌合。公下令解散，有不顺者，然后临之以兵。两日之间，新旧更迭，而地方安堵。诸在军府任职者，一无所向。继尧由是知公，谓可属大事也。民国二年，继尧调督云南，显世超拜护军使。贵州始练陆军，立六团，公被任为第一团团长。搜讨申儆，壁垒森严。先是公兄伯群游学日本，静观时变。赣宁战后，民党势力摧毁无余。袁世凯意得甚，阴窥帝制。伯群以贵州代表参加政治会议，调查北洋军队内容，尽得其呲窳腐败状，因密电公："共和幼稚，奸人窥觎，宜积极准备，以防万一。"公乃建议设模范营，悉调各团干部，更番来省，诏之以大义，感之以至诚，保育如慈母，督责如严师。部署粗定，而变更国体之议起。伯群在京津，日与蔡锷、梁启超周旋。锷怀护国之志，密遣信使分咨各省，不得要领，持重不敢发。伯群具言公所为苦心经营者。锷推案起曰："吾乃今知君之昆季非常人也！"贵州既有把握，云南当无大问题，罢会。伯群又电公曰："大计已定，时至即发。"锷如昆明，继尧遂举义。两人联电促显世讨袁。显世内慑世凯势，且耻事前不与谋，滋不悦。公仗义力争，至于再三犹

不得。公愤然曰："吾誓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今日头可断，志不可夺。爵使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忝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方是时，全省军心皆向公。显世不得已，姑听公。仍输款世凯，以其兄显潜出任贵州巡按使，开府兴义，坐观成败。方是时，世凯两路出师。曹锟为总司令，征川攻滇；马继增为副司令，闯湘犯黔。滇黔军亦分两路拒之，决策作战于境外。统滇军者，锷负海内众望，所部逾万人。罗佩金[12]为左翼，戴戡为右翼，后路则继尧坐镇昆明，饷械转输源源不绝。公统黔军[13]初出，名不显，所部除第一团外，唯卢焘[14]之第二团、吴传声[15]之第三团从。出师非显世本意，后方接济尤困难。公拔队东下，设司令部于龙溪口，命吴传声将右军，规黔阳，卢焘将左军，趋麻阳，公自将中军，攻芷晃[16]。右军连克黔阳、洪江，迂回芷江后，中军亦拔晃县，薄芷城。而左军告急，传声乘胜锐进，陷伏阵亡；右军亦警。公曰："吴团长虽没，所部守尚有余。敌人密集右方，吾不可不攻其坚者。"乃驰赴麻阳。袁军在麻阳者，为第十八混成旅卢金山全部，兼配第三师汪学谦之一部，人数三倍于我。公昼夜鏖兵，几蹶复振。因械因粮补充无缺，大小战凡数十合，袁军歼焉。洪宪撤销，世凯暴殒，公亦积劳成疾矣。共和复活，贵州陆军第一师成立，公为师长，充军事代表赴北京。值督军团会议联名呈请解散国会，公以根本大法，不可动摇，拒绝签名，独身南行，抵上海，谒孙中山先生。流连累月，而蜀中兵祸又作。先是戴戡为四川省长兼督军，刘存厚[17]拥兵在肘腋，跋扈不受节制。公密电戡，弗纳。已而存厚果叛，推刃长官，黔士无辜罹害者尤众，北廷不能讨。段祺瑞蹐张勋另组所谓临时参议院。中山挟海军走广东，倡义护法。广西、云南出兵应之。公以国难友仇，责无旁贷，电饬部队集中川东，而躬身间道赴军。北廷任吴光新为查办使，挈四混成旅入川，驱役川人与滇军力争叙、泸[18]。公至军，将策进取，而显世纳北廷赂，议撤

兵。公持不可。显世乃密电北廷，已命师长王文华赴川收束。盖事成则享其功，事败有所归咎。犹袭用五年故智[19]也。公出敌不意，猛攻重庆。吴军败绩，相持二十日，光新狼狈逃遁。周道刚[20]、刘存厚之师亦各溃退，川东南尽入滇黔军掌握。公言于继尧曰："蜀人积年怀疑，谓滇黔军有野心。方今法纪陵夷，相期努力中原，共济时艰，宜主川人治川，择其宗旨可信者，合力扶助之。川局巩固，然后会师武昌，大局可次第着手也"。继尧韪其言，故驱逐存厚，扫荡成都，共推熊克武[21]任督军，杨庶堪[22]任省长，公本谋也。三省协约成，设联军司令部，推继尧为总司令、显世副之，令公增募军队，扩充所部为四混成旅，显世就加公黔军总司令，选将练兵，一意北讨。熊克武既揽大权，日夜受政学会[23]浸润，谋私通北廷，排斥客军，原订条件一不履行。公开诚布公，委曲迁就者百端，终已无效。九年三月，熊部公围驻渝黔军，杨庶堪就公于重庆，设行署治民事。川军将领吕超、卢师谛、石青阳[24]等亦咸请声罪致讨。公与继尧乃共废克武而立超。克武奔川北，合于刘存厚，收余烬突袭川军。超、师谛不支，滇军亦有异志，战弗力，成都以西相率委弃。泸县在我军后方，滇军去已三日，公方与刘湘[25]苦战于重庆、合川间。闻报，叹曰："数年心力，毁于一旦！"拊膺悲愤，引发旧疾，乃命卢焘代理总司令，振旅还黔，而自养疴上海。先是显世信任谗佞，群小集进，卖官鬻狱，贿赂公行，财政紊乱，议会失权。公累谏不入，猜防尤甚，以黔军为公手创，欲乘其敝解散之。军民胥怨，黔人自决之精神勃发，遂有十一月九日之改革[26]。各界望公如时雨，合词环恳归任黔军总司令兼省长。公以宿恙未痊，未应也。然公生平雅抱，以为军人当对外发展，为国扬威。内乱积年，弥所饮恨，莅沪后，函电交驰，舟车仆仆，期与同志各省，整齐步伐，求真正之和平统一。粤、湘、浙、豫诸当局鉴其诚，与语未尝不深。事方有绪，乃为奸人所乘。十年三月十六日午后六时，

于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门外狙击三枪，悉中要害，遂卒。年甫三十有三岁。其莅官行事，所至有声绩，非关系天下国家之大者，咸不著于篇。谨状。

右稿署名者，电轮部将卢焘、朱绍良、李雁宾、谷正伦、何应钦、张春浦、胡瑛、窦居仁㉗等。事迹则依伯群口述。余初以辛、壬两役身在局中，又如戴暴尸为同志廖谦、江德润等复仇之壮举。余于存厚殊无贬词，欲辞谢不任。顾电轮横遭狙击，伯群发言流涕，情弗可却，乃抑制情感，就为客观之叙述。后有览者，比附于余自叙黔事诸篇，盖可得一有力之反证云（乙丑年素园抄讫附记）。

注

①辛酉，1921年。

②王伯群（1885—1944），名文选，以字行。贵州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归国，任统一党干事。1915年与蔡锷等密谋反对袁世凯称帝。历任黔中道尹、广东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大总统府参议、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5年弃南投北，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1927年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交通部长。1926年起创办私立上海大夏大学并多年任校长。1944年病死于重庆。

③雷廷珍（？—1900），号玉峰，贵州绥阳人。1888年中举。潜心经史之学，著有《经义疏证略例》等书。1897年，在贵阳协助贵州学政严修创设贵州官书局，还参与严修改革书院，任经史教员。戊戌变法失败后，雷廷珍应聘兴义主持笔山书院。1900年欲游历各地而北上，病死于重庆。

④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1897年中举。1902年应聘兴义笔山书院讲学。1904年中进士，戊戌变法时赴日，入法政大学。归国后任邮传部主事。民国建立，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后赋闲东郊破寺，以诗、书、画及颖拓著称一时。后病死于北京。著有《弗堂类稿》、《莲花庵

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黔语》、《小学答问》、《金石系》和《古盲词》等。

⑤张铭（1854—1925），字愷普，贵州贵筑人。其前期事迹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张铭》。云南光复后，蔡锷邀为幕宾，因蔡杀腾越起义首功陈云龙（贵州思南人），愤而辞职。刘显世任其为永宁（今关岭）县长，亦挂冠而去。1925年孙中山逝世，悲愤感伤，致疾而亡。

⑥萍浏醴起义，又称"萍醴之役"、"丙午萍浏之役"。为同盟会策动会党和矿工反抗清军的起义。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以湖南水灾、民不聊生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相约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浏阳、醴陵三地于12月初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工人数千人为主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军队数万，将起义镇压，刘道一等死难。

⑦《国粹学报》，1905年在上海创办的旬刊（一说月刊），由邓实主编。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等。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刊载经学、史学、诸子学及文字训诂学等学术论文。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和图片，宣传反清思想。武昌起义后停刊。

⑧《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不定期出版。其前身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由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等先后任主编。撰稿人均为当时的重要革命党人。宣传同盟会纲领，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后被日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26期。

⑨顾亭林即顾炎武，黄梨洲即黄宗羲，王而农即王夫之，皆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

⑩孙吴，即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膑、吴起。湘淮近事，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曾国藩之湘军、李鸿章之淮军。

⑪赵德全，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赵德全》。

⑫罗佩金（1878—1922）字鎔轩，云南澄阳县人。曾任云南新军74标标统。1911年参加云南起义。护国战争中任护国第一军参谋长。后任驻川滇军总司令官，代四川督军。1921年参加顾品珍驱逐唐继尧，1922年兵败被杀。

⑬当时黔军仅6个团，有3个团已随戴戡入川作战，王文华所部右翼东路支队只3个团。

⑭卢焘（1882—1949），字寿慈，广西思恩（今环江）县人。原名启

熹，号亮畴。清末入同盟会，曾参与策划柳州起义，未果，入云南讲武堂。参加辛亥云南起义。后随唐继尧入黔。参加护国护法两役，官至旅长。1921年任黔军总司令，旋兼代贵州省长。1936年在广西南丹就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救亡劳军活动。后因对国民党当局不满避居家中。1949年贵阳解放前夕组织贵阳各界临时治安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同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⑮吴传声（1880—1916）字咏鸾，贵州麻江县人。辛亥革命前在云南新军中任连长，参加辛亥起义，后随唐继尧入黔。黔军组建，任第三团团长。护国战争中随王文华入湘西与北军激战，进攻沅州时牺牲。

⑯芷晃，今湖南芷江、新晃。

⑰刘存厚（1885—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县人。曾任云南新军管带。参加辛亥云南起义。入川后任重庆镇守使、四川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与滇黔军混战，次年被逐出川。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3军军长。1933年所部被红军歼灭。1949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0年6月在台湾病死。

⑱叙泸，指四川叙永、泸州。

⑲指1916年（民国5年）护国运动中刘显世首鼠两端故事。

⑳周道刚，字奉池，凤池，四川省双流县人。清末历任四川陆军学堂监督，新军标统。1916年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1917年任督军，后被川黔联军逐走。

㉑熊克武（1884—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政府第五师师长。参加讨袁之役时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1918至1920年间，参与南北军阀在四川的混战。后曾参加反蒋介石的军事活动。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㉒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同盟会员。参加辛亥武装起义。蜀军政府成立，任顾问。后曾任四川、广东等省省长及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等职。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不久辞职。抗战后回四川，辞不就职，后病死。

㉓政学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人不愿参加，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它是一个反动的官僚政客团体，后演变为国民党内的政学系。

㉔吕超、卢师谛、石青阳：

吕超（1890—1952），字汉群，四川宜宾人。同盟会员。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响应辛亥革命。参加护国护法战役。1920年曾任川军总司令，代理省长。后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9年曾参与策动驻川部队起义。1950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卢师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川军师长，参与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之战。

石青阳，名蕴光。同盟会员。在四川参加护国战争，任川北招讨使。1922年任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东边防军司令。1924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㉕刘湘（1889—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曾任四川陆军师长、军长、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等职。1927年后，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因与蒋介石矛盾尖锐，逐步转向反蒋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出川抗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病死于汉口。

㉖1920年11月9日夜至10日晨，由王文华事先在重庆部署，何应钦、谷正伦指挥，黔军总司令部警卫营营长孙剑锋部具体执行，在贵阳发动武装政变，杀掉刘显世的秘书长熊范舆、贵州耆老会会长郭重光及省署主要幕僚何麟书的子侄3人，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军、民两政。这是贵州军阀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史称贵州“民九事变”。

㉗朱绍良（1890—1963），字一民，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加入同盟会。1916年入黔军，官至总司令部参谋长。北伐战争时任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军事顾问。1963年病逝于台北。

李雁宾，字云谷，曾任贵州督军公署参谋长。王文华时黔军旅长。

张春浦，又名张春圃，字赋涛。王文华时黔军旅长。

胡瑛，字蕴山，云南人。1915年任王文华创办的模范营教官。护国战争中任东路支队一团二营营长；后随黔军在四川参加护法之役，由团长升为旅长。1920年贵州发生“民九”事变和“五旅之争”，遂回滇供职。

窦居仁，字以庄。贵州兴义人。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时为第一旅旅长。毛光翔主政后，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大定县志序* 丙寅①

代毛群麟② 作

（1926年）

赵宋之际，方志盛兴。爰洎明清，流行益繁。然作者如林，而名者寥落如晨星，其故何哉？盖范围狭，则取材不足尽事物之变，纪录琐，则布局无以发文章之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分茅之朔，幅员诚不逮后之大县。然既崇以国号，于是上起王室，旁及列邦，凡事之与其国有系属者，良史皆得而运用之。晋、楚书今虽不传，而春秋大略犹可考见也。夫春秋时方志之一种，世人震于尼父之删削，以为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斯固谬见。然取近世方志而倩尼父秉笔，将所谓危言大义，亦无从发凡而起例。此由封建郡县，根本攸殊，古今异体，不可强也。晚清文人如王壬秋③、吴挚甫④并博极群书，学问有师法，然所主修各志，未闻若何超绝。贵州设治，始于有明。僻处荒陬，因仍简陋。唯道光末郑子尹⑤、莫子偲⑥两先生合纂遵义府志，见推雅赡。两先生究天人之际，擅考据之长，兼改土归流以还，承小康之后，民间数十年不见兵革，财力敦庞，人情悦豫。凡此皆足以促两先生之成功，使西南方志中炳焉、焕焉，放一异彩，得不谓贵州之光荣也乎？大定往时列郡，与遵义同，而土地人民皆有亲辖，则异于遵义。乙丑⑦春，余奉命驱蹑滇军，小驻是邦。览其山川之雄奇，人民之朴茂，物产之缤纷，亟索县志，藉资参证。

---

* 1926年大定县（今贵州大方县）志修成。时毛光翔驻军毕节，编纂者请其作序，毛遂倩作者代笔。

而旧志板毁于火。印本散佚，新志累作累辍，迄未脱稿，如瞽失相，怅然者久之。欲倡议续修，顾以滇寇难初平，饥馑荐至，死亡相属，赈恤不遑。权衡缓急，尚有其重且大者。怀议未发，去之毕节，忽忽又数月矣。比者，秋成有庆，善后且举。代理知事潘慎勤、团防总理陈锡光，虑志乘之久阙，文献之日就湮泯也。协谋设备，众志佥同，乃开馆舍，乃礼名宿，分其门，别其类，日有课，月有程，邮书毕节，问序于余。余因之有感焉。感夫方志之作，不可不勉其难者，亦不可不废其易者。勉其难者，譬则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出类拔萃，物各有报也。废其易者，是犹家居日用而无布帛菽粟也。诸君子受任煨烬之余，取办仓猝之际，一切条件皆远逊郑、莫两先生时，则其为书，正不必蕲胜于遵义府志。而一念夫贵州以外，赵宋以降，名者几何？作者几何？尤不必兢兢有蕲胜之心。传曰："礼失而求诸野"，又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诸君子勖旃！余将刻期观成，先睹为快也已。

民国十有五年岁次丙寅

陆军中将黔军第六师师长桐梓毛光翔序

注：

①丙寅，1926年。

②毛群麟（1893--1947），字光翔。贵州桐梓县人。1911年从军。辛亥革命后，入黔军模范营。1914年升任排长。护国战争期间随熊其勋混成旅入川。后在其表兄周西成营任营附，并娶周之胞妹为妻。是后屡获升迁。1926年，周西成当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毛升任师长，并成为周指定的桐梓系军阀的第一继承人。旋升任副军长。1929年，周亡故，毛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1932年，国民党中央系势力企图渗入贵州，又委任同为桐梓系的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毛光翔被迫交权下野。

③王壬秋（1832—1916），又字壬父，名闿运。清著名文学家。咸丰举

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诗文摸拟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绮湘楼日记》。

④吴挚甫（1840—1903)，号汝纶。清散文家。安徽桐城人。官冀州知府。光绪时，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合称曾门四弟子。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密切。论文推崇桐城，但作品气势较纵肆。曾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著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⑤郑子尹，即郑珍（1806—1864)，字子尹。清诗人，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举人。曾任荔波县训导。治经学、小学，为晚清宋诗派作家，风格奇崛，时伤艰涩。少数作品能暴露时政。著有《仪礼诗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巢经巢集》等。

⑥莫子偲（1811—1871)，名友芝，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清诗人。道光举人，曾客曾国藩幕，李鸿章荐于朝，有诏征用，终不就。喜藏书，博学多通，尤精版本目录之学，亦善书法。诗宗宋人，与郑珍齐名，时称“郑莫”。著有《郘亭诗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唐本说文木部笺异》、《过廷碎录》、《樗茧谱注》等。

⑦乙丑，1925年。

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九路总指挥贵州省政府主席周公墓表　己巳①

代易怀之② 作

(1929年)

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滇人入寇③，盘县防军失利，烽火达镇宁。总指挥周公④赫然震怒，亲督援师，倍道赴急，阵于八楞桥⑤。我后军未集集者，亦甚惫。寇挟方张之势，悉精锐扑我。

公立最前线指挥，十荡十决，士皆殊死斗。寇惊愕，几引退。而寇中搀李桑⑥部曲，东征一役⑦，尽识公，藉藉指目曰："彼统帅，彼主官，殪彼，众溃矣"。万枪攒射，飞弹掠须鬓而过。诸将劝公暂避。公曰："寇敢侵略吾省，吾以身为省障。今日之事，有前无却，去此一步，非吾死所也"。支拄久之，竟以阵殒。公结发从戎，积资十余年，遂跻封疆，建节钺。方其转战湘川，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吴佩孚为之仄席，唐继尧折节订交，固已蜚声河朔，驰誉西南。逮李桑拥常胜之劲旅，假思归为号，卷甲疾趋，沉舟破釜，鸷若鹰隼，猛若虎狼。酉秀⑧退舍，松铜⑨登陴。公振旆东征，随方角拒，奇正互用，刚柔杂施。曾不数月，而桑部三万众，忽如瓦解冰消。桑亦仅保残喘，逃死于碧鸡金马⑩之间。此非智勇天赐、才略冠时者乎？桑败亡之余，不忍匹夫之悻悻，纠合盗贼，蹂躏桑梓，彼滇寇固久欲求逞于我。入民国十八年，寇袭我已三次⑪，而皆以兴义、贞丰人为之伥。天时人事，遥相呼应。公知大难将作，拼一身以塞劫运，而卒不可得。公一殁，而全黔糜灿无完土矣。顾公之躯体虽殁，而公之精神则如伏流四泻，澎腾灌注于全军，我军骤闻公丧，莫不悲愤填膺，拔剑砍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滇寇、李桑能造成元年、十二年之局势，而终不能久踞贵阳，僭窃政柄。贵州民众，忍痛于一时之乱，然不旋踵而侵地尽复，羁轭恶除。世传死诸葛，走生仲达，今观于公而益信。鸣呼！公可谓不死矣。公讳西成，字继斌，贵州桐梓人。其世次生平具详于诸家传志，余独论公之存殁与全省安危之所系，亦公之遗志欤？

按：周李战争，为军阀火并之常态，亦民国特有之产物，其事本无是非之可言。文人有所论列，须先观其所与。若中立持正之人，固宜以客观态度出之。四十三军之战斗力，较二十五军自为优，然终于挫败者，则主客异形，继斌有后台，而小炎无之也。唯小炎引滇军入

侵，实犯众怒，故予文叙述皆着重此点。即面对小炎，亦当以大义严绳之也。易为周部将、本县驻防军旅长。其请势不能却。文成后以示易。易以篇幅过长，碑石不能容，请予删节。余文本一气呵成，无可删节，因另撰予之而并存。⑫

注：

①己巳，1929年。

②易怀之，名荣黔，又字晓岚。贵州盘县人。清末为旧防营管带。辛亥革命后追随刘显世充贵州游击军第一路司令。后为何应钦部黔军团长。在此后黔军内部火并中，左右依附，官至周西成部旅长。

③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迫使投靠桂系反蒋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反戈，任命滇军首领龙云为第十路讨逆军总指挥。同时又任命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为第十路讨逆军前敌总指挥。时李燊在黔东与周西成火并新败，退入云南陆良一带，投靠龙云。4月，龙、李联军奉蒋介石之命入黔讨周，而后协同攻桂，遂发生民国年间滇军第三次入黔。

④周公，即周西成（1893—1929）名世杰，号继斌，别号天保山人，贵州桐梓人。清末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后曾在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卫队部任职。先后参加护国、护法两役，历任黔军营长、旅长。1922年，投靠四川讨贼军司令石青阳，被委任第三混成旅旅长。1923年入据黔北，形成以其为中心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1926年任贵州省长。1927年被蒋介石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1928年蒋介石加委为第九路军总指挥，令其出兵讨桂。1928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令滇军第三次入黔。5月22日，周率部与滇军激战负伤，过镇宁打邦河时，落入激流淹死。

⑤八楞桥，即今关岭县境之坝陵桥。

⑥李燊（1889—1930）字晓炎（一作小炎）。贵州省贞丰县人。清末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黔军，追随袁祖铭，由排长直升至师长。1927年随袁祖铭参加北伐，所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袁为唐生智部在常德诱杀后，李投靠蒋介石，助蒋讨唐。受委为西路讨唐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1928年因蒋欲将其所部"整编"遂率部回黔，与周西成争夺地盘。1930年初，蒋介石调李到南京军事参议院任职，李未就，留居香港。是年冬病死。

⑦1928年10至12月，李燊所部第四十三军由鄂湘回黔，与割据贵州的第二十五军周西成部发生激战，史称"黔东之战"或"周李之战"。李燊败北，逃入云南。

⑧酉秀，指今四川酉阳、秀山两县。

⑨松铜，指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铜仁市。

⑩金马碧鸡，《汉书·郊祀志下》中所记神名。此指今云南省昆明市。因昆明市东有金马山，西有碧鸡山，相传为汉时祭金马、碧鸡神处。

⑪指1912年3月唐继尧所部滇军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1923年2月唐继虞所部滇军以拥戴刘显世回黔为名，入据贵州；1929年4月，龙云部滇军与李燊部黔军联合入黔攻打周西成。

⑫指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陆军上将周公碑》(本书未收录)。该文末有作者自注："前稿交后，怀之以碑石不能容为词，敦请易草。余揣其未言之隐：欲归功于毛氏，一也；不欲显树怨于李，又其一也。因为更其面目如此……"云云。

族母王太夫人八十晋五寿序　辛未①

（1931年）

吾族自志贵府君迁黔，迄今四百有余载，即大年府君定居海子街，亦二百有余载。朝代之变更，则由明而清，而中华民国；方舆之沿革，则由卫所而府属县而一等县。周氏之令名，永与毕节二字胶沾而漆附。积善累功，保世滋大。县之故家右族，或炽昌先达，未几而陵替相属矣；或煊赫同时，未几而泯没无称矣；或焜耀晚近，未几而零落瞬届矣。余尝深求其故，知周氏之特点，可得而言者约有三端：一曰仕宦无墨吏。吾族由科第起家，或假他途自奋于功名者，先后不下百人，大抵束身圭璧，砥砺廉

隅，微特以赃私挂吏议登弹章者，概乎未闻。即退而闲居，亦从无广蓄姬妾，厚自奉养，崇饰宫室，田连阡陌之事。盖世俗所谓豪华汰侈，几与吾族绝缘。二曰子孙守素业。自寄籍以还，服田力穑，黾勉作劳，随文化之进展，弦歌在室，冠裳在庙，济济焉，彬彬焉。然仕宦者之子孙，向无以官为家之谬想。俊秀虽升于庠序，朴愿仍归于畎亩。间有二三不肖出入衙斋，通联声气，依恃门荫，剥割善良，则族之人疾首蹙额，引为大戚，指谪之加严于清议。三曰阃内多贤助。族人宦辙遍海内，而娶妇恒择于旧姻，大惧援系华宗，沾染敝俗。往往在官之日，而浣濯缝纫，不假婢仆，甚者井臼庖湢，百凡躬亲。其夫若子，内顾无忧，进退绰绰。廉俸所入，足以给事，蓄之资衣饰所需，终不改贫薄之素。是三特点，本人类之懿行，非吾族所私有。而吾族秉承先训，树立宗风，习与性成，从容中道，则夫播清芬于悠久，延世泽于无疆。其致斯也，不亦宜乎！余更即后者举例以明之。昔我先祖考绍基府君，英才早逝。先考和生府君呱呱在抱，赖先祖妣顾太君居穷自力以养以教。先考拔起孤寒之中，清风亮节，远近钦式，至今子孙犹食旧德无替。族父竹斋先生，蓉帆太常犹子也。席丰履厚，望实兼隆。晚年弃诸孤，而家亦中落。赖族母王太夫人克勤克俭，艰难支拄，由是次刚昆季，相继发闻成业。诸孙若可成、稚玖辈，或潜心文学，或致力武功，骎骎日盛大。嗟夫，所谓兴废继绝，倒日回天，若先祖妣与太夫人，非其明效大验欤。始余年十七八，每诣海子街，必投止太夫人所，与诸兄流连景光，评论今古，杀鸡为黍，悉太夫人手自料理。待人接物，常含善意。一门之内，皆祥和所笼罩。余有时烦忧拂怒，郁郁不可自聊。一侍太夫人侧，不觉忿戾都蠲。燕居私语所亲曰：持家制行如太夫人，有不蕃昌寿耇，则天道人事为无凭。余倦游归里，拜太夫人于寓宅，神明强固，无殊当年。福禄骈填，户牖充溢，既私幸曩言之有征。今兹二月，又值太夫人八十晋五寿辰，

宗党姻娅制锦祝福，佥曰：为文莫如子宜。余惟太夫人坚苦卓绝，再造门户，于法应有述。而谰言谀词，则亦弗借余之操笔。因推论吾族兴盛之源，而举先祖妣暨太夫人以示例。昔姬宗之隆，归美任姒，葛覃麟趾，多咏叹后夫人之什。周氏之有今日，即谓尽出于贤母，本无不可。特见迩日子姓颇务驰逐纷华，鲜克留意根柢；操守一端，尤有溃防踰闲之势。用并揭前两点，以戒族之后生小子，毋趋一时之便利，而毁累叶之家声。诸兄试诵余文于太夫人前，必蒙许知言而欣然为进一觞也。

注：

①辛未，1931年。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官政治训练团同学录序 辛未

代江佩玙① 作

（1931年）

新制度之产生，恒依于环境之需要。其尝试而有效者，必其最适于环境者也。有史以来，军事常为政治之工具。政治停滞不进，或故障横生，则倚恃武力为之疏通而扫荡，然后政治复纳于轨道，顾武力亦自有其特质。其为用也，喜简易，尚专断，恶拘牵；平日积受政治之压迫，一旦抬头，亦往往恣肆泛滥，浸成包揽把持之局势。古今中外，大较然也。自苏俄创立赤卫军，始于军队内部断行政治训练。总理以世界眼光，广集众长，爰命黄埔军校，仿而行之中国。担任政训工作之第一人，则廖仲恺也。至后迭次演进，由军校而推及各军，由各军而推及全国。东征、北伐，誉望隆盛，盖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

武力为人民之武力。总理生平之弘愿，即在政治军事共炉合治，略无畸轻畸重之差，永绝一治一乱之弊。而苏俄政训制度，恰为实现上述主张之阶梯，故毅然采用而不疑。清党前后，中经事变，枢府应时伸缩，卒保此制勿废。黔军自改隶中央，成立二十五军，虽一切恪遵编制，而以边省多故，政训终有未遑逮，今军长毛公② 召开军事会议，谋所以实施政训之策。佥日本军担负地面延袤千里，毗连四省，星罗棋布，集团为难；且政治理论人自为说。……莫若就军部所在地，设置机构，轮班抽调，作有组织有计划之训练，比其意志统一，进而指臂联络，层层灌输，节节领导，因地制宜，庶乎其可？军长曰：善。乃命国璠实董斯役。于是草拟章制，延聘专家。讲义承自中央，而参考书籍，搜罗至数百种。军长限于现役而编余俊彦，甄录亦数百人，教学相长，寒暑累更，研究兴趣，日引月长。诸君服务之成绩，虽尚期待于方来，而只此不乐浅尝，不求速化之苦心，已足以对己对人而无愧。《论语》:“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自兹以往，为诸君确能自信之日，亦即督励部属，为民众牺牲奋斗之日。军队无意志，以民众之意志为意志；军队无利益，以民众之利益为利益。发挥疏通扫荡之长，洗涤包揽把持之短。总理之所希望者在是，军长之所训育者在是。国璠厕身其间，与有荣施矣。

注：

①江佩玙，名国璠，贵州桐梓县人。贵州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一直在黔军周西成部任职。1923年，周西成确立了桐梓系内部“群（毛光翔字群麟）、绍（王家烈字绍武）、佩（江国璠字佩玙）、用（犹国材字用侬）”的继承序位。江被委任为第一旅旅长，后改任重庆铜元局局长、黔军驻渝代表。1929年毛光翔主黔后，被任命为军官政治训练团团长兼教导师师长。1932年王家烈取代毛光翔后，江图谋发动倒王政变，谋泄未遂。王念及旧情，“礼送”出境。江流寓广西，先后在梧州、柳州开办乐群书店。

②即毛光翔。

大理分院[①]推事余君墓表 甲戌[②]

（1934年）

故大理分院推事余君达父既告归之八年，复匆匆如贵阳。余从友人处闻讯，省政府方礼罗达父，备顾问。越月得其夫人书，则达父构疾旅舍，以丧归矣，且曰：知达父莫如君。葬有日，乞文表其墓。达父少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务记览，工词章，谓青紫可拾芥取，而试则不售。泛海东渡，留学日本，选肄法政，尽通其奥窍。归国应廷试，登第矣。而清室覆灭，民国肇建，留学生益发摅。大抵忧深思远者，丽于革命派；热中速化者，凝为官僚派。革命之名至高，其业至艰巨。守死善道，吾闻其语，见得思义，未见其人。官僚涵义，孟轲所谓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三语尽之。虽留学生亦丑其名，必曰：吾将改良政治焉；或曰：吾特利用政权焉。听其言则伊吕管葛，观其行则伥文训注，滔滔横流，几不许正士有容足之地。达父雅志用世，而兀岸自喜，不屑软媚合同，折节干进。相识满枢要，迄不获一当。居北京五年，侘傺南返。袁祖铭[③]为贵州省长，余荐达父。起家授大理分院推事，未尽其才也。而滇军来侵，我师败绩，祖铭出驻重庆。逾二年，始命偏师复黔。余怵于国事之分崩离析，私斗之靡有已时，洁身引退，理乱不闻。而达父亦浩然有归志，邮书与余，相约莳花种竹，弹棋赋诗，攀跻岩壑，流连景光。顾余家城市，达父遗产在大屯，两人踪迹固无由合并。盖以政局波荡，扰攘频年，赋敛繁重，盗贼纵横，林泉乐趣，即之亦杳同天国。达父之复出，盖达父之不获已，而竟以是夭其天年。此余所尤深悲达父者。嗟夫！士负才积学，方自任以天下之重；乃仕见阻，处又弗宁，荒山野屋之中，求为老农、老圃而不得。纪纲毁

废，廉耻泪亡，豺狼当道，魑魅瞰室，此何如景象！尚为国有人乎？然则，余不暇悲达父而自悲，且以达父之长往为大幸。回面后死，宛转污浊。噫嘻！达父，其亦可以无恨。达父讳若瑔，世家毕节。以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贵阳，享年六十有四岁，返葬大屯杉木岗之原。元配安氏，继配陇氏、徐氏。子祥桐，，先卒。祥河生四年矣。长女适安某，次幼。其生平著作，曰《惨雅堂诗集》十四卷，曰《罌石精舍文集》四卷，曰《蠖庵拾尘录》二卷，曰《通雍余氏宗谱》一卷。呜呼，古之文其墓者，欲有表见于后也。高才硕学如达父，使得志遇时，已焜耀烜赫于天下，固无藉于余文。即今穷愁没世，而精神意趣，一一寄托于诗若文。达父之力犹足以自致乎不朽。姑立石以为劵焉。二十三年十月同里周培艺表。

注：

①指贵州大理分院，为当时全省最高司法机关。

②甲戌，1934年。

③即袁祖铭，详见本书《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公碑》。

书席正铭* 丁丑①

（1938年）

席正铭，字丹书，思南人②。少有大志，尝曰：丈夫在世，不能立奇功，使万众惊羡，直刍狗耳。年十六入贵州陆军小学

---

*席正铭（1882—1920），字丹书。贵州沿河县人。在辛亥武昌起义中曾作过贡献。刘显世等勾结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后，流亡在外，策动反刘。在讨袁护国中支持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时期曾被孙中山任命为贵州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军政府时期被任命为元帅府参军。其余详见本文。

校，已魁其曹偶。每校中有事故，煽动而倡导者，君必与其一。居五年，升级湖北陆军中学校，与西南六省英彦大会合。武昌革命之前夜，学生已有所组织，领袖乃属君。起义后，参加汉阳、汉口各战役，为都督府高级参谋。黎元洪以德望为众所推，性格虽与君不相中，雅能以公谊取人，故君益发摅。方冯国璋之急攻武昌也，元洪通电独立各省乞援。贵州都督杨荩诚躬率一混成旅起难。师次常德，南北和议成，元洪电止勿前。而贵州已为外寇所侵占。先是云南都督蔡锷亦以援鄂为名，命唐继尧督兵东下，假道贵阳，阴与内奸刘显世等相勾结，出不意，骤袭军府，遂窃据政权，大戮异己，蹂躏压榨，全省骚然。黔人诣鄂避难者，络绎不绝。君愤甚，累乞元洪主张正义。尝出稿掷案上，呼曰："胡子，拍电！"元洪笑为签署，亦弗省视其内容。由信君于平日也。杨荩诚奉孙大总统令，率部旋黔。唐继尧嗾私党拒之，且曰：杨部必在湘缴械，擅入黔者，以土匪论。语绝狂悖。元洪调停其间，留黔军戍湘，待后命。无何，北京政府改编黔军为四十二混成旅，召杨荩诚内用，任周桀儒③为旅长，暂兼八十四团团长，驻常德。以君为八十三团团长，驻辰州。君到防，训练整顿，士气益亢奋。而贵州军队及民团之不堪迫害者，辄千里来归。未数月，所部增至三千人。四十二旅名中央直辖，而服装、器械、饷糈，政府不一问。两湖虽有资助，弗能如额，且衍期。军士皆曰：吾侪父母妻子为人鱼肉，而代他省服务，且食不获饱，不如归也。君循行抚慰，稍稍绥定。会传周、唐间有协定，桀儒密承履行继尧约束。而桀儒电京、鄂，亦称单骑回黔，面商取决。军怒不可复遏，遂揭獉殄寇职志，拥君为总司令。八十四团亦不期而会，飙举风发，收松桃，陈师铜仁城下，驻铜寇军夙有戒备，攻之弗克。寇援大至，内外夹击，我军败绩，退集四川之秀山。继尧又呈请袁世凯，通令邻省会剿。援鄂黔军由此瓦解。时元年十二月也。君亡命。顷之，复参加赣宁之役，旋应中山

先生召，东渡日本，出席讨袁会议，仍被命回国工作。五年五月，余赍党内倒袁方策如北京，密报于黎元洪，且要其表示意见。语次，元洪曰:“席正铭耗我三千二百六十七元，成绩殊鲜少”。余曰:“保定军官学生，多离校参加革命，不可谓无表现。”元洪始释然。袁世凯暴卒，元洪继任大总统，君遂侨居北京。在湘时，娶同里名士柳小汀之女。夫人承家学，能吟诗，工绘画，兼善奕。君以奕道通于兵略，亦酷嗜焉。常携具嬲朋好，曰:“能从我奕乎?”或谢曰:“若累北于娘子军，望旗辄靡，此何与吾侪事，而溷乃公！”相与一笑而罢。八年四月，君夜造吾庐，曰:“我即日西归，谋倒刘，事捷，幸君助我。”余曰:“显世，公敌也，相助何待言，唯须棉〔绵〕薄所能任，抑方略可得闻乎?”君曰:“川黔军官，泰半同学，且以虚名相引重。显世土豪愚骏，吾取之如反覆手耳。唯事定后，冀得合法之承认，进而蕲军实之补充。合肥④当国，君在徐幕⑤，此天赞我也。”余曰:“君所望非奢，吾当竭力如君意，但愿勿粗中，勿轻敌，审慎图之。敬祝君成功。”珍重握手，送诸大门之外。明月在天，槐荫满地，自此遂不复见君矣。

九年十一月，王电轮逐刘显世。翌年十月，余返贵阳，日致力于应付大局及缓和内争，竟无暇探询君消息。十一年三月，依孙剑峰⑥于毕节防次，与朱一民⑦连床相对，两人者皆闲散，身世无所不谈，始悉君死事状。先是黔军以数团戍川，置总部于重庆。总司令王电轮恒驻贵阳。一民以参谋长摄行职务。君始至，居成都，其与川黔军官如何接洽，如何推动，今无人能言其颠末。唯君已自署黔军总司令，邮发大批委状。诸将通款曲者，就原职升转各有差。编制系统亦稍更其旧，约期发难，蹴总部而代之。重庆负责者为营长匡铁丹。一民察军中有异，密侦之，尽得其左验。召匡诘问，腼然曰:“委状自外来，吾何知?”曰:“然则何不关白?”匡语塞。一民以客家，不欲兴大狱。因曰:“总司令之威棱，子所知也。今事已至此，如吾计，唯诱致乱首而诛之。其他联系者概

不问，子嫌疑亦尽释，宁愿之乎？”匡嗫嚅曰：“维命。”一民乃口授大旨，令作书，禁匡于别室。俾其亲信连长持以往。时君已莅重庆附近。发匡书，谓军中拥护者十人而九，即夜举事，请入城履新。细省手迹，良不谬。欣然首途。入城闉，即被捕。执诣军法处审判，君慷慨陈述：“自唐、刘⑧倡乱，贻祸梓桑，吾为国家求统一，为人民除残贼。今日事败，决不求生。”讯者以其言浩瀚，惧荧众听，命牵赴总部门外广场上，集一班人攒刺之。利刃着肤，血花雨射。君据地危坐，神色不挠，遂死。

余因是追忆所谓匡铁丹者，曾于卢寿慈⑨坐上见之。甫在壮年，而神识懵乱，语言无序。未久，闻以心疾解职去。得非献友自赎，良心谴责，致失常度与，抑尚有他故欤？

往余纂《贵州民党痛史》，未及君死事，盖以电轮为民党健者。其行足证其言。而余且与之协什。述君事，疑于同志之相杀。迄今思之，当电轮志事尚未大白之日，君采敌对行动，未可非议。而电轮方将大有所为，人乃欲殄其臂而夺之权，此何可容忍？故彼此各有立场，是非殆无绝对可言。至于俄顷失败，则斗智斗力决之。世间若此类事，不可偻〔屡〕指。余迟回审顾，适彰余之寡识，书此以补吾过焉。

注：

①丁丑为1937年。按阳历计，据《周素园年谱》，本文写作时间为1938年1月。

②席正铭籍贯为沿河，清朝时沿河隶思南府，故文中称其为思南人。

③周桀儒，黔军将领，曾随杨荩诚率军北伐援鄂。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与刘显世有勾结，后被任为42旅旅长，遭革命党人反对。

④合肥，指段祺瑞。此以籍地代人。

⑤此指在徐树铮幕内任阁僚事。

⑥孙剑峰，名勤梁，王文华之表弟。原为王文华黔军总部警卫营长，是贵州“民九”事件的主要执行人。事变后升代理团长。不久挤走何应钦，任黔军第五旅旅长。1923年袁祖铭“定黔”成功，原黔军五旅瓦解，孙只

身逃到上海。

⑦朱一民即朱绍良。

⑧唐、刘，指唐继尧、刘显世。

⑨卢寿慈，即卢焘。

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公碑*　戊寅①

（1938年）

孙总理革命四十年，但以主义号召天下，不主自练新军，示人以不广。晚而综览事变，决定政策，始设校黄埔，孕育国民革命军。今总裁蒋公，继承遗志，东江戡定，第一军即随之诞生。以数量之不周于用，时机之不我待也，乃扩大编制，赓续成立十二军。李宗仁、唐生智挟桂、湘归附，仅得编为第七、第八军。而公部彭汉章②第九军，王天培③第十军，公以左翼总指挥兼领第十二军。国民革命军之力量，黔军占四分之一焉。北伐初期，主者鉴于军阀滥假名器，授受之际，深致谨严。当时膺总指挥荣衔者，公殆为第一人，盖黔军自护国以还，即以耐苦善战，蜚声海内，而统之者，实王公文华暨公。文华创启黔军之规模，公发扬黔军之声威，政府倚畀，舆论钦崇，骎骎乎凌驾各省而上之。使公得竟其用，当与冯、阎、李④比肩争烈。近年外侮凭陵，巍然作国家柱石矣。徒以部众未集，军实未充，回翔审顾之间，遽为奸人阴谋所贼害。公功不显，公志不白，而黔军丧其中心，亦由是瓜分瓦解，岂不悲哉！

---

*作者1923年曾在袁祖铭幕中任秘书长。此文系作者应袁之亲属所求而作，虽不尽符史实与作者意志，但对于研究袁祖铭其人及贵州桐梓系军阀取代兴义系军阀的过程，以及袁参加北伐的史事有一定参考价值。

公讳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县人也。自高祖明朝以下，世以合众御侮，为乡里魁率。咸同间，苗回交乱，所全济甚多。父廷泰⑤，母杨氏。公少喜任侠，见不平，不量幼冲，恒挺身与成人角斗。父教督之严，始折节亲士人。入贵州陆军小学，升学湖北，以目力不及格罢归。辛亥八月，武昌起义，兴义刘显世奉巡抚沈瑜庆电令，率兵来省，镇压革命。公隶其部下，为排官。九月十四日，贵州光复。显世向军府输诚，得任为陆军第四标标统，公亦序迁前队队官。显世迎滇军，覆军府，公以资浅不预谋。民国纪元，积剿匪功，晋营长。洪宪盗国，滇黔拥护共和。袁世凯集北洋精锐压境。曹锟、张敬尧自四川入，马继贞【增】、卢金山自湖南入。滇、黔亦大出兵。御川寇者蔡锷，王文华则督黔军，御湘寇。所部四千五百人，器械窳败，饷需又不以时济，相持于沅、晃、麻、芷⑥之间，历时逾五月，大小数十战。公常身先士卒，锐气无前。寇军夺气，公亦由此显名。事平，擢第一团团长，越境驻防四川之酉、秀、黔、彭⑦。军纪严明，萑苻敛迹。七年，护法军兴，总司令文华率师援川，以公为第一纵队司令。大战于黄角桠，败川军师长周道明。克重庆，走北廷查办使吴光新。乘胜攻成都，长驱直入，川督刘成【存】厚奔陕。论功，超拜第二师师长。俄解兵柄，调充总参议。久之，滇黔军与川军首领有违言，战事复作。黔军失利。文华起公为临时总指挥，收合败卒，一战而下简阳，成都再定，复回总参议原职。公乃乞假⑧漫游，所至考其山川厄塞，察其民情风俗，遍谒南北要人，上下其议论。于上海见孙总理，自陈信仰三民主义。总理悦，自为介绍，俾加入国民党。于北京见靳云鹏⑨、吴佩孚，虽内薄其为人，然以其掌握中枢，颇思结为外援，乘时利用之。先是显世肆其诈力，宰制全黔，为政苟偷，军民弗顺，以有九年十一月之变。显世奔滇，继任人选，众意属王文华。文华猝遭狙击，于是五旅争权，百度堕废。公揭橥定黔军，率材官十余辈，款段而

西。五旅各团、营、连长争先响应，遂入贵阳，群情欣戴，推公为贵州省长。公网罗人才，励精图治，首创印花税，重征特货，即以所入订购械弹，充实军备。立交易所以平衡物价，设银行以疏通金融。顾虑民食，则组食盐经销处。便利运输，则置交通筹备处。原有行政机构，一皆整理刷新。吏畏其德，民怀其惠，将慑其威，兵服其信。未及期年，纲举目张。唐继尧虎踞昆明，素以兼辖贵州自熹。公初得政，继尧遣一介来，要以通电相推重。公正告之曰："唐公能修仁行义，中国将从风而靡。不然，滇之弗靖，何有于黔？"使者怒去，继尧遂兴无名之师，挟刘显世为质，纵兵入寇⑩。显世犹子刘升昌以盘江八属叛应之。公初颇惑于策士之言，谓唐、刘决不出此。甫竭数月心力，剿平全省土匪，兵队集中，死灰复然［燃］矣。逮寇薄安顺，始仓猝应战。我师败绩，公遂率部退驻四川。吴佩孚方有事于西南，以熊克武为梗，命公助川军协攻之。我军补充倚湖北为策源地，逆吴命，则械弹不可得。公不得已，参加战斗。俛进俛退，喋血经年，卒驱克武出川境。北廷特任公为川黔边防督办，授陆军上将。当是时，川滇边防督办刘湘，公所扶植而卵翼也。四川督军杨森⑪，省长邓锡侯⑫，又公所尝指挥也，以及鄂军师长卢金山，旅长于学忠、张明允，陕军师长张藩，皆名隶公，故滇军总司令金汉鼎⑬、川军总司令吕超，亦以旧交，愿北面列偏裨，统众逾二十万。直属部队亦且增至七八万。四方政客、各省代表，辐凑于领事巷之门，日夜不绝。唐继尧震慑，信使奔驰，请以贵州归还，无烦师旅。佩孚欺公甚，请饷请械皆不与，讽公裁兵，又责公以平滇。公亦知佩孚骄蹇刚愎，颠覆在即。属［适］孙总理与段、张三角联盟，讨伐贿选。山海关之役，冯玉祥倒戈，公遂通电全国，请孙、段两先生出主国是，收拾残局，佩孚由是崩溃也，十四年春，公遣将收复贵州。荐第一师师长王天培督办贵州军务善后事宜，第三师师长周西成为会办，第二师师长彭汉章为

贵州省长。公高居渝城，控制而考核之。四月，川督杨森内召，阻兵不受代，公奉临时执政令进讨，大破之。彭汉章施政丛脞，公荐周西成继省长任，以休养生息期西成。

初，杨森在川，号骁悍善战，诸将惮之，假手于公以制森。森败，目标遂移转于公，以排斥客军相構煽。而张作霖、冯玉祥混战于北方，孙传芳称霸于南服，执政号令，不能出都门一步。公叹曰：治军，以保国卫民也，今若此，乃公亦倦而归尔，遂退黔。

时蒋公已誓师北伐矣。遣使来商出兵，公先遣王、彭两部进驻湘、鄂边境，而暂留贵阳，与周西成计划一切。部署粗定，十五年九月，督诸军出发，向铜仁、辰州、常德，节节推进。公开府历年，门下藉奔走营衣者，实繁有徒。战争之际，各自以其利害疑误公，又于主义绝少认识，但虚张形势，冀且观望迁延。公力排群议，严切督责。军长李燊在来凤，师长马明亮、史远勋在洪江，日奉望令数通，以濡滞为大戒。湘军谓我威胁其方，不择手段。十六年一月某日，唐生智部将周澜⑭以计事为名，假某所设宴，公坦然赴之。参谋长朱嵩［崧］，军长何壁辉⑮从。升其堂，空无居人。伏兵发，遂遭害。年三十八。丧归贵阳，卜葬于南郊马家坡，以朱、何二将附。

公体貌魁岸，端重如山岳，望之令人肃然生敬畏。努力行间，未暇治学也。中更挫抄，乃延耆宿为讲师，躬自执贽比弟子。于经史无所不窥，尤服膺《大学》、《中庸》。尝谓："心性之说，至精至微，阐而发之，修齐治平，道在是矣。"驻渝时，轮流为诸军讲演。又以其革，就正于贵阳平刚。两人者互为主客，质疑辨难。刚有时直纠其谬，公不能堪，怫然变色，握拳抵案。翌日，则又霁颜自承曰："吾宵来深思，子言良是，我过矣，我过矣！"讨论累旬，始付剞劂。合肥段公祺瑞为之序，世所传《大学讲义录》是也。然忌者诋公倡亲民主义，野心与总理

争席云。

贵州故有两政党。辛亥革命，自治学社实尹其功。宪政预备会争夺政权，故至不恤征召客军，矫枉事实，民听混淆，是非颠倒。公柄政，始以省长令表章［彰］张百麟为缔造元勋，给一次恤金三千元。每语人曰："吾左挈自治党，右提宪政党，不偏不倚，唯才是视。"故人尽其用，英俊归心焉。

配张氏，妾某某氏。有子男五人：德龄、德华、德馨、德洪、德渝。

培艺故尝佐公治黔，又相从于军旅之中，识公言行，举其大者揭于碑。铭曰：

人亦有言：将贵识度，有度有识，百举无忤。公度汪汪，众流所注。其识至明，察于世务，服从主义，遵循王路。如何一旦，奄忽僵仆。孙峻匿甲，元逊罹灾。樊哙拥盾，刘季归来。幕府不戒，列将非才，殒我元戎，泰山其隤。公则已矣，四郊多垒，鼓鼙声急，薄海同哀。

注：

①即1938年。

②彭汉章（1890——1927）号仲文，四川潼川（今三台县）人。行伍出身。1922年因支持袁祖铭"定黔"擢升湿成旅旅长、师长。1925年1月23日取代唐继虞接管贵州政权。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1927年5月被唐生智杀于武汉。

③王天培（1888——1927），号植之，侗族，贵州天柱人。保定军校毕业。返黔后参加护国战争。1921年率部入桂，响应孙中山讨伐陆荣廷。之后任中央直辖黔军第一旅旅长。1922年助袁祖铭"定黔"成功，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6年夏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1927年7月被蒋介石逮捕秘密处死。

④冯、阎、李，分别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

⑤袁祖铭的父亲袁廷泰（字干臣）因其祖父袁世龙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办团练，参与镇压黔西南回民起义而发迹

⑥即湖南之沅陵、晃县（新晃）、麻阳、芷江等地。

⑦即四川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

⑧1918年2月，袁祖铭因王文华剥其职而与王有隙。王文华1920年10月在重庆部署黔军回黔发动“民九事变”，从刘显世集团手中夺取政权时，为防备袁与刘勾结，遂挟其赴沪。袁至沪后，乘间摆脱王的控制，潜赴北京，与北洋军阀相勾结，谓可运动贵州弃南就北，得到靳云鹏等的支持，筹组“定黔军”。

⑨靳云鹏（1877——1949），字翼卿。山东济宁人。清末任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民国建立后任陆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等职。1918年任陆军总长。1919年11月后两次出任国务总理。

⑩袁祖铭“定黔”之初，曾与“民九事变”被罢黜流亡昆明的刘显世、刘显潜相约分由东西两路“定黔”，许以成功后袁主军、刘主政。以后袁进驻贵阳后，尽食前言，自辖军民两政，刘显世遂又勾结图霸川滇黔的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入黔，配合刘氏倒袁祖铭。

⑪杨森（1884——1977）四川广安人，字子惠。曾任四川军务督理兼省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33年任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官至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其后任重庆市长兼卫戍司令。解放时去台湾，1977年病故。

⑫邓锡侯（1889——1964）字晋康，四川营山人。历任四川靖国军旅长、川军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府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总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等职。

⑬金汉鼎，系滇军高级军官，在顾品珍之后坚持反对唐继尧。北伐时任第三军朱培德部师长，后任滇军总司令。

⑭周澜，一作周斓。唐生智第八军教导师师长。

⑮何壁辉，即何厚光，时任黔军左翼第二路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并非军长。

书于仲芳 癸酉①

（1933年）

于德楷，字仲芳。贵筑人。少孤，不悦学。日从诸无赖斗鸡驰马、弹筝击剑为乐。母夫人深忧之，累戒不悛，遣之入蜀，依舅氏颜国佐。当是时，洪秀全踞金陵，江湖靡沸。四川亦遭蓝、李之乱②，所在豕突。制兵不足用，则令州县招募勇丁自为扞〔捍〕卫。国佐故知县，亦兼营官。而川吏名知兵者，首唐炯③。炯字鄂生，遵义人，以守绵州④负时誉者也。炯尝因事诣国佐，谓之曰："贵部整而暇助，理必有能乎？"国佐曰："是吾甥于仲芳，孺子也。"炯招仲芳与语，大器之，即就国佐乞仲芳。仲芳由此属炯。始，炯统五百人，后稍增至二万。凡平蜀，援陕，援黔诸役，炯所至，仲芳必偕，以新进摄营务，处诸将无间〔闲〕言，时或领偏师，亦推锋独进，未尝为人后。一日，炯在语仲芳曰："若质美而不学，徒冠玉耳，吾改若武职矣。"仲芳已保县丞，意轻武职。因请曰："宜何学？"炯曰："读四书，览《资治通鉴》，有弗解，我尚足为若师。"仲芳敬诺。由是丹黄错陈，昼夜攻苦，久之，函札能自达意，其作字摹炯书维肖。夏日有持箑者，炯取视，款识赫然己名也，察笔迹亦良是，询知仲芳所为。虽炯亦心折之矣。

军务大定，炯荐擢云南巡抚，以越南事系刑部狱⑤。仲芳留四川禀补石柱同知。廉悍踔厉骎骎向用。一日，迳谒总督丁宝桢，具呈请开缺。宝桢愕然，曰："子将何为？"曰："不敢欺。欲诣京师省鄂帅。"宝桢曰："如鄂生何？"曰："奔走营救，视力所能，万一不济，扶丧归尔。"因慷慨泣下。宝桢抚

膺曰："嗟呼，仲芳义士！吾以宦达，相期固哉。"仲芳遂行。炯狱既解，奉命督办云南矿务。仲芳将护至昆明，为炯履勘矿区，次第施工，规模毕具，始辞炯，返贵筑。强仕之年，卷怀而藏，造师范，立善堂，设医局，建社仓，规路矿，劝蚕桑，努力于社会事业。而世独多其庚子勤王事。先是北方义和团盲目排外，政府梼昧，阴纵其所为。于是八国联军海陆驰骛，摧毁我要塞，占领我首都。清室帝后，仓皇播越。而南省督抚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方与列强订约保境息民。夫一国之内，同时有二个以上之主权，此敌人之所祷祝而欣幸，烈士之所椎心而泣血者。仲芳闻变，投箸不能食，绕屋疾走，已而自语曰："决矣！"初仲芳家居于西乡董其坝，置庄田，颇增益保甲，条教以兵法，部勒近庄子弟，束伍练技，月朔一会，操行之期年，路不拾遗，遐迩景附，浸至修文、开州⑥，亦奉承其号令。仲芳目此成资，拟编练勤王军十营，呈报贵州巡抚，愿自备资斧，率之赴陕，邂逅敌人得以颈血溅之。护抚邵积诚大惶诧，密召司道以下共谋所以缓和仲芳者，迁延匝月。会李鸿章北上，和议渐就端绪，勤王军止不行。自是当局惎仲芳能合众，猜防转甚。仲芳雅志亦不欲忤权贵人，遂并所为保甲会操诸制一切解散。

辛亥革命，自治党假临时招募以集事，士不夙练，动作稍稍轶常轨。黠者乘之延请外兵，奉冠酋以纂大政，杀人如刈草，取财尽锱铢。仲芳积不快，发愤纵酒，甫逾中寿，悒悒以卒。

周培艺曰：余与仲芳无素。乙巳莅省，仲芳殷勤款接，谊笃于故旧。迄余亡命去黔，交久而敬不衰。贵州故无报，尽七百万人为一盲哑大集团。云何为盲，世界方急剧变化，而犹抱扣槃扪烛之态度，暗中摸索；云何为哑，社会上任何不平烦冤郁怒，除忍受外，无他法。仲芳止余游学，余因以办报相要，仲芳慨然集资，授我全权。《黔报》⑦创造，余尸其名，然微仲芳，余羁旅窭人，乌能办此。仲芳于家事不甚措意，至经营公益，备极况

瘁。社仓由私人负责，承领官谷二万石，夫人惧诒子孙累，多方谏沮不能得。每曰："壮年积苦亦甚矣，幸老健。盍不自享清福？"仲芳间为余述，因叹曰："儿女子何知曩以失学，故至借途于杀人以求登进，抚躬循省，惭德滋多。今林泉优游，衣食无缺，，拯一人，消一分罪孽。"其不欺良知率此类。吾观逊清季年，官权替而绅权渐兴，其名则主持清议，其事则提倡教育，发展实业，若浙江汤寿潜，江苏张謇⑧，直隶严修⑨，其最著者也。自余各省，往往具体而微。仲芳崛起贵州，遥与诸公相应和；于时地望差次者，有兴义刘官礼⑩。然官礼介恃靖边营，一切倚兵权为出发点，谄正虐下，靡择手段。假公营私，安以无诈？谈者并称于刘，仲芳私切齿。而官礼子显世，世〔肆〕其凶秽，济以阴谋，因缘时会，遂盗贵州，流风奖扇于今为烈。呜乎！令逝者有知，其悲愤更何如也！

注：

①癸酉，1933年。

②蓝即蓝大顺，字朝柱（贵州威宁人）与其弟蓝二顺；李即李永和（时称李短鞑）。1859年，蓝李在家乡结盟起义，进入四川后，占领自贡盐场及附近州县，声势颇盛。拥众达30余万，活动地区达50余州县。

③唐炯（1829——1909），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贵州遵义人。以镇压农民起义为清廷所赏识，官至云南巡抚。后因督办云南矿务鲜有成效而辞职。著有《援黔录》、《成山庐稿》和《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等。

④即今四川绵阳市。

⑤中法战争期间，唐炯曾奉命率滇军参加抗击法军。唐对黑旗军在怀德、丹凤等地的抗法斗争不予支持；后又擅自逃回云南，被褫职逮问，定为斩监候，经左宗棠解救获释，还戍云南。

⑥开州，今贵州开阳县。

⑦《黔报》创办于1906年冬，是目前发现的贵州最早的私营报纸。其主旨是响应清政府的"仿行宪政"，宣传君主立宪和新思潮。主办人为当时贵州农学会会长于德楷，主笔周素园。1909年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以后，

《黔报》因依赖于该组织的负责人唐尔镛、任可澄等，遂成了该组织的喉舌。时周素园已脱离《黔报》，成为自治学社及其机关报《西南日报》的负责人之一。

⑧张謇，（1855—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16岁中秀才，1894年中状元。以办实业，鼓吹立宪著称，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实业家。

⑨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光绪癸未科进士，翰林院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创设贵州官书局，奏开经济特科，改革旧式书院，传播经世致用思想和西方科技文化。后官至学部副大臣、参政院参政。退出政界后，长居天津，创办学校。为南开大学创始人。

⑩刘官礼，字统之。贵州兴义人。同治中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遂盘踞一方。1902年，广西会党入黔，巡抚假刘以兵权，成立靖边营，自任统领。由此发展成为黔西南一大地方豪绅武装势力。子显世，后任贵州省督军兼省长。

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铭　庚辰①

（1940年）

二十六年七月，倭寇挑衅于宛平，欲造成华北特殊地位。我持正义拒之坚，寇以武力相陵。我军不得已，起而应战。是为局部抗日之滥觞。于时寇调发未集，谬谓不扩大事态，实则增兵运械，昕宵络绎，既陷我平津，八月十三日又进攻上海，我国全面抗战自此形成矣。夫寇自明治以来，腐心以谋我。翦琉球，夷朝鲜，毁我拱卫也；攘台湾，夺澎湖，溃我樊篱也。迨侵占东北四省，则履我门阈，窥我堂奥。中央以准备未充，委曲求全，怒我怠寇，早有胜算。寇乃益以我为易与，猖狂骄恣，宣言用兵中国，为时不过六月，动员只需数师。欧美浅识之士，大抵为所蛊

惑。今兹事实所召示，时间已逾三年，数量浸超百万，而官兵伤亡之比例，且日月递增而未已。何哉？我昔弱而今强，已往之碌碌，而目前之铮铮也。盖中华民族敦崇礼让，宝爱和平，苟可折冲于樽俎，宁愿相安乎耕凿。一旦敲加于已，危及生存，顾念轩黄之裔胄，岂甘奴役于丑夷？各抱焦土之决心，共雪戴天之大耻，浡然而蛟龙兴，蔚然而虎豹变，其力量可以排山撼岳，浩浩乎若江河之莫能御也。以言其大凡既如此，析而论之，各战斗单位亦咸能因时因地发挥其特色，或以冒险著，或以机动称，或以勇敢闻，或以坚韧显。而贵州官兵，则见推朴诚果毅。第一百零二师者，第二十五军之旧部。今总裁蒋公于入黔后所改编者也。曩日将领半归淘汰，拔柏君健儒②于闲散之中，立擢以为大将，南北征戍，不恒厥居；训练整顿，壁垒森严。沪战爆发，由豫南调江阴，担任江防守备要塞，旋即增援淞沪，克敌于虹口，激战于苏州河，全师将士之殉国，自此始也。淞沪转进，守备津浦南段，尔后调陕，担任大荔河防，游击晋东南一带。二十七年夏，寇薄徐州，命扼砀山，掩护大军退却。徐州沦陷，敌倾巢西犯，血战七昼夜，弹尽援绝，白刃突围。团长陈怀珍、团附柏建成阵殁，官兵伤亡达三千人。是为本师最惨痛之一大纪念。其后调援南浔，万家岭之战，将士攀越危岩，冒百死以争卫地，鏖扑浃旬，歼敌六千，寇精锐淞甫师团为我铲灭凡尽。时寇之别股进犯德安，凶焰滋炽，乃回师截击于王丝岭，遏其南窜，大军十余万得从容移转新阵地。是役也，我虽伤亡逾千，而所获战果异常伟大，声誉脍炙人口矣。南昌告急，复自东乡驰援，阻击于西山，折而东循抚河、赣江反攻南昌，有向塘之捷。作战弥月，伤亡复众。八月警备衡阳，长沙会战适起，奉命蹑寇湘北，进逼岳阳，与寇夹新墙而军，今且年余。夫以黔人生从山国，来自田间，言语蹇陋，行动拘局，世之自命开明者，方窃窃指目，用为非笑。及夫国难日深，强敌相对，黔人肝脑涂平原，膏液润野草。忼慷

捐躯，前仆后继，视彼所谓开明者，未尝有逊色焉。大抵黔人执事敬，与人忠，颇吸中国文化之精髓，而生活环境又养成习劳耐苦之天性，故其表现为朴诚，为果毅，有不教而率，不言而喻之风。健儒深明此义，而复善运用之，一切以身为仪则，故能功高而同列不忌，部分损失而士气不衰，所以历皖豫秦晋苏鄂赣湘，大小百数十战，伤亡万余人，而常标劲旅，若刃之新发于硎也。顷者，相持之局已成，反攻之期未届，健儒哀悯逝者，激劝方来，度地于贵阳之南郊，建本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鸠工庀材，刻期观成，以书抵余曰，愿有铭也。余虽耄，其敢辞？铭曰：

黔于行省号旁边，豪杰间生古固然。万人心死摧强权，史册光芒见新篇。日可倒兮海可填，血肉拼与钢周旋。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

注：

①庚辰，1940年，

②柏健儒，即柏辉章。贵州遵义人，曾在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王家烈部下任师长。

平少璜七十寿序　丙戌①

（1946年）

贵州自建立行省，相沿号为边省。夫山海限阻之谓边，犬牙相入亦谓边，大抵国界云尔。贵州疆域，积渐从土司开辟，版籍虽不登于地官，其俯就羁縻之日，固已久矣。故究其实，不当名边省，而亦历古未尝罹边祸。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倭寇深入之第七年也。雄关要塞，悉被挟制，通都大邑，横遭蹂躏。兵威所极，

杀人如草。又运用阴谋，树立汉奸政权。士大夫之苟得亡耻者，夤缘北附，覥颜事仇。民族生命，危于累卵。尚赖领袖贤明，国策素定，千艰万险之中，力持以强毅坚忍，淬砺军民，败而不挠。于是，世界舆论，崛起援我。民主国家，决心助我。敌人知其然也，不惜赌孤注于一掷，发动太平洋战事，消灭英美远东势力；又利用苏日协定，抽调其在华主力之关东军，悉锐南下，突长沙，残衡阳，略桂林，占柳府，烽火达于贵州。中央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进驻贵阳。参谋总长何应钦亦以视察形势莅黔，颇闻战守机宜，待决于军委会某要员。某要员者，曩守长沙，以焦土政策自表异者也。敌人兹役，本以完成大陆交通线为帜志，顾器材缺乏，技术与人力亦相当困难，虽攫取军事一时之胜利，终无法实现其企图。敌人欲巩固已得地区，安全其反围，分遣别动队，百十为群，纠合汉奸，裹胁土匪，向我无防御城市进攻。十一月下旬，警报狎至，黔东南十余县②相继沦陷。近者窜扰独山，距会垣三百里。口政府下令疏散，局势已面临恐怖阶段。十二月二日，省参议会开谈话会，议长平刚谓省主席吴鼎昌③曰："敌军情况，当局非不明了。既知人数无几，何故自惊自扰？万一大股来犯，将如之何？闻汤④意欲凭城作战，此尤荒谬。死守城池，乃侥然不得已之事。今弃山川天然之险，捐地形以予敌，是自毁也。前失大山塘，犹得诿为调发未集。现城内外大兵云屯，何不督率反攻，收复要隘？"吴不能答。已而，紧张益甚，流言孔炽。当局又有新决定。吴鼎昌曰："是不可不使民众知之。"四日开会于南明堂，平刚复言曰："今日之事，敌本不暇争及贵州，时见我苍黄〔仓皇〕失措，恐将弄假成真。为今之计，只有刻期反攻，驱敌出大山塘以南，构筑工事，以待最高统帅之后命。乃总司令安居后方，唯知强迫疏散，同时又要求人民迅急团结，佐助军队。试思妻离子散、扶老携幼之民众，痛苦不堪，能向之谈组织乎？"某要员面斥刚身为民众代表，义应鼓励民众，今出此沮

丧之言，殊属糊涂。某虽振振有词，是夜军事会议，卒推翻新决定，而采用刚策，兼程前进。未几，遂有独山之捷⑤，敌军引退，全省肃清。夫战，气也。气盛则前，气馁则却。一鼓作气，有发于自动者，有激之使然者。乍却乍前，局外以为不可思议。心理变化，俄倾间耳。局势好转，黔人无男妇老幼皆曰："省参议会真能代表民意，平刚真有大造于我！"即平日訾议刚者，亦翕然同声称颂也。盖所谓新决定：北守乌江，西守盘江、鸭池河，贵阳不拟以资敌，则付之一炬。当局自谓严守秘密，其实街谈巷议，已遍传人人之口耳。曲突徙薪，于君亲见之矣！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敌军缴械投诚，举国欢庆声中，黔人以未经残破，傲然自喜。今年十月，为君七十寿辰。参议员谋所以侑觞者，征序于余。余曰："即此足以寿君矣！"三不朽之业，立言居其一。后人误解立言为善书。夫皓首穷经，分文析字，虽汗牛充栋，其于立言也何有？如君之慷慨陈义，一鸣惊人，可谓有立言之实质矣！因备书其事，祝君之不朽。至外传云云，盖好事者增饰溢美之词，未可以厚诬君子也。

注：

①丙戌，1946年。

②日军侵入地区系黔南的荔波、三都、丹寨、独山、都匀五县。

③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原籍浙江吴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先后在清廷和袁世凯政府中参与主持财会金融事，官至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1926年曾任《大公报》社长。1935年任实业部长，为新政学系首领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国民政府第四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1948年任蒋介石总统府文官长。1949年到香港，次年病死。

④汤，指汤恩伯。

⑤从12月4日晚起，进击贵州的各路日军后撤。8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至10日，贵州境内已无日军。由是被国民党官方宣传为"独山之捷"或"黔南大捷"。

《毕 风》序 戊子①

(1948年)

贵州，古南夷地，乌江流域大抵且兰②旧壤也。汉发兵击南越③，且兰君不用命，武帝使八校尉诛之，平南夷为牂柯郡。历代以其险远，羁縻勿绝而已。毕节之见正史，始于明傅友德④征滇之役。其后奢香⑤开九驿，大兵沿驿路屯田，军事力量既已深入。永乐十七年⑥，遂分贵州为四府八州，规制一如内地。诸公口口毕节犹以卫名。夫县者，以政区划；卫，则军事系统。当日形势，书缺有间。吾人想象推断，逆知军权高于一切。逮改卫为县，迁客云集，工商勃兴，学校蔚起，文化骎骎发展矣。夫以广义言，衣食住行皆文化之一体；以狭义言，学问文章尤文化之结晶。网罗其放失，荟萃其菁华，刊印流布，亦敬恭桑梓之一道也。糜子君牧⑦从事于兹有年，采访无间，寒暑抄胥，不舍昼夜，勤勤恳恳，视为毕生事业之一部。远者无征，自清乾嘉以降，得二百五十二人，人各系以小传，仿郑子尹《播雅》例，专收歌，间附韵文、联语，定名曰《毕风》。尝论古今作者之林，太上尊思想，其次贵技巧，其次因时间空间之关系，亦往往各自名家。集体著作不然，或代表派别耶，恒有共同之宗仰；或代表地域耶，率有共同之倾向，于若干不同之个体中，可以抽出其共同点。唐风之啬，秦风之悍，郑风之淫，此宁叶于中道。尼父⑧删诗，存而弗翦，将毋有取于客观之实际，而文字工拙非其所注重。与读《毕风》者，本此意以求之，庶不昧糜子编辑之苦心矣乎。

注：

①戊子，1948年。

②且兰，战国、秦至汉初存在于今贵州省境之古国名（一说古部族）。据《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庄蹻溯沅伐夜郎，椓船于岸，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名且兰为牂牁。然其地域范围迄今仍无定论。

③南越，秦、汉时存在于今华南之古国之一。

④傅友德（？—1394）明初将领。元末参加刘福通起义，后归顺朱元璋，从偏裨升至大将。洪武初，取蜀征滇，完成统一，封颍国公。朱元璋诛杀功臣时被杀。

⑤奢香（1361—1396），明初水西彝族土司宣慰使霭翠之妻。辅佐其夫，归顺明朝，主张民族团结，反对分裂。1388年霭翠逝世，奢香正式代袭其职后，加强与中央政权的经济文化交往，使水西社会得以较快发展。

⑥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

⑦糜君牧，毕节人。

⑧尼父，即孔子。

《素园文存》自序 丁亥①

（1947年）

儿时经书卒业，先君子授以《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钞》，后又得宜兴储氏所选《国语》、《战国策》、《史记》、《西汉文》读之。丙申② 游贵阳。时方崇高姚姬传《古文词类纂》，因并及王益吾③、黎莼斋④ 之续选。戊戌⑤ 作《杨欣姑哀词》，执【挚】友王子俊见之，大诧曰："别来几日，居然桐城派！"余殊不敢自信，亦良不欲以此自画。中年汎滥古今专集，私契方望溪⑥、曾涤生⑦，王壬南三家。晚而得余杭《章氏丛书》，⑧ 精深博大，叹观止矣！近今文人，识桐城马通伯、姚叔节，新城王晋卿⑨、汾阳王书衡⑩、侯官林琴南⑪。马姚笃守其乡先正矩矱，晋卿稍宏肆而风骨

未遒，书衡独优于骈体，琴南自毙于小说。以视太炎，譬培塿之望嵩华也。窃尝私语朋侪，生与太炎并世，吾辈自当搁笔。然学问事业，了不异人，唯此区区，犹擅一日之长。杨子云⑫所谓壮夫所不为者，吾则舍是无以为也。老来杜门检点旧作，芟刈榛楛，录其可存者数十首，聊志岁月，兼示儿曹。文章，天下之公器，局宗派者、固拘囿地域者尤隘。吾乡妄人谬欲自居于作者，而牵师老夫目为黔南三杰。清康熙时，湘人标榜十家古文。姜宸英⑬与其友洪虞邻书，谓两湘自洪永⑭以来，三百余年，不过王子充、宋景濂⑮、方希直、王阳明⑯三四人，其余谢方石、茅鹿门⑰徐文长⑱等，尚具体而未淳。不应浙东西一水之间，一时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厕九人之列。谨援斯例，郑重声明：后有览者，庶无㸚焉。同县刘熙乙、裕远昆弟，力任剞劂，固辞不获，附此致谢。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周培艺。

注：

①丁亥，1947年。

②丙申，1896年。

③王益吾（1842—1917），名先谦，号葵园，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编有《续古文辞类纂》，著有《虚受堂文集》。

④黎莼斋（1837—1897），名庶昌，贵州遵义人，初学于郑珍，后入曾国藩幕。先后充任清政府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参赞，旋又两次出使日本。任内搜集我国散佚之古籍，辑刻成《古逸丛书》共26种。著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编有《续古文辞类纂》。

⑤戊戌，1898年。

⑥方望溪（1668—1749）名苞，字凤九，号灵皋、望溪。安徽桐城人。清著名散文家。

⑦曾涤生（1811—1872）即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湘军首领。善书法、散文。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⑧余杭《章氏丛书》。近代民主革命家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

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

⑨王晋卿（1036—？）名诜，山西太原人。北宋著名画家，兼工书法及诗词。

⑩王书衡，本书《继室肖君哀词》一文中有注。

⑪林琴南（1852—1924）即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文学家。

⑫杨子云，即扬雄（前53—后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蜀郡（今四川）成都人。

⑬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清文学家，工诗古文，精书法。

⑭洪永，即明初洪武、永乐两朝。

⑮宋景濂（1310—1381），名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文学家。

⑯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名守仁。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⑰茅鹿门（1512—1601）名坤，字顺甫，号鹿门。明代文学家。

⑱徐文长（1521—1593）名渭，字文清，更字文长。明代杰出画家、戏曲家。

为闵华甫上林赞虞抚军条陈* 甲辰①

（1904年）

某闻大臣之公忠体国也，必将有不鄙夷其地与民之心。积贫而可使之富，积弱而可使之强。往在咸同②之际，东南尝糜烂矣。粤寇③俶扰，飙举风驰，武昌三陷，百物荡尽。胡文忠④起

---

*本文为作者代闵华甫上贵州巡抚林绍年之条陈。闵华甫系闵世荣的字，浙江人。时以州吏目分贵州试用，最后任广西泗城府知府。

而振之，治军察吏，雄镇上游，卒收戡定之功。近岁联军之役[5]，直隶首当兵冲矣，腥膻错处，动辄得衅，贤才裹足，志士寒心。袁宫保[6]起而振之，嘘枯吹槁，纲维百度。凡诸新政，常为天下先。时事虽殊，所以淬其民而用之者，岂非一道哉。黔之为省，僻在偏隅，其形势轻重，诚不足以方鄂、燕[7]，而所遭之变，亦未若斯之甚也。顷自帅节量移，驺从西来，草茅之士，喁喁望治；趋走之员，延颈待命。某不肖，曾辱一日之知，久淹兹土，颇悉情形，欲妄有所陈说，惧蹈出位之愆，徘徊趑趄不敢自决。复思念江海所以成其大者，惟汇众流之归；圣哲所以成其智者，惟务迩言之察；况大人弘奖庶类，陶铸群伦。先民有言，请自隗始。使倾听下风者，谓谫陋如某，驽下如某，大人犹采其刍荛，而假以颜色，则嘉谟辐凑于左右，而股肱心膂之寄不可胜用矣！大抵更张百务，首重筹款。筹款莫若开矿山、造森林，其次则改革盐税，整顿厘金，立法非难，得人斯理。若夫事有不容稍缓，费有俯拾即是，不烦擘画，坐起弘规，厥有四端，谨为大人陈之：一曰游学宜资遣也。今日学务之宜研究，实业之宜讲求，无智愚贤不肖皆知之，然百闻不如一见，故各省资遣出洋者，联翩络绎不绝于道，而贵州独阒如。辛丑[8]之秋，尝议资遣，费绌中止。愚观府、厅、州、县，皆有所谓教习，皋比坐拥，时事不知，馆谷岁二三百金不等，徒以津贴陋儒，见好顽绅。今诚檄各属一律停请教习三年，而提款解省，由省招考，遴选志趣远大、身体充实者，资送出洋；其候补中有自奋壮游者，亦予资遣，或速成师范，或潜心专门；学成而归，各授职任。如此一转移间，可得无数实用人才矣。一曰官报宜创设也。耳目多见闻，草野亦有通才；风气久闭塞，闾阎常虞梗化。办学堂则訾为洋教，开矿业则沮以风水。外宾游历，惕息保护。教堂诡异，谬说相承。此皆闇于大局，无以瀹其智慧之过也。夫民报放言高论，容有急激之虑，官报则宗旨纯正，毫无流弊。印字

机器，不过千金。按期出版，可以广售公益，书局当事，且乐助其成。四川官报，上宪亦代为派销，则何如自操其权，自主其事，需以岁月，人人洞悉大势，痛陵夷而思奋发。各种有益事业，不待鞭策，而一切民教之纠葛，更无烦过计矣。一曰警察宜举办也。盗贼公行，良民不得安其居；会匪充斥，孱民常恐罹其毒；故纳赂者无恙，抗颜者破家。社会表面虽尚宁谧，实隐含愁苦之象；猝有一旦之虞，其患何堪设想！是宜创行警察，用资保卫，然后贫者得安其业，富者肯出其财。先试办于省会，推之各府，推之各厅、州、县，推之各乡村市镇，大抵繁盛冲要者，厥数宜多；瘠苦僻陋者，厥数亦减。其费则裁汰原有绿营，移兵饷充之。不足，然后敛之于民，取足则止。夫稍出捐税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民亦孰不乐此。至于团练、保甲，悉宜罢去。团练可以为暂，不可以为常。保甲徒有其名，驯至无其实。今一切更始，则庶民之耳目一新矣。一曰练军宜归并也。黔省方制千里，犬牙相入者四省，常以镇远、兴义、古州⑨、威宁为重镇。然自建设行省以来，黔中有乱，从未闻以本省兵力自平之者。良由零星分防，仓卒调发，万不足以成劲旅。乃者变故纷乘，各省自救不暇，四邻之援何可常恃？目前广西告警⑩，沿边肝食脱令，豕突狼奔，谁复能相遏制？宜于开办警察后，举弹压匪徒、保卫地方，悉以责之。抽出兵力，聚于一处，一方有急，全神注之，然后战守稍有把握。无事则分班巡防，周历险要，勤课操练，讲求步伐。帅节时出不意简阅之，稍奖其劳者而罚其惰者。纵不必侈谈远略，亦可聊固吾圉矣。方今新政，条目经纬万端，然而地异宜方殊，俗行之必以其渐为之，必期可继朝廷之责备，士民之仰望。大人虽谦让未遑，而时势有所不许。何则？风气者，相迫而来者也。即动乎彼，必发乎比，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先时者捷足而登，后时者望洋而叹。大人扬历中外，综揽全局，推行次第，知己熟劳荩筹，托在宇下，窃乐观德化之成也。某株守黔

省，忽忽八年，困踬泥涂，欲飞无翼。东望瀛岛，常思置身其间，增进智识，效竹头木屑之用，瞻大贤之清光，竭一得而请愿。大人以为有可采也而进之，则某之幸已，以为无可采也，而诃之，亦某之幸已。敢再拜献书以闻，惟大人恕其狂惑焉。

按：林氏以裁缺云南巡抚，移署贵州。得华甫此书，击节称赏。受任逾月，遂定省会资遣长期专门学生二十名，外属各派速成师范学生一名之议。斯举也，裨益贵州前途，良非浅鲜。余虽为他人造机会，顾恒以为愉快也。

注：

①甲辰，1904年。

②咸同，指清咸丰、同治年间。

③粤寇，指太平天国起义军，

④胡文忠，即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先后署贵州镇远、黎平等县府，多次镇压苗民等农民起义。1854年春，擢贵东道员，率勇赴湖北、湖南镇压太平军。后因功官至湖北巡抚，全力支持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有《胡文忠公遗集》。

⑤联军之役，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⑥袁宫保，即袁世凯。

⑦鄂、燕、指湖北、河北。

⑧辛丑，1901年

⑨古州，今贵州之榕江县。

⑩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起义，波及黔桂边区。

为黄济舟①与刘统之论筹办贵州矿务总公司事宜书　乙巳②

（1950年）

某以不才，滥竽讲席，虎帐咫尺，企慕良殷。正拟裁笺致候，适奉遗普安③绅界书，忧宗周之将陨，亟合群以争存。微公

大力，固不足以举此。夫列强之协力以经营中国也，亦既有年于兹矣。举凡海陆险要、天府奥区，大都布算而乘除之，悬衡而轻重之。瓜分之图，均势之论，喧阗腾播于人人之口。是故主权者，一法律上之名词也；国土者，一地理上之名词也。哀我同胞久已续波兰之覆车，循非洲之遗轨。及占领之未实施也，是吾一线之生机也。今之负乡望、为民表者，禹步而舜趋，塞聪而掩明，堤溃防决而营谋私利如故，栋折壤崩而粉饰太平如故。以普安言之，拥上腴、挟重赀者，未尝无其人，一闻创办总公司，则舌挢而不下，口噤而不敢发声，嗟呼！嗟呼！邦之兴无他道焉，兴于一般人民咸有国家之意识、权利之思想也；邦之丧，亦无他道焉，丧于一般人民胥无国家之意识、权利之思想也。昔者，德人躏巴黎名都，索巨额赏金，俾斯麦以日耳曼民族智识程度逊于拉丁民族，终不敢攘而有之。若英县印度，法墟越南，则诚不虑此，何哉？彼最适于为奴也。方日俄战事初起，某亦尝攘臂宣言，谓他日和平恢复，影响于我至巨。所可冀幸者，英、美素主门户[4]开放，以安坐吸我膏髓为利，或相持莫肯发难。吾人求救亡之术，惟有一德一心，组织团体，化除私见，共谋公益。以资望之浅，能力之薄弱，徒招非笑，一无所成。及来普安，满拟捐弃万事，专心于教育，尔日读公书，竟不知头脑何以激刺而不宁也，血脉何以偾张而不能自主也。浃旬以来，对于绅耆，则敝舌焦唇以相聒，对于长吏，则乘机因势以相导。此间司马方君亦力主假定之说，谓股分虽非朔，年年能召集，得先出奏，可免外人觊觎。大抵兹事滥觞于兴义，响应于普安，浸淫遍及于全省。有公之志，而无公之才，固不足驱役群力；有公之才，而无公之望，亦不足慑服人心。天未忍黔民沦胥涂炭，故使公耄老康强，将障逝水而东之，挥夕阳于已坠。如某之愚，何敢更有所论列。虽然，社会者，人与人相积而成者也；一人不尽其义务，即为对于社会而不有其责任。义务无常，责任无常，或则执行，或则讨

论。言而可用，土壤成泰山之高；言不可用，谬见亦真理之母。故凡某之所欲陈说者，可分为二类：曰公司直接之关系，曰公司间接之关系。公司直接之关系有三：一、利用官场。吾国为专制政体，人民习惯于服从，士绅百呼之而不应者，一皂隶督责之而有余。大抵开通之民，流血以购自由；塞野之民，非干涉几无以为生，此限于进化阶段，无可如何也。诚得良有司诱掖而提倡之，集款不劳，收效甚大。度今日官吏，自道、府以下，其不倾慕声威者鲜矣！公察某某可与言也，而以时局之阽危警告焉，义闻之传播激发焉；某某可以名致也，而以上峰属耳目，作有为之气焉。下民怀遗爱，动甘棠之思焉；某某可以利劝也，而以特别之益酬其劳勚焉；优先之股，尽其售买焉。彼官场虽有多数约，其途不入于彼，必出乎此，叩一本而百枝摇,叩一发而全神动。以此办事，何事不济？此公司成立之方法一也。一、联络正绅。主动在官场，分任仍在绅耆。十室之长，必其智足以剖十室之是非曲直，然后众从而听命焉。尤智者，所长尤众焉。一州邑之大，岂无人才崛起其间。去其庸惰与其顽固，则十得四五之选也。考以乡评，验以实事，则十得二三之选也。昔者粤、捻之纵横，苗、回之恣睢⑤，所在城堡团练杀贼，草莽英彦多因以起。今日灭种之痛，大于内讧，召殿之艰，未甚拒敌。然不闻奋袂直前、拔帜特立者，难与虑始。自古所叹，非豪杰之士，固莫敢为天下先。公创其基，人亦孰不乐观厥成？是在我公殚数日之见闻，劳幕府之笔札耳。此公司扩充之手段二也。一、赞助游学。公司重要分子，莫如技师，现时不能不借才于外人。夫借才之效，则亦略可睹矣。以下驷而要重聘，以非类而怀异心。开平之矿、漠河之矿，号为成效卓著，然使外人自开之，而自理之，其获利当不止倍徙。人常处其明，我常处其暗；人以客而握主之权，我以主而寄客之位，漫漫长夜，良可太息！近畿且然，更何论贵州？以今日学务之紧要，师范之缺乏，抚军通饬各属，尚不免观望，况矿

学之难卒业，动需数年，筹费辄以千计，谁肯过而问焉？虽然，某有一策于此，凡学矿业获有学位者，除由公司预约延聘，优给薪资外，并许将已用之学费核实，发给股票，特别奖劝，人皆乐趋。此公司持久之计划三也。公司间接之关系：一、号召志士。四民之中，士为称首，风气所及，必士先受其影响。十年来国际之侵略日剧，人民之知识日开，旧时埋首陈编之士，皆思乘时树立，一洒虚声之耻。其活动于一社会中者，或以沦其私塾，或以淑其侪类，始而弟子慕效之，继而里党推重之。此少数之志士，实挟有造成舆论之潜势力。然分居散处，终无团结之日，斯其效亦局而不弘。又其甚者，或道义自高而耻于相下，或意见各持而不免牴牾。惟公张天网以罗致之，剂五味而调和之，广其孤陋，化其偏私。彼士也，日困于庸耳俗目，混混焉而不见成功，一旦得大力者之助我也，其精神之奋兴可知矣。由是众志定而呼应灵，阻力减而蕲响壹，率百千万亿欲为不得为之众，而领而导之，沛然若引决河之东注。盖转移之微权，莫要于此。一、筹设报馆。凡人之情，不闻则不知，不见则不明；不知则东西可以易位，不明则黑白可以变色。乡曲拘迂之士，昧于大势，虽痛哭流涕，日语以外人之束缚我，羁轭我，而其不信如故。无他，非所习而已。输送文明之利器，莫良于报馆。今日吾国报界之发达，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其进步实迅速，而可惊然以四万万之民众，仅持此寥寥百家之报馆，其阅报人数不过千人得一耳。此其故，或由道远不易购致，或由文烦不便省览。今诚订购机器，礼罗文人，择要记载，逐日发行，黔人之智慧已足牖，黔人之灵明而有余。知个人主义之不适于生存也，则公益事业，自然争先着鞭，盖鼓吹之妙用，莫切于此。一、推广演说。报馆势力所及，仅中流以上之社会。欲使一般人民咸变迁其思想，非演说不为功。夫一般人民，脑筋简单，骤予刺激，不难转换其倾向。抑演说之推广也，视筹备报馆尤为易易，毋待募集资本，毋须精求人才，公只片言提倡，

期月便可风行。勿论公司开设迟速，兹事似宜亟举。盖根本之改革，莫善于此。昔曾文正[6]以在籍诗郎奉旨筹办团练，卒开湘军规模，立扫荡粤、捻之基。人第见其功业之烜赫，而不知其历尽艰辛，受尽揶揄。故文正与友书曰：虹贯荆卿[7]之心，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弘[8]之血，览者以为顽石。成就益大，困难益甚。惟坚忍不拔，乃能有济。规划宜远，必不能求合于众人之议论。责望无尽，必不能侥免于流俗之讥评。斯又我公精心毅力所独当其冲者也。某驽下，胸中所欲言者，尚十百于此。而言之不能达其意，非大君子之前，固不敢尽情倾吐，惟公不忘旧好，开示大计，岂惟某拜嘉惠，凡在下风，孰不钦承硕画。暑假有暇，拟晋谒台阶，面叩方略。先此布臆，伏惟垂察不宣。

注：

①黄济舟，贵州贵阳人。贵州自治学社成员。原名德铣，后流亡北京。

②乙巳，1905年。

③普安，今贵州省之盘县特区。

④门户开放，即1899年9月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维护各国在华特权，缓和争夺中国的矛盾，并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为原则，使美国在与各国的争夺中，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

⑤分别指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后的太平军、捻军、贵州苗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

⑥曾文正，即曾国藩。

⑦荆卿，指刺杀秦王之志士荆柯。

⑧苌弘，系周景王、敬王时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为婚姻，在晋卿内讧中帮助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前来声讨，他被周人杀死。

关于传教条约之研究*

（1907年）

立约之国有八。俄、英、法、美、德、瑞典、那威、丹、荷、日斯巴尼亚（一作西班牙）、比、刚果、义、奥、日本、秘鲁、古巴、葡、韩、墨西哥共二十国。瑞、那今合为一；韩新折入于日本，不得自理外交，故云然。而关于传教者十一。俄、英、法、美、德、丹、荷、日斯巴尼亚、比、义、葡。其瑞典、那威、刚果、奥、日本、秘鲁、古巴、墨西哥七国则无之。语意皆极明了，无甚深微难知，而行政官束书高阁，漫不訾省。遇民教相争事，率抑民伸教，以苟安目前。蓄怨毒不平之气，积久必发。则教案之出，乃辱国体，损国权，滔天扬尘而不可收拾矣。语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其然哉？比者，时局日益倾危，交涉迭见失败。我退则彼进，骎骎焉轶乎常轨之外。机牙之肆应，偶一不慎，即予人以口实。有地方之责者，宜如何悉心讨论，以求御侮而尽职。记者不敏，辄甄录咸丰八年① 以来与各国立约关于传教之条款，都为一篇，加以研究。公余之暇，倘一浏览乎，或不无小补也。

咸丰八年中俄条约② 第八款：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

---

* 本文原载丁未(1905年)十一月十三日《黔报》，原件已无法查找。转录自1908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二号《宗教》栏，是周素园担任《黔报》主笔时在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之一。《东方杂志》转载时未署名。作者在解放后所记《光明日记》中，曾提及写了此文。文中所引的条约文字，均系作者当时所得见的译文，未与条约正式文本相核对。文中夹注是原有的。

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

记者按：曰"行善，彼教公共之目的也。"然善有善之界说，怙势揽权者，非善；偏听徇私者，亦非善。彼要我承认其目的，而其所施行之手段或与其目的相违反，我可以随事正告之，无所用其含糊也。曰"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则是传教之人亦自有其不安分者可知，则是传教而不安分之人，我即不能一体矜恤保护可知。且我为矜恤保护者，彼为被矜恤保护者，主体、客体厘然分明。至于"欺侮凌虐"，唯闹教风潮剧烈时，或一有之。若平日则决然无是也。曰"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即谓未犯法律之人，可以得宗教信仰之自由；若其人行为为法律所否认，是即不安分之证据。我固依据法律而禁止其传习。曰"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果系良民与否，漫无一定之标准。然与上文"安分传教之人"一语比照，则我当日订约大臣固已灼见流弊，防微杜渐之意远矣！

是年中英续约③第八款：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记者按：英约大旨如俄约，而词意较简括，足见擅外交之能事。"待人如己"，固宗教揭橥之帜志。然约章之所谓"己"，实以教士自身为标准。"己"果善，率人以为善，是吾社会所欢迎者也；"己"如不善，则变本加厉，自难享"一体保护"之权利。不得"刻待"，指传授者而言；不得"禁阻"，指习学者而言。而必以"安分无过"一语为归宿，则称物平施之道也。

是年中法条约④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

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记者按：法兰西以旧宗护法自居。而承乾嘉以来，厉禁天主教之后，故致其反复丁宁之意。曰"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此义何待言。即非奉教之人，凡为中国国民，中国国家皆有保佑其身家之义务。曰"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此亦无待言。中国国民苟不逋租税、连狱讼，其动作行为皆得享无限之自由，国家并不过问。曰"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循规蹈矩之人，即安分无过之人，亦即未犯法律之人，本无所用其查禁，更何所用其惩治。反之，而循规越矩，则主权在我，固不得以信崇彼教之故而异其操纵矣。

是年中美条约⑤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记者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先圣之微言。从消极的一方面解释"恕"字；"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彼宗教之大义，从积极的一方面解释"恕"字，诚如是。则种界平等、国界平等，大同太平之世，吾党所最希望也。至本条当注意处，尤在"遵照教规"一语。平民对于法律而有服从的义务；教民则法律之外，并有服从教规的义务。法律只制裁其行为，教规且拘束其意志。教民虽未犯法律，若地方行政官能确指其不遵照教规之点，可以通告主教而纠正之，亦弭患无形之术也。

咸丰十年中法续约⑥第六款：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记者按：此条语气，颇为严急。盖当圆明园灰烬后，为城下之盟，故一意怀柔之也。据侯官严复氏所言："天主教之准仍旧传布，及发还地产一款，为法文原约所无，而独中文有之。吾国议约者不识西文，姑弗深考，孟浪画诺。迟之又久，彼教中人，得运动于法之政府，遂于修约时转译华文，羼入新款。"（见丙午年外交报第五号。）此且不具论。苟其明载于约章，我即负有履行之义务。然无论如何严急，亦不过曰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夫查拿而至于滥，是行政官活动于法律范围之外，以意为重轻，固中国国法所不许。予以应得处分，是使之对于国法而负责任，非使之对于教会而负责任也。曰"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租买田地"，只限于建造之用。其非建造之用者，仍不得自由租买甚明。

咸丰十一年中德条约⑦第十款：凡在中国者，或崇奉或传习天主教暨耶稣圣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

记者按：德约同于法。法以传教之事，中更失败，故虑之也。审德与我开始交涉，而又有法为之先，随事可以援例要请，故其详略不同。

同治二年中丹条约⑧第八款：丹国民人，传授耶稣圣教，果系安分无过，中国官员不得刻待阻难，均应保护相安。

记者按：丹约只言传教士，不涉教民。从一方面研究，则教民者，中国国民之一分子，本无加入国际条约之理。故本条所规定，持与以上之诸国条约相衡，犹为比较的得体。从一方面研究，中国国家并未尝以条约漏叙教民，遂于丹马〔麦〕传教士之信徒有歧视薄待之意。至于“保护相安”，尤当分别观之。保护是官吏之专责，相安须官吏教士之同意。官吏尽其职务矣，教士或多所挑剔；教士已极和平矣，或从而放弃其曲其直，乃属于临时发生之问题也。

是年中荷条约⑨第八款：荷国所奉基督圣教即耶稣天主教，传教之士，若安分传教，在内地中国官一体保护。如中国习教民人犯中国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如无过犯，不得刻待禁阻。

记者按：荷约词意，绝无丝毫含混。盖缘事实上之经验，促我外交之进步也。“中国习教民人，犯中国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凡与各国立约，无不含有此意，亦无不默许而公认者。徒以约章未经显揭，怯懦无识之地方官，震慑于保教之明文，乃至不能执行律令惩办过犯之教民。不平愈甚，反抗愈烈，横溃旁决，职此之由。今于条约继续期间加以说明，虽非改正之必要，抑亦补救之所有事也。

同治三年中国日斯巴尼亚条约⑩第六款：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守法，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记者按：参看中英续约第八条。

同治四年中比条约⑪第十五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十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崇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

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记者按：参看中法条约第十三款。

同治五年中义条约⑫第八款：义国民人传授天主圣教，果系安分无过，中国官员不得刻待阻难，均应保护相安。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惩治。

记者按：参看中丹条约第八款、中法条约第十三款。

同治七年中美续约⑬第四款：原约第二十九款内载耶稣基督圣教暨天主教，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不可欺侮等语。现在议定是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至两国人之坟墓，均当一体郑重保护，不得伤毁。

记者按：从表面上观之，此为双方同意正式的协约，而事实上不然。"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至于不幸而有欺侮凌虐，则中国国家即应负损害赔偿之责任。此征诸历史上屡见不一见者也。"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考之近年之报章、私家之著述，则屈抑苛待情形，令人不忍卒读。而美国国家坦然行之而不疑。所谓"以昭公允"者，毋亦徒有其名耳！

光绪十三年中葡条约⑭第五十二款：天主圣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全获保护。其安分无过者，大清国官不得苛待禁阻。

记者按：参看中英续约第八款。

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三款："中国之意，教事必须详细商酌，以免从前嫌衅滋事，将来复萌。倘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此事，尽力妥筹办法。英国允愿派员会同查议，尽力筹策，以期民教永远相安。"

记者按：此义和团肇祸之翌年，中国国家长顾却虑，知保教之严，适以启仇教之渐，故预著活笔，而异日筹商补救地步。夫人当感情用事时，而务自裁抑，剖析真理，尊重法律。此等观念，或俟诸教育普及十年后，固非可责诸今日一般之人民也。且滋事之由，恒起于民；而嫌衅之由，则多起于教。惟英国国家亦知其然，故承诺倘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此事，尽力妥筹办法，英国允愿派员会同查议，尽力筹策，以期民教永远相安。此世界之公义，人道之极则也。特所谓尽力妥筹办法者，荏苒数年，迄无成说。谁秉国钧，亟宜及时图维矣。

光绪二十九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⑮第十四款：

耶稣、天主两等基督教宗旨，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已者，亦必如是施于人。所有安分习教、传教人等，均不得因奉教致受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无论华、美人民，安分守教、传教者，毋得因此稍被骚扰。华民自愿奉基督教，毫无限止。惟入教与未入教之华民，均系中国子民，自应一体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和衷相处。凡入教者，于未入教以前，或入教后，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凡华民应纳各项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纳。惟抽捐为酬神赛会等举起见，而与基督教相违背者，不得向入教之民抽取。教士应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中国官员亦不得歧视入教、不入教者，须照律秉公办理。使两等人民相安度日。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户，以备传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

记者按：以本条规定之详细，而地方有司，犹复预事颟顸，不知所措，真可谓全无心肝者矣！曰"入教与未入教之华民，均系中国子民，应一体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和衷相处。"不过

于原有缁流道家之外，多此两等名目。官吏之待遇之，一如其待遇缁流道家者可矣。曰“凡入教者，于未入教以前，或入教后，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入教之目的，有两类：一良民之求庇者；一莠民之利用者。由前之说，则原于我之失政；由后之说，则原于我之失刑。至谓诚心信仰，吾敢武断其千不得一也。然执因穷果，良民以求得庇荫之，故相安而无所干忤。莠民以扩张利用之，故相搏而无所不忤。浸假入教信徒，遂只见有莠民，不见有良民。是故明白事理之神甫、牧师，于犯法在前者，有坚拒弗受之事；于犯法在后者，有追令脱籍之事。各省成案件，往往见之。我果欲达强制执行之目的，彼决不干预过问，亦决不容其干预过问也。至于酬神赛会耗财废时，为吾国莫大之敝俗。治化进行，当严申厉禁。不特教民不准抽取，即平民亦应不准抽取。曰“准在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范围甚明，无待诠释。倘有私买矿山等事，即属于违背条约之行为。曰“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则是教会公产，备传教之用之房房地基，犹必经地方官之署诺，乃得租赁及永租。若以私人之资格，暧昧交易，在法当否认之。

闻诸法学家曰：国内法者，规定国以内关系之法也。国际公法者，规定国以外关系之法也。传教属于国内法之一部分，条约属于国际公法之一部分。以应规定于国内法之事，而羼入国际公法，聚九洲铁铸成大错，此即最初失败之原因也。条约成立之原则，以文字与文字相结合，实为权利义务确定之证书。故无论为同意订结的条约、为威逼订结的条约，皆只能于有文字处发生效力，决不能更于无文字处发生效力。而外人之要我往往出乎条约原文之外，一漫应之后，且相援为成例，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此又第二失败之原因也。

日往月来，彼长此消，人为纯粹的权利国，我为纯粹的义务

国。不对等条约之结果，其势力已膨胀达于极点。迄于今即补苴罅漏，抑亦未易言。然侯官严氏不云乎？凡物不必大也，就使其物为日用之常，耳目之近，苟求处置而得其方，不可不先为其知物。条约之为物，有性质，有作用，有种类，有解释。惟我主外交者，不为其知物，故谈判之倾，如隔重幕，有承诺其万难允者，有磋商其不必抗议者。我膺民社者，亦不为其知物，故事变之乘，如迷失道，有顽固而以为强项者，有柔媚而以为睦邻者。呜呼！患气之来，必种种原因之凑合，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虽然，条约者，国家与国家交际两方主权相互之行动也，使我非完全无缺之主权，即此亏损之条约，且不能与外人缔结。今以外人责我之履行条约，证我主权之完全无缺，当为国际法学者所公认。及此主权完全无缺之时，自上至下，勤求知物。一方不可不存改正之希望，使前约归于合意之消求；一方不可不负履行之责任，使前约无更伸张其范围。迨至智识发达，政治修明，民之入教也，将以为信仰，非以为权势，则畛城自化矣。若乃创巨痛深之余，犹存得过且过之念，或操之太急，或应之无方。西人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仅自其本力言，其可畏已如此，况益以钢甲铁骑之盾其后，衮衮群公，尚念之哉！

附缔结各约之历史：

英、法、美联军北犯天津。俄罗斯使臣普提雅廷往来津沽间，自居调停，以添设通商口岸为请。钦差桂良花沙纳会同普使在天津订立和约十二款，是为咸丰八年之中俄条约。英吉利自鸦片战役后，已定五口通商条约，后因广东水师械其舟子解省，复构衅。英使额尔金来粤，纠法、美、俄三国，合从称兵，攻陷广州。时扬子江流城方扰于洪寇[16]，朝廷不遑南顾。英使久不得要领，复连〔联〕法、美二国兵北上，攻陷大沽炮台。上命桂良花纱纳赴天津，与额尔金议和，订立新约五十六款。是为咸丰八年之中英续约。

注：

①即1858年。

②指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

③指1858年11月8日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④指1858年6月28日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

⑤指1858年6月18日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

⑥指1860年10月25日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

⑦指1861年以《天津条约》为蓝本签订的中普（鲁士）《和好通商条约》。

⑧指1863年签订的中丹（麦）《天津条约》。。

⑨指1863年签订的中荷（兰）《天津条约》。

⑩指1864年签订的中西（班牙）《天津条约》。

⑪指1865年签订的中比（利时）《通商条约》。

⑫指1866年签订的中意（大利）《北京条约》。

⑬指1868年7月28日清政府出使大臣蒲安臣在华盛顿与美国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

⑭指1887年12月1日中葡签订的《通商条约》。

⑮指1903年10月8日中美签订的《通商行船续订条约》。

⑯指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

贵州血泪通告书*

（1912年）

呜呼！我今日最苦最贫之贵州，一云南之附庸也。我贵州可悲可悯之人民，一贵族之奴隶也。溯自上年迫于川祸，自治党张

---

*1912年3月3日，贵州宪政预备会及地主团练头目勾结唐继尧所部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大肆捕杀贵州革命党人。次日，唐继尧被推举为都督，成立了滇军与贵州立宪派及旧官绅的联合政权。贵州自治学社成员云流星散，纷纷逃往省外避难。该社骨干周培艺、黄德铣、王炳奎等人逃亡重庆，由周培艺执笔，拟成《贵州血泪通告书》及《贵州绅学军商致各省电》，分发各省，将自治学社革命经过及宪政预备会与唐继尧等破坏贵州革命之情形一一叙述，声讨滇军及反革命派，呼吁声张正义。

百麟、黄泽霖以满清官吏身充要差，不爱其位禄，苦心孤诣，联合军界，于九月十三日之夜兵不血刃，继武汉之后而独立。张、黄不敢自有其功，邀集各界在咨议局会议，公认咨议局为立法院，以原有之议员为议员。举新军教练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杨荩诚及新军督队官赵德全为正副都督；复化除意见引宪政党任可澄、何麟书①、黄禄贞、华之鸿②等出而共事。破坏之初，在在困难，一切设施虽未尽完善，然事事推重议会，以人民为前提。窃以为此后之贵州，可以脱专制之敝政，享共和之幸福矣。殊可澄等欲独攘政权，百端播弄，集合在省之三数豪族，设一酒食征逐之团体，自名曰耆老会。即以此会之名义，侵越立法院之言论，阻挠军政府之建设，时而煽乱军心，时而挑动社会，时而提倡公口，使我人民日居于惊惶恐惧之中；张、黄日居于左支右绌之地；犹以为未足，复提若辈在满清时霸据之公款数千金，买通部卒，于上年腊月十五日③，谋杀张、黄。张幸逃出，黄当被戕。是时正都督杨荩诚北伐未归，副都督赵可以势迫，若辈乘此机会使其党人周沆④、戴戡（贵定修生，因图财产谋毙外甥，被讼逃出者）勾结滇军于外，郭重光（江苏知县办清丈田亩事，赃款巨万，捐过道台班，迭被苏绅具控，曾载报章者）、刘显世（兴义劣绅，父子弟兄借团虎霸，人皆切齿）接应滇军于内。遂于正月十四日引云南北伐司令官唐继尧入据贵州省城。在若辈借刀杀人，不过欲遂其贪权怙势之私；而滇军因利乘便，已遂其入室毁子之计。慨自继尧窃据以来，殄灭我军队，骚扰我闾阎，蹂躏我议会，耗费我公款，勒磕我富户，杀戮我志士，戕害我都督，种种残毒，罄竹难书。近闻杨君荩诚奉中央之命，提援鄂之师，回任都督，凡我黔民罔不相庆幸，如获再生。若辈恐杨回黔不利于己，更出其卑劣手段，捏名、捏电、捏事、捏函，蒙蔽我闭门家居及远游在外之父老昆弟，冀陷首功诸人于不能表暴之地，以免奸谋败露。嗟呼！一十三府之财产，徒备滇人之取携；七百万人

之生命，一任滇人之鱼肉。兹将滇军未到时之情形暨滇军既来后状况分别详述；凡我黔人，伏望激发义愤，其筹善策，以出同胞于水火而免亡省之讥，则某等幸甚，全黔幸甚，大局幸甚。

一、反对革命。自治党之宗旨主张共和，其作用在于革命。若辈恃其党人熊范舆、刘显治[5]与依附保皇党之杨度有素，乃发起宪政预备会，以相抵制；复因该党人任可澄、文明钰、周起滨等办理中学，侵蚀万余金；唐尔镛[6]讹借堂弟宗岳财产不遂，唆其叔我圻将宗岳枪毙，均经自治党机关报《西南日报》[7]揭载，与该党机关报《黔报》公报累月辩驳，积怨甚深。反正之前，该党迭次倾陷自治党人；反正之时，该党又为满清沈抚献策，调兴义团营管带刘显世，驰拿革命诸人；派防营统领胡锦棠[8]，围拿陆军学生。殊刘未至而革命已成功，胡甫至而新军适往救。否则热血健儿，早为该党取赴清廷邀功矣。

一、设会招摇。民主国家以议会为最高机关。贵州反正之次日，经各界承认咨议局为立法院，苟非立法院议员，自不足以代表人民。该党所设之耆老会，本在省三数贵族酒食征逐之团体，公然以此会名义侵越立法院之言论，阻挠军政府之建设。政府以民主国家集会可以自由，未之过问，该会竟得寸进尺，刊关防、出告示，干涉政务上事矣。

一、借团敛财。耆老会本私人之团体，虽欲干涉一切，而言论机关属诸立法院，行政事件统于军政府。该会无所事事，乃借练团自卫之名，不经立法院之认可，不候军政府之裁决，擅招团兵七百余人驻扎省中，城门街棚锁钥启闭之权，争归执掌。每月苛派居民每户出银数百金，以至数金数钱不等，月可得八九千金。除团营官兵开支外，全供该会宴饮之需。其有缉匪捕盗诸事，均责诸防军，该会所招之团营唯郭、华、唐、于[9]数家得其保卫，其余各户不唯不能保护，且暗通匪类，坐地分赃。府前街李天赐家月出银一百金，去腊中旬被匪入室抢掳，该团营近扎咫

尺，连报二次，仅来一视。诸如此类，难以枚举。

一、煽惑军心。贵州军队向分新军、巡防，反正时新军亦与有力，故各级官长唯新军升擢为多。若辈得此间隙，摘取两军旧日嫌怨，以及两军薪饷不同之处，或唆两军互相冲突，或给两军自相矛盾。即如发饷领饷，必将各营共领总数先期具领，领获之后，按每名应领额数以次发给。若辈使人布散曰：某日闻已往领，何以迟至今日始发，是勒饷也。或任对一营曰：闻共领银若干万，何以仅发若干千，是扣饷也。遇事生风，极力簸动，以致军官军士感情大伤。军纪不易整饬者，实若辈坑之厉也。

一、挑动社会。若辈行为种种荒谬，恐受军政府之谴责，乃集党人运动各界，今日立一会，明日设一社，此处聚一党，彼处集一团，不曰推倒政府，即曰干涉官厅，举所谓自强社、务本团、政党联合会、共和实进会、政治期成会、平权无私会等，五光十色，估占衙署，几蹈于无政府之景象。挑动之术诚工矣，其如大局何！

一、提倡公口。满清时哥老会发源于郑成功，其初皆优秀人物，为日既久面目渐矣，烧杀抢掳之事，半出于此辈之中。⑩张、黄反正之初，亦常利用此辈，及事既定，或挑选入军，或资遣归里，正筹安插解散之未遑。殊该党郭重光以哥老会会长资格，在立法院登台演说：谓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此语既出，不两日而省内外公口已达百余处之多。郭复举黔汉公龙头温瑞延招兵五百，以保商路，举某汉公龙头李某人招兵数百，以保盐路。如陈钟岳、陈廷棻、马汝骏等皆军学商界之表表者，亦洋洋得意开斌汉公、懋华公，自充龙头，并袭取满官威仪，设大堂，摆公案，俨与政府对埒。黄泽霖身为巡防总统，军心既迭遭煽惑，流亡又被其簧鼓，恐有暴动，乃徇部下之请，集合所部军队，开设公口以示牢笼，始免于祸。及滇军既至，一切称之曰匪，痛剿之不遗余力。其与

若辈为一气之钟岳、廷棻、汝骏等或任之为秘书，或委之为统领，或举之为参议。出尔反尔，若辈尚有人心乎？

一、鬻卖官爵。贵州军政府之组织，分为都督府、枢密院，正院长张百麟出省安抚，副院长任可澄独掌枢密。有满清时不合例知州曾树藩，以八百金贿通可澄，委署镇宁州知事。其银由可澄族人任显清说合，肖继文经手。曾既接礼，乃带亲兵数十持枪赴任，沿途骚扰，乡民苦之。

一、买下杀上。枢密院长张百麟出省安抚，正都督杨荩诚北上援鄂，副都督赵德全忠厚可欺，若辈遂召遵义一带之多年积匪罗魁入城。窃发，为黄总统侦知，擒获正法。若辈又借办理盐务之名，委任各公口龙头招纳流亡数千，驻扎盐路，亦经黄总统阻止。若辈恨之入骨，探知东路先锋分统谭德骥部下有奸淫情事，黄正查办。若辈乃在唐氏花园密议遣谭统幕友王小山，以四千金贿买该路督带李先春、唐灿章，遣该队长徐玉章、夏培初于上年腊月十五之晨带领多人，计入总统府，将黄枪毙，削脑割耳，挖目剖心，截肾戮肠，露尸七日，惨无人理；同时又分兵队往袭张百麟，幸张卫军得力，保护出城，仅将卫队管带彭尔堃击中数枪，即日废命。黄死张逃，若辈无所忌惮，遂直引滇军长驱入境，黔人生气于斯尽已。

此滇军未来之前之情形也。滇军既至以后，其状况更有不忍卒述者矣。

一、惨杀军队。滇军初至，即将附城要隘分兵驻扎。有以先发制人之说进者，赵都督曰："滇军假道，不久当去，若与开战，必伤生灵。彼果欲占贵州，我宁退让。"故各军均无准备。正月十三之夜，胡锦棠开城引滇军直入，滇军复用机关炮队暗袭南厂新军，并于观风台用大炮远击，内有三四百名缴枪投降，则禁之东门外地藏庵内，于螺蛳山脚挖数十大坑，将此项降兵，依次排列用刺刀乱刺，掀入坑内，以土掩之。至扎紫林庵、兴怀园、黔灵

山等处防军，暨扎城中执法部宪兵队、民政部军官队、都督府卫队，亦于夜半分途暗击，并用黔军大炮轰击都督府执法部、民政部及黔灵山。自朝至暮，连放不绝。城内外附近民房衙署悉遭毁伤。是役也，击毙及坑杀之军队各三四百人，戕击种菜乡民十数人，误击路人数十人，合计死亡八九百人。唯新军受祸尤惨。盖黔军援川，感情甚善，滇军援川，感情独恶，相形见绌，必欲杀之而后快。第一营管带扬树青所部，军队三百余名，人勇械精，在川名誉尤佳。回黔缴枪，滇军诱入都督府内，于夜半全数坑杀。杨管带则暗杀于军警部中。虽两国正式开战，其杀戮未有如斯之惨者。

一、蹂躏议会。滇军之来，一般人民本不公认。立法院议员为人民代表，妒之殊甚。十四日午间，该军卫戍部长韩某，左提军刀，右执手炮，带领持枪兵队数十蜂拥入院，向谭议长借扎军队。谭答以俟通知众议员回院即行搬让。韩即拍案大骂，众军亦放枪相应。院中诸人纷纷走出。既出之后，不准复入。院中公私各物尽遭损失，约值五六千金。及卫戍部迁扎他处，军医队又入扎其中。迨全行迁出之后，但遗散书破纸、断笼残箱。满目荒凉，令人酸鼻，物议沸腾，唐司令以一纸空文通告赔偿。众议员居困旅次，进退维谷。该司令复与引虎入室之任、郭、何、刘、戴、周[11]等密议，以计去之。其与若辈有关系者，如蔡锦则委办松坎厘务，田复宗则委办镇远厘务，饒燮乾则委署贞丰州知州云。

一、取消议员。立法院原有议员在院日久，资望较深，对于本省情形极熟，滇军入黔，既不承认；蹂躏议会，又相诘责；且闻若辈有以私人名义串借外债，认销滇盐事，将声罪致讨。若辈惮之，乃买通一中学未经毕业、在乡迭被控告之学生颜治昌，猎取五百余人之名，诬控全体旧议员。旧议员不屑与争，全体辞退。查公呈中之五百余人，除现充若辈各机关之员书人役百余人

外，其余或一人名号并用，或有人而无名。丧心病狂，竟至于此，黔真厄运哉！

一、骚扰省垣。该军纯用野蛮手段，知人心不服，乃借禁吸洋烟禁蓄军火之名，分派军队持枪挨户搜索。遇有烟具、枪弹立遭惩罚，其银钱货物任意掳取。苟一争执，旋被杀害。又于各街口排列荷枪军队，手执马刀、剪刀，凡过路人民不问其发之短长，但非光头即行剪割。有戮破额角头皮者，有削伤两颊后颈者。乐君嘉荃其发已削，某日乘舆过南京街口，该军遇之不由分说，将玻璃打坏，由轿窗拖出复剪，身亦受伤。至出进城门搜捡尤严，不分男女均须遍身摸索，种种凌逼，乡民闻风不敢入城，柴米涨价，阖城大慌。

一、荼毒乡村。刘显世之弟显潜[12]，前充广西巡防营管带，反对革命，不容于粤。乃借护送沈抚回湘之便，私带兵队绕至黔垣。显世胁迫赵都督委之署安顺提督。绅民请愿，不遂，几酿变端，经黄总统力阻，其祸始息。现显世又委之署安义镇台，显潜乃带兵数千沿途烧杀淫掳。贞丰谭某全家被杀，乡城绅民不服，当将附近居民数百户全数剿洗。城中绅士孟广炯、尹尚斌等均被逐远窜。现在兴义一带，人心大乱。又刘显世派出兵队于清镇、干沟、卫上地方，估磕各万余千金，并将某姓十六龄幼女轮奸毙命。该姓赴县控诉，衙中不敢收受。又滇军分赴毕节、大定、桐梓、正安等处，肆行荼毒，动磕数万，并任意奸淫。其余得诸传闻者，尚更难卜难数。

一、杀戮志士。钟之黄原名昌祚，号山玉，贵阳开州人也。被举为孝廉方正，由都回黔，取道云南，闻滇军诬贵州为"匪国"，有入黔之举，乃上书滇军政府曰："贵州本无大匪，间有抢劫之事，黔力自能平之。若徇一部分党人之请，开衅邻帮，后患方长。"事几中止。及唐司令已据黔都督之位，钟君回黔，行次安顺，若辈忌之，乃用好发异议阻挠军计为词，使其党人谷宾寅

（曾定讼棍，前清各署被控有案者）及原戕黄总统之军队唐灿章等杀之于途。颈被十七八刀，其首始坠。其余有名望之士，如乐嘉藻、彭述文辈，按名开具三十余人，欲一网打尽。幸唐意尚游移，始获暂全。然其他党人百计罗织，现犹未已。

一、戕杀都督。贵州反正之初，组织政府，约章暂定三月。期满之时，赵都督具书辞职，立法院留之，若辈亦尝赞成。及黄总统被戕，赵又力辞，若辈利其庸懦，复坚留之。滇军既动，赵恐伤害人民，不肯抵御，解散卫队，避居乡中。夫赵之退也，黔人德之；唐之来也，黔人仇之。若辈心不自安，事后数日，用周沆、戴戡之名作一致赵长函，遍贴街衢，大意谓：若辈已举唐司令为都督，劝赵早退，嘱于接信之次日答复，否则以兵力从事。其所以必出于此者，因若辈通告捏造有赵不听劝，勾结蓝、叶两军⑬，将欲焚劫省城之语，故用此函，以证其事。其实滇军动手乃十三夜半，若辈函尾则署十五，作伪之形了如指掌。后刘显世探知赵处，派军劫出于北郊外沙子哨毛栗堡〔铺〕地方，枪毙于道，闻者哀之。

一、淫杀无辜。唐司令既为都督，首先设一军警部，该部长梅某⑭，每搜求细故，杀人示威；所杀又无一定地址，今日大十字，明日抚牌坊，后日北门月城等处，沿街枉杀。有一穷民搜出烟具，用铁丝穿鼻，下悬烟枪，血流满衣。又某家搜出字牌，乃将其人手指穿通，以麻线系牌于上，亦牵示众。有一僧人与某妇女有私，该军磕索不遂，乃将僧帽戴于妇首，妇鞋挂于僧胸，牵游街市，僧当枭首，妇亦绞死。又乡民夫妇背小孩入城放痘，偶谈该军残酷，适为所闻，当用指挥刀将妇舌扯出割之，妇人倒地乱滚，其夫逃去，小孩在旁大哭。又某妇姑媳口角，该军不问理由，将姑媳嘴皮割去。某日军警部宴客，内有一餚众不知名，主人曰："此人肝也"，客闻欲呕。其中详情虽未能知，而凶残之形自在流出已。

一、戏辱妇女。该军摧残人民，已如前述，其对于妇女尤为横暴。某日某校十六七龄女生过街，该军拦之调戏，恐人干涉，竟将此女生发辫剪去。女生怒诘，该军复谓女生不应长装，更抽马刀将外衣割下。女生羞愤交集，垂泪而去。越日，一稍小女生，亦被该军将发剪去。又北路统领宋运枢，人虽不无错处，然罪不至死，滇军诱而杀之；并将其妇发入公娼。又叶标统、蓝部长等逃亡后，各家妇孺联袂回鄂，被该军半途劫回，银钱衣物抢掳罄尽，现亦拟将各妇发入公娼。其尤奇者，禁止人民上坟，违者男则罚充苦工，女则罚入公娼，煌煌告示，张贴通衢。至都督府唐司令之滇军，军政部刘显世之乡军，每每跛〔爬〕上两署墙垣，窥探邻家妇女，有时或以墙上泥石遥掷为戏。然慑于积威，敢怒而不敢言。附近两署房屋，纷纷迁徙莫之敢居。

一。硬毁实业。贵州实业，前经清政府劝业道雅意经营，复由军政府实业部极力维持，陈列所、工艺局、试验场、牧畜厂等均已建设。唐司令入城以前，军政府为不足居，移驻实业部内，将工艺局、陈列所一概圈入其中，文件器具不候迁出，肆行毁弃。至陈列所物品，则择尤留用，架橱咸遭毁伤。搬取之人稍有违言，该军官即肆口乱骂，并动刀枪以助声威。

一、大兴土木。若辈既据各政务机关，佥谓：旧日规模过隘，不足以壮观瞻。于是提拨公款万余金，大事兴筑。整衙署，修公园，庀材鸠工，日不暇给；又遍撤各街栅栏以作都督府之屏蔽。都督府设于劝业道署，政务处设于提学司署，学务司设于学务公所。复将此三署修理毗连，侵占仓地、民房、街巷不少。若辈之不惮烦如是者，一则知民怨已深，恐有变动易于逃窜；一则互相联络秘谋宴会，外人难知。噫！黔人之血汗，供若辈之挥霍，虽妇人孺子，亦咸相太息。

一、滥用私人。贵州前次反正所定政务人员，不分畛域，各党兼用，并取立法院之同意。若辈拥戴唐司令后，各项人员不问

其智愚贤否，凡系前清政府及前军政府所用，苟非与若辈有关系者，悉数罢除。如乐嘉藻、周恭寿、王庆麟、万勖忠、蔡岳等⑮，或素有声望，或办事有成绩，或学业有专门，皆置诸闲蔽之地。至其财政司长，则以毫无学识之华之鸿充之；学务司长则以专唱京调常不到署之少年纨袴何麟书充之；实业司长则以卑鄙秽浊、唯利是图之黄禄贞充之；民政司长则以素不知名之朱勋充之；防务局长则以识字无多、心地糊涂之高培焜充之；官钱局总协理，则以惯蚀公款之市侩文明钰等充之。其他之属官，更卑之无高论已。

一、滥支薪俸。反正之初，财政奇绌，唯军队及各事务官酌给薪俸，其他人员，均尽纯全义务。若辈据要津后，自部、司各长，以至科长科员，每月薪金多者百余金，或六八十金，少亦四五十金，或二三十金。故现充各机关人员薪资既优，气势亦盛，较满清时之官气尤形腐败。

一、勒磕富户。贵州款项极其支绌，若辈用费极其浮滥，乃将各富户开单传去，指数勒索，多则数万，少亦数千，苟不如命，非禁既杀。省城之丽某及石永茂、上〖尚〗达昌，安顺之徐某，桐梓之毛某、王某、邓某，盐号之天全类、宝兴隆，或被监禁，或被抢杀。种种惨状，闻者不寒而慄。

一、估抽铺捐。贵州反正后，贸易照常。滇军于勒索富户之外，复大张告示，按铺抽捐。上者月收五六百文，中者月收三四百文，下者月收一二百文。有一轿铺某日警之向之收月捐钱六百文。铺主谓生意淡泊，请从末减。警士即作色而去。少顷，另来警士数人，将铺主抓入军警部内，该部长梅某即命斩首。铺主一再哀求，除照六百纳捐外，另罚洋银八十元，始行了事。贵州铺面多系小本营生，以谋升斗之需。该军苛捐不已，故各种铺号，多有不敢开张，市面极为萧条。

一、估用钞票。前清银行纸币，贵州向不通行。该军至黔，

即以滇军北伐司令官名义大张告示，勒令使用，违者以军法从事。夫军用钞票，本不得已之举。贵州反正后，事事撙节，虽本省向用之官钱局钱票，并未加增。该军以过境客师，竟出示勒用，既拂民性，又越主权，野蛮之情，不可向迩。

一、巧取外债。若辈党人、熊范舆、刘显治等，惯以贵州名义，在外招摇。云南个旧锡厂向极发达，熊、刘等羡之，乃为其党人戴戡运动，获充该厂协理。熊、刘等复向四国银行借银十万余两，赴该厂之公司入股，即取公司之息，转付银行之息，希冀厂务发达，坐享红利。不意厂务亏折，所入股本既已无着，原借之银又须偿还。若辈乃建借债治黔之策，由滇向四国银行借银二百万两，熊、刘等之私债十余万两，即由此二百万内扣除。夫以少数私人借款，而令全体人民负担，已属非是；且所借现银，由滇收用，而以滇省钞票运黔勒令行使。此种伎俩，施之敌国且不可，若辈于黔行之，真无心肝哉！

一、估充代表。贵州因销滇盐事，前军政府电滇会商办法，殊熊范舆、刘显治等，以旅滇黔人私向滇盐政处订立合同，暗将全黔大利操诸三数私人之手。旅滇同乡开会集议，到者二三十人，多不谓然。若辈竟以手枪在场逼众承诺。二次开会，同乡多不敢往，到者仅十数人。周沆竟以宦滇满吏，自充贵州同乡代表，戴戡亦自称贵州委任代表，与熊范舆、刘显治等暗向滇政府订立行销滇盐之合同矣。盖不多销滇盐，滇者必不肯代借外债；滇不代借外债，则若辈所欠之私债，无从筹偿。噫！贵州之宪政党不过少数人耳，该党之败类仅熊、刘、任、何、郭、华、戴、周、谷、文、唐、于十数人耳。若该党之势力扩充，则贵州人之生命财产，岂足供其割卖哉？

以上各节皆阴历壬子年⑯二月以前事也。季春以来，荼毒之情，较前有过之无不及者。某等籍隶黔人，身受滇祸，不惮掬心捧血，泣告同胞。所述事实，但有遗漏，并无捏诬，决不敢效若

辈之卑劣，砌词耸听，皇天后土实式凭之，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中华民国元年阳历5月17日（即阴历四月初一日）贵州全省军学商各界同叩

注：

①何麟书　字季刚，贵州贵阳人。辛亥革命前为贵州宪政预备会成员。刘显世督黔时曾任政务厅长、省长公署顾问、黔中道尹等职。1920年在黔军发动的推翻刘显世的“民九事变”中侥幸活命，逃亡昆明。

②华之鸿（1871—1934）字延仪。祖籍江西临川。先辈于清康熙中入居贵州遵义。其父华联辉时，迁居贵阳，以经营盐业致富。1905年捐资数万办学。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后，为该组织之后台之一。1910年出巨资创办当时西南最大的近代私营出版企业文通书局。贵州军政府成立后，被推为官钱局总理。晚年感时事多艰，潜心佛学。1934年病逝于贵阳。

③本文序时均系阴历，“上年腊月十五日”即1912年2月2日。以下可类推，不赘注。

④周沆，字季贞，贵州遵义人。辛亥革命前在云贵总督李经羲府中作幕僚。辛亥革命后在云南都督蔡锷手下任职，为贵州宪政预备会游说滇军入黔。唐继尧督滇后，任蒙自道尹。护国运动中，因谋刺蔡锷未遂潜逃香港。

⑤熊范舆，字铁崖，清末留学日本。返国后曾在兴义为刘官礼襄办学务，旋受聘云贵总督李经羲幕中。辛亥革命后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为刘显世的“四大台柱”之一。1920年11月贵州“民九”事变中，被发动政变的黔军所杀。

刘显治，字希陶。兴义人。优贡生。官云南知府。刘官礼之次子。其兄刘显世与其父恣行残暴，显治济之以阴狠。后充国会议员，常奔走活动于京沪间。

⑥唐尔镛，字慰慈，贵阳人，举人。官内阁中书。祖唐炯有勋阀，尔镛凭借门荫，为贵州立宪派中坚。

⑦《西南日报》，贵州自治学社机关报，由黄泽霖负责筹办，周培艺等

任主笔。1909年6月正式发刊。其办报宗旨为“团结本身，联络西南，进而促进全国自治”。对扩大革命派影响和宣传地方自治及反清革命起过积极作用。

⑧胡锦棠，清末贵州巡防管带。辛亥革命后投靠郭重光所主持之耆老会武装，任保安统领后参与滇军颠覆贵州军政府。唐继尧主黔时统兵戍镇远。

⑨郭、华、唐、于，指郭重光、华之鸿、唐尔镛、于德楷。

⑩哥老会，清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的一支。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参加反清起义。此后，逐渐成为黑社会势力，多为反动派所利用。

⑪任、郭、何、刘、戴、周，分别指任可澄、郭重光、何麟书、刘显世、戴戡、周沆。

⑫刘显潜实际上是刘显世的堂兄。依附刘官礼、刘显世之权势，先后任过广西边防统带，贵州安义镇总兵，贵州巡按使等职。唐继尧二次入黔时，曾委贵州省代省长职。袁祖铭主黔时，被迫下野还乡。

⑬指支持自治学社的革命武装蓝鑫、叶占标所部。下文之蓝部长、叶标统即蓝鑫、叶占标。

⑭指唐继尧所委任的军警局局长梅若愚。

⑮所指者，多为自治学社成员。

⑯壬子，即1912年。

与云南省议会书*　　壬子

（1912年）

毕节周培艺谨致书云南省议会议员诸君席次：培艺黔人也。黔之与滇，壤地相接，风俗习惯相同，对于他省，吾两省人之感

*本文系作者在贵州军政府被滇军颠覆以后，向云南省议会陈述真相之函。选自《素园书牍》第三卷。

情特厚，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次滇师袭黔，兄弟阋墙，遂至以兹事之是非要求全国之公评，培艺诚私心痛之。夫滇黔之事，莫若滇黔人之自了，其中层累曲折，吾两省人之知之自较他省人为审。故培艺不欲多所辩争，而独请愿于左右。溯上年鄂省倡义，湘省应之，滇省继之，黔省勉强奋发，而成功亦速。然黔省有两党，自治学社主张急进，毗于平民者也；宪政预备会由多数之贵族富绅结合，其始发生，特以对抗自治会，并未标揭何等主义。两党互争势力，极不相能。洎乎反正，纯由自治社主动，方事机紧时，宪政会首领任可澄且屡献策官厅，劝令捕拿，始终为极端之反对。故反正后组织军政府，自治社虽推诚相与，倾心调和，而宪政会积愧之余，媢嫉尤深。于时，宪政会健儿刘显世方拥重兵扼会垣；郭重光则组织所谓耆老会，自称人民代表，企图取省议会而代之；戴戡、周沆、熊范舆、刘显治等，皆在滇效用，自诩与都督蔡锷有连。邮电交通，观衅而动。夫革故鼎新之初，百端待理之际，合群策群力以共谋，犹虞其丛脞。而宪政会人，畀以权位不辞，课其责任则放弃，甚且暗中牵制，多方掣肘，利其失政，则号于众曰：是自治社之过也。自治社之为政党方在幼稚时期，人才不周于用，施政不能尽如人意，固勿庸为讳。宪政会苟设心破坏之，则何事不可藉口，就黔省一方面事实之真相盖如此。至吾所闻于滇者，蔡锷本新军协统，反正之后，凭藉原有地位，得推为都督。然滇故多才，军事上强健分子尤夥，于锷所为亦不尽同意。锷思导其争点于外省，以免妨碍其行动，令私人作兼黔并蜀、统一西南策，上之甄录处。甄录委员目笑存之，未屑意也。锷搜索得之，叹赏为奇才。不数日，而援川议定。李鸿翔、谢汝翼等振旆东征矣。然唐继尧犹在，锷忧未歇，而宪政会适于是时饰词请兵，事机凑迫，宜锷之欣然同意。然当援川之日，川犹未脱满人羁绊，滇军堂堂正正师出有名。若夫黔则光复已久，局势安定，虽甘冒不韪之名，究难操必胜之

券，于是运用阴谋，巧为欺诈，借北伐名义，假道贵阳，仓猝进攻，深宵掩袭，占领我土地，奴役我人民。继尧得餍其野心，锷亦解消矛盾而藉树立外援，比之援川，效果美满焉。据黔以来，杀降人，戮志士，残贼无辜，诛及偶语，蹂躏议会，禁止结社，遏绝言论，妨害交通，指黔为“匪国”，诸不附和者，皆诬为匪而逮捕之，斩刈之。凡背乎人道主义、反乎民国精神者，继尧无不悍然为之。始，吾闻继尧健勇少年，心地坦率，不意其荒谬至此。彼得宪政会之推戴，故甘心为之利用；而宪政会既拥傀儡，则目的已达。狼狈相依，多行不义，使吾两省人闻声相疑，动色相戒，结莫大之恶感，酿无穷之争端。推原祸始，殆不免为一二枭雄所操纵。诸君试平心察之，当不以鄙言为妄。至继尧布告海内，称代平黔乱。查黔反正后，惟分驻平越①防军因索饷譁溃焚掠城厢，但亦旋就招抚。此外，乱事殊无所闻。而滇省亦有腾越、蒙自兵变②之不幸。推翻数千年专制，建立共和政府，比如何事业，小小驿骚，何地蔑有，未足为黔病也。又称据贵阳绅耆密派代表请兵，始行出师。然所谓绅耆，列名当时通电，盘踞今日要津，一一可覆阅而得：戴戡则都督府左参赞也，任可澄则右参赞也，周沆则政务部长也，刘显世则军务部长也，郭重光则参议部长也，华之鸿则财政司长也，诪张为幻，粉墨登场。诸君明达，无待不佞之赘陈。又滇军暨宪政会非难自治党，尤集矢公口一事。而公口之发展，实郭重光热心提倡之。重光挟重资、有口辩，贵阳开公口九十余，重光接济金钞助其成立，登台演说，颂其功德，且领衔上书，请拨地方税以养公口，为军政府驳斥，事实具在，国人共闻。及其请兵，乃以是为藉口，委罪他人，翻云覆雨，其手段实为可惊。然继尧既督黔，对于公口亦第循例解散，且其所吸引人物，如陈廷棻、陈钟岳、何麟书、胡锦棠，非斌汉公之正、副龙头，则安汉公之玉皇、帽顶、由斯以谈贵州公口，不过宪政会攫政权，唐继尧作都督之一种应时产品。政痞之

不择手段，亦何怪其然。凡吾所言，大抵皆继尧所指为匪徒构煽者。但凡云构煽，谓本无事实而捏造之也；无事实而捏造，可以欺他省人，不可以欺吾两省人也。今吾所欲质疑于诸君者，则当滇军出发前后，贵州所谓乱象能一一指出乎？凡蔡锷所为，是否已得诸君之同意乎？不得议会之同意，都督专擅自恣，诸君是否有权可以弹劾而纠正之乎？劳师远戍，千里馈饷，兵应裁而名额日增，财已匮而负担日重，诸君代表人民，计其利害，可熟视无睹乎？以贪权夺位之劣性，冒救灾邺邻之高名，偏听一党残杀同胞，为人道计，诸君能一伸公论乎？南望滇云九顿首，而请逖听下风，不胜待命之至！

注：

①平越，今贵州福泉县。

②腾越、蒙自兵变分属性质不同之两事。腾越（今腾冲）事指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张文光首先于10月27日在滇西腾越起义，称滇西都督，率起义军直下永昌、永平等十余州县。10月30日云南军政府成立后，以滇西都督府为云南军政府之对立物。蔡锷派李根源兼滇西国民军总司令，率兵驰赴滇西，依靠清朝遗老赵藩，以重兵压迫滇西都督府就范，被杀者上千数。蒙自兵变指1911年12月3日，蒙自地方顽固势力勾结叛军发动兵变。云南都督府派军政部长罗佩金前往镇压，迅速平定叛乱。

稽勋表册底稿*

（1913年）

甲等　（3名）

张　铭　　王国军　　王国清

---

* 《稽勋表册底稿》，系作者在贵州军政府被颠覆以后，于1913年流亡北京，任参议院秘书员及稽勋局调查员时，为贵州省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

乙等 （18名）

黄泽霖	钟昌祚	赵德全	谭冠英
简忠义	杨树青	周培桥	张德馨
甘浩义	杨瀚文	刘鹤龄	彭心德
李永蓁	张文基	谭钟灵	田有光
彭尔堃	许嘉绩		

丙等 （3名）

余 琛	孙 镜	周 湘

丁等 （277名）

张百麟	杨荩诚	周培艺	平 刚

革命活动有功人员请功授勋的报表底稿。原稿共4册，总计为303人请勋。但作者在"傅燕琼"条下批有"取销"二字，不录。故今选编302人。据作者原稿第4册中自注："有钟昌祚、陈康、江德润、周培艺、傅燕琼、田有光等6人系陈百鹏草拟"后，由作者统录于原稿第4册末。除傅燕琼注有"取销"外，其余5人均未注明请勋类别。又，作者请勋类别分甲、乙、丙、丁、戊五类。据作者自注，其分类的原则是甲、开国前各处倡义者；乙、开国时各处倡义死难者；丙、开国时各处尽瘁身亡者；丁、开国时军事上建议策划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戊、开国前后输资助公国民。其中，以丁类者最多。然此类中人在辛亥革命中的实绩、地位悬殊甚大；辛亥革命后的表现亦不尽相同。作者既同归于一类，编选时故照旧。

编者在整理选编过程中，对原稿作了以下处理：

一、打破原稿1至4册的顺序，以作者原拟请勋的甲、乙、丙、丁、戊五个类顺序排列。

二、同一类别中的排名顺序，原则上按作者原已注明的排名顺序，只作了适当调整，并编制成表，增列于篇首，以资查检。

三、对于原稿中未注明类别的5人，参照作者请勋的类别、标准例，分别插于有关类别之中，不再另加说明。

四、各请勋者的基本情况如"年岁"、"籍贯"、"会党"、"家庭状况"、"现任职守"等项中，原稿空缺者，选编时均留空白。

五、各请勋者"略历"中所涉人物，因主要者皆可在此表中互见，故全不作注。

陈永锡 乐嘉藻 蔡 岳 谭西庚
朱 焯 谭 璟 贺国昌 朱兴汾
张泽钧 张泽锦 彭景祥 陈守廉
文崇高 周显谟 邹梶湖 艾树池
陈祥年 杨穗芳 李立鉴 谭德骥
黎克荣 吴 冠 孔 鹏 刘鲁香
杨 植 黄理中 王肇西 黄 涛
杨应麟 龙昭灵 黄德铣 彭述文
余衡钟 张绍铭 陈元栋 杨昌铭
史 瀛 曹廷辅 邝龙俊 廖 谦
周凤文 王炳奎 黄祺元 赵华轩
宁建侯 桂景澐 冷用民 肖朗生
涂宝煌 肖懋林 张岳崧 冉仲岑
胡星五 关 森 胡书年 胡 刚
姜瑞熊 刘玉泰 陈树燊 韦国政
邹师采 黄如海 伍 英 范元卿
穆邦荣 范军谋 陈启顺 鄢元发
蓝 鑫 王善章 余鸿勋 闵兆祥
叶占标 肖洪斌 曾广裕 马登瀛
姚国英 邱洪胜 任正邦 胡寿显
安维新 李盛周 黎钰开 吉兆明
赵云龙 吴文彬 黄之杰 雷德云
熊朝铭 孙钟岳 熊树林 朱耀恒
王启发 王向辰 徐定钧 杨起鹏
方伯瑞 陈之元 韩冒欢 谢师葵
黄守仁 聂纪先 许可权 蒙养正
曾宪谟 柳 鱻 张顺亲 刘 镇
张明德 张文林 朱正学 王元藩

管应笔	简　书	简忠精	向渭川
江白琴	宋德称	肖孟菊	安峻凤
谢万青	朵时俊	宋干臣	邓孟弼
陈　埙	方　策	陈燮春	黄大经
陈铸城	谭茂芝	李幼三	刘　铎
薛国樑	孙定纲	许嘉谟	蒋忠信
王槐熙	熊范周	胡惠清	孙履端
卓利宾	饶燮乾	朱敬安	龙　章
陈德修	凯奏勋	袁仲华	陈鸿昌
温泽溥	林良燮	张得材	杨树芬
宋鼎铭	彭　英	曹宗湘	彭梦辰
王席珍	文昭明	贾世明	毛以义
胡宗瑗	李义和	黄廷桢	谢昭奎
张　逵	周炳麟	方　钺	刘匡璜
胡为熙	李　俊	李德谦	冉崇杰
蒋俊臣	赵文鼎	周尔谟	孟　津
彭托辰	黄士杰	石化麟	程　云
梅　咸	毛　颖	戴昌祥	王　倬
杨德培	田　滨	翁维翰	谢尚诚
苟　渊	赵金兰	胡　灿	方正文
蔡　益	王承楷	陈　骐	罗紫衔
蔡奎祥	龙恒山	彭尔堃	谭　珍
梁士荃	孟广仁	蒋正铣	鲁　瀛
吴斐成	潘德明	夏茂德	叶家龙
吴嘉瑞	傅良弼	张秀珊	侯百铭
王聘麟	张绍銮	李锡三	杨嗣绾
张荣堦	邹国玺	熊子香	陈嘉言
吴子循	余顺亲	詹德宣	张文斋

张元熙	傅雨农	钟云楼	王星阶
郭光泽	万贤臣	邱铭佩	朱　培
何　煓	吴作棻	张定中	宁士谦
陈茂鼎	周培藻	罗廷璜	葛亮曾
杨椲林	黄占春	刘成南	戴嗣德
黄德鑫	匡　黄	陈　康	江德润
江志鸿	熊仕莖	赵龙骧	周庭英
凌钟棫	高真柏	陈　杰	程　毅
史椲彝	马启麟	戴正型	纪凤书
赵　璧	杨　鼎	周宗武	张鹏振
谢明熙	刘鸿熙	莫思谋	莫思讷
刘玉瑾	鲁廷钰	萧　规	龙长隆
邓作云			

成等（1名）

华之鸿

附：稽勋局开国纪念章铭

甲

张　铭

（一）姓名：张铭　（二）年岁：四十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会党：同盟会　（五）逃亡年月：丙午年① 十一月　（六）逃亡原因：秘密组织机关，号召绿林，运动军队，刻期举事响应萍醴。事泄，清吏通饬拿办。（七）逃亡状况：铭闻拿办消息，亡命至修文县属郢母地方，匿王国军家，授国军以

方略，乞部勒同志，以短兵夜袭省城，夺武库枪械起事。侦者踵至，捕国军及其弟国清入狱。铭再奔遵义，匿魏维新家。旋入蜀，转徙至京师，又之滇。仍以鼓吹革命，见忌清吏，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八）家庭状况：铭家世儒，素以笔耕自活。嗣以运动革命故，辍业不顾，至于断炊。绿林豪客感其诚，往往聚资供给之。铭逃亡后，二子益落拓。（九）略历：铭以老儒，好读书报，思想甚新，言论丰采，倾倒一时。贵州小学之最先成立者曰乐群，为彭述文、平刚、萧藏锋、胡肇安、傅文堃等所创办，宗旨激烈，专鼓吹革命。而铭任教其中，主张根本破坏之义尤力。同时有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于德楷、乐嘉藻等所创办。铭任国文、历史教师，每至华夷界别、种族废兴，辄就眼前指示，慷慨激昂，诸生多感化之。铭又以为学校收效在将来，而现在种种可乘之机会亦不宜轻易放过，欲谋实行，非联络多数同志不为功。乃倾身结纳绿林豪客，与其中魁杰时相往还，启发其志趣而管束其行动。又遣亲子投身军界，察士兵中笃实诚朴者，辄引至家，铭自与饮食宴乐，渐以最浅近之演说激动之。久之，此两种人皆畏爱铭如严师慈母。铭又得同志曰胡成九、赵均腾、文崇高、吴冠、黎克荣、朱培等。成九、均腾皆从黔抚岑春蓂来，能侦察官厅举动。崇高，武备毕业生，通军事学。于是设机关于华严寺。分同志为特别会员、普通会员两种：特别会员学识能力皆完备，参预密谋，主动者也；普通会员则在被动之列。会中规约皆用脑记口述，以防泄漏。通款于日本东京同盟会，请示方略。时平刚在东京主贵州同盟分会事，复书催促急进。会萍乡醴陵起义，铭乃力谋响应，以占领省城为第一策，发难有日矣。事为当道所闻，札饬府县拿办。铭亡之修文，图再举。事再泄，遂离黔。在北方与蜀人敖盛周等组织川滇黔桂留保同乡会，号召西南同志，准备实力，共图大举。熊范舆者，铭受业弟子也，为保皇党健儿，方有宠于滇督李经羲，雅重铭，欲载

与如滇，而虑其宗旨扞格，以言餂铭。铭佯诺之。既至云南，复与军界中刘之元、郭延龄、陈润德、刘晓岚、吴哕鸾、殷承瓛、李根源等有所密谋，又加盟于贵州自治学社，意在两省提携，同时发难。李经羲微有所闻，将严办之，范舆为之解，始以递解回籍了事。

注：
①丙午，1906年，

王国军

（一）姓名：王国军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修文县　（四）会党：同盟会　（五）逃亡年月：丁未年① 正月　（六）逃亡原因：国军散家财募军队，购器械，从张铭举义，事泄被捕入狱，后以重赂释。　（七）逃亡状况：国军家颇饶裕，入狱后，官吏收受其贿赂，为改易供词，另以他会匪抵罪。国军变姓名亡去。（八）家庭状况：　　（九）略历：国军肄业陆军学校，因事被黜。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铭活动费用，悉国军资给之。及谋响应萍醴，国军益出其所有，招集同志，躬为前驱，将以短兵夜袭省城，夺取库储军械。事泄被捕，倾家资营救，仅免。
①丁未年，1907年。

王国清

（一）姓名：王国清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修文县　（四）会党：同盟会　（五）逃亡年月：丁未年正月　（六）逃亡原因：国清，国军同怀弟。亦拟从张铭起义，事泄被捕入狱，以重赂获释。　（七）逃亡状况：赂官吏改易供词，另以他会匪抵罪，变姓名亡去。（八）家庭景况：　　（九）略

历：国清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常供给铭资用，毋使缺乏。萍醴之役，铭谋响应，国清益罄其所有，召集同志，躬为前驱。将以短兵夜袭省城，夺取库储军械，事泄被捕。倾家产营救，仅乃获免。

乙

黄泽霖

（一）姓名：黄泽霖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浙江会稽县①　（四）会党：自治学社　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二月　（六）死难原因：刘显世贿买泽霖部将唐灿章叛乱，刺杀泽霖。　（七）死难地点：贵州省城矿业学堂　（八）家庭景况：泽霖妻烈诚，南北奔走，为夫鸣冤。有幼女二，甚贫苦。　（九）略历：泽霖，字莆卿，以治刑名为州县上客。庚子后，愤朝政日非，主张激烈。弃刑幕，与其友张百麟、张泽钧发起自治学社。派员四出鼓吹，倾家财购印字机，发行《西南日报》，纯粹为民党机关。又偕张百麟等组织公立法政学堂、律师专修科、法官养成所、光懿女学堂，一注重精神教育，学者化之，革命导线四伏矣。辛亥七月，川路风潮起，全国愤慨。自治党决议积极联络哥老会，以军法部勒之。主其事者曰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黎克荣、吴冠、孔鹏，而泽霖总其成。有众二千人，分为四路，静待命令，相机发难。泽霖又因彭景祥、杨树青、艾树池等，接洽新军。新军官长目兵皆已赞成，唯未得标统袁义保同意。泽霖致书义保曰："与公同为汉族，并见虐待，含冤茹痛，二百余年。今清廷外逼于列强，内则以伪立宪欺诳吾民，而竣削之法、横暴之政，且日出而未已。幸湖北首义，湖南响应，土崩瓦解，其端已见。吾侪素抱，会当发抒。事之成

败，专决于公。公诚与吾侪联合，率部下健儿以驱清吏，譬犹疾风扫落叶，何忧不克？抚定全黔，然后建旆入川，出蜀人于水火。因其财富，整我戎行，会师武昌，饮马黄河，扫北虏之廷而犁其穴。此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义保得书，欲迳呈巡抚查办而未决。事机益迫，众知非急进变且不测。顾是时新军子弹缺乏，计无所出。泽霖与宁建侯、张泽锦谋，密购得之。不足，又设法私启南药局锁钥窃之，交杨树青、蓝鑫、陈启顺等分起运回。新军既得所借乎，遂于九月十三日夜间举事。十四日黎明，泽霖偕同志百余人开城纳新军，分道安民，秩序井然。众集议组织军政府，推泽霖长司法部。泽霖辞。陈守廉等所部皆编入巡防队，仍举泽霖统之，并辖原有巡防及绿、练各营。于是泽霖握全省兵权之一大部分。杀身之祸，胚胎于此矣。贵州之光复也，川人连电乞师。众议援川，泽霖毅然请行。使叶占标为前锋，率三营先发，泽霖督师继进。已而泸州、重庆、成都先后反正，代理都督赵德全留泽霖同镇省城，乃不果行。泽霖以其间遣谭德骥抚定平越叛兵，又遣岑少光讨平修文土匪。部卒驻省者，或恃功不法，扰及平民，辄捕治不稍假借，而一时舆论，尤艳称其诛巨匪罗魁事。泽霖声望日隆，与德全逼处。刘显世尤嫉，密使人说德全守中立，而贿买泽霖部将唐灿章作乱，刺杀泽霖，分裂肢体，陈尸广庭。泽霖先已闻其谋，然自揣兵力足以制之，且以无故戒严为示弱，遂不设备。泽霖死，其部将皆反颜事仇。有问之，对曰：“黄统领待人刻，不去彼，祸且及我。”盖指严办部卒及诛罗魁二事云。滇寇据黔后，刘显世通电全国，指泽霖为匪。其实泽霖因办匪甚力，以致部曲携二，显世得乘隙利用之。今其言乃若是。语曰或戒其子，慎毋为善。泽霖有知，当不瞑目于地下矣。

注：

①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钟昌祚

（一）姓名：钟昌祚　（二）年岁：四十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三月　（六）死难原因：滇寇据黔，唐继尧、刘显世残杀民党，昌祚遇害。①　（七）死难地点：贵州安顺府城东门外。　（八）家庭景况：昌祚家本小康，因组织团体运动革命，耗散将罄。现有八旬祖母、六旬老母、寡妻、弱子四人，女二人，贫苦不能自存②　（九）略历：昌祚，字山玉，州学廪生。少有特性，遇劳作，富厚人望望然去之，独私喜与平民偕，尤贫贱者，尤久而不厌。光绪中，天津严修督黔学，创经世学堂③拔俊髦肄业其中。诸生获选者，辄骄视其侪，偶谓视人莫已若。昌祚与焉，既而喟然曰：置皆〔阶〕梯荣慕宠之士，非吾徒也。居久之，黔抚设武备学堂。时庠序中人，悉自诩清流，相戒弗与考。昌祚持节为众倡。尝语所亲曰：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又非武力莫可。此正预备期间，此吾辈难得之机也。卒业，充靖边营哨官。靖边营者，刘官礼所统驻兴义以防粤匪。官礼起群盗，挟兵权，恣豪暴于乡里。昌祚弗善其所为，数切諫。官礼恶之。一日，所部获粤匪，昌祚研讯其人，自承为政治革命。昌祚遽释之，曰：若固洪杨后不得志之豪杰，吾不忍杀汝，但汝亦不得再犯吾地，官礼既询知之，将以纵匪揭禀。昌祚弃职去，游学日本，旋入北京任警官。丁未，回黔。适自治学社成立，昌祚力赞之，被举为社长。一时知名之士，如乐嘉藻、周培艺、陈永锡、彭述文、傅文堃、谭西庚、谭璟、孙镜、黄德铣辈咸加入之。该社并由平刚介绍于东京同盟会，认该社为贵州同志。社务日益发达。凡社务，张百麟任筹划，昌祚任执行。昌祚称百麟曰：党之得君，如人身之有脑。百麟亦称曰：君之于党务，犹慈母之爱子。此两人深相结，故党事日益扩张。至已酉④，各县均有分社，社员达十万余人。该社创办公立法政学堂，附律

师专修科，有学生六七百人。昌祚任堂长，兼课修身。时为诸生演讲民族主义，使人辗转传播。并常著激烈言论，登载该社机关报，以资鼓吹。宪党政及官厅忌之，屡欲解散该社，而以革命罪名拿办重要分子。张百麟、周培艺、陈永锡等为先着。时昌祚任警务公所事，与警道贺国昌为东京同学、北京同官旧好。凡该社遇有危险，皆昌祚先向国昌疏通，而悉赖其维持。故自治党之能确立于专制时代，卒得继湘鄂而早成大功，不可谓非昌祚数年来苦心经营之力也。昌祚办一贫民工厂，收集流氓三百余人，编为苦工队，限令每日工作之暇，轮习一小时体操，躬为演说平等自由主义。其言曰：天生尔等，本有衣食，乃被一般贪官污吏剥去，致尔等为流氓。此极不平等不自由之事。今尔等但能吃苦耐劳，使身子强健，将来自有夺回平等自由之日。昌祚尝语周培艺、陈永锡等：诸君勿笑我为流氓头，他日与诸君图大事时，流氓便是劲旅。迨起义时，周培艺、陈永锡使人说苦工队曰："钟先生为汝辈言要夺回平等自由，此其时矣。"该头目等言无枪械，奈何？有一人奋袂而呼曰："不怕，不怕，君等记不得前年办国民捐时，钟先生尝说：省城不久恐有事变。届时，尔等当听我号令，各持短刀，去军械局取洋枪，到抚台衙门。今钟先生虽不在此，要是有事，我们仍要替钟先生去拼命。"盖贵州光复时，军队有限，不得不藉各种团体以壮声势。苦工队亦助声势之有力者，然皆昌祚夙昔之所准备也。辛亥，昌祚举孝廉方正，将应廷试。友人函止其行。昌祚复书曰："满清无道久矣。诚如君言，不早灭之，种将不保。粤事失败，同为寒心。吾辈平日主张仅平宁，一旦矛盾至此，所以然者。论地理、论财政，贵州殊为天下先。此行正欲联络海内同志，共图大举。吾党基础已固，相时而动，责任在诸君矣。"川路风潮起，昌祚密电张百麟迅筹起义。一面飞函劝武备同学之在防营者，各举兵赞助自治党。故光复时，防营鲜有抵抗者。一面躬赴沪宁，与民党接洽。共和改建，独立各省例

出参议院议员五名。贵州都督赵德全首举昌祚。以故未就任。闻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藉口匪乱，私请滇军，假道北伐，将袭据贵阳。昌祚兼程驰赴昆明，上书云南都督蔡锷，明其不然。请电阻滇军，勿助党争以祸黔民。蔡谔佯诺之，而阴促唐继尧。昌祚行抵安顺。显世等阴谋已售，且拥继尧为都督矣。或劝昌祚勿晋省。昌祚笑曰："吾十年来奔走海内外，运动革命，曾不畏死，今乃怯乎？苟犹有法律公道者，吾何惧。"旦日，突来兵士数人，执昌祚出东门，详〔佯〕言曰：奉都督命索汝头。昌祚厉声曰："都督已被逐，又何来都督者，此盗耳！虽然，吾不死于满清官吏之手，而毕命于蒙共和面具之盗手耶。吾见革命成功，即碎吾尸，吾目瞑矣。"遂遇害。昌祚为人刚直，不畏强御〔暴〕，不侮鳏寡。死难后，阖省哀之⑥。

注：

①原稿"死难原因"在"滇寇据黔"之前还有如下一段文字："戊申（1908年——编者）冬，监督财政风说起，昌祚与张百麟、周培艺、陈永锡、彭述文等四出演说，倡办国民捐，冀集款购械，以谋起义。被宪政党任可澄等破坏。昌祚愤极欧【呕】血，谓非杀可澄，不能再举。可澄亦时谮昌祚等于清大吏，谓非先杀昌祚等，恐革命党将蔓延全省，由是自治党与宪政党势不两立。贵州光复，完全为自治党主动。可澄等仍力图破坏。昌祚由京密电张百麟、陈永锡，当先去可澄，以防障碍。可澄惧，乃请蔡岳等调和两党，约事成不相加害任可澄等。"今从作者另改之文字。

②原稿中的"家庭境况"另写有一行："祖父母、父母俱存。妻子避祸，流离星散。"

③严修1895至1897年任贵州学政。1897年春改革书院，考选全省优秀生员40人入院肄业，授以新学。这时的贵阳南书院（又名学古书院）虽具近代学堂刍型，但仍袭旧称。以后清廷改定学制，始有学堂之名。习惯上仍将严修改革后的书院称作"经世学堂。"

④即1909年。

赵德全

（一）姓名：赵德全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湖北襄阳府①　（四）会党：　（五）死难年月：民国元年四月　（六）死难原因：刘显世、任可澄、戴戡引滇寇袭黔。德全独身走匿乡间，为唐继尧、刘显世侦知，掩捕枪毙。（七）死难地点：贵州修文县毛栗铺　（八）家庭景况：寡妻幼子，流落黔中。原籍父母俱存，贫困不能自活。　（九）略历：德全，字纯臣。弱冠从戎，隶鄂军步队，充排长。清光绪三十年，岑春蓂巡抚贵州，开办新军，调鄂军自随。德全遂如〔入〕黔，荐升队官。为人慷慨慕义，得士卒心。标统袁义保好以权术驭众，谄事大吏唯恐不至。德全不直所为，尝语所亲曰："军人当有质直勇武气象，为国家排除障害，扬威海外；若便僻侧媚，适足为吾辈污点耳。"众皆叹其思想纯洁，意量宏远。辛亥八月②，鄂军反正。德全与陈启顺、鄢元发、蓝鑫等群居偶语，每以不得躬与盛举为憾。会自治学社社员彭景祥直接与德全通款洽，谭璟、张泽锦亦因艾树池、杨树清〔青〕间接进说于德全。黄泽霖则以书譬晓袁义保，具道该社计划。义保方输诚于沈瑜庆，不复纳民党忠告，且调新军老兵出防仁怀、长寨③等处，留省者仅一营两队。瑜庆又不时阅操，令子弹耗失。德全外示安祥，而每夜必与同志聚谋，着着进行。各级长官中，陈、鄢、蓝诸人外，又有叶占标、肖洪斌、闵兆祥、曾广裕、马登瀛、姚国英、胡寿显、任正邦、文崇高、李盛周、黎珏开、安维新、邱洪胜、赵云龙、吴文彬等分担责任，劝导目兵，陈种族大义。众皆感动，推德全为新军临时代表，与自治学社接洽，相机发难。顾营中子弹已罄，虽有枪械，与无利器同。咨议局会计员宁建侯挪用存款二百金，于已革哨官徐耀卿家购得子弹五箱。不足，又由黄泽霖设法私启南药局锁钥，窃出子弹六箱。杨树清【青】、蓝鑫、陈启顺等分赴运回。白昼不便行动，或以深夜；手中不敢提携，或藏

置腰际；至于城门严闭，女墙一跃，碎首折骨，皆弗所计。其艰苦若此，盖激于德全热诚，愿效死力也。部署既定，九月十三日午后九时，陆军学生发动。袁义保命德全率兵驻往弹压。德全驻兵中途，独身至校，激励学生毋仓皇，毋恇怯。是时，校中缺乏子弹与新军同。自治学社虽同时有所接济，而新军输送员得力，校中输送员则迟迟未至。学生迫于义愤，不肯稍待，赤手举事，几败垂成。德全出，道遇巡防统领胡锦棠率兵继至。德全力言无事，且曰："适有小冲突，已两解之矣。若辈即有异志，持空枪何能为?"锦棠信之，亦返。德全归营，下令整队。杨树青枪拟袁义保。义保遁。军无统帅，众属意德全。杨荩诚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本标教练官也，亦表同情于革命党。德全以荩诚学识资望出己上，乃推为都督而己下之，率师入城，奠定大局。及荩诚北伐，始以副都督代理都督事务。躬执谦抑，虚怀听取，遇大举措，必求议会之同意。对于立法院、耆老会，尝三次辞职。立法院、耆老会皆挽留不听去。当滇寇假道北伐时，人言啧啧，谓将图黔。幕府献策，请遣炮队扼守茅口河，出其不意掩击之。德全不可，曰："人方急国家之难，吾奈何信浮言，犯不韪?"及滇寇抵省，行动自由，衅端已兆，诸将皆请备战。德全曰："吾为都督，才不称位，贻人口实。今以拥护私人权势之故，震惊阖城父老，吾不忍为也。"严戒诸将毋得设备，独驰书就询立法院、耆老会取进止。耆老会代表郭重光犹以甘言羁縻之。元年三月二日午前十分，滇寇出不意，猛攻都督府。德全微服走，存款万余金，丝毫无取；文件图籍，悉饬主者加意保管。临难从容，处分得宜，有古学道君子之风焉。滇寇据黔后，唐继尧布告德全罪状，仅曰："不学无术"。德全亦疑寇所欲得者，都督耳；身既解职，决无人仇视。匿处穷乡，时从父老钓游，萧然物外，忘其曾管一省兵符也。久之，唐继尧、刘显世侦得踪迹，密令军队掩捕，枪毙于毛栗铺。残骸暴露，路人皆为陨涕云。

注：

①襄阳府，今湖北省襄樊市。

②八月，阴历。阳历为十月。

③长寨，今贵州长顺县。

谭冠英

（一）姓名：谭冠英（二）年岁：四十三（三）籍贯：贵州大定府（四）会党：自治学社（五）死难年月：辛亥年十月①（六）死难原因：光复时，冠英等组织民军在事，最为出力。嗣后官绅主张解散，冠英抗争，声色俱厉。官绅已预谋害之，突命巡缉队②开枪轰击，洞胸裂腹，遂及于难。（七）死难地点：大定府中学堂（八）家庭景况：有寡妻弱子，状甚清苦。（九）略历：冠英，字兴元，为郡学生员。中东战后，知国事日非，非改革无以救亡，慨然抱光复之志。旅行所至，辄以鼓吹革命书籍如《民报》、《黄帝魂》等，分赠知好。庚戌③春，与简书在郡组织东育公校，萃骤同仇，阴为革命机关。又组织自治研究所、农会、农事试验场、初等农业学校、野外简易识字学塾等，联络同志益多。辛亥秋，川路风潮起。简书等拟设乡兵模范营，冠英被推至省请领枪械。时陈永锡在省与张百麟谋划已定，乃促冠英星夜驰归，号召党徒，预备响应。九月十四日，省城光复。电至，冠英率徒党预伏城外，于十八日晨单骑入城，与简书等同树汉帜，清吏纳降，事遂定。劣绅王宝珩煽动巡防队反抗，势汹汹。冠英赴营演说，痛阵国难，慨慷激昂，声泪俱下。巡防感动，亦表同情。会新委府知事陈鸿爵至，私虑冠英等跋扈侵权，借口军政府照常办事令，迫令解散民军，取销军政分防处机关。冠英力争，遇害死之。

注：

①十月，阴历。阳历应为12月。后同。

②参见作者所记简忠义等人情况，巡缉队应为官绅武装巡缉队。

③庚戌，1910年。

简忠义

（一）姓名：简忠义 （二）年岁：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辛亥年十月 （六）死难原因：忠义同产兄书，为大定革命之原动力。光复时组织民军，忠义投袂而起，手枪短剑，奔走旬月，备受艰险。及官绅解散民军，书力持不可。巡缉队轰击之。忠义夺敌械，奋身格斗。书得免，忠义死焉。 （七）死难地点：大定府中学堂 （八）家庭景况：父母俱衰老，无妻，有嗣子一人，状甚清苦。 （九）略历：忠义生性激烈，强武有力，不类书生。肄业郡中高等小学校。其兄书为教师，授历史、修身、地理等科。每至种族兴废，疆域变迁，辄慷慨陈说，阖校感动，忠义所触尤深。其仲兄忠精，组织自治学社分社，联络同志，阴为预备。忠义奔走甚力。辛亥秋，投身民军中，偕兄书昼夜督巡，维持地方秩序，勤劳卓著。及中学堂会议，官绅合谋，将不利于书等。忠义先期请戒备，书不听。难作，忠义以死卫书。书得乘间逸。忠义身被十余剑，立毙，年仅十五岁。童稚殉国，闻者悲之。

杨树青

（一）姓名：杨树青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民国元年四月 （六）死难原因：滇寇据黔，刘显世柄政，大诛民党，树青遇害。 （七）死难地点：贵州省城军警局 （八）家庭景况：有老母寡妻，甚为贫苦。 （九）略历：树青幼孤贫。为人慷慨，勇于任事。闻自治学社宗旨，私心倾向之。投身陆军，充炮队正目。急人之急，又好代鸣不平，全标目兵多敬惮之。辛亥，川路风潮起，自治党密谋举义，乃授树青以方略，专从联络

军界同志入手。树青又介绍姚国英、马登瀛入党，分道进行。时党员彭景祥，又由他方面接洽赵德全、陈启顺等。谭璟、杨应麟接洽艾树池。而党中首领张百麟且与袁义保为两次之会见，有所磋商。黄泽霖贻书义保，晓以利害。义保虽不为民党用，亦不敢决然反对，持两端而已。新军运动成熟，唯子弹缺乏。宁建侯、张泽锦密购得之，树青每于夜分结束腰际，缒城输送回营。一夕，所藏过多，绳系中断。树青坠丛莽中，毒草刺遍，身尽肿。树青不以为苦，力驰还营，悉出所藏，分给诸军。时九月十三日夜半也。识树青者争起告曰："标统顷方索君，君盍暂避。"树青瞋目叱曰："此何时？吾谁避！"乃持枪至司令部门外，徘徊须臾，扬声作怨语曰："今夜风寒，久不易人，欲我立守通宵耶？"袁义保怒问："谁何？"应曰："我杨树青也！"义保曰："入之！"树青入，举枪突按机轰击，不中。护兵争夺其枪。树青挥刺刀左右砍，当者辟易。护兵窜。义保亦窜。树青跃出，向空鸣枪者三，呼曰："集合！速举大事！"全标集合，推杨荩诚为假都督，赵德全副之。十四日黎明入城，分道安民，大局以定。当是时，微树青发难，事且中变，或不免演杀人流血之惨剧。树青冒死，而所全活滋多。初，新军老兵见疑于沈瑜庆，调防仁怀、长寨等处，留省者皆新兵，程度低下，未易以大义动。树青从友人假得银块多枚，时出摩娑〔挲〕。众询所自来，以革命党酬报对。众涎之。树青乃与约：若听我指挥，有利益当同享。以故新兵附树青者尤伙云。光复后，树青任守军械局，超擢管带，随叶占标援川。弹压重庆暴动，树青与有力。资州因匪乱请兵，树青代讨平之。军律整肃，资人至今称颂。后奉调回黔，未及抵省，而滇寇已袭走赵德全、叶占标，占据贵阳。刘显世使人说树青："君起义首功，且援川有名，相待决无恶意。"即日授军警局谍察科科长。树青以因第解兵柄，或无他虞，坦然入局到差。入后久不出，经兼旬逾月犹复杳然。他日，树青护兵私语人曰："管带于入局之夕被杀矣！肢体裂

为数十段，埋置局后荒园中。"卒亦未宣布罪状。盖树青有功无罪，诚如刘显世所云云也。

周培桥

（一）姓名：周培桥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黎平府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辛亥年十月　（六）死难原因：迫胁府县反正，府县衔之，诬以罪名，被杀。（七）死难地点：永从县① 高等小学堂。（八）家庭景况：有寡妻并子女各一。（九）略历：培桥，字伯良。黎平府学生员。少狂放不羁，博奕唆讼靡不为。已而读革命书报，痛异族专横，国势濒危，乃毅然改行，以排满为己任。晋省入陆军学堂，因体质不良被黜。入师范学堂，毕业归。与张焕云创办明强学堂，注重精神教育。清知府刘大琮嫉之。地方肖小复从中构煽，谓校名隐寓"明强清亡"之意。大琮方搜索证据，伺察甚严。培桥乃借事与焕云争执，宣言出明强学堂。独身往来黎、古、靖〔清〕、洪② 间，哥老之魁、绿林之豪，结纳殆遍，皆得其欢心，愿尽死力。又尝演说何腾蛟事，手抄满州檄告汉人等数百纸播散之。辛亥秋，武昌首义，贵阳响应。军政府通告书已至黎平，知府陈鸿年、开泰县③知县邓澍匿不发表。培桥与张德馨恐以危言，谓不遵军府令者，吾郡人且公逐若曹。府县不得已，始树汉帜，而阴衔培桥、德馨次骨。会瑶光、文斗、新化等寨乡兵应召来城，府县乃诬培桥勾引外匪，图占城池，掳掠财产，使梁宗材杀培桥于永从县高等小学堂。割首碎尸，备极残酷云。

注：

①永从县，今贵州省从江县。

②黎、古、清、洪，即黎平府、古州镇（今榕江县）、清平县（今属凯里市）、洪州吏目（今属黎平县）。

③开泰县，今黎平县（清时黎平府与开泰县同治）。

张德馨

（一）姓名：张德馨　（二）年岁：三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黎平府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辛亥年十月　（六）死难原因：迫胁府县反正。府县衔之，诬以罪名，被杀。　（七）死难地点：黎平府自治公所　（八）家庭景况：有寡妻，无子。（九）略历：德馨，字佩兰。生而不畏强御，嫉污吏如仇雠。黎平府王德昌贪赃枉法，民怨沸腾。德馨一日被酒，诣府堂挝鼓，且挝且骂。德昌出现，德馨面数其劣迹。德昌怒，罗织其罪，定徒刑三年。遇赦旋里。晋省入法政学堂。毕业后佐理自治学社党务，充《西南日报》主笔。阅《民报》、《革命军》等书，痛恶清廷专制，一以革命为宗旨。复归里联络同志，筹划进行。会省城光复，军政府通告书至。德馨偕周培桥胁府县反正。府县迫于大势，不敢抗，然积愤张、周，欲借事除之。瑶光、文斗、新化各寨乡兵之来也，实应府县之召。府县竟诬德馨勾引外匪，图占城池，抢掠财产。被害于府城内自治公所。

甘浩义

（一）姓名：甘浩义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平越直隶州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原因：奉军政府命令，回籍赞助独立。清吏林雨嵘巡防队哗变，戕浩义。（六）死难地点：平越州城内　（八）家庭景况：浩义父母均年八十，及家属二十余口，并及于难。　（九）略历：浩义生性质直，深嫉官吏之专横暴虐者，欲图扩张民权，以是不见容于州吏。晋省肄业法政学堂。光复后，平越人士留省者举充代表，军政府加札，派遣回籍，赞助独立。知州事林雨素不慊浩义所为，

阴谋反抗。时中路巡防队驻该州境内，请领月饷不时至。雨遂唻使哗变，焚掠甚惨。浩义一家受祸尤酷焉。

杨瀚文

（一）姓名：杨瀚文　（二）年岁：四十岁　（三）籍贯：贵州独山州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辛亥年九月　（六）死难原因：号召会党，图谋起事，以嫌疑被害。（七）死难地点：独山州城内　（八）家庭景况：有寡妻幼子，甚贫苦。　（九）略历：瀚文初充《黔报》馆访员，又充《云南日报》馆访员，于自治学社党务，奔走甚力。光复前数日，奉本部命令回籍纠合会党，预备举事，瀚文一意进行。会省城已宣告独立，军政府公文至州。州文武官吏皆听命，合意反正，而疑瀚文所为为有意扰乱治安；怨家又从中构谄，遂遇害。

刘鹤龄

（一）姓名：刘鹤龄　（二）年岁：二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①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年月：辛亥年九月　（六）死难原因：荷枪守城，为流弹所中。　（七）死难地点：贵州省东城女墙　（八）家庭景况：有子女各一，老母寡妻均无以自活。　（九）略历：当自治党运动革命时，鹤龄在事奔走，极为出力。光复之日，编入学生军，分任守城，即以是夜因公殒命。

注：

①贵筑县，治所在今贵阳市。

彭心德

（一）姓名、彭心德　（二）年岁：四十岁　（三）籍贯：贵州安南县①　（四）会党：自治学社　（五）死难原因：刘显

世引滇军袭黔，诛谬〔戮〕异己，心德死之。（六）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三月　（七）死难地点：安南县龙场　（八）家庭景况：老父年八旬，有寡妻、幼子二人。　（九）略历：心德，自治学社党员。曾充游击营管带，弃官归里，办理团务。辛亥九月，省城光复电至，心德号召所部团兵，迫胁县令周绮反正。当八月中旬，自治党密谋倡义，联合新军。巡抚沈瑜庆已微有所闻，亟电兴义刘显世迅募五百人，兼程晋省，防范革党。显世雅重心德，函召心德，示之以电，且以募兵事委之。心德佯诺，而遣其弟堃驰告张百麟。谓：发难宜急，缓则生变。心德家居旬日，使人报显世：老亲病笃，方寸已乱，不克从公。显世不获已，乌合成行。抵安顺，省城已反正，进退维谷。幸张百麟推诚纳之，始得渐树势力，排斥异己。显世自知为心德所卖，衔之次骨。滇军据黔后，使其兄显潜围心德家，执而杀之，裂尸数段；又杀其子祥璠、犹子三多。财产悉被没收。闻者冤之

注：

①安南县，今晴隆县。

李永蓁

（一）姓名：李永蓁　（二）年岁：三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镇宁州　（四）会党：同盟会员　（五）死难原因：刘显世引滇军袭黔，永蓁不备供张，遂被杀。　（六）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三月　（七）死难地点、镇宁州城　（八）家庭景况：妻弱、子幼，不能自存。　（九）略历：永蓁游学日本，愤清廷政治腐败，表同情于同盟会。归国后专力教育，鼓吹革命。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剪发响应。永蓁与地方官绅，协力一心，维持安宁秩序。滇军过境，以供张不备责永蓁。永蓁亦盛气相诋诃。唐继尧衔之。既僭称都督，遣人捕杀永蓁。

张文基

（一）姓名：张文基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会党：　（五）死难原因：滇军据黔，诛除异己，文基死焉。　（六）死难年月：民国元年六月　（七）死难地点：铜仁府城　（八）家庭景况：妻弱子幼，状极清苦。　（九）略历：文基在铜仁，历办自治事业，颇负乡望。省城光复电至，联合各界，即日响应。反正后，文基与地方官绅协力维持秩序，劳绩卓著。滇军据黔，遣黄毓成、何麟书驻兵铜仁，抗拒北伐黔军，责饷于议会。文基不屈，遇害死之。

谭钟灵

（一）姓名：谭钟灵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会党：　（五）死难原因：滇军据黔，诛除异己，钟灵死焉。　（六）死难年月：民国元年六月　（七）死难地点：铜仁府城（八）家庭景况：有寡妻幼子，不能自存。　（九）略历：钟灵在铜仁历办自治事业，颇负乡望。省城光复电至，联合各界，即日响应。反正后，钟灵与地方官绅协力维持秩序，劳绩卓著。滇军据黔，遣黄毓成、何麟书驻兵铜仁，抗拒北伐黔军，责饷于议会。钟灵不屈，遇害死之。

田有光

（一）姓名：田有光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会党：自治社党员　（五）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二月　（六）死难原因：反对革命宪政党首领任可澄、刘显世等贿嗾东路防营兵变，杀黄泽霖，旋攻张泽钧私宅。适有光因公晤泽钧。泽钧匿厕室得免，有光中枪死。（七）死难地点：贵阳府城　（八）家庭景况：有老母、寡妻，极贫苦。　（九）略历：有光毕业开州高等小学堂。尝从张百麟、张泽钧游，颇富

革命思想。辛亥秋，自治党密谋起义，有光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会党，极为出力。

彭尔堃

（一）姓名：彭尔堃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浙江　（四）会党：　（五）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二月（六）死难原因：东路巡防队兵变，围攻张百麟私宅，尔堃适因公晤百麟，遂遇害。　（七）死难地点：贵阳府城田家巷　（八）略历：尔堃初从沈瑜庆来贵州，碌碌未有以自见。及瑜庆授巡抚，令管带卫队。自治党员谭璟以乡谊联络邹梘湖等，与语革命事。梘湖等首肯，而虑尔堃为梗，令璟作匿名书投之。尔堃得书默然。梘湖进与筹议，遂得其同意，共谋光复。军政府成立，尔堃从枢密院长张百麟率师巡视上游，弹压土匪，开导夷民，颇著勤劳。会东路巡防兵变，围攻百麟私宅，尔堃适在百麟所，邂逅遇害。

许嘉绩

（一）姓名：许嘉绩　（二）年岁：二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会党：自治学社党员　（五）死难原因：刘显世引滇军袭滇〔黔〕，搜杀革命党人。嘉绩死之。　（六）死难年月：民国元年三月　（七）死难地点：开州城外　（八）家庭景况：有老母寡妻弱子，状极贫苦。　（九）略历：嘉绩，自治学社编辑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嘉绩随同赞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充行政总理监印，兼司文牍，勤劳颇著。出任修文县知事，抚绥安集，地方赖之。滇军据黔，去职家居。刘显世遣军队捕嘉绩兄嘉谟。嘉谟亡匿。嘉绩代为抗辩。军队怒而执之，以沸水浇其脑际，宛转呼号，惨不忍闻。扬言将执送省城，牵至场外枪毙。

丙

余　琛

（一）姓名：余琛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湖南潰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琛以贵州候补知县，曾充光懿女子师范总理，故与自治党甚暱。后任抚署幕职司法科参事，关于鄂湘光复事，琛有所闻，必以告党人。又尝讽巡抚沈瑜庆反正。瑜庆不悟，琛作匿名书投之，痛陈利害，反复千余言。军政府成立，充司法部副长。旋病殁。

孙　镜

（一）姓名：孙镜　（二）年岁：三十岁（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会党：自治学社党员　（五）身亡年月及地点：民国二年二月死于四川重庆府城　（八）略历：镜，自治学社评议员。于党务奔走甚力，凡自治党经营事业，镜无不与闻。己酉冬，发起国民捐会，党议集有巨款，即购军械起事。镜手执大旗，随地演说，人民咸晓然于负担之日重，知清廷之不足恃。是役也，自治党之计划，虽终归失败，识者谓社会上受其影响不少云。辛亥秋，川路风潮起，同时贵州思州府①亦有暴动。镜在本党建议，力主乘机发难。众然之，方针遂定。武汉消息至，进行益急。镜时任洋务局翻译及审判厅医官，与贵阳府文瀛等亲善，又藉此侦官厅秘密。凡官厅对付本党方法，镜辄以报告本党，先事为之备。故始终措置裕如。军政府成立，镜任交通部部长，对于邮电、驿传、收发各事，管理皆极得法。保护教堂教士，尤为出力。在职三月，期满辞职。滇军据黔后，亡命至重庆。先是本

党决定九月十四日黎明新军入城，镜虑教士疑惧，深夜赴教堂安慰，跌伤左足，久治不愈。到重庆益剧创，本年② 二月在渝病故。

注：

①思州府，治所在今岑巩县。

②本年，指作者写作此表册之1913年。

周　湘※

（一）姓名：周湘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死亡年月及地点：民国二年二月死于湖北（五）略历：湘，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湘随廖谦、王炳奎等与陆军学生接洽，最为出力。十四日，新军入城。湘偕学生队周行廛市，维持社会秩序，备报劳瘁。军政府成立，充执法部科长。滇军据黔，亡走湖北。本年二月病殁。

丁

张百麟

（一）姓名：张百麟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湖南长沙县　（四）现任职守：浙江都督府顾问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百麟少有才气，不拘细行，好从卖浆屠沽者游。稍长，折节读书，于法政译述之作，钻研尤力。乙丙① 之际，留东学生发行之杂志，鼓吹革命主义，百麟尽购阅之。喜曰："方略具矣！待人而行耳。"丁未冬，日法、日俄两协约发表，

※原稿列丁等，后作者省其误，在周湘名后注有"应归入为国尽瘁身亡类"，故编辑时归入丙类。

瓜分警告，震动全国。百麟乃号召徒党，棨揭帜志，命曰："自治学社"。同心缔造者，则有张泽钧、黄泽霖、钟振玉、周伯良、张德馨、刘镇、方策、刘荣勋、陈守廉、王元潴、黄守仁、韦可经、李泽民诸人；陆续加入者，则有张鸿藻、钟昌祚、彭述文、杨寿篯、谭西庚、周培艺、陈永锡、黄德铣、谭璟、孙镜、宁士谦诸人，皆黔中知名之士，借政党之形式，为革命之运动。以法政、师范、警察各学堂学生之传播，弥漫全省。迄于辛亥，党员数至十万。百麟通款于东京同盟会。平刚时为贵州同盟分会会长，于德坤②为评议部议员，与胡肇安等议决，共认自治党为同盟会同志，订约互通消息。平刚又介绍张铭于自治党。铭，黔中先觉者，革命实行家。身虽逮捕逃亡，而其徒留居贵州者尚众。至是以刚言，皆加入自治党，自治党基础益巩固矣。百麟又创《西南日报》，一以急进为宗旨。官吏及贵族有不法事，辄纠责不稍假借。己酉③秋，清云贵总督李经羲道出贵阳，密语巡抚庞鸿书："黔有革命党张百麟、周培艺，宜急捕治，否则且煽乱。"鸿书以无据，不肯兴大狱，事乃寝。其冬，列强监督财政风说起。自治党大激昂，以咨议局名义，召集人民，开全体会议，设国民捐会，票举蔡岳、周培艺、乐嘉荃为会长；分遣党员四出演说；密议集有巨款，即备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反对者百计破坏，出死力阻挠。自治党之伟划，归于泡影。是时，自治党所经营之事业为：公立法政学校、律师专修科、法官养成所、自治研究所、乐群两等小学校、光懿女学校、淑慎女学校、明德女学校，合计毕业学生凡数千人。而法定机关如咨议局，如教育总会，如各属城乡议、董两会，自治党皆占优势。辛亥秋，川路风潮起，自治党认为时机已至，集合强健分子，秘密计划，分头布置，而百麟为之主谋。当时情形颇为复杂，兹分别言之：（甲）军界。又为四部分：（一）新军。贵州新军驻省者，不足一标，自治党员之运动之，可分为五路：张百麟、黄泽霖直接与标统袁

义保谈话者为一路；平刚授教练官杨荩诚、督队官文崇高以方略者为一路；陈永锡、彭景祥与队官赵德全、陈启顺等接洽者为一路；张泽锦与正目杨树青等周旋者为一路；谭璟与司务长艾树池沟通者为一路。凡五路并进，前二路仅引其端，收效纯在第三路也。（二）征兵营。贵州征兵不足一营，另驻武侯祠，不与新军相附丽。自治党员担任运动之者，为姜兆熊、胡刚。（三）巡抚卫队。卫队百数十人，皆湘户，体魄雄健，技艺娴熟，所持枪械尤精利。自治党人担任运动之者为谭璟、周显谟。（四）巡防队。中路分统宋绍武部下为一路，自治党员关森、杨昌铭等运动之；帮统胡锦棠、管带和继圣部下为一路，徐宝煌、肖朗生等运动之。关于新军及征兵营之运动，为积极的，望其互相提携，共成大业也；关于卫队及巡防队之运动，为消极的，望其明晰利害，毋为敌助也。（乙）学界。又分三部分：（一）陆军小学校。陆军学生，颇富思潮，激于义愤，已有动机。而自治党员陈康、江务滋、周凤文、廖谦、邝龙俊、王炳奎等联络之。（二）教育总会。自治党员陈永锡、彭述文分投〔头〕运动。（三）公立中学校。该校全权皆在反对党任可澄之手。而学生二百余人举何端为代表，加盟于自治社。（丙）哥老会。自治党员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黎克荣、吴冠、孔鹏等所号召二千人为一路，由黄泽霖发配之；刘鲁香号召五百人，别为一路。（丁）警界。省区长警二百数十人，新募巡查队百人，高等巡警学校、巡警教练所学生数十人，皆受周培艺之指挥。上列各方面，凡有故障危害及进取机宜，皆就商于百麟。百麟同时与陈永锡、黄德铣、余琛、孙镜、周培艺等侦察官厅之意向及其准备规划以筹对方法。故事事皆占先着，成功易于反手。（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百麟以流寓宦裔，无所凭借，五六年间，创造极有势力之大党，贵州全省府厅州县，几无不有自治学社分社，机关联络一气。起义以后，旬日之间，各属悉数反正。百麟以自治党首领，

又被各界推为临时主任，自〔其〕劳瘁自不待言。先时，凡有会议。其〔皆〕莅其家。后渐为官厅所注目，秘密派人侦伺，乃错综其地点。或假咨议局等处，伪为会商要公者；或借桂景澐等住宅，伪为燕〔宴〕集宾客者。故事机得进行无滞。九月十三日，绅界要求独立。巡抚沈瑜庆仅允设自保会.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和平派颇表示满意。急进派则大激昂，如大山之立待爆发矣。其实，瑜庆初无让步意，特以胡锦棠尚未成军，刘显世率兴义兵来亦未抵省，故为缓兵之谋；待调发既集，然后按册诛自治党人。是夜，陆军学生、新军发动于外，卫队亦不奉命，瑜庆始承认宣布独立，命劝业道至咨议局，问谁能担保治安者。百麟与议长谭西庚毅然承诺，事遂定。旗帜、示谕、教令皆已先期预备，命党员分头布署，鸣金告众。十四日，蓝鑫代表新军诣百麟，请为都督。百麟辞。由咨议局公举为枢密院院长。贵州军政府之组织合三部分而成：都督管军政，行政总理专民事，枢密院参赞军机、筹划政务，两方皆得与闻。百麟开诚布公，调和党见，临机应变，消弭内忧。各属甫经反正，人心惶骇，百麟乃率兵出巡上游。所至为官绅划分权限，平其争端，演说银行利益，维持纸币信用。郎岱厅④属扁担山夷人，聚族而居，号十数万。光复后，军政府称"大汉"，夷人误会，有蠢动消息。百麟令党员深入其巢，召致酋长来，为解说事理，优其待遇，并给自治学社徽章数千枚遣之去，反侧以安。百麟事竣回省，致书立法院请辞职。议未决而黄泽霖难作。叛卒同时围攻百麟。百麟奔广西，转徙至上海。现仍旅居春申江云。（七）建议事项：百麟所主张，曰革命不流血，曰国民的革命，非英雄的革命。力排众难，坚持和平。故对于清吏、对于满人、对于政敌其待遇皆极优渥。自谓以诚感人，人亦无有危害之者。故变起仓促，不及抵抗而奔。（八）划何要策：百麟最初之计划，专用社员部勒哥老会，分兵四路，求通军事学者为统将，立大本营于省城，居中调度。又令

各属社员取同一方法，先后发难，俟省城调兵四出，根本空虚，乃出不意劫军械局起事。嗣以周培艺、陈永锡、平刚等皆主张联络军界为必要，始变方针，从各方面着手。百麟为人英锐敏捷，凡所决策，进行无迟回，结果亦往往如其所期。然狃于成功，视事太易，终以致败。汉阳失利，百麟巡视上游，以电抵立法、枢密两院，陈援鄂之关系，且曰："无武昌，是无民国也。诸公能以三千旅资麟者，愿以颈血溅北军，遂报国初志。"会两院已议决请杨荩诚东下，乃促百麟还省。

注：

①应为乙巳，即1905年至1906年间。

②于德坤（1874——1912）字业乾，贵阳人。曾读贵州经世学堂，后留学日本，结识宋教仁等，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推翻帝制。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参事、国民党总部干事，贵州支部特派员等。1912年回黔组党，行抵铜仁，被刘显世派人杀害。

③己酉，即1909年。

④今贵州六枝特区。

杨荩诚

（一）姓名：杨荩诚　（二）年岁：三十三岁　（三）籍贯：四川秀山县　（四）现任职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　（五）起义以前属何种会党：荩诚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骑兵科。归国后旅居京师。清抚沈瑜庆调赴黔，委充陆军步队一标教练官，代理陆军学校总办。荩诚和易近人，人乐亲之。武汉起义，贵州自治党运动新军及陆军学生，密谋响应。荩诚亟表同情。又使文崇高、艾树池、郭光泽数辈四出联络，为赵德全、廖谦等助力。新军官佐目兵，向之属望袁义保者，皆愿推戴荩诚。陆军学生尤全体欢迎。荩诚遂为贵州都督。①（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入城，荩诚亲率军队，更番弹压，商民乐业，市廛不惊。

各属甫经反正，人心惶骇，荩诚乃率兵出巡下游。铜仁、松桃土匪，闻风解散。已而汉阳失利，武昌戒严。省城立法、枢密两院议决，电请荩诚迅率所部东下援鄂，会筹北伐。行抵湖南。而南北和议已成。荩诚驻兵常德，躬谒孙大总统于南京，奉正式委任，饬回督黔。时黔省已为唐继尧袭据，假绅耆名，拒荩诚不纳。荩诚解兵柄，仍居京师。　（七）建议事件：　（八）划何要策：荩诚初与郭光泽、文崇高欲以伏兵劫标统袁义保、沈瑜庆，而挟陆军学生以盾其后，使光泽咨询于平刚，平刚虑非万全，其议遂寝。

注：

①据目前所存四川秀山浚秀印书局石印本《杨氏族谱》中之《都督荩诚公传》载："公在东瀛留学期间，先后六年，即与尹昌衡、唐继尧、刘存厚、王绮昌、王恩辅等组织团体，旋与宋邦翰、唐之道……殷承瓛……辈南北军事人员先后开会于东京西国桥，为汉族光复之计。"虽未明言杨加同盟会，然上列诸人均系同盟会员。另有的史籍所记，杨亦为同盟会员。又本文《平刚》条中，亦直指杨为同盟会员。

周培艺

（一）姓名：周培艺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参议院秘书员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培艺，邑学廪生。弱冠以文学知名，而极究心时务。清侍郎严修督学黔中，极赏识之，劝钻研经学。培艺谢曰："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庚子，愤国变，将东渡考察政治。抵上海，因病沮。遂广购留东学生发行之《民报》及诸杂志读之，愈叹革命之不可已。顾黔处边远，交通不便，欲传播革命思想于多数人，非报纸不为功。乃函劝戚友集股，由沪购印字机回黔，创办《黔报》，自任撰述，冀以文字徐徐鼓吹。已

酉春，论著益激烈，官吏有不法行为，辄力诋之。股东惧遭官厅干涉，收回印字机，而辞培艺。然培艺固早加入自治社，与张百麟、黄泽霖、张泽钧、陈永锡等发起《西南日报》。至是，所有文字暗送《西南日报》登载，而视《黔报》尤激烈。其秋，滇督[1]李经羲过黔，密语巡抚庞鸿书："黔有革命党张百麟、周培艺等，宜亟捕治，以防煽乱。"庞曰："此间风气闭塞，哪有革命党？"培艺因任警务公所行政科长兼自治筹办处文牍科长，财政公所、学务公所议绅，于新政多所建议，巡抚实器重之。而与警道贺国昌尤善，因得借此地位刺探官厅对待民党消息，尽力以护持自治社。陈永锡者，培艺同里同学也。永锡自粤归，晤培艺谈革命运动。培艺曰："兹事当从军、警、学三界下手，不宜用会党。我亦尝为钟君昌祚言之。君现组织教育总会，联络各堂重要人物，以散播革命种子于全省学界，此我们最赞成者也。警界吾能左右之。惟军界当约同志分担责任。总之，吾黔能先发难，直发难耳；否亦当早为准备，以待机会。"己酉十二月，监督财政风说起，培艺与张百麟、钟昌祚、陈永锡、张泽钧、黄泽霖、彭述文等密议，借办国民捐，集款构械，以谋起义。卒为宪政党任可澄等破坏。署臬司王玉麟且饬地方官借事捕陈永锡。同志多自危，而培艺气愈振，尝语同志曰："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耳。要以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辛亥八月初，川路风潮益恶。培艺电促陈永锡归省与张百麟等共谋首义。百麟、永锡等有所计划，靡不商取培艺同意。武昌捷电至，自治党进行愈急。培艺专任运动警察一部，并说贺国昌添募巡查队百名，给以新式快枪，而使同志汪直中等为之长。故光复时，警察全队悉听培艺指挥焉。（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培艺既时与巡抚、司、道[3]接洽，当起义前，官厅如何防备革党，多由培艺侦察得实，密告同志，以促实行。九月十二日，培艺偕乐嘉藻、陈永锡、蔡岳、张百麟、朱焯、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不得要领。时瑜

庆方与前皋司严儁熙密议，俟调发既集，按册诛自治党重要人。培艺名在其列。光复后，实行军民分治，众以培艺富于政治经验，推任行政总理。凡各部重要事件，多会商培艺而后执行。每日公文书百数十起，皆手自批答，靡片刻暇。培艺常驻枢密院办公。一日，都督府卫队受奸人嗾，谓枢密院指发犒赏金，以枪击枢密院员。弹子由培艺左颊飞过，逾墙而免。后滇军袭据贵阳，遂杀革命功人，唯以培艺道德最高，欲用石阡府知事羁縻之。培艺称疾不出。欲杀之，乃出走。（七）建议事件：贵州光复后，新旧军麇集省城，数且盈万，不免有骄横举动。培艺建言："兵，尤【犹】水也，不流则腐。"力主张由张百麟、杨荩诚各带若干人，分巡上下游。以黄泽霖率三千人助川独立，即会滇、川两军顺流而下，厚武昌势力，更出荆襄至汴梁，截击北军；然后直捣幽燕。而先虚张声势，飞电成都、重庆、泸州各处，谓黔军万人援川，已分道出发，端方、赵尔丰等得电大恐。迨黔军前队抵重庆，四川遂已成功。

注：

①滇督，即云贵总督，因驻所在云南，故又俗称滇督。

②陈永锡，大定（今大方）人。因毕节隶大定府，故谓同里。

③司、道，指提法司、巡警道。

平　刚

（一）姓名：平刚（二）年岁：三十五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刚少好深沉之思，闭户潜修，于科第仕宦，时人所欣羡趋走者，泊如也。读黄梨洲、王船山遗书，戚然抱种族之痛　而清政府不纲，屡遭外侮，国权丧失，沦于分割。于是，刚改革之思潮，如江水下峡，一泻千里，奔腾澎湃，不可遏抑矣。居恒落落寡交游，独与张铭、彭述文、蒲藏锋、胡肇安、付文盛数辈友善。之

【此】数人者，志趣术业皆与刚为同调者也。因共创办乐群学校，鼓吹革命，张铭天性尤活泼，乐群之外，兼任教师范学校，一以诏乐群学生者诏之，更以暇日结纳绿林豪隽、卒伍健儿。适章炳麟《訄书》传至黔，刚遂首剪发。清吏大恶之，欲被以罪，而难其刑，乃迫之出亡。刚走日本，习法政。时内地革命志士，不容于政府，或事败逃亡者，亦皆东渡，暂假休沐。其中魁杰，如宋教仁、张继、刘揆一、黄兴、田桐、白逾桓等，皆于风尘中，特与刚相契。乙巳秋①，孙文至东京，约各省革命党缔结同盟，以刚于【为】贵州分会会长，声气联络，同志达数十百万人，骎骎发展矣。丙午冬，张铭密函告东京，欲于黔中率会党举事，请示方略。分会先聚众议，刚主激进，于德坤力持缓进，谓贵州不可首先发难，地非其地，时非其时，人非其人，未可动也。刚再三争执，会员多赞成德坤说，刚拂衣遂去。会议因之破裂，刚仍密复铭书，促其相机急进，撰以檄文等，遣人持赴黔，已而事败，铭被捕逃亡，其徒文崇高、吴冠、黎克荣、朱培、王国军、王国清等皆星散，贵州激烈派之革命，至是遂寂然声消。张百麟、黄泽霖、周培艺、钟昌祚、张泽钧、谭璟、刘镇、杨寿篯诸人有鉴于此也，乃一变绿林联合之步调，而为政治上之运动，相约树政党旗帜。戊申②春，贵州之自治学社成立，通款于东京，刚亦久悟急进之难于望成，于是与于德坤、胡肇安等议决，共认自治社为同盟会同志，而与之通消息，又为书抵张铭于北京，介绍自治社宗旨，铭遣其徒与自治社接洽。至是，贵州之革命党，皆加入自治社。自治社党务亦益扩张，隐然有左右社会之势力矣。庚戌③秋，刚由日本归贵阳，主《西南日报》笔政，发挥政见，直抒胸臆，虽清吏亦赏其文字之渊雅，而忘其主张之激烈。其移人如此。辛亥秋，刚方卧疾家居，而川路风潮起，武汉举义。于是【时】新军教练官杨荩诚，同盟会会员也；督队官文崇高，张铭旧部也；自治党首领张百麟、陈永锡、彭述文等，

同盟会之支子，而刚之挚友也；陆军学校教员郭光泽，亦曾游学日本，习闻刚宗旨也；陆军学生匡贵、程毅、乐群之毕业生，而刚之门人也：总务方面种种运动，皆就刚取决。病榻之侧，常喧然讨论国家大计、改革手续，刚以冷静之头脑，疏通其隔阂，而规划其程序，光复事业遂以告成。（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刚扶病至咨议局，草拟军政府组织大纲，纷乱之中，渐有条理。公推刚任枢密院员，依据法意，决事如流，众服其开敏，兼负调和军事、民事责任，舌焦唇敝，足无停趾。一日，呕吐狼藉，医言宜得数小时休养，刚去而复返。周培艺曰："君惫矣！盍稍自珍惜。"刚曰："吾初不意及身亲见推翻专制，建设共和。今幸目的已达，吾视在院处分各事，较服药甘也。"培艺益悚然敬其为人。后经立法院公举为组织中央政府会议全权代表，以十月二十一日出发，旋改充参议院议员。

注：

①即1905年。

②即1908年。

③即1912年。

陈永锡

（一）姓名：陈永锡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永锡，少工举业。以办县事为人所讦，一旦弃去，独身走山陕两粤，考察山川阨塞、水陆形胜，以及人民智识之程度、社会经济之状况。足迹所至，遍交其贤豪魁杰，穷日夜讨论，相与上下往复，知清廷之不足恃，改革之无可免。己酉，自广东归贵阳，加入自治社为党员，以全力奔走，组织教育总会，以躬自运用之。其冬，列强监督财政风说起，自治党大激昂，设国民捐

会，密议集有巨款，即购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永锡手大旗，沿通衢行，俟多人聚集，即矗立演说，对于政府之横暴诛求，贿赂公行，敲肌【骨】吸髓，恣情挥霍，抨击无余地。其沉痛处，至谓非杀尽贪官污吏不可。听者相顾动容，而官厅多疾恶之。署提法司王玉麟、署劝业道查秉钧皆主拿办。巡警道贺国昌，力持不干涉主义，其事乃寝。辛亥秋，川路风潮起，党人认为时机已至，秘密计划，分头运动。永锡方以履勘插花地赴下游。闻湖北起义，遂兼程还省城。党议公推永锡乞援湖南，永锡以为事机迫，援师不济急，已愿留省任繁剧，乃别听龙昭灵赴湘。彭景祥者，永锡同乡里，与新军队官赵德全、陈启顺等友善，已着手运动之。九月八日，景祥、德全等会议于永锡寓宅。永锡所以督促之者甚至。各方面机会成熟，党员或主即动，或主缓动，相持未决。永锡诏新军宜以十四日黎明入城。从种种事实证明之，众无异议，即以其日军政府成立。（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永锡之归省也，闻反对党首领任可澄，将进充兵备处文案，于本党计划，为根本上之破坏。亟偕黄德铣走说当事，怵以危词，取消其委任。永锡游粤时，旧识沈抚瑜庆。比归省，谒瑜庆。瑜庆谓川事之坏，皆由官绅隔阂，君可常到署坐谈，藉疏通意见。永锡因得侦知官厅防备革党军事上之一切布置，而转告张百麟等速筹对付。一日，永锡谒巡警道贺国昌，言外间传闻江苏已反正，程德全①自立为都督。公在巡抚左右，曷效忠告。令仿程氏之所为。闻者咋舌，而国昌独服永锡之敢言。九月十二日，永锡偕乐嘉藻、蔡岳、张百麟、朱焯、周培艺、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不得要领。时瑜庆方与前按察司严隽熙密议，俟调发既集，按册诛自治党人。永锡名在其列。十三日，官绅议设自保会，巡抚用人、行政之权公于大众，人心颇为所惑。永锡奔走各处，悉心破坏之。是夜十二时，各方面布置周密。永锡语张百麟曰：吾党既不欲自为都督，不如仍请

巡抚立时宣布，留渠维持现状。当走嘱贺国昌往说瑜庆。瑜庆惧，手书承认贵州独立印据，劝业道王玉麟赍送咨议局。十四日黎明，新军入城，永锡先夜与张百麟约，自任打先锋。胡锦棠部下李某率一纵大队迎击于府巷口。两军正接触间，永锡汗喘驰至，呼曰："新军光复大汉，统领已表同情。速去若械，曷自寻死!"当是时，危机一发，微永锡，彼此交哄，巷战立见矣。军政府成立，推任民政部部长，接管警务公所、高等巡警学堂、巡警教练所、禁烟局、地方自治筹办处各机关，昕宵勤劬，整齐而条理之。而是时办理最棘手者，尤莫如巡警。巡警平日多所干涉，与军人、哥老会，结恶感至深，至是报复寻仇，日必数见，巡警不能执行职务，日常被殴击。永锡建议于都督府，组织宪兵队，以约束之。又在立法院主张，无论军民，敢有携带刀枪横行街市者，军法从事。秩序始渐恢复。又设警士学堂，授巡警以法律上、军事上必要之教育，对于警务，将大有所整顿。会保安公口龙头蓝綗谋乱，永锡拘禁之。綗党遂嗾巡缉队暴动，欲甘心永锡。先是各界在立法院会议援鄂，鄂籍军官全体反对。卒经永锡反复陈说，决定派老兵千人，厚杨荩诚兵力，推杨北伐；又虑老兵因天寒道远，不肯行，自誓辞职当兵以鼓励之，嗣为全省父老开会挽留而止。至此，遂只身走湘鄂，会杨军。适宣布共和，乃游江浙，考察实业、旋至京师。　（七）建议事件：当军政府着手编制时，永锡以谓贵州财政支绌，不宜骤添多兵。会党助声势有功，可酌给赏赉，听其自营生计。若辈桀骜性成，万一坏法乱纪，神圣军人之名誉，且因之扫地。今只能就现有之兵，勤加训练，公推威望素著大员，率之出省，巡视上下游，弹压土匪。省城安宁秩序，另编学生军三千人以维持之。专用体操教员及陆军学生为官长，庶几壁垒一新，令行禁止。杨荩诚不能用。其后军界多事，流弊百出，卒如永锡言。

注：

①程德全（1860—1930）四川云阳人。字雪楼。清末曾任黑龙江、奉天、江苏巡抚。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宣布独立，自任江苏都督。

乐嘉藻

（一）姓名：乐嘉藻　（二）年岁：四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黄平州　（四）现任职守：直隶商品陈列所课主任。（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嘉藻以学识资望，为贵州和平改革派领袖。首与于德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延张铭等为教师。是时，黔中盛倡破坏主义者，以铭为先河。嘉藻于铭所主张，虽有所商榷，然大旨未尝不同。其校生周培桥、刘潞、张友栋、周仲良，后皆投身革命事业，各有所表见。彭述文、平刚、胡肇安等，创设乐群学校，宗旨激烈，专鼓吹革命，推嘉藻为校长。嘉藻亦尽力维持，其平居议论，常右平民而黜贵族，于平民党之①势力如何始能发展，准备如何始谓完全，运精密之心思，成久远之计划。平民党奉而行之，若遵轨循辙，往往不爽尺寸。以故嘉藻虽持不党主义，而自贵族中人视之，俨然平民派黑幕中之党魁焉。辛亥秋，川路风潮起，人心震动，自治党利用此时机，方有所经营。及得武汉消息，进行益亟。巡抚沈瑜庆与前按察司严隽熙密议，俟调发既集，按册诛自治党人，嘉藻名首列。九月十二日，嘉藻偕蔡岳、陈永锡、张百麟、朱焯、周培艺、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不得要领。十四日，新军入城。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学务部部长。嘉藻辞。旋经立法院公举为组织中央政府会议全权代表，又因事不果行，卒任枢密院总务股事。凡本省对于外省及中央一切机要电文，皆由嘉藻撰拟。当是时，南北和议，相持未决，有建议定都广东，控制海洋，购输军火，源源不绝，以美洲八年战争激励国民者。嘉藻所主张也。提倡川滇黔三

省组成联军，西出汉中，结合山陕，横断北军腰膂而制其死命，亦藻所主张也。高掌远蹠，众皆叹服。在职三月，准都督赵德全照会，选充中央参议院议员，治装将行，会滇军袭据贵阳，嘉藻纳还照会，避祸远游。

注：

①平民党，清末民初贵州人曾将自治学社称为平民党。将宪政预备会称为贵族党。

蔡 岳

（一）姓名：蔡岳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岳少有大志，不应科举。游日本习法政。察世界趋势，盖信改革之必要。其所主张，取政党之步调，从国内发展势力，启论【迪】民智。于自治学社之行动，甚为赞同；经济方面，颇得其助力。宪政预备会之初起，亦岳所提议，后见其宗旨腐败，乃谢不与通。己酉冬，自治党发起国民捐会，拟集巨款，购军械，图大举，岳被举为会长。瘏口焦音，日夜演讲，社会多欢迎之。国民捐会失败，复被举为教育总会国会请愿代表，遨游南北，沟通民党消息。辛亥秋，岳归黔，时自治党已从各方面联络运动，宪政党则蓄谋破坏，抵瑕伺衅，旦晚爆裂。岳乃大会两党领袖，苦语调停，令消释嫌隙，毋相妨碍。张百麟、任可澄觌面结约。岳与乐嘉藻、周培艺、凌云、黄禄祥【祯】、杨昌铭等，皆署名负责，两党搏战中止。光复事业遂以告成。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岳于九月十二日，偕乐嘉藻、陈永锡、张百麟、朱焯、周培艺、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军政府成立，岳任财政部部长。接受藩库官钱局，现款不满二十万，岳乃议创贵州银行。其法额设

股银一百万两，凡民持银五两，皆得购股票一张，虽至富豪，亦不许购至万股以上。购股者未持现银，得以财产契约抵押，但同时应在银行借领同额之纸币，流通于市面，使人人宝贵纸币，知纸币通行，已身亦沾其利润。银行得无数之股东，暗中拥护，银行之地位自日臻于巩固；而纸币之发行，银行乃可以操其伸缩之权。其规划之精审，条理之详密，近日理财家，实罕其匹。岳又随时召集各界，亲为演说，令众人反复诘难，必利害了然而后已。纸币既有信用，购股者亦极拥跃。当是时，新军扩充至四标，原有巡防队二十营，新募巡防队亦十余营，以及绿营未裁之额兵，月需饷银十余万两；援川北伐，安抚上、下游，办装治行，耗财尤巨。卒能从容应付，不至丝毫派累民间者，岳之力也。在职四月，滇军据黔后去职。

谭西庚

（一）姓名：谭西庚　（二）年岁：六十岁　（三）籍贯：贵州石阡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西庚，自治学社党员，咨议局议长。自其当选副议长时，于党务已多所尽力。及乐嘉藻辞职，西庚代为议长，益从事于党务之扩张。盖咨议局为民权之滥觞，自治党又素持平民政治主义者，特向少凭藉，主张不能实现。及得法定机关以为运动之地，势力益发展，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象矣。辛亥秋，川路风潮起，赵尔丰淫虐屠杀，阻绝交通。西庚集常驻议员会议，披露川祸真相，由黔局通电全国，声清吏之罪，人心积愤。未几，而武汉遂首举义旗。是时，自治党亦方有所密谋，常以咨议局为会议地点。西庚及副议长朱焯，议员龙昭灵、杨应麟，办事处职员张泽锦、宁建侯、张绍铭等，皆主急进，分头部署，着手运动。咨议局则借丁粮附加问题、铁路移款，召集临时

会议，与官厅为激烈之宣战。一则使人民积怒当轴，盖晓然于革命之不可以已。用意至为深远，结果亦如其所期。至九月初旬，新军全体已表同情于自治党，陆军学生亦有联合，惟两处所存子弹，或被官厅收回，或以阅操耗尽。众无所为计。张泽锦与徐耀卿密议购买。既定约，西庚大出咨议局存款付价，已愿与宁建侯等共负责任。十三日，官绅议设自保会，借咨议局为会所。西庚不置可否，而促本党进行益力。逮夜，陆军学生、新军果已发动。巡抚沈瑜庆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局询意旨。玉麟犹大言将调防军尽歼暴乱者。张泽锦瞋目叱呼，胡刚、陈树桑等和之，声震屋瓦。玉麟惶恐失色。西庚曰："张书记员代表今日一般民意。公速归报沈公，早决计。"玉麟去复来，赍瑜庆手书至，承认宣布共和。是时，非本党议员多徙避出局，即本党议员亦有托词他往者。西庚与朱焯、杨应麟、黄德铣、张百麟、杨昌铭等人数督饬党员，升汉字大旗于咨议局之巅；遣人四出，张贴示〔谕〕，鸣金告众。十四日，新军入城，军政府成立。西庚改立法院议长。执政者尊庚舆论，遇大事必就院取决。西庚等殚心立法事业，备极勤劳。军界内部或有风潮，或军界与政界相龃龉，亦恒由立法院调和解释。滇军据黔，解散立法院，议员悉被放逐。西庚出亡，现居京师。

朱　焯

（一）姓名：朱焯　（二）年岁：四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安平县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焯，自治学社党员，咨议局副议长。其在局中，号为敢言。凡本党所主张，必贯彻其目的。与反对党人奋斗，诘难蜂起，虽至恶声厉色无恤，以故反对党尤畏惮之。与谭西庚协力一心，扩张党务，自治社势力益发展。辛亥秋，川路风潮起，赵尔丰淫虐屠杀，阻绝交通。黔局披露川祸

真相之议，焯主张最力。丁粮附加之质问案、铁路移款之质问案，亦自焯发之。人心激昂，痛恨官吏之无状。自治党密谋倡义，令党员部勒哥老会，分兵四路，求通军事学者为统将，立大本营于省城，居中调度，而预拟之都督则焯也。其后联合军界，进行日亟。惟子弹缺乏，不能尅期举事。张泽锦与徐耀卿密议购买。既定约，焯赞成出咨议局存款付价，已愿与谭西庚、宁建侯共负责任。九月十二日，焯偕乐嘉藻、蔡岳、陈永锡、张百麟、周培艺、杨昌铭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不得要领。十三日，官绅倡设自保会，言论庞杂，焯独持冷静态度。逮夜，议员纷纷徙避他往。惟焯、西庚坐镇。劝业道王玉麟至局，一经胁迫，立促沈瑜庆承认共和。焯又偕西庚等督饬党员，部署一切。军政府成立，改立法院副议长兼枢密院总务股员。两院事务皆极繁剧，又须调和各方面意见。昕宵奔路，人服其耐劳。滇军据黔后去职。

注：

①安平县，今平坝县。

谭 璟

（一）姓名：谭 璟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湖南湘乡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璟初任自治学社编辑、交际两部干事，于党务奔走甚力。凡自治党经营事业，璟无不与闻。后遂充《西南日报》馆主任。辛亥秋，川路风潮起，清抚沈瑜庆议移四国借款修造黔渝铁路，璟攻之最力。时自治党已着手运动，璟益发为危论，冀鼓动人心，乘机爆发。杨穗芳者，报馆校对员，与新军司务长艾树池善，因介绍树池于璟。璟察树池可用，具以自治党计划告之，嘱树池阴为预备。树池言官长中如赵

德全、叶占标、杨基诚、文崇高等，均属同志。即兵士中亦有程度甚高者，唯标统袁义保，其心叵测。君当注意义保，联络事我自任之，订约而去。璟乃作匿名书，邮致义保，陈说利害，请其主动，久不得要领。会自治党员陈永锡、彭景祥、张泽锦、黄泽霖等由各方面接洽新军，日有进步。璟乃专意联络巡抚卫队。卫队多湖南人，庞鸿书由湘抚调任黔抚时所编练也，技艺娴熟，所持枪械尤精利。队官邹榥湖、排长陈祥年，籍隶湘乡，与璟同里，平日往还甚密，以故队中湘人，璟无不识者。榥湖性鲁莽，粗解文义。璟以《猛回头》、《黄帝魂》等书与阅，并晓以顺逆利害。榥湖未决。迨滇省反正，电传总督卫队以抵抗革命军故，死亡殆尽，榥湖意颇动。璟益乘势恫喝之，又欣动以功名。榥湖乃允与祥年号召部曲，而令璟作函告其管带彭尔堃，俾得进言之路。璟如约。尔堃无异议。公立法政学生周显谟，亦湘人，时往来传达消息。九月十三日午后十时，闻卫队传令整队，璟恐事变，冒死入抚署，问榥湖意云何？榥湖曰："大帅言陆军学堂暴动，命戒备。其实我辈当谨守君令，决不至自相屠戮也。"璟曰："吾必取信物。"遂与显谟各出所携匕首，尽去卫队肩章，卫队亦听之。璟又亲视卫队将抚署野战炮机械一一折卸，乃出。于是，沈瑜庆爪牙尽失，不得不俯首听命矣。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璟所居私宅，在白沙井，与张百麟毗连。同志秘密会议，多在其家；旗帜徽章、告示诸物，及所储军火，并藏璟处。家人危之，璟毅然不顾。事定后，璟被推为学务部部长，犹与同志奔走各方面，调停意见，消患未萌，划责任事，夜宿公署。在职三月，不遑宁家，维持学务现状，规划教育进行方针，勤劳懋著。学界中人，翕然称之。

贺国昌

（一）姓名：贺国昌　（二）年岁：五十岁　（三）籍贯：

江西萍乡县　（四）现任职守：江西都督府政治顾问官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国昌初为县令湖南，以官费留学日本，醉心共和主义。戊申春，以知府来贵州，遂充巡抚文案，试署巡警道。时张百麟等创自治学社，方为官厅批斥，不准立案。国昌至，立允之。对于报馆、学堂，皆极力赞助。提倡士气，缩减官权。己酉九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将之任，道出贵阳，密语巡抚庞鸿书，黔有革命党周培艺、张百麟宜急捕治。鸿书持不可，国昌亦为辨护，其事乃寝。十一月，自治党发起国民捐会，党员陈永锡等演说激烈人心大动。署提法司王玉麟、署劝业道查秉钧，皆主拿办。国昌力持不干涉主义，巡抚卒听国昌。越明年庚午，提督徐印川，以事为《西南日报》所攻，怨自治党，伪造会匪飘〔标〕布，目为自治党革命确据，迳呈陆军部。部仍咨行巡抚查办，亦赖国昌维持，得不兴大狱。当是时，贵州一般贵族富绅结合团体，命曰宪政预备会，攀附保皇余孽，遇事倾陷民党。已而技不售，则集矢于国昌。其党人私语，皆曰：贺国昌，自治学社黑幕中党魁也。不去彼，吾侪势力万不能发展。未几，遂有贿买御史陈同善奏参之事。然国昌曾不因被参，变易其节概。自治党员中如周培艺、钟昌祚、宁士谦、张泽锦等，皆在警界任事，并见亲信。张百麟、陈永锡、孙镜、朱焯、黄德铣等，亦时游其门，倾掬肝鬲，无有欺隐。故贵州反正之功，成于自治党；而自治党生存活动于专制政体之下，容扩张，使所抱宗旨，居然实现，则国昌平日调护之力。故国昌之功尤不可没也。（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当川路风潮起时，巡抚沈瑜庆拟添募军队，以资防范。国昌以财政支绌难之，议遂寝。及两湖警电狎至，瑜庆益不信任新军，终日忧惧。国昌乘间以种族大义、党人势力，反复开陈。瑜庆虽执迷不悟，而其胆已丧。九月初旬，黔中盛传江苏反正，程德全自立为都督。一日国昌与瑜庆语及之，且曰：德全真人杰也。此间绅士陈永锡告我，亦希望大帅效德全。瑜庆不

答，绕室疾走，终以其家世受满恩，不忍背叛。十三日夜间，陆军学校、新军皆已发动。瑜庆犹欲悬重赏陷防军，谋抵抗。国昌复以危词恐之，瑜庆乃手书承认宣布独立，钤用关防，送之咨议局。军政府成立，自治党员争挽留国昌。国昌辞。临别犹以贵州财政为虑，于练兵筹饷，惓惓不忘焉。

朱兴汾

（一）姓名：朱兴汾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浙江海盐县　（四）现任职守：浙江都督府法律顾问官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兴汾以知府奉调来黔，筹办各级审判厅。自治党首领张百麟，亦供差筹办处。兴汾倚重百麟，事必与谋。百麟亦为之尽力。公立法政学堂者，自治党所创设，鼓吹革命者也。兴汾领该堂监督，故与党中强健分子，无不相洽者。党务进行或有障碍时，或反对者指索瘢垢相劫持时，兴汾维持调护，功不在贺国昌下。当湖南之光复也，党员张泽钧方以法官需次于湘，以一等急电告张百麟、谭璟，促黔省谋独立。电局总办潘某得之，大惊愕，将呈巡抚，以告兴汾。兴汾曰：党人势力极大，若必与犯难，恐家属无噍类矣。某乃止。党人虑事泄，谋益急。黄泽霖至为书譬晓新军标统袁义保。义保不为动，而请巡抚沈瑜庆查办。兴汾与贺国昌力持之，得不究。军政府成立，兴汾任司法部部长。嗣以财政困难，各级审判厅进行中止，辞职返浙。

张泽钧

（一）姓名：张泽钧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位职守：湖北汉口地方审判厅民庭推事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泽钧肄业贵州法政学堂，与张百麟同志相亲善。丁未冬，日法、日俄两协约发表，瓜分警

告，震动全国。泽钧乃偕百麟创办自治学社，艰难缔造，负积极责任。一切方略，百麟筹议，泽钧执行。尝只身匹马，尽历上游各郡县，所至遍谒其绅商学界，语以政乱国危，非结合团体，不能救亡。联络同志，执涂之人而强聒之，故所经之地，分社随以成立。党中经营事业，如报馆、学堂，泽钧无不力任其难。党势骎骎发达矣。己酉冬间，党议藉国民捐会筹款谋大举，事垂成而败。泽钧乃以西南代表名义，偕钟昌祚遨游北方，沟通民党消息，预备相机发难。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辛亥秋间，泽钧归至京师，以法官需次湖南，与闻湘省光复事。以一等急电促黔本党谋独立。本党举龙昭灵赴湘，会商泽钧，中止援师之议，并督其速归。十月，泽钧至贵阳，任都督府顾问官，疏通阂隔，荐拔沈抚。赵德全甚倚重之。又佐黄泽霖整饬军纪，严办匪类。未几，东路防军变，戕泽霖，并围泽钧家，搜杀泽钧不得，枪毙其门人田某以去。财产悉被掠夺。黔人冤之。

张泽锦

（一）姓名：张泽锦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泽锦，泽钧同怀弟也。当自治学社之初发生，即偕泽钧艰难缔造，分任劳怨，故为党史上重要人物。辛亥秋，川路风潮起，清吏大肆屠杀。泽锦义愤填膺，密与其友杨树青谋，将以咨议局开会日，刺杀巡抚沈瑜庆，而他党员以所号召哥老会响应举义。党议以各方面运动未成熟，骤行此策，太危险，禁毋躁。于是泽锦、树青专任接洽新军之责，联络同志姚国英、马登瀛等，分道进行。鄂湘光复，事机益顺手。泽锦天性豪迈，胸襟坦白，新军官佐一见，多乐与交亲。泽锦又介绍桂景澐于肖洪斌、艾树池等，酒食过从，乘间督促之，成功益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当九月初间，新军全体

已表同情于自治党，陆军学生亦有联合。唯风声传播，官吏防范甚严。两处所存子弹，或被收回，或以阅操耗尽，众无所为计。泽锦恐事败垂成，徬徨奔走，寝食皆废，密语其戚史瀛，将操白刃从事。瀛有友曰徐耀卿，曾充巡防哨官，因案系狱。其家藏有子弹，瀛乃与议购买。议定矣，又无所得资。时咨议局办事处有存款千金，泽锦谋于议长谭西庚等，共负责任，尽出以作子弹代价。交易既成，泽锦躬率杨穗芳、赵华轩等，往来搬运，迭被防军盘查，皆以巧饰得免。按新军、陆军学生人数平均分配，交蓝鑫、杨树青、廖谦等分起输送。十三日夜间，输送犹未竣事，而城门早闭，杨树青不得出。泽锦偕陈树桑缒出之，返至咨议局。时官绅相约，以十四日开自保会，推泽锦充庶务员。泽锦嗔目曰："今陆军学生、新军皆已持枪待发，巡抚欲秩序毋紊乱，迳请宣布共和耳，何以自保为？"众纷纷散去。十二时，陆军学生、新军果皆已发动，巡抚沈瑜庆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咨议局询意旨。玉麟犹大言："官绅方协心谋自保，而暴徒敢倡乱，将调防军尽歼之！"泽锦呼曰："去专制而求自由，蹴异族而复仇雠。今日之事也，若满奴，末日已至，尚作威福耶？速扑杀此獠！"胡刚、陈树桑等和之，声震屋瓦。玉麟惶恐失色。谭西庚曰："张书记员热度高，状类发狂。虽然，此代表今日一般民意也。公爱和平者，速归报沈公，一言而决。"玉麟去复来，赍沈瑜庆手书至，承认宣布共和。泽锦又偕陈树桑驰奔大兴寺，通告该处驻扎防军，使助开城门纳新军。军政府成立，黄泽霖统领巡防绿练各营，泽锦任军需官。旋至镇远，经理北伐军兵站。故当泽霖被戕时，得免于难，然财产悉被掠夺，其家因革命毁矣。

彭景祥

（一）姓名：彭景祥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景祥，自治学社党员。与陈永锡、张百麟、简书数辈友善，同抱革命宗旨。辛亥春间，新军队官赵德全、陈启顺、鄢元发、蓝鑫等，更番驻扎大定，督铲烟苗。景祥蓄意联络之，与约为昆弟。抵省后过从益密。德全等皆鄂人。武汉起义，陈永锡嘱景祥访德全等，纵论湖北关系，侦其意向。德全等颇以不与故乡盛举为憾。景祥知其可动，乃邀德全等莅陈永锡寓所，共谋响应。启顺虑标统袁义保为梗，德全则主张从运动下级军官入手，景祥亦告以民党计划及其声势。德全等知有外援，气益壮，亟归营，分头部署。景祥日周旋于民党与新军之间，传达消息。九月十一日，得德全、启顺报告，官长目兵，均已跃跃欲试；袁义保亦有转圜意，期与张百麟面议。景祥乃介绍百麟、义保相见。义保提出条件：一财政，二军事，三报酬。百麟一一敷陈方略，订约而散。景祥念义保素谲诈，不可信，益催促进行。十二日午后，蓝鑫来告曰："营中稍有子弹，已被沈抚阅操耗尽，赤手安能举事，今且为奈何？"景祥乃引鑫诣张泽锦，得所购子弹，密运回营。夜中，德全、启顺复来言，子弹不敷分布。景祥又与黄泽霖谋，私启南药局，窃六箱予之。各方面运动成熟，由陈永锡决定，新军以十四日午前六时入城。而十三日午后七时，城门已严闭，景祥乃偕新军排长李盛周、安维新，司书生吉兆明等，潜伺暗陬，侦察动静。风雨露立，不移尺寸，其艰苦如此。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十三日夜半，喧传巡抚沈瑜庆调巡防队攻围陆军学校，景祥亟偕李盛周等缒城求救于新军。至则其事已解。黎明，景祥遂率新军决死队，首先入次南门。事定后，景祥任民政部总务科科长，佐陈永锡整顿警务，维持公安，坚苦卓绝，一时无与为比。

陈守廉

（一）姓名：陈守廉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

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守廉与张伯麟等发起自治学社，于党务奔走甚力，凡自治党所经营事业，无不力负责任。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号召哥老会五百人，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共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守廉部下分守军械局，事定后编为新巡防南路先锋队，守廉为分统，从枢密院长张百麟巡视上游，弹压土匪，开导夷民，纪律严明，民间称诵。旋东路巡防队叛乱，围攻百麟私宅，守廉拥百麟出走，解散所部于广西泗城府。饥疲逃亡之余，守廉能以义使众，整肃不扰如平日。人皆服其有将才云。

文崇高

（一）姓名：文崇高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四川秀山县　（四）现任职守：陆军部科员、陆军上校加少将衔。（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初，贵阳张铭为贵州先觉者，崇高尝与铭游，饫闻绪论，亦笃信改革之必要。丙午萍醴之役，铭谋号召哥老，崛起西南。以崇高曾习武备，故军事编制悉委焉。事泄，铭出亡。崇高时充巡防队哨官，亦不安于位，请咨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复与北方革命党刘汝贤、王文山等接洽。毕业归黔，再充陆军步队一标二营督队官。武汉起义，与教练官杨荩诚有所计划。嗣知赵德全等已着手运动，益倾心联络，为之助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崇高升任参谋长，部署一切。都督杨荩诚深倚赖之。旋派充中央政府会议军事代表，偕平刚赴南京。

周显谟

（一）姓名：周显谟　（二）年岁：十八岁　（三）籍贯：湖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

党：显谟肄业公立法政学堂，习闻革命宗旨。年少英敏，见义勇为。巡抚卫队多湘产，与显谟同乡里，素相亲善。自治党员谭璟方运动卫队，队官邹棍湖等犹豫未有所决。一日，显谟迳入其堂，登木几，演说革命之必要，众皆大惊，已又大服。洎接滇电，遂决议全体反正。九月十三日午后十时，传闻卫队仍听巡抚命令，显谟亟偕谭璟入抚署，出匕首，尽去卫队肩章，并监视卫队拆卸野战炮机械。巡抚失所恃，遂屈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显谟任枢密院秘书，兼都督府副官，屡次调和军界暗潮，深资得力。

邹棍湖

（一）姓名：邹棍湖（二）年岁：（三）籍贯：湖南湘乡县（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棍湖充巡抚卫队队官，与自治党员谭璟、周显谟接洽，偕排长陈祥年密谋，运动本队目兵，力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棍湖从枢密院长张百麟率兵巡视上游，弹压土匪，开导夷民，颇著勤劳。

艾树池

（一）姓名：艾树池（二）年岁：二十六岁（三）籍贯：贵州石阡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树池充贵州陆军步兵一标二营司务长。有大志，素与自治学社社员谭璟、杨应麟、杨穗芳数辈友善。川鄂事起，树池拊髀雀跃，具以所蕲目的告璟等。璟等亦坦怀相示，且举自治党进行方法，互相印证。树池因益与赵德全、叶占标、文崇高等相联络，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树池被推为前卫司令，分兵守军械局、藩库及英、法各国教堂。军政府成立，超擢管带，率所部赴黎平、古州一带，防

御洪匪。

陈祥年

（一）姓名：陈祥年　（二）年岁：　　（三）籍贯：湖南湘乡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祥年充巡抚卫队二排排长，与自治党员谭璟、周显谟接洽，偕队官邹棍湖密谋，运动本队目兵，力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祥年从枢密院长张百麟率师巡视上游，弹压土匪，开导夷民，颇著勤劳。

杨穗芳

（一）姓名：杨穗芳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穗芳任《西南日报》校对员，介绍其友新军司务员艾树池于谭璟，密图光复。穗芳常往来营中，传达消息。（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张泽锦在徐耀卿处购获子弹，穗芳帮同搬运，迭被防军盘查，均巧饰得免。

李立鉴

（一）姓名：李立鉴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立鉴，自治社党员。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号召哥老会，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共图光复。事定后编所部为新巡防北路先锋队。

谭德骥

（一）姓名：谭德骥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平越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德骥，自治学社党员。曾充清巡防营管带。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号召散卒及哥老会，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共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德骥分守军械局，事定后编所部为新巡防东路先锋队，德骥为分统。平越兵变，德骥驰往抚定之，唯不戢部曲，沿途恣为淫掠，抵省闻黄泽霖将按治其罪，震恐不自安。刘显世遂嗾德骥队官唐灿章作乱，刺杀泽霖。德骥不能讨，且亟归诚显世，骥保全禄位焉。

黎克荣

（一）姓名：黎克荣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克荣初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丙午萍醴之役，铭谋响应，克荣号召哥老会，与铭期会于修文。事泄，铭被捕逃亡；克荣亦深自韬匿。后审自治学社纲领纯洁，乃加入同盟。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仍号召哥老，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共图光复。事定后编所部为新巡防中路先锋队。

吴 冠

（一）姓名：吴冠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冠初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丙午萍醴之役。铭谋响应。冠号召哥老会，与铭期会于修文。事泄，铭被捕逃亡，冠亦深自韬匿。后审自治学社宗旨纯洁，乃加入同盟。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仍号召哥老，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力图光复。事定后编所部为新巡防中路先锋队。

孔　鹏

（一）姓名：孙鹏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鹏，自治学社党员。川路风潮起，受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号召哥老会，以兵法部勒之，听候指挥，力图光复。事定后编所部为新巡防西路先锋队。

刘鲁香

（一）姓名：刘鲁香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盘州厅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鲁香，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号召哥老会五百人，自署"铁血军"，声言有众数千，将以九月十五日入城。城中汹惧，绅界之和平派，亦恐扰乱秩序，主张从速反正。鲁香有间接促成之力焉。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编鲁香所部为第三标第三营，随杨荩诚北伐，鲁香派充兵站队长，沿途护送子弹枪械，未尝有失。

注：

①盘川厅，今盘县特区。

杨　植

（一）姓名：杨植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植，自治学社党员，前武备学堂毕业生。与陆军学生多接近，周旋于民党与陆军学生之间，传达消息。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植等秘密缮写，故一经宣布独立，条理井然。

黄理中

（一）姓名：黄理中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清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理中，自治学社党员。与陆军学生接近，周旋于民党与学生之间，传达消息。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理中等秘密缮写，故一经宣告独立，条理井然。

王肇西

（一）姓名：王肇西　（二）年岁：四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肇西充达德学校教员，结合达德、时敏两校学生，组织"务本团"，运动革命。

黄　涛

（一）姓名：黄涛　（二）年岁：二十二岁　（三）籍贯：湖南浏阳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涛，自治学社党员，又偕杨昌铭发起宪友会，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涛初为贵州电报局学生，每泄政界要电于《西南日报》。总办假他事黜之。然涛故与诸同志友善，所有要电，仍得探悉无遗。自武汉起义后，取缔电报益严，各处公私往还电文必送内检，稍涉嫌疑，即压搁不发。而自治党消息，不因之梗阻，涛之力为多。军政府成立，涛充电报局局长。在职勤敏，事无废延。

杨应麟

（一）姓名：杨应麟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天柱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应麟，自治学社党员，曾在下游创办分社，鼓吹革命，嗣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川路风潮起，本部大计划已定。应麟素善新军司务长艾树池，因联络树池，使运动新军。又往说巡防队管带和继圣，使勿反抗新军，共表同情。（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前数日，新军、陆军学生虽已表同情于自治党，而子弹缺乏，赤手无所为计。时咨议局办事处有存款千金，应麟与议长谭西庚、副议长朱焯、会计员宁建候等，共负责任，尽出以购买子弹。九月十三日午后十二时，陆军学生、新军已在城外发动，巡抚沈瑜庆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咨议局。玉麟犹大言：将调巡防队尽歼暴乱者。应麟以正义折【斥】之。玉麟归报瑜庆，始承认由咨议局宣布独立。应麟后以军政府委任，出守黎平府，所属永从、丙妹[1]皆陷于洪匪。应麟在职数月，次第收复。（七）建议事件：当川祸剧烈时，邮电阻绝，应麟主张由黔局代为布告天下，以伸公愤。又建议欲谋独立，必籍外援，商诸同志。公举陈永锡、龙昭灵赴湘鄂联络。永锡因本部事机正急，不果行。昭灵行抵镇远，而省城反正。

注：

①永从、丙妹，清时今从江县为永从县，隶有丙妹县丞。

龙昭灵

（一）姓名：龙昭灵　（二）年岁：三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天柱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昭灵，自治学社党员。曾在下游创办分社，鼓吹革命。嗣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川路风潮起，本部大计划已定，公举昭灵赴湖南，会商张泽钧，担任乞援事。昭灵投袂即行，不稍留滞。比抵镇远，省城已反正，昭灵乃归天柱，联合各界，即日响应省城。

黄德铣*

（一）姓名：黄德铣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德铣，自治学社党员。充劝业公所工商科科长，侦察官厅消息，闻反对党首领任可澄将进充兵备处文案，于本党计划为根本之破坏。亟偕陈永锡走说当道，怵以危词，取消其委任。黄泽霖以书说新军标统袁义保，义保以示护劝业道文瀛①，嘱呈巡抚查办。德铣极力阻止。事机急迫，劝业道王玉麟拟乘不备捕杀倡首诸人。德铣复游说以缓其谋。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实业部长。时各司道卫队无主鼓噪，德铣设法抚慰之，且资其力守护各局库。又捐局存款八千余百金、道库六万余千金。陈列所、试验场、牧畜场、工艺局等处物品、牲畜、器具、房屋亦二万余千金，均极力为保全。　（七）建议事件：自治党本部原议以九月一日咨议局开会，清吏莅局，乘势劫之，胁其反正。时新军意向游移，巡防势极慓悍，轻于发难，危险殊甚。德铣力主迟日举事。而部署进行方法，务极周密。故反正之时，兵不血刃，良由运动成熟之效也。

注：

①文瀛非劝业道，系贵阳知府。

彭述文

（一）姓名：彭述文　（二）年岁：四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辛亥九月朔，述文自中央教育会归黔，闻湖北起义，走告平刚曰：时机至矣！时述文同

---

*本文内粘附一白纸，有文字12行，旁有批注："此稿系德铣自行口口"云云，疑系德铣自撰之文，故未录入。

志陈永锡已遣彭景祥与新军队官陈启顺、赵德全等有所谋划，因约初八日会于陈永锡室。述文议曰：各省如伯兄仲兄，贵州为季弟。为贵州计，与其动，宁静。虽然，以贵州而能继两湖后起革命军，余省自争先，功可指日成。倘咸怀观望，两湖其何以支；两湖不支，则欲脱吾族奴隶之籍，尚有一日哉？众叹服，进行益亟。十三日，反对革命派首领郭重光、任可澄等与官厅联合，主张设自保会。巡抚用人行政之权公于大众，人心颇为所惑。述文奔走各处，悉力破坏之。又使余衡钟走告新军曰："官厅藉自保为缓兵之计，而别以密电速刘显世入省，公等慎之，毋为人鱼肉也！"新军闻之，果大愤恚，决以十四日黎明入城。初，述文当庚子后，即在贵州提倡革命。科学会、乐群学堂皆其手创，以结合同志，陶铸后进者也。前后七八年，宗旨不稍变异。尝任官立高等小学堂教员、农林学堂教员，皆以激进被斥。提学司陈荣昌至，大索学生课本，将搜查证据，以入其罪，得解乃已。朋辈中与述文亲善者，曰张铭、平刚、胡肇安、陈永锡、漆运钧、彭景祥、简书，皆以奔走革命著称当世。而乐群学生如张先培、程毅、鲁士光、匡黄、吴积诚等，或以暗杀，或以战功，皆有所表见于民。观其师友之际，益可立述文之为人矣。军政府成立，述文任枢密院交通股事，调和军界之功为多。后以三月期满辞职。

余衡钟

（一）姓名：余衡钟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龙里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衡钟任乐群学堂教员，关于自治党与新军之联合，颇与闻密议。九月十三日，官厅承认绅界之要求，拟设自保会，革命机势为之一挫。衡钟受彭述文方略，往激新军，促其举事。遂以十四日光复贵州省城。后随杨荩诚北伐。

张绍铭

（一）姓名：张绍铭　（二）年岁：四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绍铭，自治学社党员。川路风潮起，本党计划已定，绍铭乃介绍其门人新军炮队正目杨树青入党，俾与张泽锦接洽。时绍铭与泽锦同为咨议局书记员，开会期间，事务蝟集，绍铭独任其劳，不以扰泽锦，俾得一意进行；又尝以暇日组织贵筑九区联合会，部勒各乡团丁，为自社党后援。（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起义时张泽锦购得子弹，分藏绍铭宅中。军政府成立，绍铭出任石阡府知事，平治盗匪，保持公安，郡人不见兵革，记其为军政时代焉。

陈元栋

（一）姓名：陈元栋　（二）年岁：四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镇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元栋以辛亥秋间发起宪政实进会黔支部。一时入会者甚形踊跃，党务极为发达。元栋，自治党员，与自治党互相提携，一致进行。凡自治党有所运动，宪政实进会诸人皆从各方面助力，故成功益速焉。（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元栋任枢密院财政股事。时方议缓征丁粮厘税，以示宽大。元栋曰："令兵额骤增，财源日竭，而乃骛虚名，市小惠，一旦兵队哗变，人民感受之痛苦，比于输纳正供，奚啻百倍。"众服其知大体。于改革盐务，主张破坏引地，自由贸易，俾民间永无食贵之虞。在职三月，期满辞职。

杨昌铭

（一）姓名：杨昌铭　（二）年岁：四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

何种会党：昌铭以辛亥秋间发起宪友会黔支部。一时入会者甚形踊跃，党务极为发达。昌铭，自治党员，与自治党互相提携，一致进行。凡自治党有所运动，宪友会诸人，皆从各方面助力。故成功益速焉。（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昌铭居宅密迩张百麟，时相过从，临时禁约，多所参预。九月十二日，昌铭偕蔡岳、乐嘉藻、周培艺、陈永锡、张百麟、朱焯等冒死入巡抚署，劝告沈瑜庆从众意反正。十三日午后十二时，在咨议局偕谭西庚、张百麟等部署宣告独立一切手续。十四日黎明，军政府成立，昌铭任枢密院民政股事，出为铜仁府知事。

史　瀛

（一）姓名：史瀛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当起义前一周间，各界运动已成熟。自治学社、陆军学校、新军三部分有联合。风声传播，官吏防范甚严。陆军学校子弹，悉数收回；新军所储，亦以阅操耗尽。众无所为计。张泽锦者，瀛中表兄也，谋于瀛曰："今事机日急，革命死，不革命亦死。吾侪操白刃从事耳。"瀛知其友徐耀卿家藏有子弹，锐然自任。时耀卿方系狱，其妻念子弹禁物，固不承。瀛舌敝唇焦，百计游说，往返奔走，至于数日，始以重金购得子弹千五百粒，以五百枚接济陆军学校，以千枚接济新军。九月十三日夜间，清吏闻变，不测子弹所自来，又不知其确数，惶恐让步。光复事业，遂以告成。

曹廷辅

（一）姓名：曹廷辅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廷辅充贵州陆军炮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

力图光复。

邝龙俊

（一）姓名：邝龙俊　（二）年岁　　（三）籍贯：四川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龙俊充贵州陆军学校领员。该校学生之密谋光复也，龙俊力赞助之；又代表学生，与自治学社、新军接洽，通筹全局，为一致之行动。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黎明，龙俊率学生会合新军入次南门，以一部守卫藩库官钱局，以一部分任弹压，守城五六夜不倦。后升任陆军学校提调。滇军据黔后去职。

廖　谦

（一）姓名：廖谦　（二）年岁：　　（三）籍贯：四川成都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谦，自治学社党员，任教陆军学校。该校学生之密谋光复也，谦力赞助之。又代表学生，与自治学社、新军接洽，通筹全局，为一致之行动。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谦于联络奔走外，佐张百麟编制临时军政府条令，预定作战计划，又尝以其私宅作秘密会议之所。桓桓之士，时往来其家，颇为官厅所注目。军政府成立，谦任军政部长、陆军学校教务长。滇军据黔后去职。

周凤文

（一）姓名：周凤文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龙里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凤文，自治学社党员。本省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学堂毕业生。川路风潮起，奉本部命令，以同学关系，鼓吹军界中人，急谋发难。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凤文于联络奔走外，佐张百麟编制临时军政府条令，预定作战计划。军政府成

立，任都督府一等参谋官。关于省内调遣及援川军一切部署，深资其力。滇军据黔后去职。

王炳奎

（一）姓名：王炳奎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炳奎，自治学社党员。本省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川路风潮起，奉本部命令，以同学关系，鼓吹军界中人，急谋发难。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炳奎于联络奔走外，佐张百麟编制临时军政府条令，预定作战计划，又尝以其私宅作秘密会议之所。军政府成立，炳奎任军政部副长，助廖谦办理一切。滇军据黔后去职。

黄祺元

（一）姓名：黄祺元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独山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祺元初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丙午萍醴之役，铭谋响应，祺元与供奔走。事泄，铭被捕逃亡，祺元亦遁北洋。毕业陆军速成学堂，归黔后加入自治党。川路风潮起，奉本部命令，鼓吹军界中人，急谋发难。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祺元于联络奔走外，佐张百麟编制临时军政府条令，预定作战计划。军政府成立，任都督府参谋官，后改援川黔军统领总参谋，未成行。黄泽霖被戕后去职。

赵华轩

（一）姓名：赵华轩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华轩，自治学社党员。

奉本部命令，在事出力。张泽锦向徐耀卿家购获子弹，华轩帮同搬运，迭遇防军盘查，均以巧饰得免。

宁建侯

（一）姓名：宁建侯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建侯肄业贵州法政学堂，与张百麟同发起自治学社，艰难缔造，凡党中经营事业，建侯无不与闻。川路风潮起，本部大计划已定，着手运动。两湖捷音继至，陆军学校、新军，皆与自治党一致进行。机会濒熟矣，独子弹缺乏，不敢轻举。张泽锦向已革哨官徐耀卿家密议购买，已有成说，而款无从出。建侯时任咨议局会计员，愿力负责任，出所有存款，供给活动。议长谭西庚、副议长朱焯、议员杨应麟等，皆同心主持。子弹既得，利益复为我有。公同决议，新军以九月十四日入城，光复大业，遂以告成。

桂景澐

（一）姓名：桂景澐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景澐肄业公立法政学堂，习闻革命宗旨。川路风潮起，自治党计划已定，各方面着手运动。景澐偕张泽锦、杨树青接洽新军官佐肖洪斌、艾树池等，与约为昆弟，酒食联欢，过从无虚日，伺隙则以义声耸动之。洪斌等进行益亟。时党中经费缺乏，事机常虞阻滞。景澐多方筹划，助以数百金，党务遂得以发展，不旬日而成光复之功焉。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景澐家临通衢，院宇深沉。九月以后，张百麟等居宅，皆为官厅所注目。党人秘密会议地点，暗移至景澐后院。景澐以前院宴集女宾，多置留声机等娱乐之具，以掩饰耳目，故人不知觉。本部所

拟条教、号令、告示，多在其家缮写。十四日黎明，偕黄泽霖等开城纳新军。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军界时有龃龉，景濛常任调和，杯酒释猜疑，武人多乐与交亲。

冷用民

（一）姓名：冷用民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用民肄业公立法政学堂，习闻革命宗旨。川路风潮起，自治党计划已定，各方面着手运动。桂景濛接洽新军，用民常左右之，在事奔走甚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黎明，用民偕黄泽霖等开城纳新军。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稽核文牍，勤于职务。

肖朗生

（一）姓名：肖朗生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朗生，自治学社党员。通苗族语言。辛亥九月、党人谋起义军，响应两湖。新军、陆军学校已表同情。时巡抚沈瑜庆亦疑新军，拔用胡锦棠为分统，和继圣为管带，饬募巡防队，防范革命党。继圣故苗族，以骁勇善战著称。其所部虽限十五日成军，而壁垒已焕然一新。民党畏之。张百麟使朗生往说继圣，以利害反复开导。继圣为之动容，遂持中立态度，不肯为沈瑜庆尽力。

涂宝煌

（一）姓名：涂宝煌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宝煌，自治学社党员。又偕陈元栋发起宪政实进会。辛亥九月，党人谋起义军，响应两湖。新军、陆军学校皆表同情。时巡

抚沈瑜庆亦疑新军，拔用胡锦棠为分统，饬募巡防队，防范革命党。锦棠久历戎行，数与粤西游勇搏战，号为慓悍。其所部虽限十五日成军，而壁垒已焕然一新。民党畏之，公议谁能往疏通锦棠者。宝煌前曾为锦棠幕客，因锐然自任。锦棠五十无子，宝煌以切身利害动之。锦棠默然，遂持中立态度，不肯为沈瑜庆尽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宝煌任民政部副长，佐陈永锡办理巡警，督催禁烟及自治各事宜，后随张百麟巡视上游。

肖懋林

（一）姓名：肖懋林（二）年岁：二十五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懋林，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懋林等秘密缮写，故一经宣布独立，条理井然。

张岳崧

（一）姓名：张岳崧（二）年岁：四十六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岳崧，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岳崧等缮写。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后出任平越州知事。平越遭兵变后，百物荡尽。岳崧召集流亡，抚恤难民。政声为一时冠。

冉仲岑

（一）姓名：冉仲岑（二）年岁：二十一岁（三）籍

贯：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仲岑，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仲岑等秘密缮写，故一经宣布，条理井然。

胡星五

（一）姓名：胡星五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定番州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星五，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星五等缮写。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速记员，并侦察军界各方面举动，随时报告。

注：

①定番州，今惠水县。

关　森

（一）姓名：关森　（二）年岁：四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镇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初，贵州之改编巡防军也，就地形上分为五路。中路统领，常以抚标参将兼之，而东、西、南、北四路之请领月饷，亦恒由中路转达。森充该署文案凡十余年，故与巡防将领，无不相习者。辛亥九月，自治党谋光复，与新军、陆军学校已有联合，虑防军为梗，森因力说统领宋绍武，以利害反复开陈，绍武允守中立，不为巡抚沈瑜庆尽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黄泽霖任巡防绿练各营统领，森充参谋，赞划一切，颇有条理。除以官文书通告各路防军反正外，森又自为私函，晓以顺逆，以故各路防军，无抗颜行者。虽慑于大势，森亦与有力焉。

胡书年

（一）姓名：胡书年　（二）年岁：三十一岁（三）籍贯：浙江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书年，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所拟条教、号令、告示，预由书年等缮写。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勤于职务，院中甚倚重之。

胡　刚

（一）姓名：胡刚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刚，自治学社党员。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素富革命思想。辛亥秋间，党人谋光复，军界各方面均已着手运动。新军之一部分曰征兵营，另驻武侯祠，多数由沈瑜庆调赴四川，存营者仅百数十名。刚与排长姜瑞熊，故同志相亲善，两人协力运动，阖营皆表同情。（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三日夜间，陆军学生、新军已在城外发动。巡抚沈瑜庆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咨议局，玉麟犹大言，将调巡防队尽歼暴乱者。刚与张泽锦、陈树棨等奋呼："速捕杀此獠！"谭西庚、杨应麟为解。玉麟丧胆，归报瑜庆，亟承认宣布共和。军政府成立，刚任队官，后擢管带，驰赴思南府弹压土匪。

姜瑞熊

（一）姓名：姜瑞熊　（二）年岁：二十九岁（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瑞熊，自治学社党员。将弁学堂毕业生，充新军征兵营排长。辛亥秋间，党人谋光复，瑞熊与同志胡刚等，运动存营兵士百余名，悉数反正。（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

立，瑞熊充参谋副长，佐文崇高部署一切。后率兵巡视南路，弹压土匪。

刘玉泰

（一）姓名：刘玉泰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湖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玉泰充新兵营司务长，帮同胡刚、姜瑞熊等，运动存营兵士，悉数反正。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玉泰拔充队官，随胡刚赴思南府，弹压土匪。

陈树桑

（一）姓名：陈树桑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龙里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树桑，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命令，联络资治学堂学生、司法警察及中路巡防营督带罗紫衔等，奔走甚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三日夜间，城门早闭，杨树青怀挟子弹不得出，树桑偕张泽锦等冒险缒送树青出城。十二时，返至咨议局。时陆军学生、新军已先后发动，巡抚沈瑜庆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局询意旨。玉麟犹大言：将调巡防队尽歼暴乱者。树桑与张泽锦、胡刚等奋呼："速扑杀此獠！"谭西庚、杨应麟为解之。玉麟丧胆，归报瑜庆，亟承认宣布共和。树桑又偕张泽锦驰赴大兴寺，通告该处驻扎防军，使助开城门。十四日新军入城，树桑指挥学生队，保护各行政公署。

韦国政

（一）姓名：韦国政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定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国政，公立法政学生，奉张百麟命令，偕刘鲁香号

召哥老会，奔走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三日夜间，国政偕张泽锦、陈树桑等，縋杨树青出城，输送子弹回营。迨清吏承认共和后，同驰赴大兴寺，通告防军，助开城门，以纳新军。

邹师采

（一）姓名：邹师采（二）年岁：二十二岁（三）籍贯：江西（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师采，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制备旗帜，由师采等输送新军、陆军学校。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稽核文牍，勤于职务。

黄如海

（一）姓名：黄如海（二）年岁：二十三岁（三）籍贯：贵州铜仁府（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如海，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制备旗帜，由如海等输送新军、陆军学校。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稽核文牍，勤于职务。

伍英

（一）姓名：伍英（二）年岁：二十四岁（三）籍贯：贵州安平县（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英，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公立中学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制备旗帜，由英等输送新军、陆军学校。军政府成立，充民政部参议，佐陈永锡办理巡警，督催禁烟及自治各事宜。

范元卿

（一）姓名：范元卿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余庆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元卿，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命令，奔走运动，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制备旗帜，由元卿等秘密输送新军暨陆军学校。

穆邦荣

（一）姓名：穆邦荣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清江厅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邦荣，同盟会会员。归自日本，即着手为单独之运动，久而应者寥寥，乃加入自治党，在下游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因事晋省，时本部方有所谋利，留邦荣不遣，邦荣周旋于新军、哥老会之间，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

注：
①清江厅，今剑河县。

范军谋

（一）姓名：范军谋　（二）年岁：十九岁　（三）籍贯：云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学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二日，军谋随同杨树青等，输送子弹于新军。

陈启顺

（一）姓名：陈启顺　（二）年岁：三十三岁　（三）籍贯：湖北黄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启顺充贵州陆军步兵一标二营左队队官，与自治学社社员陈永锡、彭景祥接洽，偕赵德全等密谋，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起义前十余日，清抚沈瑜庆已疑新军，饬军械局毋发子弹，又不时阅操，令已发者亦消耗殆尽。九月十三日，事机益迫。启顺奔告景祥。景祥谋之黄泽霖，私启南药局，窃出子弹六箱，交启顺运回，发给新军，并接济陆军学校。启顺又使李盛周、黎钰开与巡抚卫队互通消息。十四日整队入城，奉命守南药局、军装库。旋擢二标管带，荐升参谋长副官。十月，充全权代表随员赴中央。闻黔事糜烂，遂还乡里。

鄢元发

（一）姓名：鄢元发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元发充贵州陆军步兵一标后队队官，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元发分任守护行政公署，旋擢管带，随扬荩诚北伐。

蓝　鑫

（一）姓名：　蓝鑫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黄陂县　（四）现在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鑫为贵州陆军步队记名队官，与自治学社社员彭景祥接洽，偕赵德全等密谋，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缺乏子弹，鑫往返城中，得张泽锦所私购者，运送回营，发给各军，颇著勤劳。维光复后恃功骄蹇，跋扈自恣，胁制都督，独揽大权，时论恶之。

王善章

（一）姓名：王善章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善章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左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余鸿勋

（一）姓名：余鸿勋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鸿勋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右队队官，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鸿勋分任守护行政公署。

闵兆祥

（一）姓名：闵兆祥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兆祥充贵州陆军炮队队官，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兆祥分任守护行政公署。

叶占标

（一）姓名：叶占标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占标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右队队官，偕赵德全等密谋，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占标充执法官，纠察严密，昼夜督巡，秩序不紊，厥功甚伟。超擢第一标标统，率千人援川，扶助独立。师次重庆，纪律严明，备受欢迎。时蜀军政府甫成立，有谋为暴动者。占标应张培爵①、夏之时②之请，讨定之。又遣管带杨树青赴涪州，代平土匪。一时黔军声誉，川东南交颂不去口。民国元年二月晦，占标回黔，滇军已抵贵阳。占标预受德全戒，不设备。三月二日午前二时，滇军

袭击之。占标不能抵抗，亡命归鄂。

注：

①张培爵（1876—1915），四川隆昌人。字列五。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1月22日，与杨庶堪等宣布重庆独立，被推为都督。

②夏之时，辛亥革命前任四川新军排长。武昌起义后，在龙泉驿发动起义。后因力量有限，撤开成都，转进重庆，张培爵组织各界迫知府纽传善等交印反正，迎夏之时军入城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夏被推为副都督。

肖洪斌

（一）姓名：肖洪斌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洪斌充贵州陆军炮队排长，与自治学社党员张泽锦、桂景澐等接洽，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洪斌任守城门。后超擢第二标标统，随杨荩诚北伐。

曾广裕

（一）姓名：曾广裕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黄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广裕曾充新军排长，受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方略，偕赵德全等密谋，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广裕荐升管带，奉命出镇东路。时驻扎平越巡防队，哗变纵掠，广裕与之相持，得不至蔓延为患。军至镇远，派队四出，缉捕盗匪，地方以安。后随杨荩诚北伐。

马登瀛

（一）姓名：马登瀛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登瀛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右队排长，与炮队正目杨树青深相结。树青介绍入自治学社，由社员张泽锦授以方略。联络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登瀛任支队长，率兵守官钱局。后擢管带，随杨荩诚北伐。

姚国英

（一）姓名：姚国英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松桃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国英充贵州陆军炮队排长，与本队正目杨树青深相结。树青介绍入自治学社，由社员张泽锦授以方略。联络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国英分守火药局。后超擢管带，随叶占标援川。军至重庆，弹压乱党，消弭内讧，国英与有力焉。

邱洪胜

（一）姓名：邱洪胜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汉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洪胜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左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洪胜率兵守护藩库。

任正邦

（一）姓名：任正邦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印江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正邦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右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正邦率兵守护火药局。旋擢管带，随叶占标援川。

胡寿显

（一）姓名：胡寿显　（二）年岁：　　（三）籍贯：浙江（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寿显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等书记官，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寿显充都督府参议。关于军事上一切文告，多出其手。

安维新

（一）姓名：安维新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维新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前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维新往来城中，与彭景祥接洽，侦官厅消息，潜伏暗陬，彻夜不眠。十三日午后九时，喧传沈瑜庆已调巡防队围剿陆军学校。维新即偕景祥等缒城求援于新军。至则巡防队已听赵德全言旋师，而新军整队待发。十四日入城，分任守护行政官署。

李盛周

（一）姓名：李盛周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盛周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左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又受陈启顺命令，联络巡抚卫队，互通消息。（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预定十四日进城。十三日夜间，城门早闭。盛周与彭景祥等潜伺暗陬，侦察动静。及闻巡防队围攻陆军学校，又与景祥等缒城求救于新军。

黎钰开

（一）姓名：黎钰开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钰开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右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又受陈启顺命令，联络巡抚卫队，互通消息。

吉兆明

（一）姓名：吉兆明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兆明充新军司书生，随同运动各营目兵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预定九月十四日入城。十三日夜间，城门早闭，兆明与彭景祥等间伺暗陬，侦察动静。及闻巡防队围攻陆军学校，又与景祥等缒城求援于新军。

赵云龙

（一）姓名：赵云龙　（二）年岁：　（三）籍贯：湖北（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云龙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前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九月十三夜，随德全率兵赴陆军学校，道遇巡防队。云龙密遣心腹，与该军下级官长联络，劝以同谋举事。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云龙擢升队官，率兵赴开州，平治土匪。

吴文彬

（一）姓名：吴文彬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文彬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右队排长，素与督队官文崇高善，习闻革命事。鄂军首义，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文彬擢升队官，率兵赴修文县，平治土匪。

黄之杰

（一）姓名：黄之杰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之杰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后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之杰奉命守护军械局。旋率兵至长寨平匪，以扰民被控伏法。

雷德云

（一）姓名：雷德云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云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前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熊朝铭

（一）姓名：熊朝铭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朝铭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左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孙钟岳

（一）姓名：孙钟岳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在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钟岳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前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熊树林

（一）姓名：熊树林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树林充

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前队排长，受赵德全命令，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朱耀恒

（一）姓名：朱耀恒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耀恒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后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王启发

（一）姓名：王启发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启发充贵州陆军炮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运动各营目兵，力图光复。

王向辰

（一）姓名：王向辰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向辰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后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徐定钧

（一）姓名：徐定钧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定钧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后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杨起鹏

（一）姓名：杨起鹏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起鹏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左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方伯瑞

（一）姓名：方伯瑞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伯瑞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二营右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陈三元

（一）姓名：陈三元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三元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左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韩昌欢

（一）姓名：韩昌欢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昌欢充贵州陆军步队一标三营右队排长，随同赵德全等，在营运动出力。

谢师葵

（一）姓名：谢师葵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师葵，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命令，随同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占有藩库官钱局，保护财政机关，并无丝毫损失。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秘书员。

黄守仁

（一）姓名：黄守仁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浙江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守仁，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命令，随同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占有藩库官钱局，保护财政机关，并无丝毫损失。

聂纪先

（一）姓名：聂纪先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纪先，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命令，随同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占有藩库官钱局，保护财政机关，并无私毫损失。

许可权

（一）姓名：许可权 （二）年岁：二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可权，自治学社党员。奉张百麟、黄泽霖命令，奔走联络，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自治党本部制备旗帜，由可权等输送新军暨陆军学校。军政府成立，充枢密院顾问官，后随张百麟巡视上游。

蒙养正

（一）姓名：蒙养正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府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养正，自治学社党员。川路风潮起，奉本部特派，前往上游安顺、兴义两府，通告各该分社，联合所在绿营防军，号召哥老会，静候本部命令，尅期举义。养正沿途多设方略，鼓舞同志，众皆跃跃欲试。行抵兴义，而省城光复。养正与朱培等亟划本属响应事。时安义镇总兵祁以德、兴义知府方茎，方有所误会，与威宁镇总兵王锡吉等联盟，谋反抗。养正锐身为解释之。以德等亦接提督公文，相率反正。

注：

①兴义府，今安龙县。

曾宪谟

（一）姓名：曾宪谟　（二）年岁：四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黎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宪谟，咨议局议员、自治学社评议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起义，宪谟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出任三江厘局委员。滇军据黔后，收系下狱，横被非刑。家人倾产行贿得释。

柳⿰骨熊

（一）姓名：柳⿰骨熊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骨熊，咨议局议员、自治学社评议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起义，⿰骨熊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改立法院议员。时执政者尊重舆论，遇大事必就院取决。⿰骨熊等殚心立法事业，备极勤劳。滇军据黔，解散立法院，议员皆被放逐，⿰骨熊亦还乡里。

张顺亲

（一）姓名：张顺亲　（二）年岁：三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顺亲，咨议局议员、自治学社评议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顺亲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杨荩诚委充第四标第二营管带，率本部赴思南府弹压土匪。旋擢署府知事，兵队由胡刚接管。

刘镇

（一）姓名：刘镇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

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镇，自治学社编辑干事、代理咨议局书记长。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镇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任交通部副长，佐孙镜管理邮电、驿传、收发各事，措置皆极合宜。在职三月，期满辞职。

张明德

（一）姓名：张明德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黎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明德，自治学社编辑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明德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党员皆投身政界，明德独退然敛抑，不自表襮。仍充《西南日报》馆主任，监督政府，指导社会。滇军据黔，禁止《西南日报》发行。明德被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

张文林

（一）姓名，张文林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都匀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文林，自治学社党员。任教公立法政学堂。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文林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党人皆投身政界，文林独退然敛抑，不自表襮，仍充公立法政学堂校长，扩张教育范围，发扬共和精神。滇军据黔，公立法政学堂被解散，文林亦还乡里。

朱正学

（一）姓名：朱正学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正学，自治学社党

员，任教公立法政学堂。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正学随同赞画，在事出力。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商民惶恐闭市，正学率学生沿道开谕，演说光复要旨。商民释然，贸易如初。军政府成立，充司法部参事，佐朱兴汾筹办各级审判厅。嗣以财政困难，进行中止，正学解职还乡里。

王元藩

（一）姓名：王元藩 （二）年岁：五十岁 （三）籍贯：贵州安南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自张百麟创办自治学社时，元藩即预奔走之列。艰难缔造，谊共甘苦，为党务进行，不避劳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元藩随同赞画，又担任运动学界，协谋光复。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元藩出任龙里县知事，平治盗匪，抚绥商民，甚有威惠。龙里当下游孔道，杨荩诚巡视东路之师、北伐之师，姜兆熊巡视南路之师，络绎过境。元藩躬自应付，军用无缺，而民间不觉骚扰，人服其干略。

管应笔

（一）姓名：管应笔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威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应笔，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随同奔走，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应笔任印刷所管理员，监饬工役，承印工件，颇著勤劳。后随张百麟巡视上游，委充调查各属财政官。滇军据黔，解职还乡里。

简书

（一）姓名：简书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

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简书于辛亥夏间，因川路风潮，与同志组织乡兵模范教练营，推谭冠英、简忠精至省请领枪械，兼刺探各省消息，授给自治学社本部。又会向渭川、江白琴、宋德称、肖孟南部勒城中哥老；安峻风、谢万青、来时俊、宋干臣、邓孟弼联络乡间义勇，有众千余。九月十四日，省城光复。清吏陈庆慈慑于书等声势，听书等宣告反正。编其众为民军，设军政分防处以统治之。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书留学省城，与张铭、张百麟、彭述文、陈永锡等友善，醉心革命主义。先后在郡倡办自存学校、私立测绘学社、东育公校，皆以为革命机关。屡遭失败，其气不衰。起义前各方面部署，皆书所规划。发号施令，甚得众人信仰。军政分防处成立，书躬自督巡，昼夜不辍，纪律严肃，地方赖以安谧。

简忠精

（一）姓名：简忠精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自治学社分社主任，有同志数十人，为大定革命党之中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忠精初与兄书留学省城，即醉心革命主义。凡书所经营，忠精无役不从。及书组织乡兵模范教练营，忠精被推至省领械，兼刺探各省消息，与自治学社本部接洽。省城光复后，忠精星夜驰归，部署擘划，深资得力。军政分防处成立，担任职务，保持公安，卓著勤劳。

向渭川

（一）姓名：向渭川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运动哥老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江白琴

（一）姓名：江白琴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运动哥老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宋德称

（一）姓名：宋德称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运动哥老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肖孟南

（一）姓名：肖孟南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运动哥老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安峻风

（一）姓名：安峻风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编制乡间义勇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谢万青

（一）姓名：谢万青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改编乡间义勇队。 （六）起义前后有何

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来时俊

（一）姓名：来时俊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改编乡间义勇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宋干臣

（一）姓名：宋干臣　（二）年岁：三十岁（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编制乡间义勇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邓孟弼

（一）姓名：邓孟弼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简书命令，编制乡间义勇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分防处成立，改编民军，督率所部维持地方秩序。

陈　埙

（一）姓名：陈埙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运动高等小学校学生，全体响应。

方　策

（一）姓名：方策　（二）年岁：三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

党：策充安顺自治学社分社主任。九月十四日，省城光复电至，遂偕陈夔春谋响应。运动军界，得西路巡防第三营哨官黄大经、龙长隆、提督卫队督带陈铸城、讲武学堂教习谭茂芝、李幼三等同意。又使刘铎、薛国梁部勒绿林豪客、忘命健儿三百人，编为独立军，给以伙食，暂交刘、薛管带。召集地方全体会议，策演说响应之必要，慷慨淋漓，闻者感动。十七日，安顺合城反正。（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策偕陈夔春奔走官绅军学商各界，竭数日之力，促成反正。二人被推为地方代表，与提督、知府订立协约八条。三方连带负责，以保持安宁秩序为第一义。组织临时军政府，缉匪捕盗，境内晏然。府属郎岱、归化①两厅不靖，策亲赴该处安抚，亦旋就安谧。

注：

①归化厅，今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陈夔春

（一）姓名：陈夔春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夔春，自治学社社员，府学武生。素与军界通款洽。省城光复电至，遂偕方策运动军官黄大经、龙长隆、陈铸城，教习谭茂芝、李幼三等，一致赞同。又使刘铎、薛国梁号召哥老会三百人，编为独立军。清提督李宝书。知府瞿鸿锡见陈、方势力不可侮，亦表同情，宣告反正。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当省电传至安顺时，合郡士绅多观望，持两端。夔春与方策冒死陈说，苦口解释，转移众意，刻日响应。安顺为省城西北门户，又提督驻在地，号为兵家形胜。省城光复后，惴惴焉虑安顺为肘腋患。得反正电，始高枕。陈、方之功亦伟矣。夔春后被推为地方代表，组织临时军政部〔府〕。缉捕盗贼，保持治安，舆论翕然称之。

黄大经

（一）姓名：黄大经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大经充西路巡防第三营哨官，运动本营兵士，赞成方策、陈夑春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督率所部，维持安宁秩序。

陈铸诚

（一）姓名：陈铸城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铸城充提督卫队督带官，运动本管兵士，赞成方策、陈夑春，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督率所部，维持安宁秩序。

谭茂芝

（一）姓名：谭茂芝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茂芝充讲武学堂教官，运动堂中学生，赞成方策、陈夑春，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茂芝与李幼三运动成熟，开军界全体会，表示同意。茂芝演说激烈，首先断发，以为众倡、安顺即日反正。

李幼三

（一）姓名：李幼三　（二）年岁：　（三）籍贯：（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幼三充讲武学堂教习，运动堂中学生，赞成方策、陈夑春，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幼三与谭茂芝运动成熟，开军界全体会，表示同意。安顺即日宣告反正

刘　铎

（一）姓名：刘铎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安

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方策、陈夔春命令，偕薛国梁部勒哥老会三百人，谋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编所部为独立军，屡次缉匪有功，由都督编入巡防队。

薛国梁

（一）姓名：薛国梁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受方策、陈夔春命令，偕刘铎部勒哥老会三百人，谋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编所部为独立军，屡次缉匪有功，由都督编入巡防队。

孙定纲

（一）姓名：孙定纲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浙江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定纲，自治学社党员，巡警学堂毕业生。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接洽警界中人，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定纲任实业部副长，佐黄德铣招抚各司道卫队，及接收主管各局所一切事宜。

许嘉谟

（一）姓名：许嘉谟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嘉谟在州创办自治学社分社，党务极为发达。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倡义准备。省城光复，通告至州。何庆崧等聚集族党协谋反抗。嘉谟与蒋忠信一日夜召集乡团千人，以武力慑之。反对党始寂然声消。九月十八日，开州反正。

蒋忠信

（一）姓名：蒋忠信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开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忠信，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与许嘉谟准备倡义。驻扎开州防军，奉调晋省。忠信故与其哨长黄某善，侦知该军调省专为剿捕革党之用。忠信因以利害动之，嘱异日遇民党举事当严守中立。黄许诺，后果如约。省城光复，通告至州。何庆崧等谋反抗。忠信与许嘉谟飞函四出，一日夜集乡团千人，以武力慑服之。九月十八日，开州反正。

王槐熙

（一）姓名：王槐熙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槐熙，公立法政学堂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龄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义。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后，槐熙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军政府成立，出任台拱厅①知事，开导苗民，反侧自安。

注：

①台拱厅，今台江县。

熊范周

（一）姓名：熊范周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思州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范周，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范周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胡惠清

（一）姓名：胡惠清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思州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惠清，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惠清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维持安宁秩序。

孙履端

（一）姓名：孙履端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黄平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履端，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履端奉特派赴安顺等处，联络防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履端等编为学生队，保教堂，守藩库，并向经过地段演说光复要旨。夜驻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军政府成立，随张百麟巡视上游。

卓利宾

（一）姓名：卓利宾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石阡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利宾，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利宾奉特派赴遵义等处联络防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利宾等编为学生队，保教堂，守藩库，并向经过地段演说光复要旨。夜驻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军政府成立，随张百麟巡视上游。

饶燮乾

（一）姓名：饶燮乾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

贵州镇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燮乾，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朱敬安

（一）姓名：朱敬安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安平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敬安，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龙　章

（一）姓名：龙章　（二）年岁：二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天柱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章，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陈德修

（一）姓名：陈德修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黄平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修，公立法政学堂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凯奏勋

（一）姓名：凯奏勋　（二）年岁：三十八岁　（三）籍

贯：贵州余庆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奏勋，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袁仲华

（一）姓名：袁仲华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仁怀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仲华，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陈鸿昌

（一）姓名：陈鸿昌　（二）年岁：二十七岁　（三）籍贯：广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鸿昌，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温泽溥

（一）姓名：温泽溥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镇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泽溥，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林良燮

（一）姓名：林良燮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

贯：贵州定番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良燮，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张得材

（一）姓名：张得材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龙里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得材，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杨树芬

（一）姓名：杨树芬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思南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树芬，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宋鼎铭

（一）姓名：宋鼎铭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平越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鼎铭，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彭　英

（一）姓名：彭英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英，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曹宗湘

（一）姓名：曹宗湘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宗湘，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宗湘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彭梦辰

（一）姓名：彭梦辰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云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梦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梦辰等编为学生队，分任守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王席珍

（一）姓名：王席珍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席珍，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席珍等编为学生队，分任守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文昭明

（一）姓名：文昭明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归化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昭明，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昭明等编为学生队，分任守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贾世明

（一）姓名：贾世明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定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世明，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运动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世明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毛以义

（一）姓名：毛以义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湄潭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以义，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十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以义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

序。

胡宗瑗

（一）姓名：胡宗瑗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宗瑗，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宗瑗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李义和

（一）姓名：李义和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省瓮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义和，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义和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大南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黄廷桢

（一）姓名：黄廷桢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廷桢，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廷桢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谢昭奎

（一）姓名：谢昭奎　（二）年岁：三十七岁　（三）籍

贯：贵州仁怀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昭奎，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昭奎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张 逵

（一）姓名：张逵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逵，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逵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周炳麟

（一）姓名：周炳麟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炳麟，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炳麟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方 鋮

（一）姓名：方鋮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鋮，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鋮等编为学生队，分

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刘匡璜

（一）姓名：刘匡璜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余庆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匡璜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匡璜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胡为熙

（一）姓名：胡为熙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独山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为熙，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为熙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老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李　俊

（一）姓名：李俊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福建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俊，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俊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李德谦

（一）姓名：李德谦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

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谦，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德谦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冉崇杰

（一）姓名：冉崇杰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思南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崇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崇杰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蒋俊臣

（一）姓名：蒋俊臣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都江厅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俊臣，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何有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俊臣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注：
①都江厅，今属三都县。

赵文鼎

（一）姓名：赵文鼎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安平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文鼎，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文鼎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周尔谟

（一）姓名：周尔谟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尔谟，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尔谟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孟　津

（一）姓名：孟津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赤水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津，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津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彭抚辰

（一）姓名：彭抚辰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云南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抚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抚辰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黄士杰

（一）姓名：黄士杰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青溪县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士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士杰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注：

①青溪县，辖境在今玉屏，岑巩之间。

石化麟

（一）姓名：石化麟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定番州人。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化麟，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组织敢死队，守护道库。

程一云

（一）姓名：程一云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思州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一云，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一云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梅　咸

（一）姓名：梅咸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

党：咸，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咸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剂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毛　颖（一）姓名：毛颖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松桃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颖，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颖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戴昌祥

（一）姓名：戴昌祥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松桃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昌祥，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昌祥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王　倬

（一）姓名：王倬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黄平州（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倬，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倬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杨德培

（一）姓名：杨德培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培，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体操专修科学生，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新军入城。德培等编为学生队，日间巡查各处，夜驻威清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田　滨

（一）姓名：田滨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滨，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滨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翁维翰

（一）姓名：翁维翰　（二）年岁：二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维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维翰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谢尚诚

（一）姓名：谢尚诚　（二）年岁：二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尚诚，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

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尚诚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苟渊

（一）姓名：苟渊（二）年岁：二十八岁（三）籍贯：贵州遵义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渊，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渊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赵金兰

（一）姓名：赵金兰（二）年岁：二十九岁（三）籍贯：贵州思南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金兰，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金兰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胡灿

（一）姓名：胡灿（二）年岁：三十二岁（三）籍贯：贵州独山州（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灿，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灿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方正文

（一）姓名：方正文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正文，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正文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蔡　益

（一）姓名：蔡益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益，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要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益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王承槐

（一）姓名：王承槐　（二）年岁：三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平越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承槐，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承槐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陈　骐

（一）姓名：陈骐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骐，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奉张百麟命令，联络高

等巡警学堂、农林学堂学生，协谋倡议。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新军入城，骐等编为学生队，驻扎次南门，维持秩序。后奉派赴平越、镇远一带，演说革命要旨。

罗紫衔

（一）姓名：罗紫衔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龙里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紫衔充中路巡防营督带，驻扎龙里。九月初旬，沈瑜庆调令赴省防范革命党人。紫衔纳自治党员陈树棨之说，表同情于革命，按兵不动，助成光复之功。

蔡奎祥（此稿系奎祥自拟）

（一）姓名：蔡奎祥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威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奎祥，自治学社党员。同张百麟等发起《西南日报》馆，并在威宁创办分社，鼓吹革命甚力。州牧韦瑛忌之，以“私开会妨害治安，实为革命首恶”，密禀督抚，褫革廪生，拟办永远监禁。业经批准，后为代理提学司贺国昌转圜，事得寝。继充威宁劝业员、自治研究所所长、议事会议长，无日不以改革学说鼓动人心。。辛亥秋，川路风潮起，奎祥欲先期举事。旋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准备。奎祥联合各界，部署一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相率剪发悬旗，即日反正。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威宁距省窎远，风气闭塞，苗回杂居，善疑易动。反正之初，有谋乘机煽乱者，设宣统牌位，勾结土匪多人，期九月二十一日①破城劫狱。奎祥侦知，日夜严备。请于总兵王锡吉，得快枪五十支，发给团兵，奎祥督率梭巡。匪党知不敌，各鸟兽散。张百麟巡视上游，奎祥奉电弛往，充行营一等参谋。每条议时政，百麟未尝不称善。百麟至中途旋省，事无人代，以奎祥安抚上游，派所部新

巡防三队随往。奎祥军令严明，恩威并用。经过地方，绅民竞相挽留。如盘州、贞丰、普安、水城各境，盗贼蜂起，商旅裹足。奎祥至，莫不闻风远飏。将至威宁，奎祥闻讣，丁父艰，仍挥泪治兵民事如平日，就近奔丧至家，遣兵队分巡各乡。事竣，将往毕节各郡，适黄泽霖难起，张百麟出奔。恶耗至，奎祥电省辞职力争。奉赵德全复电：张、黄已由立法院妥议办法，仍令奎祥就前职。及得滇军据黔、德全已死确信，始知复电之伪。嗣屡复电省请唐继尧逆取顺守，绳刘显世等以法，遂触其怒，以兵围杀奎祥不得，抄没其家。奎祥变貌易服，由滇绕道入京师。

注：

①公元1911年11月21 日 。

龙恒山

（一）姓名：龙恒山　（二）年岁：五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黔西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恒山，自治学社党员。历办乡团数十年，甚得地方信仰。咄嗟之间，可以立集万人。九月中旬，省城光复电至。恒山与官绅协议，亟谋响应。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各属光复之初，地方现象多不安静。恒山以全力震慑，故黔西始终宁谧。

彭　堃

（一）姓名：彭堃　（二）年岁：三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安南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堃初充新军中营左哨哨长。驻防江边，与华侨黄叶清善。闻叶青鼓吹革命，心向往之。后以经商出入两粤，接洽革党益夥。及归黔，加入自治党。在安

南创办分社，得同志三百余人。辛亥秋，本党谋倡义。巡抚沈瑜庆密电兴义刘显世募兵入卫。堃兄心德故缓其谋，而令堃兼程赴省，促张百麟等急进。军政府成立，堃充各营总稽查；复从张百麟巡视上游，充行营执事官，募集饷需，深资得力。滇军据黔后，刘显世怨堃兄弟之泄其谋，以兵围堃家，杀心德并及其子弟二人，又悬赏捕堃。堃亡走京师。

谭珍

（一）姓名：谭珍　（二）年岁：　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珍，自治学社党员。在贞丰与梁士荃、孟广仁等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剪发响应。

梁士荃

（一）姓名：梁士荃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党会：士荃，自治学社党员。在贞丰与谭珍、孟广仁等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剪发响应。

孟广仁

（一）姓名：孟广仁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广仁，自治学社党员。在贞丰与谭珍、梁士荃等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之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剪发响应。

蒋正铣

（一）姓名：蒋正铣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正铣，自治学社党员。又偕杨昌铭等发起宪友会，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鲁 瀛

（一）姓名：鲁瀛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瀛，咨议局议员。在遵义历办乡团，捕盗缉匪，声威远出防营上。省城光复电至，瀛遂联合各界，即日响应。

吴裴成

（一）姓名：吴裴成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裴成，自治学社党员，于党务工作奔走甚力。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偕谭珍、梁士荃、孟广仁等，联合各界，剪发响应。

潘德明

（一）姓名：潘德明 （二）年岁：四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明，自治学社党员，在镇远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剪发响应。

夏茂德

（一）姓名：夏茂德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

贯：贵州石阡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茂德，自治学社党员，在石阡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驱逐知府满人毓年，剪发响应。

叶家龙

（一）姓名：叶家龙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都匀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家龙，自治学社党员，在都匀创办分社，鼓吹革命。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即日响应。

吴嘉瑞

（一）姓名：吴嘉瑞　（二）年岁：五十九岁　（三）籍贯：湖南长沙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嘉瑞初以知府来黔，盛倡新学。黔人之士有新知识者，多游于吴氏之门。乙巳、丙午间，嘉瑞护学生出洋，益纵谈革命，谓中国病入腠里，非伪言立宪，涂饰耳目，便可转弱为强也。寮友皆虑其以言语贾祸，而嘉瑞夷然。己酉夏，自治学社创办法政学堂。提学司陈骧素仇视自治党，又以公立法政，全国无先例可援，驳斥不准。自治党推嘉瑞为该校监督，力争之，卒得电部立案。其后校中英隽，奔走革命，冒死犯难，一时无以为比。当省城光复时，嘉瑞已前擢贵东兵备道，驻古州。古州者，下游门户也。总兵公署在焉，东南防军、绿营，皆归其调遣。军政府通告书至，嘉瑞大会文武，慷慨陈说。总兵谢某，亦夙重嘉瑞，谕告所部，相率反正。即日组织军政分府，推嘉瑞为副都督，以便宜传檄附近州县，使各守秩序，无相惊扰。军饷大计，仍咨商省城，保行政之统一。

在职三月，解职还乡。

傅良弼

（一）姓名：傅良弼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贵州黎平府知事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良弼，自治学社党员。当省城光复时，良弼适在古州，佐吴嘉瑞办理一切。组织军政分府，绥缉防营、绿营，维持地方秩序，嘉瑞皆深资其力。

张秀珊

（一）姓名：张秀珊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永宁州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秀珊，自治学社党员，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贵阳光复电至，遂联合州城各界，即日反正。

注：

①永宁州，治所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永宁区。

侯百铭

（一）姓名：侯百铭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清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百铭，自治学社党员，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贵阳光复电至，遂偕张绍銮、王聘麟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王聘麟

（一）姓名：王聘麟 （二）年岁： （三）籍贯：

贵州清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聘麟，自治学社党员，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贵阳光复电至，遂偕张绍銮、侯百铭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张绍銮

（一）姓名：张绍銮　（二）年岁：四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清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绍銮，前咨议局议员。在清镇历办学务及自治事业，颇负乡望。省城光复电至，偕同侯百铭、王聘麟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李锡三

（一）姓名：　李锡三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威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锡三，自治学社党员，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偕蔡奎祥联合州城各界，剪发响应。

杨嗣绾

（一）姓名：杨嗣绾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新城县①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嗣绾，自治学社党员。贵阳光复电至，与邹国玺、熊子香、张荣增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注：

①新城县，今兴仁县。

张荣增

（一）姓名：张荣增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新城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荣增，自治学社党员。贵阳光复电至，与杨嗣绾、邹国玺、熊子香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邹国玺

（一）姓名：邹国玺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新城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国玺，自治学社党员。贵阳光复电至，与杨嗣绾、张荣增、熊子香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熊子香

（一）姓名：熊子香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新城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子香，自治学社党员。贵阳光复电至，与杨嗣绾、张荣增、邹国玺等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陈嘉言

（一）姓名：陈嘉言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修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嘉言在修文历办学务及自治事务，颇负乡望。贵阳光复电至，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吴子循

（一）姓名：吴子循　（二）年岁：二十六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子循，自治学社党员、优级师范选科毕业生。辛亥

秋间，在省预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合公立中学堂学生，协谋倡义。

余顺亲

（一）姓名：余顺亲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铜仁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顺亲，自治学社党员，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遂联合各界，即日响应。

詹德宣

（一）姓名：詹德宣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贞丰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宣，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在省预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张文斋

（一）姓名：张文斋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平越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文斋，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在省预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张元熙

（一）姓名：张元熙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安平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元熙，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在省预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傅雨农

（一）姓名：傅雨农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清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雨农，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在省预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钟云楼

（一）姓名：钟云楼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云楼，自治学社党员。辛亥秋间，奉本部命令，为实行之预备。及省城光复电至，联合府城各界，即日响应。

王星阶

（一）姓名：王星阶　（二）年岁：三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星阶，咨议局议员、自治学社评议部干事。辛亥秋间，本党密谋起义，星阶随同筹画，主持进行方略。军政府成立，改立法院议员。执政者尊重舆论遇大事必就院取决。星阶等亦殚心立法事业，备极勤劳。滇军据黔，解散立法院，议员皆被放逐，星阶亦还乡里。

郭光泽

（一）姓名：郭光泽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光泽，日本东斌学堂毕业生。归黔后任教陆军学校。该校学生之密谋光复也，光泽力赞助之。且因杨荩诚以通于新军，因平刚以通于自治党，联络周旋，交换其意见，故成功益速。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军政府成立，光泽任都督府卫

队督带，后调党第三标第三营管带，随杨荩诚北伐。

万贤臣

（一）姓名：万贤臣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县　（四）现任职守：众议院议员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贤臣在镇远，历办学务，颇负乡望。贵阳光复电至，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邱铭佩

（一）姓名：邱铭佩　（二）年岁：四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青溪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铭佩，咨议局议员。在青溪历办学务及自治事业，颇负众望。贵阳光复后，联合县城各界，即日响应。

朱　培

（一）姓名：朱培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培初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丙午萍醴之役，铭谋响应，培奉命奔走。事泄，随铭逃亡。未几后返黔。辛亥秋间，鄂军发难。培与公立中学学堂学生何燏等，联络各校学生，协谋倡议。培又只身接洽陆军学生及自治党，各方面取一致之行动。光复事业，遂以告成。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①。培皆率同志，占领文昌宫火药局。库存军械，悉数运入军政府。后复由十三府联合会举充代表，回籍赞助光复事业。兴义反正，仍晋省。充组织中央政府会议全权代表参赞，偕

何　燏

（一）姓名：何燏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

平刚等赴南京。

注：

①指贵阳城。

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贵州省议会副议长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煓，公立中学堂学生。其同学凡二百余人。辛亥秋间，鄂军发难。省城自治党及军、学、警各方面皆有秘密运动。煓亦号召同学，阴谋倡议。又躬赴张百麟宅觌面协商。该堂监督任可澄，宪政党领袖，破坏革命之谋主也，屡向学生演说，排斥急进之非。煓等不为动。事机成熟，乃群起劫任可澄。可澄不得已，始听蔡岳调停，与张百麟握手。光复事业，遂以告成。

吴作棻

（一）姓名：吴作棻　（二）年岁：三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府　（四）现任职守：参议院议员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作棻初从张铭游，醉心革命主义，后入宪政预备会为会员。宗旨背驰，特为谋生计，非其志也。充《贵州公报》馆编辑人。川路风潮起，武汉首难。自治党及军、学、警各方面皆有秘密运动。作棻急组织一政学崇实会，联络同志，阴谋倡义。宪政党首领任可澄屡设策破坏革命党，嗣见党员及机关报皆有二心，遂夺气，反对力减杀，自治党乃得一意进行焉。

张定中

（一）姓名：张定中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思南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定中，宪政预备会会员，宗旨与该党党魁任可澄异趣。辛亥秋间，武汉首难。自治党及军、学、警各方面皆有秘密

运动。定中函促任可澄急起直追，可澄不能用。定中则联合同志阴为预备。其后可澄迫于大势，卒被革命主义征服，自治党得一意进行。定中等之随其樊篱，与有力焉。

宁士谦

（一）姓名：宁士谦　（二）年岁：三十七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士谦，日本警察学校毕业生、同盟会会员。在东时，尝邮致《民报》多份回国，分赠知交，灌输革命思想。又与书其友周培艺往复辩论，主张急进，归国后充自治党评论部干事，于党务奔走甚力。凡自治党经营事业，士谦无不与闻。辛亥秋，川路风潮起，本部大计划已定，公推士谦为上游特派员，前赴大定一带，秘密运动，相机进行。抵毕节而武汉捷音至，士谦急偕周培藻、罗廷璜等组织团体联合会，荟萃邑中优秀人物，协谋倡义。又遣人游说防军及绿营，皆得同意。九月十四日，省城光复。十五日，毕节首先响应。时距省城百里内之清镇、修文、龙里各县，俱未得民军真相，远者更相观望。省城接毕节电，亟宣示各属。各属始争先反正，如恐不及矣。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居贵州北鄙，界连川滇。反正后谣诼繁兴。士谦与周培藻等筹商，召募团练，保卫地方。后复被推至省，请领枪械，军政府留充模范监狱典狱官。在职三月，滇军据黔，弃职还乡里。

陈茂鼎

（一）姓名：陈茂鼎　（二）年岁：　　（三）籍贯：贵州大定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茂鼎，自治学社党员，在省与闻密谋，奉张百麟命令，联络奔走，在事出力。

周培藻

（一）姓名：周培藻 （二）年岁：三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培藻在毕节历办自治事业，提倡民权，与地方官吏多所龃龉。地方官吏屡欲排斥陷害之，卒不可得。辛亥秋，川路风潮起，巡抚沈瑜庆应川督赵尔丰之请，抽调驻毕防军赴援。已而边防吃紧，仍饬管带保子琛增募足额。时瑜庆已有戒心，预戒子琛，非有确实保证，毋令应募。培藻见事机可乘，乃以平日搜集健儿百余人，用自治团体名义，悉数介绍入伍。未几，武汉捷音至，宁士谦亦适自省城来，报告各方面进行情况。遂相与组织团体联合会，号召同志，协谋倡义。毕节军界主力在巡防，培藻既可以左右防军，绿营多老弱，唯唯听命。又遣人与哥老会约：毋得乘机暴动，事定之后，当遴选材武，编为团练，保卫地方。哥老会亦表同情。九月十四日，省城光复。十五日，由自治公所召集全体人民，开特别大会。培藻与宁士谦相继演说，众欢呼共和万岁。即日电告省城，首先响应。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光复后，四川犹未反正。闻清吏有调兵由永宁进攻之说。川滇边界土匪，亦时虞蠢动。培藻等乃实行团练，募足三百人，推刘成南、黄占春管带教练之。饷需则由葛亮曾、杨樨林担任筹集，合力维持，地方赖以宁谧。

罗廷璜

（一）姓名：罗廷璜 （二）年岁：三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廷璜在毕节历办自治事业，提倡民权，与知县那森、金壮春、彭心汉皆极不相能。森等亦多方媒蘖倾陷之，讫不可得。辛亥秋，武汉光复电至，宁士谦亦适自省城来，主张运动

各界，密谋倡义。遂相与组织一团体联合会。而廷璜等数人为中坚。遣使游说军人及会党，俾皆听约束。部署既定，省城反正，毕节首先响应。（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反正后，廷璜仍主持联合会事务，募练团丁，维持秩序，地方赖以宁谧。

葛亮曾

（一）姓名：葛亮曾　（二）年岁：四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亮曾偕宁士谦、周培藻、罗廷璜等组织团体联合会，为之中坚。光复事业即以该会为主动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而饷需无着，亮曾为商界领袖，首倡义捐，源源接济，城乡赖以宁谧。

杨榫林

（一）姓名：杨榫林　（二）年岁：二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榫林亦团体联合会强健分子。光复事业即以该会为主动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而饷需无着。榫林家世豪富，首倡义捐，源源接济，城乡赖以宁谧。

黄占春

（一）姓名：黄占春　（二）年岁：四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毕节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占春为哥老会渠魁，雄视一方，其势力足以扰乱和平。然颇能受善，知畏清议。闻宁士谦、周培藻等演说光复要旨，即首先赞成，愿奉约束，率部众听驱策。（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占春为帮带，与

刘成南昼夜督巡，维持秩序，城乡赖以宁谧。

刘成南

（一）姓名：刘成南 （二）年岁：五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节毕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推成南为管带。与黄占春昼夜督巡，维持秩序，地方赖以宁谧。

戴嗣德

（一）姓名：戴嗣德 （二）年岁：二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嗣德，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嗣德被举为交际员。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时校生尚有一部分怀疑观望。十三日薄暮，嗣德集合诸生，演说革命之必要，急进之万不可缓。学长毛凤岗亟告变。总办将置嗣德于暗室。队长阮德炳则为调停之说曰："诸生宜速缴械，自白其无他。"众大愤怒，争持空枪举事。先是，校中原有子弹，已为清吏收回。自治党接济之子弹，则交付廖谦，尚未输送入校也。幸新军为同志，并代设词阻防军，校中得免危险。嗣德等公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嗣德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黄德鑫

（一）姓名：黄德鑫 （二）年岁：二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鑫，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

同学阴谋倡义。多数学生皆热心运动，尚有一部分怀疑观望。十三日薄暮，德鑫与戴嗣德集合诸生，演说革命之必要，急进之万不可缓。学长毛凤岗亟告变。总办将置德鑫于暗室。队长阮德炳则为调停之说，曰："诸生宜速缴械，自白其无他。"众大愤怒，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德鑫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匡　黄

（一）姓名：匡黄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黄，陆军学校教员。该校学生之密谋光复也，黄力赞助之。又代表学生，与新军教练官杨荩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

陈　康

（一）姓名：陈康　（二）年岁：三十岁　（三）籍贯：贵州安平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康，自治学社党员，曾肄业陆军小学。当八月中旬，川路风潮益剧，自治党人亟谋起义。康担任运动陆军学生，最为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康任都督府三等参谋，于编置军队多所赞画。

江德润

（一）姓名：江德润　（二）年岁：二十五岁　（三）籍贯：贵州修文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德润，自治党员。毕业陆军小学最优等，因病由湖北陆军中学假归，旋任陆军小学助教。川路风潮起，自治党密谋起义。德润担任运动陆军学生，最为出力。　（六）起义前后有

何劳绩：军队入城后，德润分率陆军学生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懈。新军编制完竣，始归里。

江志鸿

（一）姓名：江志鸿　（二）年岁：五十八岁　（三）籍贯：贵州遵义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志鸿在遵义历办乡团。贵阳光复电至，与鲁瀛等联合各界，即日响应。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志鸿督操团丁，保卫乡里，盗匪为之敛迹。滇军据黔后，以支队游击北路，过遵义，执志鸿勒索。志鸿逐逃亡至渝，旋走上海。

熊仕堃

（一）姓名：熊仕堃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仕堃，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仕堃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资援应。嗣知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学长毛凤岗告变。总办姜思治饬令学生缴械。仕堃等反抗之，推学长邝龙俊为司令，仓卒举事。思治以电话告急。巡抚沈瑜庆令防军、新军会歼之。赵德全率新军先至。德全，革命党同志也，因按兵不动，且为解于防军统领胡锦棠，各以无事归报。德全既还营，即率同志发难。十四日黎明，仕堃等亦随同整队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仕堃入城后，奉命守护藩库。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赵龙骧

（一）姓名：赵龙骧　（二）年岁：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龙骧，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龙骧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支应援。嗣知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龙骧等建旗举事，推邝龙骏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龙骧入城，奉命令守护官钱局。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周庭英

（一）姓名：周庭英（二）年岁：二十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庭英，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庭英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庭英入城，奉命守护官钱局，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凌钟棫

（一）姓名：凌钟棫（二）年岁：二十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钟棫，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钟棫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钟棫入城，奉令守护官钱局，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高真柏

（一）姓名：高真柏（二）年岁：二十岁（三）籍贯：贵州贵阳府（四）现任职守：（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真柏，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真柏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资援应。嗣知

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真柏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真柏入城，奉命守藩库。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陈　杰

（一）姓名：陈杰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赤水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杰，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杰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资援应。嗣知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杰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杰入城后，奉命守护藩库。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程　毅

（一）姓名：程毅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毅，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毅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资援应。嗣知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毅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毅入城后，奉令守护藩库。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史　彝

（一）姓名：史彝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筑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彝，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彝被举为交际员，联络哥老会，以资援应。嗣闻哥老会已为自治党所吸收，因与自治党接洽，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彝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彝入城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马启麟

（一）姓名：马启麟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玉屏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启麟，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启麟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启麟入城，奉命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戴正型

（一）姓名：戴正型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印江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正型，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正型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正型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纪凤书

（一）姓名：纪凤书　（二）年岁：十九岁　（三）籍贯：贵州婺川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

种会党：风书，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风书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风书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赵 璧

（一）姓名：赵璧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松桃厅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璧，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璧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璧入城后，奉命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杨 鼎

（一）姓名：杨鼎 （二）年岁：二十二岁 （三）籍贯：贵州镇宁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鼎，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鼎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鼎入城后，奉命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周宗武

（一）姓名：周宗武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宗武，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宗武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

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宗武入城，奉命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张鹏振

（一）姓名：张鹏振　（二）年岁：二十四岁　（三）籍贯：贵州镇远府　（四）现任职守：　　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鹏振，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鹏振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鹏振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谢明熙

（一）姓名：谢明熙　（二）年岁：二十岁　（三）籍贯：贵州兴义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明熙，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议。十三日午后八时，明熙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明熙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刘鸿熙

（一）姓名：刘鸿熙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玉屏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鸿熙，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鸿熙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

绩：鸿熙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莫思谋

（一）姓名：莫思谋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独山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思谋，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思谋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思谋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莫思讷

（一）姓名：莫思讷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独山州：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思讷，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思讷等建旗起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思讷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刘玉瑾

（一）姓名：刘玉瑾　（二）年岁：二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玉屏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玉瑾，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玉瑾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玉瑾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

竣，始换防返校。

鲁廷钰

（一）姓名：鲁廷钰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定县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廷钰，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昌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十三日午后八时，廷钰等建旗起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廷钰入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返校。

萧　规

（一）姓名：萧规　（二）年岁：二十三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规，陆军学校学生。辛亥九月，闻武汉光复，与同学阴谋倡义。规被举为交际员，接洽自治党，取一致之行动。十三日午后八时，规等建旗举事，推邝龙俊为司令。十四日黎明，会合新军入城。　（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规入城后，奉令巡视街衢，守城五六夜不倦。新军编制完竣，始换防回校。

龙长隆

（一）姓名：龙长隆　（二）年岁：　　　（三）籍贯：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前运动何种会党：长隆充西路巡防第三营哨官，运动本营兵士，赞成方策、陈夔春，响应省城。（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光复后督率所部，维持安宁秩序。

邓作云

（一）姓名：邓作云　（二）年岁：三十一岁　（三）籍

贯：贵州安顺府　（四）现任职守：　　（五）起义以前运动何种会党：作云，公立法政学生。习闻革命宗旨。辛亥秋间，本党密谋倡义。奉张百麟命令，联合省城各区巡警，在事出力。（六）起义前后有何劳绩：九月十四日，新军入城，作云等编为学生队，分任保护教堂。驻扎新东门一带，维持安宁秩序。

戊

华之鸿（开国前后输资助公国民表册）

（一）姓名：华之鸿　（二）年岁：四十一岁　（三）籍贯：贵州贵阳府　（四）职业：贵州财政厅　（五）捐输数目：五万两　（六）报捐年月：辛亥年九月　（七）报捐处所：贵州省城官钱局　（八）收捐证据：　　（九）经手人衔名：前贵州行政总理周培艺、财政部部长蔡岳　（九）经手人图记：（十）调查人姓名：章记

附：

稽勋局开国纪念章铭

甲　等

箪路篮缕，缔造艰难，维桢维于，国以永安。

乙　等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丙　等

铜山崩，洛钟应，帝政倒，国是定，嘉乃绩，视此证。

黔人冤愤团宣言书*　癸丑

（1913年）

曩者满清无道，恣为残虐。国民积愤，诉于武力。鄂州倡义，南北景从。风发云涌，气吞幽燕。清廷震慑，俯首乞和。溯厥由来，夫岂不以一夫独裁，寡人专制，淫威亡等，纵欲亡极。国民之生命财产，惴惴焉不能自保，故相率忍痛须臾，奋起革命。牺牲现在，希望将来。呜呼！世界所谓自由，所谓平等，皆以断头流血为代价。此吾人经过之惨史，一回思而犹有余悸者也。时至今日，全国皆享共和之福，吾黔独被荼毒之祸。民贼刘显世，凶横贪狠，辅以郭重光、任可澄、戴戡、周沆、何麟书等，机诈黠猾，私请滇军潜师夜袭，利用唐继尧为傀儡，暴戾恣睢，杀人如草。我同胞无罪夷灭者，何止万数。年余以来，湘、鄂、川、桂之境，扶老携幼，流离无归，死者不得收骸骨，生者不得比犬马。种种情形，不特黔人切齿腐心，愿与偕亡；即湘、鄂、川、桂亦且裂眦攘袂，代鸣不平。显世等既揽大权，又搜括民财，辇金四出，广为运动。参议院议员、各行政会议代表，皆指派其私人。蒙蔽政府，颠倒是非。政府亦甘受愚弄，麻木不仁。其对吾侪表示，则曰："若等虽蒙不幸，究系少数，不能以此牵动大局也。"又曰："政府为维持现状计，扶强抑弱，乃当然之办法也。"呜呼！

* 本文选录自《素园书牍》卷三。

竖尽千古，横尽万国，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政府！乃有此顽钝无耻之政府！吾乃今于中华民国见之！我同胞含冤茹苦，蹉跎蹉跎，裘葛累易。今幸正式国会已届成立，严重监督，政治亦容有刷新之望。同人等死亡之余，誓当沥诚呼吁，冀伸冤愤。用特发起本团于北京。遵文明之轨辙，求正当之解决。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各省会，各商埠均设有通信处。凡我同患难诸君，务乞星夜北来，共策进行。倘因旅费短绌，抑或别有障碍，亦希按照后开册式，详细填明，胪列证据。或迳寄本团，或交通信处转达。本团当代为汇呈大总统、国务院核办。事关切肤，想不吝教益。

册式

一　姓名

二　年岁

三　籍贯

四　被害事实

五　被害年月

六　被害证人

《老子道德经》素园读本眉批*

（1915年）

上篇一章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眉批：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

---

* 本眉批载于《素园读本——老子》，为光绪纪元湖北崇文书局木刻本。眉批为作者手笔，但无批写时间。由于作者在1912年自黔流亡逃难出走后，才以字代名，且在给人信中谈及1915年这段时间读了《庄子》等书，结合作者当时思想推断，《老子》眉批，当作于1915年。

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滞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化，轩辕得之以耘四方，赤松得之以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以为近乎，游于四极；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恶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发现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其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其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者。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下篇三十八章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眉批：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有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

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有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其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其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于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重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礼者，所以情貌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有繁薄以信之。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以情貌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众人之为礼也，以尊他人也。故时劝时衰。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上礼神而众人贰，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贰圣人，复恭敬于手足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扔之。

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其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其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

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其物之待饰而后乃者，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无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失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先物行，先礼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以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

下篇四十六章原文：“天下有道，则走马以粪。……”

眉批：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夫无怨仇于邻敌者，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遇诸侯有礼义。

下篇五十章原文：“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眉批：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九窍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于生焉。属之谓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

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动，动尽则损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之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此甚大于兕虎之害。其兕虎有域，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则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于万物之害。何以论之？时雨降集，旷野闲静，而以昏晨犯山川，则风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轻犯禁令，则刑法之爪角害之。处乡不节，憎爱无度，则争斗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动静不节，则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则网罗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万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则免于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备害也。重生者，虽入军，无忿争之心。无忿争之心，则无所用救害之备。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圣人之游世也，无害人之心。无害人之心，则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故曰："陆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备以救害。故用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曰无死地焉。动无死地，而谓之善摄生矣。

下篇五十三章原文："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眉批：书之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谓"径"大也者，佳丽也。佳丽也者，邪道之分也。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则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衣食之业绝，则民不得无饰巧诈，饰巧诈则知采文，知采文之谓"服文采"。狱讼繁，仓廪虚，而以淫侈为俗，则国之伤也。若以利剑刺之，故曰："带利剑"。诸夫饰智，故以至于伤国者，其家私必富；家私必富，故曰资货有余。国有若是者，则愚民不得无术而效之，效之则小盗生。由是观

之，大奸作则小盗随；大奸唱则小盗和。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而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则不然。一建一坐趋舍，虽见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于无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有余。故曰："修之家其德有余"。治乡者行此节，则家之有余者益众。故曰："修之乡其德乃长"。治邦者行此节，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丰"。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泽。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下篇五十八，五十九章原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眉批：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以邪辟而动弃理。行邪辟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

有死夭之祸，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至尊，而下有倚赖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立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异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即不成迷也。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而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众人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则怨。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动而与天下为仇，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下篇五十九章原文："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

眉批：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察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知识乱。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知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

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书之所谓“治人”也，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

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其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陷于祸，尤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故曰：“夫谓啬，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故曰：“重积德”。夫能会〔令〕故德不去，新和气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谓重积德”。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而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众进。兼天下而退从民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莫见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极”。故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凡有国而后亡之，有身而后殃之，不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国，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终其天年，而后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令〕远，其会〔令〕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故曰：“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

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

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母，周族也。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曼〔蔓〕根，有真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其柢。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下篇六十章原文：“治大国若烹小鲜。……”

眉批：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人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甚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也，鬼不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民犯法令之谓明〔民〕伤上，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民不敢犯法，则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则民蕃息。民蕃息而积蓄盛。民蕃息而积蓄盛之谓有德。凡所谓祟此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积蓄而鬼不乱其精神，则德尽在于民矣。故曰：“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有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

下篇六十七章原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眉批：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至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常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驰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权议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如无处大官，其可得乎？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是以故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其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若以慈术之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则谓之宝矣。故曰："吾有三宝，持而保之"。

与双止澄论时局书* 辛酉①

（1921年）

中国军队虽号国防，实为私有。父子兄弟更迭继承，先例至多，不可枚举，军队自身亦视为当然之事。伯群② 兼程驰回，接任总司令，激励将士重振旗鼓，竟电轮未竟之志。是为上策。

若伯群自以不娴军旅，专任省长，调和诸将，联络感情，以维持现状为职志。是为中策。

以上两策任采其一。其方式或由军府③ 任命，或由各界公推，皆应日内遣员分道接洽。

与黔毗连之军民首长，其素敦友谊，如李协和、赵炎午、顾小斋④ 等，固应发电告哀；即向怀敌意如熊锦帆、刘甫澄⑤ 等，亦不妨虚与委蛇，转移各方视线，使共认伯群为中心人物，办理自然顺手。

现时黔中诸将，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者，电轮惨遭狙击，仓猝之际，惶骇无主，加感念旧恩，对于伯群必能一致拥戴。稍一迟回，旅滇之刘，旅京之袁，旅川之薛，旅桂之王⑥，皆伺人间隙，冀幸风尘之有变，而诸将或意气之间不肯相下，大乱立作，黔局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境，电轮之目终不瞑矣。台见以为何

---

* 本文选录自《素园书牍》卷六。系作者与双清（字止澄）于王文华遇刺身亡，贵州出现权力真空，各旅团陷于群龙无首之境时商讨应对之策的私人信函。时双清任黔军驻沪代表，为王文华、王伯群的主要智囊。其时作者亦在上海，事前已应王文华之请，同意回黔参政，共谋改造贵州。双清，字止澄。原籍江西临川，居贵阳。解放前。曾任交通部参事、秘书，浙江及贵州省政府委员。解放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如？培艺白。

注：

①辛酉，1921年。

②伯群，即王伯群。时为南方议和代表驻沪。

③军府，指广州护法军政府。

④李协和，即李烈钧。曾任安徽、江西都督，参加过北伐。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赵炎午，即赵恒惕（1880—1971），号炎午，时任湖南军总司令兼省长。顾小斋，即顾品珍，云南昆明人。留日学军事，回国后参加护国之役。1921年发动政变将唐继尧逐走，自任滇军总司令。云南省长。后唐反攻，战败身亡。

⑤熊锦帆，即熊克武（1885—1970），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兼川军第一军军长。

刘甫澄，即刘湘（1888—1938），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

⑥旅滇之刘，指"民九事变"后被黔军驱逐到昆明的刘显世、刘显潜弟兄。

旅京之袁，指在北京受北洋政府支持之袁祖铭。时军权被王文华削夺，仅任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

旅川之薛，指在四川接受刘、袁指使组织"靖难军"，反王文华、拥刘显世、袁祖铭的黔军团长薛尚铭。

旅桂之王，指刘显世所委任的游击军总司令王华裔。刘倒台后，王拥众在桂，时谋反攻。

致贵州当局函* 辛酉

（1921年）

敬启者：

培艺近顷南来，电轮嘱将都下见闻撮录奉告，爰举要列左：

---

* 本文为1921年2月（王文华遇刺前），作者到沪后遵王旨所写。文中的"贵州当局"系指当时执掌贵州军政的卢焘和执掌民政的任可澄。选录自《素园书牍》卷六（上）。

一、北廷对黔之政策

自入民国来，北廷对于贵州真相向不了解，而现内阁尤为颟顸。此次存厚复取成都，靳云鹏手书嘱令整顿川局，即进图贵州，以断云南右臂。不知竭存厚全力，假以岁月，于整顿川局四字尚做不到，况图黔乎？及闻贵州驱刘，又生种种妄想。见寿慈①总军事，则亟觅与卢接近之人；见志清②长民政，又亟觅与任接近之人。一面利用新闻政策，言贵州内部如何不靖，黔省当局如何北向，企图实现其梦想之统一。最近又闻川熊、滇顾暗中皆使命往还北廷，拟任熊为三省巡阅，顾为云南督军。川、滇就范，贵州不成问题。究竟接洽至何程度，颇难断定。

北廷饵人，大抵以增发械弹、补助饷项为取消自主之交换条件。其实皖直战③后，库存械弹尽为曹、张④瓜分。饷项一节，北方军队积欠通在五六个月以上。彼断不肯饿其亲戚而饱其邻人。岑春煊拍卖政府招牌，只得实银五万元。陆荣廷最号恭顺，且徐、靳⑤欲利用其实力，以搅乱西南大局者也，所得亦不过国库券若干万元。徐、靳未尝不自憙其诈术获售，然弱点乃愈暴露矣。

二、旅京刘党情形

刘显治以国会议员兼充代表，其资格本可活动，但平日妄自尊大，早为各方齿冷。当刘显世退驻兴义时，唐瑞桐⑥力向内阁游说，靳云鹏允相机辅助，及见显世由滇通电就总裁职⑦，怒其反复，绝瑞桐不与通。瑞桐亦痛骂显治，斥为卖友。蹇念益⑧在研究系⑨号称智囊，刘氏往年活动深资其力。及显治寄稿回黔，消灭陆军⑩，念益以为操之过急，阻之不听。事败后，显治累请念益出面接洽及襄助划策，均为念益拒绝。显治对于排刘派，近复表示善意，欲缓和反对形势，卒亦毫无效果。现时显世计划注重制造舆论，每日发稿送各新闻登载，不外攻击贵州当局及捏造地方种种不安定情事，为异日卷土重来之预备。

三、薛尚铭[11]代表之活动

薛尚铭组织靖难军，在京黔人皆认为滑稽行为，殊鲜重视。薛历次函电声言，相当时机托漆铸成[12]、黄济舟代表。事前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漆、黄皆素反对团头政治，断不能立于扶刘旗帜之下。阴历正月初，薛氏代表穆邦荣来京欢迎不佞如川参赞尚铭军事。据穆所说，尚铭有精锐可恃之队伍六营，一经到达黔边，熊克武另以一师兵力为之后援云云。穆求通于北政府，不见答；又向刘显治索款，显治亦但以空言应付。据友人见告，熊（克诚）[13]旅在川有公积金三十万元（历年截矿、抚邮总数），存重庆中国银行。薛以熊克武之助力，已领得十万元。该银行声明，如三个月内黔人不提出异议，余款可悉供薛氏提用。又闻旅鄂乡人言：穆邦荣此行，携款三万元，奉熊、薛之命收卖〔买〕各处黔人。此款已为穆在渝、汉等处浪掷净尽，未收毫厘效果也。

四、袁祖铭代表之陈说

去年冬间，传闻刘显治之寓宅忽来二客，行踪诡秘，足不出户，日久稍泄于外，乃知为袁祖铭、张彭年[14]也。阴历正月，詹灵枢[15]由沪来京，代表袁氏遍谒同乡，略谓贵州历年战事皆倚袁为台柱。现有陆军悉袁旧部，中下级官长信仰至深。闻袁复出，必将倒戈响应。袁所揭橥之旗帜，亦曰扶刘。但詹告人：此不过一种作用，时机成熟，则取而代之。故于向日之排刘派，亦力恳加以赞助云。

五、旅京黔人之态度

旅京黔人向分亲刘、排刘、中立三派，此次改革，虽素号亲刘派，亦谓若辈把持，孽由自作，舆论大略可见。惟乡人私忧过计，以为刘氏窃政将近十稔，蒂固根深，爪牙四伏，过渡之际，重心骤失，刘氏勾结外援，不惜牺牲桑梓以求一逞。故对于刘党罪恶，朋友聚谈，则腐心切齿；稠人广坐、则噤不发声。殆虑死

灰复燃，他日之寻仇报复，为祸更烈也。愚意贵州当局宜派员驻京，将过去之黑幕、改革之真相、建设之大计，随时披露，纠正无稽之谣诼，收拾涣散之人心。虽似闲著，却有妙用。否则放弃首都，为对方阴谋策源地，而乡人视线之所注，亦终在彼，不在此也。周培艺。

注：

①寿慈，即卢焘，字寿慈。

②志清，即任可澄，字志清。

③皖直战，即皖直战争。1920年7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和奉系张作霖的配合下，吴佩孚任直系总司令，发动对皖系的战争。直、奉军进驻北京，政权落入直、奉系手中。

④曹，指曹锟。

张，指张作霖。

⑤徐，指徐世昌。

靳，指靳云鹏。

⑥唐瑞桐，贵州人，刘显世之说客之一。

⑦就总裁职，指1920年5月刘显世参与滇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被任为七总裁之一。

⑧蹇念益，贵州遵义人，字季常。留学日本，与梁启超有交。时为众议院议员，刘显世驻京代表之一。

⑨研究系，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为标榜，依附段祺瑞，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称为研究系。

⑩王文华所部黔军因系北洋军阀陆军编制之军队，习惯上以陆军称之。

⑪薛尚铭原为驻川黔军熊其勋部副官。与袁祖铭关系密切。在刘显世等支持下，于1920年成立了反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四川安岳。

⑫漆铸成，即漆运钧，字铸成。贵州贵筑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官农商部佥事。为早期同盟会员，同情自治学社活动。

⑬熊克诚，即熊其勋，字克诚。熊旅随戴戡入川参加护国之役，后在刘存厚与戴戡之战中被歼，熊战死，少数人流散回黔。

⑭张彭年，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张协陆之弟。贵州“民九事变”前夕出逃至京、沪等地，从事反对王文华等人的活动。袁祖铭省长任内被认为总参赞，彭汉章任省长时为政务厅长。贵州地方军阀政权被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统一后，曾持反蒋态度。两广事变期间曾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参赞，长驻南宁。解放前夕，曾任贵阳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副主任，以迎接解放。

⑮詹灵枢，即詹德煊，字灵枢。贵州贞丰人。早年参加贵州自治学社。参加贵州辛亥起义。1925年任贵州省财政厅长。曾在袁祖铭军总部服务。

与葛霞仙[①]论县志书　辛酉

（1921年）

霞仙先生史席：

奉读大稿，去取谨严，卓然有先正法度，文字优雅，犹其余事，敬服！敬服！弟学识谫陋，近益荒芜，重承见诲谆谆，用作大体之讨论，然以外行而强作解事，明知其无当也。

一、闻之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近人论地方自治要政，亦不外实业、学校诸端。今凡此种种，望已胪举。又列大事一门，得毋骈枝？且大事与杂事尤恐不能作极分明之界划，私心臆揣，不免怀疑。得两卷原稿拜读，当有以益我。

一、旧志不列建置，凡百俱无所附，□实一大缺点。葛著增益此门，具见伟识。但鄙意序列宜移第三，似较妥叶。

一、职官一门，当然紧接建置之后。但总目只列职官，而内

容增志宦绩，颇嫌突兀。鄙见宜将宦绩小序删去，而于职官小序中，将表彰名宦、循吏意思含入，作志职官宦绩附焉云云，较为适当。

一、旧志选举一门，除孝廉、方正稍带选举臭味外，其余皆凭考试，与选举名实太不相符。尊著仍之，弟殊不敢赞同。能就性质上区分，消纳于学校、人物两门中，似较得体。弟于各家有名志乘，均未寓目，制科取人应否列作选举，先生当已详考矣。

一、新增学校、实业两门，有世界之眼光，明将来之趋势，后有作者得所依据。识高于顶，至为钦佩。古迹、土目两门，亦万不可少。

一、天文门删去祥异，实获我心。但仍归入大事门，鄙意尚不谓然。龙门世掌天官，而其作书只记星相分野部分。班氏另志五行，始以诬罔谬说羌秽正史。今科学大明，当然无一辩之价值。灾眚祸梨，徒累篇幅，甚无谓也。

一、邮电之设置，道路之平治，交通事业实为地方发达枢纽，宜另辟一门，以待来者。作始虽简，后望无穷。先生倘有意乎？

右之所陈，仅就一得，聊资商榷。孱躯多病，精神短少，又牵于人事，常日倥偬。尊著付印在即，不暇逐卷讽诵，至为欠仄。培艺拜手。

注：

①葛霞仙，原名葛侊，贵州毕节人。前清壬辰通进士，度支部主事，镇宁县知事。亦习中医，对古文有研究。

贵州民党[1]痛史*

（1926—1927年）

第一篇　胚胎时期

第一章　时代落伍者之贵州

痛史何为而作也？曰：悲贵州民党之败衄也。中国之民党，几无适而不败衄，奚独悲夫贵州？曰：贵州之为行省也，地形限之，人智塞之，物力困之。自设治以来至于今，其思想，其知识，大抵时代之落伍者也。于此而有崛起之民党，艰难奋斗，与旧势力肉搏，不量轻弱，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为己任；任重道远，卒至败衄，而不屈不挠之精神，可歌可泣之史迹要自有其不可磨灭者。中国之民党，其轮廓庞然以大，其翕受汪然以有容，虽败衄于目前，而最终胜利之我属，断可识也。贵州自民党蹉跌以还，旧势力立见恢复，且益滋蔓盘亘焉。余大惧时代落伍者之

---

* 此为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在与人的信件中几次提到，系于1926至1927年间广泛搜集材料写成，1935年增修定稿。是研究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历史及研究贵州资产阶级民主派兴衰历程的宝贵文献。惜原稿已散佚。现据《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的正文及附录编入，并以贵州省博物馆所藏1936年油印本参照校勘，改正明显的错字和标点。文中对蔡锷、梁启超等的评价不无偏颇，对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论述亦不无情绪，亦仅为一家之言，与通行的学术评价相较，可另备一说。

徽号，将遂永续持赠吾侪之子若孙，而同志当日之断头流血，迄为无代价之牺牲也。呜呼，岂不悲哉！余既在事之一员，徒以死亡之余，志气恭靡，不复能重整旗鼓，竟同志未竟之绪，俯仰愧怍，无地自容。而方闻旧势力之战胜者，以摧辱吾党为未足，奋其私智，犹欲闭户造谤，厚诬我同志于九原。余不得已，勉竭鄙思，述往事，告天下。若改革事业，本乎人心之同然，应乎时势之需要，则压抑之反动，适足导黑暗于光明。曩之得祸益酷者，后之孟晋益未可量。兴言及此，余又甚盼夫已氏之著作，早日流布，以引起社会之正当评判也。

第二章 中日战后之古学复兴

将有科学世界之欧洲，先有文艺复兴之一瞥；将有明治维新之日本，先有尊王攘夷之国论。黑暗时代，世人大抵入于睡眠状态中。及好梦乍回，觉眼前一切，胥无足当意；而精神、欲望，不可不别求所以满足之。于是复古之概念，遂为此时之产物，进化阶段，无东西一也。中国自明世以八股取士，士之沉溺不悟者，锢其思想，蔽其知识，童而习之，白首而不见其际，其于政治学术，犹扪烛扣盘者之暗中摸索也。各省同然，贵州尤甚。世界大通，欧美人挟其船坚炮利，以闯吾门户，而抉吾藩篱。沿海诸行省，渐知讲求西学，而贵州之蒙翟自若。洎乎中日战役，地坼天崩，国际激刺，始予山中人以深刻之印象。先觉者流，相率发愤自强。会天津严修督贵州学政，益以倡导风气为己任。修学无专门，杂话汉宋，然好奖训士类，推挽后进，慕郭林宗②、许子将③之为人也。士有一行之善，一艺之长，修皆表彰而礼貌之。按部至遵义，绥阳举人雷廷珍以所著书来献，修瞿然起敬，曰：不图遐陬，乃见宿儒。返贵阳，亟延致廷珍，而筹备经世学堂。经世学堂者，就学古书院改设，仿四川尊经书院办法，而缩小其规模，学生定额四十名，即以修历试所得高材生调充之。分

授经史、时务、算学诸科。聘廷珍为主讲。修间亦执经坐隅，为诸生率，其勤恳加人一等矣。雷门弟子，称其师昌明绝学，通达治体，虽郑④、莫⑤有所不逮。非雷门则谓廷珍实肤浅，摭拾唾余，妄自夸大。(廷珍授《小学》，谓动从重从力，力重故动，以形声为会意，其诖误后学多此类。)修长者，为所给耳。此两派既互讦以求胜，则不得不乞灵于故籍，以自张其旗鼓，用是治学者转益夥。然修解任去，廷珍失庇荫，卒舍贵阳而适兴义。身殁之后，著述亦无传焉。代严、雷而兴者，有长沙吴嘉瑞⑥。嘉瑞邃于佛学，主变法，有康党之目，言论丰采，隐然动人。学者多宗仰之。嘉瑞亦喜结纳。稠人广坐，酒酣耳热，纵谈革命不讳。要而论之，自甲午以还，黔人优秀分子，或赞成，或反对，或直接，或间接，几无不与此三家有关系。然揭穿政治黑幕，言人所不敢言，吴派影响，实较严、雷为巨云。

第三章　科学会

经世学堂之设，严修谆谆注重算学，颇引起黔人科学上之兴趣⑦。顾其时分门别类，尚无具体程式。且得书尤不易。上海制造局之译籍，已难能可贵。求更进于此者，乃无有矣。大抵学者各因其性之所近，以择业而从事。前无师资，为力倍勤。然偶有创获，声闻随之。科学会者，彭述文、漆运钧、平刚、张铭、胡肇安、傅文堃诸人所组织。其目的有二：一修学，一革命也。始述文读王夫之、黄宗羲遗著，种族问题盘亘胸中；兼鉴甲午以还，割地丧权，国将不国，治者阶级即属同种之汉族，已不能容忍，况于盗踞华夏之戎裔。九世复仇，春秋大义，将藉研究科学，广集同志。又以乐嘉藻素号稳健，戴为会长，以避免社会之指目。久之，章炳麟⑧《訄书》传至贵阳，平刚首起剪发，清吏大恶之，欲被以罪。乡绅于德楷为解，乃迫令去之日本，聊示放逐之罚。漆运钧、胡肇安亦先后负笈东渡。张铭则有所营。科学

会由此瓦解。述文两任官立学堂教员，未几皆以鼓吹革命斥黜。提学司陈荣昌，笃于君臣之伦者也，闻革命党近在亲辖校中，为之惊怛不食。一日，出不意骤诣学堂，检查学生课本，见无叛逆字句，得不深究。述文性严急，好面折，弗能泛爱容众，遇事喜持正论，不甚讲求策略。提倡革命阅十年，地望益高，而亲附益寡，终乃合并于自治学社，为共同负责之一员。然述文信其所守，穷而益坚。后生小子受其人格感化，始知特立独行之足慕，而随俗波靡之可羞，风气为之一变。述文亦倜乎远矣。

第四章　张铭之失败

知其不可而为之，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吾于贵州得一人焉。曰张铭。铭老儒，年近五十，颇治旧学。一日尽弃其素业，而从事革命之宣传，既与彭述文、平刚等结合而组织科学会，兼任乐群学堂及公立师范历史、地理教员。每至华裔界别，种族废兴，辄就眼前指点，慷慨激昂，青年多感化之。铭念教育收效，未可以岁月计，欲实现其主张，非联络多数同志不为功，乃倾身纳交绿林豪客，以其中魁杰时相往还。又遣子从军，察士兵之热忱者，引至其家，铭自与饮食燕语。久之，此两种人皆畏爱铭，若严师慈母，生死惟张先生命。铭又得同志曰胡成九、赵均腾、文崇高、吴冠、倪克荣、朱培等。成九、均腾皆鄂人，从岑春蓂来，能伺察官厅动静。崇高武备生，通军事学。人才粗具，设机关部于华严寺。分会员为普通、特别二类。特别者得参预谋议，普通者奉行教令而已。一切规约，不立文字，专用脑记，以免泄漏。通书日本，请示方略。时孙文创同盟会于东京，平刚为贵州支部长，于德坤为评论长。读铭书，集议其可否。刚主急进。德坤主缓进，以为贵州不当为天下先，地非其地，时非其时，人非其人。其词甚辩，会员咸赞之。刚绌于多数，独以私人名义复铭书，促其相机发难。会萍醴起义，铭谋响应，部署夺门。有日

矣，为清吏侦知，指名捕铭。铭亡命至修文，匿王国军所。密令国军约束同志，夜袭军械局。捕者踵至，国军及其弟国清皆入狱，铭幸免。然贵州已弗能立足，流转至大河南北；又如云南，与当地军人刘三元、郭延龄、陈润德、刘晓岚、吴吵鸾、殷承瓛、李根源等有所布划。又加盟于自治学社，函告留黔党员：听张百麟指挥。意在两省提携，一致动作。其后辛亥革命，滇黔独立相距不及一来复，果如铭所预期焉。

第五章　贵族派包办教育

办学，大事也。而清吏之措置，卤莽灭裂。光绪二十七年[⑧]，各级学制一未设备，巡抚邓华熙已秉〔禀〕报创办贵州大学堂。建楼台于浮沙之上，非不美也，奈根本飘摇何？逾二年，改高等学堂。又逾年，再改高等预备科。举棋不定，耗财废时，至是而官吏办学之勇气，恭然不能自振。民间攘袂者，有于德楷、乐嘉藻之公立师范学堂，组织完善，规制谨严。然私家财力，到底不能持久。中道停顿，嗣响阒如。于是贵族领袖之唐尔镛，因缘时会，崛起而承其乏。在尔镛初意，不过热中利禄，藉作仕宦之捷径；亦会历任院司，皆与其大父唐炯有雅故，故尔镛言无不听，求无不遂。凡索款荐人，朝上议而夕相可。尔镛意得甚。而趋时干进之士，利于傀儡有人，役奸智以投之，呼朋类以附之。假公济私，党同伐异。侧媚便嬖者，疏逖皆见亲附；正直刚方者，旧交亦终割席。驯至欺天罔人，流毒桑梓。尔镛晚年居京师，见人辄涕泣忏悔，然已无及矣。尔镛初办师范传习所，分配毕业生于各属。续办通省公立中学堂，所有学田、义谷、宾兴款项、科场经费、三书院膏火，会垣数百年之积累，一切拨充该堂基金。预计逐年添班，比及五稔，每年有毕业生一批，散在社会。又办优级师范选科，别入大宗流动金。尔镛左右出力者，为任可澄、何麟书、陈廷棻、华之鸿等。中优授课，计钟点给薪。薪之丰，虽官

立学堂弗敢望。任可澄每星期担任教授二十八至三十二小时。尔镛盛称可澄贤劳。或曰："劳诚有之，亦利其酬之厚尔。"尔镛又网罗人才，培植羽翼。熊范舆、陈国祥⑩、蹇念益、姚华，各以官费留学日本。尔镛顾挪移校款，月给津贴。又发起教育总会，尔镛自为会长。其内部私议，则以国祥拟学务公议〔所〕所长，范舆拟法政学堂堂长，念益拟地方自治会会长，盖骎骎由教育范围侵入政治范围矣。刘显世，土豪而攀援贵族，袭乃父官礼兵权，虎踞兴义（兴义界桂边，广西游勇不时阑入。官礼条陈大府，愿率子弟捍卫乡里。官给一营月饷也，得三营兵额，但乞优假事权，俾资号召。黔抚某利其费省而事办，遂授官礼靖边三营统领。刘氏得树势力，实始于此）。尔镛遥相应和。其党徒某，犹虑此两人交不固，则百方撮合，使尔镛子聘显世女为妇。既成，某自炫于众曰："使慰慈（尔镛字）势力达于省外，如周（显世字）势力进于中央，此吾人党略成功，非普通婚姻关系。"其言之不怍如此。时贵阳私立学堂卓著成绩者以十数，大率枵腹从公，甚或破产助用，然不游于唐氏之门，尔镛皆熟视无睹。而学界负节概者，亦疾其龌龊，以奴颜婢膝为大辱，不期群集于平民派旗帜之下，与贵族派对抗。壁垒形成，战争由此开始矣。

第六章　《黔报》之发行

报章之职务，于社会无所不问。而在革新初期，其需要尤迫切。甲辰、乙巳⑪间，国内收回权利之运动，风靡一时。贵州亦发起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推李端棻⑫为总理，于德楷为协理。立案招股，防止外力之侵入。当是时，端棻之清望，德楷之干略，黔中殆无第三人足以颉颃。而所主持之事业，竭蹶从脞，良不见有何成绩。周培艺言于德楷曰："凡公共事业，类非一手一足之烈。今吾以热诚倡率，而社会冷酷报之，此非社会有不足于我也，患在愚昧而无知。"谓宜将路矿暂搁，转从开通民智入手。发行日报，举指导社会之

实，更积岁月，效果当有矣。德楷然其言，终以才财两乏为疑。培艺制一预算案，计开办必要费不逾三千金，且锐然以主干自任。德楷曰："若尔，事济矣。昨慰慈约办书局，吾方犹豫，兹拟合为一事，使彼承认君之计划，吾亦允诺投资。"于是定议。集股八千金，于德楷、唐尔镛各代表半数，周培艺负责经理。通志书局先成立。经若干之波折，《黔报》亦以丁未六月八日出版。初，报馆组织，为一般人所不了解。以贵州之经济状况，若比较完善之设置，至少非万金不办。培艺先服务路矿公司，已审知贵阳绅商，放近利，贱公益。于德楷虽铁中铮铮，顾力不能独任。故所提预算，仅就机器部分之购买运输，示其概要，达到第一步，再谋第二步。厥后印刷则利用学徒，纸张则挹注书局。京外新闻，则转载各大报之确实妥速者；本省新闻，则委托各商会、劝学所自由通讯。发行则周培棻专任。编辑则周培艺专任。而杨文清、徐家驹、李裕增、乐嘉藻、张百麟、钱良骏、宁士谦、任可澄、陈廷棻、鲁时俊等，亦时有文字上之助力。凡皆纯尽义务，丝粟不以累股东。惟收入方面，大反乎培艺所预期。商业广告，久久绝少登载，报纸销数，最旺时亦不逮千份，故财源益涸，年终休刊，已负债六百金。方筹备开业时，尔镛曾有补充经济之豪语，至是报告账目，殊默默不置一词。其后尔镛且宣言，报馆继续之问题，书局不欲与闻。但亦不居破坏之名，可划出机器部分，作价二千二百金。报馆主任须按月缴纳赁租三十金。进止听自择。培艺以中道停废，乖违初志；且以数月之经验，愈知报章大有裨于社会。消极方面，贪官污吏，劣团蠹役，率团揭载，迭有惩办；积极方面，学务之竞进，实业之萌芽，吏治之刷新，黔人无智愚，佥曰有报贤于无报。亦会政府提议，按月补助四十金。于是熟权利害，定议续办。而周、唐裂痕，益划若鸿沟。先是尔镛总揽教育基金，长袖善舞，一切新贵州之设施，皆欲以中学堂为出发点。其始之慨允补充报馆经济也，固将曰：余实卵翼之也。

及见社会名誉，颇归培艺；言论主张，又往往相左（尔镛尝要求将报馆稿件先日送阅，培艺谬曰："君何时兼任警察厅长？吾尚未伸贺。"尔镛语塞而止）。尔镛遂悍然食言，以促报馆之自毙。培艺另辟蹊径，维持生命。尔镛益妒且恚，常藉收回机器，无理干涉。培艺迁就百方，迄于己酉，终以不堪压迫，委《黔报》于尔镛。民党亦再接再厉，而《西南日报》代兴。

第二篇　成立时期

第一章　自治学社成立之经过

预备立宪，清廷不过利用一纸空文，收回已涣之人心，消弭方兴之革命，其无诚意实行，虽三尺童子知之。然海内志士，却缘此增一活动之新途径，即政党公开组织是也。党之为物，中国历史上皆以为大不祥。汉唐宋明，迭演悲剧，卒亦无补于国家之危亡。满州以异族入主诸夏，袭用传统的高压政策，士大夫救过避罪之不遑，孰敢以结党自蹈科禁？中日战后，约束崩解，康有为、梁启超乘之，组织强学会、保皇会，然其目的或以鼓众，或以敛财，至劣恶不足道。粗具政党形式者，惟马良之政闻社⑬、杨度之宪政公会⑭。然发动远在日本，国内寂无嗣响。而贵州乃于其时有自治学社之成立，尤能努力进行，尽量发展，终于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回视马、杨等之旋起旋灭者，可不谓坚苦卓绝矣乎？初，周培艺筹办《黔报》，曾以主干推张百麟。百麟曰："报章固应于时势之需要，然吾意尚有进。"因具述组党计划。培艺曰："凡吾侪所为，皆不满于现状，而别悬一改造之鹄以赴之。然吾侪人微言轻，纵殚竭血诚，号呼奔走，而社会莫之张目，则事终无济。吾意第一步在取得社会之信用，而办报则信用之所由立也。"百麟曰："人微言轻，诚吾侪之大不幸，然须知与吾侪感同样

之痛苦者，正不乏人。今贵族派壁垒甫立，士大夫抱负磊落、臭味差池者，方彷徨歧路，不知所归，吾揭橥主义以为号召，必可得多数之同志。吾假政党为外披，内幕仍进行革命。至于发皇舆论，振刷教育，竞争选举，参预政治，皆政党一部分之所有事耳。”百麟密划进行方策，选定从法政学堂入手，乃著籍为学生，奋其舌辩，嘤鸣求友。教员张鸣藻、同学钟振玉、张泽钧、周培桥、韦可经等皆攘袂前驱，同心缔造。又因法政以沟通巡警、师范、矿业各校，组党洪流，不期灌注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是时国际形势异常险恶，日俄协约⑮、日法协约，先后披露。而我外蒙、福建、云南，即该约处分之目的物。丁未九月十六日，《黔报》第九十五号新闻栏内，有瓜分警告一则，揭示其事。百麟认为时机已熟，乃发表意见书，申述合群救亡之旨趣。签名入社者，前后相续不绝。部署初定，即以其年十一月，开成立大会于贵阳镜秋轩。时集会结社，尚无法律上之根据，而党之生存发展，有待于官厅之认可。一日，周培艺检阅北洋法政杂志，见天津筹办地方自治，自所谓自治学社者，推卷起曰：“官厅最重援案，吾有案可援矣。”张百麟亦曰：“然，然。”遂以自治学社呈请，得特许立案。

第二章 自治社之社纲⑯

团体既立，当有共守之信条。自治学社之题名，其始本以应付官厅，逮经深刻研究，遂获伟大之发现。社章规定，仅仅提示概要，而分析补充，具见二张之成立演说。百麟之言曰：“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佞愚见，吾侪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故研究结果，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藉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并详考欧美政治经济之理论与实际，随预备，随发

擴，以求适用于吾国。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智识道德即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确，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鸿藻之言曰："救亡问题，非揭橥一主义，合众人之力以奔赴之，不足以图功。然使所标主义不适于今日之现势，则画虎不成反类狗，结果亦终归无益。自国家客体之说出，以君主为国权之主体，以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而国民则为其奴隶，受其支配。此说披猖于中国，已数千年。今日激于立宪各国之潮流，排斥国家客体说者，乃主张国民为国家之主体，然此主义果适于今日之中国否？不待智者而知其无当也。然则最善之主义为何？据吾人所信，则所谓国家主体说者，比较的优于各说。何则？国家者，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继续的有利害关系之团体也。君主亦国民一分子，不过经国民承认其有代表国家之资格。由历史的相传，而推之为无责任者，除君主外，无论何人，皆不可不负责任。是即所谓国民责任说，而为吾人所持以救国唯一无二之大前提。而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即本之以发生者也。自治意义，虽专指地方行政而言，然据吾人解释，个人与国家，无不可包涵于其内者。本此为主义，而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既以国家主体说为正，而欲国家保其完全独立之主权，不受他国之干涉，而国际公法之原则，而与他国共遵守之，故曰国家自治。对内则促代议制度确立，对外则为国际团体之一员，而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此为国家自治之界说。）虽达成目的之期，未能预决。吾人拟定步骤，努力进行，有一毫之裨益，即尽一毫之责任。而尤望国民之各尽其责任，庶不负组织学社之初意。"此寥寥数百言之社纲，盖几经最高干部反复检讨，详密推究，认为准于立场，适于环境，激于学理，通于事实，始公表以问世。而党之各个细胞，亦能坚决信仰，其犹及见三民主义演讲者，常私叹当日创获，是非颇不谬于总理焉。

〔附录一〕自治学社社章

第一章　名称及宗旨

一、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第二章　社　员

二、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者，无论何人，有本社社员一人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得为本社社员。

三、社员有自认能维持本社经费者，得推为维持员。

四、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虽未入社，而能实力赞助本社者，得推为赞成员。

五、社员对本社之责任，依社员规则之所定。

第三章　机　构

六、本社社员中选举社长一人，代表本社。

七、由社员中互选评议员六人，组织评议部，议决本社一切事务，其部长由评议员中互选。

八、由社员中选举事务员若干人，办理评议部议决各事务。

九、事务员分职如左、一庶务课，设课长一人，课员二人。一书记课，设课长一人，课员二人。一会计课，设课长一人，课员二人。

十、本社有临时发生事件，由评议部推选特派员办理。

十一、本社职员任期，以一年为限，任满改选，但得连任。

十二、本社成立后，社员散居各地，必有一机关交通联络，共期社务之发达。每月定发行杂志一册，代表全社之意见，即以

月捐为印刷费。论说之外，当将社务列入报告栏内，以便社员考查。撰述、编辑、经理、发行，均由本社评议员、庶务员中选任。社外之赞成者，及社员独抒己见发表批评者，论文精确，当陆续载入杂志。

第四章　场　所

十三、本社每月暂租湖南会馆讲演一次，俟社务扩充，支部成立，再定永久处所。

十四、本社事务所暂时借用镜秋轩照相馆。

第五章　经　费

十五、本社经费分为三种。

（一）社员入社费（四钱）及月捐（一钱）。

（二）基本捐，任社员量力资助。当列入报告，以表团体谢意。

（三）临时捐，当视临时事件之需要，由评议部酌定捐款之数目。若社员满百人以上时，每人捐款至多不得过一两。

第六章　规　章

十六、本社社员规则及评议部规则，均由评议部议决施行；事务规则，由各课课长拟订，经评议部认可后施行。

十七、本社社章，以一年为实行期。期满修改，须有到会社员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议，出席社员过半数之表决，方为有效。

十八、本社其他一切必要规章，皆由评议部起草议决施行。

第三章　中心人物张百麟传略

张百麟，字石麒，湖南长沙人。父翰，能诗，工草隶，以知县需次贵州。落拓不偶，终身未尝补官。晚而生百麟，珍爱特

甚，纵其意所如。故百麟为童子时，即出入秘密会社，寻究源流，慨然有锄去非种之志。弱冠沉酣坟典，佛老兵刑，靡不窥其奥窍。欧风东渐，于法政译籍，尤笃好而深契之。新闻杂志，塞儿盈案。一日，家僮白事，遍觅不获。呼之，乃自故纸堆中跃出。为文章，千言立就，亦不假修饰，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俱下。性通脱，喜结纳，无阶级，无门户，财物无所私，教学无所吝，闻风相悦，抵掌论交，长夜剧谈，篝灯达晓。盖所谓团体生活，百麟自少至老，虽造次颠沛中，未尝一日舍去也。其创自治学社，以孤身客寄，掉三寸之舌，辗转游说诸青年，勤勤恳恳，有欧美人宣传欧教之风焉。及《西南日报》发行，公立法政立案，百麟两骖在手，从容揽辔，始入于发展之坦途矣。辛亥革命，不特环境四周充满反对之空气，即党之中坚分子，亦多以时机未熟为疑。百麟独毅然曰："时机者，人力所造成也。今百年无动作，亦可曰百年无时机。且党员内迫于生计，外牵于事业，不能不与官厅接近，日往月来，志气昏惰，前途有官僚化之危险。吾拼作牺牲，事若不捷，至少亦播若干种子于社会尔。"即席决策，就其住宅设置机关，任陈康为常驻书记，联络交通。昕宵杂遝，侦逻重重，屹不为动。可谓见义勇为，能断大事者也。然成功之母，忽产失败之儿。迹百麟所由失败，皆其成功曾经试验有效之手段。其一网罗人才，大抵缘于累次之延揽，以为可以吸收同志者，亦可以说服敌党。故听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之阴谋破坏，而犹认为诚意合作。其一避远权势，任戴何人为首领，事实上均可指挥如意，而不悟杨荩诚、赵德全非钟昌祚之伦比。风起尘合，仓皇奔逃，流转京沪楚粤间，卖文自活。然朋友故旧从之者常十余人，斗室短榻，意气自若。百麟尝作豪语曰："宁可灶中无烟，不可座上无客。"亦纪实也。癸丑[17]南京之役，任黄兴十日之秘书长。丙辰[18]孙洪伊[19]长内务，任三月之地方警察讲习所所长。最后广东政府简任司法部司长。百麟已疾笃，不克视事。生平不肯自

暇逸，前卒之十日，犹努力工作，完成所著《约法战争纪要》。谓曾受某君资助四百元，不出书，人将诋为诈欺。然穷饿困乏，实为贵州民党之一大特色，不特百麟一人然。杨荩诚、周培艺等亦复一贫彻骨，累濒断炊。中华民国之曾执政柄者，方云有愧色矣！百麟亡命以还，除追随孙、黄，尽瘁党务外，其独立经营者尚有西南协会、平报杂志社、惧报馆。初亦未遽忘情于黔事，卒以经济支绌，所图弗能持久。廖谦之殛戴戡[20]，百麟驰书党友，称为去黔后第一快举。逮王文华逐刘显世，枭郭重光、熊范舆，百麟已前卒，不及见矣。壬戌，袁祖铭任贵州省长，胡刚[21]等联名上书，为百麟讼冤。省政府认为起义首功，给一次恤金三千元。

第四章　公立法政与《西南日报》

自治社之始立也，喉舌之司，仅恃一自治杂志。经费仰给月捐，办理自行竭蹶。顾鉴于《黔报》降志妥叶，徒买言论之不自由，遭遇困难，卒不获资产阶级之支持，故相率艰苦奋斗，自强自助。戊申年会，有兴学办报之决议。委任张百麟。张鸣藻、钟振玉、张泽钧、李泽民、陈守廉、韦可经、黄泽霖、黄少仪、刘镇、陈钟麟等十一人负责筹备。筹备员从党的立场出发，以为须普及法政学理于一般青年，使深入群众，激发人民之国家思想，始能共同救亡。因定设立法政别科，租福建会馆为校址，敦请长沙吴嘉瑞为监督，又得宁士谦、钟昌祚、平刚、彭述文、谭璟、钟振声、杨寿篯等加入创办，分担教授。招生就绪，以己酉五月六日开学。是时国内各省，法政未有公立，而贵州提学司陈骧，尤深恶自治社。不特呈请立案备遭留难，即甄别考试，亦压搁至数月，不予榜示。会政局变动，骧调署布政司。巡警道贺国昌权学篆，始得详院咨部，核准立案。国昌又特拨附加屠捐四百余千，互之补助。嘉瑞出署贵东道，海盐朱兴汾继任监督，官立法政堂长欧阳葆真，教员李培元、钱良骏、朱幼岑等皆愿分钟点，

尽义务。于是该校由险恶环境中日就发展。杨寿篯于第一周年纪念，曾著论曰："吾黔近数年来，教育界之表面，固日有可观矣。然中学以上学生，多流入佻薄不良气习，且随年龄俱长。至于对教职员，亦难免生心理。一堂之中，办事人与学生直隔绝不通，仅成为勉强撮合之形势。在教职员，固归咎于学生不良，欲裁抑之。而不知教职员之自身，已早以其不良之气习影响学生而潜化之矣。夫公立法政学堂，其地位犹是中学以上也。创办之始，经济纤毫不获诸地方公积。任教任职诸人，纯由于道德之结合，彼我间无意见也。对于学生，一则率之以质朴，而不流于侈靡；一则率之以真诚，而不入于虚伪。所谓敦品砺行，一切做人功夫，皆从实地上以本身为之表范，而非仅出于言论。故学生亦以质朴真诚，蒸为学风。一堂之中，如父子兄弟然。一年来该校所经之危险，皆深入学生之脑府。而群焉引为隐虑，咸自处于主人之地位。他日演为西南之政团，当有以牖进社会而改良习俗。"其顾盼自喜扬己抑人之批评，乃令贵派之中、优两校，俯首结舌，不敢出一语相诋。谥讥弹诚中其要害，而标榜亦毫无溢美也。日报筹备，以招股购买印字机件为一大难关。股票虽减至五元，应者尚复寥寥。黄少仪慨然自认二百股，省内外同志又称贷以益之。集腋成裘，事滋不易。及议立报名，或拟《新黔报》，或拟《惧报》。百麟独曰："吾侪政治活动，本以国家为对象，今纵鞭长莫及，至少亦应团结西南数省，形势方有可为。"谓宜定名《西南日报》。或以夸大为疑。百麟曰："昔萧何营建未央宫，云当今后世无以复加。何以吾侪图事，而不如一老吏乎？"诸人无以难，遂从其议。其后，编排顺序，中央要闻后，贵州、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广东平列为六栏。特约通讯，力谋六省关系之接近（入民国后，军阀横恣，民党活动之根据地，乃专恃西南以对抗，百麟于此，若有先知启示者，亦异矣）。庚戌六月，《西南日报》发行三百四十九号，计时一周年矣。百麟检讨过去成绩，树

立未来方针，曾著论曰："本报自开幕出场，至于现实，已过一哄之时代，而进于求实之时代。自今以往，用意不在深远，而在明切；立言不贵猛烈，而贵静细。苟可以偿国利民福之奢望，虽纡〔迂〕回曲折，有所不恤。就政体一方面说，责任内阁未组织，大臣无统一之计划；民选议院未成立，国民无监督之机关。国家权力之作用，往往甲部举行，乙部反对；丙部建设，丁部破坏。互相推诿，互相争执，欲求一差强人意之官僚政治，且不可得，是则无责任内阁之为害也。若夫国家财力之消耗，直不啻填无底之溪壑。盖以迫于外患之故，遂不得不浮慕维新之虚名，而于新政之先后本末，实懵懵无所知，徒见发令如毛，挥金似水，多方搜刮，晨夕不遑。吾民未见其利，而先蒙其害。且不能上一书，发一言，质问弹劾，检查出入，是则无民选议院之为害也。就民事一方面说、文言繁杂，多数人不能读书识字，已为宪政前途之梗。而最简极易之教育，复不能普及。故游于市场，历于乡村，每千人中，求有国家观念者乃无一焉，遑言爱国？遑言殉国？至优秀人物，除焦头烂额、力竭声嘶之最少数外，其毕业国内外，曾受文化洗礼者，亦蝇营狗苟，沾沾于权利之获得，国事久置脑后。即从学界观察，教师之目的，大半在薪资；学生之目的，大半在奖励。随时按照课本，宣讲数番，试验数番，彼此皆以为其事已了。所谓国民的精神训练，百不一见，是皆失教育之为害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又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意盖谓国家必先裕民生，乃能进民智也。十年以来，观诸农，则因人口增加，百物腾贵之故，虽犁云锄雨，终岁勤劳，而不足以供仰事俯蓄之需要。观诸工，则洋货成自机器，物美价廉，最易畅销。旧日制造之款式既拙，费工且较洋货尤多，不待比例，已可决其必败。故无论粗细手工，恐不久皆将歇业，而各省市场悉为舶来品所独占。观诸商，则各自贸易，资本不足与洋行争多寡，且短于智识，利润亦不能与洋

商较赢绌。虽日往来于内地各省，取微息以为生活。质言之，直刮地皮之小贩耳，商云乎哉！政府虽于中央及各省设有劝业专官，间亦有一二事之施行，然大抵与民争利，非为民生利，是则无经济政策之为害也。今欲协力救亡，政府方面，内阁问题、议院问题，不能不促其早日解决，然非人民努力要求不可。盖国民欲参与国事，必消费热血以为代价也。人民方面，教育问题、经济问题，不能不整顿刷新，然非政府善为领导不可。盖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也久，不藉政府威权，厉以鞭策，不易促其演进也。政府与人民既有相互的救亡联系矣，吾人对于政府、人民，亦因之有相互的救亡责望。同人磨墨濡笔，对于监督指导四字，不敢不勉。"骤观前幅，颇疑百麟已放弃急进，同化温和，顾社会之接触弥久，愈知高调激论，无益事实。凡曾服务报界者，皆有同样感想。不若悬鹄赴的，归于实际。至经济现象，尤为一般所忽略。当日京沪大报，满载政治关系，其视经济关系，几若政治之从属。最近民生主义演讲刊行，举国始知其重要。然则《西南日报》之价值，更可重新估定矣。

第五章　自治社加盟于中华革命同盟会

爱新觉罗氏崛起建州㉒，乘中国内乱，入踞燕京。以区区东胡部落，统驭神州，传祚二百余年。雍乾之际，号称极盛。自鸦片战争，江宁结约，西力东渐，国势浸替。太平军兴，苗回继起，虽湘淮用命，危而复安，然民贫财尽耗矣。朝鲜一役㉓，威望扫地，土崩瓦解，直须时耳。夫汉之制于满也，始特屈于武烈，中间剃发之令、文字之狱，汉人蓄憾益深。太平之起已含有民族革命之意味，惟杂用耶教，引起反感。曾国藩窥其弱点，遂以维持礼教号召儒生，用而仆之。然汉族虽勉效忠顺，而政治上地位，终不获与满族比肩。满族专国家之利，卒亦口人民之怨，谚所谓树高招风耶？孙文海滨一介，少有大志，以洪秀全第二自憙（见日本

人宫琦龙介所著《中山轶序》）。雅善郑士良、尤烈、陈少白、陆皓东、杨鹤龄等，创兴中会，谋举义广州，不成；发难惠州，又失败。亡命去国，累挫不挠，宣传说服，信徒日众。命廖仲恺、马君武[24]、胡毅生、黎仲实等接洽各方，缔造中华革命同盟。第一次会于布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而尤以第四次东京大会，朝暾熊熊，气象万千。先是义和团乱后，国论渐趋一致，知非讲求西法，不足救亡。派遣留学生，遂为尔日急务。日本同种同文，加道里近，经费省，故负笈者益麇集。张继、汪兆铭、胡汉民等倡办《民报》，鼓吹革命。文所持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暨革命方略，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皆于报端披露。亦会中国文豪章炳麟新自上海出狱，继等奉迎东渡，主任编辑，洛阳纸贵，风靡一时。各省青年，以不与谈革命为耻。文察机会成熟，丙午[25]七月莅东京，假《清风报》开同盟会成立大会[26]，加盟者千余人。设本部于东京；各省支部，亦就在日同志，分别委任。于是平刚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于德坤为评议长，漆运钧、拓滨、杨荩诚、张友栋、胡肇安、李涤凡、马宗豫、朱沛霖、周仲良、李元箸、陈养初、刘潜、安健等各以通信方法，灌输革命思想。刚初主急进，一试于张铭而覆。自治学社取政党步调，形式上虽与同盟会殊趣，精神上实为同物。刚居间介绍，请吸收自治社。自治社亦赞干部决议，加入同盟会。惟内地活动，仍沿用固有旗帜。此生存之必要，海外同志亦极谅解云。

第六章　自治社之反动

《黔报》问世之翌年，江苏巡抚陈夔龙[27]荐擢四川总督，假归贵阳，衣锦昼行，自诩煊赫。周培艺著论，列举贵州兴学、筑路、开矿诸问题，而以盐务筹款为总解决。贵州食盐一项，岁输出银千三百万两。灶户产本所得四百万，公家税收所得七十万，

余皆少数奸商垄断自肥。黔欲整顿，则以主权不属；川欲整顿，则以纳贿中止。往者盐法积弊，赖丁宝桢破除情面，创办官运，然后国与民交利。今时逾一世，宝桢之法又积弊。而夔龙适为总督，知必不惮改作，造福桑梓。又谓赋诗饮酒，闲情逸致，此江湖名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夔龙备位大臣，义存弘济，仰思达旦，彼独何人？不然，贾似道管领湖山，未尝不风流自赏也。夔龙一怒而去。调督两湖，仇视舆论，始以登载整饬关务命令，停止《中西日报》之发行；又以登载美侨请愿国会书，封禁《江汉日报》；又以登载石龙插画，封禁《湖北日报》，且拘系编辑人郑江灏。培艺复有所诤议，夔龙憾益深。己酉九月，云贵总督李经羲道出贵阳，与巡抚庞鸿书宴语。卒然问曰："贵州山国，乃亦为革命党窟宅乎？"鸿书愕然，请其故。经羲曰："曩过北洋，小帅㉘郑重相嘱：有周培艺者，私结会社，勾通海外革命党，应早拿办，以遏乱萌。昨此间绅士唐尔镛造谒，亦谓周培艺、张百麟，确系渠魁，宗旨极不纯正。公莅黔久，宁闻之乎？"鸿书曰："两人学综新旧，达于治体，所立自治学社，援据北洋成案，经该管官厅之许可。沧海横流，吾辈当为国家爱护人才，不当以'莫须有'三字，摧残读书稚子。"经羲曰："吾意正尔。公殊能见其大。"越宿，语稍泄于外，培艺主沉默以观其后。百麟谓沉默示弱，乃草衔上书经羲，纵论庙堂政策、西南形势。经羲颇为动容。濒行，交署按察司王玉麟酌量录用。百麟由是呈身政界焉。庚戌三月，安顺提标兵枪杀平民，《西南日报》主张正义，攻提督徐印川。印川衔之，又入任可澄言，遂兴大狱。初，贵州提督驻安顺，官舍居城之北隅。宣统间，朝命按年递裁绿营。贵州以边省故，得保残喘。标兵向无操课，射圃久荒，夷为衢路。一日，木工某从射圃通过，标兵枪拟之，立毙。究竟仇杀耶？或误杀耶？真相不明。地方绅耆要求惩凶恤孤。印川庇凶，谓射圃禁地，标兵奉命演习，死木工无罪。相持不下。绅耆进而要求划射

圃为公有，依限尽撤绿营。安顺故有两党，主自治分社者方策、刘荣勋等，对抗印川者也；主宪政分会者黄元操、洪钢等，素结纳印川。印川资策于任可澄，可澄教印川伪造飘布，诬为自治社所散发，某月某日，标兵在某所缉匪起获。该社遍布省内外，消息异常灵通。星星之火，诚恐燎原。密呈云贵总督李经羲。经羲札行贵州布、按两司查办。印川越巡抚而诉总督，即夙念鸿书公明仁恕，决右自治社。然案关全省治安，两司近在咫尺，当然征巡抚同意。故卒如鸿书旨，以无据复。方事之殷也，道路藉藉，皆知谋出宪政会。蔡岳面诘任可澄。可澄曰："无之。谁为此者，狗彘不食其余。"岳曰："君何以自明？"可澄曰："吾将于《贵州公报》自白衷曲。""能尔，幸甚！"订期而别。及期，可澄竟食言，反证乃益显然。然自治社经此两次反动后，基础乃益巩固矣。

第三篇　发展时期

第一章　自治社本身之发展

初，自治社着手筹备，关于入党资格，周培艺主精以求才，张百麟主宽以容众。辩论结果，以本党支柱平民，解除一切制限，无男女，无阶级，无种族，无宗教，凡赞成本党主义，适合社章第二条之规定者，即得为本党党员。于是安顺则方策、刘荣勋、陈燮春、柳鑑、黄人瑞、叶壁光、邓金昶；普定则陈钟麟、华鄂；安平则朱焯、陈康、伍英、吴廷森、王度、李家璠、刘恩铭；清镇则张绍銮、侯百铭、焦明炯、马焯、王聘麟；永宁则张秀珊；镇宁则李永蓁、张吉武、庞东平、姚石卿、牛献之；兴义则张鸿藻、蒙养正、许可权、曾宪章、黄任侠、蒋开运、严寓宽、蔡正纯、蒋正钧、何应奎、王朝晟、周涛、刘瑞棠；普安则

冯乃斌、张文焕、曾光祖、龙为霖；贞丰则孟广仁、钟振玉、钟振声、梁士荃、詹德烜、胡刚、刘辅卿、赵日聂、饶存厚、赵成璋、姜孟熊、谭珍、陈守廉、王履瑞；新城则杨世绾、邹国玺、李宪文、曾应奎；安南则王元藩、彭心德、彭塑、董大经、彭湘、龚象瀛、张维俊、帅文炳、王履初、甘祥云、刘全贞；大定则谭冠英、简书、简忠藩、陈永锡、彭景祥；毕节则宁士谦、宁建侯、朱正学、刘大名；威宁则蔡奎祥、管应笔；水城则李锡三；黔西则毛仙樵、胡茂修、张凤诏、欧阳桐、童福荫、龙文瀚、胡庆云、方人凤、钱为澍、熊朝源、黎秉田、蔡绍襄、毛典钦、禄尚质、陈铮、刘跃龙；遵义则李泽民、谢师荚、冉仲岑、张元熙、陈正谟；正安则韦可经；贵阳则杨昌铭、梁定西、余培年、杨寿篯、肖子有、黄献章、黄泽霖、罗竹云、卢棨、吕树森；贵筑则黄德铣、漆运奎、黄理中、张绍铭、张家彦、刘嘉善、李宜沼、刘文棨；开州则钟昌祚、许嘉绩、蒋忠信、许家谟；贵定则王德培；修文则蒋翃、江德润、谢师光、周凤文；龙里则陈树棨；定番则陆钟俊、胡星五；石阡则谭西庚、夏茂德、夏景芳、王珏、徐瑞荣、方绍周、夏国光、罗耀彬；龙泉[29]则黄赞勋、唐化浦、任景云；平越则刘锡琪、刘聘珊、叶本林、杨希龄、唐光表、舒开第、甘浩义、周德馨、周治国、向日升；瓮安则刘启珍；余庆则范元卿；铜仁则余同善、杨菁华、徐圣基；松桃则蒋宝成、杨恩森、黄廷祚、朱文灿、涂绍尧、李应先；镇远则潘德明、万贤臣、王星阶、杨培凤、梁时宪；天柱则龙昭灵、杨应麟；黄平则黄华、蔡檠、许荣宗、杨正元、陈德修、黄图开；施秉则杨守仁、张顺清；清平则徐炳仁；都匀则张文林、叶家龙、龚文柱、张元培、何蔚霖、聂延琦、张吉藩；独山则杨文翰、黄祺元；荔波则李培庚；清江[30]则穆邦荣；思南则张光辉、杨穗芳、罗尚彬；安化[31]则田广心；印江则赵惠连；黎平则周培桥、张德馨、张步先、周仲良、曾宪谟、程志鼎、王显忠、张明

德；永从则谢华轩。或就地鼓吹，或通讯促进。先后报告分社成立者，计五十余处。奔走党务，以张泽钧为最力。尝只身匹马，足迹遍于上下游。所至造谒耆老搢绅、贤豪魁杰，语以政乱国危，非结合团体不能救亡。发言流涕，闻者莫不感动。故经过之地，分社随以成立。亦会筹办自治，益予党人以利用之时机。初，清廷预备立宪，期以九年，而宪政编查馆㉜奏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内载：第一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自治研究所，颁布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第三年续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续办厅、州、县地方自治；第四年同上；第五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粗具规模，续办厅、州、县地方自治；第六年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厅、州、县地方自治粗具规模；第七年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院司勒限督催，急于星火。地方有司，大抵不解自治为何物，则相率优礼分社人才，备顾问，受方略。庚辛之交㉝，党员骤增至十万人。钟昌祚任社长，代表对外。而指挥活动，仍听命于张百麟。又设政交俱乐部，汇集分社调查材料，制成议案，是为最高干部会议，推周培艺任主席。

〔附录二〕自治学社调查表

本社发表自治三大主义，于民情、风俗、政治、经济，皆宜确实调查，始有改良之着手。切望各地社员，于自治范围内事项，详加考究，随时投稿。分为十类，陆续印发。

一、政治类

现行行政、司法未分，统名曰政治。本社主张增加俸禄，澄清吏治，为地方自治之根本，故特设此类。

甲、区域：某府、厅、州、县旧分为几乡几里，某乡、里旧分为几屯几寨，某屯、寨旧分为几甲，今有更易否？四境交通，

何处直经？夷险若何？远近若何？(能附略图尤佳)

乙、机关：原设文、武衙署几所？主理何项事务？现行新政如巡警、教育，有增设机关否？佐杂干涉词讼否？教职现办何事？团甲书差弊害若何？

丙、单行规则：丁粮定额若干？人民实纳银若干？收粮银平较市平大若干？较省平大若干？生水须加银若干？按月加征若干？或书差包收，或幕友出收，暗中加收若干？厘税有大票、小票之别，即入公入私之表识。百货出进，大票当完若干？小票当完若干？民间口角，经团甲理讲，有无规费？若已成讼案，上禀须出银若干？票差力钱，是否随意苛索？开审时原告、被告须各出案规若干？其中若干归门印？若干归书差？每案了时，具结须出规费若干？旧有何项陋规？现有无增减？

丁、户口：每甲若干户？每户若干口？壮丁、老弱、妇女，望详细分析。

二、风俗类

甲、人民习俗：有何特别优点？是否好斗好讼？有职业者，能识字者，约百分之几？农工商业，大较偏重何项？常发生劫案否？婚丧礼文烦简丰啬若何？

乙、绅士风尚：文行交修、品节端方者几人？包揽词讼，其人多少？通达时务、热心公益事业者，愿知其姓名。

丙、教育情形：已设学堂几所？每堂学生几班？私塾能否改良？学龄儿童，各乡多少若何？

丁、慈善事业：如育婴、救荒、恤贫、养老等事，有捐资创办者否？从前有无公共积聚之财产？

以上三类，关系尤要，因咨议局成立在即，将来开议事件，必从上列各项提案，务请同志诸君精确调查，迅速投稿。

第二章　各方面之发展

政党活动，以选举为孔轨。自治社成立之翌年，贵州适办咨议局选举。维时一般人民，积疑生惧，相戒裹足。即号称智识阶级，亦放弃权利，观望自沮。本届选举，自治社不劳而获。除遵义一区，牟琳等有所组织外，自余各区，大抵皆占优势。地方自治，宪政编查馆奏定为城、镇、乡；厅、州、县两级。贵州于咨议局筹办处裁撤后，即设地方自治筹办处。处员以清单所谓粗具规模与一律成立，措语模糊，意存谩欺。本省自定期约，城、镇、乡，议、董两会，限庚戌年办竣。厅、州、县，议、参两会，限辛亥年办竣。此次选举，宪政预备会虽努力竞争，然自治社已有相当之历史。各属自治公所、自治研究所等机关，先归掌握，结果仍占多数。资政院选举，关于咨议局部分，钟振玉、牟琳当选。刘荣勋、张绍銮、张光炜候补。关于多额纳税部分，周培艺候补（云贵合一选区，当选者云南王鸿图）。宪政党拼死相搏，势力差平均。各法团方面，教育总会本唐尔镛根据地，各职员强半私人。暨唐我圻枪杀亲子，舆论大哗。唐氏门望，一落千丈。尔镛不安于位，乐嘉藻崛起代之。各职员亦纷纷改选，学阀由此推倒。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总理李忠鉴，事当道甚谨，退然自比于属吏。马汝骏继任总理，敦聘周培艺主持一切，始与司道文稿往还，稍稍崇体制，争权限。时绸缎业由邮局寄货，在交货地方已遵章完纳包裹税，而贵阳府主计员擅扣来货，高压重征。商会据律抗议，司府不能屈。然巡抚沈瑜庆于该业公呈内批示云：所呈援引种种章则，商人岂能解此，显系有人唆使，仰迅速完税，违则没收拿办。商界受此刺激，益感奋自强，发行《商务日报》，筹设商业讲习所。农务总会，由于德楷发起，而文书策划，倚办于周培艺。又张绍铭组贵筑九区联合会，教民树艺牧畜。实际上，教、商、农三总会，自治社皆得提挈而

运用之。教育事业方面，彭述文、平刚、付文堃、张铭等办乐群学堂；杨寿篯、黄理中、肖懋林等办正谊学堂；钟昌祚、杨镜儒、黄烈诚等办光懿女学堂；张鸿藻、李泽民等办公立自治研究所；黄泽霖、张百麟办司法讲习所；龚廷栋，宁士谦等办监狱专修科。授课之暇，兼宣传党义。青年热度，日长炎炎，革命种子，遍播于社会中矣。

第三章　党员之行政练习

清官职官登庸，曰科第，曰议叙，曰保举，曰捐纳。科第号正途，在仕宦中最清贵，然溺于帖括，不识时务。议叙、保举、捐纳三者，大抵备朝会、充员品而已。闭关之世，寄权幕胥，上下相蒙，谬诩承平。洎乎季年，外力内侵，内痈外溃。预备立宪，宫廷虽无诚意，然外之博取友邦之好评，内之缓和革命之狂热，在彼实有大利。于是一切新政，樊然并兴，法令如蛛网，文书如牛毛，职官瞠目，幕胥却步，各省新人物，颇获进身之机。自治党顺应潮流，亦得参预贵州政治。最初周培艺以巡抚庞鸿书辟，入调查局及咨议局筹办处，旋兼任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科长。张百麟先入审判厅筹办处，旋兼任提法公所科长、禁烟局文案。两人勇于负责，事至立办。上官推心倚任，同列拱手受成。绩效大彰，谤议由是纷起。于后黄德铣入劝业公所，宁士谦、钟昌祚、肖开锦、张泽钧入警务公所，杨昌铭入改拨插花公所，韦可经入高等审判厅，黄泽霖入提法公所，孙镜入洋务局，廖谦、周凤文入兵备处。凡新政机关，几无不有自治党员之足迹。而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丞朱兴汾，皆游学日本，雅号开通，又赞划鸿书幕府，知无不言。党员柄用，两人推毂之力为多。宪政会百方龄龁，谋兴大狱。自治党恃两人为内主，其计不得逞。国昌议论尤露骨，尝私语周培艺曰："愚委贽为人臣，义无二心，然观皇室大势，譬犹抱火厝薪，安寝其上。非从根本改

造，补苴罅漏，曾何救于危亡？但愿各省得君辈多人，参错其间，一旦祸机爆发，祈不至如法兰西，演成恐怖时代，人民减少痛苦，则大幸也。”故始终佐佑民党，虽缘是诖吏议，交察看，卒无几微怨色，民党亦以接近官厅故，在革命运动中，得侦伺敌情，随方应付。革命不流血，世人徒震于成功之易易，不知苦心经营，积累岁月，其所由来者渐矣。

第四章 党员之社会事业

中国孔子之教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孟子曰：“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故后世所谓儒者，虽当官秉权，于同胞之颠连无告，不收恤也。视人类之仆台相臣，若天然等级焉。墨子倡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见诋为无父。欧洲社会主义，注重公共生活，精神实与墨教相默契。自治党以平民的基础，显然带左倾之色彩。故党员之社会事业，有足纪述者。初，贵阳为西南一都会，而荒秽不治，乞丐流氓，充斥街衢。贺国昌试署巡警道，思有以刷新之。钟昌祚建议创贫民工厂，国昌曰：“极知易办，奈僚友趑趄何？”昌祚曰：“滥竽警界，自效寡术。公不以为不肖，愿竭其心力。”国昌一听昌祚，于是定计划，度经费，具器用，立规程，暂设名额三百人，分八组。废疾者为一组，幼弱者为一组，习编物织屦等科。强壮者曰清道组、修河组、种菜组、运送组、洗濯组、陶冶组。组有牧司，有什伍，相互选任。半年为期，连选连任。其公共机关，曰读书堂、训话室、储蓄部、消费社。读书堂教识字写算。训话室教处世作人正轨，间及国内国际大事。昌祚及所部巡长任之。储蓄部、消费社，则全厂公选两人充任。对外接洽，昌祚时亦补助之。厂之饮食起居，洒扫沐浴，每组选出一人，轮班执事。以最新之学理，应用于最浅近之事实。昌祚处汙就下，怡然无忤，警界僚友至割席掩鼻，若将浼焉，或直呼为叫化头。独国昌深叹服，以为不可

及。贵州素有虐婢敝俗，贫民生计艰难，鬻卖人口，等于寻常贸易。十龄若十余龄之幼女，大率年若干岁，值银若干两。中产温饱之家，无不蓄婢。得之愈贱，遇之愈酷。旬月之间，警署恒获逃婢三五辈，验其身则皆有伤，伤之重者极于炮烙。若仅仅刑以竹木，乃为无上之仁爱。国昌发愤收养，逾两月，私宅至不能容。因周培艺曾著论讥切虐婢事，召与共筹善后。培艺曰："窃尝有志久矣，顾力不逮，公诚能指拨官舍，捐助基金，余事请勿问。"国昌许诺。培艺遂与钟昌祚、孙镜、傅质夫、乐嘉荃等发起慈善会。先成立幼女救护所，移警署逃婢实之。后有来者，归斯受之。延女管理员白铁肩[34]驻所负责。又女司事一人，女教员三人。课程列读书、习字、珠算、缝纫、烹饪五科。每月朔望，会董定期议事，稽幼女之勤惰，察教养之适否。幼女年十六以上，择配字人，亦会董主之。其法，令乞婚者呈愿书于慈善会，并取具殷实商保：一、有正当职业；二、无疾病；三、一夫一妻。会董根据愿书，调查相符，征询幼女同意，即予施行。出入之数，按月册报警署。诸贵族恶其害己，相率腾播谣诼。或曰：徒沽名誉；或曰：别有阴谋。培艺等不为动，益增募巨款，扩张会务。风气一开，向之宛转哀号于箠楚刀杖之下者，皆欲冲决樊网，呼吸自由。重关严卫，不能禁之勿出。惟改善待遇，犹可旦夕相安。"人道"、"人道"之声，洋溢里妪村妇间。国昌喜曰："花旗八年血战之结果，吾侪安坐数月而得之，解放信有时哉。"然张泳麟移书索逃婢，尝曰："纵弗念鄙人面目，小婿何麟书，不可侮也。"诸人笑置之。其后宪政党窃位，麟书主杀培艺甚力，祸盖始于逋逃云。

第五章　即开国会之请愿

戊申夏秋间，即开国会之运动，风靡全国。自治社为贵州唯一之政党，当然有所表示。周培艺召集各界，假内忠烈宫开会。

讨论结果，佥认请愿为必要。票举领衔人、撰稿人，乐嘉藻、周培艺以大多数当选。培艺创稿竣事，即于《黔报》披露。其词曰："为滇边不靖[35]，人心惶骇，请速定大计，即开国会，以弥隐患而固邦本，联名呈请代奏事。窃维立宪国家之精神，在以国会为宣导视测之机关。机关既具，下有所泄而不至于横决，上有所镜而得为之调剂，故其国常安谧而不可动摇。机关未具，则虽袭立宪之名，而上下之隔阂，终以不去，土崩瓦解之祸，往往由是作矣。伏读光绪三十二年[36]七月十三日上谕，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联，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等因。仰见日月之明，无所不照。然两年以来，治化不进。而萍醴之变、钦廉之变、安庆之变、镇南关之变及最近河口之变[37]暴动暗杀，风云惨淡。当此列强环伺，抵瑕观衅，合全力以对外，犹惧有竭蹶之虞，况于内溃腹心，自削资敌。默计前途，不寒而栗。职等在黔言黔：上游一带，会匪充斥，剽夺出没，百十为群；下游一带，种族复杂，苗夷之民，侧目而视。自滇警传播，人心惶骇，或谓将以捍党掩袭；或云先有明谍阑入。讹言四起，岌岌殆哉。幸而王师克捷，迅奏肤功。弥天之祸，弭于无形。万一日久相持，闻风煽动，大局何堪设想？然革党之根株固未尝净绝也。彼以政治腐败为论据，推演敷陈，以倾动天下之耳目。天下方疾首蹙额，其势遂日见蔓延。遏之于东，则溃而之西，之南，之北，如痈疽然，毒不尽不止。职等深维去毒之至计，莫如改善政治。十年来深宫焦劳，主持变法，自五大臣之归国，益复焕布纶音，明定政体。徒以民选议院未经召集，上下之间，隐若有为之梗阻者，终无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外资之输入也，税捐之加征也，官吏之失职也，交涉之让步也，任举一端，皆足资革党藉口之实，启众庶狼顾之心。大抵局中之苦衷，原难

求谅于局外。然果扩充局中之范围，实行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与其间，共知其难；则共谋所以匡救之。不济，亦无所用其怨讟；其与少数人独裁专制，动忧丛脞者，得失相去远矣。职等窃闻一国之政务，执行贵于敏活，而讨论不厌反复。世界进化，权利义务之辨，深印于人人之脑府。故曰：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责人以义务，而勒之以权利，虽尧舜为君，伊周为相，亦不能伏其民。伏愿俯顺舆情，绝去浮议，宣示召集期限，下所司拟定选举规则，明敕内外臣工，毋得再有阻挠。议院既开，宪法既布，改善政治之结果，不难应时而立见。革党虽家至户说，其谁听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也。又闻此次滇边之乱，革党不过数十人或百人，而其势几于燎原，则以响应者众。彼昌言将以破坏求安宁，平民犹且附和之，况于游勇会匪？假定为千人，则彼扰可及十省，发难可至十次。尚不连定大计，遏绝乱源，窃恐至今以往，庙堂旰食矣。职等蒿目时艰，辄忘忌讳，谨联名呈请代奏。"并声明以一月为签名期。全省父老兄弟赞成请愿者，请具衔列名，邮交培艺汇办。唐尔镛忽倡异议，反对嘉藻之领衔。培艺质问理由。则曰："嘉藻官只七品，年甫四十。"培艺曰："方集会时，足下避不出席，今殊无权过问此事。且所持亦不成理由，足下休矣。"尔镛遣其党徒兴讹造讪，以阻请愿之进行。于德楷出任调停，谓："君等皆民望，不宜互结恶感。请愿，大事也，何人领衔，但此中之小节。老夫当仁不让，君等曷稍假借。"于是嘉藻自请辞退，易以德楷领衔。综计列名愿书者，都千七百五十三人，各府、厅、州、县大抵普及。党议盖视此为宣传最适之机会云。

第六章　咨议局之运用

宣统元年㊳八月，巡抚庞鸿书召集咨议局议员于会垣。贵阳黄德铣、华之鸿、乐嘉藻；安顺朱焯、刘荣勋、罗云峰、张绍銮；兴义钟振玉、张光炜；大定陈时夏、龙文瀚、邱颐龄；遵义牟

琳、陈大经、骆文骍、杜希龄、蔡锦、金贡廷；都匀周慕〔恭〕寿、杨钧、龚文柱；镇远潘德明、龙昭灵、周兴仁、黄华；铜仁余同善；平越刘锡琪、周永年、商肇文；黎平吴培兰、徐凌汉；思南刘长庚、张光辉、丁鹤龄、杨谦光；思州邱铭佩；石阡李荣春、谭西庚、黄赞勋。共三十九名。先期票举议长、副议长，乐嘉藻、谭西庚、牟琳当选。又举常驻议员，朱焯、潘德明、杨钧、周永年、张绍銮、杨谦光、张光炜、刘荣勋当选。组织办事处，周培艺为书记长、黄家锡、宁士谦、孙镜、钟昌祚为书记员。九月一日，开会如仪。代议制度，在中国为创行。议员来自田间，常识缺乏，勿庸讳言。隶自治党籍者有党议指导，步伐比较整齐。遵义六人，以地域关系，自成一小团体。中立无所属者约十人。先是咨议局筹备员于议长席前并列三座，巍然鼎足。周培艺语乐嘉藻曰："议长维持秩序，副议长何为者？且议员以言为天职，今若此，是剥夺其发言权也。"嘉藻立命撤去。开会后，牟琳劈头提出抗议，嘉藻答辩，琳认为不满意。卒由咨议局呈巡抚，电清宪政编查馆解释。馆复：副议长席次在议员席中，代理议长时，则就议长席。琳始悻悻而罢。组全局委员会，钟振玉当选为委员长。委员分教育、农业、商业、矿业、交通、财政、政治、惩罚、请愿九部。议决议事细则七章一百零七节；旁听规则一章十节；办事处办事细则一章八节。通第一届常会期内，巡抚交议之案八，议员提出之案二十有四。综举其要：曰治匪，曰兴学，曰盐务，曰路政，曰改拨插花，曰提倡矿业，曰催促自治，曰讲求种植。或有理论而无办法，或已表决而复修正。混淆抵牾，棼然相乱。任可澄利用时机，发起宪政预备会，尽收议员之未附自治社者，旗鼓略相当。然仓卒乌合，徒具外形，扰攘四旬，奄忽闭会。张光炜宣言于众曰："本届咨议局之无成绩，皆周素园一人尸其咎。"培艺叹曰："是何言之谬也？咨议局以议员为主体，办事处不过附属机关，张君纵自卑其人格，奈

何并本局之尊严而摧毁之乎？吾义不可复据此矣。”二年四月，乐嘉藻假赴南洋劝业会，议长由谭西庚代理，培艺引退，钟昌祚为书记长。七月，嘉藻正式辞职，西庚依法递补。自治党鉴于往岁之覆车，先期开议案预备会，以事研究。议员亦益明习政事，熟练程序。第二届常会，以全力争预算案，于地方经费大有减削。又通过龚文桂改良税收方法案，以法律形式促巡抚公布。舆论翕然称之。议长谭西庚，言语迟钝，呐呐如不出口，然为人方鲠，遇大事慷慨肩任，风骨棱棱，威武不能屈。三年选科校址之争，提学司陈骧依阿调停，阴有左右。西庚电学部，纠骧交通权绅，袒庇私人。巡抚沈瑜庆奏移四国借款建筑贵渝铁路，西庚又电资政院，劾瑜庆迎合朝贵，违反民意。四川总督赵尔丰怙势滥杀，并封锁全川邮电，严禁真相外泄。西庚又电各省咨议局，宣布尔丰罪状。光复运动，西庚大出本局存款，供给党人。九月十三日夜午，瑜庆遣使诘西庚："省会治安，能负责否？"西庚笑曰："数年经营，正为今日。"议者谓辛亥之咨议局，较己酉之咨议局，霄壤悬绝，不可以道里计。张光炜先以知县试用四川，不闻其作何评判矣。

第七章　国民捐会

甲午、庚子两役，丧师赔款，为中国负担外债之权舆。陵迟衰微，降而益削。一千九百零八年，海牙万国和平会有监督中国财政之动议。报纸流传，全国震骇。天津商会首申筹还国债之请，政府亦欲坐享其成，授意疆吏，非正式的提倡。乃由北洋大臣电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贵州巡抚庞鸿书召集会议厅议员，讨论其事。自治党开干部会议，决定本党应持之态度。佥以为筹还国债，于名学为不词，宜主国民捐。国民募集，国民保管，交付须有代价，不则另指用途。出席党员皆据此立论，鸿书本无成见，遂札行咨议局斟酌办理。时宣统元年十二月一日也。越三日，咨议局召开人民大会，自治党国民捐之意见，为会众所接

受。议定设机关，举职员。惟兹事体大，先从筹办着手，即日推出临时职员李忠鉴等。又以筹备要务，莫急于拟订章则，票举周培艺、刘恩格担任起草。草章规定，以国民为本位，而采用复选制。第十七条曰：依前条之决议，本会庶务员先期印发传单，通告各团体，其在团体以外者，则登报布告，俾众周知。第十九条曰：投票用连记法，每票书写十人姓名，检票后以得票较多者若干人，作为当选人。再由当选人中互选各项职员。简言之，与会欲普，与选欲当。九日，第一次选举，得三百票以下二百票以上蔡岳等四人。二百票以下百票以上者华之鸿等六人。百票以下者十票以上者陈永锡等百一十人。十二日，第二次选举，蔡岳当选为会长。周培艺、乐嘉荃当选副会长。评议部长钱登熙，编辑部长张百麟，演说部长钟昌祚，集款部长华之鸿，稽核部长黄泽霖，书记部长杨寿篯，庶务部长贺科文，会计部长孙镜，交际部长张泽钧。自治党私拟进行方法。一曰定单位，单位分两种。甲种以人口为标准，假定贵州人口为千万，与全国四万万同胞分担九万万外债，每口应捐银二两有奇；乙种以本省经济状况为标准，就政府摊派之额，贵州年余二十万，三十一年合计六百二十万，以千万人口分担六百二十万，每口应捐银六钱有奇。甲种为国民单位，乙种为省民单位，听自择，勿相强。惟利用奇零小数，唤起同胞注意，使了然于国际地位之危迫。一曰制徽章，徽章亦分甲、乙两式，已缴捐者给之，丽于户口牌。望衡对宇，触目惊心，庶无意输捐者亦因比较而感动。党员方互相策励，振刷精神，期为贵州创一新纪录。而宪政预备会百计沮挠，亦出全力以破坏之。初，筹还国债之议起，宪政党以与切身利害不相关涉，故持旁观态度。及复选揭晓，始悚然诧曰："彼党欲握贵州财权乎?"是日，《西南日报》载一文，题曰：《国民捐与国民军》，大旨以贵州匪地匪乱，民不聊生，本届咨议局通过练乡兵议案，正苦无款购械，倘捐数大集，而政府尚无改善政治之决

心，应即移此款购械，创练国民军。又悚然诧曰："彼党且欲握贵州兵权乎？"于是昕夕皇皇，四处游说，谓国民捐会已为自治党把持，包藏祸心，阴谋不轨。先禁约其党员华之鸿、钱登熙等否认就职；又命令该党机关报，于国民捐会新闻，拒绝刊布；又指摘陈永锡演说中尽杀贪官污吏，人民乃肯出钱为大逆不道之确证，嗾官厅逮捕（署按察司王玉麟、署劝业道査秉钧，皆主逮捕，鸿书不许。然自治党本谋，在集款购械，实行革命，宪政党所持，亦非无因）。自治党一再让步，迁就之已甚。钟昌祚主另选各部部长；周培艺主尊评议会为本会最高机关，会长、副会长执行该部之决议；蔡岳则为二次辞职之声明，犹不得当，业已负荷，则仍努力支持。计当日成绩优良者，为编辑、演说两部。编辑部评论两次战役之原因、结果，及经济侵略亡人国、灭人种。用白话撰述，印成小册，尽量散布。演说部日载旗帜，夜篝灯火，觇群众集合，即纵声宣讲，风雪兀立，涕泪交迸。于是慷慨解囊，首在女界。许淑芳、张步秋、董德莹、杨竞儒等脱簪珥，出积蓄，交女子爱国会存贮。次商界，五十三行各就营业概况，量力认捐，汇送商务总会。次军界，次学界，自订细则，刻期实施。二年正月元旦，贵阳街市沉寂，百戏不陈。问之，对曰："国势至此，何心行乐？"或曰："吾节游观之费，将有所奉也。"其影响之深且远如此。四日，巡抚准北洋大臣电，据天津商会奏，拟由直隶同乡京官，联络各省京官，在京师组织筹还国债总会，各行省均设支会。总会既开，再由支会各举代表赴京，开全体大会，讨论章程，期于实行。事机乖忤，反对者益有所借口。自治党不得已，暂时静观，然所谓京师总会，后竟无人道及。宪政党益自喜，以为彼所主张适合国民心理云。

第八章 国内交际之活跃

初，钟振玉之当选也，自治社诸领袖相与谋曰："京师为政治

源泉，吾侪虽树势力于贵州，然与京师声气隔绝，极发展之能事，亦只限于地方，无参与大政之机会。子骏此行，负有两种任务：一，联合资政院民选议员，发起中央政党；二，开设报馆，宣传本党之主张。布置就绪，再由素园北上主持。”振玉至汉口，道卒。所遗议员，归刘荣勋递补。楚弓楚得，表面上无何损失。然荣勋活动力，远逊振玉。创造之局，顿成虚望。庚戌八月，国会请愿同志会通告各省法团，选举代表，参加请愿。蔡岳被选为贵州教育总会、商务总会总代表。抵京，与孟昭常、方还等发起政务调查会。先期函告周培艺，筹划一切。岳滞留上海。杨寿篯又以咨议局代表（寿篯贵阳候补议员，乐嘉藻辞职，补其缺），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时直隶孙洪伊、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湖南谭延闿，颇自命前进分子，决议作大规模之组织，发起宪友会。洪伊等闻自治社势力雄厚，则争引重寿篯，冀为己助。寿篯诺之。清廷改造内阁，回避君主责任。百辟英彦，暗中活跃。亲贵载泽等发起宪政实进会；湖南罗杰等发起辛亥俱乐部。而钟昌祚、张泽钧以本社代表，彭述文、李泽民以教育会议代表，云集都下，咸被延接。辛亥五六月间，促进党务之书札，积案盈尺。张百麟集干部议曰：“吾侪虽不忘情于中央，亦至不欲牺牲其主义。今者，独树一帜，为力既有不逮，而各政党中坚人物，千诡万殊，投机献策，企图利用，吾侪未彻底了解以前，断无舍己徇人之理。但目的认清，手段不妨假借。自治学社仍保持固有堡垒，同志中愿尽力支部者，亦予相当之补助。对外则平流共进，对内则通力合作。”于是杨昌铭、杨寿篯组宪友会支部，陈元栋、涂宝煌组宪政实进会支部。若政务调查会，若辛亥俱乐部，俟原接洽人蔡岳、彭述文返里商办。宪政预备会闭关坐守，受人封锁，瞠目视诅，自愧弗如。顾川路风云，自治社已别有注意，革命运动，且详后方。

第九章　辛亥革命运动记（上）

国民捐会失败后，自治党之革命运动，暂归沉寂。辛亥秋，川人反对铁路国有，民气激昂。所在创设保路同志会。川督赵尔丰恣其淫威，屠杀无算。黔抚沈瑜庆应尔丰之请，派兵协剿同志会；又奏移四国借款，建筑贵渝铁路。两事皆违反民意，舆论咸不平。自治党因之，倡根本解决论，积极活动。亦会武昌首义，震撼全国，事实促进，贤于口舌万万矣。是时贵州兵力，曰巡防队，计二十营。东南西北四路，沿边布防；惟中路四营驻贵阳附近。曰常备军，计步兵一标、炮队一队；曰巡抚卫队，又征兵一营。以上皆萃于会垣。张百麟初拟计划，就本社置总机关，发号施令。省外依四路区域，每路立一统将，以党员有军事素养者充之。其合众之法，无论土匪、秘密会、团丁，能致三十人者即授排官；致百人者授队官；致五百人者授管带。斩木揭竿，约期蜂起。俟屯兵四出，省城空虚，然后袭据军械局举事。周培艺反对之。再三研讨之结果，发难地点，注重贵阳。原拟方案，亦认为手段之一种。听黄泽霖、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倪克荣、吴冠、孔鹏、刘鲁香等密为部署，各以其地位、能力、感情所宜，分头着手。

甲、军界：

一、征兵营，由胡刚、姜孟〔梦〕熊以本营官长联络之。一、巡抚卫队，由谭璟、周显谟以湖南同乡关系游说之。一、巡防队，中路统领宋绍武，由关森、杨昌铭接洽之；帮统胡锦棠、管带和继圣，由涂宝煌、肖家煌劝诱之。

乙、学界：

属于教职员者，彭述文、陈永锡担任鼓吹。属于学生者，公立法校诸青年设法结合。

丙、警界：

省区长警二百数十人，巡警教练所学生、新组巡查队各百余人，周培艺负责指挥。

而当时视线，颇集中常备军、陆军学生。一般之观察，以为思想新、动作敏。开其端绪，必易得同情。故党人亦竭全力以赴之。其于常备军也，张泽锦与正目杨树青周旋者为一路；谭璟与司务长艾树池沟通者为一路；彭景祥与队官陈启顺、赵德全交涉者为一路；平刚授教练官杨荩诚督队官文崇高以方略者为一路；张百麟、黄泽霖与标统袁义保直接谈话者为一路。或勖之以义，或啖之以利。其于陆校也，教官廖谦、邝龙俊、周凤文、王炳奎，学长江德润、陈康等朝夕灌溉，以待收获。机会渐熟，踪迹亦浸彰闻。官厅讲求防范策，既悉收陆校子弹，并调常备军出防长寨、仁怀，孤离其势。留省者仅一营两队，瑜庆又间日阅操，令子弹消耗。黄泽霖曰："事急矣，不速发，祸且及。"乃以书遗袁义保曰："与公同为汉族，并见虐待，含冤茹痛，二百余年。今清廷外逼于列强，内则以伪立宪诳吾民，而朘削之法，横暴之政，且日出而未已。幸湖北首义，湖南响应，土崩瓦解，其兆已萌。吾侪素抱，会当发摅，事之成败，专决于公。公诚与若侪联合，率部下健儿以驱清吏，譬犹疾风之扫落叶，何忧不克？抚定全黔，然后建旗入川，出蜀人于水火。因其财富，整我戎行，会师武昌，饮马黄河，捣北虏之穴而犁其庭，建设新共和国家，以安内而攘外，此千载一时之嘉会也。"张泽钧亦自长沙来一电，文曰："四方并钱宅，憾、六同归，湘独立，黔事如何，转景周告石。"憾生，泽钧别号；六者，所与偕行之钱某；景周，谭璟字；石，谓石麒也。电文殊无意义，且有陷同志于危地之嫌。党议颇咎泽钧粗疏。而外间以其一等印电，揣测百方，相率恐动，哗谓党人召湘军三万入境矣。初，湖南之独立也，党人为借声援，备万一

起见，公推龙昭灵赴长沙，有所磋议，然尚在途，未达也。顾此种虚声，于尔日局势裨益颇出意外。官中人虑塞其归路，气顿馁。义保本持泽霖书启请巡抚查办，亦犹豫自沮。自余怀观望者，不期下决心，大体至是盖已十得八、九矣。

第十章 辛亥革命运动记（下）

风雨重阳，沈瑜庆故示镇静，召集司道，置酒高会。席间警电飞来，云南又告独立。瑜庆与司道传观，相顾失色，计无所出。但电饬刘显世速率新募，兼程来省。又戒列席人互守秘密，毋任外间闻风煽惑。而电生黄涛，已抄原电送张百麟。百麟亦集同志议，曰："目前之有利形势，革命不流血，必可办到。然有枪无弹，究非制胜长策，令官厅詗吾隐，抗抵立见顽强。据张同志泽锦称，已革哨官徐耀卿，私藏子弹多箱，已由史同志瀛介绍，给价收买，顾款无出，且为奈何?"宁建侯曰："咨议局有存款二千两，但得议长许可，可挪移应急。"谭西庚曰："此何时？何为不可?"立署据与之。黄泽霖曰："吾顷亦赂通南药局守者，有六箱足供用。"子弹有着，又筹运输方法。时常备军代表赵德全、叶占标，陆军学堂代表廖谦、江德润，皆以门禁严，输送极感困难。张泽锦、彭景祥、陈树桑、杨穗芳、赵华轩、杨树青、蓝鑫、陈启顺等踊跃请为之助。遂于夜中挟弹，梯绳升降，往复频数，履城闉如阶闼。常备军输送员得力，举义前一日已分配竣事。陆校迄发动时，每枪犹不过三五枚也。两党妥叶成立。蔡岳主张向官厅为一致的表示，要求和平独立。众然之。十二日，张百麟、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蔡岳、周培艺、陈永锡、凌云、朱焯冒死入巡抚署，开陈意见。瑜庆曰："吾家世受国恩，义不背畔；诸君必相强，惟朝服待尽而已。"十三日晨，郭重光私谒瑜庆，献自保之策，取半独立的形式，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瑜庆立可。冀借此迁延时日，待刘显世兵集，按册诛自治党人。故严隽

熙建议先收张百麟、周培艺、乐嘉藻之说，同时亦流闻于外。重光假咨议局大集士绅，宣布自保办法。订期翌日正式开会，非革命派大抵表示满意。而革命派自知所处险危，益迫不及待。张百麟决策，以兵劫沈瑜庆，于开会时移转政权。尚未通知各部分也，而陆军学生已首揭义旗。瑜庆命袁义保派兵弹压，更令胡锦棠率队继之。义保遣赵德全，德全驻兵中途，独身至校，激励学生："毋仓皇，毋纷扰，静候各方一致。"出遇锦棠，佯言无事，且曰："适有小儿冲突，已和解之矣。若辈纵有异心，执空枪何能为？"锦棠信之，亦返。德全归营，密令人就百麟取进止。顾义保已疑杨树青，方下令按治树青。树青负枪，径造义保帐外，徘徊须臾，扬声出怨语曰："今夜风寒，久不换班，欲我守卫到天明耶？"义保怒诘："谁何？"曰："我杨树青也，闻见索，来领死耳！"且言且枪拟义保，义保跳而免。营中大哗噪。德全发令整队，杨荩诚继至。众推荩诚为临时都督，以电话通告清吏曰："明旦都督入城视事。"瑜庆闻变，遣劝业道王玉麟诣咨议局，觇党人所为。玉麟犹大言曰："官绅协心谋自保，而暴徒敢倡乱，吾顷在兵备处已训令防军，痛予歼剿。"张泽锦瞋目大呼曰："去专制而求自由，吾侪百死坦惮！若满奴，末日已至，尚作威福耶？何不扑杀此獠！"胡刚、陈树桑等和之。呼声震屋瓦，玉麟色如死灰。谭西庚曰："张书记员热度高，状类狂易，惊大公祖矣。然所言实代表今日一般民意。愿归报沈公，速决大计。"玉麟复命，瑜庆问防军究可恃否？玉麟无言，或曰："姑舍防军，卫队蒙大帅豢养，缓急当无他。"瑜庆召卫队管带彭尔堃，尔堃系自徽而至，已反正矣。瑜庆窘极，手书承认贵州独立，钤盖关防，仍命玉麟持送咨议局。谭西庚、张百麟接收之。升汉字大旗，榜咨议局榜以大汉贵州军政府。揭安民露布，鸣金伐鼓，聚众而告之。比及黎明，白徽塞道，开城纳常备军、陆军学生，分兵保护藩库、劝业道库、官钱局、军械局及外国教堂教士。市廛不惊，秩序井然。英、法人驰

书归语其国者，佥以动作文明，啧啧称赏焉。

第十一章 军政府之组织

革命成功，诸领袖宣言服从民意，尊重民权。咨议局为唯一民选之机关，遂为政本所自出。九月十四日黎明，临时都督杨荩诚率常备军入城，就军政府办公。咨议局召开紧急会议，征询各方意见，即以其日下午，公推杨荩诚为都督，德全副之。又推动枢密员七人，张百麟代表自治学社，任可澄代表宪政预备会，杨昌铭代表宪友会支部，陈元栋代表宪政实进会支部，雷述代表政学崇实会，具联立内阁之刍形。周培艺以创始报界、平刚以先入民党资格参加之。军政府内部组织，由枢密员全权处理。并郑重声明：七百万人之生命财产，悉以相付。百麟等一方接收旧官署，一方着手新建设。十六月，移军政府于前巡抚衙门。各领袖缜密讨论，议决组织大纲。

一、军政府合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

一、都督专管军事。

一、行政总理主办民政。

一、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

一、都督府设参谋、副官两处，军政、执法两部。

一、行政各部，曰民政，曰财政，曰学务，曰实业，曰交通。

一、枢密院设秘书厅。

一、临时期间，以三个月为限。

一、部长以上政务官，均纯尽义务，不支薪俸。

各机关首领人选如左：

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

行政总理周培艺。

民政部长陈永锡。

财政部长蔡岳。

学务部长谭璟。

实业部长黄德铣。

交通部长孙镜。

参谋处长文崇高。

副官处长

军政部长廖谦。

执法部长蓝鑫。

秘书厅长陈廷棻。

推平刚起草条文，定名曰：《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咨请立法院同意公布。本约章之精神，首在确定临时期限，明示社会无所贪恋。令法诚善，令人诚才，民所归德，继而续之可也。万一法有不善，人有不才，咄嗟改组，亦无大害。复次则军民分治。贵州去敌绝远，无施行军政之必要，且防武人专横之渐，并树文人。尔日立法之用心，盖亦思深哉。刚于开会时，力陈两党执政，结果不良。宜循立宪国常轨，一党负责，又一党监督。任可澄默然。张百麟则主尽量容纳各方人才。厥后乐嘉藻、彭述文、朱焯、李泽民而外，周恭寿、刘显世、戴戡皆被延揽入枢密院。外表非常弘大，而按之实际，良不能行使职权。军政方面之设施，事前既不相关白，事后亦漫无责任，丛脞龃龉，不可殚诘。张百麟愤欲避贤，而时势不许，乃变计巡视上游。立法院亦悔择帅轻率，始有悫诚北伐之主张。

第十二章　柄政三月记

会垣光复，枢密员以最短期间，接收院司官署，从纷乱中创立条理，政事始有端绪。清巡抚沈瑜庆、提学司陈骧告行，馈赆各有差。提法司文征、贵阳府文瀛，满人也，忧惧不知所出，为遣妥员将护出境。当是时，万目睽睽，注视各属之向背。周培艺草檄露布，具言建虏秽德彰闻，神人共弃；义军龚行天讨，奉扬大汉威灵，在官人员，勿许擅离职守，饬各电局就近录付。又令十三

府同乡联合会，每属举代表一人，军府就加委状，驰回原籍，会商各公团，刻期反正。于是旬月之间，各属先后效顺。惟平越代表甘浩义，为知州林雨所戕，且嗾防军哗变，妄冀摇撼军府。黄泽霖派兵剿办。雨遁归湖南，竟逃显戮。独山代表杨文瀚，见害于南防统领李有能。然有能固未奉檄，事出误会，军府亦不罪也。其非代表而及难者，黎平则周伯良、张德馨，大定则谭冠英、简忠义。见危致命，卒与祸会。它如简书被砍伤头部不即死者尚多。军府宁忍于同志之强死，匿瑕含垢，求绥靖地方而已。贵东道吴嘉瑞，以古州边远，呈请设立军政分府，权领副都督事。军政雅重嘉瑞，一切报可。又议行副署制度，通各属就该城议事会、教育会、劝学所、商会、农会，选举公严士绅一人，副署行政。有司违法病民之命令，该士绅拒绝副署，即不生效力。盖以革命本旨，重在发皇民权，一方虽维持官吏之现状，他方仍鼓舞群众之精神，养成自治习惯，削减官治威棱。对内部署初定，旋及对外。时湖北发起，光复省分各派全权代表三人，集会武昌，议中央政府之组织。军府尊重民意，咨请立法院核选。立法院票举平刚、蔡岳、乐嘉藻。岳、嘉藻因事滞留，刘显世运动以刘显治、熊范舆补充。周培艺知显世不可理喻，而二憾在滇，朝夕谋不利于黔，乃绐之曰："论人才殊无逾二君，诚恐辗转后时，可烦蔡都督代派也。"显治、范舆持锷委状诣南京，参议院以云南都督，无权派贵州代表，二憾被屏。独刚周旋坛坫，开国方略，多所赞划。其后南北和议，相持不决。军府有二大建议：一主定都广州，控制海洋，购输军火，源源不绝，彻底改造，以美洲八年战争勖励国民；一主川滇黔特组联军，西出汉中，提挈秦晋，横断北军腰膂，高掌远蹠。皆军国大计，事虽不行，天下韪之。

〔附录三〕贵州军政府檄文

吾族为神明之世胄，中华为吾族之国土，中华主人，当然吾

族。有史以来，盖四千余年矣。间或异族占领，大都不久恢复。何物鞑子，竟盘据至今，二百十六〔六十〕有八载矣！其敢行暴虐也，如扬州十日之屠全城，南山一狱之戮千人者，何可胜数？其歧视汉人也，如满人生给口粮，而汉人永纳丁税；汉娶满则罪夫，而满娶汉则罪妇等，亦何可胜数？即此贼民，应行革命，况其祸国，尤有罪大恶极之事实：

甲、不重屏藩，割去澳门、香港、台湾、澎湖列岛四领土，一也。丧失越南、缅甸、暹罗、不丹、琉球、朝鲜、西土耳斯坦七属国，又一也。

乙、不固边圉。西南划脱云南地万余方里，一也。西北划脱新疆地十余万方里，乌梁海地百余万方里，又一也。东北划脱黑龙江及吉林两省地三百余万方里，又一也。

丙、不患心腹。租久假不归之租借地旅顺、大连等若干处，一也。开外资侵略之大商场上海、天津等若干埠，又一也。立不让与他国之卖身契山东、福建等若干省，又一也。放弃至重且巨之所有权：路、矿、航、电、海关等若干事，又一也。

丁、不节财流。乞和而甘认赔款十数万万两，一也。挥霍而滥举外债数十万万两，又一也。

总之，对于各国，专订最惠优先极不平等之条约。对于吾族，抱定宁赠朋友不给家奴之异心。祸国至此，敢不速锄？再延日月，亡国灭种。前有郑成功，革命不成而亡；继有洪秀全，革命垂成而败。今我民党，赓续起义，不辞万死，终图一生。于八月十九日[45]光复湖北，九月一日光复湖南。我黔中同志，分头联络，军界学界，一致进行，如火如荼，如熊如罴。满吏震慑，自巡抚沈瑜庆以下，解印归降。本日黎明，在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光复贵州，公订约法：一、男子一律剪发；二、家悬汉字旗；三、公务一律公决；四、公务人员不得擅离职守；五、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六、伪官属及旗人，一律保护；七、敢抗本军政府

命令者斩。谨此七章，以与我全黔各色人等约。行见全国响应，直捣黄龙。组织政体，惟一共和，统治中华，惟一吾族，于千万年，永永无极。露布中外，咸使知闻。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贵州军政府印。

第十三章 援 川

方革命运动之进行也，虽注重接洽军界，究无十分把握，故仍兼采张百麟所拟方案，备苍头特起之用。负责募集者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倪克荣、吴冠、孔鹏等，而黄泽霖总其成。以距省近，土匪、团丁两项格于形势，应募者大率秘密会党徒，或百余人，或二三百人，或五六百人，名曰革命预备队。军政府成立，枢密院以贵州本受协省分，历年尤恃川协以自存。今纷乱中，川协万难刻期，军事当局应顾念财政艰难，不得率意增募军队，作成决议，通知都督。杨荩诚蔑视枢密院之决议，扩充常备军至四标。招兵旂帜，填溢闾巷。而置向所募集者不问。谭德骥等大哗，日诣都督争论。荩诚不能裁，委泽霖按防军编制，号为五路新巡防。德骥、守廉、立鉴等分授统领。就加泽霖新旧巡防总统。于是贵州一举而增兵七千人。时四川泸州、重庆相继独立，而端方率鄂军驻资州，赵尔丰踞成都自若，泸、渝两政府一日五电贵州乞援。枢密院召集紧急会议，周培艺曰："中国行省二十有二，革命军已光复者仅及四、五，前途尚多艰巨，况川黔利害，异常密切，我亟助川独立，有事则川为我障。反之，川为清有，即我沿边数百里处处旰食矣。又兵额骤增，饷源益匮，它日财政必有不支之虞，不若大举援川，公私交济。"张百麟曰："保路同志会，为川省革命前驱，沈瑜庆出兵协剿，实伤两省感情。今兹助川独立，藉补吾过。且董福开、鲁昌禧所部兵械，皆贵州精华，亦宜就援川之便，设法收回。惟兹事体大，孰当其任者？"黄泽霖慷慨请行。旋定议，常备军第一标标统叶占标为先遣司

令，率部即发，泽霖督防军继进。占标新超擢，锐于立功自效，承命踊跃，以赴事机。未至重庆百里，蜀军都督张培爵已派人迎劳，推诚款洽，优礼备至。重庆虽商埠要区，然兵备寡弱，培爵起书生，骤当大任，人情不附，中外汹汹。一夕，培爵造占标密诉，有人谋起内乱，颠覆政府。占标即席下令戒严。迟明，黔军步哨布满城中，召乱首入都督府议事，占标叱左右缚斩之，咄咄而定，亦不株累一人。资州匪警，邀管带杨树青驰往讨捕，纪律严明，秋毫无扰。黔军令誉，川东南交颂不去口。或语占标：“当某某谋乱时，君取培爵而代之，如反覆手，宜可以大得志。”占标曰：“恶，是何言？吾军以扶义来，倘因缘为利，何面目见天下豪俊乎？”是役也，占标实始终其事。泽霖竟弗出。盖荩诚北伐，百麟出巡，省防颇感空虚；端、赵先后诛殛，川局情况已变化，故赵德全留泽霖不遣。泽霖被戕，德全亟调援川军回贵阳。后滇寇二日至，即以其夜遭滇寇掩袭，不及抵抗，仓卒缴械。然寇害其能，反以援川为罪，悉数坑杀于螺丝山。杨树青一营逾日始至，亦骈戮于伪都督府。

第十四章　北　伐

清光绪三十二年，岑春蓂以湖北按察使擢署贵州巡抚，始奏练常备军。所需人才，悉自湖北拣调以来。故黔军官长，鄂籍十占七八。赞助革命，尤以鄂籍官长为中坚。杨荩诚者，四川秀山人。留学日本，毕业士官学校骑兵科。来黔甫数月，任第一标教练官。荩诚为人木强，拙于言语，肆应非其所长。其在日本，曾挂名同盟会。革命进行中，平刚授以方略，荩诚受之，迄亦未能有所展布。九月十三日夜，仓卒之际，以阶级较崇，见推都督，赵德全等弗能平也。荩诚亦自觉之，军事措置，独引素所厚善文崇高、郭光泽、郭光焘数辈密谋，而无视德全等多数之意见，德全等益感不快。故编制调遣，升降黜陟，内部恒酿风潮。自治党

疲精敝神，调护疏解，仅得相安无事。无间，清廷起袁世凯组责任内阁，世凯命冯国璋率第一军猛攻汉阳，我总司令黄兴败绩，武昌危殆。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独立各省乞援，且曰："必得良将劲卒。"援鄂即预备北伐。军政府以事体重大，筹议未决。而立法院移书，主张都督自出，职务由副都督代理。荩诚欲毋行，而难于辞谢，亦许诺。于是配备兵力一混成协，资粮器械，悉从优给。通电各省曰："武昌首难，竭一省之力与北虏相支拄。今虏负恃徒众，凭陵江汉，义师孱弱，天下寒心。黔虽不武，万不忍首义区域，横见蹂躏。已简精锐三千，由荩诚躬自统率，兼程急进，肃清鄂渚，泛归燕云。请从诸公之后。"即以十二月二十四日㊻发贵阳。军府饯之郭外。荩诚慷慨举酒酹地曰："此行也，不歼国贼，誓不生还！"师次湖南，南北已停战议和。元洪电荩诚，所部就常德暂驻，而迓荩诚单骑赴鄂，商军事。荩诚亦拟入南京，谒临时大总统孙文，遂附轮东下。

第十五章　张百麟出巡上游

张百麟以自治党领袖，同时为革命运动之指导者，都督一席，当然具有充分资格。百麟自以未娴军旅，不欲身当其冲。九月十四日，蓝鑫代表常备军，廖谦代表陆军学堂，诣其私宅劝进。百麟固辞。咨议局开会，遂正式承认，杨荩诚为都督。荩诚既短于才，又不能开诚布公，容纳各方意见，军政上根本动摇，致启奸人之窥觎。同志多责让百麟，以为取巧避难，无牺牲精神，戾初志，隳前功。百麟亦悔恨，始有筹补救之意矣。军政府约章三个月，此短期间，仍一委当局措置，而百麟更树勋伐于外，以收民望。议者为百麟策其如此，百麟亦韪之。会扁担山㊼夷人有蠢动消息，因自请率师出巡，安抚上游。扁担山者，介郎岱、镇宁间，夷人聚族而居，计口十数万。光复后军政府称大汉，夷人已怀疑黠，黠者又鼓煽之，谓似闻派兵剿办矣。夷人震

骇，相率善堡砦，造器械，势汹汹。百麟命党员深入其巢，招夷酋更番来，开谕事理，优其待遇，并给自治学社徽章数千枚，慰遣之，曰："自今以往，犹吾兄弟也。"夷酋欢欣传语，反侧以安。先后历安、兴[43]二府。所至为官绅划分权限，平其争议；演讲银行利益，维持纸币信用。尤注重军事，于安顺提督、兴义总兵，西防管带，颇扶持本系人才，星罗而棋布。凡皆畏刘显世之凶悍跋扈，欲牵制之，使不敢遽逞。顾百麟望益高，显世谋之亦益急，大惧百麟一旦正位都督，整饬纪纲，巩固藩篱，则彼之腐心破坏，将无所施其技。故改组之屈厕，适促祸机之爆发。古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又谚有之曰："一著错，满盘输。"其百麟之谓也夫？

第十六章军政府财政纪要

贵州夙号贫国，然协济实惠，亦只承平时有之。晚清季年，各省自顾不暇，应协之饷，百催不一解。惟四川产盐，而贵州为其销场，以特殊关系，尚年协三十万（以两计，下仿此）。又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赔偿加价二十万，缉私经费八万，共七十八万。合以本省自征之丁粮、杂税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二十余万，综计岁入一百二十万。而仰给四川者占三分之二焉。故袁义保之拒自治党，曰："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沈瑜庆濒行，语人曰："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军政府成立，以蔡岳为财政部长。岳治经济学，商界雅负重望，当时相庆得人。财政部接收藩库、官钱局，检核簿籍，实继承前政府遗产二十万。惟外则川协中断，内则兵额骤增，出入之间，相差悬绝。幸本省秩序晏如，各县局尚源源解款，乃于万难之中，筹自给之策。岳所拟贵州银行计划，额定股银百万，分为二万股，凡民投资五两，皆得购一股，虽巨富，亦毋许购至万股。购股无现银，准以财产契据作

抵，但同时须在银行承借与认股同额之纸币，负责流通，务使人人知纸币之畅行，己身亦沾其利润。银行得一般股东拥护，基础自臻于巩固。而纸币之发行，银行得酌剂盈虚，自由伸缩。岳随时召集各界，列举纲领，亲为剖析，令众人反复诘难，而己答辨之。必利害明确，灼然无可疑者，始定为条文。其立法颇异于普通银行，岳自信必奏奇效。而与议者亦倾心赞助，一致认为可行，故购股极踊跃。岳在职凡四阅月，援川、北伐、安抚上游临时费用，尤多仓卒取办。先后共收入银八十三万有奇，共支出八十一万有奇。从容应付，从未丝毫扰累民间。滇寇窃柄，刘氏继之，聚敛之臣，当路用事。而苛派市民，预借租税，加重盐捐，重弛烟禁，种种掊克搜刮之政，樊然并兴矣。

第十七章　立法院起草省宪

九月十七日咨议局开会，改贵州咨议局为贵州立法院。扩充议员名额，人口比例，苦无精确之调查，暂采代表地方制。就原有行政区域，每属出议员二名，都一百四十六名。召集日期，略与军府改组期间相衔接。表现真正之民意，树立强国之政府。当是时，龙血玄黄，战争方始，革命工作，热烈进行。议员朱焯、杨应麟、柳嶒、周恭寿、蔡锦等以为中国行省制度，相沿数百年，一切受成京师，举措动干部诘。今者故步骤失，新规未建，战争之结果，或为联邦国家，或仍为单一国家，事难遥度。目前省自为政，即不能不有省之根本法，以范围群伦，增进福利。于是决议，创拟贵州省宪法。以现有议员当起草之任。而讨论表决，则留待未来之大会。议员殚竭思虑，成宪法草案若干条，撮举大纲：

一、贵州省为中国之一部。

一、贵州省以现有领土为区域。

一、继续住居本省二年以上者，皆为贵州人民。

一、省之主权，由下列各机关行使之：甲，立法院；乙，都督；丙，行政总理；丁，法院。

立法院在各机关中有最高权，揭示概要如下：

一、制定法律之权：

一、监督行政之权；

一、编制军队之权；

一、审核财政之权；

一、选举军民首长之权；

一、纠弹及审判军民首长之权；

一。大赦之权；

一、指麾〔挥〕选举事务之权。

省民权利义务，亦采列举规定。至本法所不载者，皆让诸中央宪法。或中央宪法与本法有抵触者，本法得保留修正。大抵以美利坚各州宪法为蓝本，而斟酌国情，期于适合。然反对异议，迭有所闻。内乱外患，接踵并起。立法院空前之伟业，倏忽消灭。民八以还，研究系失欢于段派，拾其唾余，倡为联省自治之说，迎合西南割据武人心理。湖南省宪，始翘然自命为创作。十年，牟琳等在贵阳发起省宪期成会，颇索辛亥草案，然知其事者盖无几人矣。

第四篇　死亡时期

第一章　宪政预备会之对峙

唐尔镛所统率之贵族派，在未有自治学社以前，已形成一大团体。然其结合徒以势力权利，蝇营狗苟，互为胶漆，故亦不立政党名目。清宣统元年，尔镛当选为咨议局议员，且抱未来议长之热望。而其家祸骤作。初，尔镛有从弟曰飞，深得其大父炯欢

心，兼以才干著闻，历保甘肃试用道。烱卒。其子我圻、我城、坚等，奔丧回籍。身后一切，仍倚办于飞。我圻者，飞亲父也。一日，我圻、坚共执飞而挞之。飞不胜楚毒，宛转呼号。我圻出手枪击之，立毙。命健仆曳尸出，篙葬东郊，所过流血殷然。路人骇叹诧怪，而唐氏恬然若无事。至其所以演此悲剧，内容隐秘，外人莫能详也。时官厅态度，巡警道贺国昌持法律论，以为缙绅之家，凶残至此，纪纲陵夷，亟应整饬。主由警务公所代行检察厅职权，提起公诉。按察司严隽熙持情面议，以为唐氏自威恪以来，世有名德，婚媾姻交，布列津要，罪状既无人举发，官厅宜掩覆不问。舆论方面，《黔报》已由尔镛收回，惟虑《西南日报》持异同。尔镛遣人风示张百麟，愿以教育会名义，为公立法政筹备补助年金。百麟不应，遂揭载其事。尔镛大怒，唆华之鸿等具呈巡警道，请停止《西南日报》之发行。国昌批答略称："报章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之自由，本道无权干涉"。尔镛稍稍渐沮。又嗾《黔报》强为辨护。《西南日报》引绳批根，持论益深刻。于是唐氏门望，一落千丈。尔镛将避地云南，选任可澄为相续人。预定尔镛辞议员，即以可澄递补。而选举争议又起。可澄原籍安顺[49]，登第时先名文鎔。按咨议局选举章程，凡合于被选资格，而在寄居地方有一年以上之住所者，愿归某区应选，悉从本人之意思，于选举前一月，呈报地方官声明。可澄于原籍安顺以先名得票，又于寄居贵阳以今名应选，而始终并未遵章呈明，违法舞弊，情实显露。咨议局筹办处纠劾之，撤销其被选权。可澄出不意，遭此打击，与尔镛楚囚对泣，懊丧不可言状。会咨议局开幕，非自治党员颇感多数压迫之苦。张光炜、牟琳等与贵族派协谋合作，正式组党，立名宪政预备会。奉任可澄为党魁。可澄告其徒，以广罗党员为第一文。鹰犬四出，放散种种空气，谓自治党议员提议征收绅富捐，惟入宪政会可免。又谓凡宪政会会员，会长保证代为谋生。于是绅富之无常识者，与游民之

志在求食者，踊跃签名，络绎不绝。开会之日，贵阴旅舍为之一空，亦可想见流品之猥杂矣。然可澄卒用是取胜。凡诈谋奇计，端人所不屑为者，若辈皆悍然为之。诡幻涛张，挤自治党于死地。其徒交颂可澄之雄略，尔镛反以拘局无能，相形见绌焉。

第二章　两党斗争琐记（上）

宪政预备会正式成立，在己酉九月；与自治学社调和提携，在辛亥九月，为时不过两稔，而斗争剧烈，亦以此期间为最。其荦荦大端，已别详专章。至于一笔一舌，几无月无之。兹复汇录比较重要者，为斗争琐记上、下篇，亦以见当时状态之奋兴也。

先是尔镛将去贵州，所遗公立中学堂监督，优级师范选科监督两缺，并力保任可澄续任。选科旋届毕业，官厅议因其校址改设两级师范学堂，委候补知府李某为监督，以乐嘉藻为堂长。嘉藻夙表同情于自治党，可澄滋不悦。盘踞校址，命圬者粿其门，大书宪群法政学堂，以谋抵制。时公立法政春季添班，方觅校地不获，闻可澄之以强力求胜也，即以其道还治之。某日晨，堂长钟昌祚，率学生整行列队，入据选科旧址，宪群故未招生，杂役悉鸟兽散。两造各具公呈，申诉理由。官厅维持原案，仍以该地办两级，而饬昌祚，可澄勒限移让。

未几而有韦可经事。可经，自治学社发起人，佐张百麟规划党务，雅号缜密，试法官及第，已补高等审判厅推事。寄寓故绅内阁学士黄卓元家。卓元遗产巨富，子幼，寡妾独支门户。其族多无赖，腾构蜚语，耸骇物听。百麟预戒可经，宜迁居以远嫌。可经以为迁居示弱，坚不承。某夜，黄族持械蜂拥入，执其妾于内室。复就厅事缚可经，以通奸鸣诸官。而《贵州公报》、《黔报》排日著论，痛诋自治党人之无行。且可经何人，敢于污损贵族体面？尤罪在不赦。《西南日报》则为可经辨护。于是旧律新

律，往复攻驳，累数万言不休。久之，法庭宣告黄妾无罪，释出。可经犹以不谨，免官长系。或曰，是狱也，黄族觊觎卓元遗产，希冀参加管理，可经不幸当其厄。或曰：是宪政会所主谋，欲因可经以撼自治党，观其机关报之卖力可知已。

未几又有陈廷棻事。廷棻自接办《黔报》，不为庄论正言，专以冷语刺人，于异己无所不讥弹。幼女救护所管理员白铁肩，其夫外出有年，而《黔报》忽载其有身。铁肩函请更正，廷棻置不答。铁肩愤恚欲死，绝粒已三日。或教之愬于理，铁肩如言。法庭票传对簿，廷棻又抗不到，院落沉沉，晏然家居。时法庭新立，任事者率轻锐少年，自憙司法独立，不畏强御，竟掩入陈宅，捕廷棻去，拘留凡十五小时。宪政党人自华之鸿以次十余辈，具官服，夹手版，鹓班而鹄立，集法庭取进止。廷棻嗜烟成癖，逾时不得呼吸，则涕唾流沫，额汗淋漓。比出看守所，奄奄一息，狼狈盖万状矣。

第三章　两党斗争琐记（下）

贵州巡抚庞鸿书，忠恕和平，谙识治体人也。其在湖南，以不善事朝贵，左转贵州，犹守其素勿改。为政采放任主义，听民间自由发展。巡警道贺国昌兼抚署文案，亦时举世界潮流、立宪轨道，朝夕纳诲，以冀赞之。然对于两党，初未尝为左右袒。宪政会既不得志于自治社，则深怨此二人，以为不己助。于是运用金钱，买收言路，而贵州大参案以起。遵义曹兴薪，宪政会后进之秀也。任可澄欲拓地盘于官立法政学堂，荐兴薪为教员，并负侦察任务。捃摭一二细故，则于其机关报披露，题曰《揭开黑幕》。堂长欧阳葆真，勤谨能治事。惟会计张某，于校款收支，不无弊端。然所谓黑幕，良不逮公立中学之百一。葆真爱惜羽毛，既见抨击，奉身引退。而兴薪遂代为堂长。兴薪遭父丧未逾月，剃发销假，《西南日报》讥之。《贵州公报》则谓其从乡习

实然。警察署长周篆训，葆真之门人也。其兄声汉，前充警务公所科长，为《贵州公报》所攻免职。篆训积不快，一日被酒，逕造法校，欲面质兴蕲：法律习惯宜何从？兴蕲匿不出，而张大其词，以篆训挟刃逞凶起诉，篆训亦控兴蕲违制剃发，触犯刑章。巡警道两折之，颇自谓持平办理。然篆训即日撤差，兴蕲任职如故。警界方私议其不平，而不虞宪政会尚有阴谋辣手拟其后也。当道批揭示时，可澄聚其徒密议。兴蕲曰："吾不悔违训剃发，而悔公报之授人以柄，此遭又失败矣。"可澄曰："贵州者，吾辈之贵州。顷年自治党人鼠窃鸱张，搅乱大局。然彼之敢于披猖，亦正自有其所恃。吾意宜从根本解决，但得四先生一言已足。"四先生者，其党奉华之鸿之尊称也。之鸿拥资百万，凡宪政会有所需，恒于之鸿取给。之鸿故吝啬，每索款，必痛哭流涕，强而后可，可澄知之稔。可澄遂言曰："吾居京师，闻言路奇穷，封事皆议价出售，以纳贿之多寡，为著笔之轻重。惟与军机有连者，则亦不肯贸然尝试。今庞、贺騃竖，朝无奥援，吾去之如拉枯朽。倒庞、贺，自治党不成问题矣。"之鸿曰："愿闻其数，虑非绵力所任。"可澄曰："君但畀我五千金，余事吾自与唐氏叔侄筹之。吾辈为此，正代彼家复仇。"之鸿踟蹰呜咽，卒如数予之。无何，京报宣传，御史陈善同奏劾大员庸劣不职，纵属贪暴一折，交云贵总督李经羲查办。经羲派员来黔，搜瘢索垢，一无左验，复奏颇雪其枉，又不敢开罪言路，微言鸿书年高重听，国昌英挺喜事。得旨：鸿书开缺，国昌察看。此忠恕和平谙识治体之疆吏，竟作党争之牺牲品。宪政会庆祝成功，任可澄强纳华之鸿上座，诏其徒曰："非四先生，吾辈几无克伸眉，四先生之力伟矣。"其徒转相漏言，秘计始渐泄于外云。

第四章　宪政会之破坏革命及蔡岳等之调和

庞鸿书罢免，沈瑜庆代为巡抚。鉴于前车之覆辙，颇曲意交

欢宪政党。任可澄亦表示亲昵，事瑜庆至软媚。辛亥六月，外传陆军学生秘密会议于东山，歃血寻盟，排满兴汉。陆校与中学，地址密迩，学生又朝夕相见也。可澄滋以传染为疑，则于授课时絮絮述忠君大义，且诱学生以利禄，曰："毕业之后。登第补官，富贵唾手，慎勿自误。"学生之有思想者，咸粪土其言，以为侮辱青年人格。未几，自治党进行革命，暗中活跃，其始官厅尚懵然无觉察。可澄大戚，聚其徒谋曰："小人得志，我辈无噍类矣。"乃向提学司陈骧、劝业道王玉麟提出警告，又嗾玉麟建议于瑜庆，谓常备军、征兵营皆不可恃；惟刘显世家世忠良、宗旨正大，宜速电兴义，俾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又令郭重光呈办城防，立保安军一营，归城防局指挥。瑜庆并如议施行。可澄又讽玉麟，荐己为兵备处文案，参与戎机。瑜庆亦肯首。张百麟抗议曰："贵州党争，事实彰闻，今偏听宪政，是迫自治铤而走险，倘因此发生事故，本人不能负责。"瑜庆中慑，寝可澄委状不下。两党搏战日急，外省风云亦日亟。蔡岳新自上海归，言于诸领袖曰：自武昌起义，全国政党，莫不牺牲成见，一致动作。盖今日局势，譬犹刺虎，一击不中，立反噬人。今清廷无恙，岂惟激烈派有身首异处之忧，即稳健派宁免玉石俱焚之惨。若甘为虎伥，残杀志士，料宪政诸军〔君〕必不出此。同舟遇风，尤望自治诸君开诚布公，捐嫌释怨。"岳本其热忱，更结合凌云、黄祥〔禄〕祯〔贞〕等奔走游说。自治党以大敌当前，雅不欲分有用之精神，作无谓之应付。且宪政会赞助革命，主义上已完全制胜，故张百麟首先署诺。宪政党破坏累月，而趋势日见不利。最近则公立中学全体学生，举何煓为代表，加盟于自治党。任可澄进退狼狈，不得已，亦屈服。九月十一日，两党妥叶成立。张百麟、任可澄、乐嘉藻、周培艺、杨昌铭、陈永锡、蔡岳、凌云、黄祥〔禄〕祯〔贞〕等大会于崇学书局。要言从前种种，都如昨日死，从后种种，都如今日生。尔毋我诈，我毋尔虞。

第五章　张百麟之积诚感人说

蔡岳热心调和，自治党员中不少怀疑，张百麟力排众议，独谓可行。军政府约章公布，又引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共执政权，尽弛敌意。刘显世之奉调晋省，已闻清吏奔散，显世仿徬无立，乃因蔡岳，输诚于军政府。岳以百口明显世无他，且盛称其长于军事，足资臂助。百麟欣然许诺。李明德者，显世乡里，岳姻旧也。夜造百麟私室请间，曰："刘氏自官礼以来，世济其恶，显世凶残，敢行不义。观君辈仁柔，终为之鱼肉矣。显世本以扑灭革命来，不如下令暴扬其罪恶。乞假仆步枪三十支，取显世之头，献于麾下。倘君恶有杀降之名，即仆甘坐擅杀之罪。盖仆于刘氏，怨毒至深也。"百麟已纳岳言，弗听。显世所部皆徒手，编制又未经核准，百麟遽命按册发械，言于杨荩诚，状委显世陆军第四标标统。又推显世兼枢密院军事股主任。显世窥百麟信已笃，则乘间代胡锦棠领械。械之精者悉入显世，锦棠仅得其次者，然已大喜过望。初，郭重光创保安营，本倚锦棠为大将，锦棠已受命于清吏，乃荐其部曲和继圣承之。革命成功，锦棠解兵权，重光复罗而致之。又虑当局否认，则具呈军府，请接收保安营，用为尝试。显世议曰："保安营者，从民意所组织，饷由自筹，责可分任。军府但宜补助而监督之，接收非便。"军府然其言，委状锦棠为统领。于是旬日之间，宪政党势力弥漫，据有堂奥，而制其腹心。自治党员往往咎让百麟，百麟曰："诸君过矣！夫吾侪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固以改造国家为最终之鹄的，方当与海内志士，提携共进，何独于乡党僚友，自设猜防？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苟以积诚相感者，人亦以积诚相应。今日之事，吾侪恭为主体，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诸君休矣，静观其后可也。"

第六章　宪政党阴谋造乱

宪政党之降志调和，迫于革命大势不可抗挠，非心服也。故张百麟方务开诚布公，任可澄益得抵暇伺衅。可澄既贰枢密，政治上已有根据。洎刘显世、胡锦棠位置确定，军事上亦奠基石。又令何麟书、陈廷棻、郭重光等从社会上各方面，展开种种运动。而重光之大成功，尤在提倡公口，嫁祸他人，使自治党事业倾覆，名誉亦从而坠落。至今不明真相者谈其事，犹斥为自治党罪恶。其运谋之巧，居心之毒，宪政党人推重光为智囊，信不虚已。先是九月之末，有所谓尚武社，戴何麟书为首领，声言张百麟、黄泽霖揽权营私，蠹国害政，已由该社宣告死刑。百麟诘可澄，曰："两党协作，口血未干，此何为者也？"可澄诡对曰："青年狂热，吾方嘱季刚投身其中，设法消弥，君勿过虑。"季刚，麟书字也。旋又有所谓五大政团弹劾案。五大政团，其名称不挂于人口，大抵皆宪政预备会之苗裔。代表为陈廷棻、雷述等。案中指目陈永锡、孙镜、黄德铣，獗竖小人，夤缘阶进；又称彭述文仅一技之长，周培艺非大用之器。雷述独抗议此节，谓："吾伴食军府，亲见周某五官并用，裁决如流，昕夕在公，勤劳百倍，以良知论，吾至不欲诬蔑其人。"其党曰："然则除名耳。"乃就加涂抹。而述文云云，奇句不文，计弗计矣。案上，永锡等拟引咎辞职。周培艺曰："政党政治之国，阁员进退，亦只能听命于国会，今以不知谁何之人，冒称政团，而滥用弹劾权，吾惧旦暮之间，政府将不胜其更迭，援笔经署勿论。"此两事似宪政党之失败，然同时发起之耆老会，同为无意识之举动，蛙音闰位，竟袭取民意机关之美名，厥后唐继尧僭位之劝进，袁世凯篡窃之劝进，刘显世割据之劝进，乃至弛烟禁，括民财，无不有耆老会参与。而尚武社与五大政团，则不幸短命死矣。耆老会者，本城防局所蜕化，仍以重光司其运。其主要工作，在于煽动内乱，以便勾致外患。而

愚騃之黄泽霖，”乃以光汉公自陷，授重光莫大之机会。初，公口名词，为士大夫所不道。光复之际，秘密党奔走有劳，军府编制新巡防，其徒党咸隶伍籍，官长亦由其魁率拨充，野性聚被拘束，动作不无违忤。泽霖奉命援川，部将李立鉴说曰："吾新集之军，驱当大敌，作战上殊无把握。愚有奇计，可不战而收渝、成，使两川父老箪食壶浆，迎拜将军之马前。"泽霖曰："如何？"立鉴曰："今川省弥漫同志会之势力，而秘密党又同志会之灵魂也。玉皇帽顶，为党中至尊之称。命令所行，无远弗届。将军宜特开山堂，接受大号，然后驰书两川，告谕师期，党义兵威，相辅并进，丰功盛业，孰与伦比。"泽霖惑其言，一听立鉴部署。张百麟亟遣人止之，而大错已铸成矣。重光既得间，则嗾温瑞廷开全汉公，刘显世开大汉公，陈钟岳、陈廷棻开斌汉公。未及期月，全省风靡，合计贵州合口至九十余。廷棻且舍其政团生活，而从事公口生活，为之改订规章，增益条教。公占前劝业道署为斌汉公事务所。分配职事，揭榜通衢。凡宪政党优秀分子，莫不赫然列名。每一公口成立大会，重光必莅会演说，称烦公口保持秩序，维护安宁，语刺刺不休。重光又率耆老会绅富，自为领衔，具呈军府，请划拨地方税，充公口常年经费。局势造成，然后一转其锋，攻击自治党之作俑流毒，藉口匪患纵横，密电昆明请兵。翻云覆雨，小人之阴谋，可畏哉！可畏哉！

第七章　刘显世甘作吴三桂第二

行政区域，虽出于人为之界划，但疆理一经确定，甲乙皆为独立之个体。土地、人民、主权，即此个体必备之条件。惟中央政府得监督其措施，惟负责当局有权请求邻邦之协助。法理事例，古今一揆。刘显世但恣兽欲，毋恤卖省，开门揖盗，虐杀乡里。斥显世为吴三桂第二者，即出显世部将易荣黔之通电，亦见公道之在人已。初，显世弟显治，及其死党熊范舆，前充云贵总

督李经羲之幕僚，革命后，续为都督府参议兼秘书，颇得蔡锷信任，与显世有所密谋，外人未之详也。一日，显世出家书，遍示枢密院同官。书为显治之自白，略谓滇省光复，曾向当道建议，请拨巡防队数营，交唐尔锟统带入黔，会同兄部，共行大事；旋闻黔省光复，前议业已作罢，诚恐道远讹传，用特说明经过。众皆美显世坦率不欺。杨荩诚扩充陆军，士卒多超升偏裨，有起厮养得官者。前所遣防仁怀、长寨老兵归，咸愤懑不平，列队诣军政府质问。荩诚词屈，则谬曰："吾虽备位都督，殊无权，用人行政，悉听命于枢密院。"兵人遂造枢密院，向空鸣枪示威。其明日，周培艺、刘显世会于蔡岳所，筹善后。培艺叹曰："事局至此，殊悔当日择帅之不慎。"显世曰："帅懦而卒骄，吾意只合如显治策，以滇军至，包围缴械。"岳曰："须取石麟同意。"显世哂曰："石麟同意安可得，吾适戏言耳。愿两君毋贮之胸中也。"无何，显世为戴戡延誉于枢密院，盛称戡奇士，且与蔡锷私交至亲审，顷以父丧归黔，宜就加礼罗。枢密院纳其言，延戡与显世对掌军事股，亦殊碌碌无所短长。一日，电局检呈密电，系戡致云南都督府者，请其可否。周培艺曰："所言公，应与众议之；所言私，军府固不为人发私电。"戡自承在滇为个旧锡务公司经理，闻蒙自兵变，公司损失甚巨，欲查询究竟。培艺曰："然则乞示原稿及密本。"戡无言逕出，旋偕刘显世、任可澄复入，共证戡言之不妄，协力担保，要以即发。枢密院本系合议制，可否由多数决，培艺不能争，听其发电。越三日，戡亦告行。时杨荩诚率师北伐，张百麟巡视上游，内部宁谧，政事渐入轨道。自治党对敌方之动作，久不注意，以为分权共治，料应踌躇满志矣。而晴天霹雳，乃来蔡锷之通电。大意谓四川哥老遍地，已成匪国，人民辛苦垫隘，亟待拯援；又据贵阳绅耆密电请兵，兼派代表赴诉，公口林立，闾阎嗟怨，滇军扫荡廓清，责任异常重大。该电之突兀，在自治党固陡出意外，即宪政党似亦不虞其如此。于是郭重光转向赵德全自首，据称刘显世

窃用耆老会名义，诡发密电，并遣戴戡、周沆为代表，命效申包胥作秦庭之哭。耆老会劫于兵威，无可如何。德全固尊礼耆老会，所以抚慰重光者良殷。惟详电蔡锷，述历年党争之经过，希望公听并观，毋主先入之言；国难方急，尤盼戮力同心，一致对外。锷复电谢轻信之过，兼劝两党解仇修好。众以锷表示诚恳，请兵事当已打消。德全本拟声讨显世，亦以省防空虚，顾虑滋多，隐忍不发。

第八章　腊月十五日之叛变及黄泽霖之肢解

宪政党之阴谋，本以构煽内乱与勾致外寇同时并进。私请滇军，表面上虽受一顿挫，然戴戡、周沆等仍暗中活跃；助长公口，其初不过为请兵烘染，逮黄泽霖整饬军纪，部曲稍稍觖望，刘显世乘间挑拨，仍藉作爆发之导线，则宪政党食公口之赐亦多矣。方泽霖之开先汉公也，违众独行，谓可取济一时。及援川中止，而公口又被人利用，己身且蒙首祸之名，泽霖大悔恨，亟图晚盖。乃敦延张泽钧、江德润等参预谋议。申儆所部曰："扰民者刑于市，违抗长官命令者杀无赦。"教练以时，毋擅出，毋持械游行街衢。有深夜入民居者，立擒斩五人。又设方略，悉捕诸不法者，或加显戮，或予禁锢，有犯必惩，威重令行。平越兵变，遣谭德骥驰往抚定之。德骥于道颇纵兵淫掠，其部将唐灿章，强夺良民妇为妻。泽霖将案其罪，德骥、灿章惮泽霖方严，亦震栗不自安。而泽霖又新诛贼渠罗魁。魁逋逃绿林，积为川黔边患。光复后军府遣使招致，允以收编。魁应召而来，自称陆军标统，声言有步兵千人，马队百余，驻曾周马场，距会垣百里而遥。魁率百人入城，胁都督索饷械，势汹汹。泽霖与赵德全计曰："魁野性难驯，气陵其上，纳之损威，纵之贻患，不如遂除之。"德全可其意。魁方燕集四川会馆，泽霖出不意，遣壮士就席上刺杀之。解散胁从。远近大悦。顾魁以枭悍，颇影响下层社会，闻其死，多

愿为之复仇。刘显世日夕詗察，具得其罅隙，密令王华裔、覃梦松教唆德骥叛变，许为后援。德骥犹豫不即决。显世又劫持华之鸿，使出六十金，临时悬赏，曰："能死泽霖者予此。"德骥内畏严法，后涎重利，遂决计。腊月十三日，郭重光谒泽霖，请屏左右，郑重言："闻外间大有人图君，或且与君部下有系属。"泽霖大笑曰："图吾者吾知之，何为涉吾部下？"重光不得尽其词。（重光盖恐显世不能死泽霖，而预自为地，其狡狯多此类。）十五日平旦，总统行馆戒严，卫队悉荷枪实弹。泽霖曰："若曹胡为者？"对曰："谣诼纷纭，参谋处下令警备。"泽霖曰："吾从事革命以来，久置生死于度外，今日日言安宁秩序，而无故自扰。何以谢父老？且吾自信未尝得罪国民，国民为我后盾，我又焉惧？若曹休矣！"众太息释枪，或逡巡引去。泽霖入室假寐。俄报东路哨官唐灿章缚贼至。泽霖甫起立，弹丸已中面部，排枪攒射之，遂仆。叛卒竞入，断泽霖头，或砍其右手、或剖其左肩，争取一肢体持献显世，要索赏金。残骸暴露数日。内地会教士吉静先以为言，始准棺敛。显世又使别队毁泽霖私宅，掠其财物，并株连张泽钧家。泽钧深匿获免。其门人田有光，竟以无辜，邂逅及难。

第九章　张百麟亡命记

张百麟巡视返省，适丁三月约满，军府改组之期，宪政党已不待外兵而急起内乱。百麟以腊月十二日入城，刘显世属谭德骥列队头桥迎迓，相机图之。百麟盛陈兵卫，德骥不敢发。十三日，蔡岳置酒贵州银行，列席者张百麟、周培艺、刘显世、任可澄。岳曰："两党合作，实贵州前途之福，不幸石麟出巡，发生种种误会。今刘、任两君在此，何妨面罄所怀？"于是显世就易置西防将领事，可澄就给发扁担山夷人徽章事，皆有所质问。百麟从容答辩，言婉而理直。岳曰："二君满意乎？"显世曰："请复为兄弟如

初。”百麟易之，遂不设备。十五日，叛卒戕黄泽霖，同时围攻百麟。百麟匿复壁中，叛卒搜索不获，杀卫队管带彭尔堃而去。百麟走依南路统领陈守廉，谋集兵讨叛卒。先是泽霖虽号新旧巡防总统，然旧巡防各有讯地，惟新巡防驻省。东路谭德骥，全体附逆，北路李立鉴，态度不明。孔鹏、吴冠、倪克荣等实力微弱，人才亦凡下。守廉新从百麟归，尤莫审诸军向背，自知孤掌难鸣，语百麟：“不如诣督取进止。”而显世已预说赵德全：“军府改组，张、黄谋危都督，都督第中立，吾为都督排除障碍。”德全内忌百麟之逼，不能不信，故于接见百麟时，但作虚言慰藉，曰：“君姑休于省外，待吾疏通就绪，再迎君复职。且君尤不宜久淹吾许，增大攻击目标。”百麟怒曰：“君何见之左，今日无我，明日何有君？冢中枯骨，旦晚为人禽矣。”其夜，宿营瓦栈坡，南路巡防从之。卫队亦间有至者。百麟尚冀诸军觉悟反正，已而寂然，遂奔安顺。安顺提督陈燮春，虽百麟所拔用，然与任可澄中表也，已怀二心。百麟再奔贞丰。贞丰人好义而任侠，且百麟旧游地，多助百麟谋恢复。而刘显潜悉起兴义兵团，大举来攻。守廉御之近郊，三战而三胜。然显潜后续部队至者益伙。显潜尽毁民房，积薪若山丘，渍以石油，声言纵火。百麟叹曰：“丈夫行耳，终不以权利之争，贻祸父老。”径趋桂边。显潜尾击。守廉粮尽弹绝，激励士卒以忠义，拼死卫百麟出险。百麟既莅百色，转轮赴上海。守廉与桂军首脑协议，保管枪械，垫资遣散官兵。事竣，仍诣沪从百麟。百麟语人曰：“始吾并倚谭，陈，如左右手、今二人所为，乃如南北极之相远。知人未易，岂不谅哉！”

第十章　周培艺、蔡岳之支持残局

腊月十五之变，贵阳陷于无政府可一旬。民政部长陈永锡、学务部长谭璟、交通部长孙镜，或逃亡，或避匿，枢密院亦瓦解。赵德全一再向立法院、耆老会辞职。立法院、耆老会皆坚留

之。旋由德全与耆老会协议，提出改组方案，都督统辖军民，设参议长一员，左右都督，赞划机要，以周培艺任之。原有之参谋、副官两处，军机、执法两部，仍其旧贯。另增政务、财务两部。部长人选，听耆老会推定，而都督加委。以严隽熙为政务部长，全林绩副之。周培艺为秘书长。隽熙、林绩，皆前清监司，流寓贵阳。但负名义，无责任，事一决于培艺。以蔡岳为财务部长。敦迫就职。培艺告岳曰："君虽接近自治党，而与刘显世肺腑交，吾料显世等决不以此遭改组而满意，前途尽多荆棘，君留任无害，吾当与诸友同进退。"岳曰："国内政党，素乏训练，自治之失败，即宪政之殷鉴。如取人才主义，吾辈未遑多让。今当局既推心倚信，而社会尤喁喁企望。吾意宜本牺牲精神，再接再励；万一变生意外，两人义共生死，何如?"培艺许诺。于是着手组织，量能授官，振起废滞，简拔贤良，庶务厘举，舆论翕服。又代赵德全致电南京，请注重各省间之关系，规定暂行办法，毋任恃强凌弱，破坏邻邦之治安。盖对野心侵略者当头棒喝也。蔡岳又建议于立法院，称美张百麟、黄泽霖首义大功，泽霖宜优恤，百麟宜给巨款，资之留学，使成为国家人才。事未施行，而云南北伐军假道通过，深宵掩袭，颠覆我军政府，凡诸计划，悉付之硝烟弹雨中矣。

第十一章 滇军之假途灭虢策

云南之侵略政策，渊源实发自梁启超。蔡锷出身湖南时务学堂，幼年已接受启超教育，师若弟关系异常密切。云南独立，启超授蔡锷以方略，令运用滇军，兼并川黔，雄据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附带条件，即尽屏民党于三省之外。而锷本身利害，亦迫锷非走启超路线不可。云南风气劲悍，陆军人才尤辈出。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咸野心勃勃，不乐居人下。锷以客籍，踞高位，势恒岌岌。计惟导此辈以外竞，分散其

注意力。故于四川独立之后，尚遣李鸿祥、谢汝翼两路出师。戴戡、周沆窥锷弱点，则日说以贵州省防之空虚，宪政党布置之完密，事机一失，后悔无及。锷于是秘密决议，师晋人假途灭虞故智，抽编一梯团，任唐继尧为北伐司令，通电各省。略谓武昌前电求援，贵州已先出兵，云南义不后人，特命唐某率领大军，假道贵阳，星驰赴鄂。同时并专电赵德全，要其署诺。幕府皆请勿许。德全曰："国家方危，兄弟急难，彼兵以义动，吾何为挠之？"复电报可。继尧行至平彝[7]，自治党领袖钟昌祚由沪转滇，上书蔡锷，力斥其非。锷稍犹疑，电继尧俟后命。戡、沆大恐，百方劝诱，锷允照原定计划进行。滇军长驱渡茅口河，逾打铁关。继尧顾左右曰："天险如此，而赵德全不知守，其人殆无军事知识者也。"然继尧为此言，似已身忘所负之名义。盖北伐假道，德全方通饬沿途州县，代备粮秣，坦然以东道主人自处，初何有几微敌意？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一日，唐继尧至贵阳，德全令邝龙俊代表迎迓，假军官学校为继尧行馆，士兵指定南门一带屯驻。继尧声称长途疲劳，请准休息三日。德全又馈羊、豕若干头，酒若干瓮，米若干担以犒之。二日平旦，滇军突徙螺狮山，与刘显世合屯。尽据城外形胜，架设大炮，以都督府为目标。我军将领请备战，德全曰："人心险诈至此，惟有太息。且吾为都督，自知才不胜任，让贤避位，吾素志也，何备之云？"以全权授周培艺，令就耆老会商进止。蔡岳则奔走刘显世、戴戡间，主张援广西待遇沈秉堃先例，给款五万元，俾德全悉率鄂籍官长东归。三日夜午，培艺与郭重光会见，重光曰："滇军此来，图穷匕见，惟先礼后兵，为既定之办法。日内即有条件正式提出，都督不予容纳，或至诉于武力。"培艺曰："都督以全权见畀，无论何种条件，为阖城生命起见，都督皆愿尽量容纳。且滇军来黔，君等实请之；都督求去，又君等坚留之。狐埋狐猾，狡谲万端，能得一和平结果，君等尚足图晚盖。"重光嗫嚅良久，曰："君责我固当，我当尽力如君

意。"培艺兴辞，重光犹再三声明先礼后兵之说。比及归报，而枪声、炮声杂遝并作。德全贯彻不抵抗主张，微服出走，存款巨万，毫厘无所染指；文件图籍，悉饬主者保管。临难从容，异乎他武人之所为。德全既行，陆、防各军，或降或战，步调极不一致。降固悉数芟夷，战亦各个击破。黔军歼焉，详语于后。

第十二章 滇寇淫威记

滇寇既覆我军政府，群儿相贵，乃于三月四日，由刘显世、郭重光、戴戡、任可澄、周沆、华之鸿、何麟书等六七纤人，立唐继尧为贵州都督。继尧亦尽推军政大权以报之。以戴戡为伪都督府参赞，任可澄为秘书长，郭重光为参议部长，刘显世为军务部长，周沆为政务部长，华之鸿为财政司长，何麟书为学务司长，粉墨登场，僭窃正统。其政令所设施，非斩刈人之生命，则搜刮人之财产也。谓摧毁武力，文士亦膏斧锁；谓扩除异己，齐民亦就汤镬。当此之时，行道不闻偶语，婴儿弗敢夜啼。晨起揽【镜】，见颈戴其颅，则欣然有喜；鬻妻卖子以供诛求，亦无怨色。呜呼！滇寇宰割贵州一年又八月，全省皆腥秽所充满，而宪政党人代表四出，尚歌颂唐继尧功德。哀莫大于心死，吾于若辈何责焉？初，援川我军，后寇军二日援省。一标二、两营，与炮兵营合屯南厂。寇掩袭都督府，同时包围南厂，且使人周走呼曰："赵德全已降矣！"军中不知所为，仓卒缴械。寇传令，俘虏悉诣螺狮山，候给资遣散。至则唐继尧高坐踞前，刘显世稍后，按册唱名，视继尧颐动者立左，否者立右；毕唱，凡右立者皆挥出，以机关枪扫射之。左立得免者，三人而已。巡防队中，孔鹏、吴冠、倪克荣各部，小有撑拒，即冰消瓦解。惟李立鉴坚守黔灵山不下，寇仰攻，死伤二百余人。逮夜，立鉴语所部曰："一木岂能支大厦，吾欲令寇知我军未尝无人耳。令听诸君携械行，前途好自为。"立鉴潜奔天主堂，求庇于法主教，后竟幽闭

死堂中。其明日，寇复发巨炮轰黔灵山，募敢死队冲锋，沿道搜索而进，除庙僧外无所得。继尧告捷于蔡锷，称“匪军已肃清”。是时贵州陆军，二、三两标全数北伐；四标二营艾树池、三营胡刚，先行剿匪屯湘桂边；一营王文华，刘显世所亲辖，已改寇军服装，从其编制，称大队长。以言肃清，诚哉其肃清也。然尚有一标一营自归送死。方叶占标奉急调时，杨树青在资州防次，故独后。抵贵阳。进退失据，则敬谒寇帅，面取进止。继尧温慰之，即授军警局谍察科长。树青坦然到差；所部官兵，继尧命徒手赴伪都督府训话。然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寇既全力肃清我军队，又乘余威肃清我团防。遵义鲁瀛，能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土匪敛迹，寇帅恶之。命伪军警局长梅若愚率队驰往遵义，压迫解散。瀛不能忍，伏甲刺杀若愚。寇帅震怒，大发铁骑，四面蹙之，宣言以遵义人之血。涤滇军之耻。卵石之势，如何能敌？其屠戮惨状，吾书尤不忍详。以上为滇军摧残武力之一幕也。

至于铲除异已，首撄凶锋者为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昌祚上书蔡锷时，尚不知有腊月十五日之变，故自白于锷，愿星驰还黔，果张、黄负罪稔恶，力能使束身司败，无论下野谢政也。及行次安顺，而政局剧变，奸状悉露。或劝昌祚暂留安顺，观望形势。昌祚笑曰：“半生奔走革命，曾不畏死，今能怯乎？”诘旦，突来士兵十余人，拥昌祚出东门，曰：“吾奉都督令，取尔头。”昌祚骂曰：“都督已被逐，又何来都督者？盗耳！虽然，吾不死于满清官吏之手，而毕命于蒙共和假面具之盗乎耶。”遂遇害。

次则前贵州都督赵德全。德全既解兵柄，从妇翁袁某，家于某所。寇帅张贴六言布告，数德全愆尤，仅曰“不学无术妄行”。德全亦疑寇所欲得者都督耳，于私人何有。萧然物外，日从父老钓游。一日，突来士兵，拘之至毛栗铺。德全不肯前，士兵就枪毙之。又杀前修文知事许家绩于开州，两等小学堂长李永蓁于镇宁，府议会议长张文基、议员谭钟灵于铜仁，自治分社社长彭心

德于安南，前清举人罗方林于思南；心德则祸连家族，方林并波及佣雇。又两次计划兴大狱，虽幸未流血，然间关亡命，转徙流离，以是穷饿他乡，不得归正首丘者，乃不可胜数也。

先是立法院预定二月一日召集，而寇军入城，迳占立法院，驱散议员。兼旬后，议员复自由集会，议长谭西庚、朱焯，自知色彩浓厚，声明缺席。议员推周恭寿为临时议长，移书伪都督府问责任。寇帅不意议员有此胆干，殊惊愕。谋于戴戡、任可澄等，以命令答复，削去立法院之号，改称省议会，比于伪都督府下级机关。议员再抗议，谓名称可从众，而体制权限万不能迁就。且隐示伪都督须经省议会之追认。戴戡大怒曰："何物议员？吾直视为比匪败类，发大兵聚歼之耳！"郭重光曰："勿卤莽，但去害马，尚可留轮廓为吾用。"无何，周恭寿、余若瑔暨议员之列自治党籍者，皆被人指控，伪府悉予除名。寇帅圈定谷寅宾、欧阳朝相为议长，威吓主义大告成功。戴戡又提议捕诛前政府要员周培艺、乐嘉藻、彭述文、李泽民。郭重光曰："前杀一钟昌祚，舆论讙哗至今，培艺等皆负虚名，无劣迹，杀之太骤，吾辈专蒙不利，不如仍以人控告彼等财政不清，收系模范监狱，死生迟速在吾掌握矣。"众如议行，然鸿鹄高飞，矰缴已无所施。于后，宪政党人颇追咎此二事为重光失策云。又厉行烟禁，武装军人排户搜查烟具，而虏掠财物，奸淫妇女，即为查烟附带之权利。又追溯公口，凡田连阡陌之富室，坐拥货贿之豪商，曾挂名公口，则坐以通匪，没入其产。即本身无可坐，或缘亲戚诖误，或因邻里牵累，罪亦如之。然同时刘显世、陈钟岳、陈廷棻、何麟书前为公口龙头者，莫不煊赫柄用，平步青云，沐猴而冠，率兽食人。虽欧人之处分殖民地，虐遇非洲黑奴，犹为彼善于此焉。

第十三章 北伐凯旋之见拒及旅外黔人之激昂

北虏方急攻汉阳，民军恰会克江宁。孙文以十七省代表之票

选，就任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主持对等和议。清帝退位，排满之夙愿已偿。而贵州都督兼北伐司令杨荩诚适至南京展觐。总统大悦，既加正式任命，命即率队凯旋。荩诚陈诉贵州军实苦窳状，总统令财政部拨款，陆军部发护照，俾荩诚派员赴沪采办。当是时，黔军不远数千里，急国家之难，义声动海内。荩诚又躬行俭素，一洗疆吏侈汰之习，黎元洪尤引为同调。荩诚道经武昌，元洪出示贵州通电，始知根本之地，已生重大变化。元洪叩方略，荩诚曰："吾奉中央威灵，客军焉敢抗命？如其顽梗，仗大顺以讨逆，何忧不济？"元洪遂不再言。荩诚莅常德，以电抵唐继尧，属刻期撤退。继尧不答。仍由拥立继尧之刘显世、郭重光、戴戡、任可澄、周沆、华之鸿、何麟书六七纤人复电，拒荩试勿前，且称北伐军应在湖南缴械，不许入贵州一步。语绝狂悖。荩诚怒，命部将席正铭进次辰州，将向黔边。会谍报寇帅已遣大将刘法坤扼铜仁，胡锦棠戍镇远，并委陈钟岳为清乡督办，部勒乡团助声势。何麟书为东路巡按使，括民财裨饷，守御之具甚备。荩诚亦以所购械弹不时至，欲策万全，乃缓师。然因荩诚一电，而贵州内地冤死者又不知凡几。先是群寇杀人，已有自治党、公口、烟犯种种广泛之罪名。今乃益以北伐军，凡不慊于人，则谥为北伐军之亲属。凡欲快私仇，报宿怨，则诬为北伐军之知交。一经告发，立予枪决。毁家破产，流亡相属。旅外黔人，目击惨怛之状，耳饱沉痛之言，激昂慷慨，不待期约，南北巨埠，皆有全黔维持会之奋起。于京津，则方敦素、漆运钧、梅镇涵等总其事；于武汉、则赵铨章、王宪章等摅其谋。函电纷纭，为遗民请命。而重庆刊布《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黔人血泪》，北京发行《贵州血腥录》，对滇军残杀、苛捐，逐款揭露，数寇之罪，并及私召寇兵者。除宪政党同利害之少数人外，舆论盖一致矣。寇帅所派参议员陈国祥、熊范舆因事至天津，维持会诸青年聚而殴之。国祥深讳不言，范舆竟勿敢到院。屋漏之愧，若

辈亦有时无殊恒人云。

第十四章 鄂湘仗义执言与洪江会议

初，黔军北伐由黎元洪。洎滇寇乘虚并黔。元洪念被发缨冠，有赴救之必要。而杨荩诚不悟其旨，漫为大言，元洪遂静默以观其后。旅鄂全黔维持会会长王宪章，湖北第二镇统制也。时举滇寇暴行，聒于元洪。而贵州难民络绎控诉者，皆谓内地不堪虐政，望北伐归师如望岁。元洪恻然悯之。湖南与贵州邻毗，谭延闿闻见尤亲切。且黔军久顿〔屯〕，既感供亿之烦，滇寇坐大，更惧侵轶之及。延闿几经考虑，卒用通电表示，责唐继尧退师，免为民国史上开一恶例。时袁世凯已继任大总统，对贵州事素隔膜，而所接近黔人蹇念益、陈国祥等，大抵滇寇之爪牙，掩匿事实，腾播蜚语，世凯惑之，竟召杨荩诚内用，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令下而延闿电至，世凯知处置谬误，然不肯引咎，冀黎元洪斡旋而弥缝之。元洪建议，两军各派同数代表，假以全权，公开讨论，彻底解决，另由中央派员监视，以昭慎重。各方复电赞同。于是择定湖南洪江为会所。常德方面代表刘世杰、郭光焘，贵州方面代表牟琳、吴作棻，中央委员赵均腾[51]、危道丰。议决要旨，略谓唐继尧既经中央任命，贵州亦愿戴为首领，所部滇军，须刻期回滇；驻湘黔军，则欢迎回黔；为避免冲突误会起见，请中央另简大员为宣慰使，与继尧随时商洽。四全权各署名盖章，交中央委员呈国务院核办。罢会。黔军奉部令，改编国军第四十二旅，以周粲儒为旅长，促荩诚北上。粲儒资望，远出荩诚下，兼为人选懦，乏刚毅勇敢之气。其在京师，为陈国祥、刘显治所蹴，颇表同情于宪政党。南来后博咨舆论，始爽然自失。举措张皇，军心动摇。湘、鄂间忧其败事，乃联电中央，请实施洪江会议之决议。

第十五章　宣慰使之简放及黔政府之模棱

洪江议决案，首倡反对者，当然为窃据贵州之滇寇。然牟、吴两代表，本省议会所票选，而唐继尧所状委，一旦弃信蔑义，虽寇亦颇内怍，则御言责于丧心病狂之黔人刘春霖等。袁世凯护前失，漫不加驳斥。于是赵均腾上书曰："滇、黔两军相持，数月于兹，欲求归宿，故由副总统发起洪江会议，双方代表换阅全权凭证，手续谨严，悉采国际方式，牟琳等于贵州利害，讨论不遗余力，知黔军回黔，滇军回滇，实为至当不易之办法。几经磋议，条件甫克成立。今国务院方在核议中，而黔绅刘春霖等横生枝节，食言自肥，则破坏和平，妄启战衅，自有任其咎者。查刘春霖耄年退休，笃老杜门，兹乃亲援桴鼓，有事疆场，是否受人胁迫，抑系假名耸听，鬼蜮纷纭，难逃洞鉴。大抵欲平两造之争端，必难得双方之满意。甲以为不利于我而毁约，安知乙不更咆哮以求一逞？民国初建，信义未立，中央威令，不行各省。今若偏听一面，稍涉游移，是会议等于虚设，而中央之使者为可轻也。均腾对于黔事，一秉至公。篠[52]电业将双方意见，竭力疏解，但使共谅调停之苦心，何至甘出决裂之下策？应请大总统睿断施行。"世凯于均腾书虽不重视，而鄂、湘连电，陈义略同。不得已，即任均腾贵州宣慰使，令查照洪江议决案办理。谭延闿又建议：滇、黔两军，相恶已久，蓄怒待泄，诚恐仓卒接触，贻祸地方，愿由湖南出兵两旅，严重监视。世凯亦报可。开拔有日矣，而均腾忽中馁，必欲诣京展觐，面受机宜。世凯诏之曰："吾历次接见贵州参议员及教育、司法会议代表，佥谓地方秩序，赖滇军维持，若宜悉吾意，万勿冒功生事。"均腾出。陈国祥、刘显治复聚党而要之，谓："滇军扼险设防，已反客为主，公非下最后之决心，挟可恃之部队，幸弗轻尝试。且总统意向，已明白宣示，公智者，宁俟烦言。"均腾答然而归，逍遥武汉，既不前进，亦不辞

职。内外黔人，号泣呼吁，甚而诮让百端，均腾一不为动。久之，有自贵阳来者，言宣慰使命下后，寇军准备退却，子女玉帛，连骑输送，昼夜不绝。诸寄生于寇者，咸挟其宝器，争入滇籍。逮得京电，态度转强硬。均腾始大悔恨，而乍睹光明之人民，乃益沉于黑暗之渊矣。

第十六章　于德坤等之及祸

滇寇大诛异己，日夕营营，即欲造成一党专制之贵州。元年三月，章炳麟发起统一党[53]，咨贵州人才于王伯群。伯群举蔡岳、周培艺、周恭寿等以对。炳麟以伯群为介，函请岳等组织支部。该函到达，而戴戡、何麟书等欲死培艺之谋乃益急。岳与恭寿，亦被嫌疑。卒用宪政预备会基干，接受统一党党纲。又有双清、张锐等组织同盟会支部，具呈立案，伪民政司批答：贵州已有统一党，殊无他党发生之必要。其颟顸率类此。然外省闻其事，只疑传者之过。至于苛捐残杀，虽共信其无道，亦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大抵就常识推测，以为人情不相远也。当是时，注意黔事者，鄂、湘而外，厥维国民党[54]。孙文、黄兴皆助亡人张目。然右唐继尧者则谓：继尧本老民党，何遽倒行逆施，自残同类？于是，党议：特派于德坤、胡德明遄回贵州组织支部，兼负密查黔事之使命。而稽勋局亦派刘潜、徐龙骧为贵州稽勋案调查专员。于德坤等欣然成行。由湘入黔有二道：一经洪江，向镇远；一经辰溪，向铜仁。德坤念军事戒严期间，己与胡锦棠、刘法坤皆无素，独何麟书为中表，出铜仁最便，先期以书达意。抵铜时，麟书郊迎宴享，礼貌殷勤。德坤曰：“愚去乡里七八年，闻两省边界，颇多伏莽，今何如矣？”麟书曰：“铜、镇一带，数百里击柝相闻，路不拾遗。”德坤曰：“前行皆坦途矣。”麟书曰：“然，然。”德坤等遂行。抵潘家湾，突来急装缚袴者十余辈，武器精良，叱令下舆。德坤等请尽献行囊，弗许。请质身待

赎，又弗许。皆曰："吾奉长官命，执行任务。若曹自与人为仇，幸勿怨我。"德坤、德明、潜皆及于难。龙骧稍后，闻警，亟与舆夫易衣，狂窜荆棘中，仅而获免。龙骧奔愬京师，国民党、稽勋局咸大愤，严电唐继尧诘问。继尧初欲诿过湖南，谓被戕地点在大鱼塘附近。谭延闿则谓："潘家湾四面皆有居民，如何被戕情形，均畏不敢言。"继尧恐延闿发其覆，始承认勒限缉凶，尺幅空文，涂饰耳目。而于德坤、胡德明、刘潜三人，不过于若干冤死黔人中，增一姓名之纪录。然自有此事，而向之为继尧辩护者，乃不能再作恕词；向之怀疑黔事者，亦云证据确凿，实难以常理推测。寇狠心辣手，冤死黔人无算，曾不料区区杀此三人，竟发生重大之恶影响，在寇亦殊怖其左计也已。

第十七章 北伐归师喋血松洞记

北伐军改编易将，为袁政府袒唐之表示。世凯夙抱野心，欲以北洋派支配全国。其假想之敌人，当然为起义之民军。民军系统复杂，实力脆弱，决战非袁世凯所畏。然苟有其他方策，使民军逐渐分化，逐渐消灭，尤世凯所甚愿。故江鄂裁兵，滇黔构难，事体不同，而重劳枭雄擘画则一也。元年冬，贵州宣慰使赵均腾逗挠武昌，四十二旅旅长周桀儒视事已三月，自信能掌握部队，谋去原有团、营长，悉以亲信更代之。八十三团团长席正铭，鸷悍剽厉，常思建立奇功，震耀宇内。其训练卒伍，于普通操课外，每日必作精神讲话。举外寇凭陵，及本军责任之重大，反复而详说之。明耻教战，壁垒森然。内地陆、防各军，不堪滇寇压迫者，如艾树池所部，陈开钊所部，皆自拔来归。其余一连一排零星收编者，尤不可胜数。故该团实力，确在一旅以上。桀儒恶其逼，自始即怀悻悻。顾以正铭本黎元洪旧部，而四十二旅且须受宣慰使节制，则亦隐忍迁就。及见均腾态度消极，遇事乃径电陆部，不复关白黎、赵。免正铭职，以肖健之继。健之未到

任以前，着团附田荆荣代理。团部开会讨论，认该令为违法，且事实上桑儒与唐继尧密电往还，最近更有单骑回黔之表示，与其坐待敌人宰割，勿宁冒万死以求生。于是决议，拥正铭为总司令，刻期回黔。八十四团各营、连，亦自由离常德，附于正铭。十月二十五日，我师发辰州。十一月四日，克松桃。陈开钊为前锋，直捣铜仁。寇将刘法坤派队迎战，连败之。铜仁围合，寇凭城拒守。我军架长梯，肉搏攀登，或负戴竹木几案，层累跃上。寇伺隙狙击，师人多死；然前仆后继，来者益猛。寇将矍然曰："彼锋锐甚，不可当也！"遣使媾和，乞开围师一角，俾率队旋贵阳。开钊叱去之，曰："默，请尔酋，尔忘螺狮山之杀降乎？"法坤谋突围，陈钟岳哭号曰：彼千里游魂，孤军趋利，今顿坚城之下，情现势绌，我以逸待劳，先为不可胜。贵阳、镇远，增援在途，奈何自决〔抉〕藩篱，延入堂奥？且诸公，水也，而我则石。我为唐帅效力，乃自牺牲其生命财产乎？"法坤仅许五日留。钟岳又命积薪聚油，纵火燔民居，以胁我师。我师攻稍懈。逾三日，寇援大至，内外夹击，我师败绩，开钊死之。正铭收合余烬，议再战。军吏曰：弹竭矣！"不得已，放弃松桃，退驻四川之秀山。而唐继尧振振有词，请令邻省会剿。周桑儒亦进次湘边，派员分道收容，声言前此系部分动作，首恶只席正铭一人。黎元洪虽迭电声援，格于形势，不生效力。我师伤亡饥疲，环境日非，无法维持，全体瓦解。正铭暨各团、营长咸奔避逃匿。惟周桑儒率残余部队，腼颜回黔，忠事刘显世，官至护军使署参谋长。

第十八章　自治党之辩诉及各政党之援助

当滇寇之窃据贵州也，宪政党通电全国，以大开公口罪状张百麟、黄泽霖、赵德全，并谓群小把持政柄，正人裹足不前。幸赖客军，削平匪乱，人民始庆更生。其自欺欺人，稍明黔事内容者皆知之。顾以其窎远，为所蒙蔽者亦十人而七、八。自治党亡

命中工作，惟汲汲于名誉之恢复。最初赴北京活动者彭景祥、简书，继之者汪洋、许嘉谟、蔡奎祥、方策、彭堃、陈永锡、谭西庚、杨寿篯、黄德铣、张泽锦、周培艺、平刚、朱焯、付文堃、彭述文、张泽钧、谭璟等，叩心泣血，大声疾呼。其传诵一时者，为谭西庚领衔之两呈。

其一曰："窃贵州内奸造乱，外寇残民，自元年三、四月以来，老弱转沟壑，丁壮散四方。其中稍有能力，间关走数千里，望总统府之门而控诉者，万人中不得一人，然犹以数十计。总统府关于黔事之案牍，积累盈尺。请易都督而不许，一简宣慰使而旋撤销。忽而认《洪江条约》为急须履行之件；忽而饬周桑儒单骑回黔，另商办法；忽而令湘、鄂接济黔军；忽而令川、桂会剿黔军。举棋不定，自相矛盾。铜仁之激战，遵义之独立，谓非政府有意酝酿，其谁信之？大总统躬揽机务，日昃不遑，其视黔事，鲜不曰此疥癣之疾耳。然全国人民举生命财产以付托大总统，匹夫匹妇，不获其所，仁人皆宜引为已忧。况于一省之大，祸变之亟乎？名为维持现状，顾现状实不能维持，且启全国纷争之渐。何则？天下为公，理足以服人，若曰抑弱扶强，而可以为治也。国家惟持〔恃〕法足以为治，若曰抑弱扶强，苟幸相安无事而已。窃恐擐甲执兵，伺隙以兼并邻省者，正不只云南军队；阴贼险狠，蓄谋以攘夺权位者，正不只刘显世、戴戡等。西庚前谒崇阶，备陈覼缕，待命旬月，未见有何举措。近顷道路传闻，大总统对于黔事，已察见症结，将特派镇抚使，彻底查办。伏惟毅然决然，断而行之。"

其二曰："迭准湘人函报，贵州祸变，有加无已。刘显潜讨伐遵义，五道并攻，兵威所极〔及〕，杀人如草。鲁瀛逃命川边，显潜乘机大掠，仁怀、赤水，十室九空。思南府知事张顺亲，秉承刘显世意旨，诬郡绅罗方林私通北伐军，诱而戮之，及其从者多名。又派兵荡毁罗寨，焚民居数百家，无辜死者近千人。夫遵

义之事，唐继尧电呈政府，非谓和平解决者耶？何以又演流血千里之惨剧？思南之事，则无故而自扰，蔓抄以为快。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也。大总统对黔方针，审慎又审慎，持重又持重，缓之一日，民之无罪而死者已不知其几何，而况迟迟不发表乎？如以西庚等为不足信，请具结取保，按律反坐。查彭寿松盘踞福建，恣为不法；岑春萱衔命镇抚，不数月而地方安谧。大总统所费者，一纸任命状耳，而闽人已出水火而登衽席。今唐继尧、刘显世之稔恶，百倍彭寿松，独靳一镇抚使不予，何政府之厚待闽人，而薄视黔人？论者或谓左右已有先入之言，其于唐继尧、刘显世，有恕词焉。西庚等诚不敢以小人之腹，妄度君子。究令如是，正可藉镇抚使一行，提供证据。孰是孰非，公告天下，然后明证虚言之罪，西庚等将何以逃罪也。”

西庚以议长资格，经副总统黎元洪之先容，依法请求，理直气盛，世凯竟无词以难。国务员朱启黔尝语陈永锡：“政府为维持现状计，不能不抑弱扶强。俟中枢巩固，自有相当办法。”故西庚呈中及之。然政府虽懦，慰情者尚有议院。国民党参议员会，决议援助。李肇甫、黄允彝、欧阳振声、殷汝骊则介绍请愿，孙钟则提案查办。民主党[55]领袖汤化龙发表负责言论，略谓：“贵州党争，各执一词，吾人本难執〔悬〕断。但民党秉政时，未闻对方死一人，破一家，而今之当路反是，民党某某被杀，某某被抄，层累不穷，确属可指。此即双方是非真相”云云。刘显治、陈国祥大惧，运动共和党全体不出席，消极抵制，各案虽列议程，终于无形打消。

第十九章　稽勋案之调查及黄、赵之提前优恤

临时稽勋局，掌网罗革命故实而评判其价值。自中华民国之孕育诞生，以至于成立，凡预赞助之劳，宜享褒崇之报。其调查之项目五：一、开国前各处倡义死难或逃亡者；二、开国时各处

倡义死难者；三、开国前后为国尽瘁死者；四、开国时于军事上建议策划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五、开国前后捐资助公者。大抵各省分设稽勋调查会，由京局派员，会同办理。

贵州开国勋人，非死即亡。刘潜果至贵阳，为唐继尧、刘显世所劫持，其事将愈滋纠纷。亦会群寇褊衷，忿不思难，仓卒定策，要而杀之，乃予自治党以申雪之机会。陈永锡、平刚等迭向稽勋局有所质询，而黎元洪亦以副总统名义咨达该局，为赵德全、黄泽霖请恤，张百麟、周培艺请奖。于是局长冯自由表示，请党人领袖胪陈事实，以供参考。众推培艺主稿。培艺产单衔上书，悲壮淋漓，凡数千言。述庚子迄壬子[56]种种经过。其结论曰："自治、宪政初起，即以所抱主义极端背驰，故积不相能。逮事机紧急时，宪政党联合官绅，抵抗之力亦最巨。徒以吾党幸占先著，勉告成功。光复以还，解仇释怨，方谓平分政权，共谋建设，即小有龃龉，亦不过一笔一舌，如当年竞争之惯技。夫谁料其狼子野心，竟召外寇以解决党争；更不料其负心昧良，诬吾党出万死所创造之军政府为匪国。培艺僻处南陬，曾不知贵州革命、政治现象，比较各省若何？又不知诸同志冒险进取，幸免流血，比较各省若何？又不知执政者纯尽义务，枵腹从公，比较各省若何？一旦祸生肘腋，变起萧墙，死者饮恨于九原，生者负谤于天下，名为共和，而专制毒焰，百倍曩日，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诽谤者诛，偶语者弃市，此真古今之奇冤，神人所共愤也。而终有不可掩者，则以上年九月十四日贵州确有革命之事实。革命之初，举动确极文明；革命之后，秩序确未紊乱。其功绩在一隅，其影响及全国。不然，贵州虽小，沈瑜庆固尝遣董福开、鲁昌禧赴川剿矣。湖南镇筸[57]镇道反抗共和，又尝电请瑜庆接济兵饷矣。使倔强者据而有之，北蹴蜀，东窥湘，秣马厉兵，遥为虏廷声援，天下事未可知也。吾党披荆斩棘，而海内观听一新。人皆曰：僻远如贵州，瘠弱如贵州，犹且宣布独立，与虏廷告绝，

天时人事，岂不较〔皎〕然易知者哉！其声势之关系于大局者又若何？此则宪政党虽人百其口，口百其舌，卒莫能掠吾党之美，饰词以欺当世也。”自由读之感动，呈荐培艺为调查员，委托专办贵州事。培艺本所躬历，又竭三月之力通函各方，参证异同，作成贵州稽勋案，交付审议。时黄泽霖妻张烈诚间关北来，遍谒当道，为其夫讼冤。烈诚态度恳挚，出言有条理，闻者不期表同情。国务总理赵秉钧令秘书但焘代见。烈诚要以三事：一、崇祀烈士祠；二、追赠陆军官阶；三、抚恤家属。秉钧答复：一、由稽勋局汇案办理，但不能为黄泽霖特建专祠；二、民国未有先例，若张烈诚查出成案，即可比照办理；三、前稽勋局呈请时，财政部以预算外之支出，确难照付。现由总理负责，准三日内拨给。大总统袁世凯令秘书曾彝进诣客舍慰问，赠旅费三百元，允俟正式政府成立后查办刘显世。烈诚得直，赵德全妻袁氏援例请求，亦照办。厥后稽勋全案，虽随癸丑战役[58]而撤销，而黄、赵已得恤典，无人更议追夺。惟戴戡电国务院，称周培艺捏造事实，颠倒功罪，请递解回籍，交该民政长惩办。国务院审其诬，置不理。

第二十章 冤愤团与赣宁失败

总选举之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参、众两院议席八百余，而隶国民党籍者六百，占四分三之多数。惟贵州则民党绝迹。盖议员人选，须经群寇协商指派，非其亲戚，即其爪牙。同恶相保，理固然也。是时国民对于国会，属望甚殷。各省政治之失其平衡者，皆冀国会起而纠正之。在京黔人乃有冤愤团之组织，公举简书、方策、蔡奎祥、许嘉谟为常务干事，发表宣言书，曰：“昔者满清无道，恣为残虐，国民积愤，诉于武力。鄂州首义，南北景从，风发云涌，气吞幽燕，虏廷震慑，和议速成。溯其由来，夫岂不以一夫独裁，寡人专制，淫威亡等，纵欲亡极，国民

之生命财产，惴惴焉不克自保，故相率忍死须臾，奋起改革，牺牲现在，希望将来。呜呼！世界所谓自由，所谓平等，皆以断头流血为代价，此吾人经过之惨史，一回思犹有余悸者也。时至今日，全国皆享共和之福，黔人独受荼毒之祸。民贼刘显世，凶横贪狠，辅以郭重光、任可澄、戴戡、何麟书，欺诈黠猾。私召外寇，潜师夜袭，与寇酋唐继尧，狼狈相依，多行不义。我同胞生命财产，悉供牺牲。年余以来，湘鄂川桂，扶老携幼，流离失所，死者不得收骸骨，生者无以给口食。此种情形，不特身受者切齿腐心，不与共命；即旁观者亦且裂眥攘袂，代鸣不平。显世等既揽大权，又搜刮民财，辇金四出，广为运动。参议院议员，各项会议代表，皆指派私人，蒙蔽政府，淆乱是非，政府亦甘受愚弄。对于被害人，则曰：若等究系少数，不能以此牵动大局也。或曰：政府维持现状，不能不抑弱扶强也。呜呼！竖尽千古，横尽万国，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政府？乃有此顽钝无耻之政府？吾乃今于中华民国见之。我同胞停辛伫苦，蹉跎蹉跎。裘葛屡易，今幸正式国会已届成立，执政者亦将刷新政治，为吾民谋福利。同人等死亡之余，誓当竭力呼吁，冀伸冤愤，用特发起本团于北京，循法律之途径，求正当之解决。湖南、湖北、广西、四川诸省，皆设通讯处。凡我同患难诸君，务乞迅速北来，共策进行。倘因旅费艰绌，或别有障碍，亦希按后开册式，详细填明，或邮寄本团，或交通信处转达。本团当汇呈大总统、国务院核办。事关切肤，想不吝教益。”[59] 该团设于樱桃斜街贵州会馆，呈报警察厅备案，不许。团员质询理由，则谓宣言书中损害政府体面，须将忤碍字句概行删削。团员亦不承。无何，湖口[60]独立，讨袁军兴，北京划为警备区域。会馆门右，特置岗警，加派暗探。团员动作，咸被监视。然犹未非法逮捕也。及赣宁失败，唐继尧新为袁世凯立功，密电请诛冤愤团首要。世凯重违其意，又念伸冤雪愤，不能遽入人罪。乃下令，指冤愤团为谋乱机关，即

日解散；简书、方策、蔡奎祥、许家谟，着京外一体缉拿。

第二十一章　民二以后之奋斗

讨袁失败，民党见谥为乱党。向之以匪类不容于贵州者，今更以乱党不容于中国。顾压迫重重，而一息尚存，终不让敌人得为所欲为。其形势愈不利，其志事弥可哀已。二年冬，唐继尧以贵州都督名义，与法国国际财政团接洽实业借款，金额五百万元，年息六厘，抵押品契税、印花税。缔结合同十六条，由继尧代表与法人句堆秘密签字。其分配方法，继尧独列特等，贵州执政诸人列甲等，黔籍国会议员列乙等。平远[11]王肇民担任疏通朱启钤，亦得以开濬白层河[12]为由，支给十五万元。阮绍蕓主中央新闻笔政，首将合同全文披露。周培艺、陈永锡等以此为根据，同时向国会、政府双方活动。亦会袁世凯方谋集中财权，不欲各省擅借外债，乃电继尧罢议。

三年秋，刘显世商准陆军部，领运前贵州都督杨荩诚存沪军械，派亲信刘文炳赴湘接护。先是袁政府左袒唐继尧，密电江海关，扣留荩诚所购军械，坐令北伐归师，补充乏绝。今该项军械，辗转复入于显世，党人撄心之痛，如何能忍？乃议就湖南道上设法拦劫。凌霄慷慨请行。抵常德，联络湖湘豪杰，择定辰州以上，刻期掩袭。机事不密，文炳以告常德驻军，霄及同志四人咸被捕，即夜枪决。五鼓，霄复苏，觉颈部濡如，扪之粘腻，嗅之腥，恍然陡忆霄来事，自疑鬼，而明明人也。伛偻起立，遍触同难者，皆已僵，痛绝复仆。顷之，匍匐行，闻远处有声曰："好汉子，好汉子！"十数武，来一乡人，睹霄惊却。前声者曰："扶之趣行，不者，吾枪汝！"乃知声者，守者也。乡人将霄匿德山硐中，拂拭血污，按日给食饮。时常德多狼，人皆以为霄尸膏狼吻矣。旬余，霄去常如沪，以劫后更生，日偕同志买醉。醉则头岑岑，始诣医，医曰："弹犹在头盖骨缝间，法宜剖，剖宜施麻醉

剂。”霄曰：“毋尔。”危坐受剖，颜色扬扬如平常。观者、医者佥曰：“凌君真非常人！”

四年冬，袁世凯叛国称帝。孙文召集大会于日本，谋分省负责，运动革命。张百麟、杨荩诚、席正铭、凌霄，皆东渡出席，协议共推安健[63]。孙文任健为贵州总司令，给款五千元。健偕方策莅澳门布划，从广东着手。而蔡奎祥自谓云南有把握，张百麟言于陈其美，资其行。奎祥变姓名为刘轶凡，偕简书、杜若泉、[illegible]美亭诣昆明，投止铁局巷友人家，与所识军官会见。倒袁运动，倏从各部队展开，滇军炮兵团等皆接受训令，需款急。奎祥使人如威宁原籍，变产济用；又密约旧同志李锡山，号召水城、威宁民团，刻期响应，事垂克而被捕。临鞫，奎祥侃侃自白。唐继尧欲缓其死，任可澄挟宿怨，持之坚，且曰：“非枭首不足以警后。”继尧从之，奎祥竟死。

七年夏，蔡岳在上海，没收刘显世赃款十万元，且移书数显世不忠、不孝、不义诸罪状，责其弗能逆取顺守，驯致祸国殃民。初，岳与显世兄弟同受业雷廷珍之门，以功名相期许，谊至笃也。时事迁移，党派各有所接近，而私交仍自若。军政府于显世，根本怀疑，固岳一言，遂以信岳者信显世。洎显世阴谋得售，全局尽隳。民党虽谅岳无他，而岳终愧对民党。其居上海，盖以商业自隐。护国之役，显世咄咄书空，谓叛袁为灭族之兆，私盗库款四十万元，为逃亡预备费，属岳代为保管。共和复活，显世转化为元勋。岳条陈意见，请容纳异己，申雪死者钟昌祚等，皆不答。岳不胜义愤，断然拒绝余款之支付。其所持理由以为：贵州光复，自治党实有大功，不幸身败名裂，公道澌泯以尽，拟将辛亥事实，连同扣款，呈送中央政府，听候处置。显世扬言，将派代表，控岳于会审公廨，畏岳实践其言，不敢发。岳亦投鼠忌器，赍志以殁。

第二十二章　成都复仇之壮烈

护国之役，蔡锷以滇军主力出叙泸，戴戡亦率黔军偏师窥綦江，期会攻重庆。锷与北军张敬尧遇，鏖战累月，杀伤相当。顾弹药垂罄，已频绝境。会世凯暴殂，北军入川者悉罢归。锷声誉翔起，枢府亟举全川畀之。而滇军将领罗佩金等夙与锷异趣，阴掣锷肘。锷知恋栈无益，乃就医日本。而论荐佩金继督军，戡继省长。又悦戡暱己，特保军务会办，显示戡权力超于佩金也者。戡既得志，则日构煽川、滇两军，侥幸渔利。初，川军师长刘存厚，与滇、黔军合作倒袁。洎论功行赏，存厚独向隅，已怀怏怏。至是佩金纳戡言，议改编刘部。存厚怒，倒戈向佩金。黔军同城，乃守中立。越三日，佩金不支，以督军印交戡，率部奔资州。戡一手三印，意得甚。与客谈话，谓中国只有个半人才。(蔡锷为整个人才，梁启超不通军事，只算半个也。)“夷艰定难，舍我其谁?”其妄诞如此。

六年七月，报载复辟伪谕，授存厚四川巡抚。戡喜有辞，密议芟剃刘部，或恐不利，戡曰:“川军如鸭群，我举竹梢，即散走。存厚何能为?”即下令攻存厚。当是时，川军在城者退集北隅，戡以为怯，益蹙之。黔军巷战者，归辄肩重荷。戡以为俘品，恣其虏掠。抵暮，川军大自外入，黔军仓卒保皇城。城仅有谷，并食盐亦不可得，则纵火燔附近民房，冀取给。戡电资州乞援。佩金复电，有“即日动员，兼程前进”语。戡又以为诚。待之十有三日，滇军终不至，而川军殊猛攻，枪炮声昼夜不绝。皇城轰圮数丈。戡力屈，因外人，赍三印送存厚，乞一生路还黔。存厚许之。团长廖谦諫曰:“戡，虎狼也，已入槛阱，纵之出，旋复噬人。且滇军近在资州，使戡以利害动佩金，纠合以来，是一敌未灭，又增一敌也。必不可。”参谋江德润曰:“戡虽无道，固中央命吏也。今逆勋颠仆，段阁复立，戡日电京，诬我抗令犯上之

罪，正名致讨，公反为鱼肉矣。”存厚曰：“适虑不及此，且为奈何？”谦曰：“戡人面兽心，岂可与言信义。公第报如约，邀击之任，谦愿得自效。”存厚然其计。谦请德润与俱，并召所属谋曰：“吾侪自贵州出亡，含辛茹苦，坐视敌人之活跃，六年于兹矣。今以死友之灵，贼戡已入吾彀中，诸君勉之，万不令此獠生还矣。”营长田荆荣以下十余人，皆发指眥裂，拔剑砍地。乃于中兴场[54]附近，为三复〔伏〕以待之。戡绝黠，以制服衣裨将，而徒步杂厮养中。伏兵发，围之三重，裨将下骑受缚，荆荣熟视之，曰：“非也，不类。”德润就从中取戡，戡股栗无人色，稽颡乞贷一死。德润曰：“嘻，吾自治党员也，尔杀吾同志多矣。吾与廖团长、田营长，皆幸存者也。尔奸宄之尤，不可以污吾刃。”挥弁兵攒射之。洞胸贯脑，以尸归成都，请成厚派员检验。存厚命肆诸锦江洲上。川人恶戡甚，或投以瓦砾，或渍以溲溺。越三日，存厚下令收葬。其夜大雨，河流暴涨，戡残骸漂没，不知所往。

第二十三章　民九之一段落

初，唐继尧虐杀民党，知为清议所不容，则竭其犬马之力，深自结于袁世凯。赣宁之役，遣刘法坤屯兵湘边，压迫湖南，使谭延闿不敢独立。令黄毓成出川，取重庆于熊克武之手。世凯说〔悦〕，黜蔡锷，以继尧督云南。又听继尧自择替人，而刘显世超拜贵州护军使。于是，戴戡为民政长，何麟书为政务厅长、张协陆为财政厅长，熊范舆为中国银行行长。显世又任范舆为秘书长。析军队为二部：属于旧式者号巡防队[55]，刘显潜统之；属于新式者号陆军，王文华统之。数年来若辈梦想之包办贵州政权，至是完全实现。而任可澄、唐尔镛、周沆，则从继尧如云南。云南之大官显职，十九为若辈攫得。宪政预备会之发展，已达顶点。然小人结合，利尽交疏。民党既翦鉏靡遗，若辈亦腹心内溃。先是湖北倡军民分治，各省慕效者众。继尧集宪政党公议，论荐候

补民政长四人，郭重光居首，戡为殿。临当发电，戡阴以已名与重光易位，又促蔡锷加电密保。命下，与议者哗然，怨戡之不择手段，要继尧发其覆。显世调停其间，以为如此，将令自治党笑人。然尔镛、重光、可澄等业已分授监司，相约不就职，以消极为抵制。会继尧调任，地盘展拓，此问题乃解决焉。戡在职未几，旋与显世失欢。其为政，贿赂多门，得赃肥已。显世亦好货。两人者，道合而权相挠也。事为世凯所闻，乃以龙建章代戡。时世凯威重令行，建章承望风旨，遇事间持短长，显世不自安，频频表示求退。帝制议起，世凯不欲易置疆吏，就加显世将军衔，且锡封子爵，显世感激涕零，甘心附逆。而文华所练陆军，实数近万人，纪律严明，自信可以一战。兼其兄伯群，往来京津，颇预蔡锷密谋。文华益倔强。滋与显世忤。显世议夺文华军，不能得，则用熊范舆策，悉聚中国银行兑换券百数十万元，截角缴库，欲从财政上制文华死命。文华卒不屈。方酝酿间，滇军将领董鸿勋等已拥蔡锷，挟继尧，宣布独立。文华声势愈壮，显世无如之何，密奏曰："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成，臣统驭无方，罪合万死。臣兄显潜，忠勇奋发，激厉所部，支拄叛贼，仰恳即授贵州巡按使，开府兴义，兼顾滇黔。"世凯传旨报可。顾大势所趋，国体复活。显世忘其首鼠，自命护国勋人，犹欲抑文华，尊显潜。于是新、旧军益水火，而刘、王裂痕，划若鸿沟矣。

显世本起土豪，因缘时会，于政治一无所知，或语及孙文，则辄指诟詈。而文华六年游京师，独迁道谒文，自承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其后出兵重庆，迹遥隶护法旗帜之下。八年，张百麟死于上海，文华盛称百麟功在国家，宜蒙优恤，且寓书周培艺，保证其必办到。刘党益惭恚，直认文华为敌人，短兵接矣。龙建章之离黔也，显世自兼省长，久假不归。范舆盘踞幕府自若。麟书调黔中道，代者为阴谋大家陈廷策。协陆号能理财，岁时必进奉

羡余。重光务员顾问，而营差缺者其门如市。文华痛政治之污秽。数献诤议于显世，显世已诺，左右辄复打消之。文华发怒无所泄，则纵伤兵捣财厅，限期公布历年收支。协陆惶怖自杀。廷策宵行，为暴徒狙击，弹入于背，佯死乃免。群小震栗，稍稍引伏敛避。

已而川事急，文华再如重庆。于是显潜部将王华裔，通电讨文华，数其十大罪状，且主解散陆军。文华外竞不利，益感廓清内部之必要。密以方略授部将胡瑛、谷正伦，使率师南旋，而自养疴东下，显世闻文华之行，则大喜，与左右酌酒相劳，晏然以为莫余毒也已。

九年十一月七日，文华警卫营长孙勤梁至自重庆。显世命入驻城中，与华裔部队杂处。九日夜午，勤梁出令，以一部包围督署，监视显世。分遣别队趋福德街、马棚街，解除巡防队伍〔武〕装。又疏熊、郭、何三巨蠹姓名，发卒掩捕。范舆已就寝，闻变，踉跄出，筐箧十余事，黄白满之。范舆指示捕卒，曰："活我，予汝金。"卒曰："杀汝，金将焉往?"立毙之。重光为复室地窖，夜寝则数易其处，虽家人弗能确知。捕卒扬言，刘督有军秘，待郭公裁决。重光不期奔出，卒拥之行。至北门桥，重光犹絮絮诘问，卒怒曰："吾奉令取尔头，何诘为?"牵就屠案宰割，若刲豕然。麟书匿邻人厕中，捕卒再三索，不获，相与谋曰："要犯免脱，营长得毋疑吾侪卖放。"执麟书幼子及其兄之子，并戮以瞒。显世请于勤梁曰："自知罪恶贯盈，乞怜昏耆，听人穿鼻，贷死为幸。"勤梁曰："三奸既伏其辜，宥汝已远，勉速行乎!"遂载其孥奔云南。自百麟给械成军，显世背德反噬，盗踞贵州凡九年，至是始告一段落。

黔人公推文华总揽军、民。文华徘徊上海，亲吊张百麟之室，赙遗良厚。遍访自治党员，敦劝归里。既资送简书、方策等；又言于周培艺曰："辛壬往事，文华夙夜负疚，若神明之被桎

梏。当时劫于淫威，不克自由主张，然阴为道地，自信保全同志不少。今谋黔政之改进，诚求公等之合作。"培艺曰："吾侪所欲为而不及为之事，君皆已为之，合作实例，君先施之矣。"欣然戒途。文华遇刺，培艺逆知局势且剧变，然竟归。归而补苴弥缝，凡可以为力者罔不尽。践合作宿诺，又不负死友也。

〔附录四〕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正谬

梁启超因缘时会，冒窃大名，自与徒党更相称美，曰"第一流政治家"，然国人初不之许。誉之者曰"文豪"，恶之者曰"文妖"。豪与妖，未知孰为定评。然国人对启超，文字外无一节之可取，彰彰明也。即以文字论，启超特秉性慧黠，工于揣摩，西抹东涂，将风作雨，堆砌篇幅，以沽新民。国人急于求知，不暇别择；报既流行，名亦随之，或曰"时代之先驱"也。嗟乎，《昌言》（《时务报》之初名）之前，实有多种（如《湘报》、《白报》等），几于湮没。启超果"时代之先驱"欤？至衡量学术知识，中外学者间应居何等地位？启超当自知之。然启超怙恃笔锋，党同伐异，混淆黑白，变乱是非。亲暱者扬之九天之上，敌对者抑之九渊之下。蔑事实为不足道，视天下后世为可欺。余曩居京师，知国史《蔡锷》、《戴戡》两传，皆由启超具稿，交付编纂，且声明不得更易一字。其侵官妄作类如此。近阅坊间刊布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诬罔悖谬，不可纪极。不嫌词费，纠而正之。方今上溯护国之役，相距不过十二年，文武在列，尽多生存，持吾言与启超较，孰真孰伪，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若深知其事，而又相率缄默，易世之后，必将据启超讽语夸说以为信史，而真相转而永永汩没，吾为此惧。

国曷为而须护？起于袁世凯之称帝。世凯曷为而称帝？始于民党之放逐，成于武人之欣戴。谓清帝逊位世凯即蓄叛国之谋者，周纳之深文也。（帝制失败，或咎世凯当日何不痛痛快快，

大踏步径升宝座，而必迂回曲折，伪造民意，予反对者以从容布置之时日，殊为失策。然变更国体，世凯最顾虑者外交，次则武人。世凯生平，崇尚权谲，而所顾虑之两端，即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天之报施，可谓酷矣。当欧战之沉酣也，对华外交，列强已委重心于日本。日本求逞所大欲，将乘列强之不暇东顾，夷中国为第二高丽，而唯一促进之手段，则在构扇内乱。方世凯帝制之未行，日人则以甘言诱其发动；及世凯帝制之进行，日人又以阴谋沮其成功。狐埋狐猾，浅人或疑其前后矛盾，不知日本所忌者中国强固统一，所利者中国纠纷轧轹，而于中国之南北无择也，党派无择也，共和、君宪亦无择也。彼之苦心经营，欲造成干涉之机会，取得保护之特权而已。故二十一条之提出，倭使日置益破国际惯例，避外交部而亲呈于袁世凯，且郑重致岛国之诚悃，曰："大总统容纳日本意见，日本恭祝大总统高升。"世凯乍闻此言，真如醍醐灌顶，遂于举国痛愤声中承诺其要求。不料新华之春梦未圆，岛人之态度倏变。警告延期者日本也，昌言监视者又日本也，而且容认宗社党[67]在辽东租借地训练勤王军者又日本也，招致巴布扎布授以武器令占洮南为根据者又日本也，供给二百万元于中华革命党且助其袭夺肇和军舰者又日本也。世凯如羝羊触藩，进退维谷，不得已，命周自齐[68]以特使东渡，低首再拜于跛足伟人之座前，但得日本玉成帝制，无论何项权利，皆可牺牲，然卒遭日本之拒绝。外交方面之经过略如此。

至于武人方面，亦有可述者。初，近畿将领要清帝逊位之电，本段祺瑞领衔拍发。然相传电稿系由北京拟妥，世凯命段芝贵[69]、赍交祺瑞者。世凯视祺瑞辈，皆其机械，不当有意思。而祺瑞质直，既赞成共和，遂认定民主。甲乙[70]之际，参谋次长陈宧[71]心以新附沐殊宠，帝制策划，多宧所建白。其始讨论进行，亦不避祺瑞。然祺瑞于诸人谈次，辄张目视承尘，木木然若罔闻见。世凯微觉之，密戒宧，后值祺瑞在座毋复言帝制。此为世凯第一次

碰钉子。又试之于黎之洪。世凯夙易元洪，但令饶汉祥传语："我应天顺人，事在必办。尔自择唯两途：一死一降。"然元洪倔强其间，不降亦不死，大出世凯意外。由是世凯对其他武人，均改取慎重态度。玺书之褒劳，上方之珍赏，凡可以致其牢笼者无不为。至于五等爵位，滥封疆臣，百万金钱，掷同脱手。世凯盖亦知舍此别无维系之方矣。又借所谓请愿联合会、国民代表大会，以觇诸武人是否为已尽力。吾意当斯时也，苟号称首义之唐继尧、陆荣廷等，自白向义之冯国璋、李纯等，侃侃不屈，正言纠弹，世凯善观风色，或且临岸勒马。诸公长君逢君，坐令地方糜烂，生灵涂炭，而方觍然人面，自诩元勋，不亦傎乎？夫狐埋狐猾，岛人自谋其国之便利，吾无责焉。诸公何为而摹拟毕肖乎？吾人无可归狱，则姑以为世凯崇尚权谲之报。平旦来复，不审诸公亦有几微愧怍否？吾于此事，如鲠在喉，久思以一吐为快，而又嫌非本论范围，故附著于此。若放逐民党，则梁启超为袁世凯卖力不少，具详后方。）

元年秋，世凯迎孙文入都，表示协作，文亦以交通事业自任，推世凯十年总统，相得欢甚。然孙、袁之交合，中间最蒙不利者，厥维启超之一派。启超在历史上既与民党绝对不相容，因戊戌往事，亦有宿憾于袁世凯。然窥世凯势盛，则忍辱屈节，披沥诚款，力言民党皆暴徒，不可近。本人于文字，尚有一日之长，归命幕府，无尺寸功，愿假言论机关，诛伐暴徒以自效。世凯悦，任启超高等顾问，月支夫马八百元。又以《庸言报》名义，月支津贴四千元。于是所谓保育政策，所谓强有力之政府，附会似是而非之学理，间接助长专制之威棱，皆自启超发之。虚构民党罪恶，摧毁社会信仰，磨牙吮血，一网打尽。启超如何为袁世凯尽力，凡曾阅《共和建设商榷书》及《庸言报》者，皆能记忆。无待不佞之赘陈。二年春，总选举揭晓，两院议员，民党占四分之三多数。世凯颇惊愕。或献策曰："以梁启超之声望，总

统月费四千八百元，使其肝脑涂地，甘心于总统之敌人。况民党议员，多依草附木，来自田间。今宜以敏捷手腕，迅速签字于大借款，拼掷数百万元，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世凯曰：“善”。着手初步，即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而组进步党。亦即猪仔之总收容所，元从新附，共饲一圈。启超与其友汤化龙、孙洪伊、陈国祥、王赓、王印川，皆为本所经纪人。世凯外库之交通银行，散发银折五百余个〔万〕，差次院内成绩，月给津贴二百元至三千元不等。议员纷纷议价，藉藉脱党。盖不待赣宁失败，而民党壁垒，已为世凯之黄金势力所突破。启超云：“经他（指世凯，下同）几年间权术操纵，弄得全国人廉耻扫地，国家元气斲丧得干干净净。”又云：“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的。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是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词谢却，把十万块钱璧回。”可谓一壁掩饰，一壁忏悔，天人交战，不堪回首者矣。方启超之助世凯覆民党也，自谓建立殊勋，日夜希冀懋赏。熊希龄内阁出现，启超乃实践其做官要做国务大臣之宣言（见《国风报》），一跃而为司法总长。该党机关报摇旗呐喊，亡命鼓吹。然所谓第一流内阁，除大政方针一篇文字外，殊不能再予吾人以良好之印象。且世凯过河拆桥，毫不客气。启超唯一外援之云南都督蔡锷，其免职命令，即由熊内阁副署。此真第一流政治家第一伤心事。启超云：“他（指蔡锷，下同）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到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

就吾人所知，世凯于南方各督中，注意江西之李烈钧，云南之蔡锷，何以故？以二人名能治军故。壬癸[72]之际，贵州民党攻讦唐继尧，世凯一力袒护，买继尧之欢心，即所以孤蔡锷之党与。赣宁战役，锷企收渔利，谓将亲率两师，东下观战，助其直而壮者，

击其曲而老者（原电见上海某报，年久忘其名）。世凯恶其无上，遂乘荡平南方之声威，召锷来京，且命唐继尧调补云南都督，率部返滇。继尧未到任前，命李鸿祥、谢汝翼分掌留后。观世凯种种布置，实迫锷以不得不走。而曰"中央不放他走！"何其舛耶？至谓云南人苦苦挽留，及怕弄到藩镇割据，要以身作则，尤大远于事实。当日云南人才，陆军最盛，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殷承瓛、叶荃、黄毓成、庾恩暘、顾品珍、刘法坤等皆野心勃勃，不为人下。锷以客籍，凭借前朝资格，高踞其上，深感统驭之困难，故军府编制，副都督至三四人，协都督至六七人，可谓迁就矣。然犹不能满野心家之欲望。锷思移转争点于省外，密令私人作兼黔并蜀、统一西南条陈，上之甄录处。甄录委员自笑存之，未屑意也。锷独收索落卷，提交军事会议（锷于都督府附设甄录处，前记云云，即原任委员路朝绂见告）。无几何，遂命李鸿祥、谢汝翼出兵侵川，命唐继尧以北伐名义假道图黔。前者虽归失败，后者率告成功。锷既甘犯不韪，扶植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更越逾权限，力保戴戡为贵州民政长。于内部，则排李根源为众议院议员，挤罗佩金为云南民政长，解其兵柄，无使逼处。谢汝翼、李鸿祥等，采分防制度，各授镇守使，勿使掌握较大之军队。观锷种种布置，是否企图割据，云南何人曾予挽留，启超意青年可欺以其方，是校人烹鱼之故智耳。第一流内阁瓦解后，启超拜币制总裁之命（总裁虽非国务大臣，然启超婉转依人，遵勿违夫子之戒。于是又不惜以今日之我与前日之我挑战）。锷如京师，世凯拟任为参谋总长，遭北洋旧人之反对，不果行。启超师弟虽受世凯冷遇，然葵藿向日，积忱不懈。启超云："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盖元年以来之合作，耳目众著，无可抵赖，故启超亦不否认。久之，世凯创设经界局，特任锷为督办。经界者，丈量土地，核实侵欺，以增加收入、搜刮民财为目的者也。世凯为

锷位置，煞费苦心。经界而成，世凯享滥费之实，锷蒙聚敛之名。如其酿生变故，又可以办理不善，诛谬以谢国人。锷短视，目中唯见有高官厚禄，方谓新主厚我，努力报称。时周学熙为财政总长，以刻核自憙。经界局除领获开办费三万元外，此后分文不给，且语人曰："一青布扎头者，动需月耗数万，国家财政，如何能支？"（旧式兵勇，皆用青布扎头，学熙言此，意轻锷也。）锷大辟幕僚，广罗技士，预定从京兆区域试办。办竣，即以熟练人员遣赴各省，勒限程功。月复一月，财部领款，由失望而濒于绝望，始废然叹曰："我师弟两人，殆陷于同一之命运。"盖启超主管之币制局，亦仅领获一个月经费也。四年冬，启超、锷秘密南下，世凯究问，具得学熙掯抑状，怒曰："库帑宁周氏私产，须守财虏爱护耶？小子无知，误乃公大事。"军兴后，世凯益燥怒失常度，见学熙辄戟指骂詈。学熙请假以避之。外间不明真相，疑学熙亦反对帝制，不知袁、周世姻，袁氏家天下，周氏方与国同休，彼赞助不遑，何敢反对？正坐为世凯节财，转致失人尔。难者曰："信如子言。"

蔡锷与云、贵军队，关系亦殊平常，何以锷只身西来，能使两者先后起义？应之曰，启超不云乎："论起当时对于袁世凯做皇帝，真是普天同愤。护国成功，原来是全国民心理所造成，并不是靠一部分几个人之力。"启超一篇文字，大概此数句要算良心话。云、贵军队，事前酝酿已久，云南负责者董鸿勋，贵州负责活动者王文华。两人虽只校官阶级，甚得军队信仰，中下级官佐从之如流水。惟阶级愈崇者，态度愈不明。逆溯至最高之唐继尧、刘显世，则新恩旧宠，隆施稠迭，矢忠矢敬，罔敢异心？（继尧于云南起义后之翌日，密电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代奏："受人胁迫，无法镇压，惟耿耿孤忠，始终不渝。将来天兵入滇之日，尚恳保全门户，免予族诛。"世凯于电后亲批"爵位如故"四字，仍由朱家宝转复去讫。刘显世种种丑态，具见本书第四篇第二十三

章。）鸿勋、文华名微位卑，对外又素鲜接洽，闻锷之来，争愿戴为首领，以为唐、刘相抗。揆度事理，殆与湖北义师起黎元洪于床下，同一机抒。谓护国起义为锷之功者，亦可以武昌起义归功于元洪矣。启超以锷为其弟子，而戴戡又锷所识拔，故欲攘护国全功，归之蔡、戴。锷受启超人格之陶镕，无确信之主义，无特立之风概，然治军颇重纪律，能与士卒同甘苦。又不嗜货利，身殁之后，家无余财，此其所长也。若戡，则至卑劣不足道。且启超与戡，似各以虚名相推重，于其出身经历，初不了了，而敢为大言以欺国人，不能不服启超之巨胆。启超云："蔡公在北京时候找出来商量大事的人，除了云南军官以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贵州省长戴公循若。戴公本来是一位学师范的文人，辛亥革命时，在贵州起义，后来做了省长，是一位极有肝胆极有才略的人。他从十月间就到了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贵州布置。云南起义后二十多天，他就把贵州响应起来。他带着一支军队出到洪江，和蔡公犄角。当时和他相持者就是吴佩孚。像他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用些残兵弱卒，和现在鼎鼎大名第一流军人相持许久，我们可以想见他的人才和人格了。"

戴戡为贵州贵定县人，累困童子试，不售。贵阳徐天叙等创时敏小学堂，戡执贽于天叙，得为助教。久之，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八个月，速成理化六个月。归国后，依陈国祥，为河南法政学堂庶务。李经羲督云贵，幕客熊范舆献策，强占个旧锡厂，改组锡务公司，荐戡为总经理。因范舆介，并得纳交于蔡锷。辛亥秋，戡遭父丧，回贵定。九月十四日，贵州光复、自治党柄政，开放政权，与其敌宪政党解仇结好，宪政党员刘显世数称戡于军政府，谓戡才可倚任，且与滇军都督亲审，外交上亦不无裨益。军政府延戡入枢密院，与显世对掌军事股。时九月二十九日，距光复已半月矣。戡在职未几，以蒙自兵变，焚掠公司，经手事件，亟待清理，请假赴云南。军政府坦然许之。不意戡与显世阴

谋造乱，私召外兵。中间经过，具详本书第四篇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三各章。故谓戡凿空生事，甘为祸首则可，谓戡在贵州起义，此真风马牛不相及。且以反覆谲诈之小人，点〔玷〕污我起义诸友之神圣，吾舌一日尚存，吾腕一日未断，当尽吾力之所及，声讨启超昧良造谎之罪，与天下后世共白之。

戡为贵州巡抚使，以贪黩为袁世凯所罢免，然戡仍希复用，渴望得一参政院参政，世凯不予。戡郁郁丧志，乃参与梁、蔡密谋。（世凯任命戡为参政时，戡已在南下途中。此正韩愈所云：是二人者，何其相面而毁，而相遇之疏也。）锷始派人来贵州接洽。王文华即倩其兄伯群诣津报聘，声明完全负责，云南独立，文华要求显世继续宣布，显世百计阻挠。顾军心已向文华，则亦无可如何。方相持向，戡奉锷命，自昆明来，意在助文华一臂。显世正苦不能制驭文华，当然益嫉戡。谋以人要戡于路而杀之。是时为显世划策者熊范舆。范舆本与锷、戡胶漆，然新承“统眷”（三、四年间，官僚中蒙世凯青目者，以此二字相呼，稠人广坐，扬扬然甚自得也），虽卖友无恤。王文华宣言，有敢侵戡毫发者，吾必加十倍责偿。范舆乃更说显世，从速宣布，俾文华率三团出湘，戡率两团出川，先分其兵力，再相机制止。文华喜于显世之附义，即日振旆东下。戡得典兵符，亦匆匆北出。是役也，微文华，戡首领且不保，而云回贵州布置，把贵州响应，向壁虚造，言之不怍。启超以王文华为国民党人，故削其名不著。（文华始亦颇信向启超，已而悟其非，以电绝之。见其遗著《果严剩墨》中。）又查洪宪征滇军之配备，以曹锟为总司令，率第三师、第七师，向四川正面攻击前进。以马继增为副司令，率第六师、第十八混成旅，向湖南侧面攻击前进。（启超云：“锟手下十几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意在张大其词，衬出蔡锷劳苦功高，但实际太悬绝了。北人素轻云贵，每云一两师兵力足够平定。此次用至三师以上，乃洪宪皇帝为维持宝座

计，特取慎重态度，不可不知。）张敬尧以七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感世凯特知（辛亥汉阳之役，敬尧尚充炮兵营管带，以勇敢受知世凯，年余擢至师长），乐为效死。与锷苦战于叙、泸之间，一彼一此，杀伤相当。（当日情况，南军器械呰窳，而凭恃天险；北军补充便利，而厄于地形，故胜负得保持平衡。然若稍持久，或三师肯卖力，则锷亦不支。战役告终，锷亲访敬尧，结为兄弟，盖亦心折其智勇矣。）而曹锟受段祺瑞暗示，顿兵重庆，深居简出，徘徊观望。（锟在近畿军官中，资格最老，后进李纯、王占元辈，皆久膺疆寄，世凯独谓锟一将之才有余，方面之才不足，靳其升途。又三师元年北京之变，本世凯不乐南迁，授意为之。锟代人受过，自谓有德于世凯。迟之又长，仅晋一虎威将军之虚衔，锟中怀怏怏，故祺瑞得操纵之。）吴佩孚为曹锟部将，态度当然随主官为转移。戡出綦江，所部皆黔军精锐，大足为锷后盾。顾锷惮北军声威，怯懦趑趄。团长熊其勋等亦轻戡不知兵，弗为用。出川黔军之无功，当日在行者皆引为耻。（观王文华湖南成绩，则出川黔军之战斗力，可以比较而知。卢焘、何应钦等所述文华行状，叙次綦详，节抄一段于下：“伯群在京津，日与蔡锷、梁启超相周旋。锷怀护国之志，密遣信使分咨各省，皆不得要领，持重不敢发。伯群具言公所为苦心经营者，锷推案起曰：‘吾乃今知君昆季非常人也。黔省既有把握，吾决冒险如滇。’罢会。各分头进行。锷抵昆明，继尧遂举义。两人联电促显世讨袁。显世慑世凯势，且耻事前不与谋，滋不悦。公仗义力争，至于再三，犹不得。公愤然曰：‘吾誓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爵使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方是时，全省军心皆向公，显世不得已，姑听公。仍输款世凯，以其兄显潜出任贵州巡按使，开府兴义，骑墙坐观。方是时，世凯两路出师，曹锟为征滇总司令，马继增副之。锟取道四川，继增取道湖南，滇黔军亦分两路拒敌。出四川者

锷，久负海内重望，所部逾万人。罗佩金为左翼，戴戡为右翼，后路则继尧坐镇昆明，饷械转输，源源不绝。公出湖南，初起，名不显，所部除第一团外，惟卢寿之第二团、吴传声之第三团从。出师非显世本意，后方接济尤困难。公拔队东下，设司令部于龙溪口，命吴传声将右军，向黔阳；卢寿迎左军，趋麻阳，公自将中军，攻晃芷。右军连克黔阳、洪江，迂回芷江。后，中军拔晃县，薄芷城。而左路告急，传声乘胜锐进，中伏阵亡。右军亦警。公曰：‘吴团长虽殁，所部守尚有余。敌人密集左方，吾不可不当其坚者。’乃驰赴麻阳。时袁军在麻阳者为卢金山全旅，兼配第六师之一部，人数三倍于我。公昼夜督攻，几蹶复振。因械于敌，补充无缺，鏖兵连旬，大小战凡数十合，卢旅歼焉。洪宪撤销，世凯暴殒，公亦积劳成疾矣。”此文宜注意者，即出湘黔军总数不过三团，而攻城掠地，与强敌支拄达五旬之久也。）盖贵州陆军，以元年春间悉数见坑于滇寇。王文华与诸青年倦怀省耻，黾勉图强，经营三载，壁垒一新。尝胆卧薪，坚苦卓绝。当是时，黔军之精神，直可称海内独步。启超既指綦江为洪江，变易川湘之方位，又云用些残兵弱卒和现在鼎鼎大名的第一流军人能相持许久，评判黔军，既武断得可笑，恭维吴佩孚，又未免太起劲。抑军阀何常之有，脓包饭桶，侥幸成功，一战而胜，割据数省，作威作福，专擅恣睢，然转瞬弹指间旋起旋仆者，亦不可胜数已。所贵乎知人论世之君子，谓其是是非非，不逐成败为毁誉。启超徒见十一年之吴佩孚，虎踞洛阳，骄贵无俦，遂不觉五体投地，遥致其胁肩谄笑之微忱。所谓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使见佩孚之末路，吾知启超口吻又必一变矣。

至启超讲演两广各事，吾人所知不能如北京、贵州之详确，然亦有可得而述者。陆荣廷奋迹于群盗，龙济光发祥于土司，两人用兵，皆墨守绿营习惯，学术两科，一无所知，政治头脑更谈不上。然此蠢蠢鹿豕，恰合世凯求才标准，故因两人已有之势

力，俾益封殖于两广。顾表面虽极优渥，究不能与北洋旧人一体待遇。陆、龙亦自知疏逖。三、四年间，各送质子于北京。世凯悦，命侍从文武轮班招待，饮食娱乐之好，惟二子所欲，毋吝糜费。不幸陆子死于猥邪，舆榇而归。荣廷大怨望，始有二心矣。广西巡按使王祖同，世凯中表，奉密谕监察荣廷行动者也。祖同贿通荣廷亲信秘书唐楷，得冯国璋亲笔函，略谓："世凯迩来举动，颠倒错谬。已为北洋嫡系，谏诤、反抗，两均不敢。荣廷拥兵边省，有何良策？"（相传冯国璋夫人死后，世凯为周女士执柯，强迫赐婚，受有侦察国璋密令，厥后琴瑟和谐，稍吐其实，国璋始不自安。世凯又密谕国璋监视张勋，亦谕勋监视国璋。两人会哨某所，酒酣深谈，各出密令互证，因相约叛世凯。）楷抄示祖同。祖同必欲得原函，再三磋磨，以五千元成交。国璋奉职南京，一日，阮忠枢至，国璋殷勤接待，问："有何重要使命？"忠枢曰："无之。"国璋曰："公，上心腹，非重要事，军书旁午，那得离枢廷？"忠枢徐出袖中函曰："适有私事南行，上命作寄书邮，且属公郑重启视，毋令第二人见。"国璋大疑曰："公日侍上左右，必知其所以然。请毋吝见告。"忠枢曰："公徐自知。"遂辞出。国璋发视，则其致荣廷原函在焉。此外不著一字。惊怛累日，商请周夫人北上，设法疏解。并派人至南宁，诘让荣廷。荣廷心知楷所为，顾已无可奈何，召而数之曰："汝相从十年，不足于财，何不告我，而出此下策？我念旧谊，不忍杀汝。谭、陈[73]知之，食汝肉矣。"仍给二千元，勒令即日离南宁。（此事闻之金开基。开基兄开祥，时任荣廷秘书长。）一面使人报国璋，决心起兵，属联络东南，相机响应；一面亲向祖同做功夫，自以受恩深重，无所图报，愿讨伐滇黔自效。惟广西穷瘠，要求补充饷械。祖同堕其术中，力向世凯担保。世凯允给兵饷八十万元，步枪一万支。荣廷且出驻柳州，以坚世凯之信。逮饷械入手，始揭去假面，加入护国。（世凯初亦虑祖同长厚，恐为荣廷所卖，然自揣势盛，荣廷不

敢叛；且区区饷械，在西南各省如获瑰宝，中央政府殊不重视。世凯尝叹曰："王祖同混事多年，反不如龙建章。建章早有前事不能负责之电，而祖同始终愦愦。甚矣，其傻也！"

广西独立前后，就吾人所知，事态之复杂已如此。启超乃云："我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陆君本来是久怀义愤，或者我这封信有点子帮助，也未可定。到三月中旬，陆君忽然派一位姓唐的军官，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荣廷僻处岭右，或对现局有所咨询，函召启超赴桂，信笔敷衍，乃书启师爷之滥调（荣廷能否亲笔写信，吾人未敢下断语），启超便说得像煞有介事，可谓不识羞者也。惟启超不将南宁之行，极力铺张，则彼之蹲煤炭房，不见十分精彩。（中国若干轮船，轮船若干煤炭房，煤炭房若干工人，积年累月，食于斯，息于斯，亦终古无人齿及。梁先生偶尔游戏，便成为历史上佳话，嗟呼！人固有能不能，亦各有幸不幸欤！）然读者试设身处地，当行军用兵之际，请一位会做文字的朋友，究竟有若大关系？元曲云："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吾人即准此以定大文豪之价值，亦不过为陆荣廷添上一个混成旅，而谓陆荣廷之生死存亡关头，即转移于此假设之混成旅，吾知妇人孺子，亦将曰："先生骗我！"但究竟是文豪之文，放也放得出去，收也收得回来，故启超又云："陆君荣廷到底是好汉，我的朋友汤公[74]到了南宁，并报告我已经启程，陆君并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经把广西独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才到南宁。"事实是相符了，身分是十足了。你看他多么游行自在呢！

龙济光与袁世凯之结合，略与陆荣廷同时，既如上述。但荣廷本据有地盘，世凯特加以追认。济光之广东地盘，则由世凯授予。又两人同送质子时，世凯于龙子，有选其尚主之说，而陆子则否。又洪宪大封功臣，龙为公，陆仅得侯。而其后，济光又加郡王衔。凡此种种，皆两广不能一致行动之真因。顾龙、陆虽趋

向异途，固儿女姻娅也。启超认定，游说不成，亦绝不至发生危险，但是尽管明知无危险，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梁先生自己还是不轻易发驾的。故令汤觉顿代表尝试。觉顿亦恃启超为后援，贸然前往。不悟遂为启超之替死鬼。综观前后，济光部将之动作，当然受济光之指使，而济光态度之犹豫，当然视时局之推移。启超乘轿至观音山之日，与珠海会议之日，政治形势发展至何程度，则觉顿等之所以死，与启超之所以不死，稍有常识者能辨之矣。启超乃云："我跟着把全盘利害给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后来有在座的人说，我那时的意气横厉，简直和我平常是两个人；说我说话的声音非常之大，就像打雷；说我一面说，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当作响。我当时是忘形了。但我现在想起来，倘若我当时软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们的毒手。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启超一曲丑表功，到此结穴。但相形之下，未免令替死鬼太难为情。盖启超言外之意，无异谓汤觉顿等太软弱了，压不了他们去，其遭毒手，乃其所自取尔。

以上关系各方面事实，仅就不佞个人闻见，匡正其谬。尚有附言者，启超又云："这回事件，拿国内许多正人君子，去拼一个叛国的奸雄袁世凯，拼总算拼下了，但袁世凯的游魂，现在依然在国内猖獗。"我们试问，袁世凯的游魂是哪些？则国人将同声应曰：第一批是冯国璋、段祺瑞，第二批是曹锟、吴佩孚。（世凯尝语徐树铮曰："我死之后，北洋定裂为四派，不相统属。"树铮请说，世凯曰："冯国璋，一也；段祺瑞，二也；张勋，三也；倪嗣冲，四也。"盖张作霖虽附于北洋，然为奉系，且后起，其势力在民国五、六年间始由长成而发展，故不与于上数。）启超与国璋之关系，本文已颂言不讳，后更代国璋运动副总统，介其友林长民，充国璋秘书长。及国璋代理大总统，注意新国会选举，又系研究系为之包办。其对段祺瑞也，在第一流内阁时，已结金兰之

盟。张勋复辟，祺瑞赴马厂誓师，启超又显其投机手段，驾牛车蹑踪而至，谒祺瑞于第八师司令部，袖出所拟讨贼檄文，并私人反对通电。祺瑞称善。启超曰："某为公作小书记，或不见斥。"祺瑞即席聘启超为讨逆军左参赞，以其友汤化龙为右参赞。段阁复活，启超长财政，化龙长内务。两月之间，其党简放各省财政厅、盐运使、关监督、道尹者，先后以数十计。而财部成立借款，启超实拿回扣二百余万元。(第二次善后借款之垫款契约、吉长铁路借款契约，皆启超所签押。尚有其他借款，为吾人所不及知者。)嗣因军械借款，由陆部直接日本商洽，屏财部不得与。启超大愤，始提议总辞职，拆段内阁之台。祺瑞初慕悦启超，以为世凯不能尽其用，迫令反噬，甚推心倚任之。于后考其所为，乃有孳孳为利之叹。曹、吴窃国，锟自有王毓芝、吴毓麟、李彦青、陆锦等，佩孚自有高恩洪、孙丹林等，包围专利，排斥一切政痞，不准亲近禁脔。启超无论如何颂圣，如何推尊，舍闭户著书外，殆无他法。(启超卸财政总长，后挟所得蛰居天津，自度其高等生活。失意党徒，或求通融金钱，或乞介绍位置，概以闭户著书谢绝。党徒皆诅詈不绝口。)启超明知冯、段、曹、吴为世凯游魂，而夤缘攀附，不遗余力若此，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真启超之特长哉。启超又云："我生平不知为甚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必定有八十岁寿命。"有生即有死，此人类必由之大路。如何为横死，如何非横死，中国人于此点，认之最清，辨之最晰。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天祝予！"他如比干剖心，子胥鸱夷，伯夷饿死首阳，屈原自沉汨罗，关云长函首许下，岳鹏举伏尸狱中，一部廿二史中，愈遭横死者，愈使后人流连慨慕，感奋兴起。长乐老[35]历相四朝，今终寿考，欧阳修但以"无廉耻"三字概括之。启超平生薪向，当然不愧冯道一流。(启超鼓吹言论，道刊印书籍，两人皆有功于

文化。道居相位最久，启超拿回扣最多。衡量轻重，亦适相等。）八十岁寿命，不特启超自信，吾人亦莫不共信。呜呼！寥寥数语，不啻启超之自画供招。吾人于此，殊不必再有论列矣。

更有附及者，启超云："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在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启超故意装个闷葫芦，说得他有这么一位高洁的朋友。我想，读者诸君一定心醉神往。但经我揭破出来，又要使诸君失望。其人为谁？遵义蹇念益也。念益留学日本，雅有口辩，然号称文士，乃不能搦管作一说帖。光绪末，应廷试及第，分度支部，为七品小京官。运动得河南财政监理。袁世凯罢居彰德，念益揣其复用，时往来洹上，深自结纳。世凯柄政，遂为袁幕策士之一。然念益热中宦途，而又顾虑清议，故富贵利达，视曹汝霖、陆宗舆辈瞠乎其后。目的与手段违反，吾人不能不为念益惜。元年，滇寇蹂躏贵州，民党依法申诉，念益独私右滇寇，为世凯言："民党嚣张，藉令得志，则黔湘赣粤，互为首尾，浸不可制。"世凯惑知，任民党呼吁，悉置不理。周培艺综贵州党争始末，上书稽勋局，乐嘉藻节而录之，题曰《黔事纪实》，访启超于天津，丐其登载《庸言报》，且加公正之批评。启超阅既，怃然曰："何哉，乃与吾友季常（念益字）所言，大相径庭？"嘉藻曰："季常离黔十余年，一切恐亦得诸传闻，愚请以名誉作证，证所言之不妄。或先生详询季常，能举出反证，加以指摘，亦同人所欢迎。"启超苦为不得已者而后接受，卒亦不许登载。赣宁战后，戴戡以《黔事纪实》为由，电抵国务院，指索周培艺，请递解回籍，交戡惩办。启超、念益避公开之辩论，而阴谋陷人，党同伐异之一贯作风，此又其征验也。三年春，任可澄辇金入都，凡前赞助滇寇者，皆分等馈遗，谓之酬劳，独念益拒却不受。可澄再三相浼，陈国祥等亦耻独为小人，共强之。其究竟如何，吾人未尝亲见，不敢断言。念

益久居袁幕，习见新派旧人，联翩发展，而己介在新旧之间，不飞亦不鸣，又病足，弗良于行，概不快意，往往使酒骂座，时或纵声痛哭，世凯益厌薄之。念益尝倩友为其兄仲常求四川巡按使，设词曰："季常贫且病，望总统加恩。"世凯曰："吾知之，明日，条谕庶务司，蹇念益于月薪外，另给津贴三百元。"念益知世凯意不可回，始一转而为倒袁分子。念益不愿人家知道他，以中间有这么多委曲，稍一深求，难免仙狐露尾。吾人将他表彰出来，却是为他与《贵州民党痛史》小有关系的缘故。至诸君对启超这位高洁的朋友，作何感想，作何批评，则非不佞之所知矣。

十二年夏，不佞旅居沪上，友人韦君持启超兹篇见过，且曰："子将听其惑世诬民，不一纠正乎？"余曰："吾于贵州往事，将有所著述，真迹大明，伪言不攻自破。"辗转兵间，此事便废。十四年夏，养疴旋里，始拟定目次，选暇编纂。然日月逾迈，材料强半遗忘，加疾病纠缠，精神短少，迄于今岁，全稿勉强杀青，叙事仍多漏略，欲破启超伪言，又轶本书范围，因更为斯文，附于篇末。

注：

①民党，初作国民党之简称，否则泛指革命党此从后解。

②郭林宗（128—169）名泰，东汉贤士，太学生首领。"党锢之祸"后，闭门教授，弟子达数千人。

③许子将（150—195）名劭，东汉评论家。好品评人物，每月更换，被称为"月旦评"。曾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④郑，即郑珍。

⑤莫，即莫友芝。

⑥本文所涉贵州有关辛亥革命人物，因本书《稽勋表册底稿》等文多有记载，不再逐一作注。

⑦严修改革书院课程设置，添设算学、格致、地理、英文诸科，故学界对科学始生兴趣。

⑧即章太炎。

⑨即1901年。

⑩陈国祥，字敬民，贵州修文县人。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后历任众议院副议长，国务院参议等职。

⑪即1904、1905年。

⑫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1863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加光禄大夫衔。曾荐擢严修、梁启超、唐才常等入仕。创办京师大学堂，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牵连而发配新疆。1901年赦回原籍。翌年，受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宣传新思想，并参与创办中学堂。

⑬政闻社，清末立宪派之政治团体，由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发起，1907年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鼓吹君主立宪。马良任总务员。次年2月迁总部于上海。

⑭查清末无宪政公会之组织。杨度曾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

⑮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先后四次签订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条约。此处指第一次秘密条约。该条约签订于1907年7月30日，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北部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实质上为瓜分豆剖中国之预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⑯贵州省博物馆藏有《自治学社杂志》共3期，发行时间分别为：第一期1907年12月；第二期1908年8月；第三期1908年10月。该杂志第一期载有《自治社章摘要》，全文如下："一、本社以预备立宪、促成立宪为宗旨，立论者必负责，入社者必列表，与他党有别。二、本社最初宣言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凡研究、行动皆以自治为社纲。三、凡是具有品学之人，只须认定本社立宪宗旨及自治主义，愿守社章，自书姓名，得本社社员二人介绍，即认定为本社社员。"与本文所述社章相比有异，而立宪思想更鲜明。本文上引之二张的演说，则分别载于该杂志第三期《自治学社成立演说》和《自治学社成立一周年演说》，但文词稍有不同。

⑰癸丑，1913年。

⑱丙辰，1916年。

⑲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早年为袁世凯幕僚。后为进步党骨干之一。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后愤于袁世凯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赴沪进行反袁活动。

⑳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廖谦率部投靠川军。1917成都刘（存厚）戴（戡）之战中，戴败绩，退至仁寿县境，遭廖谦等部川军伏击，一说自戕，一说被杀。

㉑胡刚（1885—1966），号寿山，贵州贞丰人。早期情况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胡刚》。后曾参加护国、护法之役。北伐时任43军副军长。1928年后解甲赋闲。解放后为贵州省政协委员。

㉒建州，契丹太祖置，辖境在今辽宁省朝阳地区西南一带。明初废。

㉓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作者称之为朝鲜之役。

㉔马君武（1881—1940）名和，字君武，以字行。又字贵公。广西桂林人。知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德国，获工学博士学位。追随孙中山，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并任秘书长。辛亥革命后，历任实业部次长、交通部长，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等职。后历任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等校校长职务。

㉕丙午，1906年。按，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此处记时有误。

㉖关于同盟会成立的日期及地址说法不一。宋教仁日记作阳历8月20日；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作阴历7月中旬，即阳历8月中旬；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则说是在黑龙会所开筹备会后“数日”。冯说与宋说相近，且宋系日记载，故以宋说为较可信。至于成立大会会址，宫崎滔天《清国革命军谈》及通行说法，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私人住宅举行成立大会。作者文中所说之《清风报》，查当时东京并无此报，恐系《清议报》之误。

㉗陈夔龙，字筱石，又作小石。贵阳人。进士。历官河南、江苏巡抚，四川、两湖、直隶总督。

㉘小帅，指陈夔龙。

㉙龙泉，今贵州凤冈县。

㉚清江，今贵州剑河县。

㉛安化，今贵州德江县。

㉜宪政编查馆。1907年8月，清政府改考查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以研究利用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专制统治。

㉝即1910年至1911年之交。

㉞白铁肩（1871—1936），贵州女教育家。本姓罗，名光露，从夫姓白，并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义，改名铁肩。倡导女子不缠足的"天足运动"。后创办私立女子小学堂，曾受聘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36年病故。

㉟指1908年4月30日至5月下旬同盟会员黄明堂、王和顺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

㊱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

㊲分别指同盟会所领导和发动的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五六月间广东陈涌波在潮州黄冈的起义、邓子瑜等领导的惠州府属七女湖起义；同年7月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同年9月王和顺领导的钦州起义；12月黄明堂发动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四五月间的云南河口起义。

㊳宣统元年，即1909年。

㊴即钟振玉，字子骏。

㊵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清进士，赴日留学。历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政事部部长等职。1913年与梁启超等组进步党，为袁世凯推行帝制效力。后入徐世昌内阁任教育总长。1915年赴沪参与讨袁活动。

㊶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湖南茶陵人。辛亥起义后附和革命，得任湖南省都督。历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湖南省长、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要职。

㊷此章所用日期均为农历。

㊸即阳历11月4日。

㊹按军政府组织大纲，都督府设参谋处、副官处，但文内各机关设置序列表原缺参谋处长，副官处长无姓名。

㊺八月十九日，即阳历10月10日。

㊻杨荩诚率队出发时间应为1911年12月14日。

㊼扁担山，今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夷人，当时对布依族的通称。

㊽安、兴二府，指安顺、兴义两府。

㊾任可澄原籍普定县。时普定隶安顺府，故说安顺人。

㊿平彝，今云南省富源县。

(51)赵均腾，字南山，湖北人。曾充贵州陆军小学学监。黎元洪兼领湖北都督时，均腾旧恩，甚见亲信。洪江会议时，赵以中央使者身份莅会监督。后委任为贵州宣慰使，由于有人进馋言，袁世凯冷遇赵，赵不敢就职。

(52)按韵目代日篠为17日。

(53)统一党，民国初年的政党。1912年1月，由原立宪派操纵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组成，以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等为理事。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为宗旨，实质上是拥护袁世凯统一中国。后改称共和党。

(54)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等热心于议会民主政治体制，进行同盟会的改组。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虽出任理事长，党务实际由宋教仁负责。

(55)1912年春夏间，共和党、国民党相继诞生。汤化龙、林长民等立宪党人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与国民协进会等五六个政团合并成立民主党与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又与共和党等合并成进步党。

(56)即1900—1912年。

(57)地名，在湖南凤凰县。

(58)癸丑战役，指1913年武装讨袁之役，即通常所说之"二次革命"。

(59)此宣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戴戡、刘显世向北京政府司法部呈送的《黔人冤愤团宣言书》文字有多处不同。

(60)湖口，今江西省湖口。

(61)平远，今贵州织金县。

(62)白层河属今贵州贞丰县。

(63)安健（1877—1929）字舜卿。彝族。贵州郎岱县（今六枝特区）人。清末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与自治学社联系。贵州独立后，随钟昌祚等回黔。钟遇害，安健走上海，发表《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袭黔真相。在反袁斗争中，积极支持孙中山，被任为中华革命军贵州司令长官。大革命失败，始终坚持国民党左派立场，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1929年病逝。

㊹中兴场，属四川省仁寿县。

㊺巡防队应为游击军。

㊻孙勤梁，即孙剑锋。王文华之表弟。

㊼宗社党，1912年清朝皇族良弼、溥伟、铁良等结成集团，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被称为宗社党。

㊽周自齐（1869—1923）字子廙。山东单县人。任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大臣、代理陆军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支持洪宪帝制，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

㊾段芝贵（1869—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投靠袁世凯后任北洋陆军参谋处总办等职。1912年任驻京总司令官。镇压二次革命后兼安徽宣抚使。1915年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正大位"，拥袁称帝。

㊿甲乙，指甲寅、乙卯两年，即1914、1915年。

⑦①陈宧（1870—1939）初名仪，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官至新军统制。黎元洪时行使参谋总长职权。1915年督理四川军务。后电请袁世凯称帝，见势逆转，又与汤芗铭密谋讨袁。段祺瑞执政府时任军事参议。

⑦②壬癸，即壬子、癸丑两年，为1912年及1913年。

⑦③谭、陈，指陆荣廷统帅的桂军两师长谭浩明、陈炳焜。

⑦④汤公，指汤觉顿。奉梁启超之命赴广东游说龙济光反袁，被龙杀害。故后文有"为启超之替死鬼"之语。

⑦⑤长乐老（882—954）指冯道。五代时大臣。他历仕四朝十君，在相位20余年。冯道自号长乐老。

我们当前的出路* 乙亥

《军民半月刊》征文

（1935年）

中国是世界落伍的国家，贵州尤其是中国落伍的省份。我们

*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都写于1935年1月。系当年毕节《军民半月刊》征文。文章选自《素园语体文拾零》卷上。《军民半月刊》系1935年毕节地区黔军二十五军三旅旅长犹禹九创办的一种地区性的小型石印半月刊。只出过几期，由于犹禹九被赶走，随之停刊。

不幸生为中国人，更不幸生为中国的贵州人。一出娘胎便顶上双重落伍的征号，这是何等的苦恼！但俗话说得好，天公注定的，你有什么法子呢？不佞亦苦恼的一分子，年二十而入社会，为地方为国家也曾干了不少的无名工作。深知出生某地是由天然，而落伍云云，则系人为，人为造成的还可以人为打破。今虽昏庸老朽，形同赘疣，但衣食住行，何一非社会之赐？大恩未报，一息尚存，谨将经验所得贡献同胞，约举三个阶段如左方：

第一，要自觉。

人生意义，我们向来是太忽略了。但青春发动，会感觉室家的需要；衣食逼迫，会感觉找钱的需要。如果对世界大势，国家原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我相信大家决不会这样死气沉沉的。人谁不慕自由？为什么我们会层层的剥削？政治是应该与闻的，为什么出钱，还不知道名目？生活是应该向上的，为什么吃饭都得不到一饱？大家肯把“为什么”三个字引进脑子里，譬如布谷播种，我相信必有开花结实的一天。自觉的前一步，当然要依赖人觉。这里便是搢绅耆老、有声望的名流、爱国的志士、热心的青年，凡属知识阶级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免不了要摇唇鼓舌做个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是农人，你总有放下锄头的时候；是商人，你总有关上铺板的时候；是工人，你总有回家休息的时候，大家利用这点余暇时间来听听讲座，长长见识，知道现代的潮流，了解自己的地位，必须如何如何才不致虚生人世。说糊涂话呢，也许十代八代都糊涂；说明白呢，或许几个钟头就明白过来了。

第二，要团结。

自觉之后，大家一定感觉到虚空，要用什么方法填实呢？我想团结便是唯一的大补剂了。外国人常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

沙，这话他们是有所见而云然的。清道光年间，林则徐烧了英国人的鸦片，知道英人不肯罢休，对于广东海口他是有相当准备的。英舰来了攻打不进，转向浙江、江苏。苏浙两省以为是广东惹的交涉和他无干，毫无防范。英兵连战连胜，占了许多的要地。光绪年间，义和团要消灭洋人。弄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首都。那时南省的各督抚还同外国领事立约，说是“局外中立国家组织”。如此松懈，民众团体那是更谈不到了。可是最近多年却很有些不同，一是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参加欧战，德国打败了，他非法侵占的山东权益，当然由中国收回。日本持强蛮横，硬说要继承山东权益，英法美也不肯主持公道。《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日本又愚弄中国，主张直接交涉。那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驻日本公使章宗祥，都是亲日信徒、卖国专家，事事仰承日本的鼻息。眼看着汶济菁华，邹鲁衣冠①，快要双手捧献给别人了。全国人心愤激，先由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惩责曹、章，各省罢学、罢市，为之声援。政府服从民意，罢免曹、章，打消直接交涉。翌年，美国始出头召开华盛顿会议，终于办到收回山东权益。一是十六年的陈阿协定。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要算英人是第一块老牌子了。北伐军进展至长江，毫不费力的把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收回置于国权管辖之下。自江宁条约成立以来，英人高视阔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气得他胡子直翘，调集海陆大军，看着要实行威胁。但那时我们的民气发扬，正是如火如荼，英终有戒心不敢撄这乳虎，卒底忍气吞声的派参赞阿某来到汉口与我们外交部陈友仁订立陈阿协定。百年来的屈辱外交，算这回打开一个新局面。一般誉陈的人盛称陈为铁腕外交。其实，陈有什么力量？英人怕的还是站在背后的老百姓哪。上面几桩故事，前者便是不团结的大耻辱，后者便是能团结的大光荣，但是。团结从哪里入手呢？孙中山先生指示我们说：“中国人的姓最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联带的关系，在每一姓中，

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来，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成一很大的团体。比如姓陈的人专向姓陈的去联络，大约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了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这是很简单明了的。不佞病卧十年，不知道外省办到什么样子，至于贵州可说是还没起头哩。不佞这里要补充几句，孙先生原说：“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我想，我们的职业团体（商人较多，工人次之，农人最可怜，许多负担都是加在他们身上的，但他们没有团体），经济团体（如集金会、股份公司、合作社之类），学术团体，地域团体，自治团体不都是很好的小基础吗？只要扩大组织，加紧工作，设立问题，分析研究，遇大问题发生，则集合于政治领袖的旗下，一方集中意见，供领袖采择，一方统一内部，受领袖的指导。只要做到这点，勿论对内对外，我相信都有办法的。

第三，要奋斗。

团结之后将向什么目标作战呢？我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者，对内便是贪官土劣。这两个敌人都是凶残跋扈，要吸尽我们膏血的；而且根深蒂固，并不是喊喊口号、贴贴标语便可把他克服。我们要下十二分的决心，作十二分的努力奋斗，才可得到最后的成功，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政治力量的压迫，穷居山谷的贵州人，或许是看不见；至于经济力量的剥削，这里我简举几项：一、火柴，二、煤油，三、纸烟，四、洋烛，五、电筒，六、胰皂，七、钟表，八、纱布，九、呢绒，十、药品。恐怕就是最偏僻的地方，最贫寒的人户，他们都光顾到了。讲到国际通商有无相易，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过他们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可以协定关税，可以内地设厂，可以内河航行，预先占着种

种优越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无异挟持暴劣来掠夺我们的金钱。贪官土劣利用国家的不统一，政治的不上轨道，更是无钱不要，无恶不作。(讲到最后一刹那，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华民族的时候，若辈还不是同归于尽，绝不因你有几个造孽钱，便能仰邀你新主的恩，但若辈那有这点眼光呢？我真为若辈痛哭！)弄得我们四民失业、百产衰耗、市场凋敝，农村崩溃，都是应两个敌人在作祟。(处处闹匪患，人人说匪多，其实土匪最初还不是良民吗？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两个敌人逼迫造成的，我真为土匪痛哭！)我们认清目标，分别坚脆，当然先向国内敌人攻击前进。(若辈一经觉悟，改过自新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我们便提携共进，对于土匪也是同样待遇的。)等到内部肃清，然后用整个的力量和国外敌人作一回总清算。奋斗的方略，根据孙先生的遗著、国民党的政策，我们是措置裕如的。最重要的还是奋斗的神精：不屈服、不妥协、不畏难、不怕死，一事失败，续办他事。今年挫折尚有，明年我们已经把千斤重担放在肩头上。不成功，我们是不休息的。奋斗、奋斗，成功在前面招手哩！

末了，我还来敬献几句祝词："春雷一震，百蛰皆兴；危崖下石，不达不已"。只要我们不甘居于落伍，我们便立刻可以跑到最前线。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死亡临头了，要图生存的大家快起来！

注：

①山东境内有汶水、济水；省境古代曾为邹、鲁封国，故后人以汶济、邹鲁为山东之代称。

②江宁条约即1840年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

谈谈四个"民权"　乙亥

《军民半月刊》征文

(1935年)

今天在知识阶级（包括军政学绅商各界）中，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都说"民穷财尽"。在无产阶级（工、农界）中，也常听到一句同意的话，都说是"这日子怎样过？"说这话不真实吗？我凭良心做证人，这是千真万实、无可否认的。不过，大家应从积极方面想法子来救济，不应只是咨嗟太息，束手待毙。不佞在本刊第五期曾发表一篇小文字，指示我们当前的出路：第一要自觉，第二要团结，第三要奋斗，说的是纵的一面；本篇谈谈四个民权，第一是"选举"，第二是"罢免"，第三是"创制"，第四是"复决"，说的是横的一面。不自觉呢，莫说四个民权，就是四十个、四百个，大家也一毫不感觉需要。团结是推进"四权"的前提。奋斗是实现"四权"的工具。如果前篇的三个阶级走通，本篇的四个民权办到，而社会上仍有"民穷财尽"、"这日子怎样过"……等等的呼声是不佞为造谎，为欺人，以后当缄口结舌不敢谈论天下事。倘鄙言有一听之价值，先知先觉者便应该起来发明，后知后觉者便应该起来宣传，不知不觉者便应该起来实行。我们要全体动员才可望大家得救。靠人怜悯、待人施恩惠，勿论其"河清难俟"，并且也太觉可耻呀！

现在先说民权，中国自有史以来，大权是皇帝独揽的。辛亥革命改造中华民国算是把皇帝的权移转给人民了。孙中山先生讲得好："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

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么是政？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艰深复杂的学理，大学教授们在讲台上要消磨一两个学期的，先生用几句浅显的话，解释得清清白白，使人人都易知易行。即此一端，我觉得真是绝顶聪明，真不愧改造民国的首领。但是我又常听得一般头脑腐旧的人说："革哪样命，我们生在有皇帝的朝代，除了完粮上税，从不见派我们什么款，而且那时候的官也不像今天这样凶，要罚就罚，要打就打，甚至还要了你的性命。我们实在不再戴'民国'这顶烂帽子了，我们盼望的还是我们的真命人主，你不信吗？已经在某处降生了，说不定八九岁或者十几岁哩！"这一类的蠢话，在我们这山国里面差不多是很普遍的。其中一部分的事实，不佞不但是深表同情而且十分惭愧，因为辛亥革命不佞也算一个重要分子（指贵州局部说），万不料革命结果弄到人民负担加巨，压迫加重，甚至生命不值一钱，连牛马都不如。但是大家要知道：第一、民权革命是世界的一个大潮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你万不能违反潮流，和这潮流相抵抗。第二、民权革命有了权是要人民自己去把握，人民自己去运用的。讲到专制时代，应该什么权都是皇帝的了。但是只要做皇帝的人稍为忠厚一点，或者是贪图安逸一点，立时立刻旁边便有许多人伸出手来，窃弄皇帝的大权。这等人因他不忠于所事，史书上都叫他做奸臣。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了。中华民国是以民为主的国家，人民就是皇帝，四万万人就是四万万个皇帝。（你们每人就是一个真命人主，你们还在天天盼望真命人主，你说蠢不蠢？）一切一切的官吏，文的从国民政府主席起到雇员止，武的从海陆空总司令到准尉止，都是替我们办事的公仆。他们看见这些人民大皇帝太忠厚太贪图安逸了，不替我们好好的办事，反而把我们假给他的权来蹂躏我们。严格说起来，这不过是

一党"奸仆"罢了。我们只要大家觉悟，把从前假给他的权收回另给一班能干而廉洁的人替我们去办，对于这党奸仆，喜欢怎样惩治就怎样惩治。为什么奄奄无气，听凭他们践踏！唉，我真有点看不过了。

怎样说民权是世界潮流呢？欧美政治学说大概是祖述希腊、罗马。希、罗两国在二千年前曾经有过民权的萌芽，但是或行于一市府或限于一阶段，影响是不很大的。直到距今一百六十年，才有美国的革命，脱离英国独立。美国建立共和国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国革命。欧州各国全体动摇起来，弄到俄、奥、普三国皇帝缔结神圣同盟，联合镇压，一面又在宪法上大大的让步，人民才暂时隐忍。欧战未终，俄国革命，德、奥次之，民权政治重新抬头。英、奥两国国王虽然尚存，权柄却是老早就交给人民了。世界上纯粹的君权政治，怕只有一个日本，但是日本这种万世一系的皇统，还能维持几时，学者都很怀疑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你能说不顺应世界的潮流吗？不过革命以后，应当自己把握民权，运用民权。至于怎样把握、怎样运用，那都是前人已经开辟的坦途，我们只要按步徐行好了。今按顺序说选举权，选举权可说是民权的头生子。欧美争民权，人民所得的最初就是选举权，当时都以为民权就是选举权算了。由一区城内的人民组织选举团选出一个或数个的议员，到中央政府所在地来组织成国会。国会的职权虽然因国而不同，但议员是人民的代表，掌握立法的枢纽，顾虑人民的利益，制裁行政的专横，总是议员根本的立场。大家叫这个做代表制度。后来又把国会缩影下来分布到国内行政区域，也设立地方议会。大家叫这做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各国法律对于选举人资格都加上许多的限制：一、年龄，大致要二十岁以上；二、国籍，限于取得国籍的国民；三、居住，要在该区域内居住若干时间；四、性别，女子不能享有选举权；五、财产，要有若干动产或不动财；六、知识和道德的需要，如不识文字

者，褫夺公权者，受破产之宣告者，疯癫或痴疾者，皆不得有选举权。这么一项一项的剔剥，硬把居民和选民分成两类，大家叫这做限制选举。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表现，人民都认限制选举为不公不平，尤以四、五两项最不合理，要求撤废。大家叫这做普遍选举。至于选举范围，以前限于立法部议员的，现任推扩到行政首领和许多官吏，都可由人民选举。不过选举手续，有的由人民自己投票，这叫直接选举；有的由人民举出选举人，委任这些选举人去投票，这叫间接选举。其次，罢免权。人民选出代表或官吏，原叫他替人民谋福利的，但若辈当选之后，挟持一种特定的工具，营私舞弊、作恶多端，人民反不能过问。如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猪仔议员①弄到猩秽卑鄙、万人唾弃，而若辈尚晏然自如。近来学者间公认人民于一种制限之下，有提出请求书，要求公众投票决定所选举的代表或官吏应否罢免之权。其次，创制权。立法权力通常人民都是付给各级议员的。但有时一种法律，人民以为很方便，而各级议会却不见提案表决。这时就用得着创制权了。提议之先，必先得居民百分中之若干人数的赞助；决定票数，宜取投票人的多数，且须规定决定票数不能低出定限的最少数之下。这样的创制权就可圆滑进行了。其次，复决权。法律性质本来是普遍的，不过时间、空间也常有种种的特别情形。尽管是现行法律，只要大多数人民以为很不方便，便可使用我们的复决权。学者谓此权为消极的工具，是为保守的。署名于复决请求书所需的条件截然不同。如有谓复决请求书须于短促特定的时间署名呈递，即只限于立法议会休会时期或请求书中所涵法案通过的时期。此当俟“四权”施行法公布方能详悉。归总说几句，大家要明白，中华民国现在施行的是全民政治，要老百姓才是真正民国的主人。攻击国民党的人说，这一班执政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话我以为很冤枉。我不是替执政辩护，我有县组织法为证，国民党的对内政策是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该法第三十

条、三十一条、四十五条、四十六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不都明明规定四个民权吗？五户为邻，二十五户为闾，闾邻便可以有居民会议；百户以上之乡村地方为乡；百户以上之市、镇地方为镇、镇乡便可有镇民大会或乡民大会。含二十乡镇组织区，区更有常设的监察委员会。含若干区组成一县，县更有常设的参议会把握民权的机关。运用民权的方法，执政都替我们想好了。我们大家不伸手去做，只是痛哭流涕的喊不得了，真合着古人说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我说这些人民大皇帝太忠厚了，太贪图安逸了。大家信不信呢，这里我便引曾国藩先常常称诵的两句话，做我的结论，就是"从前种种都如昨日死，以后种种都如今日生。"

注：

①1923年9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时人们把这届国会讥为"猪仔国会"，把受贿议员讥为"猪仔议员"。

洪宪叛国始末记* 丁丑

于延安 供给红军大学教材

（1937年）

一、袁世凯在前清之地位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县的贵族。他祖父袁甲三在太平天国战役曾当江北统帅（漕运总督钦差大臣）。世凯随着吴长庆的军队

* 本文录自作者《语体文拾零》（卷上）抄本。

开往朝鲜，賓缘充驻扎朝鲜商务委员（实际上是驻朝外交官）。中日竞争朝鲜，他曾作种种努力，但结果是失败了。回国后，放福建道员，他没到任。李鸿章、荣禄保举他是军事人才，清廷命他开缺，以侍郎候补，选定小站督练新兵，这样便造成北洋派的开山祖师。戊戌政变，帝后对立，光绪帝很倚信世凯，想借他鏟除反动（当时的守旧党亦即后党)。康有为、谭嗣同（维新党领袖）都一再游说拉拢他，但世凯估计慈禧后的力量大，他终于叛卖光绪而向慈禧出首。于是慈禧三次垂簾，光绪遂幽禁终身。义和团事变中，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团民本由山东发生传习，世凯取威压政策，团民都转徙到京畿。他们揭櫫“扶清灭洋”的旗帜，很屠杀了不少的“大毛子”、“二毛子”。后来北方好几省都因义和团失败而赔款，山东一宗教案也没出过，世凯由此益显名。李鸿章因病出缺，世凯便继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中，那时南方有名的督抚首推张之洞，舆论赞美张能办新政。世凯有意和张竞赛，也办了许多的新政，如警察、教育、实业，特别是因北洋屏障帝都之故，军事权、外交权、财政权、交通权都集中在世凯手里，天津成为第二政府（那时的王公大臣都怕负责，以推诿避事为做官秘诀，世凯益得乘机揽权)。光绪末年，慈禧把世凯、之洞都调作宰相（军机大臣)，要仗他二人挽回颓运。但不久帝、后相继死了，光绪嗣子溥仪虽是个小孩子，但摄政是他胞弟，他女人隆裕后也有权参与国政，要和世凯清算戊戌旧帐，代光绪复仇。张之洞因为“狐死兔悲，物伤其类”，连连碰头说：“袁世凯罪状牵连着大行皇太后，况且他管理外务部，和外国公使都很说得来，万一外国人从旁饶舌，事情倒不好办。”隆裕才允贷他一死，即刻由之洞草拟上谕，硬说世凯有脚疾，叫他回家。他便退休到彰德去了。

二、辛亥复出之袁世凯

辛亥八月① 武昌起义，各省土崩瓦解，纷纷独立。督抚中或

逃跑（如两湖总督瑞澂、云贵总督李经羲等），或投降（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广西巡抚沈秉坤等），以身殉职的虽间有其人，但能和民军抵抗支持的，却一个没听说过。那时张之洞已死，当国的是昏庸老朽、贼贿狼籍的庆内阁（庆亲王奕劻，②他是著名的老庆记公司，营业部分是卖官鬻爵）。军咨府载洵、海军载涛、陆军荫昌、财政载泽，他们是华贵的皇族，吃喝的脓包。荫昌亲督锐师进攻汉口，但旋又退回信阳了。清廷君臣束手无策。投机主义者梁士诒③也纠集了二百万两的合股公司，拥戴世凯出山。分股运动中，奕劻，载泽各进奉了三十万两，别的亲贵也有相当点缀。在御前会议中，载泽便提出了起用袁世凯的建议。隆裕摄政别无办法，只好屈从。世凯复出的第一步，便要求组织内阁，自当总理之任，解除亲贵的兵柄。同时编制第一军，任命冯国璋为总司令，率四个混成旅南征，连下汉口、汉阳。但正当猛攻武昌之际，世凯以接统禁卫军为理由，把国璋调回后方，而任命段祺瑞为总司令以代之，并暗示祺瑞毋庸激进；第二步它〔他〕提出军费困难，迫使清廷与民军开对等和议。不用说，北方全权唐绍仪原是世凯的腹心，就是南方全权伍廷芳也和世凯有默契。他们的条件是："清室逊位，孙文也把总统让给袁世凯"。裕隆摄政尚想作最后挣扎，世凯也就使用他的得意法宝。外间但知段芝贵专车赴了汉口，隔不几日，段祺瑞领衔的近畿将领一致赞成共和，要求清室逊位的通电便喧传各报了。裕隆摄政到此才明白，都是世凯的预定计划。他假平民军以推倒清室，民军和清室做了鹬蚌，世凯却坐收渔人之利。

三、民国元首之袁世凯——临时总统——正式总统——十年总统

孙文的临时总统是十七省的全权代表投票选举的，跟着就把这些代表们改作参议员，组成南京政府的临时参议院。孙、袁间

的秘密协定④，当然有许多人不满意。孙先生出席参议院，费了一番唇舌，才算解释清楚。但参议院终于仓卒间制成《临时约法》，想在相当的条件下来限制袁世凯，同时并主张迁都南京，要求世凯南来就职，又票举宋教仁、蔡元培为奉迎大〔专〕使。世凯既不乐放弃北京根据地，又不欲显违参议院意旨，密令他的纪律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师在北京、保定同日焚烧掳掠。世凯便循商民之请，留镇北方，打消了迁都问题。临时政府期间，他标榜着维持现状，把孙文、黎元洪、黄兴都作了一个很详细的考查。孙先生与世凯一度会晤，回南后公开演讲："袁总统确有治国能力，应让他作十年总统，自己只尽力社会，办理交通事业。"那时中华革命同盟会已由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名义上还是孙、黄的领袖，但实际上指挥北京党务的却是宋教仁。宋教仁是国民党有名的政治家，曾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非常注意财政，这于世凯的浪费是很不便的。世凯燕居时常说："这小子真难缠"。他的走狗赵秉钧为"仰承宪意"起见，秘密收买应夔丞刺杀宋教仁。这样便造成赣宁战役的导火线。但世凯已着着准备了，他借口惩罚兵变，把曹锟的第三师贬驻岳州，又利用黎元洪请兵，把李纯、王占元两师开扎湖北，又调张勋的一百营辫子兵扼守津浦沿线，又迅速地和四国银行团签订二万五千元的善后大借款⑤。他的一动一息都是向着"打倒国民党"这个目标进行的。而国民党呢？可靠的地盘只有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四省⑥，唯一对付袁世凯的武器就是正式国会拥有四分之三的大多数的议员（两党〔院〕议员共八百余名，占籍国民党的六百零）⑦。国民党是凭藉法律途径来制胜的，袁世凯是凭藉武力途径起制胜的。这是当时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问题。世凯感觉这种立场还是不圆满，于是采纳梁启超、王揖唐⑧、王印川诸人的建议，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钱去收买议员。这些国民党议员们全忘了三民主义，更无

所谓政治节操，只知道见钱眼红，开始出卖本身。不到一个月功夫，纷纷登报脱离国民党，加入进步党。这样便造成了参议院国民党仅能维持多数，众议院已是进步党占了多数的局面。遇着重要议案，两院不能同意时，只有闹成僵局。世凯又特设一个"京畿军政执法处"，任命陆建章为处长，以维持治安为名，开始逮捕议员。当然国民党最有力量的分子都是最不满意世凯的分子，他屋里难免不有些违法的东西。执法处不惟可以随时搜查、拘禁、审讯，有时还秘密执行枪决。激烈分子自知危及生存，相率化装南下，酝酿复酝酿，赣宁战事很快的发动，世凯也就很快的把他平定了。不过临时总统还是临时总统，要一变为正式总统，还得使用将死的国会。于是进步党又再度动员，国民党也幻想存在，两院合组了宪法会议，把宪法上关于大总统的部分先行议决公布，跟着定期选举总统。到得议员入了议场，世凯密令他的军警着了便衣，借公民团的名义，包围国会，不举出总统，不让他们回家。这样，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产生了。可是枭獍是食母的恶兽，这"宁馨儿"一经登了宝座，国会便"寿终正寝"。国民党是立予解散，进步党也旋被遗忘，只有少数领袖们还占着几个帮闲的位置。民国三年，世凯召集约法会议，修改约法。依约法的规定，总统任期延长十年（宪法规定四年。以各省军民首长指派的委员来修改临时制定的约法，法律上已没根据，但他们不辞辛苦的连宪法也给修改了，可算是格外卖力！）又规定继任的总统，须由现任总统推荐一人至三人，亲笔书写姓名，藏之金匮石室之中，将来国会只能就已书名的投票，至现任总统合法的连任更不成问题了。

四、帝制运动之各阶段

甲、陈宦之首建大策

袁世凯要做皇帝吧？这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公然宣之书面

的要算参谋次长陈宧了。陈宧是湖北军人的先进，他在四川、奉天都曾占过军界重要的位置。黎元洪遥领参谋总长时，推荐他以次长代理部务。陈宧知道世凯对元洪无诚意，自己要博取信任，须得“一鸣惊人”。他上给世凯一个计划书。他大胆的说国民党是暴乱分子，是总统的最大敌人，要如何如何的裁抑他们，激怒他们，扑灭他们，最好是衅由彼开，让他自绝于国人，其余灰色不可靠的，如蔡锷、唐继尧、陆荣廷之流，连黎元洪也在内，都应该乘战胜兵威，一体撤换，那时大功告成，便请总统建号登极，传之万世。他那计划书是极纵横挑拨离间之能事，并且详尽而周密，世凯一见，叹赏不置，从此凡有秘〔密〕谋，陈宧都得参与。不久放了他的四川成武将军，这是把西南半壁委托给他，要他先安集巴蜀，再次第扫荡滇黔。因为他在四川有许多学生做基础，也不用带大量的军队使“反侧子”惊疑。陈宧奉辞的时候，他跪着不肯起来。他说：“微臣重见天颜，须待三省平定之后，抱歉的是登极大典疆吏不得躬亲”。这是多么的君臣鱼水呀！

乙、杨度等发起筹安会

陈宧已经得着好处去了，但帝制问题还只是高级官员们的心领神提，还没有揭开面罩来和大众相见。这里便用着杨度、孙毓筠的出台。杨度是世凯北洋任内首先收买的留学生，他以宪政公会的领袖一保就是四五品京堂。熊希龄组织内阁的时候，拉他当教育总长。他说：“我是帮忙不帮闲的”，终于辞掉不干。孙毓筠是老同盟会，曾当过安徽都督，而且是寿州相国文正公（家鼐）的孙子，他二位是多么十足的走狗资格呀！他们发起了筹安会（筹安会的发起人一共凑足六君子，我只记得还有严复、刘师复〔培〕，其余二位日久健忘了）⑨。宣言书大意说：“中国欲求长治久安，非变更国体不可，欲得圣帝明王，即今大总统其人也。大家要吁恳他，敦促他，请他不要固执谦德，要为人民福利着想。他容纳

了大家的要求，我们就可过安乐的生活。"筹安会引起的反响，可说是微弱得很。那时有两个不识时务的官僚曾向空气中碰一碰钉子，一个是总检察长罗文干⑩，它〔他〕提起公诉，说杨度等破坏国体。一个是都肃政史庄蕴宽，也拟好一封弹劾的呈文。但他们都先日避往天津租界，溜之大吉。跟着是各省将军，巡按使纷纷来电劝进。其余凡地位够得上说话的，都想借三寸毛锥，博一个攀龙附凤。不过大家都是就历史上、国际上、社会上的观点来立论，像前代那样征引祥瑞、荒唐无稽的谰言倒是少见。这一点也许是时代的进步吧？

丙、顾鳌之伪造民意

帝制运动公开后，世凯也半推半就的承认。但是他觉得专靠他的文武两班来推戴，是有点寒伧。他说："还是通过民意好看些。"当事诸公计议一番，便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特设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局，任命法理娴熟的顾鳌之为局长。顾局长发挥他的天才，指示各省巡按使要怎样造册，怎样投票，以每县为一个区，票上只书写"赞成"二字，取消民国，拥戴今上的意思都完全包括了。凡是投票的地方官，都酌量给点夫马费，尤其有名望而又有年纪如湘潭王闿运之流，不管用怎样手段，都是弄他亲到投票。总算顾局长没白费心力，果然刻版印刷似的全国一致都投赞成票。听说李经羲和世凯谈天，曾这样说："总统知人善任，经羲是钦佩得很，但顾鳌之却声名很坏呀！"世凯微笑说："我用顾鳌之的说明，只消五个字——'不要脸肯干'！"顾局长对于这种辛辣的批评，听说还感激涕零哩！

丁、大典筹备处

大典筹备处是朱启钤、梁士诒的主任。二位是当朝有名的大臣，他们的任务是要融会古今，参酌中外来完成这一盛典的。他

们延聘了许多名宿，征调不少人才。他们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洪宪是今上的年号，今上是帝国的太祖。中华存在一天，皇统便延续一天，要使历史上享国数百年的短命朝代都自愧不如。一切都是小心的进行着。尤其朱主任对于皇帝贴身的物事更是十二分的注意。听说一只龙座化了二万元，一双龙袜化了一万二千元。他们预择的是民国五年元旦登极，但在四年冬至却已冕旒祀天和上帝相见一次了。

戊、洪宪皇帝大封功臣

历代的论功行赏，多数是在登极后举行，但洪宪皇帝是练达人情的。他说："应该给的不如早给，好让他们替我尽心办事。"于是分茅列土，纶音稠叠。第一是武义亲王黎元洪，其次是钦加郡王衔一等公龙济光，其次封公爵的是姜桂题、冯国璋、张勋、陆荣廷、倪嗣冲、段芝贵等等，封侯爵的唐继尧、陈宧、阎锡山、汤芗铭、靳云鹏、朱家宝、李纯、陆建章、王占元等等，最寒伧的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只挣得一个子爵，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更只得一个男爵（凡各省疆吏，世凯是一个不遗漏的都封完了，在京的却只封黎元洪、其余杨、孙、朱、梁等主要角色都还没发表）。他们都上折谢恩，陈说："子子孙孙愿为皇家效力，只恨自己拥戴的赤心无法剖献给圣主看。"连那赋闲已久的办奏稿的师爷写折子的巡捕，也都臣门如市，弹冠相庆了。

五、反对帝制之各方面

甲、北洋派本身之裂痕

世凯奉命练兵时，曾向他的朋友征求帮手，那朋友一总荐四个人给他。一个姓韩的，带队伍打野操淹死在河里，剩下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北洋三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了。世凯最初计划只练一个混成旅，办一个随营学校，随后才逐步逐步的扩充。担

任指挥教育任务的，不用说就是他三个轮流替换着干，队伍成份是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跑粮子的老江湖，由这些人中间提拔中下级官，又慢慢升到高级官，他三个的地位更其见得尊严崇高了。士珍性质恬淡，没有什么结合。祺瑞、国璋不免各有徒党，日久人众，不知不觉的已形成皖、直两系之对峙。祺瑞是前清秀才，四书五经读的烂熟，君臣大义也了然于胸中的。威逼清室逊位的通电，一则迫于世凯的命令，再则民国元首迟早有转到头上的一天，所以他勉从了。现在呢？前途希望不用说是归于粉碎，而且好像使他愈想愈觉对不住清室，这样便提起他坚决反对的勇气。筹安会一出现，祺瑞便辞去陆军总长现职，移住西山养静。世凯晚年对于羽毛丰满的北洋旧人本来就不很信任，因祺瑞的反对，益使他注意冯国璋、张勋。他给国璋以密令，叫监视张勋，也给张勋以密令，叫监视国璋。冯、张在边区会哨，酒酣耳热各出密令以传观，都拍案说："这叫咱们怎么办？"国璋女人死后，世凯介绍自己的家庭教师周女士给他续弦，也负着监视国璋的任务。周女士和国璋琴瑟静好，把隐情完全吐露，国璋感到碰壁，才开始和西南勾结。北洋派的将领，不属于皖，即属于直，两系首领的态度既如此，各将领也摇摆起来了，不过为世凯积威所劫，还不敢明显表示。

乙、黎元洪之崛〔倔〕强

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但事前他做梦也不知道张振武等把瑞澂赶走了。想到大敌当前，群龙无首，元洪是混成旅长，是湖北陆军的第二把交椅（师长张彪和瑞澂同逃了），兼之为人宽厚，深得士心，大伙儿蜂拥到他宅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硬拉他作湖北都督。还好，元洪也慨允牺牲，担任艰巨，支持到南京政府的成立，他总算煞费心力。但是革命初期，队伍极端民主化，对于上级礼节很和从前两样。他自己的统率无能，也招来不

少的非难。袁世凯就任总统，首先对元洪加意笼络，电文中重复着说："南方各事一切仰仗我公"，又说："你有什么为难，我必尽力相助。"元洪炫惑于世凯的欺诈，忘记了本身的立场，脱离自己的队伍，投入世凯怀抱。他请世凯枪决了张振武，他愿意把湖北陆军八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并请调北洋两师来扎湖北。这一切在赣宁战役中替世凯尽了很大的作用。但跟着国民党的扑灭，元洪也就内调了。湖北仅存的两师也完全遣散。元洪自知被卖，但又无力反抗，只好在北京住下，过着笼鸟式的生活。武义亲王发表后，世凯叫元洪亲信的饶汉祥告诉他说："我念你是民国副总统，所以给你这样的崇封，你今天只有两条路，不降就死。"但元洪不死亦不降，他只倔强于沉默之中，静候时机的到来。

丙、进步党之活动

进步党之寿命是和国民党一齐告终，但领袖们仍不断的向上巴结，还保持着几个不甚重要的位置。梁启超是熊内阁的司法总长。熊希龄坍台后，他攫得币制局总裁，但他的忠实信徒、唯一可靠的后台老板蔡锷内调了。南方新起人物中，世凯只注意两个：江西都督李烈钧、云南都督蔡锷。赣宁战事，烈钧败绩逃亡，锷亦有"亲率两师东下观战，助其直者，击其曲者"的通电（这是宋案的影响，锷对教仁是很崇拜的）。世凯追论其事，以为"非所宜言"，故乘战胜余威，把锷内调而以唐继尧继其后。锷初到京，世凯要给他参谋总长，北洋旧人群起反对，不果行。随后特设一个经界局，任命锷为督办。经界局是以"丈量全国土地，核实侵欺，增加收入"为目的。办好呢，剥削民脂民膏，供政府的挥霍；假使要激生什么事变，那就对不起，恐怕要借蔡将军之头以谢国人，这是世凯深心辣手的一套把戏。锷短视热中，欣然就职。师（启超）徒（锷）二人正兴高采烈的规划这样，筹备那样。但不幸得很，财政部除给了开办费二万元外，以后便分文

不给。启超、锷托朋友向总长周学熙疏通。学熙对来人说："币制呢，我部里现有司员负责，至于一个青帕包头的大兵，每月就要供给数万元，那更是骇人听闻。"启超、锷碰了钉子，益感到北洋壁垒森严。正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帝制发生了，他们就由拥袁的忠仆一变为倒袁的健将。他们秘密活动，派人哪，写信哪。世凯也相当注意。军警曾到蔡将军寓内搜查一次，但没有得着什么证据。于是蔡将军便和小凤仙大闹其恋爱，成日成月的沉酣在八大胡同里；又故意和老婆吵架离婚，把老婆赶回家乡，他才一溜烟走了。启超藏匿天津租界，估量锷到达昆明，便在各报登载他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1]》。一时万人传诵，颇有相当力量，给了世凯一个打击。世凯根询梁、蔡之走入反对方向，是由于学熙的措款不发。他甚怒学熙，每见必厉色申斥。学熙请假避面，由此脱离政海。其后桂粤转变，启超还演着重要的角色，高升到两广都参谋，我们后文还要提及。至于汤化龙、孙洪伊也各有文字上的表现。洪伊并以直隶同乡关系活动于长江流域，冯国璋、李纯的幕府中常有洪伊的信使往还。这是进步党人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丁、国民党之活动

赣宁失败，国民党纷纷去国。孙文领导的一派，多往日本东京；黄兴领导的一派，则往南洋群岛。他们意见很不一致。关于组织方面，孙先生主张改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亲笔填写誓约，交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以防投机分子之混入。黄兴反对说：怎样改组都可以，但我们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知多少次，到今天还要亲笔填写誓约，还要别人来严格审查，这是一种人格的侮辱，要求先生考虑（誓约内容有绝对服从孙文字样。此点亦经黄兴指责，以为只能服从总理，自然人是随时可以死亡的）。关于行动方面，孙先生主张各省立即动员，进行倒袁工作。黄兴说：现时人民厌弃我们，说国民党只能破坏捣乱，大家迷信袁世

凯，应该让世凯干一个时期，播扬自己的罪恶，那时人民厌弃世凯，复思我们，才是我们行动的机会。他们各执己见，不肯相下，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东京系与南洋系之裂痕。孙先生是中华革命党的当然总理，他任命陈其美为总务处长⑫，通电内地召集各省代表，开会议于东京。会议结果，每省产生了一个总司令，预定地点工作。其余个人活动的，只须说明活动的策略、路线，得总务处长的许可，便由总务处长发给费用，冒险尝试。说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说某政党关心中国的革命，钦崇孙先生的伟大，愿意无条件供给二百万元，待孙先生掌握政权时再行筹还。孙先生又感于国外指挥之不便，他和法人交涉，得到法当局的允许，陈其美回驻上海，以法租界为进攻的大本营。其美经营数月，成绩大者如刺杀郑汝成，如劫夺肇和兵舰。由他在上海组织的机关就有七十余处，在他手里领费往各省活动的共一百八十九起，给了革命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他因款用罄而着急。袁世凯设立的暗杀机关鸿兴煤矿公司便以出贷巨款为由，要求和他面谈签字。这个英勇的革命家由此牺牲了。海军事件，由南洋系的唐绍仪代表谈判，化了四十万元，买得他们全部讨袁。综合起来，反帝倒袁的运动，国民党是异常普遍，异常努力，而进步党只限于几个特定区域。国民党是自下而上要推翻既成的首长，建立自己的政权。进步党是自上而下，只要首长同意，马上开始行动。结果进步党收获美满，国民党相形见绌。

六、对日外交之苦闷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欧美各帝国主义者都忙着征兵转饷，互相厮杀，对于远东无暇顾及。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是实现大陆政策的好机会。第一步，他借口履行英日同盟条约，出兵向青岛的德军进攻。袁世凯的外交政策是以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为指导原则。他和德人有默契，在日德战争中，他秘密供给德人

的需要。本来专恃正面攻击，青岛是不容易占领的。日人破坏中立，从我们龙口一带登陆，来一个侧面的袭击，青岛陷落了。据说世凯和德人往来的文件颇入于日人之手。第二步，那奴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件便提出了。（本来没有上项事件，二十一条的提出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岛人的预定国策呀！）倭使日置益突破国际惯例，把条件面交元首。在两人的对话中，当然触及青岛事件的秘密。末了日置益郑重表示："大总统容纳日本条件，日本恭祝大总统高升。"那时帝制已渐萌芽。自清末以来，北京政府有一种欢迎外人干涉的习惯。一切内部事件，不问其实质如何，但问外国人对此事的意见如何。日本是天生的骄子，是东方的霸权。日本的意见，很可代表各国的意见。日本都赞成帝制，帝制还用顾虑吗？还有外交总长曹汝霖，差不多可以说是准日本人。他每天都在说日本愿意怎样帮忙的话。一切很圆滑的进行着。但在建号登极的前夜，日使堂哉皇哉的来了一封公文说："奉本国政府训令，警告中国政府，帝制最好延期。因为中国各省潜伏着许多反帝势力，一旦爆发起来，就更危及东方和平。"真的，日本人说的是实话。不用说这次国民党的活动是借东京为出发点，就是进步党的后面，也有日本人不辞辛苦的跟随着。还有日本一手制造的复辟党，也在洮南一带扬旗伐鼓，起劲的哄闹。世凯知道日本关心的，无非是中国的权利利益。他特任周自齐为大使，前往东京和日政府交涉："只要制止反帝活动，拥护洪宪成功，一切条件都可商量。"万恶的大隈内阁，索性连特使也挡驾了。那时，云南已举义旗。"只要我南征顺利，迅速平定内乱，表现我的力量，日本态度或许有转变之可能。"世凯是这么想着。因此他还是埋头苦干，一意孤行。

七、云南护国之崛起

唐继尧是蔡锷的旧部，他以一个不甚知名的列将一跃而为贵

州都督，全靠这位老上司的口谋的提拔。辛亥起义，贵州政府的反动派（以刘显世、戴戡、任可澄为首领）勾结云南，劝诱蔡锷，并吞贵州（显世胞弟显治和他的至友熊范舆都是蔡锷亲信的秘书）。这种无名的侵略，当然要受到理性的制裁。但锷同时承奉他老师梁启超的割据西南大计划，叫他“以云南为根本，统一川黔，雄踞上游，以观天下之变”。冯国璋进攻湖北，连占阳夏。黎元洪通电独立，各党乞援，贵州政府力顾大局，由都督杨荩诚率一混成旅出动。蔡锷亦通电全国，任命唐继尧为援锷司令，假道贵阳，刻日继进。贵州政府认为同赴国难，坦然不疑。继尧于到达贵阳时的翌日，来一个里应外合，把贵州政府推翻。由于共谋犯的拥戴，便攫取了贵州政权。贵州亡命党人百方攻击，袁世凯却一力袒护。继尧也算知恩报恩。赣宁战役中，他东面出兵铜仁，压迫谭延闿不敢发动；北面出兵重庆，赶走已经独立的熊克武。世凯喜其成效彰著，故调锷进京后，即命继尧率领全部回滇坐镇，并且贵州的继任人选也许由继尧保荐。继尧便请任刘显世为护军使，把贵州树为附庸，置于云南势力支配之下。帝制发生，他俩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洪宪朝的开国功臣。但队伍中反帝浪潮忽然高涨起来。云南方面国民党的负责同志为董洪勋。陈其美又遣蔡奎祥为之助。洪勋很得下级干部的信仰，但奎祥却以机事不密被捕枪决。正在火山爆发的时候，蒙自道尹周沆来电：“蔡锷秘密入滇，谋为不轨，已预扣留，请示遵办。”于是队伍中公开表示反对扣留。继尧为应付环境起见，只得变扣留为欢迎。跟着蔡锷来的，还有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前贵州巡按使戴戡，或是同学的好朋友，或是分赃的老伙伴，叫继尧真也无法拒绝。他们都下榻将军行署，日夜包围。这样便决定了护国起义，把云南宣布独立⑬。同时，袁军的武力充实，使他们意识到不可避免的战争很快的就要到来。于是组织护国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出四川，又任命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东。“这样的分张两翼，先发制人，要

是时机顺利，或许造成更好的局面。"继尧是这么想着，但一念及北洋雷霆万钧之力时，他又害怕得发抖了。他记起同乡朱家宝现任直隶巡按使，也是世凯红人之一。他致电家宝说："政党活动自己怎样竭力镇压，但是军心已变，内外逼返，使自己辜恩溺职。到今日地步，午夜自思，不复可以为人，但乞圣主恩施格外。将来天兵入滇之日，阖门百口得免骈诛。"家宝将原电陈奏，世凯亲笔于电尾大书"爵位如故"四字，仍由家宝转复去讫。继尧脚踏上了两只船，心下才稍微安定一点。

贵州方面负责者为王文华。原来贵州军队向分两部。刘显世只能调遣旧式巡防队，新式陆军向交文华指挥。文华很迅速地肃清了自己营垒中的反动派，便日夜催促显世表明态度。显世比继尧更害怕。他又没有朱家宝那样的好路子。他一面提了省款四十万作逃亡预备费，交私人蔡岳汇往上海经营商业，一面支使黔西观察使刘显潜（显世胞兄）⑭电呈北京，开府兴义，声言讨逆，居然也就骗得贵州巡按使的头衔。善后先办好，他才不得已的宣布贵州独立。贵州陆军通统六个团，就叫戴戡、王文华各带三团分出川、湘。

洪宪征南军的配备是以曹锟为总司令，率第三师全部；以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七师全部，由四川向云南攻击前进；以马继贞〔增〕为副司令，率第六师全部，益以卢金山的第十八混成旅，由湖南向贵州攻击前进。曹锟是北洋老牌的师长，他的后辈李纯、王占元都督早做厌了，他还只是一个空头的"虎威将军"。他常常牢骚满腹，又受了段祺瑞的暗示，一到重庆他便深居简出，把第三师的精锐大部留在身边，保卫自己。敬尧与锷遭遇于叙永、泸县之间。他们恶战苦斗，一进一退，倏得倏失。护国军士气旺盛，地理熟悉，但器械窳败（好一点的器械唐继尧也是在身边保卫自己），全靠蔡将军出奇的智略来补充物质的不足。袁军是转输接济源源不绝。敬尧新擢大将，锐于立功，他的骘悍

猛厉，一时无与伦比。因此转战几个月，只博得了杀伤相当。戴戡所率的黔军，算是蔡锷的右翼。他和曹师的一部在綦江附近对峙。他们没有剧烈的冲突。湖南战事，周旋于沅、晃、麻、芷一带。但自马继贞〔增〕自戕⑮后，第六师几无斗志，卢旅被文华歼灭，而黔军亦疲惫不堪。

八、桂粤向义及军务院之成立

陆荣廷的地位是孤特的。他和国民党不生关系，和北洋派也没有联络，直到龙济光来广东，他才算"西南得明"了。他和济光协议，要取得世凯信用，莫如遣送质子。世凯对于这种忠肝义胆的表现，当然是异常嘉悦，一切覃恩荣典，他俩都和北洋旧人比肩受宠。桂粤和皖直的交通也由此频烦〔繁〕起来。不幸陆子客死京师，言者传为中毒，荣廷由此怏怏。广西巡按使王祖同是袁世凯的中表，负责监视荣廷的秘密使命。他和荣廷的秘书唐某做了一笔交易，化了五千元买得冯国璋给荣廷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主座近来多疑多忌，猜防旧人。松坡亲赴昆明，不日将有异动。老兄意见如何？请明告我。"祖同把原信赍呈世凯，世凯也不看一字的仍把原信封交国璋。意思就是告诉他："你们这些鬼鬼祟祟，如何瞒得过我？"果然把国璋吓得精爽飞越，密派亲信前往南宁，责让荣廷的疏忽，并催促他迅速向义，一致护国。荣廷一转而向祖同做功夫。他们每天都打牌喝酒。荣廷总是痛哭流涕的"詈骂着唐刘的背德，反噬梁蔡的无知妄作，本人很愿出兵讨逆，报答高厚，奈广西饷械两缺，力不从心"。祖同向世凯说话，世凯但传令嘉奖，不提下文。荣廷知道功夫还不够。他一面恳切请缨，一面迳行出驻柳州，藉示义不反顾。这样，世凯才给他军费八十万元、步枪一万支。饷械到手，荣廷即日宣布广西独立。但是广东还在拥袁，尽有威胁后方之可能。荣廷虽自柳州反旆，仍不能出一卒一兵。那时梁启超已到南宁，帮着荣廷筹划军事.

荣廷派遣代表和龙济光接洽。启超也不揣冒昧，委托汤觉顿代表自己一同前往。这次结果很不好。济光部将于会议席上袖出手枪，击毙了汤觉顿。荣廷代表抱头鼠窜而回。又经过一个时期，北京政府的统治力愈见削弱，岑春煊也到了肇庆。他以老上司、老恩师的资格要求济光反袁。荣廷请启超作代表，参加说服。这样，广东也宣布独立了。跟着组织两广都司令部，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但有人建议：这只是一种局部的军事组织，应该进一步采取有全国性的较高形式。他们开始征求独立各省同意，每省派出一个全权委员，合组军务院，公推唐继尧为院长，岑春煊为副院长。院长未到任前，副院长代行职责。春煊左龙而右陆，名义上受着两广的拥戴，其余捧场抬轿的进步党固当仁不让。国民党的南洋派（此派后来演化为政学系）也应时活跃。这是对抗北京政府的一种政权形式。

九、洪宪撤消和袁世凯死亡

登极因警告而延期，南征军事也不如预想的那么顺利，而且各省不稳的消息传染病似的蔓延开来，今天说甲省如何如何，明天说乙省如何如何，甚至首建大策的陈宧也有人说他阴怀二心，谋为不轨。世凯怒斥说："除非整个中国全完了，四川自不必说。如果尚有尽忠于我的人，陈宧必为其中之一。这种离间中伤的话是该说的吗？"一般的宫廷大臣，眼看着龙心焦躁，他们私下计议："为敷衍日本面子，我们暂不张贴誊黄晓谕军民，但黄道吉日不可错过，还是请主上登殿受贺，大家嵩呼舞蹈，岂不是两全吗？"朱、梁两主任把这意思婉转陈奏世凯报可。于是君臣们关上大门，演了一出喜剧。刚和历史上的大楚皇帝桓玄[17]一样，享国八十有三日。晴天霹雳，来了一封日本某元老的信，信上说："你们表面承诺延期，实际却施行帝制，日本政府非常恼怒，要速以明令撤消洪宪，省得发生叫你难看的事情。"真的，这位元老和世

凯的私交很不坏，世凯满想着他能转移日本政府意向，完成自家的基业。他都这样表示，最后一线的希望也粉碎了。于是，断然处置，如命办理，即日由帝国皇帝退回民国大总统的原位，索性叫那反对帝制，高卧西山的段祺瑞出来组阁，“让他去对付这群胡闹的小子”。但蔡锷等坚决反对，要求世凯引咎辞职，否则不肯罢兵。段内阁正徘徊于和战之间，四川又宣布独立了。陈宧署名的通电除陈述种种理由外，并声明：“与袁氏个人即日告绝”。陈电到京的翌日，公府宣召外医，颇传元首病笃。本来自西南军兴，凡战略的指授，地形的争取，后方的转输，敌人的分化，一切都由他睿略独运，亲笔批答，尤其那制人死命的日本外交，国内国外每天都有谍报，也得悉心应付。几个月来，老是彻夜无眠。陈电的不留余地，更令他感到酸甜苦辣，一时说不出是什么味儿。这样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便于中华民国五年六月五日龙驭上宾。蛰伏东城的黎元洪便于六日宣告依法继任大总统。跟着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护国首领是劳苦功高。南征将校是服从用命。政府“大公无私”一例策勋颁赏。不幸的是几位洪宪要人，硬给他改名叫作“帝制祸首”，而且还要缉拿究办。他们约好了，大家安坐寓宅，看政府怎样办。政府也真为难，一面谕知印铸局，把政府印好的政府公报压搁几天，一面分投〔头〕疏通，劝他们权往天津避一避，并声明预备专车。本来没有甚么，不过又给报纸添上材料哪，请大家原谅原谅。他们通统走了，才把通缉命令公布出来，算是完结公事的手续。一天，总统和总理谈话说：“一般旧国会议员老是向我这里噜嗦，说帝制祸首漏网太多，应该认真惩办几个。”总理说：“不错！总统知道陈宧就是造意的主谋，导谀的祸首，可真是罪不容诛！”总统把头低下，良久良久的沉默。这个问题以后也不再谈了。

注：

①农历8月19日为阳历10月10日。

②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清光绪十年（1884）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894年封庆亲王。1911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武昌起义后，主张起用袁世凯。

③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1903年，为袁世凯聘为编书局总办。辛亥革命后，先署邮传部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为袁帝制筹备经费不遗余力。

④孙中山同意让位于袁世凯，并非孙、袁间的秘密协定，而主要是迫于当时革命派的节节退让和政治上的不统一。孙中山虽曾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他就愿意让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始终为维护共和政体而与袁世凯及革命派内部拥袁势力进行斗争。

⑤“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所签订，金额应为2500万英镑。此处作者所记有误。

⑥“二次革命”中，前后有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七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湖南的谭延闿是典型的两面派，他“阳为附和，阴图敉平”，“湘省虽号独立，始终未尝暴动”，很快便取消独立。他对袁世凯的暗中拥护是始终如一的。

⑦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独得392席占整个议席的45%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总和只有223席，不到总席位的26%。其余255席为超然派、跨党者所得。

⑧王揖唐（1878—1948）字一堂。安徽合肥人。曾中进士，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内政总长等职。1918年任安福国会参议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为段执政府重要幕僚。抗战期作汉奸，1948年9月被国民党政府处决。

⑨所谓“筹安会六君子”，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⑩罗文干（1889—1940），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曾留学英国。后任广东都督府司法局长。再后因参劾筹安会受袁世凯冷遇，南下广东运动龙济光倒袁。

⑪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于1915年8月下旬，蔡锷其时仍在京津间密谋反袁，其离京时间是11月11日。12月2日偕戴戡赴日本，

然后才转赴云南。

⑫应为总务部长。

⑬与蔡锷一道由日本赴香港的是戴戡。在港时又遇见殷瓛、刘云峰等人，一道赴滇。袁世凯曾密电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县知事张一琨途中捕杀或阻击。密电为唐继尧等截获，阴谋未得逞。

⑭刘显潜实为刘显世堂兄，前已有注。

⑮马继增与东路护国黔军激战于湘西，兵败自戕。

⑯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举人。曾任四川、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民国建立，被袁世凯任为福建省宣慰使。二次革命爆发后，曾主张和平解决南北冲突，被免职。

⑰桓玄（369—404），一名灵宝，字敬道。东晋割据者。403年底，代晋自立，国号楚，后为北府兵将领刘裕所灭。

世界人类如何方能
完成普遍裁军

纽约新历史社征文　于延安

（1937年）

人类是善于适应生存的动物。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任何种族、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应该相互依赖，相互扶助，来达成上述的任务。但不幸得很，跟着人类的出现，那毁灭人类的战争不久也就发生了。有史以前，且勿论中国学者常说：“二十四史无非是一部相斫书”。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的《共产党宣言》也说：“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这种局部的相杀已够使人类感到恐怖了。上次世界大战，参加双方集团的共二十余国，动员总数达六千二百万人，死伤总数是二千四百万，

财产损失值三千万万元。战后的生活混乱，革命爆发，经济恐慌，市场萧条，一切间接的损害更难以明确的总计数字一一表现。经过这样酷烈的教训，就常理推论，应该是“鉴往知来”，觉悟从前的偏见，转换今后的动向，才合历史进化的正轨。但事实恰恰相反。十年以前高呼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认为是预言家耸听的危词、忧时者过分的估计；到了今日，铁一般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军备竞争有加无已，海陆空各方面都是疯狂的扩张。由于少数国家的野心蓬浡〔勃〕，使得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也不得不接踵追随，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也不得不先重工业而后轻工业。养民可缓，国防为急。以今日科学之进步，技术之惊人，一旦战争开展，死伤和损失较之第一次恐怕不止十倍吧？诚然，我们是现代人，应该明了自己的重大责任，应该在战争未毁灭人类以前，从事于毁灭战争。但我们知道，战争是社会过程之一，他〔它〕是有着种种社会根原〔源〕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我们要认识社会，说明社会，差不多是不可能。依据唯物史观的意解，经济基础是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社会的上层建筑虽能给下层基础以极大的反影响，而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但经济终是决定的要素。我们认识现代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认识许多国家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伊里奇② 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要研究战争，实不得不研究战前的政治与正在引起战争的政治。这个政策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即是说，拥护金融资本的利益和拿来掠夺殖民地与外国，而且使他们隶属化的，那么，从这个政策生出来的战争，无论如何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说：“德谟克拉西适应于自由竞争，政治的反动适应于独占。金融资本主义只想得着支配，而不想得着自由。帝国主义是德谟克拉西的否定，德谟克拉西已经被寡头政治所代替了，所以帝国主义在政治的关系上是反动意味的。反之，在经济的关系上，他〔它〕又是有进步的意味的。因此，亦不外

是正在濒于死境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大矛盾之一，独占的资本主义已经把一切的对立激发到最高度去。同时，这种对立的剧烈化，便形成了历史的过渡期最有力的推动力。”由于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循着自然的演化，战争可说是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帝国主义是要求独占资源，要求独占市场，而且要求独占输出资本，要求分割全世界殖民地。他们为了达到目的，除外战争，是找不到出路的。我们要防止战争，消弥战争，必须施行根本的治疗。提示纲领如左：

甲、实现人类权利平等——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间，宗主国与殖民地间，优秀民族与塞野民族间，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间，布尔乔亚与普洛列塔利亚间权利一律平等。放弃人压迫人的制度。有学问、有能力的处于先进领导的地位，落后者则诚意接受其领导。

乙、改善社会经济机构——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调和，使生产与分配相适应。露骨言之，即取消财产的所有权（但为优待布尔乔亚起见，得暂行规定一种最高额的特权，所有其余部分，由国家接收之；该所有者死亡时，特权即归消灭，不许继承）。放弃人剥削人的制度，打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有组织、有计划的分配。凡适合做指导工作的人，不管金融巨头也好，产业资本家也好，大地主也好，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参加最高的组织。人们占有的欲望大半是被支配欲望驱使着，至于身家享乐，其实消费无几。他们有组织的天才与丰富的经验，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下，很可领受相当的报酬。这样一来，他们的支配尽可扩大，享乐亦不致降低，或可减少其顽抗。（俄法革命时，资产阶级所遭受之惨痛，为举世所共知。布尔乔亚不少明哲之士，亦何苦置身积薪之上，作干犯众怒的挣扎。同时，我们还常听到这样的事实：大富豪的家庭往往产生思想左倾的子女。他们要是憬然后顾，谅不难彻底觉悟呢！）我们再从文化（包括教育、艺

术、报纸等等)、宗教、政治各方面来一个总动员，宣传我们的主张，促布尔乔亚的反省，自动的有所表现。如其始终执迷，则由政治上取断然之处置。

上列纲领是毁灭战争的基本方法。他〔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来解决当前的矛盾。他〔它〕是一个突变，同时也还是一个革命，不过用温和的方法来代替猛烈的方法。他〔它〕可以而且必能把世界上种族的歧视、阶级的对立、国家的壁垒、一切酝酿战争的因素都一扫而空，使人类在亲密和睦的观点上来建立美满繁荣的社会。但这需要人类的全体奋斗，还需要相当时间。在火山爆发的今日，急救手术又当怎样呢？愚以为仍不外合力组织和平安全的集体制度。只要英、美、法、苏站在一线，我相信其他国家都会争先恐后的加入这个组织。和日内瓦相异的基点在于凡加盟的国家，即从加盟之日起宣布停止扩张军备。各单位既存的力量，本组织有最高配备和指挥的权力。同时，由专家考虑同盟的某部分有被侵略之可能者，即由本组织加强其防御力，并协助该部分开发资源，提高生活水准、文化水准。倘侵略者放弃侵略政策，愿意加盟时，本组织一致欢迎之。同时，即比例于对象而进行局部裁军。我们基本纲领实施之日，既〔即〕侵略国家绝迹之日，也就是普遍裁军完成之日。人类理想的世界大同，也就在全体欢笑声中呱呱堕地了。

注：

①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原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对"一切社会的历史"所作的注释是："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即是阶级社会的历史。

②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本文选录自《素园语体文拾零》卷上）

贵州陆军史述要*

（1941年）

第一篇　清末之建立陆军

满清以东胡盗据中夏，其建军则为二重制。以所谓八旗劲旅巩〔拱〕卫京畿，并分将军驻防国内要害；镇压各省，则委之绿营。大抵省设提督一员，其下为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等，是为制兵。川湖陕"教匪"之役①，制兵弱点暴露，已借募勇集事，然犹未若太平天国战役之普遍也。曾国藩、李鸿章等，讨伐有"功"，湘淮勇丁，多百战之余，不可尽裁撤，于是各省皆酌留练军，则三重制矣。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乃议规摹欧陆，更练新军。北洋创武备学校，江南建陆师学堂，为选将之基础。十余年间，袁世凯、张之洞治军最有名。督抚之以才自见者，亦多踵武继起。清廷设练兵处，派王大臣董率，欲整齐划一之。已而预备立宪，革新官制，改兵部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之。陆部奏定全国兵额为三十六镇（今师），视地理形势，以分配于各省。然咸、同以后，事权旁落，兵、财各政，皆由督抚主持。陆部锐意统制军权，而不能通筹财政，凡开办费、经常

*作者于《素园书牍》十三卷（下）1941年《致张溥泉函》中，谈到"先生征求自满清宣统以至民国十六年贵州兵变纪实……迁延至今始成《贵州陆军史述要》一册，藉塞厚望。"说明了本文的写作时间和缘起。本文为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惜原稿已散失。今以《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上所刊载者为依据，除改正明显的文字、标点错误外，并参照作者其他著述及有关史实作了订正和重新注释。

费，一切责之督抚。督抚或奉行，或搁置，步调亦极不一致。贵州在财政上，为受协省份；在国防上，非边疆要区，依照原计划，仅练一混成协（今混成旅）。民国纪元前六年② 岑春蓂③ 以湖北按察使署贵州巡抚。春蓂久事张之洞，曾在两湖督练公所任职，自诩知兵。自鄂来黔，携有大批军事人材。未几，即奏报贵州开办陆军，成立一标（今团），定名曰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以镇江袁义保为标统，其余管带、队官、排官，鄂籍占十之八九。贵州武备学校④ 两期毕业生，皆不见录用。兵员著重土著，称为征兵。然无户籍根据，亦未划分管区，但派员至特定州县，劝勉乡中父老，各使子弟隶行伍。练兵处所定选募格式，准援生监例，优待征兵。于差徭则豁免，于诉讼则遣排，社会荣之。尤要者，当时经济生活，一般水准低下，每兵月饷银四两三钱，视自由职业之收入，亦无逊色，众情踊跃，应征溢额。建营房于南岳山麓，号曰南厂新军营，示别于巡防旧军也。义保勤于职事，军中每日内堂功课，外场操课，各三小时，虽盛寒大暑，未尝一日间断。训练成绩，黔人惊为空前。庞鸿书代春蓂为巡抚，通计成协所需，应增银二十万两，而贵州实无此财源。奏定分年递裁绿营，省并练军，统一编制。留巡防队二十营，以东南西北中五路统领分辖。所入犹不足。部文虽严切督催，亦但以文应之。终鸿书之任四年有六月，陆军保持现状而已。纪元前一年四月，鸿书请老，沈瑜庆继。瑜庆始为贵州布政使，知清理财政后收入激增，可弥缝军饷，遂下令征兵，限期成立第二标。檄调候补道赣人江某⑤ 来黔，拟奏荐混成协统。袁义保缺望于升擢，稍稍怠工。先是，清廷滥借外债，强修四川民营铁路，川人坚决反对。保路同志会之组织，弥漫于全省。总督赵尔丰持高压政策，商请瑜庆派兵助剿。瑜庆命董福开（瑜庆计划中之第二标标统）、鲁昌禧（一标三营管带）率第三营赴之⑥ 。而是时贵州政党自治学社，已奉同盟会密令，开始活动。陆军小学校学生，素多激烈分子。

及武昌起义，常备军中鄂籍官长亦跃跃欲试，皆与政党合流。瑜庆颇闻之，调常备军二队防长寨，二队驻仁怀，分散其力量。留省者间日阅视射击，令子弹消耗。急电西路二营管带刘显世，率子弟兵五百人，兼程来省。又拔胡锦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统带，刻日募练成军。已而长沙、昆明警报狎至。革职贵州按察使严隽熙建议，捕诛党人领袖张百麟、周培艺，祸当可弭。瑜庆亦中慑，不敢发。日召袁义保备顾问。义保固谓能掌握所部，瑜庆稍安。九月十三日昏后，陆军学生先发难，瑜庆命常备军包围缴械，袁义保遣赵德全率队往。德全者，军中所公推与政党接洽之代表也，至则勖学生以沉著⑦。学生知其为同志，允稍待。夜午，一等兵杨树清［青］闯入团部，持枪拟义保，义保跳而免。军人大集，当场推教练官杨荩诚为临时都督，赵德全副之⑨。以电话通告瑜庆。瑜庆恃抚署有钢炮两尊，且意卫队湘人，或不受黔人影响，犹欲作最后抵抗。召卫队管带彭尔堃，尔堃臂缠白徽，示已同情革命。召炮队射手，曰："顷卸下机柄，送诣张百麟宅矣！"瑜庆始屈服，手书承认贵州独立，钤盖巡抚关防，命警备道⑩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赍送咨议局议长谭西庚，移转政权。其出川之鲁营，以与贵阳失去联系，官兵各挟械走散。

第二篇　辛亥革命时期

第一章　陆军之成功与失败

辛亥九月十四日，革命军临时都督杨荩诚师入贵阳，止于咨议局（后改立法院）。议员召开紧急会议，追认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又选出张百麟、平刚、周培艺、杨昌铭、任可澄、陈元栋、雷述七人为枢密员，授权组织军政府。枢密员议决大纲，推平刚草拟条文，定名曰《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

约章》。军政府合三部分构成：都督主军政；行政总理治民事；枢密院赞画军政，指导民事。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都督府设参谋、军政两部，参议、副官、执法、军需四处。杨荩诚者，四川之秀山县人，以占籍松桃，得考列贵州官费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骑兵科。纪元前一年四月，巡抚委充第一标教练官。适陆军小学校总办因故离职，又奉命兼代。性木强，不谙交际，与贵阳社会颇隔膜。其在东京，曾挂名同盟会，为平刚旧识，亦不甚相亲附。十三日夜，闻众声嚣动，荩诚出询，军人曰："我辈需要革命，标统反抗，已逐去之矣！"荩诚曰："革命吾夙志也，以在职日浅，未获剖心示若曹。"军人不待其辞之毕，即拥为临时都督。荩诚受任仓猝，领袖应具之条件，十不备一。用人漫无标准，随从厮养，悉擢官长；陆军骤扩至四标。自治党先是募集之众，荩诚令规仿旧巡防制，编为五路新巡防。于是贵州一举而增兵七千人。枢密院大骇，召开联席会议，示荩诚以财政竭蹶之实，约今后非得枢密院同意，勿许辄增人民负担。时四川泸州、重庆虽先后反正；但端方挟鄂军驻资州，赵尔丰踞成都，犹自若。泸、渝两政府，一日五电贵州乞援。枢密院以为援川即所以固黔，请荩诚即派新旧巡防统领黄泽霖为援川各军总统；任第一标标统叶占标为先遣司令，率部即发。无何，清廷起袁世凯组阁，命冯国璋率第一军猛攻汉阳。我总司令黄兴败绩，武昌危殆。鄂军都督黎元洪，连电独立各省乞援。且曰："必得良将劲卒！援鄂即预备北伐！"军政府以事体重大，筹议未决。而立法院移书，主都督自出，职务由副都督代理。荩诚通电各省曰："武昌首难，竭一省之力，与北虏相支柱。今虏负恃徒众，凭陵江汉；义师寡弱，天下寒心。黔虽不武，万不忍首义区域，横见蹂躏，用精锐三千，即由荩诚躬自统率，兼程赴急。肃清鄂渚，汛扫燕云，请从诸公之后。"十月二十四日⑪，荩诚振旅东下。

先是贵州革命运动，以自治党为枢纽，各方之接洽，任务之分配，金钱之筹措，子弹之补给，皆奉命于张百麟。百麟实公认之首脑，即陆军官佐，亦泰半倾心拥戴。其后事机中变，荩诚以意外得都督，愚而自用，无往不暴露弱点，军人蔑视其上，小小问题，辄列队质问。民间习于所谓承平之后，骤睹轶轨行动，奔走骇汗，若大乱之将至。而与自治党积年对立之宪政预备会，益以野心家刘显世、戴戡等，遂抵瑕伺隙，阴谋颠覆军政府。立法院毅然请荩诚督师，盖悔择帅不慎，冀补救于事后。赵德全在革命过程中，已加入自治党，接受三民主义。虽肆应才短，意其能容纳人言，广集众思。而鄂籍军官，私结团体。蓝鑫等虱其间，常以小组织利益于德全，德全不能制。军政丛脞，仍无大异于荩诚时。荩诚之赴鄂也，张百麟同时亦巡视上游，安辑夷者，协和军民，甚得名誉。党人以军府迫近改组，促其归。而显世阴谋，益见具体化。对外，令戴戡向云南乞师，与蔡锷协定密约；对内，则胁盐商华之鸿大输金钱，收买军中不稳分子。泽霖奉命援川，未行。赵德全以会垣空虚，留同坐镇。泽霖所部新巡防，多秘密会党，野性鸱张。始以出征在即，不无姑息；留防既定，整齐营规，一以军法部勒之，违令扰民者，诛杀无所贷。又新殛秘密党首罗魁⑫，部众悚且怨。显世煽动益有效。腊月十五日⑬，东路统领谭德骥作乱，使其哨长唐灿章缚贼以献，因刺杀泽霖。另以一部围攻张百麟宅，卫队管带彭尔堃死亡，百麟匿户下得免，奔就南路统领陈守廉。卫队亦稍集。百麟谋讨叛徒，曰："今当面敌人惟刘显世，谭德骥虽附逆，其众不足虑；且得陆军见助，事犹可为。"因诣都督取进止。而显世预说德全："军政府改组，张、黄谋危都督，都督第中立，吾为都督排除障害。"德全内忌百麟之逼，摇惑不即决。接见百麟，但慰之曰："君姑休于省外，待吾疏通就绪，再迎君复职。且君尤不宜久淹吾许，增大攻击目标。"百麟怒曰："君何见之左！今日无我，明日何有君！家中

枯骨，旦晚为人擒矣！”

百麟既去，政党势力摧毁无余。陆军孤立，如躯壳之仅存。而德全不悟，汲汲改组都督府，以为前车之失，由枢密院牵制，致都督不能行使职权。郭重光领导耆老会，为宪政预备会派生之一种非法组织。德全尊礼之，几与民意机关之立法院等。蔡锷披露贵阳绅耆密电请兵后，重光自归于德全，谓遭刘显世劫持，无可如何。德全殷勤抚慰，惟恐失其意。由是小人益无所忌惮。中华民国元年二月，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游奕黔边。幕府建议，请遣炮营扼守盘江天险。德全不可，曰："国家方危，兄弟急难，彼兵以义动，吾何为挠之！"卒允其假道。三月一日，继尧至贵阳，德全令邝龙俊代表迎迓馆继尧于军官学校。指定南门一带驻兵。继尧请准休息三日。德全又餽羊豕若干头、米若干石、酒若干瓮，犒劳其众。二日拂晓，滇军突徙螺狮山，与刘显世合屯；尽据城外形胜，架设大炮，以都督府为目标。诸将请备战。德全曰："贵州革命不流血之荣誉，我辈当始终护持；且吾为都督，自知方不胜任，让贤避位，息肩为幸，何备之云！"然是时形势，陆军一标援川，二、三两标北伐，四标标统即刘显世。其甥王文华为一营营长，二营艾树池，三营胡刚，皆赴下游巡缉⑭。旧巡防各守汛地，新巡防虽在附近，其不足用，人尽知之。城内仅都督卫队、炮营，城守待援，事绝艰巨。德全之慨然放弃，盖亦审量彼己，不欲糜烂地方，庶几仁者之用心欤！滇寇方调整主客，扬言当与德全议和平条件。德全已急调叶占标。占标率二、三两营星夜驰归，后寇军二日至，疲劳甚。德全令休于南厂。四日夜午，寇军进攻都督府，保安营胡锦棠开门纳之。德全逾墙遁。寇军同时包围南厂，使人周走呼曰："赵德全降矣！趣缴械。"又传令俘虏悉诣螺师山，候给资遣散。至则唐继尧高坐踞前，刘显世稍后，按册唱名，视继尧颐动者立左，否则立右，唱毕，左立仅三人。右立者皆驱出，以机关枪扫射之。颠顿逃亡，又毙于锋

刃，尸积成丘，血流波道，至今民间号螺狮山麓为万人坑云。

军政府既覆，寇首唐继尧自称贵州都督，大杀自治党人。新巡防各部，亦扫地同尽。逾月，一标一营杨树青率部至。继尧闻树青戍资州，纪律严明，甚得川人称誉，传见慰劳，即席授军警局谍察科科长。树青坦然诣局，人见其入而不见其出。所部官兵，继尧命徒手诣伪都督府训话，亦全营失踪。四标二、三两营，先后奉急调，闻难，不敢入。艾树池被寇军压迫，奔湖南，至三眼桥平茶地，遭寇伏击而溃，残部合于席正铭。胡刚借思南绅民掩护，以缉匪为解，得一再衍期。适席正铭覆师后，始退隐铜仁矿工中。其年八月，张百麟诣黎元洪于武昌，叶占标、蓝鑫等来见，追论往事，深悔陆军不能支持政党之主张，以致为人所乘。然而晚矣！

第二章北伐军失败之一页

杨荩诚师次湖南，南北媾和，清室逊位。黎元洪电止黔军，暂驻常德。荩诚因至南京，展觐孙大总统。当是时，黔军不远数千里，急国家之难，荩诚又俭素朴讷，一洗疆吏侈汰之习，总统大悦，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令即率部凯旋。荩诚诉本军军械缺乏，总统令财政部拨款，陆军部发护照，俾荩诚派员采办。还道经武昌，元洪出示贵阳来电，始知根本之地，已生重大变化。元洪叩方略，荩诚曰："吾奉中央威灵，客军焉敢抗命，如其顽梗，仗大顺以讨逆，何忧不济。"初，黔军北伐由元洪，洎滇寇乘虚攘夺，元洪念被发缨冠，有赴救之必要，而荩诚不悟其旨，漫为大言，元洪遂静默以观其所为。荩诚莅常德，以电抵唐继尧，嘱刻期撤退。继尧不答，而由拥立继尧之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戴戡等复电，拒荩诚勿前；且言北伐军应在湖南缴械，不许入贵州一步，语绝狂悖。荩诚怒，命部将席正铭进次辰州，

将向黔边。谍报寇酋已遣大将刘法坤扼铜仁；胡锦棠戍镇远；并委陈钟岳为清乡督办，部勒乡团。以何麟书为东路巡按使，括民财供饷。守御之县甚备。荩诚亦以所购之械弹不时至，乃缓师。京、津、沪、汉全黔维持会，累引大义责难黎元洪。而贵州难民日月奔赴，诉内地之不堪虐杀。湖南与贵州毗邻，闻见尤亲切。于是都督谭延闿仗义执言，劝唐继尧退师，免为民国史上开邻省兼并恶例。时袁世凯继任总统，对贵州情况不明了，而所接近黔人蹇念益、陈国祥[15]等，大抵皆受滇寇收买，甘为其鹰犬，腾构蜚语，谓贵州且拓为民党地盘。世凯惑之，召杨荩诚内用。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命下而延闿电至。世凯知处置谬误，欲护前失，冀元洪斡旋而弥缝之。于是元洪建议：两军各派同数代表，假以全权，公开讨论，彻底解决。由中央派员监督，以昭慎重。各方皆赞同，择定湖南洪江为会所。常德方面代表曰刘世杰、郭光焘；贵阳方面代表曰牟琳、吴作棻；中央委员曰赵均腾、危道丰[16]。决议要旨：滇军回滇，黔军回黔。为尊重中央命令，黔军认戴唐继尧为都督。惟两军素怀敌意，难保无冲突误会，请中央另简大员为贵州宣慰使，居间商洽，监视执行。全权各署名盖印，交中央委员呈报国务院。世凯雅不愿黔军有北伐之名，改归陆军部直辖，编为四十二旅，以周檠儒为旅长；任赵均腾为贵州宣慰使。而刘显世嗾使黔绅刘春霖等危词恫喝，声言不惜以兵戎相见。均腾为元洪所推荐，本投机官僚，见事棘，颇中馁。诣京请训，世凯有勿冒功生事语。继尧所派之参议员陈国祥、刘显治等，复聚党而要之，谓滇军决心备战，且操必胜之券；黔军无力，君谂知之；元洪意向，尤当考虑。均腾嗒然而归，逍遥武汉，不图进取。

周檠儒者，与杨荩诚同学，庸碌萎琐，更远出荩诚下。就职两月余，谋去原有团、营长，悉代以己之亲信。八十三团团长唐正铭，鸷悍剽厉，常思建立奇功，震耀宇内。其训练卒伍，于普

通课操外，间日必为精神讲话，举外寇凭陵，及本军责任之重大，反复而详说之。明耻教战，军心鼓舞。内地陆防各军陈开钊、艾树池等部，皆自拔来归。其余一连一排零星收编者，尤不可胜数，故拥有实力，确在一旅以上。桑儒恶其逼，自始即怀悻悻。顾以正铭本黎元洪参谋，而四十二旅且须受宣慰使节制，则亦隐忍迁就。及见均腾态度消极，知唐、刘已据胜箸。桑儒通过陈国祥，与刘显世有默契，遇事迳达陆部，不复关白黎、赵，遂免正铭职，以萧建之继。团部开会讨论，佥以为桑儒卖军投敌，与唐、刘密电往还，最近且有单骑回黔之表示；此种非法命令，万难接受。于是拥席正铭为荡寇总司令，誓师回黔。发书告八十四团。各营、连多脱离建制，随附于正铭。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师发辰州。十一月三日，克松桃。陈开钊为前锋，直捣铜仁。寇将刘法坤派队迎战，连败之。铜仁围合，寇婴城拒守，我师架长梯，肉搏攀登，或负戴竹木几案，层累跃上。寇抵隙狙击，师人多死。然前仆后继，来者益猛。寇将瞿然曰："彼所谓归师，锋锐甚，不可当也！"遣使媾和，乞开围师一角，俾率队旋贵阳。开钊叱去之曰："默语尔酋！尔忘螺狮山之杀降乎！"法坤谋突围。陈钟岳号哭曰："彼千里游魂，孤军趋利。今顿坚城之下，情见势绌。我以逸待劳，先为不可胜。贵阳、镇远增援在途，奈何自抉樊篱延入堂奥。且诸公水也，而我则石（钟岳铜仁人）。我为唐师效死力，乃牺牲其生命财产乎！"法坤犹仅许五日留。钟岳令积薪聚油，声言纵火燔民居，以胁我师。我师攻稍懈。逾数日，寇援大至。内外夹击，我师败绩，开钊死之。正铭收合余烬，谋再战。军吏曰："弹竭矣！"不得已，退驻四川之秀山。唐继尧诬诋为匪，请令邻省会剿。而周桑儒亦进次湘洪边，派员分道收容。谓前此系部分动作，元恶只席正铭一人。黎元洪迭电声援，格于形势，不生效力。我师伤亡饥疲，环境日非，无法维持，终于瓦解。贵州初期陆军，至是完全破灭。

第三篇　兴义系统治时期

第一章　兴义系势力与起源

兴义为贵州之西边，地接滇、桂，俗尚武悍。太平天国之役，苗、回蜂起，所在土豪，亦因缘时会，据地阻兵。巡抚但假官爵以羁縻之。刘鸿魁者，兴义县下五屯人也。素以犷暴闻于乡里。有弟官德、官礼，号刘氏三雄[17]，拥众千余人，得署兴义营游击。巡抚以鸿魁阻挠传教（钦差大臣贵州提督兼署巡抚田兴恕[18]，以擅杀天主堂教士，法兰西人诉于朝，兴恕得罪至遣戍，故当时官僚，言及阻挠传教，莫不惴惴震恐），把持地方，密令捧鲊营守备李凤才图之。官礼即先发，攻凤才，弗克。知兴义县陈聘儒[19]讦官礼不法专擅，巡抚不能诘。鸿魁死，官德自领游击，率兵攻县署，知县钱燸缒城以免。官德杀士绅刘泽普、刘国卿、朱朝亭、李佩松、刘国英、查连升等，并及其家属，罪其为燸募捐也。乘胜陷捧鲊，又杀谈守清及李凤才阖家三十余人。又围攻普安直隶厅[20]。官德兄弟最盛时，所部至五千余人。云南巡抚刘岳昭奏陈黔事，有云："更有居御贼之名，而行贼之实者。官受其制，吏缘为奸，劫夺货财，任性杀戮，贼来附贼，官来附官，其迹诡秘，其罪实浮于叛逆。"盖指目官礼也（以上均见罗文彬所著《平黔纪略》）。秩序恢复后，官礼已保至二品衔，分省补用道。迫于大势，不能不解散部众，而潜势力固自若。以兴义县为根据地，以盘江各属为外围，士绅之有力者，必挤之死地。文武官欲行使职权，辄排击令代去。大吏患之，讽以入仕。官礼一至云南投牒，郁郁不得意，仍假归。会广西游勇[21]窜扰兴义，一度据城。官礼使人游说当道，愿竭全力捍边。署巡抚邵积诚委官礼靖边营统领，令召集旧部为三营。官礼荐其子显

世，及兄子显潜，分任管带。又采远交政策，省会文士，拔其优秀酌予津贴，俾为延誉。院司幕友门丁，月有餽，岁终有献遗；涂饰新政，如学校、地方自治等，皆首先仿办。实则借为树植同党，排斥异己之工具。巡抚庞鸿书统一巡防编制，撤销靖边营，任显世为西路巡防二营管带。显潜夤缘为广西巡抚沈秉坤卫队管带。

辛亥八月，贵州革命运动声势沸腾。巡抚沈瑜庆急电显世，募子弟兵五百人，亲率来省，镇压叛乱。行次安顺，而军政府成立。显世表示服从，自治党人蔡岳又以百口保证显世忠实无他。军府纳之，即日给械成军，且擢为陆军第四标标统。显世既在贵阳立足，密结宪政党人，阴谋造乱。亦会其弟显治及其友熊范舆、戴戡，皆在滇军都督蔡锷幕府，共说锷曰："梁任公授公西南大计划，令公兼制川黔。今谢汝翼、李鸿祥陈师川境，未能顺利进展。贵州都督杨荩诚，人才凡下；其副赵德全，亦偏裨斗筲。兼弱攻昧，机不可失。且有刘显世、任可澄为主于内，事必万全。"锷然之。犹以师出无名为虑。显世乃命郭重光组耆老会，盗用民众名义，推戴戡为代表，谓贵阳哥匪横行，民不聊生，请锷出兵平乱。锷遂据以通电全国，为侵黔先声[22]。赵德全切电解释，历叙贵州自反正以来，全境安堵，秘密会党，于革命期间奔走有劳，军政府任其存在，事诚有之。然整饬纪纲，宁容其紊乱秩序？并指出贵州宪、自两党，积年斗争，自治倒满成功，援引敌党，共分政权。但宪政党失势之余，尽多觖望，造作蜚语，迹近挑拨。愿勿听一面之辞，破坏革命团体。锷电谢无图黔意，请德全勿误会。未几，锷又电德全：命部将唐继尧为滇军北伐司令，拟假道贵阳出湖北。已饬严申纪律，不得沿途逗留。国难方殷，谅蒙鉴照。德全同时见锷通电，陈义慷慨，万不疑其以革命领袖，包藏祸心，巧售欺骗。继尧至日，德全犹盛设供张，而继尧已与显世结合，潜师夜袭。既覆军政府，显世等拥继尧为贵州都督。继尧

则酬显世以军务部部长，全省巡防绿营，悉归节制。刘氏自鸿魁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殆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然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刘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杨氏、水西安氏㉓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原，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联系，捕而杀之。元年十一月㉔，唐继尧呈荐刘显世为贵州国民军司令。陆军部驳诘不予。二年十月，蔡锷内召。袁世凯以赣宁之役，继尧牵制民军，竭诚效顺，调任云南都督，且命其保荐替人，显世遂升为贵州护军使，而戴戡为巡按使㉕。戴戡固尝与显世同恶相济，然利尽交疏，自戡未就职前，已颇与显世龃龉。袁政府之官制，巡按使得指挥巡防队，事权又与显世冲突也。两人互訾迭毁，世凯抵隙而入，任龙建章为巡按使以代戡。王文华乃献议：再建陆军，编练六团。文华者，显世女兄之子，其妻又显世从女也，故显世委信焉。而献议之时机，亦于显世地位绝对有利。于是粗立轮廓，着手改编。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发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以备任使。假署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彭文治为第二团团长，吴传声为第三团团长，和继圣为第四团团长，熊其勋为第五团团长，张云汉为第六团团长㉖。和、张皆巡防旧将，彭、吴、熊则元年随继尧来黔省。然文华军职，陆军部犹持异议。以文华师范生，不合资格。文移往复，任命久不下。无何，帝制运动起。显世纳熊范舆策，凡疆吏之拥戴，国民大会之投票，争妍献媚，所以迎合世凯者百方。世凯悦，锡封显世为子爵。显世方自庆砺山带河，与国同休。

四年十二月，蔡锷秘密诣昆明，迫唐继尧扶义讨袁，起护国军；连电促显世响应。熊范舆盛张袁军形势，谓蔡、唐以卵击石，自取败亡；贵州万不宜从井救人，同趋灭顶。王文华表示态度，请与云南一致行动；并陈护国名义之正大，北系内部之腐

败，各方反袁之活跃，披肝沥胆，声泪交迸。陆军青年，皆愿为之后盾。显世素以儿子蓄文华，自谓拔擢登庸，私恩稠叠；文华不相依倚，亦无以自存，不虞事变当前，而文华意见乃与之相左。又知军心皆向文华，违之显有不利。于是决策：显世以贵州独立，自称都督，与蔡、唐合流；令黔西道尹刘显潜，通款北廷，请兵讨贼。世凯任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开府兴义；命整顿所部，相机应援大军。时世凯征滇军主力，已进据重庆。马继增侧击之师，亦深入湘西。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出川迎击，以戴戡为左翼[27]，命显世酌配黔军，归戴指挥。湖南攻守，则委之文华。于是文华率三团东出。熊其勋率两团北进。倒袁成功，显世得授贵州督军兼省长。居常每语人曰："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犹兴义团务之放大耳！"秘书长熊范舆，顾问郭重光，政务厅长何麟书，财政厅长张协陆，四人号台柱。卖官鬻爵，郭、何为政；聚敛财富，操纵金融，熊、张司之。显世高拱而收其羡余。显世忘其首鼠，腆然自命为共和元勋，然内部滋枵虚。熊其勋升任混成旅长，历戍巴蜀，已无返黔意。显世亟与其弟显治暨熊范舆密谋，扩编东路军为师。以显潜为师长，削夺文华兵权。戍湘将校电争，以为文华功高不赏，反以通敌降北之人来相统驭，是辱陆军全体。陆军宁自由行动，不敢闻命。显世不获已，仍任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蹉跌后，其在陆军威望，益坠落无遗矣。无何，戴戡覆师成都。文华方充显世军事代表，遨游京、沪间。闻变，连电主张雪耻拓地，向外发展。时国会解散，约法失效，大局极端混乱。而川军联合北军，方压迫滇军于川南，滇军连战失利，唐继尧急呼显世应援。显世任文华为黔军总司令，悉师入川。战比有功，滇黔军势复振，七年，继尧开府重庆，称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推显世为副司令。熊克武以川军首领，觊得为副司令，继尧靳不予。然亦无实权，空名而已。显世喜于陆军之出，以维持治安为名，另编游击军，倚刘显潜、王华裔[28]为大

将，冀培养其力量，与陆军成对峙之局。华裔者，北方所称营棍子，曾为显世勾结谭德骥，刺杀黄泽霖，敢为大言，自诩消灭陆军有余力。九年十月，闻戍军退川。华裔乃电数陆军十大罪㉙，请显世下令解散。时文华已自重庆诣沪，命部将卢焘暂护总司令，休兵于遵义。显世觇人还，极言军心涣散，可图也。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等，促显世迅速改编。十一月，文华警卫队长孙勤梁率部入贵阳，显世尚犹豫，勤梁先之。掩袭马棚街、福德街游击军，尽俘其众。分捕熊、郭、何。范舆、重光伏诛，麟书逾墙遁。数显世误国殃民之罪，悯其老悖，放归田里。显世既离贵阳，犹借督军名义㉚，沿途煽惑。拟设行营于兴义，讨伐叛逆。显潜部将张三亢、凌国先，以两营从。闻卢焘命将追击，乃走昆明。无几何，滇军内部亦起革命。顾品珍逐唐继尧而自立。显世流浪汉、沪间，密召王华裔、袁祖铭、薛尚铭集议（尚铭为戴戡军需，戡败后，降于熊克武。川人愤黔军历年侵扰，以三营助尚铭，令回黔。尚铭自号靖黔军司令）。三方协力，联合倒王。薛、王被黔军各个击破，独祖铭有成功。祖铭顾先约，阳尊礼显世，诸将皆曰："刘氏淫刑黩货，罪恶贯盈，往年之举，实顺民心。公奈何念私交，拂舆情?"祖铭无以夺，然犹曲慰显世意，编张三亢、凌国先为团长，任显世犹子升昌为旅长，分驻盘江八属，俾显世优游林下，终其天年。然显世逗留昆明，于唐继尧之再入也，日夜哭诉，哀恳扶植。继尧方憾祖铭倔强，而乐显世之昏庸易制也，令其弟继虞，率张汝骥㉛、吴学显两部，辅之以行。十二年二月，袁部退出贵阳，继尧策营显世为贵州省长，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凡滇军势力立及之地，政务皆自由处置，不相关白。又呼召胡若愚、王洁修诸部纷纭集黔。黔军之残留省内者，易荣黔驻毕节一带，吴传心㉜驻独山一带，惧遭吞噬，皆间关崎岖，辗转以合于祖铭。即张三亢、凌国先，亦不堪压迫，散入山谷，栖身绿林，示不与滇军合作。财政厅长唐忠，显

示［世］特见亲信，方谋为显世统一财权。继虞俅从怀短铳，白昼杀之于通衢。显世自知众叛亲离，投身荆棘，神经失常，见人辄嘻笑，语言无次。不命之饮食，亦不解求索。十三年，祖铭平定川局，望实交隆。唐继尧中慑，自请交还贵州。滇军出桂，显世亦悄然引退。十四年九月，贵州省长彭汉章部将马明亮，奉令清乡，至兴义，显世子弟犹拒纳之，命顽强抵抗。明亮围攻下五屯，毁其老巢。闻所获枪支弹药，足敷两团装备。盖刘氏累世所盗官物，大抵籍没矣。

第二章　兴义系势力之确立与发展

王文华，贵州兴义人。少孤，落落有志节。外祖刘官礼以政略作用，延请绥阳雷廷珍讲学于其乡。又招致贵阳熊范舆、蔡岳、姚华等，与其二子显世、显治游。妄自标榜，虚构名誉。文华甫十余龄，外以年辈相推服，内弗善诸人所为也。闻贵阳立中学校，负笈往从之。而校风腐化，以梯荣阶宠相奖扇；文华独私喜交纳于张铭。铭者，贵阳革命之先进，抱热忱，有口辩，恒按种族义，启示青年。文华受其影响最深，密购《国粹学报》、《民报》，窃读于自习室。累记大过，嗜之弥甘。逾二年，提升优级师范选科。侘傺不得意，谢病归。因两粤贾客，辗转策名于旧金山同盟会支部。创体育学会，阴结窦居仁、何应瑞等，欲有所策动。会刘显世奉巡抚命募兵，署文华为前队队官，随显世出发。时辛亥九月也。行次安顺，而会垣已告光复，清吏自沈瑜庆以下狼狈奔窜。握政柄者曰自治党，又与显世所附之宪政党素冰炭。显世惶遽无主。文华请单骑晋省，与军政府当局接洽，结果圆满。显世得树基本势力于贵阳。文华亦荐擢营长。自以历年蕲向，竟成现实，对于军政府，不无估计过高。而尔日设施，殊未能副其愿望。又颇闻宪政党人阴谋勾引外兵，文华思进忠规，促执政改善。而党人领袖张百麟、平刚皆以其为显世亲昵，深闭固

拒。元年三月四日，滇寇夜袭军政府，文华自于显世，自请为前锋，掩护党人，阴为保全地。二年冬，唐继尧奉调回云南，显世任贵州护军使，以文华为副官长。文华献议显世，重建陆军，时显世虽引周桊儒为参谋长，不见信。桊儒亦拘嫌畏事，故编制大纲，及一切预备工作，皆由文华全权处理。文华自侧身营伍，即深知巡防旧规，不足应世变，又亲见自治党人以不谙军事而败，凡术略各科，下至操典礼节，无不心维口诵，念兹在兹。唐继尧踞黔时，立滇军干部学校，黔人怨望，相戒裹足。文华敦劝亲知，保送参加。成绩优异者，出私资以奖励之。比着手选将，连、排长以下，固已济济多士矣。又得卢焘、胡瑛、李雁宾等辅佐之，故基干甫具，而壁垒一新。文华亲辖之第一团，纪律尤严明，战斗力尤坚韧，摧锋陷敌，折而不挠。其后，袁祖铭、彭汉章、李桊皆因之成名将；黔军老一团之声威，雄视西南殆二十年。迄于四十三军之毁灭，始消磨以尽焉。

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文华兄伯群充贵州代表，因留滞京津，密侦北军内容，尽得其分化腐化状。帝制运动起，遂预蔡锷、梁启超密谋。锷虑贵州无把握，且其力亦不足任。伯群曰：“当局意向，文华能左右之，所部虽成军日浅，气锐，可一战也。”密报文华，速作准备。文华又请于显世，创模范营。抽调各团官长，更番来省，施以政治训练，告以时局变化，黔军应努力杀贼，显功名于天下。闻者踊跃。护国军兴，显世本谋以贵州贫弱婉谢蔡、唐而保持力量，阴为袁世凯效忠。及文华昌言反对，陆军翕然从风，显世不得不屈己以听。于是与蔡锷协商，分兵御敌。以文华为左翼支队司令，统黔军三团出湖南。时世凯征滇军副司令马继增，率近畿第六师全部，益以卢金山之第十八混成旅，步骑三万，号十万，入辰龙关，循马伏波故道西上。文华建牙东下，谍报第二团团长彭文治贰于我，已纳黔东道尹林某赂，通款世凯矣。文华曰：“营连长皆吾人，文治何能为！”遣卢焘

匹马往代之。文治果宵遁。五年一月，文华设司令部于龙溪口，令团长吴传声为右，出黔阳、洪江，迂回芷江后。中军亦拔晃县，薄芷城。而左路告急，传声又以锐进阵亡。文华谓传声虽殁，所部守尚有余。敌人主力倾吾左方，乃亲赴麻阳，督营长窦居仁、敢死队长胡刚，冲锋苦斗。继增为之夺气。先是，北军传统，轻视贵州为幺么。文华书生，继增尤不以厝意。两军始交，前敌屡挫。北军惯麦食，谓稻米不果腹；又沿盛时装备，行间皆履革履，走山路，跬步辄倾跌。文华出奇谋夜扰之。东西警戒，达旦不得休息，于是携械逃亡，咨嗟盈路。文华虽连战克捷，然械弹补充，显世皆靳不予。熊范舆主贵州中国银行，所发行兑换券百数十万元，一律令截角缴库，军饷亦綦绌。文华艰难支柱，相持五月。继增愧愤自杀。共和复活，世凯殒毙。文华被任为黔军第一师师长。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以代表诣北京。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文华以破坏约法，拒绝署名，潜走上海，谒孙总理，自陈入党历史及在黔服务经过。总理方计划护法，欲授文华以任务。会戴戡死于成都。文华以利害关系，倍道旋黔。

初，戴戡虽作政治活动，而无政治基础，惟仗文华及熊范舆为亲交。范舆在显世左右，号智囊，政治策略，皆由其决定。护国之役，范舆主张与戴戡背驰。而戡衔蔡、唐命，不日西来。范舆谋于显世，使人中道刺杀之，而以土匪复于蔡、唐。谓蔡、唐无如我何也。文华则宣言："有损戡一发者，吾必十倍责偿。"范舆不敢动。戡抵贵阳，遂拔［拨］熊其勋两团归之，与曹锟第三旅之一部，相持于綦江附近。虽无赫赫之绩，竟因人以成名。戡深识文华之虑，誓内外互助。段内阁授戡为四川军务会办。及蔡锷谢病，又兼四川省长。罗佩金与刘存厚交恶，戡媒孽其间，构成川滇衅隙。佩金退驻贵州，戡又兼四川督军。一身而拥三节，印若绶累然。陈宧之来川也，袁世凯倚以平定滇、黔，秘密携有两师枪械。宧罢职后，自知不为段祺端所悦，欲结好于西南，愿以

枪械交后任。宦副官长邓汉祥㉝，又黔籍也，为戡沟通双方意志，宦遂以械归戡。熊其勋希望扩编成师，文华亦同意，且促戡。而戡从梁启超新计划，协调川、滇、黔，命尽先扶植周道刚。比道刚成军，已与刘存厚等有默契，约共驱逐客军，在川黔军颇失志，而戡滋益骄。以存厚近在肘腋，迫令移防。张勋复辟，刘、戴各以附逆互讦，治兵相攻。戡连北，退保成都子城，呼援于滇军。罗佩金挟宿怨，阳诺济师，实不发一卒。戡穷蹙，遣人送三印于存厚，请假道回黔。存厚阳诺，而于中兴场附近，为三复以待之。黔军饥疲之余，无复部伍，人自为战，耗矣！存厚尸戡于市。其勋亦遭枪杀。始文华有厚望于戡，预想前途璀灿，至是一败涂地，且丧原有军实三分之一。而熊范舆追咨始谋之失计，益振振有词。文华内念非别建殊勋，无以间塞馋口。又知图维国事，不假主义为号召，则人顾私利，终无以一众志而成功。其先不无动摇于研究系之蛊惑，经此惨痛教训后，服从总理乃益坚定矣。

六年冬，文华就任黔军总司令，开府辟召。始显世仇视新人才，陆军再建，仅参用云南讲武系学生。及倒袁战争，大批保定军官学生毕业来归。文华量材任使，深资得力，益感术略深造之必要，至是收揽日本士官学生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李毓华、王诚旃等。应钦司教育，绍良掌谋划，正伦等努力成行。部下因暗斗，有军官系、士官系之分野。然惮文华严毅，无敢为私害公。得人之盛，前后皆望尘莫及。时北廷任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川南总司令，讨伐滇军。又命吴光新率四混成旅入渝，为周、刘后继。滇军失黔军声援，节节败退，资、内㉞不守，泸、合㉟继陷。唐继尧连电乞援，文华以助川为名，命纵队司令袁祖铭，率精锐三团衔綦江，出不意，猛冲敌军心脏，迳扑黄角垭，吴光新亲督北兵应战。祖铭激厉士气，拼死逐利，会战兼旬，前仆后继，北军死伤山积。周、刘垦于前线，滇

军又应时反攻，熊克武复有不稳消息。光新遂决计放弃重庆，全师退却。黔军振旅入渝，与熊部协议合作。

初，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屈意欢迎吴光新，川人颇讶其变节。文华终以克武国民党老党员，当其遣使接洽时，即欣然推诚。克武以收拾川局自任。周、刘虽退出川南，犹负隅成都，克武不能讨，文华复命祖铭移得胜之师以临之。存厚继道刚为督军，屡衄于祖铭，乃奔陕。祖铭声名藉甚。部下电请扩编黔军第二师，任祖铭为师长。文华以其侵官无上，渐不可长，解祖铭兵柄，调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唐继尧见大局好转，孙总理又使章太炎为代表，促其出川，于是熊克武任川军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各将领公推继尧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继尧不用护法旗帜，谬称靖国联军。其莅重庆也，黄绫饰舆，佽飞为卫，出入称警跸。国会议员㉖睹其封建意识浓厚，皆知不足与有为。文华以拥立非才，内心尤用愧叹。

先是文华与熊克武所订条件，滇黔以兵力助川，川报滇黔以军饷；指定盐余为适当之分配。俟补充竣事，联合下兵武汉。克武得政，尽食前言，攫盐余以自肥，大收溃军，广占防地，其政治上企图，尤显与总理相违背。杨庶堪不能忍，就文华于重庆，设省长行署治民事。文华饱经事变，知欲创造新环境，决非依赖拼凑可以集事。所部驻川六团，战守虽若有余，然就食坐老，良无意义。第一混成旅长卢焘，于五年倒袁后，久戍湘西，屯置不用，亦恐暮气乘之。乃檄调来川，集团训练。新旧混合编制，口讨申儆，如对严敌。冀时机许可，得为国家效尺寸。九年三月，熊部向驻渝黔军挑衅，战事复作。川将领吕超、卢师谛、石青阳，皆助文华。前锋小失利。文华起袁祖铭为前敌总指挥，熊部望风奔溃。祖铭再定成都，克武退川北。立超为川军总司令。超认识正确，趋向坚定，然权谋术数，不逮克武远甚。自超继任后，川局益纠纷。熊克武与刘存厚联合反攻，超不支。滇之

驻川两军，顾品珍愤唐继尧骄淫，阴有异志。赵又新引川人杨森为参谋长，亲待异他员。至是森归于刘湘，率众以攻又新。批却导窾，悉中其弱点，赵部溃不成军。又新退出泸县时，已中数创，奄奄一息。森及之，拊其背呼曰："军长！军长！颇识杨森否？"又新张目视之，长吁而绝。文华注意力先已集中内部，改编就绪，以窦居仁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谷正伦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胡瑛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张春浦为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编制，间附机炮连，其骑、工、辎皆缺，多数混成旅，实辖步兵两团而已)。至是，见友军不利，独立难支。决计赴沪养疴，命卢焘暂代总司令，率师旋黔；视政治形势之发展，而执行其预定步骤。其后诛熊范舆、郭重光，逐刘显世，大抵文华所发踪指示也。黔局革新，军民公推文华正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文华再谒总理于广州，总理令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奉令往浙江，说卢永祥㊲，共起义兵，讨贿选之窃政权者㊳。永祥亦雅重文华，颇倾听焉。

十年三月十六日，文华自上海一品香旅社出，奸人匿客舍内狙击之㊴。文华意弹自外来，奔就窗下掩蔽。刺客复迎面击二枪，立死。文华即殁，卢焘犹谨守萧规。总理讨伐桂系，遣谷正伦、胡瑛两旅出广西，听大元帅指挥。团长王天培倡议；文华手创黔军，宜令其亲戚参掌兵权。遂另编第五混成旅，以文华妹婿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兼旅长。㊵然诸将材望等夷，莫肯相下，遂酿成五旅分离之局。袁祖铭乘之，起定黔军，尽斥五旅长，以贵州与吴佩孚合作。语详下篇。

第三章兴义系势力之扩大及其灭亡

袁祖铭者，贵州安龙县（清为兴义府）人。毕业于陆军小学校，升学湖北，以目力不及格罢归。刘显世之募兵也，祖铭隶王文华前队，为哨官，以元从，荐擢至营长，碌碌未有奇节。护国

军事起，文华出湘西，与洪宪军角逐于沅、晃、麻、芷间。北军拥五倍之众，器械又精良，文华惟恃士气旺盛，地形熟悉，以相抗拒，而祖铭乃于其时露头角。每战必身先士卒，以勇敢为倡率，凡冲锋奇袭，他人所顾望趑趄者，祖铭常引为己任，别部危急，恒相救援；饷需弹药亦尝分其所有，兼济友军，由是列将推服，兵人归心焉。黔军编师，升为第一团团长，率部出驻四川之酉、秀、黔、彭，肃清土匪，辑和地方。六年护法之役，以第一纵队司令进攻重庆，大战于黄角垭，败北军枭将李炳之，走查办使吴光新，乘胜攻成都，长驱直入，川督刘存厚奔陕。论功，超拜第二师师长。然是役也，增师之议，发自祖铭部下。文华内不能平，以整理为名，悉调各部队还渝。师部组织甫经月，奉命解散，祖铭转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实夺其兵权也。

初，川军总司令熊克武，为滇黔军所援立，报酬条件，登之载书。克武背约，滇黔军不能堪，战事复启。黔军与熊部作战于合川、璧山间，迭见挫败。文华起祖铭为前敌总指挥，连战皆捷。遂下简阳，再克成都。奉文华令，仍回总参议原职。当是时，凡与黔军有联系者，皆知王、袁之间，裂痕显露。文华既不能终用祖铭，祖铭势将别求出路矣。九年，祖铭乞假，游历京、沪。文华将有事于再改编，患祖铭之近在肘腋，许其行[41]。祖铭谒孙总理于上海，复诣北京，历访靳云鹏、吴佩孚，进行倒王运动。文华在沪，骤遭狙击，昵王者颇谓与祖铭有关。然其事秘，外人莫详也。

文华既殁，五旅并峙，三旅胡瑛，四旅张春浦，自知外籍，难造峰极；一旅窦居仁，素无野心，且深感文华知遇，誓服从到底。五旅何应钦，以亲以望，自拟有优先权。而二旅谷正伦，于讨桂之初，既有意摹写刘裕平燕灭秦之故事，又于留省部队及应钦肘腋，皆有若干部署。故倒何之电一布，应钦不得不狼狈出走。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伦施于应钦之手段，祖铭正运用

之于谷部。应钦行后，正伦方从容揽辔，归任总司令。而霹雳一声，各部队官长皆联名通电，欢迎袁祖铭。定黔军旗帜飞扬，旧日五旅，瓦解冰消矣。

初祖铭于靳云鹏也，云鹏以其能分化革命势力，扰乱西南后方，大悦之，给款二十万元，为介于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俾拨大、小毛部队归其指挥。大、小毛者，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所招之皖边惯匪，占元积患之，欲移以祸贵州。祖铭莅武昌，组织定黔军总指挥部，又检阅两毛部，知其不可用，乃婉言谢靳、王，而从事地下工作。时何幕策士，方腐心于对谷。谷之左右，亦竭力以倒何。转无顾虑祖铭者。书问交通，信使往来，得以畅行无阻。十一年一月，祖铭行次洪江，王天培命营长傅晋廷率队迎护㊷，与窦居仁部小有接触。而居仁团长毛以宽，已继天培后，通电迎袁。祖铭入贵阳，诸将推为贵州省长，统辖军民。以王天培功最，编为第二师师长；彭汉章为第一旅旅长，吴传心为第二旅旅长，易荣黔为第三旅旅长，刘升昌为四旅旅长，许开凤为警卫团团长。预计编制，以十六团为限。祖铭夺取政权，主要原因，固由其在军队内部卓著誉望，亦遥借北廷为声援。直奉战争后，吴佩孚虎踞洛阳，以统一为号召，祖铭倾心推戴。佩孚准其备价于汉阳兵工厂购买两师枪械，暗示以西南重任相委寄。而贵阳自民元以来，刘显世本依附唐继尧以起，其后虽窃位方岳，仍以偏裨自处，对外态度，惟继尧马首是瞻。继尧固认贵州为云南附庸，居之不疑矣。比闻祖铭之别有企图，怒，使其参军马致祥来，词挟恐吓。祖铭以继尧二次回滇，实力迥非昔比，亦易之，对使者语不逊。使者归，亟构于继尧。而刘显世适在昆明，亦效申包胥秦廷之哭，冀得复辟。继尧令其弟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以讨伐叛将张开儒、范石生、杨希闵㊸，秘密准备侵黔。尤复多遣信使，张皇文电，与祖铭阳示亲善。任可澄、陈廷策者，宪政预备会之领导人，趋势冒利，与刘显世为亲友。祖铭亦尊礼

之。每边区有警报，必以示二人。二人恒曰："此伪言也！滇黔方睦，唐公推赤心于公，即刘如周，亦宁不解事至此。"祖铭然其言，不设备。及滇军大入，祖铭第四旅旅长刘升昌，以盘江八属报应之，为之前驱。敌军逼安顺，始仓猝调队堵击，一再溃败。祖铭不获已，退川。诸将推为黔军总司令。

时吴佩孚方助川将杨森、邓锡侯攻熊克武，连兵不得罢。吴佩孚复驱异己之北京军队卢金山、于学忠、张久明等加入。以祖铭曾任方面，拔为前敌总司令，尽统援川各军。唐继尧欲消灭黔军，亦增遣其大将胡若愚，率吴学显以援熊为名，入川助战。混斗逾年，祖铭卒逐克武出川，树杨森为四川督军，邓锡侯为省长，从吴佩孚意也。然祖铭坚谓杨森褊隘狡黠，不能统理全川，故起川军总司令刘湘于田亩之中，扶持以为首领。由是颇忤佩孚旨。然犹以祖铭功高，授陆军上将，创设川黔边防督办以位置之。祖铭于是开府重庆，编练军伍。所部曰国军第四十三师，祖铭自兼师长。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第二师，师长彭汉章；第三师，师长周西成。曰黔军独立第一旅，旅长穆瀛洲；第二旅，旅长杨其昌，第三旅，旅长毛光翔。曰黔军扩充旅，旅长张膺方。曰警卫第一团，团长杨维和，第二团，团长杨柱。曰川黔边防军第一路，司令吕鹿鸣；第二路，司令张藩。实力达五万人。佩孚虑祖铭势成尾大，请饷请械皆不予，讽以裁兵。又督令平滇。

时三角联盟㊹、倒曹运动㊺，弥满全国。祖铭知时局且有变化，亦显与佩孚相左。唐继尧虽踞有滇黔，而援熊之后，吴学显全部歼灭，胡若愚亦丧其资实之半，自审不敌祖铭，一再遣诣重庆，愿无条件交还贵州。驻黔滇军，自向广西发展。祖铭许之。曹、吴崩溃，段祺瑞执政。祖铭荐王天培督办贵州军事善后事宜，周西成为会办；荐彭汉章为贵州省长，会议复失地。然夺第二师予李燊，汉章所得者，杂牌部队而已。天培虽督办，袁以

协力为词，留同驻渝。滇军屈服，议者获虞其挟诈，乃令王、周二师，各出一部，翼彭部共进。十四年二月，贵州全省肃清。汉章正式就任省长。时外寇蹂躏之后，十室九空，黔人渴望苏息。而汉章起走卒，政治经济素非所谙。其始本以能战统军，但知奉行教令，一旦居高临御，遂乃茫无主宰；所部既非建制，指挥亦感丛脞。而周师广占西北完善地区；王师则发展于东南两路，所据之地，自委县局，赋税所入，不解省库。汉章所亲辖者，十才三四。

周西成之归于祖铭也，曲折反复，不如王、彭之亲且久。然西成窥之祖铭猜防天培，近于汉章亦渐疑贰，于是多方运动，以博祖铭之信任。省内周部防地，秩序逐渐恢复，人民稍能乐业；彭部反是。祖铭因耆老之请愿，决退汉章而进西成，且允尽调彭、王部队离黔，俾西成得全权治理。十五年五月，西成遂为贵州省长矣。

初祖铭之定川也，外表虽奉一尊，实际上仍各自为政。川人谓之防区制，由来已久。其时势力均衡者，为杨森、刘湘、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刘光辉等六、七辈。此外，挟一军一师，朝秦暮楚，依人图存者，犹以十数。王文华以扶植一人而失败，祖铭则欲利用群雄，持黔军为基本而操纵之。然粗中浅虑，喜谀寡断，川人固已深窥其隐。其始欲利用他人者，结果反为他人所利用。杨森借督军职权，拥有兵工、造币两厂，以统一内部，排斥客军为号召。然初步进行，在兼并弱小，未敢向黔军挑衅也。刘、赖等亟以甘言蛊祖铭，怂恿参战。十四年五月，祖铭兵大出，鏖扑数旬，森力疲下野。而黔军弹药亦为之耗竭焉。方战事酝酿间，川将领公同议定，成都下后，黔军有补充优先权，尽造黔军步枪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再分润各部分。签名署押，信誓旦旦。事后则互相诿卸，一不践言。又重庆一区，向由刘、邓两部与黔军合驻，黔军除保有铜元局外，余事不得过

问。祖铭先后积不快，遂与刘、邓相恶。

其年十月，孙传芳驱逐杨宇霆[46]，奉系势力退出大江以南。吴佩孚掩至汉口，收合旧部，图燃死灰，以阁员饵任可澄，使出死力奔走，陈拥吴之利，内则陈廷策（总部总参议）、丁照普（总部秘书长）旦夕浸灌，严密包围，祖铭不能无动。翌年春，允吴请，扶植杨森回川，重握兵柄。刘、邓以利害关系，联合各军，一致反袁。刘、邓表示撤让驻渝部队时，袁幕酌酒相劳，庆其成功。已而川军百道侵袭，又煽动团防，阻塞给养。黔军大窘。祖铭引退南岸，川军复步步进逼。六月，祖铭退回黔北。王天培则径率所部分出湘、鄂，遣代表诣广东，接洽收编。自是以后，虽未显与祖铭绝，已隐然自树一帜矣。彭汉章怨祖铭黜其省长，亦阴欲脱离关系，入湘以后，陆续收编贺龙、许克祥等，并旧部号为三师又二团。一面接受吴佩孚湘黔边防督办之任命；另方面亦派代表输诚于广东。国民政府任汉章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天培第十军军长。天培进军鄂西，压迫宜沙。北军师长王汝勤[47]、卢金山等，久处膏腴，腰橐富硕，且自知非佩孚嫡系，吴胜亦难生存。于是与天培订约，和手转让。所部纷纷瓦解。天培收其资装器械，羽毛骤见丰满，声望由此隆起。

祖铭之归黔也，议者分两派：一主雌伏以观变，一主乘时以图功。且曰："我出，则王、彭宜不复归；不出，则坐失两部。"故后说尤有力。而周西成既总揽贵州，亦不乐戴一太上政府，挠其事权。惟其推动祖铭，不从正面敦促，专采旁敲侧击之手段。先是，西成运动省长时，允祖铭于就任后，每年供亿二百万元。至是，乃迎祖铭之父廷泰莅省，拨给四十万元，大置田园。又搜刮全省特货[48]四百担，为袁总司令预备开拔费。亦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遣使来，征祖铭出师，许畀以较崇名义。祖铭欣然成行。至铜仁，通电就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暨十二军军长兼职。然任可澄、陈廷策犹坚持拥吴，强聒不舍。凡革命军之优

点，概从掩蔽，且诬为赤化，而盛张吴佩孚之形势，谓实力倍蓰癸甲[49]时。祖铭虽为大帅，素不喜近新闻杂志，各方情报，专委耳目于亲信。任、陈党援盘亘，祖铭于不知不觉中已自为之囚拘。于是以保持固有系统为名，编所部为六个军。第一军军长王天培，第二军军长彭汉章，第三军军长周西成，第四军军长何壁辉，第五军军长李燊，祖铭自兼第六军军长。然周西成全部留黔。天培、汉章始终在若即若离之间。祖铭直接指挥者，不过半数。其友周培艺诒书规之曰："颇闻迩来外交方针，偏重联吴，子玉[50]骄蹇刚复〔愎〕，癸甲之际，公尝与之切实合作矣。彼庞然自命为中国之首脑，而以为他人只应服从拥戴，直不许拥戴者之自有意志，更何容服从者之别信主义？此人虽幸乘时再起，重执国柄，自山人观之，恐成功尚尔辽远，或可径断其终归失败也。公与彼之交期，以前尚未见圆融，今后更何能水乳？彼人我见极重，专欲无厌，其心忌公之多才，妨公之成功。而公天性峭直，亦未能便嬖侧媚，如杨森辈之将顺。故合作前途，在深知内幕者，已不待烦言。此次出湘，宜集众思，广众益，综合讨论，深刻认识，究竟朝气蓬勃之革命军，与彼直奉健儿，孰坚孰脆，观察既明，然后确定行动，万不宜仓卒参战，供政痞牺牲。一与革命军接触，便不啻将十余年护国护法之立足点，根本推翻。愿公慎之又慎，勿轻率从事。"祖铭犹不决。驻常德两月，后方部队，迄未集中。

十六年二月一日，为农历丙寅除夕。唐生智驻常师长周斓，以饯岁为名，柬请宴会[51]。祖铭率参谋长朱崧、军长何壁辉，坦然赴席。入其室，空无居人，伏兵发，三人皆遇害。斓围攻黔军总司令部，旅长杨维和率卫队彻夜抵抗。拂晓，湘军增援者愈众，维和知不敌，引刃自裁，卫队缴械。总部职员秘书长以下，被俘至长沙。已而释之。驻扎德山之旅长杨绍楷，闻城中有变，或劝之赴难。绍楷以未得命令为词，按兵不动。湘军谓杨有善

意，许其安全退却。而部下皆訾其怯懦，贻羞团体，沿道各持械散走。比至黔，人数寥寥矣。残余部队，各缘平日意气，奔合于王天培或李燊。惟马明亮、史远勋两师，尚滞留洪江，无法前进，并于周西成。祖铭死后二月，彭汉章诣汉口，总司令部以其违令逗留，治军无纪，交军法会审，判决伏诛。第九军除部分收编外，余皆缴械遣散。

第四篇 桐梓系统治时期

第一章 桐梓系势力之勃兴

周西成者，贵州桐梓县人也。桐梓旧隶遵义。遵义文化水准，高出于列郡，科举词章，颉颃贵州，而通今学古过之。独桐梓人见目塞野。西成以民国纪元前一年入伍为征兵。时高小犹未卒业也。辛亥革命，陆军扩编，西成见拔为中士，充班长，从杨荩诚北伐，顿常德。席正铭、陈开钊之攻铜仁也，驻常八十四团官兵，多自动合于八十三团。西成连长曰黄道彬[52]，与旅长周燊儒皆遵义人，以乡谊拥护燊儒之主张，拒绝参加回黔。席军覆没，燊儒自谓有劳于显世，要求维持原有编制。显世命在湘边缴械，而后予以欢迎。燊儒知被卖，听残部散归乡里。西成夤缘入讲武学校。卒业后，充排长。刘显世怨往事，尝密令所属，辛亥革命军人，一概不许录用。然王文华赏必当功，拔才如饥渴，亦不尽如显世旨。西成得擢为营长，戊辰、源[53]三四年，密选湖湘子弟，勇果锐厉而头脑简单者，匄〔介〕于旅长卢焘，送入贵州讲武学校。至其乡里戚旧，牵帅以来，或朝入伍籍，或暮保升学。同官某嘲之曰:“若汲汲准备人才，欲为都督耶?”西成曰:“唯！吾安能无野心!”

十年，黔军有事于广西，令谷、胡两旅全部出征[54]。正伦私

乞西成于窦居仁，曰："周营善战，驰名湘川，幸割爱拨借，以助成功。"时正伦已密谋倒何，居仁长厚，弗之疑。入桂后，正伦诱致西成，曰："从我，编若为支队长！后望且无穷！"西成阳以委蛇，而密率部自柳州急驰数百里，以归于居仁。无几何，大元帅[55]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督其北伐。而正伦留恋贵州地盘，亟整归装。王伯群久拜贵州省长之命，盘桓上海，惧正伦先入，亦戎途西上；而袁祖铭挟定黔军总指挥名义，与谷、王分道竞赛。盖自王文华死后，酝酿经年之黔局，至此乃急转直下矣。谷部团长王天培、彭汉章，首电迎袁，窦部团长毛以宽继之。全军各单位皆震动。正伦率兵一连，踉跄入贵阳，卢焘雅怀谦让，赍送总司令官防。正伦曰："公奈何恶作剧！"即夜，偕张春浦微服遁。窦居仁从之。先是，居仁赏西成为团长，及居仁下野，并命西成兼代旅长[56]。然所部仅得六连。王华裔来略地，西成伪退以诱之。华裔入居铜仁，西成出其不意突袭，诛华裔。遣人四出，诱煽诸部，绝少反应。而袁祖铭且起胡刚为东路边防督办。胡刚者，第一旅之老团长，周部官兵素严惮之。西成恐摇动军心，乃出屯龚滩，一方仍与祖铭议价。西成要求实授旅长，祖铭仅允团长，西成微不满，又称绝对服从。其辞于王伯群也，以疾风劲草为喻；辞于谷正伦也，祝东山之再起。乃至川将领熊克武、赖心辉、杨森，西成莫不纳款输诚，卑屈其身，礼下之已甚。时滇黔军久离四川，川之一、二两军，自相火并。杨森新得众，知熊克武非易与，悉调精锐赴前方作战，留二千余人守备涪陵。假西成旅长，俾和辑主客，代镇后方。森为克武击败，退驻鄂西，与留守部队隔绝，乃令尽归西成节制，以待再举。西成内计曰："今为人司门户，主翁归，即发遣矣！以小吞大，其道至危！然机不可失，当冒险图之。"于是刻日召集杨部训话。西成登台演说，大旨谓：欲求生存，须有力量，内部松驰，即力量泮散，一临大敌，鸟骇兽散矣。为今之计，当彻底改造，缴械另

编，方能适应环境，发挥力量。西成语言素钝拙，是日辞绪泉涌，听者悚息。军中亦有先受其运动者，大呼放仗，众不期随之，廊庑积械若小丘。时届初冬，薄寒中人。罢会，西成汗洽重衣，后常语人曰："此事为一生成败关键，小有枝梧，前途粉碎矣！"西成久在军中，办事敏练，逾日而调整就绪。毛光翔、王家烈、江国璠、犹国才，皆擢团长。元从干部，大抵越级超升。川人之失职者，饵以财政机关，亦无怨言。

十二年二月，刘显世复引滇军侵占贵州，袁祖铭退川。西成因人心之积怨滇寇，自称靖黔军总司令，掩入遵义。巨匪罗成三，于五旅争长时，裹胁坐大。袁祖铭柄政，假北防统领以羁縻之，盘踞一方，骚扰闾井。西成先使人接洽，约为兄弟。成三惮其声威，请划防地而处。西成于筵间执成三，数其罪，立予枪毙[27]。罗部慑伏，尽没入其械弹。唐继虞命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悉起所部，三路来攻。西成度不敌，复退出遵义。当是时，杨森、邓锡侯已向导北军，大举入川。吴佩孚先任王汝勤为援川前敌各军总司令。汝勤迁延不至，乃改命祖铭。祖铭驻节重庆，所部皆在前方。

西成之再出也，自知宗主过多，各方皆不相保信，决改变作风，求和于熊、赖集团。熊克武令袭渝自效。西成侦重庆空虚，亦自谓必得，令江国璠率一旅往。国璠行动迟缓，祖铭先设备以待之，狼藉而归。西成与祖铭之关系，由此中绝。其年八月，与川滇军会克重庆，周部先登。祖铭暂退万县，补充竣事，即迅速反攻。黔军有宿憾于滇军，势若隼击，当之辄靡。而川滇军得重庆后，方争夺权利，暗斗激烈，故不能为一日之守。是役也，滇军胡若愚、吴学显，仅以身免；熊克武亦丧师。克武命移军实于潼川，空成都不守。祖铭与诸将计曰："此诱我深入也！宜及其惊魂未定击之，我下潼川，成都焉往！"杨森请行。祖铭命邓锡侯翼之。克武方放兵休息，不虞敌之骤至，复大败。自是不能在川立

足，假道黔、湘，迤逦入粤。赖心辉先已与熊克武失欢，祖铭亦欲解散克武党羽，熊去而赖留，号川南边防军总司令。心辉任西成为川军第十二师师长。又因心辉为介，谒祖铭，布腹心焉。祖铭大悦，恨相得之晚，编西成为黔军第三师师长。西成师部驻贵州之赤水县。赤水时为滇军势力范围，又受唐继尧任命为滇军第八军军长。舆论以西成素行如是，亦弗之怪。袁祖铭威望崇隆，唐继尧请交还贵州。祖铭荐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进兵收复西北路二十余县。自委官吏，擅定税则，招抚土匪，流通商货。贵州省长彭汉章瞠目不能问，治绩且相形见绌焉。西成益结内外倾汉章，祖铭亦自谓西成能，一力维护西成。十五年五月，西成入贵阳，就任省长职。

王天培者，以军官生入伍，护国战争有劳，久为团长。而王文华一旦擢用留日士官生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何应钦等，权位皆出其上，天培褊心，有积薪之叹。文华既殁，环顾五旅，益觉升途暗淡，遂激而拥袁。定黔之役，天培最卖力，祖铭授为师长，引为副指挥、副司令。然猜忌之情，屡形词色。滇军退却，天培挟督办贵州军务之荣衔，曾不得一望国门。天培援桂时，尝于大本营两次觐见，亲承总理训迪，向义之殷，虽总理殁后不衰。至是遂决割弃祖铭。

彭汉章之免职，盘桓不即去，西成进军以威之。汉章怨其陵逼。驻川师长李燊、何璧辉等，皆通电声援，斥西成无礼。盖祖铭以拔用西成而失众心，然西成才力，实优于王、彭，为政虽号严急，然颇廉察，下不敢欺，黔局初得一时安定。然头脑顽旧，专己武断，不容纳他人意见，不接受三民主义，亦终以此败。

初，西成与祖铭约，祖铭越境拓植，西成任生聚教训之责，每岁补充兵员，并供给一部饷糈。祖铭认为满意。退川未久，即整备入湘。无何，常德告变，祖铭暴殒，部下皆自择主。西成仅收得马明亮、史元勛两师。周培艺诒西成书曰："公受命鼎公（祖

铭字鼎卿)，支柱内外，曩日局势，一合作分工之局势也。今公独当其冲，而对外尤急于对内。此次鼎公罹祸，原因虽有多端，主要则在态度不明。夫与人同利害，越趄于前敌，倔强于后方，安得不触人之忌！而又临之以骄倨，处之以托大，鼎公于是乎死矣！查目前国民政府统治下，为粤、桂、湘、鄂、赣、川、黔七省，而政治犹循旧式者，四川外，惟贵州耳。省党部未立，党代表未派，政治部未设，彼之视我，得毋有灰色之嫌乎？一军之何，十军之王，对于贵州，果遂坦然忘情乎？政府纵不督过，何、王纵安淡泊，而攀龙附凤之徒，假危词以耸之，借现状以挑之，不敢保其不生波澜也。为公计，凡革命诸省已有之机关，无妨设立，已行之事例，无妨仿效，乃至部队之编制，内政之措置，勤求训示，以博政府之信任。对何、王两方，亦躬执谦退，遇事推崇；或介绍人才，则量予录用。使彼外向，苟有发展之机，内顾不作返旆之谋，公之地位安，贵州人民亦相毗以安矣。”西成颇纳其言，渐与中央接近。中央编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以西成为军长。无几何，又加第九路总指挥，所以奖宠西成者甚至。顾西成习见军阀割据，疑统一未可以岁月致。幕府皆偷合取容，谠言不入。部将虽贵为师旅长，恒以畜产相诟詈，呼叱如奴厮。叫嚣隳突，无敢拂其意者。以四川之多难，既蚕食叙永、古宋、兴文、古蔺、酉阳、秀山、彭水各县；又因胡若愚、龙云之争，加兵云南，以援胡为名，图直捣昆明。会所部阮德炳、杨寰澄相次挫衄，始退回西防。然犹划毕节收容滇军张汝骥，俾与旅川之胡若愚，观衅而动。时两广与中央有违言，西成屈意交欢之。大出特货，与洋商订购军械。于内则创兵工厂、白药等厂，学司制造。然设备苟简，又不知延揽高等技术人才，依赖机匠，指导工作。先在会办任内之赤造枪（赤水兵工厂出品)，曾发各部队使用，连续发子弹十余响，即须修理。西成盛称其美，人遂不敢言恶。贵阳出品，迄亦无何进步。又因便利军

事运输，征发民夫，兴筑公路，堑山堙谷，驱血肉之躯与自然搏斗。人民裹粮走数百里外，终日力作，夜宿又无栖止，饥寒疾病，死者十之五六。

李燊者，故袁祖铭连部司书，祖铭劝之学，遂以勇略显，积战功，从偏裨至军长。任第四十三军长后，历参各次战役，驻防鄂西。遣人诣西成，愿得循祖铭先例，省有余以补不足。西成弗许，词又不逊。燊部素藐西成，恒曰："二十五军不能战，徒挟媚道，诓惑主帅，以攘政权。闻西成在职苛暴，敛重役烦，民不堪命，吾举吊伐之师以临之，犹燎毛射缟也。"燊持重，犹与西成信使往还不绝。而周部吏，希旨生事，其所不悦，辄指为四十三军间谍。李部要员在籍之戚族，横遭拘系，或被监视。诸将怒，煽于军曰："吾侪汇款皆设收矣！邮件皆劫夺矣！家属皆逮捕矣！"军人戟指聚詈，愿与西成偕亡。形势既成，燊亦弗能制止。十七年十月，四十三军攻下酉、秀、黔、彭，直指铜仁。西成大将王家烈为前敌总指挥，一日奔北百余里。西成悉师往御。李部锋锐甚，而千里驱利，军无后继，不堪消耗。西成避免主力决战，旁出以扰之，多方以误之，鏖仆七旬，双方伤亡皆极惨重。燊暂退川边。西成宣言凯旋。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回省，彩坊锦联，杂以爆竹，极庆祝之巨观。燊复由沿河入，经德江、思南、石阡，行动飘忽。二月九日，燊先头部队占领贵定。西成命刘民杰扼粽粑街，以优势火力，自正面压迫；而清水江方向之皮得沛师，石阡方向之廖怀忠师，都匀方向之蒋熙仁团，皆星驰赴难。燊惧四面受攻，且胫部负伤，遂折由归化，取小路退滇。四十三军由此残破。二十五军亦日即削弱矣。西成望粤械如望岁。周培艺适在贵阳，常因燕语，晓之曰："奉中央者其势顺，合邻封者其道危。以公才武，苟以绩效自结于中央，区区两三师人之饷械，以愚观之，当不成问题，为何劳心焦思，自苦若此？且舆论厌分裂久矣！公首赞统一，将享天下之荣名。"西成曰："子谓统一可能乎？"

培艺曰："疆吏实行中央命令，即统一矣！奚为其不能。"西成曰："事正难言。曩彭介石为蒋总司令代表，许济饷械，皆有成数。吾以诚信奉人，而仅获空头支票。亦知粤桂非推心见与，但利其假道，取得要需耳！"又论及铜仁战役，培艺曰："公为元帅，职在选将，若战必躬亲，毋乃过劳？"西成曰："兵权假人，不易收回，子不见本省成事乎？吾将改编吾部为一百个连，吾自运用之，可以横行西南！命成护卫三十八连矣。"[58] 培艺知其锢蔽已深，请急归。其年五月，李燊合滇军，自盘县攻入，西成复亲出，遭遇于镇宁之八棱桥。飞弹雨集，西成居前线，中弹阵殒，其众大溃。事定，部下聚衣冠而葬之。今黄果树所谓周墓者也。

第二章　桐梓系势力之衰微

十八年六月，四十三军入贵阳，兼采公民大会投票及省党部推举方式，选出李燊、马明亮、安健、周培艺、尤为霖等，组织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推燊为主席，已得中央认可。顾军事旁午，政务实有未遑。燊驻鄂西时，统三师，众近二万人，至是仅得四团，人不过三千。作战倚滇军朱旭、张逢春两师为主力。周西成死后，二十五军之自前线溃退者，及余部之未参加战斗者，络续集结于遵义，拥毛光翔为总司令。旭、逢春主乘胜扫荡，彻底消灭。燊鉴于刘显世两次勾结滇军，流毒桑梓，黔人至今诟厉，不欲蹈其覆辙。且劲敌已去，视毛光翔以下蔑如也。则设词延缓滇军，使接洽收编。而西成已于春间纵张汝骥回滇，合胡若愚、孟友文两部，攻下昭通，直捣昆明。龙云惶恐，急调朱、张两师返兵自救，且亲诣镇宁以促之。滇军仓皇退却。燊势孤，光翔亦骤强硬，悉师反攻。七月五日，毛部廖怀忠师入贵阳，燊团长宋绍錡等沿道叛变，不复成军。其后间关走北平，出席汪兆铭召集之扩大会议，遘疾死于香港。

毛光翔者，周西成之中表，与西成先后入伍，追随十余年，

不离左右。西成之自靖黔退出也，幸基础之有立，感创造之不易，常大集所部而告之曰："天下方乱，武力为右，大丈夫建功名，取封妻荫子，如拾芥耳。惟事资统率，故必有公认之领袖。吾辈自铜仁以来，经过千灾百难，始有今日。我忝为团体领袖，但经营危险生活，随时有死亡可能。惟个人可以消灭，吾辈团体绝不许任何人消灭。兹预为推定：我若骤遇不幸，团体继承人，应按群、绍、佩、用为序，执行领袖任务。"部队轰然声诺。此为西成意识形态之重要表现，亦即桐梓系互相间之信条。群，谓毛光翔群麟；绍，谓王家烈绍武；佩，谓江国璠佩玙；用，谓犹国材用侬。国璠以袭渝失败，革去军职，继承权利，无形中已被褫夺。其后王家烈演逼宫之剧，犹国材兴犯上之师，皆称引西成遗教，以为册名金匮石室，应一尝最高领袖之风味。倒戈相杀，耳〔尔〕余同尽，盖亦西成始料不及者矣。光翔莅省，亦组临时政务委员会。中央任何辑五、李仲公[59]为特派员，调查周、李曲直，且有办理善后之命。光翔于时颇惴惴，谋奉还民政，保留军权。中央察光翔谨饬，无专横跋扈之虞，乃召何、李还京，授光翔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光翔就职后，首电香港，停止西成所购军械。介绍人言：买卖双方订有合同，孰违约者，罚金二十万元。此款已存银行，损失宜顾虑。光翔复电，愿任罚款。二十五军将领，私怨光翔之无能。然此械到黔，军人如虎附翼，其作梗于国家，为蠹于地方，恐百倍二十万元犹不能偿。君子谓光翔仅知啬用金钱，而影响所及，人民实阴受其福利。

光翔兢兢守成，军事方面，不敢有所扩张。初年环境亦殊艰窘，自经两次战争，西成任内潜伏之土匪，各假名号，所在蜂起。而川将赖心辉，滇将辛成贵，以本省不能立足，皆来奔。宋绍錡历扰西防，袭毕节，踞威宁，而师长杨寅亮且以安顺叛。光翔拮据应付，讨定匪叛，又善遣赖部，与龙云言和。滇诛宋绍錡，黔杀辛成贵，复归于好。光翔师西成故智，不信任人，部队

皆不归建制，多数师、旅长，只能指挥卫兵一连。然诸将之保有其壁垒者，光翔亦莫如之何也。县局用人，任所亲援引私党，贪赃违法，相互蒙蔽不上闻。假有闻者，惩罚亦不之及。财政因西成金库制，收支秘密，财厅仅司印刷表册。厅长马空凡苦于无俚，建议清丈田亩，可增益收入。光翔悦，从其策。已划分区域，大规模训练工作人员，将实施矣。会王家烈代有其位，以取之不顺，欲见好民众，以命令罢清丈。

初周西成创业时，参预之知识分子，主要只熊逸滨一人。逸滨原名兆。其妻，西成之姑也。先为县知事，以贪猥，法院判处死刑。西成出之于囹圄。然西成虽用其才，不甚假以事权。为二十五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名存而已。遵义之再团结，逸滨颇有劳，冀攫省主席。光翔滋惮之，荐于中央，得授行政院参事。逸滨见谓投闲置散，怏怏返里，挟元老资格，遨游各部队间。

家烈与光翔比肩事西成，身材魁岸，临阵勇敢，在周部号为骁将。然事任阶级，曾不能越光翔之右。西成会办贵州军务，荐光翔于袁祖铭，擢第六师师长，又委会办，署直辖各部队指挥官。强抑家烈出其下，家烈固不甘服。十五年五月，奉命入贵阳，家烈被酒，流涕言于西成曰："蒙恩久备任使，事之带危险性者，家烈必为前驱。但同时辈流，尽多豪杰，家烈攘臂不让，阻诸君立功之机会，何以对袍泽？惟省长图之！"西成大怒，即日悬牌揭示：旅长王家烈，着即撤职！居二年，复起为西、秀前敌总指挥。而驻防各部，皆遥奉命于贵阳。家烈累败于四十三军，信望大损。十八年之役，西成先命毛光翔统万人，从贞丰、兴义方向，迂回滇军后路，纵敌深入，合围聚歼。光翔颇内惭，其行趑趄。家烈建议，光翔宜掌留后，并首先宣誓服从。是举也，桐梓系皆盛称家烈顾全大局。然尔日内外熬煎，事态险恶，家烈或欲使光翔踞著炉火上，待其身败名裂，然后取而代之也。已而局势好转，光翔竟绾两符。毛幕策士计曰："艰难之际，家烈血忱拥

护，钳之，则寒扶义之心；纵之，恐速夺嫡之患。今湘黔边界，群盗如毛，不若令家烈负责剿办。倘得中央同意，越境出击，既就食湖南，又可请求分润洪江特税。主要犹在王家烈远戍，与本省政客绝缘，挑拨离间将无所施其技。”光翔以为然。命家烈以二十五军副军长，率三团出发。家烈埋头苦干，匪患肃清。日月积累，部队亦渐扩大。呈荐其中表何知重为师长，拔李成章、简文波、犹禹九为直属团长。中央赏其劳，授湘黔边区剿匪司令。家烈入觐南京，陈军械呰窳，中央酌给补充，慰劳遣之。自西成崛起，光翔代袭，虽专断一方，能生杀荣辱人，然舆论指目，谓为山泊式之英雄，与刘显世之土豪政权，相去无几。以其未展谒中枢，亲承朝命也。家烈回防，声誉顿增。

彭文治者，陆军再建时团长之一。虽武人，颇具政治头脑，习于纵横之术。经王文华缉捕后，久蛰思伸，家烈延为谋主。于是招纳人才，交通各部队，暗中活跃。光翔亦闻之。二十年八月，中央加授光翔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总指挥[60]。九月十八日，日寇猖狂侵略，占我东三省。大局紧张，光翔利用两事为宣传武器，企图制止。表面暂沉寂。已而熊逸滨在贵阳，盗光翔名，发特急密电召家烈[61]。家烈大喜，絜李、简、犹三团，倍道兼进。光翔骤闻兵过贵定，备战调拨皆不及，使人报家烈，愿保留总指挥，交出军民两政。惟痛恨熊逸滨，即以斥熊为交换条件。家烈自亦不乐逸滨中分其柄。遂因毛以绝之。逸滨悄然归田。又连累及彭文治，求一省委，亦不予。

毛、王既一时妥协，二十一年二月，由光翔以内禅为词，荐家烈自代，中央即授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自光翔时，内部已不能统一，迨家烈而分化益显著。侯之担沿袭周西成所受自赖心辉之川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三旅，据有赤水一带；犹国材一师，据有安顺、兴义一带；车鸣翼一师，据有铜仁一带；蒋在珍一师，据有遵义一带；廖怀忠一师，据有思南一

带；宋醒一旅，据有毕节一带。家烈号令所及，十才三、四。性轻脱，不亲庶务，荒于酒色。其妻万淑芬干预军民政事，家烈不能制。密赁外宅，与嬖幸作牧猪奴戏。既罢，辄致良家妇女侑酒，丑声四溢。始光翔自知不逮，人与谈政治则谢言头痛。家烈更坦率，一切拒见宾客。即各方重要代表，订期会谈，匆匆三数语即避去。群下因缘为奸，差缺按肥瘠论价。李、简、犹皆扩编成旅。军饷不足，则令各县摊派。县局区保，节级浮收。敲扑追呼，人民不胜其酷。光翔近在同城，数以友谊进规，家烈犹不悛。周、毛亲故失职者，多怂恿光翔诉诸行动。犹国材以当璧次及，尤踊跃请用命。其年十一月，光翔微服走遵义，入于蒋在珍军。在珍以遵义独立，首树倒王之旗。家烈命李成章、简文波分道致讨。闻宋醒不稳，又命犹禹九出师。留守贵阳者，仅军部直属部队，不逾千人。家烈与犹国材通电话，许以事成后递禅国材。国材知其绐己，亦报之以欺骗，恳款之意，穷于口舌。军事则授权参谋长吴剑平，加紧准备。度王部已与蒋、宋合战，星夜进攻。警卫营长赵某[62]开门纳犹部。家烈仓皇离贵阳，于路发急足，追李、简两旅，取湄潭、瓮安道，赴榕江集结。犹旅势成隔绝，勖以保存实力，待机动作。又征驻湘之何知重来会师。部署既定，家烈欲疑误敌人，故绕越独山、荔波，迫近桂边。蒋在珍、吴剑平率部追蹑，骤失家烈踪迹。路人传云："已投李、白[63]矣！"家烈之起，虽借中央卵翼，而以特货贸易，与桂为亲交。投桂乞助，宜若可信。毛、犹同入贵阳，国材事光翔，执部属礼甚恭。实际援家烈先例，要荐兼符。而为光翔谋者，则劝光翔保留其一。两人各有企图，事势久不定。二十二年一月，家烈自榕江反攻，声言已由广西补充新式武器，士气颇旺盛。贵阳城守，光翔、国材分讯地，纡尊自巡视。急调蒋、吴返旆。又以重利啖车鸣翼，使拊王部之背。家烈前临坚城，后有强敌，分兵奔命，形势异常困难。卒能激励将士，击溃车部，攻克贵阳。或曰："家烈

曾允士兵入城后，部分自由，然未至普遍劫掠，亦无人敢显言其事。”二月，家烈恢复职权，毛光翔逊于赤水，称下野。犹国材让出安顺，以何知重部填扎。家烈资实大耗，欲望已盈，与反王各部，相安于文书隶属之状态下，不复议攻战。各部巧立名目，大肆搜刮。一方面缮械治兵；另方面则殖产兴业。当时曾任师、旅长者，今日皆坐拥数十万之富豪，以其擅有土地人民也。即家烈诸将，分防省外，亦纷纷效其所为。逮中央军入黔之前夜，合计全省，号称六十团。尤滑稽者，万淑芬接见外来代表，亦自夸拥有实力八团。又指其幼子示人曰：“绍武每不听人言，待吾儿成年，命之治事，即不需绍武矣。”闻者传为笑柄。

二十三年，红军二军团贺龙，六军团肖克，分道入黔。时各县残破，人民苦军阀虐政，无法生活，从者如归。家烈遣将拒敌，战弗力，自出督剿，亦无功。无何，江西红军北上抗日，毛泽东、朱德自将出征。由湘入黔，声势甚盛，诸将咸避其锋。惟侯之担部一再接触，皆糜碎。红军止遵义休兵焉。家烈知濒危殆，然犹欲保残骸，亟求桂军增援。殊蒋军追击部队，已先扼马场坪，桂军后二日至，气沮，以“助黔讨赤”为解。二十四年一月，吴奇伟、薛岳部入贵阳，继蒋介石亦至。二月，家烈师次大定，所部索欠饷，喧哗噪动。家烈自谂无颜临众，被迫辞军民两职。蒋命王部集结威宁，听候改编。以柏辉章为一百零二师师长，何知重为一百零三师师长，编余官兵，给资归里。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亦分部收束，次第就范，割据之局终。

注：

①指1796年（清嘉庆元年）至1805年（清嘉庆十年）的川楚白莲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遍及五省区，坚持斗争达9年之久，参加者数十万人。

②即1905年。

③岑春蓂，字尧阶，广西西林人。1903年任湖北按察使，助张之洞行新政。1905年署贵州巡抚。1909年调任湖南巡抚。后因镇压长沙抢米风潮激起民变，被革职。民国后隐居不仕。

④当时称武备学堂而不称武备学校。

⑤江某，指姜文㫲，字若望。到黔后因第二标未成军，遂改委为陆军小学总办。

⑥鲁昌禧系巡防队管带，非一标三营管带。董福开所率者，为新军一营及两个巡防营。

⑦赵德全未至陆小，亦未与学生讲话。余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赵德全》。

⑧此处史实有出入。参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杨树青》。

⑨一说杨荩诚、赵德全当晚分别被推为新军正、副代表。

⑩贺国昌系巡警道。

⑪农历十月二十四日为阳历12月14日。

⑫罗魁，遵义之巨匪。军政府将其罗致入贵阳。益变本加厉，伪称长官，要挟军政府，若不委其标统，当扰乱贵阳。黄泽霖设计宴请罗魁，席间将其枪毙。

⑬1912年2月2日。

⑭辛亥革命后，贵州陆军扩编为四标。叶占标为第一标标统，辖杨树青、萧规等三营；肖鸿宾为第二标标统，辖艾树池、马繁素、赵某等三营；鄢元发为第三标标统，辖胡刚、郭润生、曾广义等三营；刘显世为第四标标统，辖王文华一营，其余二营未成军。

⑮蹇、陈二人当时均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⑯据刘世杰《袁世凯之祸黔》所载，洪江会议，黔军所派代表为刘世杰、王禹铭、肖健之；唐继尧所派代表为牟琳、胡为一、张绍銮、吴作棻、何熇；黎元洪所派代表为赵均腾；谭延闿所派代表为危道丰、陈斌生、陈书田。

⑰刘鸿魁为刘燕山之长子，名官箴，字铭之，又字鸿魁；其大弟官霖，字时之；二弟官礼，字统之；三弟官德，字茂之。

⑱1861年发生贵阳教案时，田兴恕为贵州提督，巡抚为何冠英。田亦非钦差大臣。

⑲陈聘儒当时为兴义府（治所在今安龙县）知府，并非兴义县知县。

⑳普安直隶厅，今之盘县特区。

㉑游勇，系指广西会党起义军。1902年10月，该部曾攻下兴义县之箐口，旋攻下府城安龙。

㉒查《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并无蔡锷就黔事向全国的通电。滇军袭黔前，有蔡锷1912年2月27日致胡锦棠、刘显世电，中有"滇、黔密切，未能坐视其糜烂，已电饬北伐军留兵镇慑"等语。

㉓播州杨氏，今遵义一带古称播州。自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氏应募征南诏，平播州，遂为播州土著最高首领。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杨氏统治播州凡724年。

水西安氏，系贵州彝族先民。自安氏二世济济火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受封罗甸国起，子孙世袭首领，辖地约今之滇东及黔西北一带。至康熙二十七年（1698年）袭水西宣慰使之安胜祖死，无嗣停袭。统治水西凡1473年。

㉔此为公历。

㉕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时，正值袁世凯改定省制，实施军民分治，先在贵州实行。故任刘显世为护军使，戴戡为民政长。

㉖第四团团长应为和继圣，第六团团长应为张云汉，文中叙述序号有误。

㉗护国之役，戴戡先为护国第一军第四梯团长，后改右翼总指挥。文中所言"左翼"，系为以王文华出湘为右，戴戡出川为左之误。

㉘王华裔，字筱珊（一作小山），刘显世时任游击军第三路司令，驻黔东、湘西一带。刘倒台后，流窜于湘桂黔边，在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反对王文华为首的"新派"的军阀斗争中，为反王的急先锋。

㉙此电乃刘显治所拟，内容为声讨王文华之十大罪状，由游击军驻湘西之首领王华裔在洪江发表。

㉚刘显世于1920年6月17日迫于全国军民分治浪潮而通电自废黔督，仅以省长兼川滇黔靖国联军副司令名义统辖贵州军民两政。其下台后谋复位，亦以联军副司令名义相号召。

㉛张汝骥，字伯群，滇军将领。是云南"倒唐""二六"政变四镇守

使之一。1923年曾率滇军二次入黔，并任贵州军务会办。后与龙云争夺云南省控制权失败，曾退避贵州毕节。

㉜吴传心，字夏安，以字行，贵州都匀人，曾任王文华时黔军旅长，解放后任省人民政府委员。

㉝邓汉祥（1888—1979），号鸣阶，贵州盘县人。曾在段祺瑞执政府内任秘书，其后在四川军政府中任职。

㉞资、内，指四川资阳、内江。

㉟泸、合，指四川泸州、合江。

㊱当时孙中山在广州遭受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的排挤，其政治主张不能行。唐继尧等滇、川、黔将领联电，请移国会至重庆。部分国会议员已聚集渝城。

㊲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字子嘉。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原为曹锟旧部，后投靠段祺瑞。1919年任浙江督军。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旋起旋落。1933年病死于天津。

㊳贿选之窃政权者，指贿选总统曹锟。

㊴王文华被刺事，系北洋政府及刘显世之胞弟刘显治等支持袁祖铭，指使袁部将何厚光派张克明所为。

㊵何应钦为第五混成旅旅长，系王文华在重庆编制黔军时所定，并非王天培倡议。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原为朱绍良。朱随王文华赴沪后，一度由谷正伦暂代。驱逐刘显世后，为何应钦兼。其时，王天培同何应钦已有隙。

㊶一说1920年10月15日王文华以赴沪养痾为名，偕朱绍良并挟袁祖铭同行。袁至沪后，设法离王北上。

㊷袁祖铭“定黔”之行，于1922年3月8日行抵洪江。前往迎护者为王天培之弟王天锡营。袁并未带有部队，亦未与窦居仁部冲突。方拟向贵阳进击，实未遇抵抗。

㊸张、范、杨三人均系1920年追随顾品珍驱逐唐继尧的干将。唐复位后，三人只得率部出走广东，投靠孙中山。时杨希闵已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

㊹三角联盟，指奉系、直系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之间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联合”。

㊺倒曹运动，指各派政治、军事势力反对贿选总统曹锟的运动。

㊻杨宇霆、字麟葛，辽宁省法库县人。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曾任东北第四军团总司令等职。1928年因勾结日寇出卖东北主权被张学良枪杀。

㊼王汝勤：（1877—1962），字幼甫。河北密云人。1904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

㊽特货，指鸦片烟。

㊾癸甲，指癸亥、甲子两年，即1923、1924年。

㊿子玉，吴佩孚，字子玉。

(51)袁祖铭驻军常德徘徊不进，且扰害湘西。唐生智命周斓图袁。一说唐约袁于1927年1月30日到二铺街一个社团里备酒细谈。袁按约前往，被周斓伏兵枪杀。

(52)黄道彬系桐梓人，非遵义人。又黄为周主官，非周连长。

(53)辰、源，湖南之辰溪、沅陵。

(54)1921年，孙中山发动讨桂之役，号召西南各省出兵相助。时贵州五旅纷争不已。谷正伦、胡瑛均有意向外扩军发展，请缨入桂。卢焘总司令遂命其行。

(55)指孙中山。

(56)当时窦居仁系由铜仁与王伯群等赴湘转上海，由胡刚暂代旅长。周西成由第二营营长升为第二团团长，无兼代旅长事。

(57)1923年周西成以"靖黔军"名义，由四川进驻遵义，与罗成三结为兄弟，后又派兵围攻罗成三部。周部诱胁罗之勤务兵，得其藏匿处，遂将罗擒获枪决。

(58)周西成改定军制，以营为单位，拟成立100个营，号为护卫营。以数目为番号，如护卫第一营、第二营等。但实际上只成立了38个营，并非38个连。

(59)李仲公，贵州人，留日学生，曾任北京《晨报》记者，1929年，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员来贵州调查周西城和李燊之间的争战。

(60)应为第六路总指挥，而非十八路。

(61)1932年元月，毛光翔决定以犹国材取代王家烈。2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电令升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取代毛光翔。王家烈挟军事优势和蒋介石政治上的支持，以副师长柏辉章率先头部队由贵定直

插贵阳。毛光翔计穷，于2月26日交出省政。

⑥②赵某，指赵一新。

⑥③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关于《毕节县志》征集计划书的签注意见*

（1941年）

种族门：云汉人居此始于何时？相传有十大指挥之说，拟觅各大姓族谱考证。鄙意族谱固可备参考，但不能据为典要，以私家著述不负责任；而此一门之作者尤多喜为夸词诞语，虽名手不免。按明洪武十五年①始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统辖十八卫、十二千户所②。毕节卫应设卫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三人，大率世官，亦或有流官③。所谓十大指挥，盖并指挥、同知、佥事等等而言，其卫指挥则林氏耳。《明史·职官志》曰：凡管理卫事，惟属掌印佥书。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考选其才者充之（考选由抚按会同主管官署五年一举行，谓之军政）；分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出哨、入卫、戍守、军器诸杂务曰见任管事；不任事入队曰"带俸差操"。《兵志》云：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

---

*1941年，作者受毕节县政府聘，担任《毕节县志》总纂，1942年辞去。其间，作者曾几次与李仲群等人通信，论述修志的有关问题。本文即是就李仲群等人拟订的为该志征集资料的计划书所签注的意见，节选自《素园书牍》第13卷中给李仲群的信，题目是编者加的。

李仲群（1891—1973），毕节县人。曾先后任毕节县立中学、毕节私立弘毅中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毕节县政协副主席。

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旂一，小旂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贵州土司传》云：贵州虽设布政使司，而宣慰使如故。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霭翠位各宣慰之上。霭翠死，其妻奢香代袭。洪武十七年④入朝，愿效力开四鄙。帝赐赉有加。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四川土司传》云：洪武十四年⑤命征南将军傅友德帅师南讨，元右丞实卜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大军鼓噪直前，蛮众大溃，遂克七星关以通毕节。帝谕乌蒙、乌撒诸部长曰：今置邮传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据此，最初是军事移民。其后岁月积久，商旅辐凑，汉族遂占优势也。

生活门：外人举行之国势调查，常用精确之数字说明某一国之财富，每岁总生产若干，平均每一国民收入为若干元，消费为若干元，负担为若干元。地方机构比于国家亦具体而微。若能仿其意，表列概要，至少有两利：一以使官吏知民力已经竭蹶，二则地方优闲阶级亦可由此触目惊心，努力生产企图，一般贫民受福不浅。

宗教门：佛、道两教无须触及理论。鄙意但注重寺观、庙宇分配城乡情形，及某所僧徒几人，道士几人，斋醮法事在某时期某地区盛行，某时期某地区则否。一方面可表现迷信程度，另方面亦足觇社会经济有无余裕。同善社、儒坛、清水教等虽皆非法团体，而暗中实保有其存在。叙述及之，以促官民两方之注意耳，非以其宗教资格也。

注：

①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

②明朝于1382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卫、所均系军事单位而非行政建制。

③明清之际，实行改土归流以前，朝廷多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土著首领世袭朝廷命官，谓之世官；相对世官而言，朝廷由外地调入少数民族地区任职之官吏则称流官。

④洪武十七年，即1384年。

⑤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

《毕节县志》例言*

（1941年—1942年）

一，本志以提供材料，便利施政为主旨。施政大别为自治、官治两种。自治人员尚有不明了地方情形者，官吏多系外籍，每因材料缺乏，实况不明，致未能善其设施。虽续旧撰，拟辟新途，与一般注重陈迹者稍异其趣。

二，方志源流，《四库提要》论之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禹贡》①、《周礼》②、职方氏③其大较也；《元和郡县志》④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⑤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其言深切，可为操觚者示范。然宋元作者大抵私家弄笔。逮于明代，始著令典，上之户部，藏之殿阁。于是列城纷然，莫不言志。其哙〔脍〕炙人口者，于宋则范成大之《吴郡志》；于明则王鏊之《姑苏志》、陈士元

---

*此为作者受聘担任毕节县志总纂时（1941年至1942年）所拟。选录自《素园书牍》第13卷。

之《滦州志》、康海之《武功志》；于清则陆陇其之《灵寿志》。然皆为章学诚[6]排击无完肤，谓仅视近日猥滥庸妄者为矫出。曹子桓[7]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亦由方志体例太富弹性，故是丹非素，迄无定论耶。

三，土地、人民、主权为构成国家之三要素。地方者，国家之缩影也。本志采孟氏三宝之说，统适为土地、人民、政事三部分，分类似较适当。

四，土地部分十门：曰建置，曰疆域、曰地形、曰气候、曰土壤、曰物产、曰资源、曰城市、曰乡镇、曰古迹。

五，人民部分九门：曰种族，曰户口，曰生活、曰职业，曰宗教，曰风俗，曰名人拔萃录，曰民族斗士录（过去战争具有革命意义者，死事人员得附于本门），曰妇女。

六，政事部分六门：曰党务，曰议会，曰司法，曰行政，曰考试，曰军事。

七，门下分纲，纲下分目。如地形一门，山脉河流为纲，某某山、某某水则为子目。种族一门，土族、苗族为纲。而某姓某寨为子目。行政一门，纲目尤繁。其余亦容有有纲无目者，因事成文，不必削足适履。

八，部门为已定之规，纲目有增损时，由编纂会议决定之。

九，官吏贤否，人民有切身之利害。故特立循良、贪吏、酷吏诸目，兼示法戒。盖有褒无贬为近世之陋习，无聊文人且借此以结交显宦。惟武功志善恶并著。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四库提要》亦采录石语，谓非溢美。同人抱客观之态度，以舆论为准绳。伯夷[8]、盗跖[9]，但知据事直书。

十，县属人民凡特立独行、足以影响社会者，本志皆为立传（农人改良种植，工人创造器用，即符此例）。对于学问、技术有发明或发现者，尤应大书特书，尽量表彰。平凡从略。

十一，民族斗士一门，专为抗日戢役而辟。凡所属部队曾与

敌军接触者，其姓名一律列表。有卓著战功及临阵捐躯者，特为立传。

十二，风俗门之禁忌、巫觋、勘舆，宗教门之邪教，军事门之土匪，皆社会之黑暗面，自来作者避不著录。同人以为打破黑暗即所以寻求光明，目前事实具在，正自毋庸讳言。

十三，远略近详，司马迁《史记》已开先例。同人窃取斯义，事关现实，务究本末，期于既瞻且核，印象正确。

十四，旧志刊印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⑩，迄今六十余稔。土地如何垦辟，人民如何繁殖，生产如何增进，经济如何发达，文化如何振兴，社会如何演变，同人窃愿网罗事实，为全县人民提示一种倾向，至少亦希望引起民众研讨问题之兴趣。素餐之责，庶塞万一。

十五，本志共附图若干、表若干。其有有表格而无数字者，以向无此项统计，但能创启规模，及今亦未为晚。急起直追，所望于后来君子。

十六，地，人，事互有关联。分合之际，几经讨论，尚希熟谙史例专家惠予批评，同人诚恳接受。

十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已否刊印，但有成书，均仿《四库提要》例，编为提要。吉光片羽，与地方有关系者，亦予甄采，别立艺文门为附录之一。

十八，往事旧闻有记述之必要，而归类又感困难者，立特载门，为附录之二。

目录　（略）

……

按：县志例言由余嘱草，目录则出自李仲群手笔，并录于此⑪，以明事之中辍责任当有所归也。三十五年⑫十二月素园记。

注：

①《禹贡》，《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其著作年代为战国。书中记述了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

②《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

③职方氏，官名。《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管地图与四方的职责。

④《元和郡县志》，唐地理总志。李吉甫撰。原名《元和郡县图志》。

⑤《太平寰宇记》，北宋地理总志。乐史编著。

⑥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清代杰出学者，代表作为《文史通义》。

⑦曹子桓（187—226），即曹丕，三国时魏国开国之君魏文帝。又是著名的文学家，所著《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的较早著作。有《魏文帝集》传世。

⑧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他不受，后二人同逃至周。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⑨盗跖，即跖，春秋战国时人民起义的领袖。旧时被诬称为盗跖。

⑩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即1879年。

⑪李仲群所拟之目录，本书略而未录。

⑫即1946年。

身世述略*

（1947年—1948年）

我生在一个“破落户”的家庭。幼年教育还是“读书做官、

＊作者在1948年6月15日《复周宁一》的家书中写道：“我的小作品（指《西行追忆录》）……以我生平大都叙述在里面。”据此，本文当为《西行追忆录》的第一部分（其余部分均已散佚），写于1947—1948年间。今从残存的这部分原稿中录出，并以曾发表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者对勘。原文未分段，编辑时进行了处理。

显亲扬名"的那一套。当我成了一名秀才的时候，正是订立《马关条约》的那一年。时局大大的激刺了我，觉得平日所学的不够应付环境了。于是变尽方法，觅取新书、新报，如《校邠庐抗议》、《续富国策》、《出使英德意比四国日记》、《海国图志》、《万国史记》、《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湘学报》等等。颇浏览了不少。我又天生一枝笔，叙事持论都明白晓畅，博得观者的同情。中国传统观念，笔下好的便是人才。因此，社会上很刮目相看。我自己还是感觉不够，想到日本去留学，但我家虽薄有田产，每年还靠我教书来补助零用，自费出洋是办不到的；而且父亲老了，不愿意我离开身边。后来父亲见背，我去普安厅作幕友。云南巡抚林绍年调任贵州，经过普安，我代我的朋友阎华甫写了一封条陈，说些贵州应办的事，着重的是派遣学生出洋。绍年采纳了，对我的居停方雪岑表示："阎某人很留心时事，笔下很不错。"他到贵阳接印后，便认真推行这一政策。通令每一行政区域，就地筹款，至少派遣留学生一名，学习短期师范；停办有名无实的"贵州大学堂"；移动款项，考送留学长期学生二十名，分修各种必要的科目。于是，全省都震动了。我也辞馆诣省，参加考试。

由于华甫的延誉，我很受绅耆的欢迎。那时收回利权的运动，风靡一时，贵州也创立了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李苾园① 先生为总经理，于仲芳② 先生为副经理。他们延聘我当这公司的总文案。苾园先生在戊戌维新史上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典试广东，拔识梁启超，以其从妹妻之。启超入京会试，馆于李宅，日夜为其师康有为延誉，李亦心折之。遂介有为于翁同和，翁向光绪帝推荐，有为遂柄用）。仲芳先生更是热心社会事业的人物（他创办的事业不少，资善堂至今犹存）。我当然愿意跟他们学习。而且与考的名单，绍年是委任苾园先生保送，苾园先生要留我，我便不得不牺牲我的愿望了。尤其仲芳先生说得好："诸葛亮在

隆中，不过自修，学成也须求用。你看，贵州这一片偌大的荒原，亭台楼阁够你布置得下许许多多，只等工程师来设计画图。就让一百步，斩刈荆棘，平治道路的工作，虽在我们不学无术的人，也还能做的。须知，创造历史还是少不了无名英雄啊！”我被他说服了，不再提游学的事。

路矿公司停顿。我刻意经营了两年，沙漠上开了玫瑰花——贵州第一张日报《黔报》于光绪三十三年③六月初八日出版了，形式是四开本，一面印的，一大张。内容是社论、电报、新闻、特载、小说，各部门也都应有尽有。编辑由我负责，发行印刷由我老兄周丰原负责。不惟我们一文不拿，还拉了杨石泉、徐伯龙、钱伯良、任志清、李茀田、陈稚苏他们，也来帮着尽义务。零售每张制钱十二文，全年四千文。我们是牺牲血本，希望多有几个读者，把社会知识水准提高起来。给我迎头痛击的是，贵阳许许多多的绅士，看了一天，第二天他们不要了。我叫送报人和他解释，我们大赠阅一个月，在此期间是不付代价的。但他们仍然拒绝说："你们干的好事情，不要连累我们。"没有法子，只好把这班顽固的老先生的大名，从送报簿上摘除了。但另方面却真叫人感动，我收到不计其数的，若远若近的青年来信。他们表示："你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话，贵州本是一个盲哑的社会，你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喉舌了。你要维护你的报，发展你的报，不要令我们甫尝生趣又陷入黑暗和苦闷的深渊里！"他们都热情洋溢地担任推销，担任通信。所以，三百数十份的销数，也曾达到一千二、三百份的高点。但报馆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我们赤手空拳的玩把戏，只能不拿报馆的钱，再想拿钱帮助报馆，是万万不可能的了。我预算的广告收入，始终没有生意上门。抬高售价，环境也不许可。年终休刊，仅仅五个月零二十天，已负债六百余两（通用银）。在我呢，事前也略有筹划，经过几个月的移步换形，事情已大大变更了。贵阳华延厘④在川盐初改官运的时候，

他上辈人抓住了机会，独占仁、綦两岸⑤的运销，剥削贵州民众三十年，成了百万的大富豪。但他是依靠唐家发财的。所以，唐慰慈⑥办中学的时候，很花了他一笔钱。慰慈曾告诉我："报馆经费，我叫延厘补助你"。报纸发行后，我在社会上的声望一天比一天的隆重起来，尤其贵州巡抚庞劬庵⑦先生，他确实认我是舆论的代表人，重大事件不惜殷殷下问，我也知无不言。劬庵先生常把我建议的信函，发交司道会议。慰慈感觉到他所凭藉的门阀身份，有被我这穷光蛋压倒的危险。利用股东权力，屡次干涉我的言论，我也婉辞谢绝了。慰慈决心打击我。当报告帐目时，补助诺言他绝口不谈，反而提限制条件，好让我自己关门。

翌年，灯节过去了，出报还没有消息。询问的函件又从各方面流水一般的堆在我办公桌上。劬庵先生叫人来说，假使愿意的话，报馆经费，官厅可以补助。我熟权利害，接受补助，继续出版。这里遇到的困难是：当日热心赞助的朋友，原来都想从报馆得到一点好处，后来看见经济上既没有津贴，名誉上又似乎为我独占，他们灰心的灰心，高就的高就，答应写文章的都不交稿子了。而我自己呢，起先是一肚子的话没地方发泄，出报半年，辞源也渐渐枯涸了。这不用说，是由于学问没有根底的缘故。所以，每天在看报、作文、编缉、校对之外，总要腾出一两个钟头读书，充实我贫弱的头脑。但又不能平心静气，从头至尾的一部一部地研究，只可说碰到哪种问题，找哪一类的书参考。没有法子，有时只好用选论、代论的方法来塞责。而且社会活动展开了，无论原有的团体、新生的团体，都离不了我。开会结果，不管公推也罢，票选也罢，总给我一个起草员的头衔。拟章程，发宣言，具呈文，一古脑儿包办。应付特种事件，更是虚心求教。我固然乐此不疲，实在也有点应接不暇。还有我一家八口，开门七件，虽是有了声望名誉，却不能把来当饭吃，只得屈身当了一名公务员。开宗明义是在劬庵先生直辖的调查局作事。他们

评论我：奏稿公牍都去得，尤其函扎［札］当行出色，要推贵州第一名手。于是，警务公所、咨议局筹办处、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咨议局，都争相延揽，兼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虽然此等机关，不一定天天有事办，但时间的分配也够你跨蹶。精力之不复集中于报馆，不待旁人指责，自己也非常抱愧。慰慈恨我入骨，约会股东查帐，并要求接办《黔报》。我内省也该休息休息了。于宣统元年⑧六月底，将报馆全盘交出。（报馆移交后，尚欠江西人喻增佑的纸帐四百余两，他很慷慨的说："纸不是周素园自己用，他是印报给众人看的，几百银子算什么，素园尚有急需，我还可以帮助。"此君的高义，令我至今感激。另欠乐良臣的五百两，直至民国十九年，我才陆续偿清。）

但另方面，我又参加了政党的活动。这事对贵州民众的利害上和我个人事业的荣枯上，前后数十年间有巨大的关系。纪录始末，我另有专书（拙著《民党痛史》），这里只描述轮廓罢了。

长沙张石麒⑨他父亲是贵州的一个中级官僚。他生长在贵阳，我和他不相知。我在上海购买印字机器的时候，我最相信的朋友王子俊来信介绍说："石麒是位优秀的人物，听我谈起你，他也很倾倒。你回贵阳后，不可不结交这一个朋友。"后来，第一次晤谈，石麒给我的印象还不很深刻。因为我只注意办报，石麒的抱负则计划办政党。他说："报馆只能算是政党的一部分，有了政党才能发生大的力量。参与政治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而出现。"我说："你的理想虽高，但不切于实际。我只办你说的一小部份，已经受了无限的艰难困苦。你的企图太大，哪有许多的人力财力供给你！"他说："人呢，我已随时随地考查、联络，有了人，不患没有财。我们尽管分头进行，仍需要互相援助。"石麒真可以，他不断的接洽，不断的说服。《黔报》出版后四个月，他的自治学社开成立会了。又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西南日报》、公立法政学堂也跟着出现了。分社是逐月的推广，

社员是大量的增加，到得辛亥革命的前夜，自治学社的发展，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石麒有组织的天才，有领袖的容量。他对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拿我个人说吧，你批评他不对，他诚恳的接受你的意见。有时我甚至于发脾气，他还是那样委曲迁就。他说："你的事太繁，一切琐琐屑屑都由我去负责。只有党的路线要你参加决定，党的事业，要你尽力维持，应付官厅，应付社会，你须利用你的地位，为党谋生存发展。"我常常是半推半就地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这正合着张仪说的话："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入辛亥四月后，我们的党渐渐接近受试验的日子了。远一点的是广州党人进攻督署事件（黄花冈之役），近一点的是四川反对铁路国有事件；最近的是贵州陆军小学学生秘密签名事件。我们慎密的讨论过两次，就是党该动呢？不该动呢？要怎样动法？石麒这时显示了他的决心和刚断。发号施令，拼身家性命于一掷。主要策略在于组成新的武装力量，并夺取旧的武装力量。其余多方面的运动，由同志们自愿的担任。我分着警界。我是警务公所的老科长，而且敌党——宪政预备会挑拨的谣言常常说："贵州巡抚是巡警道贺国昌做，巡警道是周素园在做。"说要我运动警界，不如说要我领导警界还适当些。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今之"双十节"）。跟着是湖南独立，陕西独立，云南独立。我们在兴奋鼓舞中，每一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成绩。早起戴着头颅出门去，晚餐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回来享受。经过了若干的惊涛骇浪，终于九月十四日推翻满州政权，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

军政府合三部分组成；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杨荩诚为都督，石麒为枢密院院长，我便当了行政总理。我又是立法院（咨议局改称）议员公推

枢密员七人之一。从这日起，好像似一条铁链锁我在一间房子里。一张办公桌上，把旧日一院（巡抚）、三司（布政司、提学司、提法司）、两道（巡警道、劝业道）和一二百位秘书、科长、科员分担的职务，都积累在我一个人身上。耳是不断地在听，口是不断地在说，手是不断地在写；吃一餐饭也得放下碗筷来酬对两三次；鸡鸣后上床睡觉，还让你披衣起来解决问题。工作的紧张，据我所看到的记载，只有托洛斯基写的《列宁传》，他们在司马尼学院那一段时期，神情活像。可惜我们的成就太渺小，出卖的气力和所得的价值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四五个星期过去，诸事渐渐有了头绪，我才注意到各方面。本来，我去当"笨伯"，是让石麒头脑清明，好应付环境，但我们这位百战百胜的将军，却开始踏上失败的途径了。第一，十四日黎明多数的陆军官佐、陆军学生、麇集张宅，拥戴石麒为都督。他们说："杨荩诚只是少数士兵临时推举，不经过立法院的承认，他不能算数"。石麒坚决拒绝，以为凡属同志尽可指挥裕如，何必定要身居其名？复次，和宪政党成立的妥叶，不过因为他妨害我们的进行，暂时采取的策略。革命成功后，石麒却提示平分政权的原则，又标榜积诚感人的口号。任志清为枢密院副院长，陈稚苏为枢密院秘书长，郭重光为枢密院高等顾问，刘显世为枢密院军事股主任兼陆军第四团团长，胡锦棠为保安营统领。机要之地，肘腋之下，布满了敌人的势力。

杨荩诚为人简单木强，愚而自用（例如着手改编，先把他的剃发匠超升了一名准尉），军人恃功骄恣，动辄鸣角整队，提出质问。我们号召秘密党会，编为新巡防的，也不无轶轨动作。几十年习惯平静生活的小市民，都奔走骇汗，若大乱之将至。敌党抓着机会尽量的攻击，加重的诬蔑，过去小小斗争中，石麒打击他们的手段，他们都学会了翻转来打击石麒，而且运之以阴谋，施之以辣手。他们估计自己的力量，生吞不下我们。（我们虽然援

川北伐，分散了力量，但两两对比，他们还是处于劣势。）秘密迎请客军，利用戴戡、熊范舆、刘显治和蔡锷接近，在中间怂恿穿插，许给蔡锷种种优越条件。只要打倒自治党，他们甘心出卖贵州。我们虽然也得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报，石麒总给他一个不相信。那时当做的事情，派遣代表去云南访问蔡锷。无事呢，联络；怀疑呢，解释、解释。即使解释无效，亦可证实他对我们的态度。这一点普通常识，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真是活该。（各省间派遣代表，那时虽没有先例，但自我作主是可以的。）

酝酿复酝酿，军政府改组的期间迫近了（临时军政府时间三个月，是公布全省的）。立法院规定的每县选举议员二名，也陆续来省报到。敌人恐怕议员集会，正式选举石麒为都督，等不及外兵压境，他们冒险发难了。刘显世半生的生活是寄馈于巡防队，旧式军人都和他有相当联系，又得他们后台老板大富豪的援助，投下巨额资本，他运用金钱，收买不稳份子。新旧巡防总统黄荇卿[10]，是忠实的自治党员，而且在革命过程中有大功。但他却是刑名幕友出身，不懂军事。东路新巡防队哨官唐灿章，强占良民妇为妻，荇卿声言要尽法惩治。分统谭德骥也惴惴震恐。显世教唆他们叛变。腊月十五日，谭、唐作乱，戕荇卿，分兵围扑张宅、石麒幸免，呼援于代理都督赵德全（杨荩诚先已率兵北伐）。德全也是加入自治党的，但他却希望当正式都督，利于石麒之失败，拒绝了石麒的请求。于是，南路新巡防分统陈守廉、拥卫石麒出奔。自治党任职的要员，逃避的逃避，藏匿的藏匿。只有我，害了一场伤寒病，躺在家里床上，静听着满城的枪声，恭候刽子手的光临。奇怪！叛徒不来。第二天，自称贵州人民代表的敌党郭重光，却登门造请了。他说："张、黄一切措施，种种不满人意。他们冤有头、债有主。先生卓越的才干，丰富的经验，正大的立场，贵州人没有一个不感佩的。今天贵州陷于无政府的状况，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维持。"我毅然拒绝了，但他三番五

次的来纠缠，而且态度表现得异常诚恳。我自己考虑，在健康上，不能自由行动；在经济上，更是腰无半文。没奈何，死马当作活马医，又来再作“冯妇”。于是，扶病会晤赵德全。他说：“过去办不好由于组织不善，最大的毛病是互相牵制。现在改组是依据耆老公（郭重光所代表的团体）提出的方案，采用各省现行制，由都督统辖军民。民政我全然外行，请你当都督参议长，负指导民政的责任。”我说：“不管过去也吧，未来也吧，问题重心不在民政，而在军政。”他也谈了些如何整顿、如何布置的意见，又谈到应付敌党。我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云南北伐军。好在中央政府成立了，我们应该电呈孙大总统，揭穿邻省侵略的野心。中央需要云南军队呢，请催促前进；用不着，请制止他，回滇，不许来贵州捣乱。”马上拟稿交给德全。他皱眉说：“近来本省外省的电杆常被匪徒刨掘、砍断。你的意思很好，电文什么时候能使总统看到，都成疑问。”

我第二度组织机关，选任熟练职员，事情还没有上轨道，客军到达贵阳了。德全派人办招待，送犒劳物品。他们表示：“休息三天、兼程东下。”翌晨拂晓，他们自由迁扎东山、螺蛳山一带，尽据城外形势，架设大炮，以都督府为目标。“哀的美敦书”虽还没有提出，司马昭之心，却是路人皆知了。德全和我商量，援川第一团，几次严电调回，他们迟迟其行，已落敌人后着；因为争权争利，糜烂地方，也不是好事。要我去和郭重光交涉，愿意和平退让。重光说：“滇军预定的步骤是先礼后兵，日内必有条件正式提出，都督果能容纳，决无问题。”我归报德全，德全坦然不疑。相距六七个钟头，真是口血未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三日[11]的午夜，滇军进攻了，保安营开门纳之，敌军径扑都督府，德全踰垣逃出。自治党夺取的政权，至是全部灰灭。此后便魔鬼登场，进入一个恐怖时期。他们坑陆军，屠新巡防队，省内省外的自治党员，也逐日的逮捕、诛戮。我蜷伏寓庐，每日听到的只是“杀一杀

一杀”。我虽仗声望名誉的保证，估量他们还不敢骤下毒手，但精神上的痛苦和日用上的熬煎，真叫人无法忍受。山妻病已垂危，医药也不凑手。感谢仲芳先生，他了解我的环境，曾当着我的面吩咐他公子说:“你给周先生送二石米、二百银子去。”公子虽唯唯承命，背地里却沮格不行。忽然一名工友送来伪都督府一封公文，由寇酋唐继尧署名，委任我为石阡府知府。我勃然大怒，命将原封带回。任志清叫他的高足沈泽鸣、高凤翥一再的来恐吓，说滇军很怀疑我，是他替我解释，我再这样倔强，他也无能为力。我告诉他们:“转达贵老师，猫儿哭老鼠，用不着假惺惺，刀砍枪毙，反正周素园只有一个头，静候处置罢了。”山妻物故，仲芳先生送我一片地，在次南门外五里关，我去相度了一次，送葬又走了一遭。仲芳先生告诉我:“你两次出城办什么事，我是知道的。但他们的侦探报告，却说你约会赵德全密谋，破坏秩序。”我说:“他们的情报，都可作如是观。”仲芳先生凄然不语。我也警觉到，近日我寓庐的前前后后，常发现一些鬼头鬼脑伸伸缩缩的人。我那时往来的是一班前朝的官僚，旧日的同事，他们让我学习搓麻将，消遣消遣。我的技术并不高明，却是每战必胜，赢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余下支持家用，发送亡妻外，还余一百五十两来作亡命的川资。

大约是三月十八九吧，我忽动了访友之兴，去找彭明之[12]，乐群学堂里人说，他好几天没来。转到他家里，家人也报言外出。明之看准了是我，才出来招待。形色仓皇地，开口便问:“你没会着李小谷呀!”我答:“你话里含的什么意义?”明之详细申说:“你近日不理会外事。杨荩诚到了南京，孙总统任命他为贵州都督，叫他率部旋黔。杨已电告唐继尧，令滇军退回。另方面，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张謇、汤寿潜有信来请你和蔡衡武、乐彩澄、周铭久们组织贵州支部。戴戡、何麟书主张杀你，郭重光说:‘前杀一钟昌祚惹起舆论激昂的反抗；况周素园他又无瑕可指，不如

叫人控告他们财政不清。凡榜上有名的，一起收在模范监狱。待和杨部决战后，再讨论他们的死活。'群小一致决议照这样办。"我问："你的消息确不确？"明之答："乐群学生吴积诚当了刘显世的一名副官，开会时他站在背后，听的一字不差。我一得信，就请小谷转达你，让你好善筹防卫。"我于是决计亡命。不消三四个钟头，一切都准备好了。念及仲芳先生，不可不一为话别。把所得消息都告诉了他，并说："我按站行走，至少须十日以外才能出贵州界。到处都布满天罗地网，他们只消一个电报，要怎样便怎样。我不怕死，但却不愿意死在贵阳，让人家说周素园为公众谋利益，只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人们将借鉴覆车，以后没有人肯当笨汉。"仲芳先生说："据我看目前你离开贵阳，他们也许暂时缓和下来。我见着他们，只说你被小儿女累的慌，回毕节续弦去。这是很合理的谎言。"彼此珍重握手，这位英毅诚挚的老前辈，从此我便和他永诀了。

一个月后，我得了重庆镇守府的帮助，发了一封通电，把贵州两党的历史、革命的经过、客军和土豪里应外合的奸谋，详细披露。要求全国正当的评判，想争回我党已失的名誉。嗣后，在武汉，在北京，都依此目的而进行。重要文件，十九由我创稿，（见拙著《素园书牍》第四卷）曾经有两次把敌人政权动摇了。一是中央简放赵均腾为贵州宣慰使；一是临时参议院提出弹劾刘显世的议案。敌党也勾心斗角的和我们对付。不幸得很，他们是拥着地盘在说话，我们只是抱着义愤在说话。在一班势利奴才的眼光中，显然有轻重之不同了。但袁政府也曾优恤了黄茀卿，优恤了赵德全。敌人指目的"土匪头脑"，中央煌煌表彰，他们一丝气也不敢出。世凯不允许我们查办唐继尧，查办刘显世，但接着宋案发生，二次革命爆发，形势大大变换了。自称老同盟会的唐继尧，一交倒在世凯的怀抱里，东路出兵压迫谭延闿，北路出兵攻击熊克武，替世凯宣力效忠，世凯也允许为他铲锄我们。（黔人

冤愤团的四名干事，都明令通缉)。我们本带着“贵州匪党”的雅号，又加上“全国乱党”的新衔，立刻成为“双重罪人”。戴戡来电报一次，刘显世来公文一次，要求把我递解回籍。还好，国务总理熊希龄，耳熟于贵州党争的事实，给他一个不理会。

我回到四川，在重庆住了一个时期，又迁徙泸县，又迁徙合川。常常接到警告，叫你不能安居。终于三年九月挈眷到达汉口，伏匿在租界上。同乡王季和在那里经商，他恳切的挽留我说生活不成问题。我便一直待到洪宪改元的时候。我儿子夭殇了。继室又死亡，只剩下四个女儿，愁颜相对。家庭幸福我是无分的；政治活动呢，东京的朋友们来信招邀，我实在无兴趣参加。张石麒在上海，得了陈英士的倚信，分担一部分责任。他叫冷用民、黄幼甫来接我，带来可怜的旅费，我还是懒洋洋的。第二天，冷、黄又来说：“明晚有船开上海，已经给你买了房舱票，我们还要到宜昌有任务。去不去请你自决。”我只得答应去。石麒安顿我在湖南人罗杰家里，为的是和他寓庐相近，可以随时商量。他说：“我知道你的性情不喜欢东奔西跑的。陈英士的职务太烦剧，需要一个很精细的人帮助他。我介绍你，他表示欢迎，只待约定时间晤谈。”就是那天下午吧，英士被刺了。我始终没和这位伟人见面。石麒又提示另一任务。他说：“倒袁之后，黎元洪是应该依法继任的人。黎虽消极反对帝制，但积极方面还不够。唐少川⑬、孙伯兰⑭们常想觅一个适应的人深入北京，谒晤元洪。你前在武汉，和黎氏相当接近，幕僚中也有熟人。他们请你走一遭，最好得黎的文件，其次口述也行。一句话，要他表示鲜明的态度。”我接受了，这一次得着颇多的旅费。

五年六月二日我到达北京、西车站的检查是严重的，宪兵警察翻弄我简单的行李，很值不得他们的注意。但他们霍霍的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我，似乎想从我脑子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经过三日的奔走，元洪约定六日上午九时在东厂胡同私宅接见我。谈

话中间，副官报告陆军部次长求见。元洪让我等着，不到半点钟回来，他郁闷的神色上，展开了焕发的光彩。我谈到唐少川买收海军事件。他说:“兵舰上的炮弹，老早被部里收回，海军中什么用，糜费了这笔钱。”我说:“革命过程中，有时是不能计较的，海军虽没实际，从第三者看来，也可以增加革命的声势。”他还连说:“可惜这笔款子，可惜这笔款子!”谈到末了，我申述此来的要求，他说,“我还要考虑，我们一半天再见面。”是日傍晚，九门喧传袁世凯暴毙了。北洋派以段祺瑞为首，表示拥护黎元洪，择定翌日就职。我这一趟的辛苦，又完全丧失其重要性了。此后，我移家北来，想在京师觅一生活根据。元洪把我交交通部任用。我谒晤了许世英，并且托朋友从旁吹嘘。但它总延宕着。据说“总统特交的人员，随便位置，对不过上边;重要一点的事，一时又没有缺出。”直至六年四月，他才聘我为顾问。两星期后，世英倒台了，继任的人不承认这笔帐。吴景濂[15]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请我当文书科科长。一个星期，国会解散了，我真是所为不合，一言难尽。记得那年阴历除夕，家里是什么都没有。佣媪看不过，关照她的丈夫送了四样菜来。我说：没有白吃的道理，况且人家也不宽裕，总得开发开发。搜索半天还是一文没有。大女儿静一说:“上午乐彩澄夫人给了小妹妹一元押岁钱。”没奈何，只得借来搪塞，算渡过这一难关。还好，我在上海和石麒计划的另一出路，不久生效了。当日石麒曾叹息说:“倒袁虽可望成功，国民党的成绩还比不上进步党。中枢则让北洋派永久盘踞，我们的前途还是很黯淡的。”湖南人罗杰插口说:“世凯下台，北洋的领袖当然属于段祺瑞。而祺瑞的灵魂则为徐又铮。这人是北洋派的明星，许许多多的政客，都想和他发生关系，他却示人以不测，表现出来的只是尊礼桐城派的几个老腐败。可惜我又谈不来这一套。”我对石麒说:“你在国民党，算是站住脚了。这一条路，让我去想法子打通。无论何党何派，能解决贵州问题的，我们便和他合作。”祺

瑞讨逆后，我开始和又铮通信，最初是论文，渐渐谈到对付西南问题，对付直系问题。我前后去过几封信，他回信也有五六封。七年三月，我正濒于穷饿的时候，又铮挟奉军入关，来一封密电，延请我到军粮城，当了一名秘书。

天底下的伟大人物，最好是看远景。纵的方面你读历史；横的方面你浏览报章、杂志。说的那末尽善尽美，因为他们宣传的都是长处、好处。至于短处、坏处便略过不提。挨在身边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长短好坏混什〔杂〕的摆在你面前，有时叫人不满意。论又铮的学问才具，北洋派当然无出其右。但他的思想不免陈旧一点，度量不免狭隘一点，有时还带一点骄傲，处处露出看不起人的意思。就说皖系一小部分吧，段侧的“四大金刚”都是势不相下。又铮想越过他们，是会不择手段，予以无情的打击。所以他的前后左右都自己安下了绊脚石。祺瑞呢，我仰他的气节，崇拜他的廉洁，佩服他的果断。但经同事检出他的一个亲笔电稿给我看，这个偶像在我脑子里渐渐褪色了。那是吴光新由重庆退回鄂西的时候。电里大意说，南方人是缠不得的（包括国民、进步两党）。再不努力支持，北洋派的饭碗会全被抢夺。他没想着独占饭碗也是不合理的，有饭该大家吃呀！又铮企图利用奉军，武力平南。张作霖则是趁火打劫，不肯牺牲实力。两人同床异梦，他们决裂了。

又铮另一计划的新中心武力——参战军，督办自然是祺瑞兼任，但实权却落在参谋长靳云鹏（四大金刚之一）的手上。又铮另辟出路，建议编练新军，经营大西北。他的自信力常是“天下无难事”。果然，受任几个月，他收复了独立八年的外蒙古，在我这没见过大场面的人看来，这是掀天揭地的奇功，中国近百年史上对外的一大胜利。奇怪，不特政治倾向不同的人给他一个不相干，就当时舆论，也非常冷淡。上海各报提都很少提到。只有他切近的死敌（靳云鹏）感觉到威胁，秘密联合曹锟、张作霖进行倒徐。

九年七月，皖直战争爆发了，我被调在“定国军”统帅部中（段祺瑞为统帅）担任繁剧工作两星期。“定国军”战败，又铮避难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曹家兵、张家将都耀武扬威的进了正阳门。外间传说：“大帅”（北方人称曹琨为“曹大帅”、张作霖为“张大帅”，后来还有第三大帅的吴佩孚）曾询问：“《讨曹檄文》⑯是什么浑蛋弄的”？旁边有人解释说，这值不得追究。我这“混蛋”才幸逃法网。又铮遣人告诉我，毋须汲汲离京，必要的生活费，他会供给。不久，他从东交民巷逃到上海，约我去商量事情。他注意到过去脱离群众的危险，计划先抓住几部分言论机关，要我去接办天津的《大公报》。我说《大公报》老是那样倒死不活的，假使你露点锋芒，曹家的势力立刻封禁你。不如选定上海，还可得个言论自由。又铮答应考虑我的意见。我又把贵州方面的接洽报告他，他欣然赞助我回黔。

是十一月吧，贵阳发生革命。僭窃政柄盘踞八年的刘显世，被部下驱逐了。主持其事的是王电轮。电轮那时也在上海，他欢迎我回黔，并说：“目前预定是我以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请你当总司令秘书长兼政务所长，经过一个时期，就请你继任省长。凡参与辛亥革命的人谁不知道你，这是贵州人的公意，你也用不着逊让。至于当年出亡同志，请你开列名单，我都分送旅费，尽先回籍。”唉，人事的变化是难以逆料的。护国一役，刘显世的地位增高了，势力巩固了。他自以为是子孙万世的基业，谁知内部矛盾日甚一日的尖锐化。王电轮所做的事，都是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亦足见盗贼土豪恶贯满盈，虽其至亲不能容忍。这里还显示了一部分的正义和公道（参阅拙著《贵州陆军史述要》）。只可惜我同辟草莱饱经忧患的老友张石麒，已不及见此日的快举。他不堪环境的压迫，于一年前客死了。电轮为种种关系，在上海还须逗留一个时期，我便移家来沪。十年三月，电轮被刺。他老兄王伯群继承他的志事。广东政府任命伯群为贵州省长，卢

寿慈为黔军总司令。寿慈是电轮选定的忠厚长者，给他看守印信的人。今天，他弄假成真了。但电轮部下几位旅长，尤其何敬之、谷纪常⑰，都野心勃勃，想争夺这一宝座。电轮死后不久，何、谷裂痕暴露了。伯群催促我先回贵阳，敬之也有电敦请。我亡命十年，对于贵州军政各界，一切都是陌生的，但势成骑虎，又不能说不去。端午前由上海出发，中秋才在铜仁登岸。一入贵州界，真是荒凉满目，到处土匪横行，蓬蒿长的和人一般高，我想这是土豪政权遗留的成绩。第一混成旅司令部派一连人护送我，沿途都在警戒状态中，我又病下痢，情形非常狼狈。和这位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所所长⑱、兼讲武学校校长，黔军首脑的候补人何敬之第一次见面，他很不满意我，由他的亲信透露出消息，说："这人徒有虚名，太寒伧了，王氏弟兄这样推重，可真令人费解"。我识趣，写信告诉他"不日回籍扫墓"。敬之亲来挽留，并带来一封总司令部参议的委任状，说："请你主办对外文件，和总司令同桌办公。"敬之办事很负责，每天要消磨六七个钟头在总部里。一切文件，他都过目、动笔，有些还要自拟办法，汇齐之后，他抱了一大厚册向总司令立正，举手呈上去，矗立在桌边。寿慈满不在乎的两眼注视着窗户，把名章一件一件的往上印，不消三分钟完结。我冷眼看，每天都刻板式的演习这一幕。

过了几天，风潮突起了。粤桂代表先后报告："蛰伏香港的唐继尧，买进了大批军械，率领拥护他的队伍，假道贵州回滇。"敬之慌了手脚，和我商量。我说："继尧吃惯了元年的开口奶，此刻却没有内应的'汉奸'。'上兵伐谋'，是可以言论解散的。"马上代寿慈拟了一电，又用省议会及各公团的名义分拟一电：军民一致反对。并且暗示滇省内争，黔军守局外中立，但遇必要时也不恤和现任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联合。继尧回电否认，并且撰词安慰。粤桂代表也报告：他先本决计这样干，见我们态度强硬，恐怕消耗

实力，阴谋打消了。敬之欣然对我说："几千里外的事情，你好似目击眼见，预料的一点不差。我知道，你在徐又铮幕府，还要应付全国，代一省之府，自然是游刃有余了。"经过这一场考试，我取得了兼秘书长的位置。省长是寿慈兼任，民政是一团乌黑，五旅则分据地盘，霸占各县税收。何、谷的斗争，暗地里剧烈的进行着。敬之和我亲善了，才渐渐的说实话："五旅亲辖的第八团是城防改编，只有两营，枪支还不齐全。第七团是刘显世旧部的老巡防队，整个横梗着，放了一名团附，还费很大的气力去疏通。一旅利害共同，相当可靠。警卫团孙剑峰、乡谊、亲谊，谅亦无问题（那时敬之还不知道剑峰就是护谷倒何的急先锋哩）。纪常完全掌握二旅，近在北路的四旅，也和他一鼻孔出气，三旅算是中立，军事力量说不上优势，政治手腕也无法运用，只有催促伯群迅速回黔。"讨伐桂系，纪常新立功于广西，孙大元帅任命他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威望提高了，他公开的通电攻击敬之。同时四旅也有蠢动消息。敬之拉着我往孙剑峰的团部去，要求他下最后决心，并请朱一民（前任总部参谋长）和张赋涛[19]（四旅旅长）通电话，尚希望缓和缓和。但张的答复是"兵已渡过乌江，到省见面再谈。"剑峰则急遽地一次又一次地向别室走。终于报言：他召集部下的军官会议，营、连长们都不愿意参加内战。满屋沉默下来，彼此面面相觑。还是我忍不住说："形势既已造成，敬之退让为上，我是你约来的朋友，要走大家一同走。"敬之请我拟辞职通电，和告别部下的宣言。他说："我决计明早登程，你呢，还须留待伯群。"敬之下台了，纪常也不好意思马上就回来。风平浪静的，我们度过了年关。贵阳朋友告诉我："听得周素园要回来，我们心弦都振动，以为必有一番大大的作为。不料变了一个人了，社会上不免失望。"我只好一笑置之。

旧历元旦，我还在家高卧，听说孙剑峰统率全部离省。我去问寿慈，究竟怎样一回事。寿慈说："连我也不知道，我们去找李

云谷[20]商量。"两人到了李宅，云谷正在收拾行囊。他说："贵阳还有什么留恋！"我和他相约结伴，预定七天赶到昆明，转赴广州。路经狗场，孙剑峰的马弁拦住了，说旅长在这里，请我们吃早餐。和剑峰面谈后，才明白他仓皇离省的缘故。原来，我们在警卫团部的另一决议："目标尽管消去，实力仍须保存。"由敬之保剑峰继任五旅旅长，把警卫团和五旅混合编制，刷新整顿。剑峰虽然护纪常，同时也护伯群，主张他们军民分治的。这一点却触忤了纪常，连电反对。意思是让他登台后自有处置。寿慈不答，纪常震怒了，他的翼德将军又出马，这一次却真的兵渡乌江。剑峰自揣不敌，所以走避。我说："同一离省，你为什么不把队伍带去东路，和一旅密切联络，却老远的跑毕节，岂非削弱自己的力量？"他说："毕节一带是分给我的防地，财政上有一定的收入，我丢了地盘，去看人家颜色吗？"我无话好讲，他邀请我们同走毕节。说："大伙儿研究或于无办法之中找出办法来。"云谷也答应了。我就这样出乎意外的回到我的故乡。静中想起，中年过去了，东奔西逃的生活，一有不讳，孩子们将流落到怎样地步！还好，合又铮、电轮、伯群、寿慈、剑峰馈遗的，我储蓄下来共有三千元。买了二千元的田，典了八百元的房子，把四女和新订的继室接回毕节。剑峰移防赤水，我也懒怠同去。正偷闲着享几天清福，霹雳一声，袁鼎卿的"定黔军"进省了，五旅的团、营、连长，纷纷自动拥袁。谷纪常、张赋涛也狼狈逃避。这位黑松林里跳出的李逵，不特我看不出他的破绽，连何敬之、孙剑峰、甚至号称精细如朱一民，都没一句话提到，全不知道他在那里进行"地下工作"。记得九年冬间，老同志詹灵枢到北京，自称袁鼎卿的代表，邀请我合作，我问袁的宗旨，灵枢答是"扶刘倒王"。我说，刘显世荼毒桑梓，天怒人怨，还不应该打倒吗？尤其我，是一贯反刘，焉能和扶刘的人共事！灵枢说，这不过是假借的名义。我说："名义可假借的甚多。不取消扶刘，无商量余地！"电轮被刺，王侧都说

是鼎卿的主谋。他得了蕲云鹏、王占元的帮助，在武昌组织“定黔军”总指挥部，我代伯群策划，从种种方面打击他，不久便销声匿迹。今天他成功了，我不免有戒心。奇怪！他一次又一次来电，那么致敬尽礼的，虚左以待我；暗地里，却命令本县驻军监视我的行动。我身家念重，委屈了我的意志，埋藏了我的节概，再诣贵阳。他委我当秘书长。每天两人同餐，谈今论古，表面上很相得，神精上总有点格格不入似的。据他的表示：贵州已有两党的存在，西风压倒东风，或东风压倒西风，事情都办不好。他是要左提自治党，右挈宪政党，大公至正，以人才为标准的。他以命令表彰张石麒，认为起义元勋，给一次邮金三千元。旧日党员也权用了几个。又送给我毕节方面的安家费，又派兵护送我的继室来省，让我有家人之乐。一切笼络手段，他都尽量施展。一天，露出马脚了。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学生，在我房里谒见他，这学生颇会“贡谀”，把他此行所见的唐继尧复辟后的云南，和总指挥新获得的贵州，两省政象比较论列，赞美他治理的长才，尤其土药粘粘印花，真是“不加赋而用饶”。他笑着说：“这一政策是我苦心思索的，但施行起来还不免有遗漏，即如我们秘书长，就告诉家里，收得的土浆熬好来藏起。”我说：“我给孩子们的家信，都劳总指挥分神检查，感谢不尽。”他自知失言，脸红筋涨。又一天，忽然他一本正经的向我发问：“在你的意思，必然以为暗杀王电轮是我的主谋？”我说：“那究竟是何人呢？”他说：“自然是刘希陶[21]（显世胞弟）。他们舅甥间的恶感，真是宿世冤孽。我在黔军的资格，是一刀一枪，从血汗挣得的。电轮因为我得军心，三番五次的挫辱我。我反对电轮，但是要一拳一脚的见个高下，阴谋是不来的。我们相处数月，我是老粗，自谓已了解，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说：“是非久而自定，也毋须汲汲自白。”他说：“我为的是争取你的信任，彼此要开心见肠一点也不怀疑。旁人呢，我无自白之必要。”

十一年八月，鼎卿就任贵州省长，委我为政务所长，仍兼省

府秘书长。我恳辞兼职，他坚执不允。我把我的意见陈述，筹备开办的行政研究所，我这所长是安排深入群众，去和一般学员朝夕厮混，考查他们的品性、操行、才具、识见，把所得的详细报告，让你好量才录用。各县的情形不同，每人到任后，给他四十日限期，提出治理的计划，"教"、"养"、"卫"三个部门中，胪列细目。半年办到怎么样，一年办到怎么样，两年三年又各办到怎么样。一经核准，需要拿事实来证明。复次我们提高待遇，薪公各费都一倍、二倍的增加，让他们内顾无忧，尽心职守。复次，我们有犯必惩。待遇改善了，还要贪污下流，哪怕省长的亲属，也得依法处治，决不容认丝毫情面。吏治澄清了，老百姓才算是解除痛苦。即你们军事家的"向外发展"，兵员财力、何一不根本于民政！我现在是埋头故纸堆中，每天看公事、拟电报，占去了全部时间，弄得个精疲力尽。他才答应慢慢的物色替人。

几个月过去了。人们说："历史不重演"，指的是政治上了轨道的国家。像我们走循环路线的民族，真真可是难说。元年旧剧本，今天又一幕一幕的来复演一次。鼎卿此次定黔，是倚吴佩孚作背景。唐继尧很不安，派代表来，鼎卿表示对立，毫不客气。继尧决心图贵州，刘显世在昆明，又作秦庭之泣。于是继尧任刘显潜（显世从兄）为滇黔边防督办，命张汝骥、吴学显部队集中边界，剑拔弩张的只待前进。宪政党领袖任志清、陈幼苏们包围鼎卿，总说："唐蓂庚（继尧字）自顾不暇，刘如周（显世字）也决不至于此，你费了大力才完成的清乡工作，部队集中，土匪随之而起。无的放矢，岂不成了笑话？"鼎卿的第四旅旅长刘升昌（显世胞侄）驻扎兴义，公然命令西路县局，截止解省款项，为滇军准备粮秣。镇宁县长平少璜把原令专人送给我，我呈交鼎卿，他才下令调兵。敌军入境，升昌内应，且作了敌人的前驱，很迅速的进入安顺一带的平原。我们陆续增加的军队，上去一营溃一营，上去一团溃一团。政略、战略全部失败。鼎卿退却，我也跟

着走。还好，秘书长已于十日前交卸，预定的是在铜仁组织省长行署。到达铜仁，收集溃卒，草草改编，鼎卿见着士无斗志，放弃原定计划，退出四川。我说："现在我是没有职务的人，打算去上海修〔休〕养一个时期。"他也首肯了。鼎卿令军需处呈出帐目，要核计他的印花收入，存余尚有多少。揭开一看，第一名陈幼苏，借用六万元。其余某人借若干、某人借若干，三十余万元的巨款，就这样分赃式的开除个干净。他暴跳如雷，声言非杀人不可。气平后对我说："你的资格是很可以借个三万、两万的，为什么摆着钱不拿？"我笑了一笑，他又叹息着说："你们清廉的人，自己不想办法，我忝为长官，也不知道替你想办法，真对不起你。"我说："从去年八月以后，政务所长薪俸一百四十元，公费一百元，兼秘书长又一百四十元，每月三百八十元的收入，在我一生的薪金生活上，已达到饱和点。但是想做的事都没有做到，还是我对不起你。"我们这趟不由衷的结合，就此分手。

上海住了将近一年，鼎卿在川，大大的发展，他接受吴佩孚的援川前敌各军总司令，力战，驱熊克武出川。曹锟任他为川黔边防督办，开府重庆。他常来电慰问，并汇济旅费。多数师旅长也从旁催促。我一心想回毕节，但贵州在敌人的掌握，真是有家难归。十三年五月，我出任督办公署的秘书长，这回的事情一点也不碍手，所有文电，秘书处一古脑儿送给我，当委办的委办，当自拟的自拟，转呈上去，鼎卿只照样画"行"，一个字也从没讨论过。他说："我想不到的，你都补充了；想到的，你也说得那么透彻；我还说什么呢？"但同事中自参谋长朱崧以下，都背地里抱怨讥弹我专横。我不止一次的向鼎卿说："公署的各单位，各有各的权限。督办虽是看重我，在他们说来，我实不免侵越之嫌"。鼎卿说："次要的，还可分给他；重要的，总求你偏劳偏劳。他们连这点轻重都不识，简直是浑蛋，值不得计较。"

鼎卿的声势浩大，寇酋也自知弱点。唐继尧屡次派代表来重

庆，申明无条件交还贵州，请鼎卿派队接防。刘家是滇军的附属品，当然不成问题。但另方面却惹起吴佩孚的猜忌，请饷请械皆不与。责成他平滇，又讽示他撤兵。这时讨曹战争爆发了，由东南蔓延到东北。冯玉祥学“刘牢之的三反”，又从北京起事，曹、吴倒台了。鼎卿和皖系，向来不通声气，段祺瑞复出，鼎卿感觉地位的危险，非常忧虑。我自告奋勇，愿意当代表，但以“赐放还山”为交换条件。滞留北京三个月，结果还算圆满：川黔边防督办由执政重加任命，并着鼎卿统辖贵州全省军队，兼管驻川黔军，又依鼎卿的密保，特任王天培督办贵州军务，周西成为会办，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又拨给子弹二百万，表示中央对他的倚任。我对鼎卿说：“今天，你们四角开府，本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适逢其会，幸不辱命，应该实践我们的诺言。”鼎卿留恋不舍，只准了四个月的短假，特别酬劳我一万元，我从此闭户读书，退出政治漩涡。

注：

①李苾园，即李端棻，字苾园。

②于仲芳，见本书《书于仲方》文。

③即公元1907年。

④华延厘，即华之鸿，字延厘。

⑤仁、綦，指贵州仁怀、四川綦江。该两地向为川盐销黔的主要集散地。

⑥唐慰慈，即唐尔镛，字慰慈。

⑦庞劬庵，即贵州巡抚庞鸿书，字劬庵。江苏人。曾任翰林院编修。

⑧即1909年。

⑨即张百麟。

⑩即黄泽霖。

⑪本文所用年份，均为民国纪年；月份、日期则为农历。此处的二月三日，系农历，当为公历3月3日。

⑫彭明之，即彭述文。

⑬唐少川，即唐绍仪（1861--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清末官至邮传部尚书。民国成立后曾任内阁总理。后因袁世凯破坏内阁副署权，愤而辞职，寓居上海。

⑭孙伯兰，即孙洪伊。

⑮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唐。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袁世凯柄政时，任总统府顾问。护国运动中参与反袁遭通缉，1917年5月当选众议院院长。

⑯指作者代拟的《为段建威声讨曹锟檄》一文。

⑰即何应钦、谷正伦。

⑱应为省会警察厅厅长。

⑲张赋涛即张春圃，字赋涛。

⑳李云谷即李雁宾，字云谷。

㉑刘希陶即刘显治，字希陶。

祭奠革命先烈的祭文*

（1950年）

呜呼哀哉！

诸君自献身革命以来，已忘生命之为我有，而惟祝解放之成功。洎乎进军西南，据全盘之胜算，扫残敌若飞蓬。渠魁望影以奔窜，丑类闻声而胆惊。实普天之同庆，如烈日之方中。尔乃鬼蜮种种，口毒重重。瞰我秩序之未巩固，乘我主客之未圆融。與

* 为悼念解放贵州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暨省、市各界于1950年9月1日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作者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代表党、政、军各界在追悼大会上讲话并宣读了这篇《祭文》。

讹造仙，蹑迹潜踪。依土豪为掩护，与恶霸而交通。篝孤火于旷野，奋螳臂而汹汹。

诸君再接再励，且守且攻。忍饥寒以进取，冒危难而从容。前赴后继，昼突夜冲。流志士成仁之血，树人民服务之风。卒使市皆复业，莽无伏戎，工富出品，田满归农。打好生产之基础，不愧模范之英雄。

呜呼哀哉！诸君之肉体消失矣；诸君之声名将永垂于无穷。禀天地之浩气，宜百世而钦崇。合群众以追悼，业舆论之至公。呜呼哀哉！尚飨！

（原载于1950年9月2日《新黔日报》）

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首届会议闭幕词*

（1950年）

……

我特别提到我们大会中的小组活动，是指明我们新民主的会议活动与旧民主——欧美资产阶级民主的会议活动有着本质与形式的不同，更与蒋、谷匪帮① 所玩弄的一切议会的形式与内容有着真假民主的不同。这个不同，决定于政权性质的不同，决定于对人民负责与否态度的不同。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够把这个会开得很好的政治基础。

---

*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1950年9月15日——19日召开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首届会议闭幕时的讲话。原载1982年12月出版的《毕节文史资料》第一辑。

这个会开得好，还在于会前准备的充分。我们远在人民政协全委会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开过会之后，就已从事于精神的准备工作。我们不仅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交换意见，酝酿意见，而且更向各阶层的人士广泛地征询了意见，复于委员会预备会中组织起草委员会，做了初步的起草工作。因此，我们的会期虽然只有五天，而工作的准备时间就曾经历了很多的时日。这样，我们的会就才真正收到集思广益的好处，就才真正实现了新民主的作风，而这个大会也才能够开得这样圆满，这样顺利地完成了重大的任务，才会得到大会热烈欢欣地一致通过了杨主席② 的工作任务报告和陈副主席③ 的九个月工作总结报告及减租细则、退押办法、农业税细则等五个大文件。

今天——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九日的今天，我掬出万分愉快的心情，敬谨宣布贵州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闭幕。

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于如何实践杨主席所报告的今后工作任务，运用到每一个具体的现实中去，要在今冬做好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秋征的工作，打垮农村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以削弱封建剥削，初步改善农民生活。我们更要经得起考验，在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坚定人民立场，严正敌我界限，以实际行动来履践革命的理论，成为毛主席所希望的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不要只做一个口头的革命家。什么是口头革命家？无可讳言的，我们队伍中，很有许多是在封建势力的浓厚空气中生养起来的，尽管今天看清了革命趋势，学习了革命理论，但旧的坏观点、坏习气，还随时袭击我们。我们刚刚运用理智从前门把它们赶出去，但他们可能利用我们的情感，又从后门窜进来，使我们决定了的立场又发生动摇。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斗争、自我检讨。我们一分钟也不忘记反省检讨的重要，就可以保证成为完全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革命家。毛主席把土地改革运动比作过关，我们今冬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也

只有做一个无保留的完全革命家，才能把这一关过得去、过得好。

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我们目前面对着的封建农村，存在着我们最顽强的共同敌人——封建势力。此次人民政协全委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在北京、重庆召开的会议，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即如何坚决执行反封建任务的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地掌握中央及西南所昭示的这个精神，而后才能把我们四个朋友团结得更好，团结得更紧，才能把我们最顽强的共同敌人打倒下去；我们更只有坚定地发动组织农民，依靠着广大农民，而后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也才能做得彻底。

这些工作，就是目前奠定建设新贵州最基础的工作。只有脚踏实地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我们下一步的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前进。

注：

①指蒋介石及解放前夕任贵州省长的谷正伦。

②杨主席即杨勇同志，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

③陈副主席即陈曾固同志，时任贵州省人民府副主席。

解放周年看时局

（1950年）

谁也不会忘记：在去年今天，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入贵阳，把国旗高高插在贵山之上的一天。转瞬之间，我省及贵阳解放已一周年了！

时间的进展虽然飞快，但我们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工作，却是在艰难环境中埋头苦干，一天一天的积累起来，才有今

天的成绩。我在这里不打算对这些成绩加以分析，而就十一月四日各民主党派所发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发表一点感想。近视的朋友们，或许说我是好高骛远。但只要冷静的分析一下，便知道这是血肉相关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永远解除被压迫的威胁！

美帝国主义自一八四四年订立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起，一贯是侵略我们的。但它玩的是两面戏：一面是阴谋毒计，吸尽你的膏血；一面又花言巧语，伸出“朋友”的手来。在过去不明外情的环境中，许多人受了麻醉，幻想着美帝是可亲的。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德、日、意被打倒，英、法被削弱，美帝的海空基地伸展遍于全球，日益暴露了它强盗的本相。如：（一）帮助其它帝国主义侵略。例如帮助英国侵略马来亚，帮助法国侵略越南。（二）援助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内战。例如过去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人民，支持希腊保皇法西斯政府进攻希腊人民，现在支持菲律宾的季里诺傀儡政府进攻菲律宾的人民等。（三）扶持各国反动派镇压各国民主势力。例如扶持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势力复活，镇压日本和德国的民主势力，支持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府企图让它加入联合国，指使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国政府宣布共产党非法，指使英、法、意、西德、加拿大、日本等国政府压迫共产党等。（四）利用经济援助，控制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例如马歇尔援欧计划控制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土耳其、卢森堡、葡萄牙、印尼、瑞典等国的经济和政治，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法西斯化，且强迫它们进行战争准备。提到朝鲜，它的态度更其露骨了。一年以来，美帝的军事要人，战略专家，不断的巡回、视察、计划、指导，终于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侵朝战争。杜鲁门还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武力干涉解放台湾。最近侵占汉城以后，更越过

朝鲜三八线，并以大量陆军向鸭绿江、图门江汹涌进逼，直接威胁我东北国境。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人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这真是披肝沥胆，代表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呼声。美帝恃其强暴，竟敢充耳不闻！语云："是可忍，孰不可忍！"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是我们不待再计，振袂而起的时候了！

复次，我们再把美帝的力量作一精确的估计：《世界知识周刊》邓超君所著《美帝战略上的弱点》一文，说得非常透辟。它指出美帝战略上的弱点，是不可克服的，这些弱点表现在战线长、后方远，人力不足，战斗力弱。关于战线长，该文指出美帝的侵略计划是世界性的，它的敌人是全世界的人民，它的侵略领域包括全世界，它的作战战线，必须要包括欧、亚、非三个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个洋，在这些地方，它要处处设防。美帝的基地政策，一方面说明了它世界性的侵略阴谋，同时也说明了这是它的致命弱点之一。基地需要人来据守，美帝的兵力不可能使它的基地网能够如意地发挥效用。因此，这些基地，如果在战争发生后，就有处处设防、处处挨打的危险。这样漫长而辽阔的战场，必然要分散它的兵力。而在这些战场的土地上，正是居住着满怀愤怒的人民。在殖民地的土地上，人民斗争的火焰，正在燃烧着；英法等国的人民保卫和平的浪潮，冲击着侵略阵线。因此，美帝国主义的战线内埋藏着火药，有些已经在爆炸了。美国的侵略前线，距离它的本土太远，美国从事侵略的兵员和主要作战物资，都要由它本地供应。从美国的西雅图到横滨，有六千二百多海里，从纽约到欧洲大陆，有三千一百多海里。现代战争中的消耗是极为巨大的，没有源源不断的供应，就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战斗。美国现在急于恢复日本、西德的战争工业，也是为了补救这一弱点。日本和西德的战争工业基础虽

然在美国庇护扶植下没有完全摧毁，但由于在战争期中的破坏，它的生产力是远不如前，要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日本和西德人民力量的强大，也阻滞着美国对这两地的战争工业的扶植。帝国主义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对美国努力有一定的程度的削弱。兵力不足和战斗力薄弱更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弱点。美国现有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为一百四十五万余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战斗人员。它的地面部队到现在为止只有十一师正规陆军，二师海军陆战队。用这一百四十五万多人来发动世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投入的作战部队达一千五百万人以上，其中有一千万人被苏联红军所消灭。这种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美国有力量打没有？如果美国对亚洲大陆发动侵略战争，就要打大规模的地面战。数百万的日本军队，比起今日的美国陆军来要多得多，但是它终被中国和苏联打垮了。而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较以往任何时期为强大。如果美国胆敢发动这样一个侵略战争，那末，亚洲大陆就是强盗们的坟墓。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是原子弹，原因之一是美国无法提供打大规模陆地战的兵力。原子弹是美国拿来吓唬人的"法宝"，可是这种"法宝"，从第二次大战中的轰炸效果证明并不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东西。何况原子弹早已不是美国的专有品了呢？其军队的战斗力更是脆弱，美国陆军比起以前的日本和德国还差得远，而陆军正是决定战斗的兵种。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和苏联，打败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是苏联，这是一个对帝国主义有现实意义的教训！

所以，在这纪念解放一周年的今天，我一方面对美国强盗的侵略暴行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也同时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具有了牢固的信念。望我省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和各族人民，更加巩固的团结起来，为祖国的和平安全而努力！

（原载于1950年11月15日《新黔日报》）

为实施土地改革警告地主阶级

（1951年）

一九五一年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第一桩大事是土地改革。土地所有者是地主阶级，他们生活在旧社会里，百分之百的都抱着自私的观点，因而满怀着不平怨望的情绪。但，要知道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万古永存的。由这一社会制度推移到另一社会制度，好比四时代谢。它自有其物质条件的基础。条件不够成熟，人们馨香祷祝，也难期望其实现；条件已经成熟，人们拼命抵拒，也不能阻止其实现。明白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看清了潮流所趋，老老实实的服从法令，政府叫怎么做，就跟着怎么行，坦然怡然，另辟出路，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我这话，是对保持理智观望形势的人讲。至于那些“冥顽不灵”、“自外生成”的地主们，他将会自食其果，还可能影响到他的子若孙，那可怨我“不屑教诲”了！

（一）什么叫地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通俗点说：凡是靠“收租吃饭”的都是地主。土地所有的方式，或出自“祖遗”，或出自“买得”（赠与、让与的方式只占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在旧社会里，他们算是合法的。刘少奇副主席①《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指示出，就旧中国的土地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的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

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由于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多数人饥饿死亡，少数人逸乐恣睢的畸形社会。这畸形社会，大家看惯了，反认为享受优越，正是天之嘉惠，又制造了命好、相好、风水好，德性好种种诬罔迷信，来掩盖他们掠夺剥削的实迹。没有做过地主的，千方百计想爬到地主；已从地主摔过筋斗的，还是千方百计想恢复地主。巧取豪夺，无所不为，真正从劳动所得，铢积寸累作养老之计的（这是地主们唯一的借口），不过千百中的一二人。但可以解释所有正当的，未必能作收入正当的解释，因为每一粒粟米，都是他人的血汗呀！

（二）怎样形成了地主阶级

列宁说："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谓各阶级，就是由于彼此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他们分散在天涯地角，他们使用着齐言楚语，表面上似乎各干各，但因为利害共通，他们自有他们的"统一战线"。在旧社会里，从文化方面到教育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乃至宗教方面，一致都拥护私有制，一切都为地主服务，一般都是地主的代言人。掌握政权的，即使不是纯粹他们一类型的人物，也必搀杂若干他们一类型的人物。打开历史来看，什么主张"王田"，什么主张"均田"，许多高唱复古的先生们，都感觉到豪家兼并，平民流散，想来救济救济，结果，改良主义是一步行不通。就拿最近事实证明吧：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口号喊得震天响，国民党攘窃政柄二十年，实施了的在哪里？运用他们的阶级意识，发挥他们的阶级力量，何事不可阻

挠，何策不可取消？为了维持少数人的利益，不惜把多数人作牺牲，事情难道不明显吗？

（三）地主是封建残余的代表

分析社会性质，在中国是很复杂，很困难。但把握了它的主要形态，便具有决定的意义。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在社会科学论坛上久经论定了。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农业生活〔产〕方式上面，资本主义是由四面八方来侵袭。但试权衡两者的比重，则封建势力的流毒最深，遗祸尤烈。我们知道，封建势力曾经弥满朝野，统治一切。今天，它由都市退却到农村，由广泛的部门退却到狭窄的部门，在它已不无穷途末路之感！但它仍保有最后的坚强的堡垒，便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束缚了广大农民，萎缩了广大农村的生产力，诚如刘副主席所说："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所以，因为地主是一个阶级，它应该被废除；尤其因为地主阶级就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它更应该被废除。地主们如果及早觉悟，知道本身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已构成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犯罪基础，在土改过程中，不分散、不隐匿，呈献所有，丢下包袱，回头是岸，从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是唯一的光明前途；如其憧憬过去，留恋执迷，甚且以能代表封建残余而自豪，那没有第二句话说，准是自掘坟墓啦！

（四）地主是人民革命的对象

如前所述，旧中国社会性质，是经社会科学者热烈争议过的。因为认清病源，才能拟定药方。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一开始就想提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改组前后的国民党，也接受了这一口号。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伟大的胜

利。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领导了自己的工农红军，在若干地区实行了没收土地分配农民的政策。但因为政府没有巩固，形成“随得随失”的现象。抗日战线中，中共深入敌后，创造了广大的根据地，这一政策才获得了继续性、稳定性。解放战争，配合着军事的开展，更推进到每个农村的每个角落。我们常听讲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就是说：最初确是不平衡的发展，但最后，还是达到普遍而一致。所以，地主一贯是人民革命的对象。但今后政府对地主的处理和过去比较，是宽大得多了。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它财产不予没收。”第四条：“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第十条：“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刘副主席说：“在过去……人民革命战争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战争，以争取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时候，我们允许了……对地主的一切财产也加以没收，以便更多一些地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来参加和支援人民革命战争……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现在的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现在全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过去地主阶级所造成的历史罪恶，已由老解放区的地主们担负了一大部分了。“退一步想自然宽”，贵州地主，亦可以聊自慰藉吧！

（五）农民翻身了

农民成份，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过去，他们是地主的奴隶，今天，他们是地主的敌人了。本来，终岁劳动，拿自己的血汗来养活别人，没有谁是甘心乐意的。但因积习相沿，他们还是容忍地主盘踞在头上，使尽压迫威风，变尽敲诈方法，当牛

当马也可以，卖儿卖女也可以，吞声含泪，年复一年。今天情况转变了，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了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他们知道为什么而革命，知道革命后可以分得些什么果实。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实践诺言，为了安定人心，及时的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得全国都在一个领导下，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来进行土改。又颁布了其它法案，使农民协会成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土地改革中活动的中心（见刘副主席报告）。使得农民中的积极分子都能运用合法武器，集中火力，打击当面的敌人。为了取得联系，各地区的党政干部又做了许多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这样，一方面有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另方面有广大农民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任何地主的一切反抗企图，一切破坏活动，都只有增加罪恶，决不能阻碍进行。这是“洞若观火”明白不过的事情！

（六）自我批评与群众制裁

“黄金时代”只剩下残痕的回忆，这是一般地主的同感。有人说，现在地主觉悟了，百分之八九十都决没有什么反抗企图，决没有什么破坏活动，他们只希望依法定手续办理，他们兢兢业业的是害怕农民过火。我以为这用不着顾虑的。“各人的事各人明白”，他们只消到农村去倾听农民的诉苦，参加两个诉苦大会，把自己过去那些那些过火，坦坦白白的陈述出来，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向群众（这里的群众二字和农民是同义用语，下并同）低头认罪，要求群众原谅，请求群众惩罚。农民是善良的，厚道的，他们办事总是如情如理；不会过份的。邓小平副主席②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总结上说：“农民没有要求和地主算老帐，我们工作人员在运动中还要说服农民不算老帐……地主守法，农民就不算老帐。”（邓副主席是注重退押问题，

但土改过程中一般适用这一原则。）假使地主还要顾全“绅士的体面”，还要保存“上流社会”的架子，不愿或不肯来学习自我批评低头认罪，邓副主席又说：“伟大的群众运动不是绣花，不是像我们想像中那样斯斯文文的……农民起来后，像潮涌一样……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不是由共产党员、政府人员用一个命令就会消除的。”到了那时，没有谁来给你帮助，没有谁来给你表示同情！到了那时，才知道“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那就悔之晚矣。

（七）怎样来改造新人

学过社会发展史，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了人，由人两手的作用，又创造了种种生产工具。劳动是生活的源泉。所以，既叫做人，就不应该有不劳而食的。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阶级观点也发生了，人剥削人的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的显著了！地主阶级的存在，无疑地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的事情。他们享福的日子实在太长远了，今天土地没收，还能取得宽大的待遇，经营的工商业，不受没收；没有经营工商业的，也分得同样土地，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地主们果能刻励奋发，埋头苦干，抛弃了享福的思想，或者改革了享福的思想，要享用自己流汗所得的，才是真正的福气。这样，我敢保证：在肉体上一定活泼而健康，在心灵上一定美满而愉快！政务院的新“决定”上说：“凡地主成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政府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份为劳动者的成份，或其它成份。”五年期间转瞬即逝，旧日地主算死亡了，新人有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权力。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中，这一部分新人也可能对国家起相当的作用。我们往后瞧吧！

（原载于1951年4月2日《新黔日报》）

注：

①即刘少奇同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②邓小平同志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

——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

（1951年）

我今年七十三岁，一般说来，是享了高年；但拿历史的眼光看，七十三年不过是一转瞬，一弹指，算不得什么。而我的一生，长养在浓厚的封建空气中，参加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又追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确确实实地通过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比较以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受着本身的局限性，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翻了许多筋斗，还是跳不出太上老君的掌心。而我呢，踏上一新阶段，总获得了不少的学习机会，这是我值得引为骄傲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我回忆十六年前的万里长征，和二、四两方面工农红军都曾有过一个时期的共同生活。陕北会师，又亲见毛主席领导的路线，以至以后的大发展。毛主席是伟大的。他掌握了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观察时局，分析时局，估计形势，预示事变的进程，常常是“烛照数计”，不爽尺寸。他又善于了解人，抓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们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共在他的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影响了全亚洲，影响了全世界。毛泽东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救星，后代无产阶级的史家将会大书特书。我只谈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好了。

一个联系国家命运的政党，它的生存和发展，是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决不是什么英雄豪杰的个人事业；但没有英明的领

导，历史前进的车轮也可能走大大的弯路。我们知道，环境锻炼了领导人，反过来领导人也能创造环境。毛主席是天才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尤其是天才的组织家，任何团体、任何部队经他一番调整，面目便为之一新。二、四方面军都是在游击方式中壮大起来的。二方面军的干部，接受过中央的严格训练，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作风，但因长途疲劳，又须随时准备和正面、侧面的敌人作战，政治水平不免降低一些。四方面军在川北的通、南、巴①曾建立过苏区，所部扩大到七个军，但当时在张国焘的领导下，部队中产生了军阀主义的作风。我当时就是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我们"八一"节从甘孜出发，每人领十五斤干粮，总政治部总务处长宣布七天到阿坝。后来整整走了十八天，中途绝粮，大伙儿吃青草过日子，番民关系也弄不好，僧俗都逃避一空，人上了山，粮食下了窖。到达目的地，只剩下一堆空房子。一切这些，都显示张国焘领导之无能。我正怀疑跟着他走会不会碰壁，突然一个浪潮震动了军中每一个人的脑海，消息传来，毛主席已派第一方面军的兄弟部队沿途迎接我们，慰劳我们。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兄弟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驻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分的兴奋。会师以后，不要一个月，编制都就绪了，政治教育加强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南北交流，新旧配合，形成了自有武装斗争以来的一个集中的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部队的整理，党务也进行检讨。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被清算了，这是对内的总结。国民党反动派它不认识我们力量的高涨，反估计我们力量的削弱，不顾中共之提出建议，送达书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还想再来一次清剿。计划以六十个团的兵力包围陕北。但中共的主张是代表全国民意的，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蒋介石倒行逆施，激起军民无比的愤怒，因而爆发了"西安事变"，给予蒋贼以当头棒喝。外间推测，以为中共必然赞助张、杨处分蒋

贼；但中共考虑到当时形势，一旦蒋部势力分解，必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更多的更好的侵略机会，乃命周恩来全权“折衝樽俎”，释蒋贼于囚拘，仍纵其南返主政。而蒋贼背惠食言，六个月的合作谈判中，阴谋左计，制造种种苛酷条件欲乘危扼制中共。毛主席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把定舟舵，以待时机。毛主席曾告诉我：“物质的封锁我们能够克服，精神封锁常常使干部得不到进步，政治影响扩大不出去，国内国际舆论一任国民党拨弄。”芦沟桥炮声响后，北方军阀望故乡崩溃，蒋贼始被迫撤回他一厢情愿的方案，催促我们开上前方。这是对外的总结。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建立了，敌后的根据地创造成功了，武装部队在和日寇的浴血斗争中进一步的坚实与灵活了。蛟龙得水，变化风云，毛主席常常提到的从狭小的圈子走出。的确，这一段艰苦的史迹，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说得对：“铁的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下的时候，革命就胜利、就发展了，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的时候，革命就失败、就后退了。”三十年的历史，在幼年时期是有过许多迂回曲折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曾经侵入党的领导机关，占有党的统治地位，使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毛主席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这样来整顿了党的立场，奠定了党的基础，随时间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整风运动，组织更加强、素质更提高，从而团结一致，向康庄坦途迈进。“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看到总纲这一规定，我们知道党员群众是如何的高度自觉、如何热烈爱戴着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百成千的具体而微的毛泽东正在产生着。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可以被克服。不是没有偏向，偏向可以被纠正。整风又已定为永久制度，正如人身血轮循环，不断的斥去旧血，不断的产生新血，活泼愉快地以无限

忠诚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内容尽管是千头万绪，共产党人的字典是没有“难”字的。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学习精神，使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就设想后一阶段吧，目前条件自然不够，但逐步创造，逐步准备，条件也可以人为的助长，人为的充实。苏联成功的榜样，胜利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向苏联看齐，还不成吗？理想圆满实现了，人类进到大同社会，那时中共将采取什么方向呢？毛主席在他的《实践论》里答复了这一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上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藉来形容中共，也就“不中不远”吧。

（原载1951年7月1日《新黔日报》）

注：

①即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川陕根据地。

坚决镇压危害人民的反革命

（1951年）

自本年二月中央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各级人民政府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地位，与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列为三大任务。几个月来，破获罪案，惩治罪犯，有了显著的成绩。可是，由于

立场的不同、观点的错误，社会上尚有某些阶层中的某些人们，对政策的认识不够，因而在行动上还未充分表现积极起来配合政府的作用。就是说，他们认为镇压反革命是在职干部的任务，而本身却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为了彻底肃清反革命，为了对镇压反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提出这问题来谈谈，不是没有益处的。

什么叫反革命？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产物。对外呢，它俯首贴耳，甘受其外国主子的鞭笞；对内则磨牙吮血，拿出凶残面目，高度压迫和剥削人民。从满清帝室到蒋介石匪帮，本质都是一样的。而且操术益工，流毒尤烈，人民辛苦垫隘无所控告。随着客观环境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他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高举革命大旗，进行了三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打倒反动政权，廓清了中国大陆。但反革命不是甘心死亡的。万恶的首要，一见事机不顺，各人远走高飞，投靠在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喘息稍定，又来阴谋左计，危害人民。它曾经长期统治过中国，广泛地进行了特务教育，广大地设立了特务机关，机器虽被打碎，特务分子到处留存，这是它忠实走狗的第一批；其次是残余匪类，潜伏在深山穷谷，或者矫饰伪装，混进城市，这是又一批；其次是恶霸地主，平日和官僚机构狼狈为奸，今天农民翻身，它〔他〕们感到地位的危险，把本阶级的利益和反动派的复辟愿望结合在一起，这是又一批；其次是会道门首领，它〔他〕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胡说八道地编造一些神佛菩萨，借消灾脱难来敲诈劳苦群众的血汗钱，它〔他〕们也感到必须维持黑暗统治，才适合它〔他〕们的生存发展，这是又一批。其他口口拉拢，被迫参加者有之。由此看来，反革命分子之复杂而伙多，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据的。它〔他〕们的罪恶行为，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条所揭示者；有

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或为敌机、敌舰指示轰炸目标或为国内外敌人供给武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如前条例第六条所示者；有抢劫、破坏军事设备工厂、矿厂、森林、堤坝、交通、银行、仓库、防险设备，有投放毒物、散播病菌；有扰乱市场、破坏金融，有袭击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有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如前条例第九条所揭示者；有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有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与政府间的团结，如前例第七条所揭示者。五花八门，千方百计，原案俱在，铁证如山。要动摇联合政府的政权，反革命分子也知如蜻蜓撼树，是绝望的徒劳。它〔他〕们总想不断地制造案件，不断地耸动见闻，好向它〔他〕们首要报销，骗取津贴。归根到底，受害的却还是人民。

我举一个实例，大家谅必记忆犹新吧。去年四五月间，叛兵土匪猖獗一时，恶霸地主乘机蠢动，特务发踪指示，播口了许许多多中伤政府的谣言，其中特别强调的一个，说是征粮过重，因为征粮的利害关系，可以影响农民。它〔他〕们钻着空子，欺骗农民，说："政府要抢夺你们的养命粮，还不跟我们去干吗？！"欺骗不售，则以武力迫胁，少数落后群众一时被它〔他〕们卷入了漩涡。经过政府对土匪特务的大力清剿，对胁从者耐心争取，镇压与宽大兼施，匪乱平定了。痛定思痛，回想某一单位，其赋粮负担，假定为一万斤，由于此次匪乱，糟踏的粮食，恐怕不止十万斤，乃至百万斤、千万斤。还有其他直接间接的损失，更无法统计。试问这不是人民的重大损失吗？假使当日我们揭破匪党的欺骗，拒绝匪党的迫胁，进一步向政府检举，请求与协助政府马上捕捉，给反革命分子以及时镇压，那么，土匪特务酿成的灾害至少可以减轻，人民损失就可以大大减少。历史的经验，是给人们以教训，惨恨过去的吃亏上当，就要保证将来不再吃亏上当。反

革命是人民的死敌，对反革命分土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代反革命分子隐瞒，就无异自外于人民，或者简直是自绝于人民。明白了这点，大家应抱定决心，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分子工作，和反革命势不两立。它除了上天入地，看它往哪里走！群众自动动员起来配合政府的镇压工作，净绝根株，我相信一准是办得到的。

（原载于1951年8月13日《新黔日报》）

庆祝国庆与巩固国防

（1951年）

去年今日，我们曾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第一届国庆日。岁月易得，第二届国庆又到了。在这短短一年的期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继续努力，国际国内各方面都有了伟大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中央及西南局的英明领导，我们贵州遵循既定方针，结合具体情况，克服了环境的困难，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在七月九日召开的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曾固同志曾作了十九个月工作概况的报告，各部门负责同志也作了专题报告。为了避免重复，在这里不拟一一列举；我只想利用机会，提出重点，让当家作主人的人民群众注意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大问题。就是说，庆祝国庆要联想到巩固国防。说到以往的国防，真令人不胜其遗憾！当北洋派统治着的时候，袁世凯掌握最精锐的近畿陆军，库伦独立事件，参议院要求对帝俄宣战，伪陆军部长段祺瑞答复说："库储子弹只够打三天三夜"（载《参议院秘密会议速记录》）。到了国民党统

治时，蒋介石自命是军事专家，一九三五、六年间对日政策已表现为投降步骤，伪军政部长何应钦告人说："我们柄权十年，只成立了现代化的五个机械师，再争取十二年的时间，我们凑足二十个机械师，就勉强可以对付了。"它〔他〕不知道时间是敌我共同的，你会加强你的力量，敌方也会加强它的力量，况它还不让你这样做呢！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跟着又进攻沪、宁，何应钦曾在某报（记得是南京伪《中央日报》）公表："我们有二千多架飞机与敌周旋。"但在敌机的猛轰中，却不见我们还击。知道内幕的人说：不错，飞机是有那些，可惜都是陈旧敝坏、不堪使用。老实说，就是拿黄金白银换来破铜烂铁，因为这笔买卖是航空司令部秘书宋美龄介绍的，还有谁敢去究问责任呢？这便是反动政权万死莫赎的罪案。这便是整个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实录。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没有解放战争，假使蒋政权延续至今，它和它的主人美帝国主义的双边条约，一张又一张的签订，卖身文契的束缚一回比一回来得严厉而吃紧，权利利益拱手送人，恐怕已扫地无遗了。我们死中逃活，从极弱的地位爬到独立的地位，从被奴役的地位爬到平等的地位。凭良心说，我们现刻所有的生命财产，乃是无数革命先烈以头颅热血换来的。今天，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出一个中心的目标，做出一点积极的表现，我想凡是富于正义感的人，凡是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人，都不能不赞同的。

回忆去年的国庆日，我们"旧邦新命"，解放了中国大陆，百凡政事都有条有理地进行，走着"欣欣向荣"的道路。可是，另方面却有点"美中不足"。那时美帝国主义已在我们邻邦朝鲜发动了三个多月的侵略战争，它一面集中兵力在洛东江负隅顽抗，吸引住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一面搜罗了它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全部兵力，计步兵五万余名，军舰三百余艘，飞机五百余架，纠集了英、法、荷、加、澳、新西兰等七个仆从国家的兵力，还非法地

使用了日本法西斯的一部分舰船和士兵，于九月十五日在人民军的后方朝鲜西部仁川港大举登陆，疯狂地向汉城方面进攻。正是在我们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汉城陷落了，同时美帝还杀气腾腾的向我边境进犯，飞机不断的侦察、轰炸。东京麦克阿瑟总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公然说："在历史上来说，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美第十兵团司令阿尔梦德更狂妄地说："敌人在那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兵力投在那里。"这样不仅朝鲜战局变得十分严重，而且中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外交当局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声明，美帝都置于不理。十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才开始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十一月四日，以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说明我们被迫自卫，不得已采取实际行动。通计一年以来，我们经过了五次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国防部承认，自战争爆发到今年八月二十四日为止，美军伤亡失踪人数是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当然，这是大大缩减了的数字，就连美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也不肯相信它。合众社记者说："国防部的计算，是把非战斗伤亡除外的，非战斗伤亡至少有十五万人。"因此，美国损失至少是二十三万一千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年度中美军的兵力伤亡是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七人），连同帮凶及傀儡的军队在内，伤亡共达三十八万余人。美国供应朝鲜战场上的军需品，达一千四百万吨。同时它供应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只一百四十万吨。这说明它在远东的失利，影响到西欧，使得它整个的侵略计划受到打击。统治内部的争吵越来越剧烈，仆从国家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撤换麦克阿瑟是它自己承认失败的第一步；接受马立克建议举行朝鲜停战谈判，是它自己承认失败的第二步。尽管在停战谈判中它又横生枝节，拖延时日，借着紧张的局势要求议会通过六百六十五亿元的军事拨款法案、八十五亿元的共同安全计划法案和一百亿元的增税法案，尽管杜鲁门叫嚣着"美国必须继续扩充军事力量，

必须继续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即美国的仆从国家）建立防务"，在我们看来，只不过"色厉内荏"，装模作样。若实无计可施，它自会"偃旗息鼓的"。（这不是说美国会根本改变侵略政策，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除了战争，它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但在形势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暂时屈服。）

我们无须预测未来的事变，我们只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参加国际行列中，含垢忍辱地生活了一百年，世界的人对中国是一个怎样看法？到了今天，世界的人对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看法？我们的份量增加了若干倍的重，尺度增加了若干倍的高，为什么短短期间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严格教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拿鲜血换取来的；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作风，来战胜拥有海、陆、空优势的美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表现。依靠他们扭转了局势，改变了观听。饮水思源，我们是不是应该共同努力来巩固国防呢？

庆祝国庆，恰恰是推动巩固国防运动的好机会。从今天起，工人多做一小时的工，是为了巩固国防；农人多刨一次土，多施一次肥，是为了巩固国防；商人交流土产，面向农村，也是为了巩固国防；公安司法工作者坚决镇压反革命、清理积案、实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是为了巩固国防；扩大抗美援朝，举行反对美英单独对日媾和的各种活动，更是直接服务于巩固国防；其他财经工作者、交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一切一切，都联系到巩固国防。每个人都自己检查一下。平常工作没有十分努力的，现在不应该再保留一分半分了，给你写在巩固国防的帐簿上；已经十分努力的，最好还挤出一分半分来，给你写在巩固国防的帐簿上。主持国防是最高当局的事情，国防建设，自有精确的计划，尤应保守绝对的秘密。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头脑中，树立一个巩固国防的观念，每个人的

日常行动，都和巩固国防结合在一起，群策群力，像百川归海一样，都是为巩固国防而奋斗。那末，我们今天庆祝国庆的意义，就更深长而远大。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们，请考虑这一建议吧！

（原载于1951年10月1日《新黔日报》）

开发及扩充贵州矿产建议*

（1951年）

我国主要有色金属产地，大部集中于西南各省。而贵州在西南各省矿产中，又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在未来贵州工业发展前途上，无疑问的当以矿产开发为主要。

贵州的铝矿藏量，超过四亿吨，比较保守而可靠的数字，也超过了两亿吨。这个数字曾经伪资源委员会派专家调查发表过两次。解放后又经西南有色金属局派计划科科长何塘复勘证实。这两亿吨铝矿量在东亚占据了第一位，亟应投资开发。

开发办法，贵州铝矿属硬水铝矿，冶炼方法略为困难，但目前已获得解决。拟请中央于一九五二年拨一千亿元①，作进一步勘察及小规模设厂试验冶炼。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筹备大量开发。劳动力方面，贵州自身可以训练。中央能帮助尤佳。铝矿开发后，可以基本解决五三、五四年中国航空工业所需的原料。

此外，贵州的水银矿，占全国第一位。铁矿占西南第一位，锰矿、铅锌矿产量亦丰。目前贵州所产水银、精锑等供给苏联及

---

* 此项建议，为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作者给毛泽东的信上所提出。

东欧各民主国家，锰、铁供给东北及华东各钢铁工业。此等矿产虽已在开发中，但限于资本，规模甚小。拟请中央于一九五二年设资一千亿元，增购设备，扩大生产。技术人员及劳动力，中央如不能补助，贵州本省亦可自给。

总结：希望中央在五二年投两千亿元，开发及扩充铝、锰、汞、铅、锌等矿产，在西南工业中打下基础。

（录自素园日记《光明日记》卷七，1951.11.4.）

注

①指旧币，一千亿相当于现人民币的一千万元，下同。

警告违法的资产阶级只有彻底坦白才是最后出路

（1952年）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北京中央机关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主席在今年元旦祝词内也郑重提到。薄一波①同志在今年一月九日北京干部大会上关于《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讲话，首先指出这是一场关系全国的伟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然后逐步分析着重指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的危险性。他说："因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

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只有这样，革命胜利才能有保证。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各省、市的事实证明，凡是揭露的贪污案，无一不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贵阳市从二月初就开展了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根据斗争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贵阳市不法工商业者的坏作风，比之京、津、沪、汉各大城市略无逊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资产阶级是普遍地、有计划地一致动员向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进攻，而且是猖狂的进攻。开始也许是偷偷摸摸的，跟着就明目张胆了；开始也许是前哨试探的，跟着便肆无忌惮了。资本家的代言人说："说我们进攻，有组织的队伍在那里？司令员在那里？枪炮武器在那里？"不错，你们是没有这些形式的。但请问：你们是不是一个阶级？你们的阶级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你们的阶级意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宣传奢侈享乐，刺激干部物质生活欲望，就是你们的战略；派进来，拉过去，以及请客、送礼，吃回扣、拿佣金、入股、分红、开厂、设店、给干薪、献美人，就是你们的战术；交通是你们传达的工具，业务是你们掩护的法宝。阶级作用一活动起来，不需要发号施令，你们的步调就会齐一，"勇敢"向前，比任何有组织的队伍都能完成任务。……（下略——编者）。资产阶级的一切罪行给国家人民以莫大的损失，造成政治上、经济上不可胜言的危害，这不是进攻是什么呢？可是，你们错认了进攻对象，你们只看到它宽大的一面，却没有估计它坚强的一面。我们党、和军、和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具有朴素廉洁的优良传统，都是过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用尽腐蚀的方法，打完仓库里存储的糖衣炮弹，只能使少数意志不坚定、蜕化变质的分子受到影响，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横流泛滥，屹若金汤"、"尘

垢污浊之中，皭尨泥而不滓”。过去短时期的麻痹，让你们抓着进攻的机会，一经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每个人的头脑都清醒转来了；检讨自己，批评自己，司令官亲上前线，群众纷纷拿起武器。我们说消灭反动派几百万队伍，是完成军事革命；制定共同纲领，实施新民主主义，是完成政治革命；这一次运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是完成社会革命。我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队伍，资产阶级的进攻终会失败的。但是，贵阳市资产阶级的某些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改过自新的表示，还没有放弃进攻的表示，它们还想借一些烟幕弹、挡箭牌来混乱社会耳目，摇惑群众视听，使它们好观望、等待，从中间找办法。我们不暇一一例举，概括有如下几种：

有人说："共产党拿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朋友，镇压反革命才用大张旗鼓，对待资产阶级也用大张旗鼓了。"你们依据共同纲领才取得朋友资格，但你们若干的行为，都是违反共同纲领、违反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篡窃国营经济的领导权，破坏国防建设，破坏经济建设，其罪大恶极者甚至于暗害志愿军，和凶残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遥相应和。这样，你们还够朋友吗？发动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最有效办法之一，革命队伍内部也是大张旗鼓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并不是单独使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假使你们反省、够朋友，用不着害怕、胆怯。

其次说："行贿是工作人员的敲诈，盗骗资财是受干部（贪污分子）的勾引，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自己不健全，何必责备别人？"这是颠倒黑白，含血喷人的说法。事实胜于雄辩，申云浦同志最近写的文章已举出许多例证。参阅贵阳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运动中的已公布材料，谁敲诈谁，谁勾引谁，不难一览明白。

其次说："土地改革是斗地主，'五反'是斗资本家；既然地主阶级快消灭，资本家也不能存在。"地主、资本家实质上都是依靠剥削、不劳而食，但一贯剥削的地主阶级必须废除，资本家在一

定时期内还起着相当的作用，共同纲领容许私人资本存在，资本家已取得合法地位。和这种谬论相反，正因为资本家是新民主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必须改造它。"五反"是改造资产阶级，不是消灭资产阶级。

其次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变了，过去是统，今后怕是要战了。"又说："'三反'反干部，'五反'反工商界，将来还有'七反'、'九反'哩。'七反'反工人，'九反'反市民，九九归一，到那时才算完结"。这全是恶意诬蔑，挑拨离间。毛主席老早就指出，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团结有斗争，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见《毛泽东选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当时的对象不止资产阶级，但对资产阶级在今天仍然适用。）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说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并不妨碍"五反"运动中的个别处理。北京市长彭真的报告，北京市工商业守法户五零零零户，即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三零零零零户，即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一二五零零户，即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可见政府大公无私，一切依据客观事实为准绳，怎能牵涉到变更政策？至于工人是现政权的领导阶级，市民为国家主人翁，何来"七反"、"九反"之说？无稽造谣，未免幼稚可笑。

我警告违法的资产阶级，你们这些破了产、过了时的荒谬言论，本不值一驳，我们不嫌"词费"，还让它占了一些篇幅，正为揭示你们的理论防线不过如此。至于事实防线，如所谓攻守同盟等等，已被群众威力粉碎得"体无完肤"，你们的最后堡垒，只剩下"暂时隐秘"。我们知道，严重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罪行，决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也不是少数人能干的。只要有了第二者或第三者，"草皮子包不准火"，迟早终会发觉的。无论你的爱人也吧，子女也吧，它〔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你的罪恶暴露就日见逼

近。其余参与秘密的，或亲戚关系，或朋友关系，或师徒关系，或东伙关系，更不用谈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出“对于所有尚未坦白或坦白尚未彻底的贪污、盗窃分子仍应彻底揭发、检举，不得因大多数的问题已转入处理阶段而稍有所放松”。贵州省人民政府也决议整顿队伍，组织力量，不彻底肃清贪污、盗窃分子，决不收兵。我们掌握了无数的材料，分析了无数的情况，交流了无数的经验，今后的打虎技术可能是射十得九，浩浩荡荡弥山倒海的是店员工人广大群众，奇兵骤起措手无及的是专人专案突击队。你们的地位是越来越孤立，精神是越来越痛苦。金银满筐，只可深深埋入地底，既不能作资本运用，也不能供自己挥霍；天地虽宽俯仰无以自容，枕边防轰炸，室内丛荆棘，寝不安，食不饱，忐忐忑忑，丝毫没有人生乐趣。唯一得救之法，只有彻底坦白。坦白已嫌稍迟，终比被人揭发、检举的有前途。政府处理的原则是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重复说一句，教育意义高于一切，最后五分钟了，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

（本文原载于1952年3月22日《新黔日报》）

注

①薄一波同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怎样制止美国野兽的细菌战*

（1952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鲜开城举行的停战谈判，到今天，

*本文录自《光明日记》1952年5月14日至15日，是应《新黔日报》约稿而作。作者时兼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贵州分会主席

已是十个月过去了。侵略者在军事惨败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谈判。但它却不甘心认输服罪。一开始，它就采取“且谈且战”、“亦谈亦战”的无赖方式，尽可能来拖延和阻挠谈判的进展。当它抓住机会的时候，它就来一个袭击，满认为可以“掩其不备”。及至受到反击，它又像虺蛇一样，深深地爬进洞里。板门店会议上，有时大发狂妄的谬论，有时也装出伪善的面目，都是和前线的消息脉脉相通的。它的伎俩用尽了，中朝人民部队还是屹如山立、英勇百倍。

就此结束吧，挑起战争的侵略头目下不了台。尤其华尔街老板们的超额利润，无法交待。怎能免于主人的呵怒和谴责呢？于是，杜鲁门一伙撕下文明外衣，暴露杀人凶相，把它们秘密准备的细菌武器和秘密训练来使用这一武器的兵员，齐向远东输送。拿中朝的广大人民来供它的第一次试验品。

根据郭沫若副总理的报告，从本年一月二十八日起，在朝鲜前线和后方的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从开城以东到北汉江一带，侵略者连续不断地撒布大量的、带有病菌的昆虫和其它有害的物体。到了二月二十九日，扩大到我国东北区域内。受害地区计有：辽东、辽西、松江、吉林、黑龙江、热河六省，和沈阳市及其他四十三个县市。三月六日与七日，又撒布到了山东省的青岛市郊。撒布的物体，主要是苍蝇、跳蚤、蚊虫、虱子、扁虱、白蛉子、蟋蟀、弹尾虫、蝗虫、老鼠、乌龙、腐肉、死鱼、棉花、树叶、鸡毛等，多到三十五种以上。

这种万恶的滔天罪行，在古时的生番野蛮，也许不算一回事。经过若干年的文化陶熔，应该滋长了人类的同情心。郭副总理曾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曾使用过细菌武器；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在中国境内使用过，但没有美国今天这样大规模的使用。我们斥之为野兽，不算侮辱它吧！如这群野兽的理想，通过细菌战，中朝城市会变成废墟，人民会只剩残

骸。"先声夺人",向来得不到手的东西，都可以威吓取得，岂不"踌躇满志"！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只是激起中朝人民无比的愤怒。科学专家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了，防疫常识提高了，卫生工作加紧了。每个人都贡献出他所有的力量，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斗。

野兽们感到惶惑，甚至怀疑它们科学的准确性，接二连三的空降特务落到中朝后方，调查细菌战效果，限期回报。同时，艾奇逊在西半球、李奇微在东半球，都发表声明，厚颜无耻地硬说它们没有进行细菌战。世间罪恶行为，除却单人独马，没有同谋的第二者，还可以死抵白赖，胡说八道。细菌战是在万目昭彰的集体行动上进行的，怎样可以不认帐呢？难道它们还会顾忌到国际公法，关心于人道主义，想保留一个做人的最低标准吗？不，不会的。它们的人性早绝灭了，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据我的看法，主要是欺骗美国人民。

自杜鲁门政府扩军备战，同时带来了贫困饥饿的政策。税捐繁重，通货膨胀，物价上腾，失业日重。加以陆军的征召，空军的招募，逼迫着成千成万的劳动青年去充炮灰。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已够苦闷了。对于国际形势，他们是否了解呢？一位新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这样说："若干政治书籍或杂志，写作的观点不是歪曲和反动的，就是模糊的；进步的报纸也无从购置。我访问一位左倾的美国朋友，请他指点，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一份《纽约工人日报》？他说：从图书馆走出去向左拐弯，有一座红房子，那一片绿草坪上，可以找到一个瘦削的少年，每星期六的傍晚，他总是悄悄地站在那里，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一只手抄在灰色的大衣口袋里。我以后两个星期六的下午，依他的指示，在草坪附近周围，始终找不到他所描写的报童。我又去问他。他忧郁地说：不成了。他给发现了，也许撵走了，也许……"（见朱彤著《华尔街的统治》）在精神生活方面，你可以想像他们得到些

什么了。提到朝鲜战争，美国人民压根儿不赞成。何况今天以残酷丑恶的手段，“冒天下之大韪”，来争取不可必得的胜利，美国人民更是百分之百加以否定的。但是他们苦于一无所知。他们是在这一小撮设计、指示的造谣诽谤中兜圈子。他们被瞒天大谎遮蔽得透不出气，给你一个“耳无闻，目无见”。宋庆龄副主席也说：“美国侵略者干下了这种新罪行，但是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知道，这会引起多大的震怒和不安。”这是很正确的。

奥斯陆会议发表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充满着真挚沉痛的词句，美国以外的读者都可能大大地感动，但可惜达到美国人民面前的机会太少了。我们希望行将召开的、六月二十一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把怎样对美国人民进行宣传，列为经常工作之一。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原则上是无可争论的。各国革命党对其本国人民宣传，曾有丰富的经验，巧妙的方法，可供今天采用。我们只要帮助美国人民揭去这重黑幕，使美国人民运用自己的脑筋，思考当前的事物。我相信，美国人民第一步是觉悟，第二步就会行动起来。那时，不仅细菌战马上制止，朝鲜战争也会马上结束；还有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肃清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凡是和平理事会主张的一切一切，都可能次第实现。让美国广大人民死捏在一小撮野兽的魔掌中，指挥着他们向这里进攻，向那里屠杀，消耗了人类最宝贵的生命和财产，是多么不聪明的事情。理事会早就应该注意这方面了。今天也还不迟。我们不是站在被迫害的立场，从自救的观点出发，而是把对美国人民的宣传，认为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必要的步骤。理事会也许能考虑这一建议吧！

（录自素园《光明日记》卷九，1952.5.14～15）

对于宪法草案的感想

（1954年）

自六月十五日以来，有一股巨大的热烈的洪流在全国鼓盪着。从近畿的大都市到边省最偏僻的小角落，广大人民群众都怀着无限的兴奋谈论着宪法。毫无疑义，这是政治觉悟提高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有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的出发点是为老百姓身上着想，它的回归点自然是落在老百姓身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个人利益已经融合为一，它不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老老实实看得见，享受得到的。群众由于过去的体验，深切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大家要求了解它，掌握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五年前想像得到的吗？以前，不止一般群众不问政治，甚至文艺工作者也不问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不问政治，技术工作者也不问政治，科学工作者也不问政治。有些说政治太复杂，对付不了。有些说政治太污浊，不愿去沾染。他们确实指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今天呢？政治的本质，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不问政治，就是逃避服务。旧社会里产生人民群众不问政治的态度，是反动统治的结果。社会主义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鼓励群众的积极性的。法律是政治工具之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更突出的显得十分必要。今天群众欢欣鼓舞的来迎接它，才是一个开端。但我们深深相信，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往的事可以不论。但我是一个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漫长的岁月消磨在“饱更世变”里。关于宪法故事，就看过好几张“影片”。最早是满清光绪帝丙午立宪诏书，它把立宪的筹备期间

扯长到九年，制订宪法摆在最后，意思是有了机会，便不妨自食其言。事实教训了它〔他〕，辛亥革命爆发了，继湖北之后，不满一个月，各省向清廷宣告独立的达十省以上，清廷惶急，制订了十九信条（即宪法大纲）布诸国人，告于太庙（就是知道人民不相信，请他家的死鬼也来作证——告庙在过去是非常隆重的大典)，但这一出滑稽剧，今天知道的人很少了。其次，说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是在南京成立的。孙中山自知力量不够，和袁世凯订立协定，以清室逊位为条件，愿把政权让渡给袁世凯。清一色同盟会的临时参议院议员（那时还没有国民党名目）连夜开会，草拟临时约法。为了束缚袁世凯，制定一些限制的条文。袁世凯却更干脆，他早把全部约法都给扔在垃圾箱里，保留了行动的绝对自由。他是不受约法束约的，和世凯同时代的人，大体上都一样，这倒不好专责世凯一人。天坛宪草，是第一届国会的结晶，的确起草委员是由八百罗汉中精选出来的。他们都是东西洋留学生，抠出心血，完成了这一工作。鉴于袁世凯的作风，他们虽热心于宪草的拟制，已绝望于宪法的实施。但袁幕策士向世凯建议，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南京选举显得太草率了，不够郑重。欧美国家，大总统的产生必须根据于宪法。尤其这一层在国际观听上非常重要，世凯采纳了。所以国民党在赣宁失败、孙、黄逃亡后，它的党徒仍然安住北京，埋头制宪，并且宪法全部中只把大总统一章提前公布。其秘密就是这样。历代皇朝每逢草茅登极，权奸篡位，总要搜罗许多祯祥福应，烘染一番，点缀一番，认为那是高升宝座的一级阶梯，一副杠杆，场面上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北洋军人对宪法的看法。曹锟宪法，其动机和作用，都祖述袁世凯，抑且超过世凯一步，不惜金钱，收买猪仔，把天坛旧稿修改了一些字句，便将宪法全部而不再是一部拿来公布。蒋介石的"五五"宪法，它的中心要求，也是和袁世凯一脉相承。如果说曹锟是袁世凯的及门弟子，蒋介石便只好屈居袁世凯的私淑了。

这些历史上沉淀下来的渣滓，本来除了剥削压迫，它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但是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衡量国度，一般以是否立宪为标准。说某国有了宪法，好像表示某国的政治要开明一些。曹锟、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所以玩弄宪法把戏，要从这点来说明。而一个国家，社会是这样的构成，阶级力量是怎样的对比，宪法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本原则上——宪法的阶级本质，却始终为反动统治者蒙蔽和曲解。这样，就造成长时期以来人们对宪法的一篇糊涂帐了。

今日中国人民之宪法，不能以过去与之相比。它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长期奋斗所获得的革命成果；它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它为全国人民所有，并为全国人民的远大目标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阶段、解放战争阶段都发挥了作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几次决定性的战役，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只是'游魂假息、旦夕灭亡'，而全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渴望的那个新政权遂得以建成。除却一小撮蒋介石的死党，与夫尚留在蒋管区被监视被控制的人外，一九四九年秋间，全国各界人士不待期会，都荟萃于北京，由此组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了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五年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已使我国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为实现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备形式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中共有见于此，所以及时地建议政府，办理基层选举，跟着就设置宪法机构，拟成草案。预定的程序，是要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以前，要求全国人民都参加讨论，待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见并再作修订后，才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通过。党和政府就是这样把宪法——根本法制定得更加完备，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今日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绝不许持资产阶级国家宪法的观点来评论它。至它的内容，可概括为巩固已经得到的革命胜利的果实，同时保障人民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在这方面，已有许多党政负责同志分析得非常详明。我只想强调它的实践性。旧时代的人民对当时的法律和今天的人民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如“汉律”、“唐律”以及“通典”、“通志”、“通考”，乃至于“大清会典”、“大部则例”等等，真是“汗牛充栋”。可是它们都是一些“白底黑字”，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也不是说的。这种传统发展到国民党政权，可谓登峰造极。不特在野时约评的法案，也从没有一桩彻底被执行过。（自然，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立法，它是彻底执行了，并且残酷横暴的执行着。）举“二五减租”为例吧。我记得是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后不久，就决议实施的，还让他们的机关报大吹大擂了一番。但在我居住的毕节县，根本就不知这么一回事。直到临解放前半个月，听说省里的委员下来，要农民每家凑现大洋一元，供委员的旅费，因为委员是来报“二五”减租的喜信的（报喜信和实在减租有好久的距离还是无人能答复，就再延展一、二年大约也不算迟缓吧）。举此一端，其余可以类推。试检共同纲领，我们能指出它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章甚至某一句落空吗？没有，它都是十足兑现的；至于正式宪法的效力那就用不着说了。宪法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既享受权利，就得尽义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大责任。我们先要理解自己应该

怎么做，然后坚持自己必须怎样做。未来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会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奋斗而缩短其距离。

（本文原载于1954年7月8日《新黔日报》）

在省府委员会兵役法讨论会上的讲话*

（1955年）

各位委员：

兵役法是我们国家的基干法律，他的重要性仅仅次于根本的宪法。我国现在还处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国防，随着国防建设的进展，要求现行兵制的有所改变，这是很自然的。中央制定本法是依据多年的历史经验，又参考苏联的先进经验，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经过了无数次的研究，才公布出来。我们只有全心全意的拥护。聂荣臻副主席的说明，更给了我们不少的启发。我认为志愿兵制和义务兵制并无优劣比较可言，它是一定时间一定环境的产物。因而它也只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体会了本法的精神，了解了逐条逐句的含义，在执行政策时自然就少发生偏差。我想谈的是，就对外意义上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日垮台了，英、法削弱了，这就增强了美帝国主义图霸世界的野心。由于蒋政权是它培植的傀儡，中国资源它已认为自己的囊中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了这个反动政权，就使得美帝国主义者骨肉连心，百般仇视，从它忍泪退出黄海后，美国统治阶级的每一次言论，每一个行动，都把矛头指向中国。否则，也是指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它

* 本讲话稿写于1955年4月7日，未曾发表过。原件存贵州省档案馆。

不断地扩军备战，军事预算超过战前几倍，兵役年限也延长了，又以美元为钓饵，把所有仆从国家组织在一些条约中。迫使英、法等国也跟着扩大兵额、延长兵役。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一贯是努力追求和平的。鉴于武装西德的不可避免，去年莫斯科召开的八国会议讲求了对策。我们是列席会议的国家，为了声援盟友，为了打击敌人，不能不有所准备。由于我们疆域的辽阔，人口的蕃庶，又由于政治教育不断进步，广大群众都有高度觉悟，这就创造条件，可能对敌人神经施加压力。假设一个起码的数目，譬如说，千分之五吧，一次征集就是三百万人，再打上对折，都有一百五十万人，让那人力不足的美帝国主义者尝试我们的威力吧。古人说:“上兵伐谋”我们是在埋头搞内政，搞建设，而影响所及，足令帝国主义者心惊胆寒，不说从此收敛，也许要改取审慎的步骤。这是我认识到的一点。就对内意义上说，我们国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但无可讳言，这里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而落后地区尤为严重、就是干部不足。“干部决定一切”，干部不足，有些工作不敢放手做，有些工作是做了，质量可能要低些。兵役法实施后，预计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起，逐年都有大批生产军涌现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部队教育是非常严格，非常紧张的，它们的生气勃勃，它们的勇往直前，这些优点比学校教育还突出得多。而国家需要的也正是这类的干部。革命战争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固定根据地，没有可恃财政收入，单凭着建立武装力量扩大武装力量来教育和培养自己广大的干部。大家知道，这一奇迹正是写在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建国以来，从首都到边沿省份，从外交场所到少数民族角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有不通过军队服务的吗？同志们相互谈话，不是来自一方面军，便是二方面或四方面军、或者是新四军，不都说明这一意义吗？今天，国家重视

国防建设，军队中人才更是集中，设备更是良好，生活条件更是提高。各省军区就是一个大学，军分区就是它的分校，每一征集公民现役期满后，保证造成一个才德兼备、精悍有为的青年。这就解决了领导上最关心的干部不足的问题，而且征集的主要标准是年龄，就是说，只要适龄的公民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慢慢地消除了。每一个征集区都会有相应数目的干部产生出来，保证平均合理的分配。估计很短时间内落后地区就可向先进地区看齐，这是所认识到的第二点，请各位指教。

劳动原来是人类的本能*

（1955年）

一、劳动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劳动是人类心理的范畴。这是我个人虚拟的一个假说，假说的提出，是想为目前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回溯若干万年以前，我们祖先双手已能自由操作，两足已能直立行走，借助于劳动，他们脱离动物而独立。但，大家知道，他们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道路。他们没有任何经验的积累，更谈不上任何知识的获得，一切都在摸索中。仅仅为了变换器官，为了发展语言，就不知花去若干岁月。到得钻木取火的发明，石斧石刀的利用，衣食资料的范围扩展了，生活上跨了一大步，营养逐渐合理（果食、肉食、火食、粒食，每一阶段的距离总不只以千年来计算吧，衣着兽皮可能是附带的发现），头脑自然

* 本文约写于1955年8月。未曾发表。原稿曾寄全国人大常委会林伯渠副委员长，请转交常委会。现该稿存贵州省档案馆。

逐渐进化，这就使从“野处”到“室居”，从渔猎到耕稼成为可能，可是这里花去的岁月也相当的悠久。房屋不是空荡荡的，至少像陶器炉灶之类，得先解决吃喝用具的问题。睡眠用具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耕稼要能制造木犁，要能驯养家畜，还牵涉到种种副业。每一生活都是创造，每一创造的阶段都不可避免的要忍受失败。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原定的计划方案，自然是很粗糙的一些计划和方案。有的要部分的修改，有的会全部的推翻，有的甚至经三番五次的研究。每一产品的出现，都是劳动的结晶。试问没有交换，没有买卖，没有工资形态，更远远没有按劳分配产品的理想，是何动机能推动我们祖先经常地、持久地、孜孜不倦地进行劳动呢？人与人都平等相处，也不能设想那时会强制劳动吧！有人作答案说，一切为了生存。但是我们知道，懒汉、寄生虫他们的生存欲还百倍强烈于劳动者呢！只有这样来解释：氏族公社以前，劳动占着统治的地位，我们祖先把生活看做劳动，把劳动看做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希望，希望的是劳动；有要求，要求的是劳动，有娱乐，娱乐的是劳动；有歌唱，歌唱的是劳动。他们不仅对同时代的人把劳动相互号召，并且对异时代的人也把劳动郑重遗传。在漫长的史前岁月中，劳动是与生俱来的、一日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是群众的欲望，也是他们的本能。说劳动是心理的范畴，是符合于事实的。

二、奴隶发展了生产力，劳动降低成为贱役

生命是不会静止的，生活的多种多样，促使人们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最初是家畜的蕃息，及其所需的饲料；都应由专门劳动加以照料，这就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其次是手工业的分工。各集团的产品，甲所剩余的，恰恰正是乙所缺乏的，这样交换就发生了。集团产品的分配，通常是由群众信仰的长老来执行。平时他主持交换，遇到纠纷，也就指挥战争，领袖人物固定

下来了。战争不知其何自起，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已够使人类面对死亡，是何发明处，又来导演这一互相残杀的悲剧。战争像交换一样，开始是在集团与集团之间进行的，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或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战争便有胜败，战败的群众，转瞬成为俘虏。俘虏最初还是不免于死亡，尔后才施桎梏，而使成为奴隶，这样就给古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大大的变动。我们知道，由于分工的活跃，由于工具的逐步有所改善，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奴隶制度的形成，一方面使某些分子脱离生产，自封为优闲显贵人物。他们或提倡制订法律，或热心宣传宗教，或以为科学万能，或以为教育第一。音乐使人怡情，美术也还不错，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萌芽，吸引了千千万万人的注意。另方面私有财产被公认了，阶级制度也相应地确立了，国家成为统治的中心，它不是用生产来鼓励群众，而是用暴力来镇压群众。国家经常夸示武装力量，不断地挑发邻封的战争，借收容俘虏来扩大奴隶的队伍，内部破产失业的人群也自发地投入这一队伍。奴隶数量的大批增加，假使得到合理的使用，生产力灿烂的花朵也可能开遍古代的大地。像埃及金字塔那样伟大的建筑物，不是奴隶血肉积累起来的吗！他们的技术非常低下，他们的生活非常俭薄，简直牲畜都不如。他们对劳动生产开始厌恶了。奴隶占有者则认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他自己财产之一部，奴隶来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奴隶是天生来服贱役，而他自己是天生来享受的。由于贱视劳动者，也就贱视了劳动。奴隶占有者自然是当时的统治阶层，他们的行为给予群众以有力的影响，一般社会也贱视劳动了，说劳动是奴隶的本分，人剥削人成为合法化，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化。人们分成了几个集团，其中某一集团能经常攫取其他集团的劳动，某一集团能剥削另一集团。集团中间有教养的学者们，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拥护统治阶级，辩护现实制度，说现实制度是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服从现实

的是好公民，破坏现实的是社会的叛逆。像希腊亚里士多德那样杰出的人物，都没有能超出这一点。这样，我们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流血流汗，辛勤磨炼，他们最珍贵的最欣赏的东西，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的东西，被人践踏了！劳动是一钱不值的，这真是古代社会一个大大的变动，比地震山崩还要大的变动。但因为它是慢慢进行的，人们不自觉地随着那不能预见的作用、那不能控制的力量而变动，他们便只好随波逐流，任听命运的摆布。

三、封建制度是历史上长时期停滞性的一种社会形态

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移转，是由它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什么是生产方式呢？依据《联共党史》① 的定义，生产方式既包括着社会的生产力，又包括着人们的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党史》教导说，被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们，所有这些因素总合起来，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彼此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它们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之实现。既然奴隶是唯一的生产者，而奴隶本身对劳动不感兴趣，奴隶主对提高奴隶的劳动生产性也不感兴趣，只是打骂、鞭笞、枷锁，他们的管理方法就是老一套。这正说明他们贱视劳动的心理。在奴隶生产的初期，确曾起了瓦解公社的作用。但到末年，它已成了人类更进一步发展路途上的障碍物，封建制度便起而代之。封建制度的基石是土地。奴隶不堪占有者的虐待，奋起反抗。自罗马斯巴达克斯领导起义以来。这类斗争充满着历史。虽然起义被压服了，但也教训了奴隶主们，稍稍放宽了待遇。奴隶开始解脱枷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存很大的奢望。他们但图保有一小块土地，努力劳动，养活家人。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的孤独，渺小，自愿投靠大土地占有者。许多的王公、僧侣、亲贵，就是采

用这种“兼并”形式的。另一种是武力侵入他人领土，像盎格鲁人征服英伦那样。它〔他〕夺取撒克逊族的土地分封功臣，开初还借口酬庸，后来便滥赐佞幸。这一种“掠夺”形式，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或国家里差不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过。封建的主要剥削，一为赋役，二为年贡。赋役是直接占有劳动，年贡是间接征发劳动的果实。两者的对象都是农民。农民因为依存于地主，有的国家干脆就叫农奴；有的国家名义上假借一点，农民似乎是自由人，实质上还是一样。斯大林曾说过：“奴隶的革命消灭了奴隶占有者，废止了奴隶占有者以农奴占有制的剥削劳动者的形式来代替他们，一种剥削者以另一种剥削者取而代之。在奴隶制度之下，法律允许奴隶占有者打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之下，法律则允许农奴占有者仅只出卖农奴”。试想想，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有力量来置备耕具，来改良种籽，来扩大播种面积吗？不，不能。这方面，生产力是窒息了。同时，封建主都穷奢极欲、恣意浪费。他们醉心舶来的商品，狗马玩好无一不令他们倾倒，尽量榨取加紧剥削犹不足以供挥霍。如此，则不惜忍受苛刻条件，举债度日。最后，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出路。我们看见商业频繁了，高利贷活跃了，城市兴盛了。手工工场萌芽了。资本主义的胚胎，就是这样在封建制度的母腹内孕育着成长着。从这方面看，它的进步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一般说来，封建制度对人类社会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历史上，它只是长时期停滞性的一种社会形态。这不仅在中国有了证明，欧洲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不正是同一个类型吗？日本也不例外。印度应归入殖民地范畴，按其实际，也是这一类型。封建制度加深了贱视劳动的看法，加速了农民反抗的过程。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中间曲尽联系作用，帮助缓和斗争情绪的，在中国为孔教，在欧洲为耶教。但他们的花言巧语也只能软化一小部分。在铁的事实面前，所有的欺骗都破产了。阶级斗争继续着，旧的矛

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发展原来就是对立物的不断出现啊！

四、资本主义自己制造了掘墓人，新的社会力量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诞生，不能早于十六世纪。英国提供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典型。为了需要羊毛，它用暴力圈围村社的耕地，把耕地变成牧场，把世代定居在那里的农民驱逐出去。失掉生产资料的农业无产者，整批整批的飘荡着。另方面是机器的采用代替了手工工场，适应于轻工业诸部门的机器一种接着一种的发明着、改进着。由于商业的积聚，由于海盗式的掳获，货币可以资本主义化。配合它，市场上又存在着劳动力这样特殊商品。英国人运用这些有利条件，首先完成了产业革命，以三岛称霸全球，夸耀地宣示日所出没处都有英国的国旗。步着英国的后尘，法国、美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随着，德国、俄国、日本及其它国家，也都走上了同一的道路。商品经济泛滥全世界。这些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企业家，怎样会选择着同一方向呢？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是资本家的秘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土地、资本、劳动并列为生产三要素，好像劳动是依赖于资本，把人们蒙混起来。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劳动者怎样给予信用于资本家，说明了如何理解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是在物的掩蔽下进行着的。若干年来，工人阶级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很公正地谴责了商品的拜物教。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从商品开始，马克思分析了各种经济的范畴，预示了资本主义没落的必然性。可惜，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既不能亲见，也就不可能悬为推断。这一点，由列宁补充了。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形态，论证了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断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它是腐烂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早在垄断前期，资本家就知道用剩余价值的获得，演为积累资本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和资本不断地集中与积聚，大企业吞没着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开初工人是机器的附属品，人供给机器的使用。由于科学被收买，一切发明发现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润服务，机械化过程加速了，工人失业的数量也就迅速地加大，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了成人。庞大的产业预备军经常存在着。工资无限的降低，穷困绝对的深化，等待着工人们的只有早衰、残废、饥饿、死亡。他们唯一可能和必要的出路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垄断后期像今天的美帝国主义那样。政府部门是它的帐房。它豢养着优良装备的私人武力，随意镇压罢工。这样，它们似乎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了。可是，还是有它的局限性。这里是被经济发展的规律制约着。资本家虽然巧取豪夺，吸尽了工人的最后一滴血，但是，商品堆积着，仓库满溢着，工厂经常地开工不足，消费阶级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把它付之一炬或投入大海，资本家们常常是这样处理它〔他〕的过剩商品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它〔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早年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已够使它〔他〕们头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像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确是它们的致命伤。另方面是工人阶级的跃进。工人阶级缺乏的是政治上的觉悟，思想转变了，它就有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有责任开辟大众的前途。自《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它的一字一句都像灯塔一样，照亮着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虽然他们固执谦逊的态度，不只一次地指示说我们的主义不是教条，但是，在千百次论敌的诽谤叫嚣中，在亿万个同志的斗争实践中，有谁能指责它的罅隙呢？工人阶级只怕不联合，肯联合，随处可碰见他的同志；只怕不斗争，肯斗争，每次会找到他的出路。马克思、恩格斯的丁宁反复、列宁、斯大林的辉煌成就，总归一句话，需要的是团结、团结，第三还是团结。全世界

工人阶级有了一定程度的团结，资产阶级丧钟响了，剥夺者被剥夺。不错，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无疑地是强大的，但同时，我们看见世界上无一处没有职工会，无一国没有共产党。职工会共同关心的是如何联合，如何斗争；共产党共同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联合，如何领导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谁能想象有这些发展呢？劳动受人轻蔑，被人认为耻辱，甚至廉价求售也不能邀富豪们青睐的一顾。而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则源源不绝的流入少数人的荷包。怨毒积累了相当的时日，一定会酝酿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革命不是由人们的意识来决定的，它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一切都以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一样。他们被推动着，前进着、学会辩证的看问题，不仅是了解过去，还可以预见未来。不是吗？

五、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对人对劳动的态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区出现了新的社会面貌。这真是有史以来震古烁今的大事。我们可以设想，当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上确立它的统治地位时，当世界经济已结成整个链条而各单个国家各单个民族已变为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时，它们高高在上，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真是幸运的宠儿。斯大林指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而且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所有一切矛盾汇合成为深刻的革命的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它是帝国主义的链条薄弱的一环。而果然，这个链条就在最弱的地方被冲破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满怀兴奋的期待着。他们说：看，翻身运动开始了，被压迫阶级抬头的机会到来了，奴隶生活雇佣劳动生活都快结束了吧！但是，统治阶级更聪明，他们知道，打击革命要及时，摧毁新生力量要毒辣。它们对付苏维埃政权的方法，从武装干涉到经济封锁，到外

交孤立，再加上千方百计的造谣中伤。可是，费尽心机，都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倒是巩固起来，强大起来，五年计划一个接着一个的完成了，工业化成功了，农业集体化也成功了。他们没有失业、没有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改善着、提高着。劳动被珍视着，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举国一致的信条。苏联在国际环境中的艰苦奋斗，那样的勇气、那样的信心，那样的毅力，给予人类绝好的榜样，真真值得我们学习。帝国主义者把苏联看着眼中钉、肉中刺。无论如何，它总不乐意世界上存在着共产党政权。由于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它们一只手刚刚把德国势力打垮下去，赶紧就用另一只手把德国势力扶植起来。为的是要让德国充当反共的主力。当希特勒横行一时的时候，似乎已不受它的指导意志的约束。但它终于使全欧州之力，弃信背义的向苏苏进攻了。这是法西斯政权的本质决定的。苏联忍受一定程度的牺牲，但它发挥了全民抗敌的伟力，为人类划除蟊贼。在消灭法西斯匪帮过程中附带解放了东欧许多国家。对德战事甫定，它尊重雅尔塔诺言，又发动远东军团，讨伐日本强盗。近数十年来，日本虎视东方，国际评论都高估了它的力量，它也居然自信无敌。苏军在不到一旬的时间内消灭了关东军，使日本强盗从此倒下去，压在亚洲人民头上的大石头被掀翻了。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一系列的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活跃，连非洲人民也推动起来。这不是苏联忘我的无私的为人类服务的伟大范例吗？遗憾的是，当欧洲第二战场开辟不久，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亚尔丁地区内转入进攻，突破了英美联军防线，打击异常严重。观于邱吉尔向斯大林求救的文件，从老奸巨滑的口中也被迫吐露了那么声泪俱下、那么五体投地的言语，其恐慌程度可谓达于顶点。假使苏联当局玩弄策略，按兵不前，借法西斯匪帮的手打垮联军，再来收拾残局，反正，希特勒精锐是耗竭了。对苏联，它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让美

帝国主义者看一看颜色，至少，艾森豪威尔之流不会像今天那样狂妄无知，盲目自大，不感谢苏联的真诚援助，反而一贯向苏联找岔。而且对外的失利，可能导致内部民主力量的抬头，什么图霸世界的实力政策，也就无从说起。斯大林大元帅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以君子之心待人，不正是恰好堕入阴谋家的度内吗？然而这在联共领导作风，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经常教导说，我们决不打算用武力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思想或我们的经济制度，输出革命是胡说。各国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可以信赖的，假使它们行动起来的话。华尔街的八大豪门，包括中西部及西部的金融集团，对于二亿五千万人来说，真不过象虮虱那样的一小撮，举手可以使他们粉碎，唾沫可以叫他们漂没，不需要旁人代谋。联共主要是自己鞭策，自己督促。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就是造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联共必须说到做到，让全世界人知道，黄金世界的美好生活并不只是梦想，而是凭着我们双手可以塑造起来的。所以联共在战后，也和在战前一样，总是埋头建设。建设头绪纷繁，我们看一看它的基本环节，他们不仅要把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的私有制、而且也要把小规模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在劳动的高度生产性下创造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要求最严格的监督劳动和消费的标准。斯达哈诺夫运动成为普遍的运动，它挖掘了生产的潜力，展开了火热的竞赛。它的重要意义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友爱的帮助，其目的在于达到共同的提高。它的体规是，有些人工作得不好，另外一些人工作得好，还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那个最好的，并且达到普遍的高涨，千百万人都得到了普遍的高涨。高涨的顶峰，便是共产主义。人们认识到，劳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和家人现在隶属的国家。支付了一定的操作，必然获得一定的享受。阶级制度消灭了，剥削关系不再存

在。劳动成为光荣的称号，它是英勇豪迈的事业，将来还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应该承认，苏联人民自革命以来，它的意识及其思想有了不断的提高。首先表现在自觉从事劳动的态度，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另外是一般道德品质的提高，新的环境改造了新的精神，在劳动者的主观上和社会对待劳动的客观上，他们看法的一致，反映了他们利益的一致。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正百倍努力地吸取苏联的先进经验。可是，不少同情我们的国家，还死抱着轻视劳动的成见。要知道，改良主义是垃圾，只会妨碍人们的进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历史车轮总是向前的。

六、把劳动变成人们的欲望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据点

根据上述，我是想说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劳动曾在不同的时期占过不同的地位。到了晚近，它更人为的被抑制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倡导，才改变了这一形势。苏维埃联邦积极带头，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盘日见延展。可是，每一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接受了指导原理，在精神上一般是共同的，而在做法方面却不定是一模一样。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范例。它胜利地领导革命，争取了我国的独立、自由和民主，使我国从半殖民地的泥潭中站起来，并使自己成为国际有力的一员。现在，我们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每一岗位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鼓舞下，应该开动脑筋，寻找窍门，争取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争取早日迈步踏上共产主义。把劳动变成人们的欲望，让劳动在头脑里扎下根，我认为是改造中的一个坚强据点。我就是这样大胆地来提议的。

从我个人的体验出发，儿童时期是非常热爱劳动的。我家住城市，七岁多了，母亲携带着，第一次往城西郊。大雨滂沱，我见到农人披着蓑衣，驾着耕牛，曼声吆喝，鞭打着牲口在耙田。我想，我能照他这样做，该是多么好，经过了许多日子，都

私自摹演这一动作。由于家庭的督促，由于教师的鼓励，这一欲望活生生的被抑制了，走上了“读书人”的道路（这和青年时期性欲被抑制恰是同样的情形）。在虚度的几十年中，紧张工作之后，诚然渴望休息，但短期休息，又渴望工作。我曾熬过不少失业的岁月，那真是严刑酷罚，真有无法形容的难过。最初，我认为，这只是个性的表现，后来，冷静观察了大量的人群，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可以说，人类是劳动的动物。没有劳动，社会就不存在。尽管某些制度把劳动意义歪曲了，压低了，但它是反动的，不合理的，终于要被铁帚扫荡。我们祖先尊重劳动、宝贵劳动的习惯，绵延相传，永远活在人们的生命里。我所体会所观察得出的，就是劳动本能的冲动。今天，国家在宪法上，在大部分政策中，都为了提高劳动而努力。但我们刚刚通过旧社会，它在一切关系中，在经济的伦理的和精神的关系中，依然保留有旧社会的遗迹，它是由这种旧社会的内部孵化出来的。我们的改造工作一定要打入社会深处，从每个家庭建立起据点。这在目前，虽然给基层干部增加一些负担，但却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大家知道，本能是动物的行为方式，是不经学习就会的，也就是种属遗传的行为方式。人的活动过程中，一种刺激或多种刺激依同一顺序多次反复，它的大脑皮质区域的兴奋和抑制中心的分布情况就会以一定方式相当地固定下来。对于这种或这些刺激的反应，也就容易以一定的方式发出。所以，本能是在环境影响下所获得的那些特性，经过无数先代的积累而形成的。人是在与环境交互作用中获得并发展它的特性和本能。遇到新的生活条件，就获得新的特性，也就是形成条件反射。形成的条件反射是与许多世代中发展起来的无条件反射（本能）密切关系着的。那些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条件反射就能够巩固起来，变成遗传的东西，传递给后代，经过若干世代，形成新的本能（略见心理学各教本）。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已确实证明，生物的一切特性，包括

本能在内，都因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说，某些重新形成的条件反射由于遗传性，是可以逐渐地变为无条件反射的。这样，我们有理由说，把劳动变成欲望是有其生理基础的。（历史上曾经这样做过的，据我所知有希腊的斯巴达，这是一个以尚武精神自豪的小小国家，它要求体魄健实的国民，一般要有刚强猛厉的气慨，自婴儿呱呱坠地就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贯彻它的特殊教育，每逢出兵打仗总是战胜攻取。我不懂任何外国文，这个故事似在五十年前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看到的，其详细我已记不清楚了。）尤其应当重视的是它的政治基础。人民政权的敌人是已经打倒的地主，抗拒改造的资本家，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收买雇佣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资本主义包围形势一天存在，这些人类渣滓就一天不甘心死亡。假使建议被采纳的话，有关部门成立临时机构，深入讨论。前提决定了，然后收辑教材，编成提纲，用说故事的形式，影印一些精美小册子（各省市根据需要也可选择当时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富有说服力的故事编辑补充），责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来改造我们的下一代。社会教育，大致已接近成年，让青年们自己阅读，自己体会。这方面可以略而不谈。学校教育，只须恪遵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造小学教育的指示，主要是依靠教师善于诱导，把当前事例指给儿童看。谁担任矿山煤井的繁重劳动，谁就会取得社会的尊敬。谁拒绝体力劳动，社会上最宝贵的称号模范英雄等等就落不到他的头上。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它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劳动条件，工时力求其缩短，工资逐步在提高。并且，在工业化实现后，若干生产部门还要采取机械化电气化的措施，以节省人力。国家是爱护劳动的，青年必须认识这一点，才能站稳自己的立场，适合国家的需要。家庭教育是建议的主要环节。儿童的神经系统最富于可塑性。可塑性表现在每个脑神经的过程都在它自己经过之后留

下一点痕迹。客观现实最初反映给儿童的事物，总会或浓或淡的长时期的保留下来。儿童两岁左右，普通就会发问了，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就给父母以施教的机会。通过儿童的父母，谆谆注意学前期的教育（文盲的父母每次新的教材下达时可由居民小组先来一次共同学习），居民小组政治干部又不断加以检查和指导，表扬那教得好的，批评那教得不好的或偷懒不教的。（当然，托儿所、幼稚园也担负同样的任务，但总的来说还是家庭教育绝对重要。）我相信，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改造下一代的基础就打好了，将会有新型人的姿态出现。就是儿童父母，在长期改造儿童的工作中也教育了自己。旧人可能成为新人，他们对剥削阶级极度的鄙视，他们会对帝国主义强烈的憎恨，他会铲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私有的心理和道德的残余，他会对盗窃国家财产者作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他会对贪污腐化、麻痹疏忽一切不良现象作勇敢大胆的无情批评，他会无条件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在执行政策中所有一切的措施。劳动战线的强大，保证了剥削现象的永远消失。谈到它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在最伙多的人口和最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劳动王国，它受过劳动第一的洗礼，它将终身为社会生产服务，它会发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注：

①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读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

（1956年）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经过毛主席召开的最高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才发给各省讨论的。如《草案》所说，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高潮。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只依靠已经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来指导农业已嫌不够了，必须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这种繁荣幸福的美好将来，正是广大农民热烈追求的。究竟是怎样的物质和文化的享受呢？我们要期待好多日子才可以达到目的呢？农民只模糊意识到，还没有看见一个清楚的轮廓，这样就留下空隙，使农民还未感到满足，党和毛主席抓紧这个基本环节，又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要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给农民以答复，并使有关部门都纳入一个系统中，配合农业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是结合全国实践而得出的结论。为了发扬民主，中央征求各省的意见。拿贵州来说，各族各界是一致拥护的，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一幅未来远景的图画，它是一个完整的图画。这个《草案》第六条所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淮、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贵州在这个地区范围内，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是否可能达到呢？目前发生的无数奇迹回答了问题。我昨晚接到家信，毕节城郊我原来住宅的傍近，农民弟兄两天开垦了两斗多种的荒地，两天筑成了一条由桂花桥到唐家水沟的小马路（都是最近一周的事情)。类似的事例若不多，每一县每一乡都有。每一个人都在传说农民弟兄"夜以继日"的都在下田，上山，出工，动员，并没有谁督促他们，为了社会主义，他们是自己主动的，主动便可以持久。这就说明，生产高潮确实已经达到每一个角落，只要按照他们所需要的物质支援和技术指导，由各方面给予不断的帮助，指标的完成还用置疑

吗？中共贵州省委要求本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我认为这是合理的适时的，也只有这样逐步渐进，一方面既免于落后，一方面也不致于冒进。前一阶段合作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就保证了后一阶段的农业增产，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参加省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许多人都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不出意见，真所谓“悬诸国门不能易一字”了。

和发展农业同时，中央注重的是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读了周总理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月三十日在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郭沫若先生题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它使我们能够了解目前知识分子的类别和分野，了解几年来知识分子改造的进度和他们将来改造必须采取的途径，最后来接近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谈到知识分子问题，可能写成一本厚厚的大书，我只就发展农业的角度来谈谈，而且以贵州为范围。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工农业生产为其主内容，要在总路线总任务中，无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好，手工业改造也好，知识分子改造也好，都要在建设事业中服从于发展工农业生产。但我读斯大林著作，曾记得好些地方他都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平列为苏维埃社会建设的三种力量，要知道这既不是我们旧中国士农工商的封建社会的看法，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豢养知识分子为工具的看法，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是值得我们崇奉的。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中的关键性，于此益可证明。工农是生产的主体，但在生产需要科学技术指导时，就依靠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力量。撇开知识分子，就可能浪费国家资金，就可能推迟建设进度，尽人皆知其不可。在省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我听到罗登义先生提出的贵州十二年培养农业干部的规划，分批分期循序渐进，也就是郭沫若先生所指的扩大队伍。我深深感到这是今天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规

划，就不能适应农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促进这一规划的实现。谈到知识分子改造，我也预期它有一个跃进的形态。人们都说思想改变是长期的过程，怎样能期待他们跃进呢？这很容易解释，我们是向前的，一人向前和他比肩的人决不甘落后，其中每一个比肩的人又去影响和他们比肩的，如此互为影响，互相竞赛，就可大步推进。加以党和政府又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定可加速。客观条件成熟了，知识分子又是很敏感和富于自尊心，敏感则早有比较，自尊则不待督促，豁然贯通，怎见其不可能呢？梁漱溟最近在政协的发言承认了他的错误，并且表述了认识错误的过程，主要是此次甘肃视察让他接触了实际；其次是大家进行思想批判，对他进行帮助的效果。再次是我们国内建设和外交工作方面已有辉煌成就来启发他。贵州有待改造的知识分子，一般陷溺不如梁深，转变也比较梁容易。我相信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等等不光荣的称号，近期内一定会消灭，大家都要站在进步分子的行列。

末了，还就我个人感想谈几句。我是一个笃老癃废的人，在许多实际工作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但我有一颗信心，党和政府一切的政策法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举抗美援朝为例，当时曾有不少的人访问我，他们说美国是那么强大，我们国基甫定，越国出兵，事态未免危险。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原则，叫做掌握战斗，也就是说他们不打无把握的仗，一定要在有利条件下才打。国内战争时期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解放战争时期一贯也是这样。假使不能掌握战斗的话，恐怕早已一败涂地了。我曾住延安一年，亲见共产党的作风，他们提一口号定出一个方案，都是先经调查事实，然后分析材料，比较材料，从问题的正面推论，又从反面推论，进一步得到什么结果，退一步又应该怎么样，层层推敲，节节安排，然后作出决定。那样的深思熟虑，在我们党外人简直是想象不到。国际战争的严重性，毛主

席比我们看得更明白，他的考虑也必然更深刻，美国的优点和弱点，毛主席知道得最清楚。诚如各位所说，我们是国基甫定，但是美帝国主义也恰恰看中了这一点，它正选好这个时机来打击你，吞噬了北朝鲜，一定要“舐糠及米”，渡鸭绿而侵我。不给美帝国主义以反击，挫折他的凶焰，我们的国基永远不会大定，而且还会还原为殖民地。为了要在世界上站起来，我们也必须出于一战。各位试从《毛泽东选集》阅读关于军事的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诸篇，才知道“良工心苦”，毛主席是怎样运用这个掌握战斗的原则的，必然会增强信念，得出乐观的结论。事实是出师未久，捷报频传，终于使美帝国主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以缔结停战协定而告结束。仰借共产党的威望，增加了我说话的分量，此后遇到各个重大社会运动，他们都是“有听受而无问难”，这样我以我的信心，便巩固了某些摇摆的人，启发了某些蒙昧的人，信心就化为力量。在浩浩荡荡的建设洪流中，我所贡献出的力量，真是一点一滴，微不足道，可也不能说一点一滴不是力量。那些聪明才智精力体魄超越于我的人，他们能胜任比我所做十倍百倍的事情，那也是很自然的。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各尽所能，十二年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侥倖犹及见农业发展纲要的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愿与天下人共浮一大白。　（本文原载1956年2月29日《新黔日报》）

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献词*

（1956年）

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一幅图画。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各地区、

* 此文原载于1956年11月10的《新黔日报》第一版。作者时兼任贵州省孙中山先生纪念会筹备会主任委员。

各民族、有色人种、无色人种，它们创造自己的生活，维护它，扩展它，谁也不模仿谁，谁也不知道自己怎样会一步一步地踏上了改变的道路。看来好像自发的、自流的，可是有铁的规律制约着，一经学者的研究，便显示出它的普遍性、真实性。比如说，最初总是原始公社，由公社才演为奴隶占有制，再进则封建主义，再进则资本主义；每种社会形态，都和它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且是不得不适应。茫无津涯的海洋，千诡万殊的风俗习惯，归纳在几条规律下，它便成为科学的类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放诸四海而皆准，理论之有说服力，原因即在于此。既然生产方式在每一个社会都起决定的作用，它就是本质、就是主流。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它的内部再不能和谐相处了。历久奉行的制度，一贯服习的学说，到了那时都发生怀疑，不太愿意接受，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要求革命了。本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厌弃现状，当然可以改变现状。但事实却不这样简单，它〔他〕们对于现状只是苦闷、苦闷，工人苦闷、农民苦闷、知识分子苦闷，“疾首蹙额”、“咨嗟太息”，大家都摸索出路，大家都寻找光明。他们不满现状，却不知道怎样来改变现状，一句话，他们在等待领导者。领导最初也是群众中的成员，他熟悉群众的意愿，理解群众的企求，因而能代表他们，领先他们。无知的历史家，往往抹煞群众，歪曲事实，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和将相的行动。要知道，脱离了群众，帝王将相是一钱不值的。但，群众没有领导，可能把社会发展推迟若干年。领导没有抓着时代的方向，还可能把社会发展倒退若干年。明白了这一点，中央给予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和全国一致这样隆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才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先生生于香山，读书香港，自有知识以来，他饱看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一八九五年兴中会成立，他以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姿态站在战斗的前列。当时康有为正在上海发起强学会，戊

戍政变后，蜕化为保皇会。这就是说，两位海滨先进都意识到中国社会已不像旧日那样死气沉沉了，因而他们具有争取群众的雄心。但康有为毕竟是小手小脚的，孙中山为了统一革命力量，愿意和康谈判合作。虽有日本友人的介绍、解释，康还是坚决拒绝了。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我正旅居上海，常和留东朋友通信，我问他们，留东学生是从不同地区来的，怎样会全体一致的拥戴孙中山先生？他们告诉我：一、因他对革命忠诚，敢于奋身犯难。二、因他深得华侨信仰，革命经费是靠华侨支持的，没有钱一步也不能走。这两句简单话，尤其后者，至今还保持着深长的意义。台湾打着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旗帜，欺骗华侨，捏造了许多不利于祖国的胡说八道，华侨因此很容易受蒙蔽。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拚得化费时间，拿事实给华侨看，真的自真，假的自假，他们会恍然觉悟的。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不能用普通尺度来衡量。论学问，他没有特殊的发现和发明；论事业，虽然四十年革命，但尚未成功。可是谈到中国革命，任何人不能撇开孙中山先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正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抓紧时代的认识，高举革命的大旗，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气概。有人说，共产党尊礼孙中山先生只是一种政治工作，他是做给华侨看，做给台湾看。要知道共产党内部有一个重要环节，事无大小，他们都要求做出总结，总结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总结未被篡窃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那些卑鄙谰言不过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毛主席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周总理说：“中国人民崇敬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

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战士。”这就是总结，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盖棺定论。历史阶段是可以缩短不可以跳越的，缩短意味着辩证法的突变，跳越则可能发生盲动冒险的恶果。孙中山先生付出精力，完成时代对自己的要求，又测定方向把时代向前大大推动了一步，孙中山先生的功绩还小吗？他代表了旧民主主义范畴，历史的整整一个阶段，做人如此，也可以无憾了。

我在贵州搞自治学社时，集体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三年我又在北京国民党本部领取过党证（这党证藏在四川合川县政府上房后院花坛石缝内，当时得到情报，重庆镇守使周骏将发兵逮捕，故仓皇出走）。赣宁战役中我亲见内部动作混乱，不仅如李济深同志所说：“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在我看来简直是组织松懈，纪律树立不起来。失败后，孙中山先生赫然震怒，决心改组中华革命党。但，黄兴派崛强于南洋，始终持分裂主义。从那时起我就对国民党失望，再没有要求换党证。一九二四年改组，我已治装归田，愤疾于南京政权的卖国降日。一九三六年参加了第二方面工农红军，在保安的一次欢宴中，毛主席指示〔出〕我同席九人，除青年团书记外，都是国民党，这是《“八一”宣言》发表后几个月的的事。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促进了二次的国共合作。毛主席让我写信去南京，凡有关系的人都叫我写。这时，我又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工作着。由于第二次的国共合作，开展了全国一致抗日，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威望，建立了整片的敌后根据地，因而迅速完成了解放的大业。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愿望都百分之百的实现了。今天，国家崇尚宽大，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凡是陷身台湾的人，不管是乐意的、被迫的，只要自拔归来，政府都不咎既往。由于某些关系，贵州人在台湾的可能不少，有无前途，他们内计已熟。我正

告他们，共产党是有言必践的，从无提出不兑现的口号，要是多所顾虑，必定坐失时机。我敢保证安全决无问题，而且每人可以参加工作。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手，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

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作风*

——我所见到的一些片断

（1957年）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发出了厉行节约的号召，同时国务院也下达了指示，要求党内的和党外的、有岗位和无岗位的一切社会成员，都反对铺张浪费，发扬我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积累工业的资金，为了使子子孙孙将来过好日子，这是一条无可反驳的真理。我省在中央的推动下，中共贵州省委首先召开了会议，布置了工作，省人民委员会从省一级机关着手，在摸索研究可靠的办法，建立持久经常的制度。这是党政方面的概况。军方呢？它们更热心，更积极。听说过春节也不吃猪肉了，它们的各级干部，还挤出时间向群众讲演革命的经历。这是非常动人的。我觉得这比什么图画书籍还强，因为是活生生的事例呀！我在二十年以前，曾参加革命行动，前后不过二年多，但在这其间我亲自看到不少可歌可泣的事情。参加讲演吧，由于我口才素短，健康的状况也不许可，只有采取写故事的方法，记得某一片断就写出那一片断。

* 本文原载1957年8月12日《贵州日报》第三版，因故未及续完。

（一）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六军团到达毕节。十二日中午，军团负责人约我谈话。他们住扎在内地会福音堂，当时由供给部的一位队长领我去。军团部没有岗警，也没有门卫，更不需要传达，我就迳直进了军团负责人的办公室。房内两个人，都穿着灰色旧军装，其中的一位棉裤上还拉了个大口子，棉絮争着要出风头。他首先向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①，在他旁边的一个是政治委员王震。我立刻感到什么"久仰大名"的那一套用不着了，因而我就"剪除枝叶"，"披沥肝胆"的谈起话来。约莫个把钟头，还是王政治委员记起，问我："你饿了吧？"我承认没有吃午饭。王政治委员叫来了他的特务员（那时编制上没有警卫名目，一般都叫特务员），让他给我煮面，并补充一句："用我的汤。"特务员回答汤吃完了，夏主任说："用我的。"一会儿，端来一大碗汤面，上面摆一支鸡腿，我私下琢磨，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款待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这样稍嫌简慢点。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即使是这一点享用，还不是轻易得来的，平时红军的伙食是非常俭薄的。

第一次会面，王、夏给我的任务是组织毕节抗日救国会。我正筹备，他们又来我家，谈到要建立贵州人民抗日军，让我当司令员。我说：我曾在军队上干过事，但只是办笔墨，军事上完全外行，这怎么成呢！王政治委员说：我们考虑到周先生在贵州有很大的威望，你肯带头来干的事情，人民一定怀着热烈的心情来响应。我接受了新任务，司令部就设在我家里。王政治委员闲日来一趟，夏主任则每天两三趟不等。我们研究所有地方武装的情况，参照我平素的见闻，选定可以接近某一集团的信使，我就亲笔给他们写信，取得联系。有一次，当我坐下执笔时，夏主任便躺在我床上鼾声大作。询问起来，他总是彻夜无眠，日里又经常

开会。我想：人的精力这样过分的使用，是不能持久的。我提过意见，他感谢我的关怀，但每到我参加开会的场所，又听见他那洪亮而沙哑的声音了。

三月一日，军团部离毕节。从属于抗日军的有三部，另外席大名〔铭〕一部在前途待命。当天宿营五股田坝，二日宿营阴低，三日晨向杨家湾方向进发。约行三十里左右，路旁有一草房，夏主任向我招手说："我们吃了饭同走。"我们刚坐定，抗日军参谋长邓止戈跑来报告夏主任说："席大名〔铭〕在附近等你。"夏主任就这样匆匆走了。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我等了好久不见人归，我无心吃饭，随即前进。

四日到达七星关，军团部有令休息。我们正煮饭，通信员带我到碗厂去（距七星关约十余里）。肖克军长和王政治委员都在那里，他们和我亲切握手，但异常悲痛。肖克军长说："夏曦同志的牺牲，是我们不可弥补的损失。"王政治委员说："夏曦同志对自己的责任，真是废寝忘食，干得十分起劲。不料他半途舍我们而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离我们准备吃饭的那个地方不远，就是七星关河的下游，夏主任和邓止戈一行乘一小渡船过河，过河后夏发现树林里有人窥探，情况不正常，因问邓。席大名〔铭〕距此远近，邓答不超出五里。夏语邓："你约席大名〔铭〕来，我等待他谈话，革命出于自愿，我们决不以自己的意思强迫任何人接受。"邓跑步而去。夏决策退回河对岸，回头看渡船已渺无踪影，心知事出跷蹊。夏询两位特务员："你们会水吗？"其一言："不会。"一言："虽会不精。"后者背夏涉水，行至中流，水流过急，特务员立脚不牢，连同背负的夏主任一道，颠扑入水。特务员的泅水经验救了他，夏主任却逐浪浮沉，与世长辞了。夏主任的无限忠诚的对人态度，他的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值得千千万万的后来者学习。我和他相处只很短的期间，但事隔二十年还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

（未完待续）

注：①夏曦（1901—1936），湖南桃江县人，字蔓伯，号劳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5年后任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在长征途中，于贵州毕节与赫章交界的七星关，不幸溺水牺牲。

我对整风的看法和感想

（1957年）

此次整风主题是学习毛主席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这一指示包罗万象，有关文件我虽然不只一次地读过，但限于水平，了解的不深不透，只略谈个人的看法和感想。

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种提法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但由于地位不同、思想不同，变动只有一个，对变动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大家知道变动是向着好的方面变，政权建立在统一巩固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逐步有了改善，工农生产欣欣向荣地普遍地发展，行政效率非常提高，廉洁作风树立起来了。原来是一盘散沙的，现在每个角落的每个个体都纳入组织，更不用提国际威望如日中天，正吸引全世界的注目。成绩摆在眼面前。好是目的，变是过程。过程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一般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及时发现和纠正它。但也许有人说："这是在向坏的方面变。"因为它〔他〕们留恋过去，认为过去一切都好。大家也知道变动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它还是天天变，人们只有善于适应才不致落后于客观。但也许有人说：规律是编造出来的，以往若干世代的人不知有规律，它们也一样

生活。当然后一类人在我们国家里是绝对的少数，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是第一流人物，他们远瞩高瞻，要带动六亿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他们绝不因为少数人思想有距离，便把它〔他〕抛弃，而是殷切期待，总有一天它〔他〕们会被说服过来，"聚首一堂同心共济"；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党员都能自责自励，刻苦地学习，和善地对人，以第一流人物为模范，以此来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来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发出号召的。从最近统战部门召开的会议看，各界人士雄辩高谈，大放大鸣，好像党组织历年许多的措施包含着缺点和错误，有待于诤友的揭露。目前尚在发展中，但轮廓是可以描画的。绝大多数的言论对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同意的，对国家的基本方针是拥护的，诚恳态度，善意批评，中肯之言，对党的帮助甚大。合作共事关系中的缺点，工作作风上的毛病，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很快地就要改变。我可以指出一些来龙去脉，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发动群众的武器，没有它，革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一贯很好的运用这一武器；所有党员干部都是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它〔他〕们首先知道爱和恨：爱就是阶级友爱，恨就是阶级仇恨。他们参加革命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千百次性命相搏的斗争，消灭了三大敌人，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目的。过去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在新的形势下，有的还未改变过来，而且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刚过去，要所有干部马上对于新的工作方法熟悉起来，就是那些"读书十年养气十年"的士大夫，"设身处地"，恐怕也难得办到吧。党号召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干部的三大主义，改造思想，转变作风。这是说某些干部的一方面。同时对某些被轻视的一方面，我敢说，有另一种阶级观点盘据在它们的心灵深处。我是亲身体验过思想改造的人，尽管是初步改造的话。只要自己平心静气，把事物作一番比较，思想打通了，身

上的污染可以慢慢地洗刷。只有阶级观点这一关，毕竟不容易突破。回忆自少至老，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处处都想表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养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尤其那些从古以来都认为“低级的”、“无知的”、“时移势易”的也纷纷发挥才干，使我们相形见绌，看起来真有些不服气。广大的知识分子，不正和我有同感吗？另外，它们中间的热心家，当共产党政权确立时，不无希望“破格起擢”一展惊人的的抱负，而碰到有的干部态度生硬粗暴，盛气凌人，可以想像，双方的隔阂、反感便自然发生了。在各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历史复杂，社交复杂，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就都成为应有的文章。现在双方的隔阂是应该消除的时候了。双方的隔阂要由双方来消除，现在党进行的运动，就是从党员干部方面进行消除隔阂的工作，我们非党人士方面也要继续思想改造来消除这种隔阂，如此难道还有任何隔阂不能消除吗？能够的，一定能够的。

党的“八大”决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政治形势变化了，工作方法相应地随着变化。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因为他不让自己封闭在固定的刻板式的框子里。他一再指示，我们的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教人们辩证地看问题，好成份中杂有坏，坏成份中可以发现好，它们是互相渗透互为影响的，一切都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马列主义修养深水平高的干部，他们体会了党的精神，在他们领导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一切安排得很好，政策贯彻了，非党人士也都感到满意。但，“党员中有十分之六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入党的，它〔他〕们都没有经过如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那样的思想改造，一般地对于什么是主观主义都还不能深刻了解。大批老的党员，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很容易沾上官僚主义的灰尘，有一部分或者因为有了功劳而骄傲起来了，或者把党的历史经验忘记了。”（节引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

十五周年》一文）几年以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党内有了新的滋长。有些干部，他们不了解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工作方法老一套，自视高人一等，最初还寻找借口，久而久之，便视为应有的特权，这就必然脱离群众，损害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领袖经常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他们是人民之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有专门的知识，有积累丰富的经验，因才器使，国家的工作需要他们，他们一般富于自尊心。我常常想，在执行政策中，态度是十分谦逊十分诚恳，而可以想像，知识分子就能更好的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建设取得的成就，可能比今天的成就还大些（指技术方面）。因为：（一）团结就是力量；（二）把适当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上，它〔他〕就会发挥加倍的力量；（三）由于感奋，由于昂扬，它〔他〕在工作中付出的精力不可以寻常尺度来估计。这都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知道这次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地大张旗鼓地对干部来一次普遍而深入的思想改造，并采取"公听并观"的办法，使人人都得畅所欲言，对症下药。党员干部积极进行学习，欢迎批评，进行思想改造，改进工作作风，毫无疑问，只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许多方面都要焕然一新了。各方的批评建议很多是好的，善意的批评把平素的意见提出来，积极性自然增长，建议如果是公平合理的，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它〔他〕们这样做，使党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及时地觉察各方的动向，对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党方广开言路，一定要采用，不仅采用而已，党会"举一反三"，连类而及，好的要尽量扩展，坏的要坚决改掉。然而我们知识分子就不需要改造了吗？不，要改造！过去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错误了吗？没有。应该把思想改造运动中，某些粗暴作法的缺点和思想改造运动的伟大成就区别开来，肯定成就，指出缺点，才是对的看法。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改进，找工农做知己，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把自己一技之长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这里我还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最近在一些报章上看到帮助党整风的批评言论中，很多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也有的言论，他们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主张公私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们骂进步人士叫"奴才"，他们骂积极分子叫"爪牙"，向积极分子大泼冷水。他们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想削弱或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后退到资本主义去呢？人们应该警惕。我是对这种右派言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它的成就已写入党史，一九五七年的整风，是在全国统一的条件下在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的目标下进行的，将来的影响怎样，效果怎样，大家且向前看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会见世面。纵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取一个朝代来对比对比；横的方面，我们看了许多外国通信社的电报，这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从业人员，它〔他〕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观察异常敏锐，采访不择手段，它〔他〕们千方百计地诽谤我们，歪曲我们，但它〔他〕们也常常不自觉地给我们作了宣传，这就是说"有麝自然香"，谎言掩盖不了真理，透过异化来了解自己，它会使我们头脑格外清醒些。

（本文原载于1957年6月11日《贵州日报》）

一 般 函 电

作者在解放前历年撰写的大量公私函电（其中包括许多代拟函电），已由作者生前亲自选辑成十四卷共二十五本的《素园书牍》（有红格本、蓝格本两种版本，均是作者亲录，同多异少，其中从卷一至卷六下共八本的本末多有作者自撰的《跋》）。本书从中选入的413则，只占该部原稿的一小部分。

此外，作者还将其参加红军长征途中以至在延安期间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函电）别辑成上下两卷的《语体文拾零》。作者之所以要把这些作品从《书牍》抽出来，并为这部集子取了这样一个并不十分确切的集名（因为其中有的作品并非语体文），看来大概是在那国民党专政高压、文网严酷的年代作者故意使用的"障眼法"。可惜这部极富价值的集子的下卷几经辗转易手，至今杳如黄鹤，遍寻不获。本书中只选录了上卷中的大多数作品，终非全璧。

作者在解放后的函电不多，本书也酌予选入。

《书牍》和《拾零》中，有少量作品按内容已别录入《论著》部分，并此说明。

与金瑞卿①书　庚子

（1900年）

瑞卿足下：子俊归，具道足下所以为学之意。甚盛，甚盛。培艺于学毫无门径，又僻处穷乡；靡师友启迪之益。方其初志，诚不肯后于恒人，及至壮岁而无闻也，亦自知所止矣。足下过听，勤勤恳恳，欲诱导不佞一言，以觇其术业之趋向，然则就有道而正焉。培艺之忻幸何如也。窃维学问之途，至湘乡曾氏②而大明，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学者各就其性之所近，锲而不舍，必将有获。惟是萃什百千万之章，甫缝掖高语精深者，益世变，则众人之常以儒相垢病，乃无所借口以容身。为吾徒者，当博考先圣制作之精意，又体验之于世务，若者宜徇俗以为安，若者宜复古以为治，若者宜兼采以为资，力求有用以济时艰。其去墨守一先生家言，姝姝而自悦者，奚可以道里计。培艺之蓄此念久矣，未尝敢烦言于人人。足下踞万峰之顶，深造有为，暗室华灯，迷津宝筏，方将有待于足下。辄以夙昔之有志未逮者，具陈于左右，惟进而教之。培艺顿首。

注

①金开祥，字瑞卿，一字子诚。贵阳人、举人。时官广西柳州道道尹。后作者遭危难，屡申东道之谊，作者以粤西僻远，不能轻重于时局，故辞谢不往。

②指曾国藩。

与徐伯龙①书　壬寅

（1902年）

伯龙足下：培艺闻足下之行谊于家兄，盖数年矣。家兄于并世人鲜可意，独服膺足下，培艺心识焉。去年秋，朋试贵筑，畅聆教益，鄙吝消释，归而梦魂飞越，常若依恋左右。累欲作书问起居，辄以为吾辈相知固不在此，惟各努力自爱耳。比见近今士大夫，攀附党援，驰鹜声气，起一有力者，则众争趋之，如蚁之慕膻，鱼之赴壑；及其无成，且以身名殉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治乱无常数，际会无常期，患应之者非其才耳，奚暇逐逐于外哉。乡居僻陋，思与二三同志共求所以自治之方，而卒不可得。夫遭大世变，宜生大人物。天于吾辈聪明材力，皆若局而限之而又使稍稍与闻当世得失之林。口欲言，力不逮；志欲伸，行不副。反不若农夫野老，饥而食，倦而眠，不识不知，尚不失作盛世良民。足下以谓何如？吾黔地瘠而俗陋，位崇高者又皆暮气已深，龙钟颓唐。学堂一事，筹办经年未有条理。果遂成立，足下亦欲混尘其中否？培艺于西学未及问津，然殊无意于此。愿就足下一决。敝乡有友王君，今之佼佼，将吏于粤西，培艺为序赠之，并录奉览。培艺顿首。

注

①徐家驹，字伯龙。湖南安化人。拔贡生，入京师法律学堂，时官江苏审判厅推事。

与王子俊[①]书　甲辰

（1904年）

子俊三兄足下：别后崎岖险阻，备尝行路艰难。地无三里平，乃今躬履之。高家渡阻水五日，河面宽勿逾十丈，而滩深溜急，以巨缆穿两崖间维舟其上，乃达彼岸。山势壁立陡绝，百人守之，虽千乘万骑弗能飞越也。因悟往岁虑游勇阑入，诚为过计，然邓艾渡阴平，刘裕出大岘，地非不险要，亦视人谋何如矣。五月望抵普安，即日入署。虽以教读兼书阅卷，事究无多，颇有余暑读书。惟脑力日见减退，置卷便已茫然。吾子研精覃思，尚其有以教我。普郡纵横数百里，人口二十七万，滇粤要冲，黔筑屏蔽，商务殷盛，公款余饶。农逐末而鲜盖藏，士固陋而不知廉耻。出口以土药为大宗，岁额与毕节相捋。城厢食米，皆仰四乡转输，一日有警，无匝月之粮。其士之优秀者，一入黉宫，便欲染指公事，毫无进取思想。风气又与大定绝相似。居停[②]锐意整顿，以转移俗化为已任。惟积习太深，非旦夕所能挽回。而教养未遑，瞬届瓜及。一官传舍，则时制使之然耳。……。日俄战事，电局有确音否？便希示及，此间如在瓮中也。培艺白。

注

①王履祥字子俊，毕节人。官广西巡抚。作者青年时莫逆交，自称之为生平第一友。

②居停，谓寄居之家。延伸其义为主人，此处指方雪岑，参见下篇。

报宁益之①书　甲辰

（1904年）

益之六兄足下：奉书，具承一一。足下以微服过宋，不虞仆之跟纵追蹑也。此路险巇，得未曾有。沿途惬〔狭〕隘秽恶，不能一朝居。民生其间者，宜乎蠢如鹿豕，长此混沌未凿气象。家兄在省，因事谒文仲恭观察。猥以国士相待，坚约同返毕节。而旧居停方雪岑②又雅意殷勤，谓家兄不留者，当以仆承其乏，遂贸然来此。山野之性，深苦宦场拘束。幸居停识量不同流俗。门人天姿正美、成学可望，用是自慰。滇省学界风气为陈荣昌③所把持，仆早饫闻。此人顽固守旧，其翻刻翼教丛编，扬叶德辉④之余波，专与新学为仇，尚不足怪。微闻庚学闹教⑤，皆出其主谋教唆，累滇省赔款数十万。律以蠹国误民之罪，哙可斩也。不尔，亦当屏之远方，尚靦然坐拥皋比邪。其由陈援引同升者，程度谅尤在陈下。总之非破坏之后，不能切实整顿。以腐败在于心术也。至考送出洋，亦不必歆羡。凡官费者，即有官为监督，不过养成奴隶资格而已。愿以暇日，讲求根柢，扩充见闻。俟有机会，拔帜破浪，乃为快耳。仆与足下约争先后，不争迟速，异日必践斯言。轮蹄分驰，天各一方。月下之游，何可复得。人生如梦，为欢几何。思之于邑。培艺顿首。

注

①宁士谦，字益之，毕节人。曾任贵州模范监狱典狱官。与作者交善。

②方雪岑，即方峻，字雪岑，安徽人。时任普安知州。作者受任入幕经年，相得甚欢。

③陈荣昌，字小圃，云南人。清翰林院编修，署贵州提学使。

④叶德辉，湖南湘潭人，以反对新学著称。

⑤指1900年之义和团运动。

为方雪岑致于仲芳[①]函　甲辰

（1904）

仲翁尊兄大人阁下。……查转移风化之枢纽，在于士习。明理者众，则顽悍之俗自消；通材日多，则指臂之任易使。况迭奉明诏，谆谆以兴学育才为急。如仅虚文搪塞，奉行故事，返之衾影，能勿滋愧。用是通盘筹画，先从培植师资入手。阁下创办师范学校，为珂乡开风气。深识卓见，并世无偶。异日述黔中新学开幕，当于阁下首居一指。普郡在前任李篮翁[②]时，曾送学生二名入贵校肄业。近闻修改原章，大减学费，具见嘉惠寒畯之盛意。弟考选生童，择其文理充顺、心地明白者，酌给津贴，藉示鼓励。抵省时，务请阁下格外垂青，不弃葑菲，以弘造就，而资观感，是所切祷。……

注

①即于德楷，字仲芳。事见本书《书于仲芳》一文。

②即李篮卿。

为方雪岑复刘统之[①]函　甲辰

（1904年）

统翁尊兄观察大人阁下：急足至，奉惠书，具承一一。贵处

防务吃紧，该石工尚徜徉未前，实属不知缓急，已饬差督催，俾与来使偕行矣。弟以樗散，谬膺繁剧，一人之耳目，宁敢自诩周详。所愿时闻谠论，庶民情不致壅蔽。此后仍盼随事见教，匡其不逮幸甚。桂匪窜黔，沿途裹胁，其数已达万余人。丙妹、永从失守，防营六溃其四，黎平、古州、罗斛[②]、独山、荔波一律戒严。弟于十六日接省信，述其大概如此。闻刘雨三方伯久以所部拦头迎剿。选锋劲卒，当可一战，此黔之福也。上游门户在兴义，兴义屏障恃阁下，数十年寝馈兵间，更事既多，方略夙著，训练之师，节制山立，环顾黔疆，力量担当，谁足与阁下伦比？劳心捍患，亦乌可以已乎！弟听断之余，亦时筹备器械，相筑碉堡，原招团丁，汰其疲羸，而课以操练。职守所在，弗敢自懈。知注附告。专复，即请勋安。

注

①即刘官礼，字统之。本书前已有注。

②罗斛，即今贵州罗甸县。

为闵华甫致李茀田[①]函　甲辰

（1904年）

茀田仁兄大人史席：……溯自甲午一役，吾国腐败之现象，始轩然豁然呈露于五大洲，而千年睡狮乃稍稍破其沈酣之梦。庚子国变，祸益亟，事益急。而欧化潮流，亦益澎湃汹涌而不可遏抑。以今日之智识程度较之五年前，则有进矣；较之十年前，则大进矣。厄我者之惠以厚我，陵我者之适以强我。异日同胞有立，敢拜东西各大国之嘉惠。然当此存亡绝续之交，生死骨肉之

际，惟万众一心，作多方面之努力。弟虽不肖，常侍仲老，备接绪论。抵普安，掉三寸之舌，与俗士挑战。哓哓数月，荒秽渐启。此次师范生招考，踊跃请行者十余人，私心正深欣慰。乃闻友人函，述教习冈山施非礼于我同志诸君，诸君已相率罢学。窃谓兹事体大，措注宜审，以诸君所持理由，至公至正。而冈山横加侮辱，此其野蛮为何如！日之与俄开衅也，亦自竞其生存，岂果扶弱抑强？兵以义动，我失辽阳于俄，与失辽阳于日，二五一十，其间殆相去无几。踞我土地又欲胁我人民，苟非视中国为万劫奴隶，当不出此。故在今日学可罢，交可绝，决不可坏团体，伤感情，作敷衍之周旋，和平之了结。去一冈山，而百十之冈山无难招之立至，彼自餍我金钱耳。以我同胞爱国思想之薄弱也，乃今始萌芽，忍不为之调护，而复加摧折哉！阁下与仲老、彩公熟筹应付，必能坚持不挠。但中有所怀，以倾吐为快：敝差将届年满，宦途风味，亦备领略。犹忆去岁闹中谈及购办印书机器，至今耿耿不忘。拟旋省后尽力营干之。将来书局、报馆合为一事，即可发挥吾辈之主张；且藉以联络同志，广通声气。此事度仲老、彩公必表同情。登高一呼，观成自易。即恳阁下先为区划，以副初心。临颖神驰，毋任翘跂。敬请道安。

按：日俄战争中，日占领辽阳后，贵阳师范学校日籍教习冈山，置酒饮诸生，大呼日本万岁，迫诸生和之。诸生怀国耻，多静默。冈山肆口怒骂，坐近者且被其拳击，诸生乃相率罢学，交涉结果，卒斥去冈山。苐田时为该校协理。故华甫与书论之云。②

注释：

①李裕增，字苐田。奉天人，官通判。虑事精审。中西学并擅。

②此为作者原按。

为闵华甫致于仲芳函　甲辰

（1904年）

仲老姻伯大人钧鉴：昨上一函，谅达典签。台候胜常，至深企祝。侄叩别以来，倏逾寒暑。碌碌奉职，不足以塞厚望。每念时事之艰难，重顾生事之竭蹶，怃然长息，忧心如捣。比闻日俄战事迁延不解，英法德美诸邦，借保护商民为名，军舰纷集于太平洋，抵瑕伺隙，沈几观变。方今中国聊可慰藉者，恃有新机之萌芽。累经丧败，国人皆知守旧之不可与图存，故于一切维新事业，阻力渐去。然非得十数年间，不受外力摧折，长养调护，未易收效也。侄素荷陶冶，窃思持此方针力行不怠。抵普安极力鼓吹，故师范学生多踊跃请行。去岁承乏闱差，曾与李芾田谈及购置机器，翻印书籍，创设报馆，拟俟回省后集股倡办。迩来大势所趋，言论出版有左右全国之倾向。顺其流而导之，在贵州今日似不可无此举。而为侄私计，亦隐然作一退步，实属两全。且下方雪岑太尊为侄留差，函牍交驰，盛情极可铭感。但侄愚见能留，则多有所获，于此事更有把握；不能留，则益专心壹志从事斯业。已另函商芾田，仍须得姻伯主持，乃可期其必成耳。冈山事件，不审就范否？两不平等，相遇无所谓道理。彼族心目中早视我若无物。挥而斥之，想煞费唇舌；争在国体，所宜坚持。肃此敬请崇安。

为闵华甫复于仲芳函　甲辰

（1904年）

仲老姻伯大人钧鉴：辱教具承，硕画周详，莫名钦服。但侄鄙见，凡事当先引其端。幼稚之阶级，万无可避。各省报馆、书局如雨后春笋之怒发，而贵州独阙然。其于社会进化必多停滞。创办之初，自难预操奇赢，然节俭开支，亦未见遽蚀成本。至保护版权，国内尚未有此种规定。如重庆之广益书局，泸州之开智书局，纷纷翻印，士林欢迎，先例具在，大可仿行。伏惟衡量而酌其中，幸甚。抑侄更有陈于左右者，久欲毕其愚，惧以冒昧见尤，终于缄默，又非所以事长者之义。伏见社仓一事，姻伯苦心经营，成效卓著。凡所为力戕俗论坚忍持之者，夫宁不日将以有为也。有为之机宜，莫若今日。或兴学以育才，或开场以劝工，或提倡农业之试验，或发起矿业之探采。根本之图，四者为大任，举其一皆贵州百年至计。以姻伯之声望，登高一呼，应者必众。侄宁不知濡忍数年或十数年，积累益富，规模益弘。然悬釜待炊，良非得策。基础既立，徐图进步。革创与扩张，二者固並行不悖，此亦侄先引其端之谈也。姻伯以为何如？侄留差一节，格于成例，代者旦夕当来。此身为随员，行止之权殊不能自主。容俟定后，再以奉闻。专肃即请崇安。

报宁益之书　甲辰

（1904年）

书来，闻奎垣之丧，良深叹惋。人生如梦，一瞑不视，万缘具寂。

而死者则既已矣，沧海飞波，横流孔迩，吾与君正不知委蜕何所耳。仆尝谓品类万有不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苟其可以立于当时，传于奕叶，必先晓然于躯壳，为百年之暂寄，而别求精神不死之方。惟老庄知此，故有忘世种种；惟孔墨知此，故有救世种种；惟司马迁知此，故取发愤著书主义；惟诸葛亮知此，故取鞠躬尽瘁主义；摩西惟知此也，故度越绝漠，甘茹其苦而不悔；卢骚惟知此也，故天赋人权力伸其说而不惧；有马新七惟知此也，故讨幕方针欲明匹夫崇奖王室；西乡隆盛惟知此也，故东方政策欲以弹丸席卷大陆。誓诸五连之衢，任循一途，终有息肩之地。若徘徊岐路，屏管踟蹰，风雪至，立僵仆耳。庸人之奄忽澌灭何以异是？！仆齿将及壮，行能学业，诚不得比于中人，混混逐尘埃中，苟求安饱，又更寒暑，大恐此身将遂蹈僵仆岐路者之所为。每一念至，汗下如雨。足下乃多奖藉之辞，将毋好之而忘其丑耶。仆近阅曾文正全集，于其治心之谈，颇有领悟。无论事变如何，非从此处痛下功夫，万不足以担当艰巨，经涉风涛。盖曾氏之意量远矣！使其生于今日，其于泰西经国之良规，裕民之至计，必有所研究抉择，此可逆亿而知者也。足下近阅何书？亮多心得。论报馆事，甚有卓识，仆亦虑及。但凡有兴作，一皆倒持太阿，授柄外人。政府为獭鹯，我辈为鱼爵，厥罪亦均耳。渐寒，惟珍重。培艺顿首。

上严范荪先生启　乙巳

（1905年）

培艺万县舟次，曾上一笺，猥辱手翰代为介绍。又辙戚邱君学慎函告。去岁晋谒，犹蒙吾师殷殷垂询，且感且惭。伏读十一月十

一日上谕，新设学部，妙简名贤，师门膺特达之知，跻卿贰之列。纶音一沛，适如人人意中所欲出；薄海内外，罔不颂帝德睿哲善任使也。吾师淡泊之，素知不以此为轻重。然权位者，学术所由表见也，智虑所由发摅也；事业所由建树也。无位与权，贤如孔孟，不免于终身之栖皇，而天下不被其泽。方今举国之视线集于教育，前途之希望属于教育。教育者方离萌芽时期，入于幼稚时期，可以朱而赤，可以墨而黑，可以左而左，可以右而右。故大部之设，非徒总文书之汇也，必将有统一之精神焉。如脑筋然，四肢百体无不从，令疾痛疴痒皆得而护持之，视听言动皆得而监察之，此其职务重大为何如。司农管天下之度支，而财政处与之并峙矣。司马掌天下之伍籍，而练兵处与之对立矣。无他，不举其职也。不举其职，则此官为虚设。推原其故，何莫非循资按格，以二三龙钟颓唐之老尸居其间，令至此极也。天子奋然思改革，而吾师首被殊擢，盖亦谂知吾师于教育，考察研究入之者深，则推之而准。顾培艺区区犹欲贡其一得者，则各省宜置顾问官，各府州县宜辟议员是也。凡人类之通性，已为其事，则必有所蔽，颠倒错谬，有不知之而错蹈之者，有明知之而故蹈之者。千其轨，万其辙，较其成效，茫如捕风。培艺尝观今之办学者矣，局外之议论，或稍流于讥切；局中之意见，且驯致于放任。二者皆走极端，则往往不相容，而教育之发展，实隐生莫大之阻力。故与其验成绩于毕业之后，光阴或至虚掷；则莫若征谠论于进行之顷，补救尚易为力。议员皆立于监督之地位，其权限与教职各员绝不相混。岁时各以其所论列报告于顾问官。顾问官参以见闻，得直达于大部，大部察其某某适宜也而奖励之，某某不当也而申斥之。无论官立、民立，许其一例陈言，则虽万里之外，莫敢不肃，而精神相贯注矣。往者商部初立，情形隔膜，与昔之六部无异。近自顾问官、议员分布东南，消息灵通，深资得力。明效具在，昭然共见。大部与商部事同一律，援例入告，必

邀俞旨。议者谓今之学制，兼采东西，此项顾问官、议员，彼皆无之。不知国家创制，各以其宜。且其壤境未若我广远，则詗察易周，正不必泥彼以议此。培艺时读报纸，窃见巨人长德之条陈学务者多矣，而无有注意及此者。是以不量狂惑，聊伸芹献。幸函丈有以教之。又闻钧驾拟重游扶桑②，调查文部职掌，培艺诚不胜大愿，愿得道出申江，望见颜色，一慰十年孺慕之私，企祝曷已。

注

①即严修，字范荪。

②日本国的别称。

为闵华甫上荣华卿①管部条陈　丙午

（1906年）

某一介庸愚，分发黔省。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②，奉贵州前抚宪林札③，委赴日本考查学校、工艺、警察、监狱各政，限期三月。遵于十月二十三日驰抵东京，本年正月二十三日限满回国。譬犹乡曲细民，乍入五都之市，千门万户，目炫神移，瑰货奇珍，不可名状。加时日迫促，智虑浅短，款项虚縻，寝馈难安。顾某区区窃见，日本今兹之发皇踔厉，战胜攻取者，曰惟教育之故；工商勃兴，实业发达者，曰惟教育之故。以比较上言，则教育其本根，而他事皆枝叶也；以观察上言，则昔日之教育其耕耘，今日之强盛乃收获也。今朝廷锐意兴学，特设专部，以蕲其成。硕辅擘画于内，嘉谟辐凑于外，固已纲举目张，条理毕具。然某闻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明知其无当而姑近之者，大臣迩言必察之盛意也；明知其无当

而不能自已者，愚者千虑一得之苦心也。谨将管见所及，为中堂陈之：

一、德育宜注重也。近日忧时之士，鉴于国势之积弱，其所提倡而鼓吹者，大抵偏重智育或体育。一若东西所谓文明国，均可无事于德育，而相率目为迂远。某观于日本，下至厮养之贱，舆隶之役，其律己也，皆有庄敬整肃之规；其接人也，皆有亲爱平恕之意。人勤于所事，而不务为苟得；物虽非已有，而必加以护惜。以言文明，诚哉其文明也。然夷考其致此之由，则自儿童入幼稚园，即已端蒙养之基，而授以适当之教育，使其脑筋自熔铸焉，而不觉此诚强国唯一之要素矣。夫群亿兆之民众，而无道德之观念，虽海军如英，陆师如德，工艺臻绝，盛商务，冠瀛寰，犹不能一日立国于地球之上。何哉？无以相维系也。中国四千年来神圣代兴，牖民之道，纤悉毕备，末流失传，变而失真。比者奏定章程，自初等小学即列读经、修身二科，用意至为深远。惟陈义过高，儿童骤难领悟，似宜特设专官，早编善本，融合古籍，引之使与日常生活相接近．如此则保存国粹，不托空言，而新学小生，亦无所藉口，以肆其簧鼓矣。

一、医学宜讲求也。查日本研究西学，首重医科。其民养成壮实之体魄，坚忍勇毅，冰天雪窖，不以为苦。日不再食，赴战尤力。观其最近统计死亡率，年见低减，此医学进步之明效大验也。中国习尚文弱，人多柔脆，加以阿片④流毒所在，种植吸食之户十而八九。夫使颓放之祸，仅中于个人之身，犹可言也；积个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浸淫皆受其影响，不可言也。某窃谓注重医学，阿片将有不禁自绝之理，定章特设医科大学，亦既独扼其要。各省似宜筹拨的款，另设医学专门学堂，为大学直接之预备，庶几登进之路弘，传播之效速矣。

一、女学宜普及也。论者谓列强一人有一人之用，吾国民数号称四百兆，无用之女子去其半，则已不过二百兆。敝俗相沿，社会视为当然，政府亦任其自然，而且养育之要义不知，则儿童之发达有碍矣；治生之常识缺乏，则男子之苦累弥甚矣。率此不变，种乌得而不弱，国乌得而不贫。似宜饬下疆臣，严督所司州县，兴学十所，女学必居其三。考核功过，以此为准。是有数善：女子各尽其职务，不致坐耗男子之资，一也。儿童在襁褓即受适当之教育，基础固而蒙养端，二也。冶容色、残肢体之恶习不攻自去，三也。故一言兴学，某窃谓无有重要于此者矣。

一、宜实行强迫教育也。文明国通例，儿童已及学龄不入学堂者，罚其父母，谓之强迫教育。意美法良，至可仿效。今论者以为此等学校皆由国家担任义务，不收学费，于此而犹自外生成，其以重法绳之固宜；中国官立学堂寥寥无几，何能遽议及是，是固然矣。某窃有一说焉，方今朝廷累诏预备立宪，宪政之纲领必以地方自治为要件。施行自治制度之时，即可举此项义务学校责之地方，移庙产等闲款以充经费，当无不足。官立与公立性质虽有区别，其于化民成俗固无二道也。而且里巷相望，休戚相关，督责倍严，辅助弥殷。官但以时考核奖勉之，而不必干涉其内容，如是则无不乐于从事者矣。

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列强竞争之视线纷然集注于我国，新闻纸之所鼓吹，政治家之所讨论，殆未有不思于东亚大陆一染指者。立国于风涛汹涌之中，自非尚武不为功。国家养兵有费，练兵有额。军事当局筹备战时之应用，教育当局宜为未雨之绸缪。除腹地不计外，窃谓沿边各省勿问官、私立学堂，一律特许练习兵武体操。夫通商口岸，虽在蒙小学堂，皆增设外国语文一科，为其需用也。边省之需用武事，岂后

于商埠之需用语文？而必明著私家学校不得习兵式体操之条，未免示天下以不广，似宜酌予更正，宣扬风旨。庶几小戎驷铁遗烈不坠，虽彼眈眈逐逐之辈联肩接踵而来，在我固有备兵无患矣。

一、宜取消科举名目也。我国四民并列，尤以士为称首。而士也者，又各有其特别之阶级，以生员举人进士翰林为之差。夫此等名目非创自一时，皆沿用历代科举之旧也。国家毅然废罢科举，大兴学校，此类虚名将安用之。夫设学之意，所以养成独立自治之国民，予以治生必要之知识，非为宽筹出身也。来学之意，所以求为独立自治之国民，获有治生必要之知识，非为营谋出身也。昔者，利禄之路锢天下者二千年；今方扫除云翳，而犹悬此为之的，殆非求才之本意也。近日省界之说嚣然遍于国中，争端虽至繁夥，而起于学堂出身，彼此不相容者，亦一主因。当此外侮凭陵，内讧又复纷扰，后患何堪设想。惟有取消此种名目，毕业之后，发给文凭，一视所学之优劣。彼自以其学售世，无取乎上之人为之过计。如是，则可增进国民之品性一洗富贵利达之卑劣思想矣。

以上数端，谨就一孔之见，冒昧上陈。当言路宏开之际，竭野人献芹之忱，用敢干犯尊严，布其缕缕，临禀不任惶恐之至。

注

①荣庆，字华卿，满族。时为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②即1905年8月18日。

③指贵州巡抚林绍年，字赞虞，福建人，清翰林院编修。历官云南、贵州、广西、河南巡抚，度支部侍郎，军机大臣等。

④阿片，即鸦片烟。

答张季子[1]书　丙午

（1906年）

季子足下：伻来奉手教，具承一一。台端新从武汉归来，必与少谷晤谈，敝处情形当已谅解，无俟弟之赘陈。存款有限，支用浩繁，一行五人，居此薪桂米珠之地，专待机匠毕业，携之回黔。不然弟非有司，奚为是出纳之吝哉。惟足下果重游日本，弟无论如何必勉筹若干，俾足下得从容就道。此行颇与国家前途有关，不徒以私交论也。倘仍暂驻金陵，则预支薪俸似未尝不可济急。弟义不漠视，而通盘筹画，实有为难之隐，尚乞亮之。抑弟窃有愚戆之怀，请得毕其辞。吾国社会种种恶习，实足软化英雄之志气，颠倒豪杰之心胸。游戏之场，花月之窟，此中断送几许青年矣。比来竞争，大势日益煎迫。而号称热心志士，爱国伟人。始焉发扬蹈厉，继则匿迹销声，无补于时局，而益丛俗之诟病，其不以此也哉。自非具大智慧，蓄大希望，畴肯纵观于耳目接近之外，而奋身一解脱乎。弟于足下以华甫之推重，仲老之称道，而敬之、慕之、佩仰之之日久矣。秦淮河畔饫闻高论，益信二君之不我欺，而果为国民庆又得一支柱危局之人也。第闻诸道路，足下趋公之余，颇沉溺声色，在他人不足怪，弟于左右，窃所未喻。外侮凭陵，民生凋敝，此我侪卧薪尝胆之日，非恒舞酣歌之会也。既蹉跎其精神，必放弃其责任。涓涓不塞，流为江河，绵绵不绝，将寻斧柯。今日小德出入之患显，异时百计隳坏之虑长。以俗情论，弟交浅不宜言深，然足下超轶等伦之君子也，故不敢以时流相期待。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足下幸纳忠告，弟之望也。或加以驳诘，或付诸不论不议，亦听尊裁。惟骨鲠在

喉，以一吐为快耳。东渡有期，再容面罄，周培艺白。

注

①张锴，字季子，广东人，毕业于日本振武学堂。

卷 一 跋

右第一卷都三十首。自家居讫于沪游时，中间任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文案，洎旅沪与友人通讯稿件各一册，俱遗失。自先君见背，余立志求学海外，然家贫不能不迂回以谋官费。乙巳大资遣，为贵州空前盛事。顾与考人名须由李苾园尚书保送，而是时尚书方任路矿公司总理，与协理于仲芳先生一致挽留余。于先生言尤恳切曰：贵州百废待举，吾侪欲有所兴作，辄以臂助乏人，因而中辍者屡矣。子弗行，子私计诚不能无损，而贵州社会，要当大有稗益，子盍为社会牺牲乎？余诺之。居久之，觉公司进行已陷绝望，余力请解馆。会唐慰慈①自北京归，日诣于先生，陈组织书局之利。先生允附股，而以余任经理为条件。余曰：商业非所素习，倘诸君许划股分之一部购印字机创办报馆，为贵州开风气，仆虽不敏，愿竭绵薄，于、唐皆欣然，遂定议。盖求学之外，办报亦余本图之一；且于于先生言感动颇深，宁牺牲不学之身，为乡人倡率贵州社会之革新，要以不佞推进之力，至为伟大，而反动集团积怒蓄怒于藐躬，亦滥觞于此矣。

注

①即唐尔镛。

禀贵州提学司① 丁未

（1907年）

为遵批禀复恳赐衡夺事。窃培艺前以开办《黔报》，请予立案保护，并恳分饬销行等情。禀奉宪批：该绅集合同志，购办机

器，拟设报馆，编辑日报，洵为开通风气，改良习俗起见。惟查各省日报，均听各府厅州县自行购阅，从未有由官分饬销。所请应毋庸议。该报如果宗旨正大，撰著精审，材料丰富，允宜加意保护。但在报稿未见以前，遽请立案给示保护殊非核实办法。似宜按期将报稿送阅，折衷至当，然后发还付印，庶可风行远迩，永无流弊。仰即熟商诸同志，将送阅报稿一节，列入章程，再行禀请立案，出示保护等因。指示精详，莫名钦感。伏查比年以来，民智渐启，报馆林立，自办自销者固多，贤长官代为支配者亦复不少。上海《外交报》，经外务部管学大臣通咨各省饬属购阅；汉口《公论报》亦经两湖督部堂饬属购阅。良以报章者，国民之耳目，指导切实，关系重大，故不惜代为推行。是报纸之程度，既未见一致，长官之意旨亦何能强同。分饬销行一节，自应禀遵宪批，毋庸置议。凡报界发达之区，大率外人势力侵入之地，或则借租界为逋薮，或则恃教会为护符。然后得发议论，指陈阙失，以宣达民隐之机关，监督国政之枢纽。而开门揖盗，授人以柄，培艺窃愍焉痛之。故尝论海滨志士，经营固极不易，功过实难相掩。与其放言无节，托命于异族；曷若积诚相感，属望于长官。所以不揣冒昧，呈请立案保护者以此。溯查上年商部，巡警部、学部，会订印刷物件专律，内开：经理纪载物件，出版之人须将所出版发行之记载物件每件备两份呈送于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等因。大抵言论自由，为世界文明国家之通例。但流弊所在，或恐诬蔑诽谤侮辱他人，谬悠悖戾，妨害治安。故使行政官有监督之特权，为不时之检查。如果篡越法律，原可按名查究。至于送稿核阅，微特大人规画全局，综理庶政，不宜更劳廑怀。即学务公所人员，既已各有职司，岂可又代报馆分责。辗转稽延，窒碍良多。培艺仰体大人杜渐防微之意，当于出版发行之后，逐日谨备一份，呈送辕下察阅与同志往复熟商，意见相同。所有遵批禀复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乞大人台前，俯赐衡夺，实为公便，须

至禀者。

为唐慰慈上严范荪先生启　丁未

（1907年）

范荪夫子大人函丈：久违钧诲，时切驰思。阅报见大部纲举目张，条理秩然。伏想勋猷之隆，采摭之博，宏谟硕画，佩仰无任。尔镛假归乡里，杜门却扫。大府过听，谬以教育事见委。勉集同志组织一中学校，思为模范办法，俾僻壤知所则效。成立以来，累经波折，尚乏的款，瞻依泰斗，不能不有望于钧座之从中主持也。贵州在大陆，常处被动之地位，故其事影响于国家者至鲜。沿江海诸行省，各以孟晋之智，识为适法之发展，集合优秀分子，创立团体。对于行政官吏，或为之补助焉，或为之评议焉。贤者常乐其赞襄，不肖者亦不得肆其横暴，俨然具有地方议会之雏形，而自以竞争为进步。尔镛愚见，不为主动，不害其为贵州也；被动而不动，苟非麻木不仁，则是甘心淘汰；独居深念，亦尝注重此点。思欲负山戴河，振起万一，以教育界言之，自有学务公所，全省学务于焉总汇，顾或为人择事，而非为事择人，以情形隔阂之人办传舍敷衍之事。官与绅不相谋，省治与各府厅州县又不相谋，因陋就简，蹈常习故，一纸例行簿书期会而已。夫专制政体之不适于生存，以其祇一机关用事，独立腐败而莫之过问也。公所之内容如何，非局外所敢拟议。然遵章备员，因事纳诲，绅士应尽之责。现时议长缺席，教育总会未立。咨询同志，佥以为苟非其人莫举其事。伏见翰林院庶吉士陈国详，才具开展，邮传部主事姚华，见闻赅博，如果奏调回籍，必于学务有裨。不揣冒昧，先此禀商，钧意表示赞同再具公牍陈请。吾师量周

六合，泽被八荒。而贵州一隅，食德最久，感情尤挚。赤子之归命慈母也，恒不择言而呼号焉。临颖惶恐，不任迫切之至，祇叩崇安，伏惟垂鉴。

为唐慰慈致姚重光①、熊铁岩、陈敬民、蹇季常、毛子龙函 丁未

（1907年）

前接重光惠函，猥以俗冗，久稽裁答。时从《中国新报》中，得读重、铁两兄近作。宏识伟抱，阐专门之学理，示政府以方针，吾国一线之希望，皆出诸君子之赐。盥薇庄诵，诚欢诚喜。季兄闻已由辽左返旆。大好舞台，不足一演龙争虎拿之活剧邪？将毋良禽尚待择木也？西河②毕业尚需时日，网罗重重，已有不能自由之势，香以薰自销，公殆非吾徒矣。颍川③以近臣出，当然入备顾问，回翔清班。公等各遵坦途，以求达其目的，胸中自有完局在，区区一部分之事，盖不足萦虑。于是举本省至艰极重之业，委之一般昏庸顽钝之官吏，及吾党二三不学无术之措绅。公等理想之新中国构成，贵州已归于自然之淘汰矣。近日省界之说，为通人所不道。仆窃谓吾徒贵州人，则不可不注意。盖贵州非自力之能活动，而纯然借助于他力。地理上既无可以利用之价值，经济上又日见衰落而不振。于斯之时，外省优秀之士，以其不足歆羡，而望望然去之。其弹冠相庆者，大率皆贪墨嗜利无耻之徒，择肥而来，辇金而归。彼惟恐我脂膏之不速尽，其于公共事业何有焉。鄙意欲救此弊，当使"贵州者，贵州人之贵州也"十字横亘七百万人脑中。地理僻陋，不可不谋开通之；经济疲滞，不可不谋调和之。至于教育，关系前途死生存亡，尤不可不

视为要务。鄙人有要求于公等三事：一、优级师范选科众意属西河。西河弃我，吾将出十倍之代价，授教育权于日本人，不然吾事不济。一、学务公所、议长拟公举颍川，已函商范荪先生。吾辈虽滥厕议绅，并未使用丝毫权力，放弃之愆，请俟从公之后，以补吾过。一、教育总会、地方自治研究会，重光、铁岩、季常三君中必得二人返驾指导组织，以定目前之基础，而图将来之发展。性质纯然义务，然牺牲个人以开发社会，社会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报酬。决不令公等分心私计，重烦措置也。故乡近发行一《黔报》，出版两阅月。生活于专制空气之下，言论当然不克自由。但办到一步，总有一步之效力，鄙人始终崇拜渐进主义耳。惟内地人才缺乏。颇有难于支柱之势。公等修学之暇，倘亦有欲贡献于父老，指陈于桑梓者乎？敢希毋吝邮费，时惠弘篇，于大局不无裨益。专此布达，静候示复，并颂学绥不具。

注

①即姚华，字重光；熊范舆，字铁岩；陈国祥，字敬民；蹇念益，字季常；毛邦伟，字子龙。毛邦伟，遵义人，毕业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官教育部编纂。其余诸人已另有注。

②③西河、颍川均系以郡望代人称。西河代指毛姓，即毛邦伟；颍川代指陈姓，即陈国祥。

为庞劬庵[1]师致赵季和[2]护督函　丁未

（1907年）

季帅尊兄大人节下：川黔接壤，诸荷邻光，台候胜常，至深祷颂。弟受事以来，瞬届期年，地方情形，粗悉梗概。曩疑黔虽

贫瘠，或不若人言之甚。今乃知局中艰苦，局外之拟议犹不能什一也。顷来膏捐疲滞，木税减色，百货厘金，亦因之牵动，其他房捐、铺捐、亩捐、杂捐等项名目，各省办理有效者，黔皆一步不可行。强行之且生变。入款之窘既如此。而本省经常额支不能丝毫蒂欠，部中催办之件，月必数起。势不得以无款可筹，概行诿谢，出款之繁又如彼。仰屋嗟叹，补苴乏术。博询绅耆意见，佥以盐务一端，大可借著，环求咨商，以济要需。综其建议，或主集股自运，或主由官督销，或主按斤加价，或主逐引清厘。弟详细复核，不无指陈失当之处，亦多切中肯綮之言。黔之与川利害密迩。检查成案，黔有呼吁于川，川无不曲徇其请。或一索而即与，或始拒而终诺。历任贤大府皆深谅黔省为难之隐衷，知其有不得已者存也。弟再四思惟，以为苟有一策焉，民不食贵，商不滞销，稍分河流之润，共剔中饱之余，对上可以塞部诘，对下可以谢舆论，黔得立命，而川亦息肩，较之枝枝节节，似属两利。我公公忠体国，关怀大局，统筹兼权，何以教之？先此奉商，俟得复后，再具公牍陈请也。肃请勋安，诸维荃察不次。

注

①即庞鸿书，字劬庵。

②即赵尔丰，字季和。时护理四川总督。

为唐慰慈复陈小圃函① 丁未

（1907年）

小圃先生礼席，昨奉华翰，具佩荩筹。先生以学界泰斗而拜议长之命，适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更兼铁路、戒烟两局总办，活

动于政界，志士为之气扬，滇事其由此转捩乎？承示铁路取道贵州，联滇黔为一气。此固大府高掌远蹠之伟略，抑亦吾民长治久安之至计。盐务者害之丛弊之薮也，蚀课病国，抬价病民。而官则中饱，商则垄断，不平之事，宁有过此？近顷万目睽睽，群注于斯，劬庵中丞因筹款棘手，亦思有所整顿。但即言自办亦有种种之区别：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尔镛愚见颇主后说。以为合官商之力，组织一大公司，缴价完课自运自销，除却厘税、成本、股息外，尽提盈余以充铁路经费，每年可得巨款。社会中赞成此说者，几于十人而九。如钧意以为然，请将此项意见，缕陈清帅，由清帅咨商劬帅②。督抚主持于上，士绅协力于下。小石③制府处亦可略通声气，经始虽难，勉为之或当有济。随粮认股一节，斟酌于财产之多寡，立法至为妥善。但此项粮股，或由官按籍征收，或由绅设局凑集，二者皆不免有流弊。又将来收据如何给发，股本如何安顿，尊处必有详细办法，请逐一开示，以便遵循。至此事根本问题，尚有两要件：一是传播理论。将铁路利益及滇黔两省密切关系，与时局危迫情形，编成白话，分致各府厅州县，鼓动其思潮。事实上乃可著手。一是划清权限，滇与黔情谊则宜浃洽，责任则宜分明。有应尽之义务，即有应享之权利。两省各设一机关，有互相提携之益，无彼此推诿之患，方为上策。尔镛私意略如此，容当集合耆老，公同决定，再行详复。敝省近有两事差堪告慰廑注：一是组织《黔报》发行已逾五月，专以启发民智为主旨，旦旦而聒之，颇有影响；一是组织地方自治讲习会，已奉劬帅批准，不日开办。先生默观时局，指导珂乡，必有良规资我取法，尚望不遗旧治，锡以南针，曷胜感仰。敝校经费支绌，实不敷壹万余金，公私罗掘俱穷，拟俟小石制府回籍，再向之设法。对岸建筑，年内粗具规模，完竣须待来春。猥辱远系，用特附陈，肃复。敬叩道安。

注

①即陈荣昌，字小圃。

②劬帅即庞劬庵。

③小石，即陈夔龙。

公呈贵州巡抚论盐务事宜　丁未

（1907年）

为新政需款、盐务积弊、敬陈整顿三端，以资采择事。窃维国之所以立，曰政。政之所以行，曰财。行政不可以无财，犹鱼之不可以无水，人之不可以无空气。今世变方殷，时艰日亟，以吾国之广土众民，非由各地方自谋发展，而纤毫仰成于中央政府，匪特势不及也，智亦有所不周。督抚承天子之委任，于管领区域内，得自由发挥其政见。取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苟涓滴悉归乎公，用虽苛细，而民无怨言。伏见帅节移黔，期年于兹。俯念黔中瘠苦，不忍于正供之外，重累吾民，如房捐彩票、及其他筹款名目，皆屏斥不道，而独注意于农产之研究，矿业之提倡，所以为黔民计，至深远矣。顾教育者，熔铸国民之品性、人格之制造场也。具体言之，则不可无普及之计画；抽象言之、则不可无适宜之模范。贵州教育之现状不第难语普及，而可以当模范者，谁乎？速成之师范，传习之师范，简易之师范，其于教育知识，犹泛沧海而饮其一勺也，则根本先薄弱矣。似宜十三府州各建一完全之师范学校，校容四百人，延聘教育专家主持其事。五年之后，乃有以救浅尝之穷，符进步之望。警察者，维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全社会之保障也。其权威根于法律，其作用准乎学理，决非可以市井少年滥竽充数。贵州警察开办已及半年，以是

为先河之导则可，欲本是以推广于全省，则犹有万一之虑。似宜延长学期，扩充名额，严定资格，优给薪俸，乃可以来致远之才，责艰大之寄。军队者，保证国权之巩固，壮威严而消窥觎者也。贵州军队仅练一标，以将材之不周于用兵，格之不能一律，固未可倚为长城之恃。藉曰可恃，而此区区一标者，寘之东则遗其西，调之左则虞其右。按部章所规定，五年之间须练成一镇。虽欲因仍简陋而有不可得矣。铁路者，交通唯一之机关，资利便而输文明者也。贵州百凡凋蔽，究其归，皆以交通不便，为莫大之障碍。欲排除此障碍则惟有急造铁路。款巨工艰，又乌可以已。今滇蜀铁路已建议取道贵州之威宁、毕节。在黔境者自应归黔人筹办，将来再由毕节接至省城由省城接至镇远。物产则自内输出，智识则自外输入，全局皆幡然舒展矣。此四者，殆无一不需财，且无一不需巨万之财，始可以借著。而或改良，或创设，其事又不可须臾缓也。故为今日计，莫如整顿盐务。盐务之历史不具详，而至于今，则业弊之薮，公私交受其困，整顿之策有澄清之办法，有改善之办法，有救济之办法。谨贡其愚，为节下陈之。何谓澄清办法？国家划分引地，其作用虽在乎均配，其根砥亦缘于便民。引地者乃暂定的而非永久的。今民困于抬价，憔悴呻吟而自甘淡食，其不便亦甚矣。诚将贫黎疲备情形剀切入告。除毗连川境不计外，令近粤者食粤盐，近滇者食滇盐；更通饬各属地方官，确查所辖境内有无产盐场所。得实，则报告之；汇其成，则遣妥员经理之。于民食则酌定适中之价值，于税课则可征巨万之额金，此其故不难知也。以川盐之昂贵，附近粤滇各州县私贩充斥。受者欣其值之廉，而互相容隐；售者艳其利之厚，而敢于触禁。故缉私之不能净尽，亦迫于时势，无可讳言者也。若指分引地严密稽查，是不啻于川盐原额之赋税外，多此两方之收入。至于自井自灶，但给雇工之佣值，发卖之时，仍准川粤滇之中数，不使贵贱过于相悬。此项大利，更无涯矣。盖澄清之办法，

其略如此。何谓改善办法？贵州之于盐务，承其弊害，不克享其利益者，此中有重要关键焉。则主权问题是已。岸由川认，商由川招，税由川解，厘由川包，捐由川抵，饷由川协。我之不能不听命于川者，势也。摊认赔款，川代我报解者二十万两，其加于民也倍之，而为德于我也备至，至形诸公牍奏章，而不以为怍。今欲权自我操，莫若收回自办。据最近确实调查，商号售价，每盐一包盈利之净余可二两，以每年周转三次计，则为子大于母。恐环球经商，举无此种厚利。然其自今始宣露者，则以共守秘密之故。非个中人，几莫得其要领。诚由官为发起组织一大公司，与四川直接交涉。值土商歇业之后，睹此倍称之息，投资者必众。惟预定销盐一包，官提若干以济公用。公司售卖，悉照市价，毋得格外增加，则虽专利之中，仍不失便民之意。盖改善之办法，其略如此。何谓救济办法？如上所陈，皆根本至计，于黔至便，于川至不便。商人保不危词耸听，官场保不任意劫持。甚或大吏从而坚执，言官从而纠劾利之所在，恒有种种意外之风波。昔丁文诚创改官运，以本省督抚之权力对于其所属，而犹不免于钦差之四次查办；况在邻省之交涉，其沮挠更何待言。使仅为需款计，则尚有救济之法，救济者于泸州及四分岸各设局委员，点验黔边吃销引数目，按引抽捐若干两作为岸商报效专款。年终汇核一次，依其捐数之多寡，分别给予奖叙。尤多者或径请旨加恩。仍饬令不得抬价病民，如是则于四川利益无所损，川官或不致与商人合力抗我；商人虽中分其利，而有爵赏之典随其后，始虽倔强终亦不难就我范围。盖救济之办法，其略如此。此三端者，轻重有差，缓急自异。使救济之说能行。目前虽稍挣扎苟简，然事实具在，俟诸务就绪，无难除筹应付。不得，则取改善之说。合官绅士庶全力，组织一公司，尚非绝对不可能之事。不得，则取澄清之说。受一时之艰窘，立百年之基础，其为得失彰彰，明也。抑又闻之，国家者社会之结合体，国家以绌于政费之

故，沮碍其发达，则社会将失其庇荫。彼盐商社会，居贵州之地，室贵州之庐，权利于是乎享有，财产于是乎保护，宁无毁家纾难之心，亦有倾财佐急之念。其已知之则宜劝告之；其犹未知尤宜劝告之。节下诚于清宴之暇，召集代表假以颜色晓以大义明示意向之所在。将见忠爱之气，感发兴起或不待鞭策而事自集，此则在乎精神上之作用矣。夫就国际言，则国与国有竞争；就国内言，则省与省亦有竞争，故曰竞争者进化之母也。贵州本受协省分，无所恃以为竞之具。当兹百废待举之日，各省自谋不暇，何能更有余力以相辅助。然即此停滞不进，终已不适于生存。再历岁年，将受外界之压迫，一落千丈而不自知。伏见节下，励精图治，焦劳特甚，用敢不避嫌怨，直抒管见，以备万一之采择。是否有当？伏乞核夺施行。

公呈四川总督论盐务　戊申

（1980年）

窃维国之所以立，曰政。政之所以行，曰财。财所自出，则民之负担也。为直接、为间接，皆不外取之于民。其地形便，交通利，农工商业发达，则其民力常有余。有余故能多取，多取故百废毕举，进步敏速。其地形不便，交通不利，农工商业不发达，则其民力常不足，不足故不能多取，不多取故百举皆废，进步迟滞。理本相因，事诚一贯。贵州系属旧治，拮据情形久在洞鉴之中。当此庶政维新，教育、警察、筑路、练兵，皆自强要图，而当事者或碍难扩充，或尚未拟议。夫宁不知其关系重要？良以筹款艰难，民力实有未逮也。然使因陋就简，长此终古，则榛秽芜塞，前途何堪设想。德楷① 等再四思维，于无可筹措之

中，得两相调剂之道。查贵州出款以食盐一项为大宗。近年盐务积弊，故亏损尤巨，诚能搜剔中饱，拨还抬价，举贵州已出之财，供贵州至急之用。在民得减轻负担，在官亦藉资挹注，一转移间而事已获济。顾有难言者，款虽出自黔，权实操之川。黔明知盐务积弊，以越俎之故而不敢过问；川明知盐务积弊，以邻壑之故，而不欲过问。积习相沿，畛域显然，故非以公平为心，明大局之趋势，孰肯舍己以徇人。自节下奉命督川黔人士莫不欢欣鼓舞，以为不能得之于他人者，或不难得之于节下。扬历中外，除弊务尽，至严也；政见一定，不畏强御，至勇也；苟利国家，遐迩一体，至忠也；眷怀旧治拯其危殆，至仁也。此德楷等无穷之希望，敢冀节下之垂听也。至盐务利病，彰彰在人耳目，一经俯赐查核，无难症结洞见，倘蒙咨询办法，筹计善后，德楷等当竭一得之愚，效壤流之助。为此合词呈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按："公呈"② 诸稿，多由于仲芳先生领衔，踊跃附名者，常数十百人。美之者以为舆论代表，忌者亦由是侧目矣。时川督为赵尔巽，曾任贵州贵阳府贵东道，故以旧治云云劝之。余于盐务，初无所知，甲辰游幕普安，入"同心益"。夥友刘子安言，代请方雪岑示禁滇私。雪岑微笑曰："论盐务黔人吃亏已多，犯不著〔着〕再为岸商帮忙。然老夫子有言，当然照办"。尔时余自以不明内容，殊深内惭。翌年晋省，仲芳先生为言，贵州筹款，只有由盐务想法。因尽出其所藏盐案类编等书属余研讨。及余主《黔报》，遂特辟专栏，征集对于盐务之意见。官绅亦雅相引重，关系文件，悉委余定稿。往复磋商，竟偿夙愿。机会成熟，劬庵师特派候补道查秉钧，候补知府方荃，谒尔巽定议，按年加认四岸③ 缉私经费银捌万两。仍不准岸商任意抬价，影响民食。余以布衣为桑梓尽力，获此结果，非始料所及。然盐商如某

某等，则衔余切骨矣。④

注

①即于仲芳，字德楷。

②"公呈"诸稿，指由作者执笔的《公呈贵州巡抚论盐务事宜》等篇章。

③四岸，系指昔日官定川盐倡黔的四处口岸，即：綦岸（四川綦江）、永岸（四川永宁，今叙永）、涪岸（四川涪陵）、仁岸（贵州仁怀）。

④此为作者原按。

公呈贵州巡抚组织矿物总公司请转奏特许立案　戊申

（1908年）

窃贵州号称山国，弥望岗峦。物力凋蔽，生计困穷。惟矿产一项，为天然之富源。金类、非金类蕴结充盈。外人之涉足吾土者，归而报告其国，辄不胜其涎羡。徒以专家缺少，企业无人，货弃于地，遂启戎心。当青溪铁厂之失败也，亏损虽巨，而矿权之完全自若。迨惑于分年填还官款之说，认贼作子，陈明远肆其鬼域，遂挟洋款以俱来。一再推广，势力蔓延。幸合肥①中丞严斥之于先，节下峻拒之于后。奸谋既伐，技不得施。然其野心固未尝一日息也。况黔矿之富，喧腾万国，思攫取者何止数十百之；英法公司为傀儡者，何止数百千之。陈明远防不胜防，后患何堪设想。德楷等公同筹议，非亟设矿务总公司，保障全省之权利，永杜外人之觊觎，则生命财产无日不在危险之中。查从前外人窥伺湘矿，经湘南士绅禀由湘南抚宪奏奉国家特许设立湘南矿务总公

司，数年以来，成效卓著。贵州事同一律。谨援湘南成案，拟具章程共六章四十六条，呈请俯赐核定，并予奏明立案。至组织总公司将以拒外为目的，则有必要之条件；一曰非独立则无拒外之资格；二曰非商办则无独立之资格。义本一贯，敬为节下详陈之。查大清矿务正章明定外人合股专条，又公司律第三十五条有"附股人无论华商洋商"之语，是国家明明许之也。夫国家之许之岂乐丧失权利，亦实有不得已耳。将欲杜绝口实，则规定不能不稍宽。此中委曲，薄海共喻。总公司之规条，既不得与钦章冲突，而又欲达拒外之目的，由官主持，恒不免左右牵制，非挺然独立，明定商办宗旨不可。盖商办之公司只须能遵守商律，则其中办法若何，除股友之有议决权者外，虽本国政府亦不能干涉，外人又何从而过问。或谓矿章公司律既许外人入股，令商办之公司不收外股，似与矿章公司律显然抵触。然矿章公司律之规定，不过准许外人入股而已，并非谓凡吾中国商办之公司皆必须仰赖外股，而不可有专集华股之公司也。故依矿章公司律之正当解释，所谓许其入股者，皆除不招外股之公司言之耳。或谓承充矿商有限制，履勘矿质有限制，今总公司乃欲超然于法律之外，亦有说乎？夫总公司之组织，本以拒外为前提。国家苟承认此前提，则一切特权固可援例外许之。世界任何国度、任何立法先例，有原则即有例外。今矿章虽已实施，而湘南矿务总公司章程依然保有其效力，尤为显明之例证。以上理由德楷等迭次开会，悉心讨论。土壤萤火，或有补于高明。至商办名目徒以避外交上之诘难，若其内部办法全恃节下提挈纲领，指授机宜。德楷等无不戮力同心，勉承德意。为此合词呈请。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注

①指段祺瑞。

公呈都察院代奏请即开国会疏　戊申

（1908年）

为滇边不靖，人心惶骇，请速定大计，即开国会，以弭隐患而固邦本，联名呈请代奏事。职等窃惟立宪国家之精神，在以国会为宣导测视之机关。机关既具，下有所泄，而不至于横决；上有所镜，而得为之调剂。故其国常安谧而不可动摇。机关未具，则虽袭立宪之名，而上下之隔阂终以不去，土崩瓦解之祸往往由是作矣。伏读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①上谕："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等因，钦此。仰见皇太后、皇上日月之明，无所不照。然两年以来治化不进，而萍醴之变、钦廉之变、②安庆之变、③镇南关之变④及最近河口之变，⑤暴动暗杀，风云惨淡。当此列强环伺，抵瑕观衅，合全国之力，驱而纳之，于对外之一途，犹惧有竭蹶之虞；况于内溃腹心，自削资敌，默计前途可胜太息。职等且不言他省，即以贵州言之。上游一带会匪充斥，剽掠出没，百十为群，下游一带种族杂居，苗夷猓蛮，侧目而视。自滇警传播，人心惶骇，或谓将以悍党来袭，或谓先有间谍阑入。讹言四起，岌岌殆哉。幸而王师克捷迅奏肤功，弥天之祸，弭于无形。万一日久稽诛，奸民闻风响应，大局何堪设想。然乱党之根株，固未尝净绝也。彼持一政治腐败之论据，佐以辩言，以簧鼓天下之耳目。少年喜事之徒，轻听易惑，其势遂日以蔓延，遏之于东，则窜而之西、之南、之北，如痈疽然，毒不尽

不止。职等深惟去毒之至计，莫如先破其所持之论据，改良政治。固近十年来，皇太后、皇上深宫焦劳，以勤求之者，自五大臣之归国，益复焕布德音，明定政体，徒以民选议院未经召集，上下之间隐若有为之梗阻者，终无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外资之输入也，税捐之加征也，官吏之失职也，交涉之让步也，任举一端，皆足资革党藉口之实，启众庶狼顾之心。大抵局中之苦衷，原难求谅于局外，然果扩张局中之范围，实行代议制度，使人民得参与其间，共知其难，则共谋所以扶植之，匡救之，不济亦无所用其怨讟。其与少数人独裁专制，动忧丛脞者得失相去远矣。职等窃闻一国之政务执行贵于敏活，而讨论不厌反复，世界进化权利义务之辨印象于人人之脑筋。故曰："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责人以义务，而靳之以权利，虽尧舜为君，伊周为相，亦不能服其民。伏愿皇太后、皇上俯顺舆情，绝去浮议，宣示召集期限，下有司拟定选举规则，明敕内外臣工，毋得再有沮挠。议院即开，宪法既布。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皆恃此以为保障。政治改良之结果，不难应时而立见。则革党虽家至户说以煽动于全国，亦孰肯去安宁而即破坏，掷生命财产于不顾者。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也。又闻此次滇边之乱，其革命党不过数十人或百人，而其势几于燎原，则以响应者众。彼昌言将以破坏求安宁，平民犹且附和之。况于游勇会匪，假定为千人，被扰且及十省，发难可至十次。倘不速定大计，遏绝乱源，职等窃恐自今以往庙望旰食矣。抑职等更有进者，今小人沮挠宪政辄曰人民程度不足。就广义解释，似属于全体，就狭义解释，似专指一部。故上年报载有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地方自治从缓办理之说。新官制实施，上谕有从直隶、江苏先行试办之说。边鄙之氓，不得圣明意旨之所在，则张皇奔走，群聚私议，疑朝廷之有轩轾于其间。夫程度不足，助长以谋增进步之可也。明示区别，造成各行省间不平等之现象，将来或酿内部分崩之结果，此大不可也。职等恭绎圣意，岂不曰

办事有次第，着手有后先，躐等竞进，适滋纷扰。无如庙谟幽远，草茅愚昧，而乘机蛊惑者且称引各国特别法，以是为处分被征服地则然。然则国家何惜一程度充分之名，发皇鼓舞天下之人心，以促其进步，而必抱火厝薪，自以为安？此则职等区区之愚，不敢不披沥直陈，几幸皇太后、皇上深察熟虑者也。伏维非常之原，宸衷独断，眷念多难，确定国是。古人有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师者，其今日召集民选议院之敕令乎？树百年有道之基，锡万世无疆之福，端在是矣。职等蒿目时艰，辄忘忌讳，谨联名呈请代奏。

注

①即1906年9月1日

②又称“戊申马笃之役”。黄兴根据孙中山指示，组织旅越华侨中同盟会员在钦州起义。

③又称“丁未安庆之役”或“戊申安庆之役”。前者为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所领导；后者为熊成基等组织的起义。

④1907年，孙中山派黄明堂等袭取镇南关。

⑤指黄兴等在云南河口起义失败事。

公呈贵州巡抚筹设地方自治讲习会　戊申

（1908年）

窃惟立宪国家之精神，在于人民智识之程度。程度万有不齐，柄国者务整而齐之。于是乎有启发之方，有助长之法。而种种研究讲习之事以起。伏读宪政编查馆奏定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第一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颁布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粗具规模在第五年，一律成

立在第六年，厅州县地方自治粗具规模在第六年，一律成立在第七年。统筹递进，具有权衡。伏念沿江沿海各省风气早开，勒限责成当易为力；贵州僻处山陬，耳目闭塞，不经预备之阶级，实无以仰副圣明求治之殷怀。将来以一隅牵动全局，弊害何可胜言。绅等公同酌议，拟由本处筹办贵州地方自治讲习会，就后进厅望略加修葺，作为讲堂。假定暂办三期，每期以八十人为一班，三个月毕业。预计经费银两八百两。请由库帑发给。另缮简章恭呈钧览。如蒙核准，并请饬下各府厅州县各保送士绅来省听讲。每属不得少于三人，能多送者听，一面即由省招考，择期开办。所有讲员即由处绅公举兼任，不支薪俸。至筹办处裁撤之后应否继续办理，届时自治局当已成立，再由该局核议。所有筹设贵州地方自治讲习会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候核夺施行。

按：此为贵州咨议局筹办处负责士绅议决案。三期毕业后，遵照部章，改为地方自治研究所①。

注

①此为作者原按。

上庞劬庵先生启 辛亥

（1911年）

培艺一介迂生，少尝窃慕古人高世肥遁之行，视天下之治乱安危，人生之富贵贫贱，荣辱得丧，一皆出于庸庸者之自扰。独居穷乡，学无师友，心之所好，以博览载籍为至乐。家贫无所得书，时时从故纸堆中掇拾残编，讽诵而玩味之。或著为论说，靡所就正，辄复拉杂摧烧之。士方竟于帖括，乃不能作八比文纵意所如，泛滥而已。天津严范孙先生督黔学，以搜讨岩穴为己任，始

以不中绳墨见收，两试于乡，皆被屏黜。遭先人大故，遂绝意进取，思欲并一心力，以从事于古文。盲左腐迁之书，稍稍通习其句读。西汉人而外，服膺者独唐韩愈氏，宋苏洵氏，王安石氏，国朝曾国藩氏。窃尝谓文章因时代之不同，面貌形体亦迥然殊异。要其气则无二致。气之至者不可以伪，为其不至者，或病弱焉，或病杂焉，或病疏以散焉。高手为之，全集之中恒疵类错出。又其次者，则一篇之中疵类错出矣。故诚欲学古之文又在善养吾之气。一得之愚，姝姝而自悦，以为终身嚮向在是矣。卒以饥寒交迫，迷异初志，橐尊依人。已复走海上行贾，亲见强邻逼处，傀焉不可以终日，朝廷亦改革政体以应世界之趋势，于是中心怦然，游说诸绅间，藉言论机关冀有所贡献于社会。因缘文字，受知左右，拔之泥涂之中，嘘之青云之上，谬列荐剡，迭荷委任。明公国家大臣，登庸人才，适自愧始而忌者，乃由是侧目矣。《黔报》出版二年，心力俱疲，未尝有一钱之俸。以失豪家旨，挟股东之势，欲攫为已有。虑培艺之靳之也，先期攘夺通志书局簿据，搜斑索垢，必得间以毁其名誉。培艺固不习商业，前此任书局经理，特资以出游耳。至是几见窘。幸多数股东共谅其无他，得不至涉讼。而豪家衔之愈甚。故合肥制军过境，益构为蜚语，以实北洋大臣之言。近者弹章之上，闻党人创稿时，培艺亦在罗织之列。厥后何以削除，今尚未得其详。伏自思念数年以来，对于地方公益，如盐务、如矿务、如教育、如实业，规画提倡亦既竭尽心力。此外关系行政上事，辱明公不以为不肖，诱之使尽言。愚虑所及，常得陈说，维持大局，自问可告无罪于地方，诚不审得过之由。虽然，以明公之廉公平恕，爱惜民力，启瀹民智，发皇民气，如慈母之育婴儿，长之养之，惟恐不至，而犹不免小人之含沙射影。若培艺者，固宜其蹴踏蹂践，不复稍留余地。此邦不可久处，用世热诚亦遂消灭以尽，便欲息影穷山，遁迹荒徼。累累细弱数十口，舍以无以赡其生。进退傍徨，无所为计。往者明公既振之

矣，葑菲之采，窃有望于将来。方今督抚幕僚所在需人，倘蒙片言推奖，必见甄录。自惟学识梼昧，他无所觊觎，但得备员书记，月俸所入足资衣食。当以暇日读未见之书，遂初年之志。矫时贤之歧趋，存国粹于一线。所以自勖者在此，所以报大贤者亦在于此。再培艺过蒙拔擢，感深知己，又尝亲见明公处污浊之世，外和易而内方严，权贵勋戚之门未尝一存问，移节穷荒五年不迁，无几微见于词色。至于发政施令，条理秩然，事无巨细，彻始彻终。其品其学，皆宜终身奉为仪型。区区大愿，欲执贽门下之日久矣。方公之在位，远嫌谨微，不敢率请，今愿窃有请也，惟进而教之。幸甚、幸甚！

卷二跋

右第二卷都五十三首。自沪游返贵阳，讫于亡命去黔。此五年中，为余最卖力时代。《黔报》问世后，声誉翔起。社会新事业咸倚办于余。法定机关之教育总会、农务总会、商务总会、咨议局，临时组织之地方自治讲习会、教育俱乐部、国会请愿同志会、国民捐会、慈善会、幼女救护所、禁烟会，章程文件泰半委余创稿。官厅采人望，征辟累加，自抚辕文案、抚署会议所、调查局、咨议局、筹办处、警务公所、官报局、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莫不有余足迹，咸得参预机要。尤以军政府百日之成绩，为余一生精力之结晶。于时旧机关覆颠，新人物束手，大小政务当否，待决于吾口，行止秉承于吾笔。余批牍有一种吸力，感人颇深，能令数百里外悉力奉行，唯恐失吾意。惜当日事既无暇录副，且年少气盛，谓此区区者何足道，任其散失，毫不措意。逮失败日久，精力日颓，始欲收拾昔年残牍剩简，以作革命纪念，而已不可复得矣。

为旅鄂全黔维持会上政府筱电　壬子

（1912年）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总理钧鉴：滇寇虐黔，水深火热。迭次呼吁，不蒙垂察。洪江议决条件①，务为包荒，对于唐继尧并未宣示罪状。方冀继尧悔悟避贤，力图晚盖。乃继尧弃信蔑义，推翻前议，嗾使党徒，捏词抗沮。自继尧前拒杨荩诚，尽列行政委员姓名，为舆论所非笑。嗣后凡都督所不便立言者，概由省议会出面辩护。省议会者，继尧攘窃政权后，所按名指派与滇寇同利害者也。此种卖省求荣之代表机关，黔人万不公认。乃大总统于吾侪之奔走呼号熟视无睹；该会一言便有动听之价值。明目达聪，恐已无望于左右。应请饬下国务院将前项议决条件迅予核定施行。并请立允唐继尧辞职，另简贤员督黔。庶几孑遗之民，复见天日。总理履新，边陲属望。幸勿以鞭长莫及，任其宛转欲沮。维持威信，爱护统一，黔省幸甚。旅鄂全黔维持会叩。筱。

注

①1912年4月，唐继尧署理贵州都督，遭原驻扎在湘黔边境的北伐黔军的反对。经黎元洪出面调停，双方在湖南洪江开会，达成六条协议，主要精神是"滇军回滇，黔军回黔"。后协议被唐破坏未能实行。

为赵南山①呈袁大总统　壬子

（1912年）

窃均腾奉命调和滇黔军事，业将洪江会议议决条件暨调查所

得情形，撮要电陈在案。昨回武昌，奉副总统交阅国务院庚、青二电。内转贵州省议会暨绅商各团体电，请收回成命毋令杨军还黔，黔绅刘春霖自请统兵驰赴镇、铜防堵；又唐继尧电，杨军还黔必须在湘缴械，请饬鄂、湘遵办各等因。查滇黔两军相持，数月于兹，欲求结果，故有洪江之会议。两方代表各换阅全权凭证，始行开议。牟琳等新自贵州来，于该省利害，讨论已不遗余力，知黔军回黔，滇军回滇，实为至当不易之办法。几经磋议，条件始克成立。黔代表之力顾大局，均腾至为钦佩。今方在国务院核议期间，而黔绅刘春霖等横生枝节，则破坏和平妄启战衅，将谁执其咎？查刘春霖耄年退休，杜门不出，是否如此奋勇，未敢遽信。而省议会前既公举代表，兹又不承认其主张，翻云覆雨，自矛自盾，其中保无受人唆嗾情事，难逃洞鉴。大抵欲平两造之争端，必难得双方之满意。甲以为不利于我而毁约，安知乙不更咆哮以图一逞？民国初建，信义未立，中央威令不行各省。今若偏听一面，稍涉游移，是会议等于虚设，而总统之使者为可轻也。均腾对于黔事一秉至公。筱电已将双方意见切实疏解。但使共谅调停之苦心，何至甘出决裂之下策。应请大总统迅予主持，立断施行。

注

①即赵均腾，字南山。

②即镇远、铜仁。

上严范荪先生启　壬子

（1912年）

乙丙①之际，贩书沪上，两奉笺启，祗候兴居。尔后吾师出

总学务，培艺蛰伏山中，人事系牵，卒卒寡暇，音问梗塞，荏苒六年。比与李君茀田通讯，知培艺前致乐君彩澄片，曾邀省览。吾师慨念黔事，愿任调停，闻命悚惶感愧交并。培艺死亡之余，落拓江湖，世人之所非笑，反对党之所深恶而痛绝。吾师不以为不肖，犹复关注及之。绕室疾走，怆然不知涕之何从也。继复自惟，吾师远在津门，于黔事真相及培艺与反对党所持之异同或不深知，则虽怜培艺受祸之酷，而未悉其得祸之由，因果未明是非无从考见。审如反对党所言，培艺直一比匪之小人耳，奚敢辱吾师关注哉！黔事千端万绪，类非数言所能详。兹将前致云南省议会书，录副附呈。吾师清宴之暇，赐之披阅则于两方情形不难察见症结。至其意见万难融洽之处尚有数端：反对党以贵绅富室为中坚，认贵州反正为不必要；培艺与其他轻锐少年，认贵州反正为必要。根本上观念既殊，事实上趋向自异。后者目的既达，前者寝馈不安，此其破裂之原因一也。反正之初军人跋扈齐民惶骇，培艺认为各省一般现象革命时代所必有，可以协力同心，徐图补救；反对党认为执政酿乱，非召外兵不足以草薙而禽狝之。此其推翻之原因二也。滇军据黔后，种种惨骇残酷，培艺始终认为党争，反对党则认为平匪。夫其所谓匪者，为宪政会对于自治社之特别徽称乎，抑非公口对于公口乎？如曰指自治社，即宪政会亦不肯承；如曰指公口，则往岁公口蔓延时，宪政会除某某等二三人外，殆无一而非公口也。明明攘窃权利，又加人以恶名，人非木石，何能甘受？此其争执之原因三也。培艺狼狈流离，百不屑意，惟是非在所必争。争之一国不得，将争之于天下；争之一时不得，将争之于百世之后。区区所守如是而已。语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曾参杀人慈母见疑。培艺自度素所树立不足取信于大贤，故逃亡数月，未尝以书自通。辄因传述，聊布腹心，幸吾师垂察。

注：

①乙巳、丙午年即1905年至1906年。

呈黎副总统　壬子

（1912年）

具呈：前黔军都督府参议长周培艺，为呈请昭雪事。培艺闻十世宥过，将以劝能；百身赎良，于焉旌善。而况义声独树，奋迹于岩疆，物望咸孚，建牙于方镇。徒以二三，宵小不胜娼嫉之私，潜引客军袭而代之。既攘其权位又毁其名誉至于隐遁穷乡，犹不保其首领。如已故贵州都督赵德全，至为可悲也。溯贵州开办陆军，实以湘北为模范，故黔军官佐鄂籍居其泰半。自闻执事倡义于武昌，德全即与叶占标等秘密部署。时政党中人亦有所谋画，德全推诚联络，一致行动，故能兵不血刃，大业告成。杨荩诚事前并未与谋。德全以荩诚教练官，又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资望学识皆出己上，故推为都督而己下之。及荩诚北伐乃以副都督摄行都督职权。躬执谦抑，虚怀听受，尤尊重舆论，遇大举措必求议会之同意。对于立法院，耆老会，尝三次辞职。立法院、耆老会皆挽留不听去。当滇军假道北伐时，人言啧啧谓将图黔，幕府献策请遣炮队扼守茅口河，严词拒绝。德全不可，曰："人方急国家之难，吾奈何听浮言犯不韪。"及滇军抵省，行动自由，衅端已兆，诸将皆请备战，德全曰："吾为都督，才不称官，贻人口实。今以拥护私人权利，震惊阖城父老，是重吾不德也。"严戒诸将毋得设备，独驰书就询立法院与耆老会取进止。阴历正月十三日夜半，培艺犹与耆老会代表郭重光会见，问以滇军压迫能否和平解决。重光言："他事不敢担保，惟先礼后兵，实为已定之办法。日内滇军必有条件正式提出；果都督不纳者，或且诉于武力。"培艺曰："无论何项条件，都督为阖城生命起见，决不争持。且滇军来黔又君

等实请之；都督辞职君等坚留之，吾意和平枢纽实操君手，否则人将目君为欺诈之由。”重光嗫嚅不能对。培艺兴辞，重光犹再三声明先礼后兵之说。及归私宅，座席未暖，而枪声炮声杂沓并作，全城鼎沸矣。数日后，秩序稍定，出外探访，知德全已于滇军猛攻都督府时，微服出走。存款巨万，丝毫无所取，文件图籍悉饬主者加意保管。培艺私心叹服，以为德全武人而临难从容，处分得宜，有古学道君子之风焉。市街间遍布周沆，戴戡致德全书，意即郭重光所谓正式条件者也，责其不学无术，望其罢兵卸政，书尾署正月十五日午前午时。距德全之出走二十四小时，即奸人之工于作伪，亦有时而败露也。越月余，杨荩诚奉命凯旋，电令唐继尧退出。继尧与其党徒聚谋抗命，且议先除内应，而德全遂不免。德全时寓其妇翁家，萧然物外，日从父老钓游，捕者至，德全曰：“毋惊扰主人，我行耳。”至毛栗铺仰天叹曰：“我以爱民，故令鼠辈猖狂至此，何面目入城乎！”踞地不肯前。捕者立予枪毙，残骸暴于荒原，路人皆为陨涕。查德全德量素优，才略为短。当黔中公口盛行时，不能裁抑且虚与委蛇，此节不无可议。然革命运动除少数军学界外，效奔走而助声威声，大抵望公口中人。既假其力以集事，非手腕敏捷势难为适当之处置。况观过知仁，终不以一眚掩大德。培艺于德全并无私交，聘任参议长不及十日，为公义计，不忍缄默不言，毋令世界万国诋贵州为暴戾恣睢之野蛮部落也。应请总统将德全事实布告全国，代为昭雪。并请电饬唐继尧以礼棺敛，归骨首丘。春秋时飨，得跻于民国死义诸先烈之次。庶有以妥亡灵而伸正气。谨呈。

致平少璜函　壬子

（1912年）

少璜吾兄左右：前奉手书，即拟驰赴京师，藉图良觌。目酷暑惮于长征，又以旅费不继，前进为难，羁迟鄂渚倏忽数月。比闻执事往返京沪之间已数数矣。舟车劳顿，伏为国自爱，幸甚。同盟会改组后，益复大含细入，精光洋溢，将来发挥主张，不难与欧美大政党争烈。吾兄为党中骨干，愉快自不待言。弟子政治上知识甚浅，去岁在黔，勉强任事。自台旆东下，益陷于孤立之地位。辞卸不得，竭蹶支撑，愈为反对党所嫉视。盖彼等利在政府，颠倒错谬，尽失舆论同情，造成其所诬构匪国之证据。而弟则开诚布公，维持秩序，转似有意从根本上推翻彼等之计划。故彼等得志，必欲死我以为快。间关亡命，仅而得脱。现在意兴灰败，百不置念。惟少好文章，中年无成。思谋一闲散位置，读来见之书，俾终有所就。闻都下将设立国史馆，编纂之役当需若干人，与愚拙相宜殆无逾于此者。吾兄能否设法介绍，专候信示，以决行止。书不尽意，培艺顿首。

为黎颂卿致北京政府暨湘黔当局东[①]电　壬子

（1919年）

急。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长沙谭都

督，贵阳唐都督均鉴。唐都督艳电悉。驻湘黔军不俟命令，私行拔队回驻松桃，殊属荒唐。查该军自去岁远征，饥寒暴露，业由湘鄂随时接济。回黔一节，既为洪江会议决之办法，黔中虽有一部分人尚持反对态度，一经协商妥洽，不难彼此谅解。元洪正与谭都督悉力调处，方冀疏通就绪即可振旆言旋。乃该军久役思归，出此下策。进止不禀于统将，行动颇极其自由，绳以军法，竖能当此重咎。惟念该军隆冬北伐，不无微劳，驻湘数月，纪律严明，主客尚属相安。此次以洪江议案未蒙政府核定宣示，私疑中央偏向一面，或采不平之措置。而黔人避乱赴诉者，又相率责以救护梓桑。积此种种原因，驯至演出怪剧。故在法虽无可恕，论情要自可原。元洪已飞电该军于现在驻扎地方，不准再越雷池一步。仍候周旅长与唐都督迅速会商，以期早日解决。席正铭前经议定留鄂差委，自应查照办理。已由元洪电饬该员，偕同田荆荣星夜来鄂，不准再干预前方进止。经此番调停之后，倘敢不遵约束，则是甘为公敌，自取咎戾，国法所在，断难姑容。卓裁如何？幸赐教言。元洪叩。东。印。

注：
①即1日。

致凌秋鹗函　壬子

（1912年）

秋鹗仁兄执事：鄂州小聚，匆匆分袂，所怀万千。不能十一比。想大旆已安抵里门，惟台候胜常为颂。弟亡命异乡身虽幸免，而累接家书，两兄在毕节，犹处嫌疑之地，株连波累惴惴

焉。日虑祸及，蚤夜思维，诚不自知其罪之所在，又不审握柄用事之人根据何项法律可以横暴至此。世界只有强权，付之浩叹而已！黔事弟所最痛心者，一经革命，而成效昭著之小学校皆废于半途，名存而实亡。令多数青年男女尽为失教之人。兄果厌弃政界，何妨仍理旧业，振将坠之绝绪，放光明于大千。临楮神驰，百惟珍卫。再闻临时稽勋局已派员赴黔设立调查会。此事是非所系，弟断不能忘情。查该局条例：一、稽查开国时关于各地方职事宣力著功者；二、稽查开国时于军事上建议画策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去岁革命运动。警察方面由弟完全担任，联络军界之谋亦由弟发之。至在军府任职，鞠躬尽瘁，尤众目所共睹。兄能一伸公论，是所望也。培艺顿首。

注：

①凌云，字秋鹗。贵阳人。廪生。办达德学堂颇尽心力。作者嘉其诚恳，遇事常为之助。作者办《黔报》毁言日积，秋鹗独能谅解。滇军入主贵阳，犹能慷慨陈言。作者引为生平挚交。

上临时稽勋局论贵州革命始末书　壬子

（1912年）

前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周培艺，为据实呈报事。窃照贵州反正，时逾期年，内奸倡乱，勾引客军。滇寇入踞，亦越数月。黑白混淆，功罪倒置。培艺始终在事，未便缄默。谨撮其概要为贵局陈之。查黔省新机之萌芽在庚子以后。彭述文、平刚、漆运钧、张铭等设科学会，立寻常小学堂，稍稍鼓吹革命主义，大为社会所骇怪。刚、运钧走日本，铭见逐，述文两任官立学堂教员两被黜，而其气不衰。丁未六月，培艺与乐嘉藻、李裕增、张百麟、

徐家驹、杨文清等创办《黔报》，专从开通民智入手，避急进，规远势。其冬，日法、日俄两协约发表，瓜分警告，震动全国。百麟乃号召徒党，櫫揭职志，命曰自治学社。述文及旧同志加入之。密筹改革，以法政、师范、警察各学堂学生之传播，深漫全省。数年之间，有党员十万人。百麟别创《西南日报》，持论视《黔报》激烈，革命主义亦益进展。己酉九月，云贵总督李经羲道出贵阳，密语巡抚庞鸿书：黔有革命党周培艺、张百麟宜急捕治。鸿书以煽乱无据，不署诺。巡警道贺国昌亦力白之，事得寝。是岁咨议局成立。自治党员列议席者十之六，诸贵族富绅皆大震。任可澄利用时机，发起宪政预备会，悉收之为中坚，并罗致议员之未附自治社者。两党日事斗争，或以舌或以笔。宪政会迭次失败，而仇视愈甚。未几，列强监督财政风说起，自治党大激昂。由咨议局召开全民会议设国民捐会，票举蔡岳、周培艺为会长，分遣党员四出演说。密议集有巨款，即购军械，练乡兵，联合邻省共图大举。宪政党百计破坏之，摘陈永锡演说中“杀尽贪官污吏”语为大逆，劝官厅逮捕。益以危言劫贵族富绅，使出死力沮挠。自治党之伟画归于泡影。越明年，庚戌，提督徐印川以事为《西南日报》攻击，怨自治党。任可澄为主谋，伪造会匪标布，目为自治党革命确证，径呈云贵总督。可澄谂巡抚庞鸿书素和平，故取督令以相压总督行司道查办，司道以无实据复。宪政党计不得逞。此革命前两党抗争之实在情形也。辛亥八月，川人反对铁路国有，赵尔丰肆其淫威屠杀无算。全蜀糜烂，人心愤激。自治党认为时机已至，训令社员部勒会党，百麟所计画分兵四路，求通军事学者为统将，相机发动。培艺主联络军界，百麟从其言。时湖北已首举义旗，湖南响应，机会日见成熟。而咨议局议员以三届常会群集贵阳。众议佥同，吾党气势自倍。于是统筹全局，分担责成：乞援湖南，龙昭灵、张泽钧等任之；接洽新军，黄泽霖、胡刚、彭景祥、余镇南、张泽锦、桂景澐等任之；指挥会党，黄

泽霖、陈守廉、李立鉴等任之；鼓吹学界，述文、永锡等任之；疏通警界，培艺任之；联合巡防营，杨昌铭、关森、肖家煌任之；关税卫队，谭璟、周显谟任之；提调征兵营，娄兆熊、胡刚任之；代表陆军学生，廖谦、周凤文、邝龙俊等任之；伺察电报消息，黄涛任之；大出咨议局存疑供给运动费用，谭西庚、朱焯、宁建侯等任之；侦官厅之处置以筹对付方法，培艺、永锡、黄德铣、孙镜等任之；而皆以百麟家为总汇之地。巡抚沈瑜庆密闻其事，乃调陆军老兵出防长寨、仁怀等处，留者仅新兵两队。瑜庆又不时阅操，令子弹耗失。召刘显世于兴义，俾募土著五百偕来。饬胡锦堂募巡防队两营，期九月十五日成军。宪政党亦调知自治社所为，力助官厅抵御。以任可澄进充兵备处文案，以郭重光倡办城防总局，募勇丁三百人，推严隽熙为总理。隽熙者，革职贵州按察使，宦黔数十年，巧猾有智略，宪政党之护法也。瑜庆问策于隽熙。隽熙曰："安用是纷纷，杀张百麟、周培艺、乐嘉藻，乱源自塞矣。"瑜庆韪其言，顾调发未集，不敢轻举。蔡岳乃大会两党领袖，苦语调停，令消释前却，毋相妨害。可澄阴持两端，然势已不敌，则亦面从。九月十二日，蔡岳、乐嘉藻、周培艺、张百麟、凌云、杨昌铭、陈永锡、朱焯等冒死入巡抚署，请宣布独立。瑜庆曰："吾世受国恩，义不出此。诸君必欲如是，当朝服座，堂皇待尽而已。"十三日夜，陆军学生发难。新军标统袁义保亦检举不稳分子，将尤激烈者杨树青召问，将穷治之。树青枪拟袁义保，义保跳免。赵德全、叶占标等鸣角整队，既成列，教练官杨荩诚仓皇出询。众以标统外教练官阶最尊，荩诚又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也，暂推为假都督，以电话告巡抚。平旦率众入城，巡抚闻变惶急，命架署内大炮轰击，而机件尽失。召卫队，卫队管带系白徽而至，已反正矣。瑜庆不知所为。巡警道贺国昌益以种族大义譬晓万端。瑜庆乃手书承认贵州独立，钤盖关防，令国昌暨劝业道王

玉麟赍送咨议局。张百麟、谭西庚、朱焯接受之，升共和大旗于咨议局会厅之顶。使者四出，分张露布，鸣金告众。比及黎明，而白色之旗章与肩章遍于城市。于是开城迎革命军。分遣保护藩库、劝业道库、官钞局、军械局、及外国教堂教士。市廛不惊，秩序井然。此革命时自治党在事出力之实在情形也。十四日下午，由咨议局正式承认杨荩诚为都督，举赵德全副之。又推张百麟、平刚、陈元栋、杨昌铭、任可澄、雷述及培艺七人组成枢密院，总揽机务。以杨、赵政治水准过低，定议军民分治。军政府之组织合三部分而成，都督管军政，行政总理专民事；枢密院赞画军机，指导民政。百麟长枢密院，培艺任行政总理，陈永锡掌民政部，蔡岳长财政部、谭璟长学务部、黄德铣长实业部、孙镜长交通部。方是时全省府厅州县七十有五，分遣代表回籍赞助，旬月之间悉数反正。军政府主维持现状，官吏非反对共和一切慰留。地方推公正士绅一人副署行政，议会严重监督之。悉罢诸不急之务，与民休息。举办团练，保卫乡里。方是时，库款不满二十万。援川之师二千，北伐之师三千，安抚上下游之师又二千，艰难支拄，辖境宁谧。改咨议局为立法院，扩充议员民额至百四十人。期以十二月召集开会，改组军府。届期而难作矣！先是两党调和之结果，任可澄副张百麟，刘显世亦备员枢密院，兼陆军第四标标统。或说百麟：刘显世世袭酋长，凶残性成，且以扑灭革命党来，宜暴其罪恶诛之。百麟推诚相与，不之疑，引入省城，发给枪械。可澄口头表示善意，终以所抱宗旨数与革命不相容，且屡用卑劣手段倾陷自治党，亦内不自安。于是阴谋以郭重光组织耆老会，自称人民代表，与立法院对峙。继续城防，议设保安营，援胡锦堂为统领。以何麟书发起尚武社，号称万人。宣言张、黄私揽权，将剸刃其腹。时，黄泽霖统巡防营，又授受援川，以新集之卒不任战事，入李立鉴言，开光汉公欲因是以通于四川保路同志会。宪政党则使陈钟岳、陈廷棻、胡锦堂、温瑞廷

各开公口以应之。重光以耆老会首长活动于社会，日日颂公口功德，见诸通告，佽以金钞，甚乃建议划拨地方税以供养之。于是公口大昌，辗转兹乳者，凡九十余组，皆假军人为护符，警察不敢干涉。然实亦未显为闾阎患，纷扰而已。显世、重光、可澄部署既定，乃遣黄鲁速驻上海，交通新闻记者，斥贵州为匪国，谓全黔糜烂无完土。令戴戡赴云南乞师，与蔡锷结互惠密约，以交换利益为条件。人言且藉藉矣。黄泽霖既悔公口之作俑被谤，又纳培艺及张泽钧之忠告，亟图整顿。悉捕诸犯法者，戮十余人，监禁二十余人，舆论翕然。至部下大怨望，显世复以重金贿嗾之。十二月十五日，东路巡防队兵变，戕泽霖，逐张百麟。陈永锡、孙镜、谭璟等亦先后出奔。省城陷于无政府状态。培艺徇众请复出，任都督府参议长兼政务部秘书长。组织变更，从耆老会意见也。抚定疮痍，延揽人材，规模甫立。而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假道贵阳，深宵掩袭芟剃无余。宪政党拥继尧为都督，继尧亦尽握兵权、政权以报宪政党。通电各省，称为平匪。此革命后自治党苦心经营，宪政党阴谋推翻之实在情形也。培艺僻处南陬，曾不知革命前后贵州政治现象比较各省若何？又不知诸志士冒险进取幸免流血比较各省若何？又不知执政者纯尽义务枵腹从公比较各省若何？一旦祸生肘腋，变起萧墙，死者饮恨于九泉，生者负诟于天下，呼诉无援，控告无门。名为共和而专制淫威百倍曩日。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腹诽者诛，假语者弃市，此真古今之奇冤，人神所共愤也。然而终有不可掩者，则以上年九月十四日贵州确有革命之事实；革命之初，举动确极文明；革命之后秩序确未紊乱。其功绩在一隅，其影响及全国。不然贵州虽小，沈瑜庆固尝遣董福开、鲁昌禧率师赴川助剿矣；湖南镇筸镇道反抗共和，又尝电请瑜庆接济兵饷矣。使倔强者踞而有之，北蹴蜀，东窥湘，秣马厉兵，遥为清廷声援，天下事未可知也。吾党披荆斩棘而海内观听一新，人皆曰：僻远如贵州，瘠弱如贵州，犹且宣

布独立，与清廷告绝，天时、人事岂不较〔皎〕然易知者哉。其声势之关系于大局如此。此则宪政党虽人百其口，口百其舌，莫能掠吾党之美，饰词以欺当世也。伏维贵局本至公至平之心，察至纤至悉之隐，斧钺华衮，皆在千秋。理合据实报告，即乞交付审议施行。谨状。

上严范荪先生启 壬子

（1912年）

范荪函丈：前在武昌曾上一笺，计邀钧鉴。嗣得乐君彩澄书，知吾师垂询培艺至于再三，悯其身世之穷蹙，所以为之谋者尤周且至。此如枯槁之草木，当春而忽萌生意，感戴鸿慈，泫然涕下。近顷黔中党人以培艺旅鄂，于彼辈行动有所妨碍，忿无所泄，被罪家属。伯兄培棻，仲兄培藻，皆以名捕，亡命川楚；妇孺十余口，四散逃匿。彼辈殆欲复族诛之刑，严腹诽之禁，党祸酷烈至斯而极。培艺亦顾虑暗杀，避地北来，现抵京已三旬。愁困之余，加之疾病，一俟贱恙就痊，即当趋诣门墙，稍伸孺慕之忱。国史馆官制久经公布，成立在迩。培艺不自度量，辄有非分之干求。吾师一言重于九鼎，倘荷嘘植，定生效力。附陈上稽勋局书稿，黔事本末具详于此。培艺前函所谓争百世之是非，将以此为滥觞。肃请崇安。弟子培艺谨上。

上孙中山先生启　壬子

（平少璜衔　余附名）

（1912年）

中山先生钧鉴：敬启者，刚亲承矩训，缔结革命同盟。回黔后，幸得张百麟等赞助，党务甚为发达。武汉起义，响应最早，左掣四川，右迫广西，提携进行，沟通西南之血脉。在共和建国史上，贵州民党不无成绩之可言。历年与民党对峙者，厥维阴谋派，革命时悉力反抗。计不得逞，终乃勾引滇军，诛逐民党。狼狈流离，逃死四方。该派意犹未餍，又极之于其所往。昨睐傅德洋等联名函陈，冒渎钧听。诬网〔枉〕起义诸人，并以耗财误民为张百麟罪，又称旧官僚唐尔锟已在贵州组织国民党支部云云。查贵州光复，库款不满二十万。援川北伐，出师数千，支拄数月。啬于用财，笃于爱民，则有之矣，耗财误民，实未之前闻。至唐尔锟所组织，显系阴谋派指导下之支部。刚顷接黔中党员报告，举刚及于德坤充支部长，举张百麟、拓鲁生驻沪，漆运钧、方敦素驻京，详述党员危险，开会尚须秘密。孰泾孰渭，难逃洞察。民主党评黔事有云：两方互相攻讦，本难断定。但同盟会人执政时，唐、刘之党，无一人被杀、一家被抄；刘显世谋乱后，同盟会某某被杀，某某被抄，皆确可指数，此即两方是非真相。实为至公至平之论。百麟现任上海交通部机要干事，君武、觉生① 皆深悉其为人。先生待遇党人同于子弟，本非小人所能间疏。惟刚等既真知灼见，自应代为证明。至关于黔事始末，现在正搜辑各种著作，汇印成帙，容后寄陈一览。肃此，敬请道安。

注

①即马君武与居正（字觉生）。

与唐继尧书　壬子

（与平少璜联名）

（1912年）

蓂赓足下：足下督黔数月矣，黔事真相想早明了，无待陈述。然观足下之举动，犹时时不嫌人意。非足下之有所蔽，曷为不对于吾侪而为真诚之表示也。且夫狃目前之利害者，必忽于远略；一时之劫持者，必败其成功。足下率师袭黔，自浅人视之，鲜不以为受宪政党之肤诉，仓猝不察，为所欺蒙；自君子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矣。以蔡松坡之明达，足下之沉毅，岂他人所易欺蒙者。当革命军之初起虽有大智，孰能料其成功若斯之速。南北相持，战祸延长，殆意中事。蔡氏以枭雄之姿，又禀承其师梁卓如①之指授，抚有三迤②为根据地，北兼巴蜀，收其财富，以制吴楚、上游之命；东并夜郎因其地形以通两粤之咽喉；革命军不幸而举败，犹可守一隅以争中原。其计画殆如此。然李鸿翔、谢汝冀之师一出而失败于四川，独足下为成功之幸儿。宰制全黔，坐席胜利。今中央政府虽号成立，而实力上之不能统驭自若，梁氏蔡氏与足下之野心亦自若。此种计画，吾侪今亦不敢断定其是非。然窃以为足下之行为适足为此种计画之妨碍，且从根本上破坏之。何也？凡谋永久之占踞，必求安集大多数之人心，且必其占踞地之权力出于一而不出于二，毋令发生他种对抗之势力，而后目的可达也。今足下偏听一党，摧残善类，彼快私意，足下代受恶名。大多数之人心安乎？不安乎？一般反正有功之人

悉指为匪，死者已死，犹且负罪于天下；生者逃死莫能仰首于国中。大多数之人心安乎？不安乎？刘显世非能下人之人，彼不取赵德全而代之，非不欲也，力不逮也。足下就任之初，表示谦仰，授显世以军务部，陆军巡防、绿营皆归其节制。所不入范围者，独一卫戍司令部耳。足下自料兵力孰与显世强？显世自掌兵权，其他政权悉分配于显世之私人，足下拥虚名于其上，所直辖者，独一军警局耳。足下自量政权上地位，孰与显世优？显世所以深藏锋芒听足下之指挥者，利足下为傀儡，尽诛异己，被人攻击，徐自引去耳。若窥见足下将有久踞之形，必阴用种种逼迫之手段，令足下不得安其位。遵义鲁瀛之杀梅治逸③，剪除足下余翼，为示威运动，显世教之也。足下亦颇闻之乎？且足下来黔，显世实请之。彼此为一致之行动。前此通电，彰彰在人耳目。显世即予足下以难堪，足下亦不能赫然震怒而斥其不道也。显世虑之审矣。万一破裂，显世固有相当之防御力。且贵军归路必经安、兴二府，安、兴二府又显世势力范围也。足下外畏全国舆论之诧怪，内慑于刘氏势力之不可侮，又日夜受自治党寒心报复之攻击，胆力稍怯，舍退避外殆无他术。所谓妨碍其原来之计画，且从根本上破坏之，然耶？否耶？今吾侪欲为足下筹策，恐足下不我信也。诚能用吾侪之策，莫如援湘鄂近例，取消军务部。于都督府内别设一军务课，由足下委亲信人，主之，而显世之兵柄削矣。就节省政费上说，就统一军权上说，皆极正大，无反对之理由也。又遣亲信人陆续更换唐尔锟、刘显潜、陈钟岳、王文华等，而刘党之兵权尽夺矣。兵权既得，乃徐收政权如反覆手，事自易易。然后主张公道，为自治党伸雪，听其中贤豪魁杰得归乡里，各出手腕与宪政党为轨道上之竞争。足下端居垂拱以操纵之。位安于磐石而效捷于影响，足下亦有意乎？若足下始终无所表示，是足下认定刘氏为同调，吾侪和平之希望已绝。愿足下与刘氏好自为之耳。临楮神驰，不尽万千。

注

①即梁启超，字卓如。

②三迤，即云南。清初曾分云南为迤东、迤西道，乾隆时又从迤东中分置迤南道。

③贵州巡防管带鲁瀛以计杀滇军将领梅治逸一事，详见本书《与徐又铮第六书》一文。

与胡锦棠书　壬子

（与少璜联名）

（1912年）

荣廷足下：吾等耳足下英名久矣，不幸相见之始，不以友而以敌。吾等密谋光复，足下受命防范。利害背驰，此不获与足下接近之原因一。足下纳涂月楼、肖朗生之忠告，幡然悔悟，去逆勖顺，是足下之远虑也。不幸十四日，忽有贵军反抗之讹言，诚信未孚，此不获与足下接近之原因二。洎乎郭重光、刘显世之徒出，一方则挑拨恶感，播弄离间，一方则巧市恩惠，牢笼要结。足下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堕其术中。趣舍异路，此不获与足下接近之原因三。虽然，吾等希望足下之心，今犹如故也。所贵乎英雄豪杰者，贵其能用人，而不为人用也。足下起自兵间，身经百战，汉夷苗族，闻风畏惧。刘显世一竖子，袭乃父官礼之余荫，谬绾军符，猥欲统属足下而操纵之，此吾等窃为足下不平者也。黔事之是非功罪，今尚未能遽定。究令如郭、刘辈所言，反正诸人悉为匪徒。然保障贵阳，足下实与显世同功。何以滇军之来，刘显世一跃而为军务部总长，威权势力烜赫一时。足下撤销保安营统领，狼狈出省，仅予一最狭小最瘠苦之镇远镇，又责成招抚下游

叛兵溃卒。幸而足下办理得宜，无可加罪耳，否则且将为宋运枢、岑鉴清之续。古人有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此吾等窃为足下危者也。刘显潜乡僻土豪，唐尔锟刀笔小吏、王文华乳臭孺子，又皆无尺寸之功，徒以或为显世兄弟，或为姻侄，故其地位权力皆与足下比肩，甚且驾足下而上之，公道扫地尽矣。夫以足下之威望，挟其全力可以左右全黔，而乃听人穿鼻含羞蒙耻，怏怏与绛灌为伍，此吾等窃为足下惜者也。推足下之用心，岂不曰行年五十，终鲜子嗣，委蛇周旋，聊保身家，奚暇与他人较短长。然抑思自足下与郭、刘为友而所树之敌亦已多矣。诛有功，逐无罪，善人空国，足下不能不分任其咎也。积怨蓄怒，谋剸刃于足下之腹者，奚啻万数。足下纵能自全其身，安能庇荫其子孙。近观黔军归黔，当事者死力拒绝。至于请饬会剿。而湘鄂仗义，屡有责言；川桂敛兵，声称调停。是黔事之是非终必大白于天下。足下之可虑者，尤不仅在暗杀而已。昔司马昭之将篡魏也，使私人成济弑其君。昭乃哭临，蔽罪于成济而诛之。甘为奸人鹰犬，卒以自杀其躯。假令自治党有势力恢复之一日，刘显世或将委过足下，以谢自治党。彼人狠心辣手，何事不可为，愿足下慎防之也。今吾等所以进忠告于足下者，欲足下知刘显世之不可与共事；匪直不可共事终且为足下害。足下诚能审去就，决从违，辨是非，析利害，转移成见，维持大局，斟酌时机，表示善意，吾等毋任欢迎。其然耶？其否耶？惟足下裁之。

上袁大总统请特派贵州镇抚使书 癸丑

（谭云朋①领衔 余附名）

（1913年）

窃贵州因党争构祸，历演种种残酷暴虐之惨剧。自元年以来，黔民老弱转沟壑，丁壮散四方，流离失所者随地皆是。其中稍有资力，能间关走数千里望总统府之门而控诉者，不过千分之一，然犹以数十计。总统府关于黔事之案牍，积累盈尺。请易都督而不许，一简宣慰使而旋撤消，忽而认洪江议决案为目前急须履行之件，忽而饬周桀儒单骑回黔另商办法，忽而令湘鄂接济黔军，忽而令川桂会剿黔军；举棋不定，前后矛盾。松铜之激战，遵义之独立，杀人盈野，画疆自守，谓非政府有意酿乱，其谁信之。大总统躬揽机务，日昃不遑，其视黔事鲜不曰疥癣之疾。然全国人民，举生命财产以付托大总统。匹夫匹妇不获其所，仁人皆宜引为己忧，而况于一省之大，祸变之亟乎？名为维持现状，顾现状实不能维持，且启全国纷争之渐。何则，天下惟公理足以服人。若曰抑强扶弱而可以为治也。窃恐擐甲执兵，伺隙以扩张势力者，正不仅一云南军队阴贼险狠蓄谋以败坏也。人而攘其权位者，正不仅一刘显世。西庚①等平情论事，于贵州此次党争未尝为左右袒，徒以刘显世专横凶暴，流毒桑梓，义愤所激，声罪致讨，愿与天下共弃之。近顷道路传闻，谓大总统对于黔事已察见症结，将特派镇抚使彻查已往，绥辑现在，永奠方来，辨是非、析功罪、惩办祸首、招抚流亡，此黔民一线之生机也。伏维毅然决然断而行之，毋过听浮言而中寝大计，黔民幸甚。谨呈。

注：

①谭云朋即谭西庚，字云朋，贵州石阡人。举人，官石阡知府，当选咨议局副议长、议长。滇军入滇，见放逐。晚年不能自食其力，客死湘边。其余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

上袁大总统请即日发表贵州镇抚使书　癸丑

（谭云朋领衔　余附名）

（1915年）

窃西庚等前请特简镇抚使以弭黔乱，而维大局。十余日来未奉批示。迭据报载及乡人函称，贵州祸变有加无已，刘显潜剿办遵义五道，并攻杀人无算。鲁瀛窜奔川边，显潜乘胜进逼，仁怀赤水一带，商民逃亡，十室九空。又思南府知事张顺亲迎合刘显世意旨，指郡绅罗方林私通北伐黔军，执而杀之，枪毙方林随带团丁七八十人，派兵攻围罗寨，焚烧居民数百家，无辜死者近千人。夫遵义之事在元年秋间，唐、刘①报告政府，非谓已经和平解决者耶？何以又演杀人流血之惨剧？思南之事则无故而自扰残民以逞，嗜杀以为快。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大总统对黔方针审慎又审慎，持重又持重。缓之一日民之无罪而死者，已不知其几何，而况迟迟不发表乎？如以西庚等之言为诬，则参议院提案查办亦可证明。彼议员何恶于刘显世，而亦盲从西庚等乎？查彭寿松盘踞福建，恣为不道，岑春煊衔命镇抚，不数月而地方安谧。大总统所费者，一纸任命状耳，而闽人已出水火而登衽席。今刘显世稔恶十倍彭寿松，而独靳镇抚使不予。不知政府何厚待闽人，而薄视黔人！不能不羡闽人之幸，叹黔人之不幸也。论者或谓左右已有先入之言，其于刘显世也有恕词焉。西庚

等实不敢信。究令如是，正可藉镇抚使一行，彻底究办。孰是孰非，公告天下，然后明坐妄言者之罪，酉庚等亦无所逃刑也。情迫词戇，不知所云。谨呈。

注：

①唐、刘，即唐继尧、刘显世。

公呈稽勋局为黄泽霖伸雪并请恤　癸丑

(平少璜领衔　余附名)

(1913年)

窃照贵州光复之功，成于自治学社。自治党员在事出力勋劳卓著者，尤以前巡防统领黄泽霖为首屈一指。厥后佥壬构衅，变起仓猝。泽霖身亡家破，犹被诬指为匪。功罪倒置，志士寒心。查泽霖起家刑幕，历办报馆、学堂，并充提法公所科员。当革命时，奋身犯难，号召秘密党详细情形已由其妻黄张烈诚报告贵局有案，无待赘陈。夫以满官吏雷霆万钧之压力，欲图摧陷廓清之不得已而利用秘密党，此各省志士最普通之办法。既资其力以倒满官吏，事定之后编为军队，亦各省最普通之办法。乃刘显世、任可澄等，阴贼凶狠，谋攘政权，煽动部曲，使为叛乱，戕毙泽霖，分裂肢体，捣毁其居室，掳掠其财物；意犹未餍，通电全国，诋为匪首。惨剧奇冤，各省未有。今幸舆论大明，直道未泯，京沪湘鄂报纸具在，是非自有定评。顾同人所不能已于言者，向使贵州不革命，泽霖断无死法。革命矣，而避难趋易，辞险就夷，泽霖亦断无死法。泽霖见义勇为，功在国家，而国家对于泽霖未尝有若何之表示。是社会尚有是非，而国家竟无赏罚

也。伏维贵局有阐扬先烈之责，如泽霖者宜在表章之列。拟请即予呈明大总统，分别功罪，昭雪冤抑。庶有以安死者之灵，而作生人之气。至其寡妻幼女，应如何优恤之处，并候核夺、施行。此呈。

为稽勋局延聘名誉审议员函 癸丑

（1913年）

敬启者：宏惟先烈，新我旧邦，亦越伟人，创兹盛业。当帝政之末造，为民主之宣言，奔走者遍于五洲，失败者十有七次。锲而不舍，挫而不挠。剖脑刳胸，烈士之心不死；绝吭断脰，壮夫之志依然。以监狱为室庐，甘屠杀若食饮。积诚所感，云合景从。用能使三楚健儿，反戈于一旦，九州豪俊，攘臂于浃旬。天地开颜，河山无恙。义声播矣！国体更矣！夫崇德报功，古有明训。出生入死，众之所难，不藉表扬何以劝后。本局职司其事，罔敢惮烦。调查务极其详明，审议必求其允当。诚恐见闻有未逮，耳目有未周。潜德闷光，固后死者之责任；滥竽充数，亦大君子所羞称。员额虽限于定章，恤赏宜征乎众意。夙审先生，民国先觉，革命元勋。鉴别人伦，既不差于累黍；熟谙历史，更何憾乎遗珠。谨延聘为本局名誉审议员。开会届期，在京者盼出席讨论，在外者亦希函电商榷。共行抒见，毋负弘猷。庶几实至名归；永民国之纪念；信今传后，垂青史于无穷。谨启。

贵州六厘借款质问书　癸丑

（参议院议员蒋曾煥提出）

（1913年）

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披露于国中之大政策，厥惟实行统一，统一政策之进行宜着手于全国财政之整理。国务院为政本之所自出，统筹兼顾，是其责任。乃期年以还，中央毫无计画，专仰外资为生活。各省尤而效之，相率自由借债。条件不厌苛酷，抵押寖及租税。但使足供一时之挥霍，宁复计及万姓之负担。政府方且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日日言统一，而所行之事，无在非自破坏其政策，良堪浩叹。查本月十三日，中央新闻登载贵州六厘借款合同。以贵州都督名义与法国国际财政团互订契约。其附件：甲项称贵州都督得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并经国务院通过允准订立；乙项称此项借款，由中国中央政府所有之贵州契税印花税作为担保。全文披露，言之确凿。查从前大总统通令各省不准私借外债。贵州都督是否可以不受前项命令之拘束？此应质问者一。如已得政府承认，并经国务院通过，是否由政府代该都督负其责任？此应质问者二。契税、印花税、是否国家税性质，关于国库有负担之契约，是否应交国会议决？此应质问者三。如果事出传闻。亦应明白宣示，以释群疑。谨依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提出质问，请政府于七日内答复。

卷　三　跋

右第三卷，都四十六首，大抵元二年间，中雪黔事，诛伐唐、刘之作

也。是时亡命初期，妄意社会尚有是非，国家尚有法纪。竭吾力所能，从种种方面哀吁而呼诉。顾其效乃甚微，其卒也寇盗所攘窃而得者，转由中央正式加以追认。赣、宁军兴，唐继尧益自结于袁世凯，东出以压湖南；北进而踞重庆。凡所要索，中央皆承命维谨。余既寇盗所目为渠魁，又挂名民党，遂为双重罪人，救死不赡矣。旅都日，乐彩澄尝曰："善败者不亡，吾子年来稿件关系贵州异日史料，幸加意保存。"余感其言，选暇录副份，寄知好密藏。兹编书牍，特订为一卷，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为合川县知事详四川巡按使* 甲寅

（1914年）

案奉财政厅训令：自本年九月一日起，凡逾限呈验契纸，无论大小，于照章应纳查验注册各费外，加收银元五角。以半月为一期，每逾一期递加罚银五角，至十一月底止。此后为尚有未验之契，一经发觉，即照前国税厅筹备处会同前民政长呈部核准办法：该业户旧契作废，另行立契补税，以为隐匿玩忽者戒等因。自应遵办。惟县属人民惨遭盗匪蹂躏，五里各场，大都迁砦筑营，借以自保。朝夕惴惴然，惧祸至之无日。居者有劫掳之患，行者有拉赎之忧。棘地荆天，远望城，如隔重洋。其城居之民虽幸免匪患，又横罹火灾，契约尽付一炬，申告尚费手续。若乃久旱不雨，秋成歉薄，盖藏鲜少，谷荒米贵，则又城乡同受其敝者

*1914年，戴戡就任贵州巡按使，加紧迫害自治学社社员，逃离贵州流落在外者亦难幸免。作者屡遭戴戡追捕，入川徘徊重庆之际，值故交前自治学社成员张泽钧委署四川合川县知事，约同到署，襄办文件多宗，此处仅选其一篇刊出。

也。验费为财政收入大宗，急公好义，合人热诚不减他县。但值此灾害频仍，似亦不能不稍示体恤，除由知事遵章遴委绅首协同督催外，拟请巡按使俯念合川凋蔽，加罚限期准予展缓一月，自十月一日起算，以后遵令递加；其旧契无效期间，亦自四年一月一日起算。是否有当？除详财政厅外，理合详请查核，批示饬遵。谨详。

上严范荪先生启　甲寅

（1914年）

往岁在都，瞻颜色，屈指暌违慈范十有六年。吾师体貌加腴，神明强固，自非善养浩然之气，曷克臻此。伏承钧诲，爽然自失者久之。培艺以偏至之性情，受非常之激刺，几疑古今只有成败，并无是非；只问事业，抹煞道德。昧于责躬，浸至厌世。逮闻师言，顿觉胸次开朗。窃自思维，倘天假之缘，得常侍左右，沾濡时雨，不特学业可望进步，即性命当亦获苟全。人事乖忤，叹息而已。参院议长改选，培艺即行辞职。十月赴津，恭诣门墙，始悉吾师已作欧游，悒悒而返。十一月去幽燕，溯三峡西上，本拟遄归故园，结庐墓侧，躬耕自给，不复与闻世事，都中友人飞函阻止。据称戴戡电抵国务院，谓培艺贵州稽勋调查纯系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请递解回籍惩办，然旋黔无异自投虎口等语。于是徘徊川境，寄食商家。今岁五月潜移眷口来蜀，卜居泸州之小市。以为越境蛰伏，彼此亦可相忘矣。六月突有黔兵多名来泸，风声鹤唳，复避之重庆。邂逅故交张泽钧委署合川县知事，约同到署襄理文件。急不暇择，姑往投止。今来合八旬矣，案牍劳形，殆非所堪。昨接成都密函，戴戡又电内务部，指攻张

为乱党。倘知培艺匿此，必益深文周内。彼党势力弥满，消息灵通，明知必不获免，终已无可如何。将来不死于淫威，亦死于穷饿。死不足惜，独惜虚生人间，学问事业一无表见，辜先人期望之心，辱师门裁成之意，重泉赍恨，永无纪极。北方早寒，伏维顺时颐养，为国自重。临书毋任依恋之至。培艺谨肃。

复沈春甫[1]函　　乙卯

（1915年）

春甫足下：往岁辱书，并承概假二十金，为亡弟治丧，死者生者两两拜赐感荷。嘱撰路夫人墓表。仆虽无似，义不得辞。惟比月奔走衣食，曾无一日之宽闲。宿诺久逋，良深歉仄。顷始勉为掇次，抄稿奉览足下。若察其可用，熊百泉书法秀劲，即可烦其一挥。惜乎吾乡石工，镌刻未见精审。倘伐石有待，即用宣纸加乌丝作楷书其上，悬之厅事，亦美观也。文中令祖讳及夫人生卒年月，希查明填注。卒之月日以遵用阳历为宜。初稿于夫人女几人，适某；孙女几人，适某；曾孙男女几人毕详载无遗。嗣觉其累坠害气，复加芟削。十年来，敝精于报纸，劳形于公牍，偶作古文辄自诧其不类。侨居无俚，常读临川全集。此文自谓颇近半山，而阅者乃目为桐城臭味。足下为我辨之，仆穷困羁旅，累濒断炊，非同诸君拯我，殆转死沟壑矣。然乞贷为生，又胡可长。近以苦热，时思避地。惠函可交河街同盛隆代转。顺询起居。培艺白。

注

①沈泽新，字春甫，贵州毕节人。附生。从作者游最久。专治古文。

为王季和致汉口商务总会函　乙卯

（1915年）

敬启者，窃敝号前托聚兴城在四川代办白铅五千担。当由聚兴诚禀奉四川巡案使批准，完税发行，发给护照，并咨请陆军部咨由税务处转饬江汉关遵照各在案。所批白铅一千担，现已由四川运汉，敝号业与沪商议妥订期交货。昨蒙江汉关监督验明，换给护照。惟江汉关税务司以为欧战方殷，民国系中立国，白铅系军用品，须俟奉到总税务司通知，始允放行。报关既生故障，交货近已逼近，倘使再延时日，必致大受亏折。伏查白铅一物，销售各造币厂，并非纯粹军用品。由汉运沪系属中国内地。汉商售货与沪商系属中国人民，更与中立问题无涉。又查福利、新记两公司，俱以贩卖白铅为唯一之营业。本月四月间，曾禀奉湖北巡抚使批准完税放行。又本年六月间，日本商人曾以铸造铜元，购买白铅二百吨，报由江汉关装运出口。揆之理由，稽之成案，似税务司终无留难之理。不过彼以客卿而握主权，既宣言须候总务司通知，此刻仅有税务处来文，依然不生效力。敝号资本有限，周转不灵，倘更因此阻滞，多生意外损失，前途何堪设想。贵会有维持商务之责，伏乞据情详请农商部咨明税务处，即日由总税务司电饬江汉关税务司，查照放行，以惜商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再二、三批白铅，亦陆续由渝报关，恳税务处知照总务司，电饬重庆税务司查案办理，实为至幸。此颂公绥。

致张石麒[1]函* 丙辰

（1916年）

石麒仁兄如握：前函计达。日内政局殊无发展。国会复活，内阁改组，均以恢复旧约法为先决问题。而希望旧约法之恢复，则非议员群集北京督促之不可。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议员代表国民，而自居于客位，逍遥歇浦，窃所未喻，若虑发生危险，则项诚所不敢者，而谓黄陂、合肥[2]敢为之乎？论者动称某系势力如何。以予观之，重心已失，群龙无首。持之急，彼为自卫计，不能不出于结合之一途；缓之，则自然瓦解。惟军务院现有势力总宜设法保存。用留对峙之形，而防专横之弊，不可再蹈南京留守府覆辙。卓见谓然否？培艺白。

---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八月筹安会正式出笼，所谓“国民代表”云集京师举行国体投票，袁世凯悍然接受帝位。同年底，云南护国起义爆发，洪宪寿终。文中“重心已失，群龙无首”者，即此而言。

注

①指张百麟（字石麒）。

②项城指袁世凯、黄陂指黎元洪，合肥指段祺瑞。

致冯自由[1]函 丙辰

（1916年）

自由先生伟鉴：大旆南旋，音向遂梗。近从友人处续得《民

国杂志》，就审苦心毅力，百折不挠，卒仆帝政，还我共和。佩仰，佩仰。稽勋事，自先生去职，培艺逆知事无可为，连函后任削除贱名。其年终间遂褙被出都，蜷伏川鄂，倏忽三载。每念前贤慷慨捐生，崇抱之义至今缺然。所事未竟，辄用慼喟。况先生与殉国诸君子，大率金石至交。其惓惓不忘，奚止十百于仆怀。兹者大梗既去，方内向宁。昨见先生电陈元首，主张恢复本局职权。人鬼额手，孤寡伸眉，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培艺来京匝月，无所事事。在尊驾未北上前，或有与当局接洽之件。倘荷驱策，指挥维命。周培艺顿首。

注

①冯自由（1882—1958），字建华，广东南海人。曾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秘书、北京稽勋局局长等职。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策顾问”等职。撰有《革命逸史》等。

上段芝泉①总理论恢复稽勋职掌书　丙辰

（1916年）

国务总理钧鉴：培艺闻天下无无因之果，是以木本水源，物生有自。仁人志士，攘臂改作。雷霆万钧，挫而弥厉，肝脑涂地，血肉横飞。糜顶捐驱，盈千累万。风云酝酿，迄于辛亥。武汉首义，阳夏鏖兵。杀伤相当，白骨蔽野。各有响应，蹈死如归。前仆后继，义不反顾。竟掷代价，购此共和。累累国殇，化为碧血。总理同吾民之好恶，顺世界之潮流，领袖诸将，要求退位。然后兵戎以息，宇内获安。夫殉国诸贤，彼自殉其所崇拜之主义，宁有责报后人之心？而旌别彰阐，为立国之大经。其悖缪乖戾，不容于国家之精神者，既排而斥之；其坚苦卓绝，实造成

国民之福利者，乌见不得而出之？元年稽勋局之设立，其意义即根据于此。开局以还，冯前局长自由，早作夜思，锐意进行，选任局员，备极矜慎。催促各省设立稽勋调查会，厘订表册，限期造投。赣宁军兴，袁前总统肃清肘腋，冯局长遂以非法免职。同时局员大半连带解任。继其后者，皆旧日官僚，与革命历史毫无关系之人。各省知中央漠视此举，检查报告多从缺略，局员审议亦相率潦草塞责。袁前总统并此不完不备、不公不平之审议案，亦靳不发表，悍然以一命令为根本之取消。其蹂躏共和，帝制自为之野心，殆以此尝试舆论。当世畏其淫威，隐忍不言。今幸河山再造，日月重光，总理又为手创共和之人。念我先烈，半化虫沙，孤寡吞声，人鬼郁怒，知必有慼然于中，耿耿不置者。兼此次反对帝制，卵石相搏，五色之旗满染志士之血，政府对之岂宜无所表示？伏乞提出国务会议，恢复稽勋职掌。三年呈报之原案尚须详察考虑。五年护国之勋人，亦应继续办理。庶几昭示大义，慰答前贤。或谓稽勋恤赏，动需巨款，值兹财政困难之日，不宜更增负担。此不达治体之言也。租税出于人民，而议员为人民之代表。稽勋官制，曾经议院通过，何异人民已自承认之乎。且以国家税入总额计之，耗于稽勋恤赏者，百分之二而止耳。不能削减其他之浪费，而独啬于维护国本之勋人乎？或谓入民国来，名器不足重轻，方将矫正其弊，岂可扬汤止沸，更开滥赏之门。此因咽废食之说也。夫不当授予而授予谓之滥，当授予而不授予谓之吝，滥与吝皆不可以为国。论者果欲涤荡瑕秽，力反前人所为，则于其不当授予者，宜重加审核而一一褫夺之；于其当授予者，宜悉力表彰而一一崇奖之。为国家爱惜名器，正人心而厚风俗，无以易此。或谓稽勋固属正办，但有主管部院，毋庸另设专局。此似是而非之见也。夫所谓主管部院，陆军则归陆军部，海军则归海军部。非乎？然共和勋人实不限于此两部分。为论者主张侨民应归外交部，学界应归教育部，警界应归内务部，农工商

应归农商部。参差重复，各不相谋，凌乱牴牾，意为高下；流弊所极，殊不堪问。伏维总理主持国是，内断于心。培艺窃以为稽勋者，国家对于开国先烈之义务，而当日曾备局员者，皆有未了之责任。是以辄忘其愚而毕其说，幸亟察焉。前稽勋局调查员周培艺谨启。

注

①即段祺瑞，字芝泉。

致冯自由函 丙辰

（1916年）

自由先生伟鉴：都门倚装，率复一函，并嘱拟稿件，邮致天津，计登签掌。培艺在汉闻先生有使美消息，私揣必俟香山①就职始可发表。今日阅报，忽见香山辞职已成事实，不胜歉惋。香山为民党领袖，国家长城，此次拂衣归去，伯澜、九峰、熔西诸君恐亦难安其位，不久当联翩下野。强藩跋扈，中央徒拥虚名。怅望前途，杞忧曷已。尊驾如京后，闻已晋谒当局。元首与先生感情素洽，必谋所以羁縻台旆者。培艺愚见不如回避政界，转以实业上着手，以为吾党异日之立脚点。果能吸引世界富源，操纵全国金融，彼鸱张之武人，阴谋之政客，皆将俯首贴耳而就我范围。先生熟习华侨情形，为政府所深知。利用此时机组织一机关，筹办全国或种实业，以植基础，而便进行。先生其有意乎？培艺频年困顿，谋事之心綦切，及谷、张之未退，尚恳先生一催促之。尊事能早日确定，重得珥笔左右，尤所幸也。周培艺肃启。

注

①指孙中山。中山系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上黎大总统[1]书 丙辰

（1916年）

大总统钧鉴：培艺黔南下士，忝附辛亥义师之末，因缘时会，谬典枢机，横遭暴力，为亡省之民。元年羁泊武昌，两谒崇阶。曾将唐继尧、刘显世、戴戡、任可澄等阴谋诈行，苛捐残杀，种种罪状，披沥陈诉。钧座关怀民瘼，迭有主张。袁氏当国，以抑弱扶强为职志。百方呼吁，充耳弗闻。袁氏谋叛共和，食言背誓，逆于大势，自取败亡。唐、刘、戴、任因人之力，贪天之功，投机事业，侥幸成名。至于今日，滇黔一片土，几成若辈世袭之产。国家优待元勋，不息事事迁就。而一部分流亡之人，则无异终身放逐矣。向者讨袁声中，志士群集上海，培艺不肖，亦尝追随诸君子之后。维时野心家手段百出，极纵横捭阖之能事。帝制派报纸，闭户造谣含沙射影。诸君子对北方真相多不明了，然值侦逻密布地棘天荆之会，又莫肯尝试虎口，轻生命于一掷。乃今培艺冒险北来，注意事项约有数端：一、袁氏有无退位之决心；二、钧座对于国事之态度及自卫之方法；三、段祺瑞之实力及段与冯国璋之关系；四、段冯与袁氏之关系；五、钧座与段、冯之关系，所有东南、西南海陆军进行计划，并责成培艺撮要报告。抵都之日，得望颜色，倾掬肝鬲，无有隐讳，钧座亦推心置腹，凡培艺所欲知悉，得满意之答复，且于指授机宜之外，表示异日用人行政之方针。天相民国，袁氏自殒。钧座继任，薄海腾欢。然数月以来，表面虽已粗安，而内部之臬兀如

故；大局虽号统一，而各方之畛域益显；以诚意示人，而中外尚不免怀疑之端；以法制诏人，而将吏犹时有逾轨之事。钧座德量，天下归心。各党各派一致爱戴，尚不能发扬国光，恢弘盛业，他人更何望乎？愚以为今日之事，不患其不公，但患其不明；不患其不仁，但患其不断。舍事实而专言法律，固有窒碍之处；徇事实而蔑屣法律，率全国而趋于无纪纲无范围之一途，结果不至再起革命不止。累累荣典之授予，仆仆专使之疏通，窃不知其所可也。培艺自袁氏故后，北来目的消灭，任务亦已终了。前偕贺国昌觐时，仰蒙温谕，采及葑菲，自愧微劳，乃荷齿录。然进不见收，退亦无所归。钧座第悯其迂之穷，而忘其才之陋，诚惶诚恐，敬俟候命。前参议员一等秘书周培艺谨呈。

注

①指黎元洪。

为冯自由上黎大总统请设国宝陈列馆书　丙辰

（1916年）

大总统钧鉴：自由闻善谋者有一时之计划，有十稔之计划，有百年之计划。补苴罅漏，维持现局之安宁，一时之计划也；兴利除弊，确定施政之方针，十稔之计划也；高掌远蹠，发挥建国之精神，百年之计划也。三者不可偏废，无百年之眼光，十稔之计划终不立；无十稔之眼光，一时之计划终不成。稽之历史，验之世界，公例昭然，不可诬也。曩者武昌首义、专制以仆。共和

肇造，百端待理。向使袁前总统竭尽智能，为国服务，究其成绩，亦不过因陋就简，敷衍目前。何者？彼其思想陈腐，未足与言远谟也。厥后信任群小，怀挟异心，凡百设施，专为利己，其于正轨，益复背驰。颠倒舛谬，良无足怪。我大总统至诚孚于宇内，明德著于寰瀛。继任未几，纷扰立定。民命危而复安，国脉绝而复续。维持现局之安宁，事效既已彰彰。约法恢复，国会重开，阁员组织悉从民望。确定设施之方针，为期亦不远。自由不肖，蒙以兴革大计见询。思维下风，以为必有意于发挥建国之精神。敢竭一得之愚，为钧座陈之。夫一国之政象，人民心理之表现也。人民而倾向共和，崇拜共和，其国内必不容有反动政治之发生。而提倡指导改造人民之心理，政府当然有其责。美利坚共和之模范也，建国以来，日兴月盛，初不解其何由致此。及躬履其地，乃之久大之规模，悉从平易近人处着手。华盛顿有纪功碑，高矗云表，故总统华盛顿居室内，几杖衣物，一一陈列；费城独立厅则自由钟高悬其上，十三州独立时之文告，亦珍逾拱璧。无论何时何地，皆注意引人入胜，俾知缔造之艰难。此外尚有华盛顿大本营，屋制虽陋，然国人过之辄徘徊流连不忍去。上年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大博览会，特由费城欢迎自由钟。经过都市之争议，聚讼累月，断之不决。人民倾向共和、崇拜共和之狂热，可谓淋漓尽至矣。反观我国人民对此等事，殊形淡漠，而政府亦未尝加以顾念。共和之印象，不能深入于人心，其结果常使野心家得利用时机，操纵鹰犬，死灰复燃，又将贻国家以莫大之危险。自由管见，拟请大总统电饬各省，征求辛亥起义及此次西南护国之一切纪念物，如文告与共和历史有关者，虽一草一木，均应郑重搜辑，汇送京师，由内务部组织一机关，定名国宝陈列馆。俾国人时时游览而唤起倾向共和、崇拜共和之心理。民国元年，北京天坛地方曾开共和纪念会，与自由所陈用意略近。但机关既非常设，搜罗又不完备，不足以新耳目。今若由政府特设专馆，派员筹办，不难悉臻

美善。此事关系至重，影响甚大。倘蒙大总统俯采刍荛，乞下所司，拟具章程，核准施行。前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谨呈。

优恤共和先烈建议案　丙辰

（参议院议员刘成禺提出）

（1916年）

数千年专制之古国，一跃而为共和政治。涤荡瑕秽，解放束缚，谁为为之？必有致此之由。开国以前，诸先烈本其所信，率先倡导牺牲，方有奔走呼号。当此之时，独夫无上之威，雷霆万钧，出全力以相压。诸先烈勇往直前，义不反顾，事之不济，蹈死如归。然后理论大昌，徒党日众。风云酝酿，迄于辛亥。湖北首难，各省景从，艰难缔造，得有今日。夫木本水源，物生有自，崇德授功，义在则然。恭读大总统十月九日命令，五年以来，死难将士，着陆军部查明议恤。惟断自民国建国后，对于先前诸先烈，概付缺如，殊非事理之平。即五年来，死难者各界多有，仅限于将士，亦不足以昭公允。宜令主管官署分别调查。其事实彰彰在人耳目者，则有广州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萍醴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黄花岗之役。他如吴樾殒身于北京，徐锡麟碎首于安庆，熊成基之成仁，彭家珍之就义，至今言者伤心，闻者酸鼻。而遗孤故族或不免于饥寒，此舆论所为愤懑，志士窃用欷歔也。应请政府迅发明令，补前令所未备。不分时代之远近，不问职业之区别，但系殉身共和者，宜与于抚恤之列。标准一定，办法自然公平，是否有当？即希公决。

公呈黎大总统请给冯自由勋位　丙辰

（附清折　蔡济民领衔）

（1916年）

窃经赏不加于有功，则劳者不勤，名器日滥，幸门大开。人爵无足重轻，志士皆高翔远引。政府失其驭世之大柄，而前途之危险益甚。共和肇建以来，袁前总统以国家荣典为一己市恩之具：属于其系统者，予之；否者，斥之。羊头羊胃充塞国中，而艰难辛苦，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缔造中华民国之元勋，或反不得与其列。此忧时之士，所为扼腕而太息也。今幸河山再造，日月重光，钧座当国，一秉大公。凡在勋人，悉荷甄录。伏见前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奔走国事垂二十年。牺牲万有，始终不懈，而谦让为怀，恬退自高，成功不居，绝口不言。钧座前在湖北都督任内，虽电达政府，请给二等嘉禾章。该员以勋案办理未竣，多数同志死者生者尚未表扬，不愿己身先被褒宠，固辞不受。其德量尤为同人所钦服，在该员虽自閟孤芳，在国家不宜有缺典。某等共事有年，于该员略历知之较详，谨缮清折，呈请鉴核。伏乞大总统优给勋位，以彰劳勋。幸甚。谨呈。

清折

冯自由现年四十岁，广东香山县人。中华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已亥），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主张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该报流播中外，青年闻风兴起，舆论逐渐造成，皆自由提倡之力。自由以为理论既熟，宜入于实行。乙已① 奉孙前总统命令，在南方各省组织革命同盟会，即任南方支部长。悉心规画，积极进行。广州之役、惠州之役、钦州

之役、廉州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皆与黄兴、赵声、汪兆铭、胡汉民等身任其事。枪林弹雨冒百死而不恤。累遭失败，曾不稍馁。躬赴美国坎〔加〕拿大募集巨款，共筹大举。于是有历史上最荣誉之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是役也，事虽不捷，而革命党之声势弥漫震荡于全国，清廷君臣谈虎色变，摧枯拉朽之局成矣。武汉起义，自由复在美洲力任筹款。旅美华侨重自由之为人，每开会演说，莫不慷慨解囊，先后接济民军饷项二十余万元。民国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兼外交部司长。南北统一，转任稽勋局长。对于殉国先烈，恤死抚生，孜孜不遑，调查审议，备极慎重。国会解散，自由已预料帝政复活，亡命海外，重整旗鼓，发行杂志，拥护共和。适政府派王璟芳、蔡序东到美，商借巨款作帝制运动费。自由偕黄兴、林森遍谒美国当局及社会名流，力陈其不可，事遂中止。西南义师起，自由再向美洲暨南洋群岛筹款。接济之数，仍与辛亥相埒。综计自由略历，视共和犹性命，以国家为前提，有文字鼓吹之功，有出入锋镝之劳，有筹措饷械之绩。他人仅得其一，自由兼备其三。谨据实胪陈，伏乞衡夺。

注：
①1905年

为杨伯周[①]上黎大总统请奖恤贵州勋人书 丙辰

为辛亥起义，黔省有功人员未荷甄录，谨据实胪陈，吁恳分别奖恤事。窃维名器者，国家所以待有功也，赏不加于有功，则

劳者不勤。全国皆被殊荣之锡，一省独抱向隅之叹，尤不足以示大公而昭平允。曩者，武昌首难，各省景从。专制既摧，共和始建。其事为人人心理所赞同，亦为人人应尽之义务。初何有功绩之可言，惟是木本水源，柄国者既认崇报为必要。而推恩遍及于宇内，黔省人士自不能不因比较而生希望。谨将当日形势为大总统详陈之。查黔省宣布独立，为辛亥年九月十四日。距湖北独立二十有五日，距湖南、陕西独立十有三日，距云南独立仅五日，次在第五响应。若是其速者，良以军政学各界同志当川路争执时已夙有准备。故能袒臂一呼，风云变色。黔省地形，北可以控四川，南可以制广西、东可以压湖南、西可以遏云南。而黔抚沈瑜庆之计划，资饷于端方，下兵于重庆，因其财力，扩张军备，然后睥睨沅湘，陵藉三迤。羽书交驰，着着进行。向非同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争此尺寸之土，沈氏之策行，西南之血脉立滞，已独立者不得进，未独立者不敢动，民国前途正未可知。黔省举足左右，关系大局，轻重何足也？军政府成立，喘息未苏，叶占标先遣入川，扶助川人之独立。荩诚则躬率健儿，裹甲北伐。急国家之难，不肯偷一日之安。权利尊荣，敝屣不问。同人区区之心，自信可置天日。何图劳师远征，境内空虚。奸人蹈瑕，强邻觊衅。假途灭虞，鹊巢鸠居。盗憎主人，诬蔑万端。歼我良士，剪我同胞。功首罪魁，瞬息易位。荩诚每念前事，未尝不慷慨欷歔，泣下数行也。政府以维持现状为职志，扶植已成之势力。荩诚亦谅其苦衷。然是非即暂存不论，劳勋殊未可尽湮。即彼方议者，对于起义之人，排击几无完肤，独至改革之际，固无词以掩之。可见公道自在人心。荩诚于民国元年卸任来京，即拟敬举所知详细入告，嗣以稽勋职掌，设有专官。故仅将从征将士造册，咨送勋局中。废前总统漠视共和之意已暴著于天下，尤未便一再渎陈。乃者，河山再造，日月方中。总统以起义之领袖，为国家之元首。国庆前后明令迭颁，褒扬勋旧，微劳靡遗。

蓂诚获依末光得备顾问。靦颜待罪，坐糜廪禄。畴昔，僚友甘苦与共，一朝蹉跌，僇辱至今。私心悼叹，若坠渊谷。窃见前贵州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统筹全局，指挥若定；前贵州行政总理周培艺，殚竭血忱，独任艰巨；前贵州枢密院总务股员乐嘉藻，条理精审，动叶机宜；前贵州全权代表平刚，力疾奔走，能断大计；前贵州实业部部长黄德铣，保存巨款，军实攸资；前贵州学务部部长谭璟，躬冒百险，屡濒危殆；前贵州立法院议长谭西庚，主持民权，坐镇雅俗；前贵州立法院付议长朱焯，维持调护，曲尽心力。以上八员，确系义师之中坚，有勋劳于民国。应请特给勋位勋章，以示优异。其余从征将士，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共和告成，不无微劳足录，应请发交陆参两部，量予补官任职。又查前贵州巡防总统黄泽霖、前贵州副都督赵德全，亦系起义前后异常出力之员。惨遭祸变，碎首殒身。民国二年，该故员等家属，间关万里，走诉京师，先后由前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许宝蘅，呈经前国务总理赵秉钧、熊希龄核准，呈奉前总统批示，给予一次恤金在案。惟该故员等遗族年金至今无着。妻子冻馁，尤堪悯恻。应请饬下主管官署查案给发。又查前贵州枢密院卫队管带彭尔堃，前贵州陆军步兵第一标第一营管带杨树青，亦系在事出力，因公殒命。应请饬部一并议恤，以昭激勸。蓂诚闻之，国家之有政府，所以保各方面之均衡也。同在一国之内，甲省与乙省待遇允宜公平。同在一案之内，生者与死者办理尤不应歧异。除取具各该员履历，另缮清折恭呈鉴核外，谨披沥直陈。伏乞大总统批示祇遵。至蓂诚奉职无状，不敢仰邀议叙，合并声明。前贵州都督杨蓂诚谨呈。

注：

①即杨蓂诚，字伯周。

为吴莲伯①致国务总理推荐章太炎先生任国史馆馆长书 丙辰

（1916年）

芝泉总理阁下：仆等不佞，欲以千秋之事业，仰望于阁下，非阁下能躬亲铅椠，自笔之而自削之也。阁下秉国之钧，举贤任能是其专责。一旦弘至，公之量揽，物望之归，使官不虚设，职无废事。民国信史，成于阁下所推毂之人，阁下为不朽已。余杭章炳麟先生，具多见多闻之姿，养至大至刚之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足以俟百世而穷于一时；学足以泽万物而掩于其文，峭然灵光，名满天下。度阁下亦闻之审矣。昔孔子不得志，取百二国宝书退而修《春秋》。立法创制，则学者至今诵习之。向使孔子不解，摄相三年，有成治化之隆，远跻成周，曾不数世，流风歇绝。《春秋》华衮斧钺，褒贬谨严，乱臣贼子屏息仄足。孔子之不遇，未始非国人之福。章先生今之孔子也。孔子之《春秋》为君主国作，适用二千余年。逮今日国体变更，而《春秋》已失其效力。天生章先生，荜路蓝缕，孕此共和，躬被五毒，目营八表。成民国史一编，代《春秋》而起，维持不敝，亿万斯年，度章先生亦必有意于此矣。世间之凡民，类不敢创非常之局。近世社会发达，分业日繁，旧史规模褊隘，不足以纲罗今日之事态。使章先生为之，必竖最精之义，立不可破之例，熔欧冶美，蔚为大观，此又仆等所可预知者也。或曰孔子作《春秋》，孔子之自为之；章先生作史，奚必有待于人。是诚然。仆等固曰，推贤任能，阁下有责焉。国家设立国史馆，于兹数年。年糜数万金，以养不知谁何卑鄙无聊之人。当轴者为尽其责矣乎！仆等公

意，以为馆长一席，微章先生莫属。阁下试以此意询于元首，询于同官，询于庶僚，询于国民，度无不以为然者。其否者必其得罪共和，畏章先生之诛伐者也。虽然，或者不云乎：孔子作《春秋》，孔子之自为之，当仁不让。章先生何嫌何疑，彼尼章先生者，多见其不自量耳。知而不言，仆等之咎；言而不用，责在阁下。惟阁下实图利之。不宣。国会议员吴景濂等百四十五人同启。

注：

①即吴景濂，字莲白。

上严范荪先生启　丁巳

（1917年）

违侍以来，忽忽两载。沧桑百变，灵光岿然。并世名流，身虽在野，其心之所注，其目之所营，恒不出乎政权得失之间，而莫肯尽力于社会事业。惟吾师暨南通张先生①，一以教育为职事，一以实业为生涯。不求近功，不责速效，日月灌溉，孜孜不倦。此真天民之先觉，国民所托命也。培艺自四年五月，狼狈南归。幸得戚友佽助，息影汉上，闭户读书。就鄙性之所近，专力为古文辨伪，有一得聊用自娱。惟是八口累人，终非长策。元年羁泊武昌，与今大总统小有系属，因缘北来。面取进止。蒙交交通部任用。上月之杪，接准部函聘充顾问，有给无给，传者不一。为贫求仕，本谋升斗。若曰虚名，则无为贵此矣。拟俟所事就绪，即当趋诣门墙．辄先录近所为文五首，附呈钧览。敬祈改正谬误，指示涂辙。若许其适道，便奉以终身。培艺肃陈。

注

①指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

上贺莘生先生启* 丁巳

（1917年）

奉师函丈：比来政局酝酿，群知消息非佳。一昨忽以总统命令，罢免国务总理。无聊政客，欣欣自鸣得意，培艺窃不敢苟同。盖责任内阁，约法之真精神也，总理违法失职，国会当然行使弹劾特权。弹劾案不成立，非其人自行引退者，良无去之之术。今以素称守法之总统，护法之议员，而公然出此破坏约法之举动，是不啻将从来立脚之根据地一扫而颠没之。过此以往，尚何所挟以号召于天下哉！至谓某系实力之不可侮，恐惹意外之纠纷，尤属第二问题。天下事但问主张若何，果正光明正大，不必专论成败。若仅取一时之便利，不惜失海内之同情，自谋谋国均不宜出此。培艺离黔以来，托命民党，视其利钝为己忧乐。目击诸公之勇于自杀，而不许人施救，真为痛心，直无可喻。今后或将变更初志，择木而栖，匪敢二三其德，实不获已耳。吾师与民党关系綦切，与培艺关系尤深。故辄一发其狂言。培艺肃启。

---

* 段祺瑞挟北洋派的实力，独揽政权，总统等于傀儡。1917年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以伍廷芳代理，此事遭到段的反对。史称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争。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州号召出兵护法，从此开始了护法战争。

致吴莲伯函 丁巳

(1917)

莲伯议长先生左右，国会解散后，两造尊寓，欲有所陈说。纪纲之仆，俱不肯以先生住址明告，至深怅惘。嗣见天津通电，始知先生已安然出险，不禁额手久之。都门迭演怪剧，以致院中未了，无从收束，职役星散，厅科一空。然培艺承命于先生，以为无论如何，总须交代清楚，故保管文卷之责任，今犹未解除也。此次仓卒接管，汤①党爪牙未遑淘汰，厅中机要动泄于报章，供敌人攻击之资料。事虽属于过去，亦可为吾党异日之殷鉴矣。讨逆大捷，共和复活，正刷新政治之机会。惜某公为梁②、汤所包围，便嬖侧媚，日日蛊惑，将益趋于轨外之行动。培艺颇思南下，而行止未敢自专，究竟在此时期，先生以为尚有交代之必要否？就请近告石麒，彼自能转达也。培艺谨启。

注

①指汤化龙。

②指梁启超。

致张秉衡函① 丁巳

(1917)

秉衡仁兄左右。年来穷愁潦倒，久疏音敬，而兄雅意殷拳，寄款接济之议，屡闻石麒、舜卿传说，感荷感荷。共和复活以

还，亦思因缘时会，解决生活问题。无如瞀乱乖舛，一不得当至今日。向所希望者，又都成泡幻。同是堂堂七尺之躯，乃到处靦颜向人，真汗赧极矣！秋后少璜、石麒、舜卿次第南归。留京者为济舟、伯坚，其境遇仅略高我一筹。彩澄、铸成比较优胜，亦不过能自了耳。此外趾高气扬者，大抵皆吾仇也。弟欲仍归汉，川资先无所出，且彼间早已结冰，揭穿假面，弥复乏味。现决在此过冬。闭门静坐，将二十年稿件及调查贵州稽勋底案加以整理，藉了前半世事业。此后如何，亦听其自然而已。茀卿恤案，去岁弟曾代伯周上书黄陂②，闻交陆军部核议，前日发表茀卿系比照陆军上校例，给一次恤金若干元，年抚金若干元，四年后截止。刊布政府公报，弟系转闻诸友人者。此案以陈其美为首，并赵德全、杨树青一并在内。茀卿共和元勋之资格，再经此次证明，已算中华民国政府第二次之承认。茀卿亦可瞑目矣！戴贼伏诛，闻仍假吾党同志廖谦之手，天之报施，何其毫发不爽！此为六年来第一快心事，当浮三大白也。昨晤少权，始悉兄近寓宜昌，老人並未受惊，为之欣慰。培艺白。

注

①即张泽钧，字秉衡。

②指黎元洪。

与徐又铮[1]论文书 丁巳

（1917）

又铮先生执事：培艺，黔之鄙人也。不介而自通于左右，执事得勿相讶。今民国之命，悬于合肥，执事与合肥亲交，天下莫不闻。意培艺于此或将有所干求，亦非也。培艺治古文二十年，

年四十而无所成，独居深念以为惜。抱既没，湘乡又逝，宗匠义法浸成绝绪。王壬父负时誉五十年，其文杂•摹汉魏六朝，终于不能名家。梁卓如诡薄无行，倡为鄙俚之文，以误后生小子。譬之蚁穴，溃堤横流，乃不可收拾矣。并立世名人，若林琴南，若马通伯、若姚叔节，尚能守先正之遗规，存国粹于一线。培艺孤陋，未获内交其人。比年羁迟京师，始知今之姚曾，微执事莫属。世俗论执事，皆为以功业掩其文字，非真能知执事者也。盖君子之于文也，必有容纳百川之量，约束奔马之力，幽渺玄远之思，高尚夐绝之诣，而后卓然能自树立。四者皆备具，而以施之于事，则何功之不丰，何业之不伟。世俗之震惊于执事者末也，培艺之倾倒于执事皆本也。故愿就有道之匡正，识迷途于万一。辄手写近所为文六首，为荷省览而辱教之，幸甚。周培艺顿首。

注：

①即徐树铮，字又铮。事段祺瑞多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任总理时，徐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代表段到徐州，煽动张勋等反黎元洪。张勋带兵入京，演出了复辟丑剧，徐随段领兵讨伐张勋。段复任总理，徐任陆军次长。徐又怂恿段祺瑞对南方护法各省用兵。作者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徐树铮出谋划策，以期达到打击唐继尧、刘显世的势力，为民党泄恨的目的。

致蔡衡武[①]函　　丁巳

衡武先生左右，沪上小聚，转瞬年余。岁月不居，良用慨然。执事虽不得志于政界，然发展商业，规模弘大，令人惊叹无已。惟比来时局纷扰滋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运输之艰险，汇兑之困难，皆于商业上不无多少之影响。想弥缝阙失，又当重烦荩筹也。弟去黔以来，飘泊六载，通计就事不满一年。日食所

需，咸仰于人。近则情现势拙，大难为继，绌性又不能谐俗于时贤，求富贵利达之术颇引为耻。偶有相知者，又不敌相忌者之有力也。穷无复之，束手待毙。每念先生昔参同舟，倘呼将伯，或允助予，拟通融若干，以作卒岁之资。如蒙慨诺且济燃眉；或有窒碍，即亦不复相强。顺颂筹绥。培艺顿首。

注：

①即蔡岳，字衡武。

与徐又铮论处置黔事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次长密鉴：培艺猥以书生，好弄柔翰。值军国之多故，乃攀援而论文。先生忘势下交，辱赐裁答。循诵大札，古趣洋溢。苏黄小篇，殆不是过，故以言乎时，执事诚有所不暇；以言乎文，则大君子造诣至深，实至名归，不可诬也。培艺今亦不敢以词章之末，尘秽视听伏念顷者，国人之所倾耳注目，莫先于西南问题。执政之所劳心焦思，亦莫甚于西南问题。培艺西南一分子，实亦最初反对西南主义之一人。民国元年五月间，曾由四川、重庆通电全国，宣布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祸黔罪状，并及若辈野心，欲先取四川以辟饷源，然后进规湘桂，统一西南等语。惜人微言轻，不克动政府诸公之听。袁氏当国，益扶植唐、刘势力，然不免及身而受反噬之害，五年之役，唐、刘贪天之功，志骄气盈，地盘稳固，愈谋进取，日夕几幸掀起风潮。譬诸养虎，平日无论如何饱其馋吻，一旦出柙，终必伤人。今总理赫然震怒，实行讨伐，犁穴擒渠，在此一举。故培艺区区所欲陈

者，则尤在对黔问题。夫粤、桂、滇，府院所认为敌也，湘、川，国军与敌决胜负之区域也。独至于黔，阴与唐、陆提携，一致行动，阳仍表示善意修好中央，奸险反复，中怀叵测。夫刘显世非他唐继尧之私人也。刘显世之得有今日，唐继尧实卵而翼之。且其军中官佐，多系滇籍，利害其同，如狼狈之相依。其修好中央，不外两种作用：甲、名义上彼既未附乱，朝一电索饷，夕一电索械。政府靳之，则恐促其反侧；予之，则羽毛丰满，立见振翼高飞。五年陆荣廷曾一售此术。显世殆祖其故智耳。乙、唐、刘虽暴戾恣睢，亦知中央实力之不可侮，诚虑子孙世袭之基业一朝颠没无余。故彼等内部计划，刘显世之于滇军，但为实力之上援助，而名义上则虚与中央委蛇，预留退步，自立于不败之地。当五年对抗袁氏时，刘显世已宣布独立，而令其兄刘显潜向袁输诚，自告奋勇。骑墙怀诈，是其惯技。培艺之愚，以为政府不欲一劳永逸则已，政府而欲一劳永逸，则对黔方针不可不定。查黔省地形，在西南各省中最为重要。西可以拊云南之背，南可以扼广西之喉，东北两方高屋建瓴，临湖南、四川之上游而制其死命。若命北洋宿将为督军，率劲旅一师坐镇其地。滇、桂、川、湘之局势皆将翻然舒展。故诚欲控制西南，则贵州在所必争。刘显世既貌为恭顺，中央即可因而利用之，宜于此时明发命令，调刘显世督湘，而任傅良佐督黔。此举有五利：刘氏服从中央军系诚意，量移善地以示崇奖；倘若闻命即行，亦可资其指臂，一也。调傅离湘，陆荣廷曾提出要求。今阳示左迁，表明中央一再让步，用为缓和陆氏之手段，二也。刘、傅皆许带兵赴任，刘调湘则失其根据，在国军监视之下，彼自不能为恶；傅深入虎穴，反客为主，三也。刘军抗命，政府当然声罪致讨，目前无取借寇兵，资盗粮，他日亦不虞萌芽复生，卷土重来，四也。傅督得入贵阳，在川滇军后路已断，势必哗溃。云南境内空虚，唐继尧将不能为一日之守，五也。此伐谋之要，出奇之策。执事

密迩合肥，赞画戎机，倘可备万一之采择否？若曰可采，似宜开军事会议取决。若在国务会议，则彼提倡西南主义之两大首领，必死力反对。此两大首领。虽明知黔省将为不利于中央，而心目中尚认为其私人之地盘，年可讳言也。培艺自惟疏逖，无缘冒陈大计，特躬受唐刘荼毒，深知黔驴伎俩。又实见执事公忠体国，规模弘远，辄忘失身之戒，贡一得之愚。临书屏营，毋任主臣。培艺密启。

与徐又铮献强国大计划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次长密鉴：培艺不量狂愚，上书言事。先生不以山海之崇深，而去壤流之微细，嘉其慷慨，许为转达。培艺闻古之良相，弘奖士类，士将不爱其躯乐为效死、始犹不信，乃今知之。此培艺竭智尽忠，捐糜顶踵之日也。谨献强国大计划，幸垂察焉。昔孟子书有之曰：天下乌乎定，定于一。今中国孰能一之？则将应之曰：惟段合肥能一之。虽然一中国不足贵，要在安中国。安中国亦不足贵，要在强中国。乃者事机凑拍，千载一时，立盖世之功名在合肥；尽辅弼之责任在先生。培艺所怀欲陈者，万端综综，亦不过三言：能芟剃捣乱派则中国一矣；能对付阴谋派则中国安矣；能改造实力派，则中国强矣。曷言乎芟剃捣乱派也？方今为统一之大梗者莫如西南，西南之群帅流别，虽各有不同，而其背叛中央，对抗政府，拥兵观衅，据土擅命，皆所谓捣乱派也。乃者应酬决策，我伐用彰。于粤则莫擎宇、李耀汉溃其腹心；于桂则龙济光扰其后路；于川则利用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之积愤，努力前敌；于湘则大积援师，蓄猛虎在山之势。量

敌之审部举之，旁皇周浃，可谓百不失一矣。今后所宜注意者，乃在犁穴擒渠，一劳永逸。毋误调停而滞戎机，毋留根株而贻后患。倡乱首祸之徒，在法固所必诛；骑墙怀诈之辈，在理亦不容幸免。夫陆荣廷巡阅两广，听联军出动，而缪称养疴。谭皓明、陈炳焜一旦失利，又可出作调人。刘显世号服从中央，而黔军在川乃与滇军相犄角。最近唐继尧由滇入川，通过黔省威宁、毕节各县，备受欢迎。后方饷械之输送，皆由黔委专员筹办。彼等玩弄政府，公然出之以滑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宜及此时宣布罪状，一律声讨。作将士方新之气，雪畏首畏尾之讥。预计不过半年，西南可以平定。私有军队，悉令遣散归农。每省酌驻国军若干，择将领有功者为督军。凡暴徒绿林土豪之乘时窃位者，或置重典，或屏远方。阴霾尽消，天日重见。所谓一中国之效，其略如此。曷言乎对付阴谋派也？捣乱派之攫政权也如虎钩爪踞牙，不吸尽膏血不止，阴谋派之攫政权也，如狐胁肩谄笑，亦不吸尽膏血不止。顾虎之态度恒予人以不敢亲近之感想，而狐则反是。其心甚毒，其害则甚暇，又多招致政客文人造作舆论，以为天下事舍某某莫属也。夫某某当国之成绩亦可睹矣！尽天下财政机关、选举机关皆以位置其私人。令天下皆饥，而其党独饱；天下人皆退处闲散，而其党独踞要津。如是焉而已。然某某之野心固犹未餍也。彼之欲完全宰制中国，固尝昌言而不讳。武力工具，彼既恨失一蔡锷，又失一戴戡。今则大势所趋，刘显世亦不能保。窃料彼党将来抵抗合肥之武器，厥经国会。此次国会之召集，彼党独占选举，当然保有绝对多数。届时西南业已平定，大局粗安，军人无用武之地，总统、总理悉彼党囊中物，或两席彼皆自为之。或以总统奉其所欲奉之人，而自居于总理，或更让一步，总统、总理皆得维持今日之现状。而用一人一行一政，不能满彼党之意，国会且立与政府为难。从前捣乱派所用之战术，彼党不难一一摹仿。而更加之以离间，施之以挑拨，天下又将骚然矣。夫合肥之

负责，将谋国利民福也。今疲精神于对付，尚何事之能办。培艺愚见，国会问题前本藉以缓和西南。今西南已决计用兵，此着徒留痕迹。宜及此时布告，中国加入国际战争，应即施行军政，候欧战终了，再行召集国会。理由正大，孰敢议其非。武器打消，然后对付彼等假国权以扩张党势之处置，徐加裁抑。吸引天下之贤才，共谋天下之治理。毋令一党久踞于局，而他之辍耕太息者，又铤而走险。所谓安中国之效，其略如此。曷言乎改造实力派也？今国内省区，北洋派以十得五六。此次平定西南，则完全宰制之矣。然近年骄惰濡缓，弱点逐渐暴露，使不加以改造，则犹未免遗憾。夫国家之有军队，本为对外准备。数年以来，徒以国内无中坚势力，一夫争为雄长，万人互相残杀。今宜于声威大振之后，实行划分军区。由钧部统筹全局，制定表式，颁行各军，共资遵守。一为军队递年换防之表。例如甲年驻防军区之军队，乙年则调防乙区。乙区之军队又调丙区，以次递推，周而复始。二为官长分年对调之表。例如第一师之官长，预定第一年以三分之一与第二师对调，第二年以三分之一与第三师对调，第三年以三分之一与第四师对调。循环相衍，以至于无穷。他师仿此。三为官长逐年迁升之表。各师官长，各按资格之深浅，任事之久暂，第其先后，列一通表。除特殊功罪，临时施行大赏罚外，其余迁擢概以此表为标准。例如第一师师长出缺而第十五旅旅长名次在前，则以之擢补。三表实行，是生六利：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军人久驻则生惰，换防则习勤，一也。熟知山川之险要，揉合南北之风俗。二也。各师情谊互相联络，长短自为法戒。三也，循分供职，皆有坐致青云之望，无地位摇动之虞，志意定而风潮不作，四也。皖系直系之构煽，潜移默化于无形，五也。一切藩镇自为，尾大不掉之妄想无由发生，六也。合全国各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期之十年，方驾欧美不难矣。所谓强中国之效，其略如此。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难

成而易败者，功也。今中国国命不绝，如线千钧一发，危乎其危。赖有合肥内辑睦群帅，外获列强之援助。然不以此时规画至计建树弘业，而乃瞻顾徘徊，当断不断，谦让迟终，头痛医头，纵使内乱侥幸平定，国家终难跃于强盛之域。昔有清之与洪寇相搏也，曾国藩甫拜吴督之命，胡林翼与书教以包揽把持。国藩始不能用，继乃感悟实行。所谓包揽把持者，卒获最后之胜利。故不有辣手，虽至仁未由济事；不有远略，虽至勇未由图功。执事明达，亮不河汉斯言。昧死渎陈，惶恐无已。培艺自拜。

与徐又铮第四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次长执事：昨陈密函，谅蒙省览。报载驻川黔军，公然叛国。明晰唐、刘内幕者，皆知此为预定计画，毫无足异。惟现时川、滇两军，咸集中于泸州，胜负所争，关系甚大。泸州、重庆间有水陆两道，陆路即周道刚督诸军节节进攻之地。水路中隔合江、江津二县。江津上距泸州三百余里，下距重庆百余里，乘流六小时可达。当此前敌吃紧之际，该军突然掩袭，拊攻泸各军之背，又牵制驻渝国军，使年暇援助川军，而滇军乃得养精蓄锐，瞰瑕一击。其设谋之狡，居心之毒，为何如者。政府一再优容，彼仍冥顽不灵声举致讨，此其时矣。查目前湘、川两省大军云集，由湘攻黔有二道：一由辰州入铜仁。一由沅州入镇远，西上直捣贵阳。北而南趋，一经独、荔①，一向古州，径出广西之腹地，与龙济光之师相呼应，可收夹击之效。在湘桂军将不攻自溃。由川攻黔有三道：一由涪州② 入思南，一由綦江入遵义，一由永宁入毕节。涪州道稍回远，而毕节为唐继尧行营，计惟取綦

江道最便。綦江至贵阳陆程六百余里③，虽山路崎岖不利遄行，而黔兵柔脆，加枪弹缺乏，其战斗力远在滇军下。以国军临之，摧枯拉朽，万无敢抗颜行者。既定贵阳，席迅雷之势下兵毕节，唐继尧游魂假息，执而俘之，一走卒力耳。故今日大计，莫若转换战略，湘川皆取守势，而以全力猛攻贵州。贵州问题解决，西南问题亦连带解决。用兵贵布远势扼要害，固有始若迂回而终胜简捷者；亦有致力于彼而收功于此者。区区愚虑，未审有当万一否？培艺肃上。

注

①即贵州独山、荔波两县。

②即四川涪陵。

③华里。

上徐又铮第五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先生执事：辱书敬承，不遗樗栎，将加拂拭，得免泥涂之辱，曷胜感激之私。此次轩然大波，由于直系生心者十二三，由于某党挑拨者十六七。垂成之功，堕于俄顷，稍具常识，同抱悲观。然中国不亡，他日当收拾时局之任者，非先生赞助合肥其又焉属？目前大势，湖南方面虽已失利，四川方面颇称得手。关于川黔军事，培艺尚有机要面陈。未审公余何时有暇。专此申谢，并俟后命。培艺谨启。

与徐又铮第六书 已丁

(1917)

又铮先生密鉴：前陈强国大计画，政变仓卒，遂成泡幻。然区区之心，所欲托命于左右者，非一日之积也。窃本葵藿之忱，更申补充之义，一曰蹈瑕制胜之说。自长沙陷落，直系受南军之压迫，亦渐知悔悟。合肥去位，而合肥之政策仍得继续，仍得贯彻，亦意中事。培艺见湖南新挫之后，岳州方面宜专取守势。四川大捷之余，滇黔两省宜迅图进攻。既定滇、黔、粤、桂右臂已断。虽占长沙其何能为。目前滇黔可取之机，一则枪弹缺乏，一则士气沮丧。而取滇尤莫若先取黔。黔省地形之重要，培艺已迭函详陈政府，若命吴总司令由綦江道取黔，培艺意中尚拟一人堪胜向导之任。查有鲁瀛，籍隶贵州遵义，清季历办乡团，堵剿土匪。入民国后兼充巡防营管带，愤滇寇将领梅治逸骚扰地方，以计诛之。旋被唐继尧、刘显世派大兵攻击，逃入四川，转徙湖北。四年，刘显世又致电王占元，诬以谋乱，请逮捕解黔。正讯办间，而刘显世宣告独立，该员因得免死。由王占元派赴湖南，充第六师随员。现闻在四川熊克武部下充任营长。该员对于刘氏积愤甚深，而綦江、赤水、正安、遵义一带地理异常熟悉。又其旧部兵团散伏各处，可期随地响应，藉作声援。依此计划进行，长驱席卷，不出一月，大兵可抵贵阳。然后经由安顺、盘县，径出云南之平彝，则金马碧鸡在吾掌握中矣。一曰另规大计之说，合肥既以主战下野，此后国事当然一听主和者之操持。分配权利，混合组织，皆必然之趋势。而其争夺抢攘，陷国家于危殆亦必然之趋势。将来为救国救民计，合肥不能不再握政权。合肥再

出，对于明年大总统选举，不能不注意。竞争大总统，对于第二届国会议员之选举，尤不能不注意。以培艺所预测，大总统之候补者三人，一段一冯一陆。为选举机关之省区二十有七。段之地盘九，冯之地盘四，陆之地盘六，可段可冯之地盘八。当选人最初即加以注意，办理得手，他系自无从侵入。选举之时，合肥有基本票三百二十六，河间①有基本票一百五十一，陆氏有基本票一百六十七。再以中立之票，平均分配于段、冯，河间都二百六十四，合肥都四百三十九。按之现行法，总议员为八百七十。列席三分之二以上为五百八十一，当选票四分之三为四百三十六，合肥当然被选，毫无疑义。此为根本问题。根本解决，乃有设施之可言。救国救民乃有达其目的之一日。愚虑所及，辄以密陈。伏维垂察。不尽縷縷。培艺谨启。

注

①冯国璋为河北河间人。

与徐又铮第七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先生执事：浃旬以来，政象日趋险恶。斗室蛰伏，义愤填膺。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使合肥得行其志，安有今日？然而开门揖盗，反兵相攻，卑词乞和，曾不见怜。传闻某某两巨公，近亦情现势绌，狼狈失据。预料东山再起，为期当不在远。目前所应加意维系者，于川则刘存厚，于粤则龙济光。此两人举足左右，颇有轻重。而安徽之兵，万万不宜调发。盖皖之周遭俱有人窥视。皖一动摇，浙、闽皆如断线风筝，东南地盘尽属他人矣。未审尊虑以为然否。培艺谨状。

与徐又铮第八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先生执事：读停战布告①，令人愤慨。窃谓事至今日，合肥已无厕身政界之必要。参战督办付托香岩或翼卿②，萧规曹随，当不虞其扞格。合肥闲居养望，暂时静观。乱极思治，从容再起。昔尝怪袁项城一世之雄，而往岁夏间不肯决然舍去，向使退休洹上，重作钓叟。不及期年，彼已应时事之要求而自登舞台。羝羊触藩，陷于末路，非其眼光之未逮，实由器度之不恢。培艺为个人计，方欲攀附骥尾，竭蹶自效。为合肥计，宁敢取便私图，缄嘿不言。先生受重合肥，窃料权衡已审，幸辱教焉。培艺谨陈。

注

①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此后又开始了新的"府院之争"，即直系和皖系之争。

②香岩，即段芝贵。翼卿，即靳云鹏。

与徐又铮第九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先生执事：阅刘显世诋諆合肥通电，先生当忆鄙言之不谬。桀犬吠尧，曾何损于盛德。此贼辜恩蔑义，凶狡反复，适以

自暴其恶于天下耳。近接乡人密函，刘贼外似发展，内颇隍杌。缘王文华之地位日与刘相逼，又自伐其功，常予刘以难堪。刘积不能平，其下军官亦各有所拥戴。需以岁月，变乱必起。然不早为部署，一旦有事，亦王文华之机会，唐继尧之机会，非政府之利也。培艺愚见，如开议和谈判，宜注意三点：一、援照前内阁议决案，黔军一旅准由中央给饷，但须撤回黔省，绝对不许驻川；二、宠王文华以贵州护军使名义，俾其权势愈相接触，则爆发益速；三、密饬刘存厚，调拨劲旅，驻扎涪州、綦江一带，苟有衅端，即驰往弹压。此为顺应目前情况之主张，聊备一说。培艺肃启。

与徐又铮第十书 丁巳

（1917年）

又铮先生执事：荆襄大捷，吴军复振。沉闷之局，渐呈活气。虽以某之疏贱，犹不觉闻而神往也。然有宜注意者，荆襄四战之地，岳防不稳，寇在门户。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人之可胜。故必有能守之把握，乃可言攻取之方略。长围不可不避，后路不可不顾。浪战则损威，兵分则弱力。力弱隙生，威损望减，不可不熟虑也。又如敌人下岳之后，或舍荆襄而趋武汉，此时吴军应取何种态度，亦宜先时发纵指示。养锐观衅斗两军而乘其敝似为上策。培艺窃维削平僭乱，非武力不能集事。然武力必有中坚。此中坚者不持诈谋，不藉虚声，而确为一颠扑不破之实力。吴军者合肥之干城腹心，培艺所认为中坚也。为吴军策万全，莫若常保其朝气，俾立于不败之地。亮尊虑亦以为然。培艺谨启。

上严范荪先生启　丁巳

（1917）

范师函丈：培艺束发受书，即知向慕古之作者。穷乡孤陋，靡所师承，遭遇大贤，窃闻诸论。盖学问之在天下，譬犹江海之汪洋，饮者满腹而已，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培艺于西学，粗通法政概要，旧学则笃嗜历史与古文。以为力无兼胜，才各有宜。务广而荒，不如其已尝。病全史浩繁，学者每苦其难究，思欲提挈纲要，以介绍于后生，比读明史，丹黄数过，拟即由此着手。列为十二表。曰开国形势表第一；曰皇统继承表第二；曰主德隆污表第三；曰政府组织表第四；曰宰辅成绩表第五；曰阉宦势力表第六；曰言路节概表第七；曰外吏设置表第八；曰宗藩万建表第九；曰勋戚世禄表第十；曰官人表第十一；曰党祸表第十二；曰礼仪表第十三；曰兵制表第十四；曰财政表第十五；曰刑法表第十六；曰内乱表第十七；曰外患表第十八；曰工役表第十九；曰灾伤表第二十。二百数十年之政治现象，社会变迁均可于此中求之，学者一览了然，而无旷时废日之患。惟义例皆属自创，深恐贻讥大雅。虽已具月，尚未属草，敬求指示，以定方针。培艺肃陈。

卷 四 跋

右第四卷都六十六首。自甲寅讫丙巳，历时四年。累频虎口，频届断炊。罹丧偶之大凶，遭近亲之白眼，千灾五毒，狼狈极矣。抑余向倾国民党，顾不赞成急进之革命，痛恶袁世凯，转欲匈其余沥以自活动。傍徨歧路，进退失据。综言之，在境遇上则陷于奇穷，在精神上亦邻于自杀。衰

死黎继亦专意求食，迟之又久，始获一当，生平负节，概敦品行，至是恭然不能自举其气。今过而存之，以志吾愧。又强颜自解者，以为柄政百日，不名一钱，此日之沿门托钵，究胜他人之赋秽狼藉，是则聊相慰藉之伺云尔。

与徐又铮第十一书* 戊午

（1918年）

又铮先生密鉴：培艺闻蝮蛇螫手，猛士解腕。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日之事是也。曩者合肥仗顺讨逆，以节制之师，诛盗魁土豪，如汤沃雪。西南本无问题，徒以军阀破裂，直系生心，坐令时局糜烂至此。今政府迫于时势，命将出师长江，三督犹持异议。然则皖直两系之复合，虽愚人亦知其无望矣。夫合则昆弟也，不合则寇仇也。寇仇之与昆弟其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之哉！乃者曹、张精锐尽趋前敌，假令二帅并力进取之际，后路忽有变动，其危险当何如？思之令人寒心。而后路是否安全，长江能否不生变动，又孰敢为之保证？简单言之：不先对付直系而欲从事西南，无异积薪厝火于室庐而赴乡邻之斗，祸发自内，敌焰愈张。为今之计，政府宜有大举措，即日罢斥长江三督军，另简知兵大员前往接任。现有压境之师或无抗命之事。内部不烦，反顾南征，必可得力吴楚。七国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则变速而祸小，

*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安徽段祺瑞为皖系首领，主要头目有徐树铮（又铮）、靳云鹏等。直隶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称直系，主要头目为当时“长江三督”即李纯、王占标、曹锟及后起的吴佩孚等。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任北京政权总理时，徐为陆军次长，曾策动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参加对南方作战，徐任奉军副司令，掀起了军阀连年混战。皖系失败，徐被指为“十大祸首”之最。

不削则变迟而祸大。殷鉴不远，古人明明诏我矣。事机之来，稍纵即逝，成败所争，间不容发。培艺诚不忍见复辙相寻，辄冒死上言，先生幸留意。培艺谨启。

上徐又铮笺　戊午

（1918年）

总司令钧鉴：新国会问题，以西南为大梗。培艺再四思维，对于贵州方面，尚可借箸一筹。培艺深知刘显世为人狡黠万状，首鼠两端，利己之心最甚，负人之事靡不为。彼虽附和唐、陆①，亦未尝忘情中央。自合肥再起，长、岳迭克，攻粤援川，著著进步，以彼善看风势，料已日夕仿徨。拟由培艺给予一电，告以现依幕府，愿任疏通。彼如有意归诚，亟宜表示态度：一、整饬所部，刻日反攻，绝唐逆之后路，通湘师之声援。二、按照修正两法，迅速筹备新国会选举。前说彼或碍难，后说似可办到。现于去岁，彼已与唐、陆提携而仍派临参议员，是其先例。彼如复电承认，再进而斟酌当选之人物。前充议员诸人皆梁、汤死党，不足用也。似此釜底抽薪，彼如就范，当然于大局有益，不亦于中央威信无损。遇必要时机，且可将往反电文摘要披露，以挑逆党之内猜，而促其崩溃。倘钧意不以为谬，即拟稿呈核。培艺谨陈。

注

①指唐继尧、陆荣廷。

致刘显世阮[①]电* 戊午

（1918年）

急。贵阳刘督军鉴：正密。七年契阔，彼此俱未相忘。迭据乡人传述，与弟为难者，循若[②]、志清[③]最力。赖兄主持公道，不致相煎太急。已往之事，兄等过于高明，弟则咎在褊隘。殆庞士元所谓君臣俱失者。勉捐前嫌，共观大计。自西南构衅，扰攘经年。干卿[④]思借湘为屏敝，蓂赓[⑤]欲得川作尾闾，兴无名之师，煽滔天之祸，护法靖国，徒欺人耳。兄素称稳健，对于彼辈行动，度必深致不满，特以实逼处。此，猥见劫持，隐忍迁就，以待时机。然军兴以还，黔人父老罢转饷，子弟化虫沙，掷无量之生命财产，以供唐、陆争权夺利之牺牲。即兄一念委曲，而地方所受之损害已不小矣！乃者合肥再起，北派复合，士气方兴，军实充足，最终胜利，当有所归。兄老于兵事，无烦赖弟之赘陈。弟现由徐又铮中将招致幕府，备员秘书。兄倘有所开示，弟愿力任疏通，一切隐衷均可代白。窃谓事至今日，极宜表明态度，整饬所部刻日反攻，断在川滇军之后路，通在湘国军之声援，策之上也。通电罢兵，撤回军队，实践保境息民之宣言，抑其次也。按照临参修正两法，迅速筹备新国会选举，聊表倾向中央之诚意，又其次也。兄对政府有若何之贡献，政府亦必予兄以适当之援助。立功成名，一转移间耳。若冥行长往，左支右绌，败则同

---

* 作者与刘显世在政治上有没世之仇。此电稿系供徐又铮审阅。其目的在于“遇必要时机，可将往返电文摘要披露，以挑逆党之内猜，而促其崩溃”。（见本书《上徐又铮笺》）

归于尽，胜亦不蒙其福。以兄明达，料不出此利害之数。深望熟计。临颖神驰，伫盼教言。复电交天津奉军总司令部即可收到。周培艺。元〔阮〕。

注

①即13日。

②即戴戡，字循若。

③即任可澄，字志清。

④即陆荣廷，字干卿。

⑤即唐继尧，字蓂赓。

复张石麒函* 戊午

（1918年）

石麒仁兄如握：数月未通音讯，昨济舟① 交来手书二件。反复再三计划周详，敬佩！敬佩！惟于弟所处似未尽明了，请略言之：弟自去岁十月开始接触某系②，盖见民党分子日趋腐化，而西南壁垒吾仇已踞。其中枢等是军阀，奚必向彼而背此。且段之政策果行，则土豪在所必诛，痛快直捷，转胜民党之赡徇。(元年孙中山先生电诏国民党本部，亟为贵州同志伸理。而张耀曾等力持异议，其理由以为唐继尧有地盘，有军队，民党不可不迁就之。贵州同志虽然负屈，只宜忍耐云云。弟每忆斯言，至今有余

---

* 作者屡致徐又铮函电及委身各员幕僚，后来为袁组铭定黔划策等等，有一主导思想即能为自治党复仇者即可引以为朋。无论与徐又铮共事抑或后来与袁组铭共事，作者始终处在矛盾状态之中，在《复张石麒函》中已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读者据此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出现《致刘显世电》，以及作者对中山先生看法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

痛）。孰计至再毅然以书自通于某公③，因缘文字，议论滋多。然函札往复，讫未尝一见。今年三月，电召赶津，备员幕僚，转不若前此之畅所欲言。此公负其智略，事喜独断。彼间相从最久、相信最深者，亦不过奉令承教，期会簿书。弟欲取得信用，尚烦水磨工夫。供职两月，奉派赴湘，中道见疏，终莫能明。然彼时雄心勃勃，以为身临前敌，数年来卧薪尝胆，复仇之机会至矣。乃一察其内容，与我之所希望者，不啻背道而驰。且日受群小之排斥直不能一朝居。八月之杪，遂决意辞职。某公亦与胡子冲突，委军还京。彼方闲居，我将何求。前途离合，殊难预言。此中经过，向不愿与人哓哓。以兄责望过深，故略一倾吐耳。致经济方面，任事五月，收入千元。兄赋闲日久，窘状自不待言。容竭力筹划，勉效棉〔绵〕薄杯水之微，尽心而已。培艺再拜。

注

①即黄济舟。

②指皖系。

③指徐树铮。

上徐大总统①论西南护法书　戊午

（1918年）

大总统钧鉴：培艺腐心国事，不谈时局之日久矣。自钧座就任，薄海欣欣望治。然培艺万死犹不敢信其有办法也。及于罢黔鲁督事，然后叹大总统公而且明，仁而能断。夫当此外重内轻之日，中央威信扫地无余，藩镇跋扈，形同割据。大总统睿略默运，魁柄自操。悍将骄夫贴耳受命，朝野上下观听一新。知政府尚有纪纲，疆吏尚有责任，弘济艰难，扶危定倾之基，在此举

矣。今日视线所集，皆注重内争，侧闻大总统已表示和平之倾向，而西南龂龂犹谈法律。培艺请辞而辟之。夫宪法未成立以前，约法有同等之效力。而往年违宪之端，滥觞于国务总理免职问题。黎前总统有违宪之举动，国会不加以纠正而承受之，非法提出之李经羲而予以通过。是违宪之责，国会与黎前总统共负之。北方各督质直而不善假名。实则安徽省之兵谏，乃真拥护约法之精神也。至谓解散国会为违宪，此说吾亦是认之。但解散国会者黎前总统。黎前总统亦以解散国会之故，引责而辞职矣。堕甑岂能复完，覆水万难垂收。则恢复国会亦安有讨论之余地。今夫杀人者，世界所不许也。然已不幸而演成杀人之事实，除将凶手论抵外，尚有何办法？于此而要求死人复生，虽童騃亦知其不可。至于复辟以还，国脉中绝。冯前总统②受任灰烬之余，百凡草创，犹复依据约法而召集参议院，由参议院而产出国会，由国会而产出大总统。义本一贯，尤无俟哓哓已。培艺之愚，窃愿大总统俯采刍荛，布告中外。此理甚明，人同此心，虽不敢谓全国一致，必得大多数之同情。法律问题解决，事实自易商榷。不然，彼缘我之不谈法律也，盖以违法相诟病。是求之愈急，去之愈远矣。辄本匹夫有责之义，冒昧上言。惟钧座择焉。前交通部顾问周培艺谨呈。

注

①即徐世昌。1918年当选大总统。

②即冯国璋，1917年曾任代理大总统。

复张石麒函　戊午

（1918年）

石麒仁兄如握：奉惠书，知台旆不日图南，暂觅枝栖。虽非

心之所乐，然七年流离，何日得惬心之事邪？秋间过鄂，赵小恒转述安君雅意，欲招我为记室。弟虽不才，对于贵州，为文化运动之前驱，开国时又颇著微劳，自负资格甚老。如安等辈实不足数，今彼乃欲相臣仆，偶发牢骚，确有其事。然自白个人意见，并未代兄表示何种态度也。竖尽古今，横尽中外，只有势力二字。我势力充足，不愁无效死之鹰犬，若毫无势力，专持接洽拉拢，一遇紧要关头，都不可靠。故若兄之日夕营营，弟未尝不服其苦心，惟自处则亦未便苟同所谓士各有志耳。前者致电刘贼开示三事：一曰反攻唐逆，二曰敛兵保境，三曰改选议员。弟之本意，前二事本系陪衬，后一事颇望办到。拟以彩澄、铸成、伯坚、济舟参加议席，兄与少璜仍不脱彼方关系，而按月由议员公费酌提若干，供两兄生活必要之需，刘贼狡黠，不直接复电，而令衡武来京。声言在沪办报，邀弟往主笔政，每年饷遗千金。其意欲收买我也。弟与衡武未晤面，但报以一函，言明神经衰弱，不能执笔，且与衡武办报宗旨尤不相中，婉词辞谢。（衡武办报云欲监督贵州政府，弟则谓近颇欲与某等解释前却，归骨先垄，若有所主张，转滋疑忌。盖彼此均用外交面目也。）迥思近年为贫所累，到处干人，半生节概，扫地以尽。从前衡武以吾两人有劳地方，倡议各酬万金。曾一再向贵州民众宣示。现彼扣留刘款，又以接济党人为词，倘有意践夙诺否？相见时何妨一探之。比接蜀讯，又得家丰源兄噩耗。手足四人凋谢其三，惟不肖仅存。一门孤寡，冻饿相逼。关爱如兄，何以教我。培艺顿首。

致蔡衡武函 己未

（1919年）

衡武先生如握：邮局递到玉照，道貌丰腴，对之增感。自古

圣贤豪杰莫不先务治心，使得丧成败毁誉欣戚曾无一焉足动其中。天趣活泼，精神充溢，故能负重而致远。观先生之粹然盎然，其所养可知已。弟虽亦见及此，而志行薄弱，不能自克。蹉跌以还，抑郁侘傺，萎靡颓唐，躯壳仅存，无可奈何。顾窃有劝告于左右者，吾兄负干济之才，岂宜高隐阛阓，效独言者之所为。然窥兄之出处，似有一事焉盘亘于中以为之梗。弟则谓过去之陈迹、家乡之往事，尽可放逐之于脑府之外。而别觅致身途径，以企图远大之事业。弟八年阅历，觉今日所谓第一流人物，其识见、其气魄、其条理、良不见如何特殊。而兄清白之操，坚贞之守，足以厉薄俗而挽狂澜，更不待言。一旦乘时得位，于国利民福四字，或能切实作到几分。弟殷殷属望于兄者以此。然兄不将辛亥旧事排除净尽，微特精神上常感不快，而对于大局之活动，亦必受某方牵掣，愿深思鄙言。弟现备员西北边防筹备处秘书，每月所入才足衣食。脑病时作，常日昏惘。诚得宽闲寂寞之乡优游一二年，祓除不详之思虑，收召散亡之魂魄，庶有清明在躬之一日；今则一日不劳力，饥寒且相逼而至。愈病愈贫，愈贫愈病，循环相推，以至末日。信乎命之穷也。浦江苦热，千万自爱。培艺顿首。

复贺逊飞[1]函　己未

（1919年）

逊飞大兄左右，顷归寓，读留件，领悉。弟于文字一道粗有所得，亦以此受知先师。吨恳慈爱，有家人骨肉之好。弟不幸频年潦倒，先师又溘然长逝。思惟所以报知已而酬厚望者，舍乞灵文字外，更无他术。承以哀启见委，故遂毅然奋笔，勉谒鄙怀，

其求一当。不图野人之献，不足登大雅之堂，涂乙狼籍几无完肤。王介甫云："吾文自有义法，不可得而改也。"弟虽不敏，亦不敢苟作。略举数端，还请执事评之。原作于先师为学，本为分析，次第至为明了。改者加入"学问文章灿然可观"一段，便与曲沃府君虑其废学及从范崔生受学两节血脉不相贯通。且"灿然可观"大类商肆、陈列物品之形容词，于学问文章何与。原作于贵州政绩皆举其至重极要者，故虽禁断虐婢之善政，只以数语括之。改者于州事津津乐道，而忘其与前叙两事，繁简太不相侔。先师以实缺道员，暂署学司，何足为荣。故原作不及，改者横插一段，令文气益形散漫。此类以推，如调查局总办，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地方自治筹办处，会办高等巡警学堂监督等，仍未一一胪列，仍不免挂漏。原作"职责虽在一部，经划常在全局"，系束上起下关键，亦以其事关系至大，故用极郑重笔法。文有"到省即委抚辕总文案"，下文"沈公继任为巡抚，倚重一如庞公时"，尔日情事，可谓明白详尽矣。改者忽偶句之中梗入"固为庞公倚重之力"一句，文理不通，万难索解。原作于"服官江西"至"现充议员"一段，尤为不佞极经意之笔。盖先师在赣活动，本以国民党而出现，然今日地位不便立言，故纯从实际着笔。知文者一见之，便知其无字句处，尚有许多未有之隐。南派不得而诋諆，北派亦罔敢非议。在赣政绩亦只就旁面烘染，写商民如何爱戴，地方如何欢迎，使不遭事变，当然大为桑梓造福。改者夹入一段实事，令览者觉亦不过尔尔。此等处相贬损先师尊严不少。尤拙者，直叙北军逼城，知事不可为云云。显触某方之忌，而自处亦未能无遗憾。又叙述议员当选时，以七年之拒不到院为贤，则八年之到院否耶。原作于先师嘉言懿行不合本文统系者，汇叙在逝世之后，此古文一定义例。改者移之于请假南归之前，紊乱错杂，毫无章法。又古人临文，尊而不亲者，大率称其官。于其尊亲，虽父兄师长称先生已足。年丈、姻丈，只通俗函札用之耳。

凡此哓哓，匪直拙文优劣之关系。素性狂愚，以尽言为快。黄巡按使请恤底稿已觅得，兹送上。依样葫芦即可呈递。只要疏通得法，不在文字也。弟知难而退，不敢再干咎戾损辱嘉命，惶恐无已。培艺再拜。

注

①贺鹏武，字逊飞。江西人。举人。官 湖 南县知事，贺莘生先生犹子也。

再致蔡衡武函　己未

（1919年）

衡武先生无恙：前函甫经付邮，旋接上海来 信，报 石 麒 死矣。伤哉！伤哉！以石麒之警敏，使泽之以学问，匡之以师友，当为国家大有用之人才。乃一挫之后，抑郁穷愁，卒夭天年。谁为为之？谁令致之？言之腐心！弟与石麒，嗜好殊趣， 手 段 异术，论时事有龃龉，而命宫磨蝎，两人一辙，不能不洒一掬同情之泪，想先生亦有一番怅惘也。此间同人公推黄君济周〔舟〕南下，代为照料一切。其老亲遗孤如无他法可设，拟请黄君挈之入都，由同人每月捐款以养以教。明知此非长策，且又捉襟露肘，然苟能支拄一日，且过活一日。无可奈何，尽心而已。石麒往曾函告，先生对于辛亥同人，尚有一种表示，因时机未熟， 暂 难 发表。雅怀高谊，钦仰同深。今石麒已不及待先生之主张而奄然物化。先生处此，亮有正当办法，毋待琐之。专此敬问起居。培艺百拜。

上徐又铮笺　己未

（1919年）

筹边使钧鉴：比月冯系与研究系结合，主张所谓国老会议、仲裁机关，进行甚为迅速。前日叶夏声过访，据言渠有一种意见，可以打消阴谋，解决纠纷。待邀钧座赞成，始行发表。嘱培艺代达。叶之言曰：新旧两国会，虽互相訾訾，互相诋諆，其实各有存在之理由。欲绝对保持新会，或绝对恢复旧会，皆事实上所不许。求彼此交剂其平，共维大局，令阴谋派不得从中搅扰，营私病国，惟有两会合并之一法。平日虽抱此意，但以国法上并无根据，世界各国亦鲜先例可循，私独蕴之于心。近查得一千八百年顷，英伦爱尔兰于独立后，自组政府，自集国会。中间亘十九年之久，嗣因两方当局，觉其妨碍国家统一，由两国会选出代表，遂合为一。今若采此先例，第一步即由两国会同时动议选举同数之代表，会集上海。除两总代表继续有效外，其余分代表当然撤消，推倒现时之和平会议，改为联合会或合并会。不适用国际的办法，而适用国内的办法。一切法律事实问题，均由该会解决，第三者自无所容喙，且代表经国会选出，尤见国家尊重立法机关之意。倘钧座以为不谬，则题前文章，即由渠本此意趣草拟一稿，先请安福①同人签名赞成。再携之赴南请民党议员签名。俟连署达到二三百人，主张有力时，即可通电发表云云。谨此密闻，伏乞钧裁。培艺备陈。

注

①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奉段祺瑞为首领。

复自治学社同人函　己未

（1919年）

敬复者：展诵公函，祇承一是。石麒溘逝，诚同人之不幸。然吾辈自亡命以来，一无地盘，二无党费。石麒虽拥首领之名，久已形同散沙。所赖以对抗敌人者，恃有各人良心上之责任。一成可以兴夏，三户可以亡秦。只要吾同志中有一人后死者，诸贼尚未得高枕而卧也。弟复仇决心与诸公同，义务所不敢辞，领袖则不敢居。盖吾辈自力不能复仇，势必藉人之力，而将来南北两方，究竟能得何人之助力，此时亦不能预言。弟身在北方，关于南方各事诸多隔膜，遥度臆揣，未必有当。而诸公在南者规画北事，其困难正复相同。鄙意且虚此席，以待有功。我同志个人奋斗之结果，谁能推倒党仇者，吾辈即因而奉戴之。亦光明亦公道。诸公以为然否？惟双方进行，彼此须互相知照。京沪两处，宜各有一通信机关，然后一切可以接头。弟现商请少权① 担任京事，至上海应由何处接洽，希酌定示复，此颂公绥。培艺百拜。

注

①即韦可经，字少权，号见凡。贵州自治学社成员，详见本书《褒勋表册底稿》。

复方竹经、简孟平函*　　庚申

（1920年）

竹经孟平仁兄左右：奉手教并张太夫人函，骇怪万状。以济周之老成谨慎，而忽有此失，吾辈对于张府老幼何以为情。弟最近两月，常在病中，闻此乃不期加剧。今大错已铸，济周虽立券承认，然三月内何从得此巨款，恐亦徒托空言。鄙意善后之策，不为责成济周将张府老幼，迎致北来，与之同居，每月由弟及彩澄、铸成、少权、伯坚拚添二十元，为生活必要之需。不足若干，归济周弥补。济周假面不致揭破，尚可插足社会，勉力谋事，以为清偿地步，此无可奈何之办法。两兄如以为然，即乞婉商张太夫人与济周谈判。至赴川之说，现闻子鸣昆季完全失败，子裕被刘湘扣留，子鸣出亡在外，恐不可恃。所斟酌者赴鄂、赴京两途而已。旅京同人于石麒故后，本有集款恤助之议。但以各人所处俱非宽绰，因公议俟张府来京，按月分认确尚未交济周。如张府决计赴鄂，当勉筹汇济。但目前搜括，充其量亦不过百元左右。彼此皆在窘乡，实不得已也。专复。即颂时益。培艺百拜。

---

* 张百麟去世。作者与黄济舟等百麟生前好友，商议如何妥善安置张家老幼事。事情为黄所败，才有张太夫人致函作者事。文中子鸣即廖谦；方策，字竹经，安顺人；简书，字孟平，大定人。皆是作者旧时民党患难同志。

致王电轮函[①] 庚申

（1920年）

电轮仁兄麾下：去黔以来，荏苒九载。桑梓秦越，伤如之何。麾下柱石勋高，干城望重。孙伯符之气概，独步江东；岳少保之威光，驰声河朔。固已群士向慕，众流争归；愿益弘远模，恢廓大度，甄拔善类，汲引人才。天下纷纷，正豪杰立功之会，钦企曷已。弟自依徐幕，浮沈又近三年。薄植早衰，吊影知止。往岁友人张石麒，在上海物故，遗族流离，濒于饥寒。传闻省议会诸君有提案优恤之说，又闻麾下亦颇赞同。评论此君，功多过寡。弟以为共和政体之下，不能不认石麒有勋劳于国家。谓将宥之十世，赎以百身。况以摧辱生前。允宜表章于殁后，惟此举关系复杂，倘无大力者主持其间，恐省议会诸君之善意，亦终于扞格而不行。九鼎一言，是所望于麾下。弟对故乡事久守缄嘿，今兹靦颜一为申请。麾下破方隅之见，存至公之明。将本正义以为主张，宁因鄙言而有轩轾。弟所弗能自已者，聊以自明不忍死友之谊而已。军书有暇，幸赐教言。复示交北京顺成〔承〕王府西北筹边使行署即可收到。专颂戎绥。周培艺再拜。

注

①即王文华，字电轮。

复韦少权函　庚申

（1920年）

少权仁兄如握：惠书领悉。故乡事态，就弟所闻，亦大略相同。盖电轮虽病东下，而牟琳、符诗熔固随军策画，蛛丝马迹大有可寻。惟刘显潜、王华裔不除，祸本犹在，不知彼辈亦见及否。弟个人判断，以为经此次改革，吾党敌人消灭泰半，同志在外者，尽可徐图归里，另谋发展。黄幼甫、黄剑清、张怡琴附和薛尚铭倒王扶刘，未免认识不清，颠倒错谬。弟曾语在京同人，电轮之政见不必与吾侪昕合，但能诛锄刘氏，吾侪即乐引为友。铸成、彩澄均甚谓然也。石麒遗族如有回黔机会，自以速回为是。沪上岂可久居，他日结果，将有不忍言者。及此时回去，诸友尚可由各方设法催促抚恤。望兄与竹经细商之。弟流亡十年，各种况味领略殆遍，现拟筹足旅费，挈诸儿径回毕节，长依先人丘垄，埋首荒山，不复与闻人间理乱矣。惟任贼尚握政柄，即牟、符亦向无好感。不得不与王氏谋意志之疏通，他日旋里，方住得安稳。有致电轮函一件，乞兄阅后探明住址，代为投交。一切暂守秘密，至祷。培艺白。

致王电轮函　庚申

（1920年）

电轮仁兄执事：夏间辱还答，具承一一。尊函已出示又铮，

並述麾下秉性刚毅，办事果决。频年力排众议，独任巨艰，劳苦功高，支拄半壁。又铮亦深致钧慕，嘱弟先通殷勤。未及驰书，而此间风云陡变，弟以职务上关系，亦颇怀懔懔，蛰居燕市，闭门不出。侧闻川中局势，立有变化。执事养疴东下，贵部悉众返里，雷轰电扫，雾散烟消。尸奸佞于市朝，出人民于水火。下风逖听，距跃三百。顾今日之贵州，事态至为严重，对外则亲仁善邻，自处有道；对内则开诚布公，与民更始。措注之间，安危所系，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卢代司令之为人，弟不深知。但论其才望，在此紧要关头，恐难胜任愉快。弟个人意见，切盼麾下早日言旋，坐镇贵山，维持大局，岂直地方之幸，国家前途实利赖之。若引婚媾之小嫌，昧梓桑之大义，是匹夫硁硁之所为。非所望于执事也。又闻刘显治在都，连日大出金钱，收买无聊人，函电交驰，企图乃兄之复位。彼亦明知事实上希望甚微，不过制造舆论，以为异日卷土重来之计。似宜谋所以应付之。石麒恤款，仰荷鼎诺，同深铭感。惟渠遗族数口，饥寒流离，执事近在申江想亦有所闻见。尚乞便中函催决定汇寄，毋任企祷。培艺顿首。

致唐继尧世[①]电　庚申

（1920年）

云南唐总裁勋鉴：弃职贵州督军刘显世，贪虐昏暴，民怨沸腾。此次畏罪逃飏，黔人不为已甚，方冀彼悔过自新，力图晚节。盍阅报见显世在滇通电就总裁职，不胜骇异。查总裁一席，或凭资望，或藉地盘。显世资望乌能与节下及孙、伍、唐诸公比。当日假地盘而取得总裁者，今日地盘失，而总裁亦与之俱失。乃显世被逐之余，觍颜无耻，尸居非分。传闻显世抵滇，其

兄显潜犹率队拥护，王华裔亦自湘边来会师。是显世借滇为根据，蓄谋扰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贵州系节下旧治，又同属护法区域，亮节下必不肯扶植一二私人势力，而令千万部民重罹水火。应请开谕显世，闭门思咎以谢桑梓；勒令刘显潜、王华裔遣散所部，缴存枪械，由黔总部派员领运。庶两省承敦睦谊，不致发生误会。否则显世但图利己，罔顾大局，种种轨外行动，节下安能代负无限之责任耶？伏经迅采适当之处置，不任企幸之至。周培艺、漆运钧、乐嘉藻同叩。世。

注

①即31日。

致双止澄、符矩存函 庚申

（1920年）

止澄矩存仁兄左右：申江小聚，雅意殷渥。流离之余，生意盎然。北归后，以火车颠顿，精神罢恭，休息数日。出外探询，始知所谓贵州民治会已为刘显治破坏。破坏口实，即以发起人李洛耆、万勉之、吴价人致贵州当道，自称旅京代表。显治嗾在京学生环起质问，遂推翻之。但显治初意，欲逐去李等，而易以私人，收为御用机关。李等觉悟，当场宣告解散，结果可谓两败。对刘之策，弟审度时势，觉清算帐目犹可稍稽，防遏乱萌实难再缓。已拟商得漆铸成、乐彩澄同意，即日译发。原拟通电内外，痛痛快快做一番。但苦电费不赀，除云南外，油印函寄抄稿奉览之。彼方进行，由唐瑞桐接洽政府，请以实力援助刘氏收回地

盘。靳云鹏已为所动，嗣见显世就总裁职，云鹏怒绝瑞桐，不与通闻。瑞桐面叱显治骂为卖友。显治以无辞以对也。显治又央蹇念益出面布置。念益呵之曰："汝家富贵极矣，尚不知足耶！"惟周沆告奋勇向蔡衡武提款，不知能得手否。又有杨伯钊亦在此活动，弟如晤见，当劝令回黔办事以安其心。或商电轮给一名义，彼所望并不奢耳。培艺曰。

卷五跋

在第五卷都九十七首。七、八、九三年，余实始终徐又铮军事。又铮负才略，且置身北洋系统中，譬犹众山曼衍，一峰竿峙。共享大名以此，而致败亦由之。袁世凯之练兵小站也，外表虽悉力刷新，顾部队细胞，曾无以异于昔之绿营练勇，椎埋屠狗、乞丐厮养，极藏垢纳污之巨观。尔后推广范围，积累资格，此辈遂俨然领封圻、拥节钺。（曹锟，贫郎也。张勋，童奴也。王占元，起马夫。王恒庆，本苍头。孟恩远，充大茶壶。靳云鹏，售糖葫芦。张怀芝，叫化班首。赵倜，乳媪爱儿。此皆北洋嫡系之铮铮者。至张作霖，马贼之雄。陆荣廷，劫盗之魁。一人登庸，又各援引其旧日之侪类。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辈得志，吾民安有噍哉。）其任兼内外，如当世所称北洋三杰者：王士珍驯谨，段祺瑞刚介，而政治俱非所长；冯国璋贪谲小人，尤龌龊不足道。余初入幕府，拟稿颇矜慎。又铮笑曰："君误矣。曾、胡、左、李一时往复，皆天下豪俊，故论事辨理剖析毫芒。今与此辈语。令解意可耳。"然诸将地位日崇，恒虞人之渺己。审又铮高亢，已不相亲附。又见又铮措注规模宏远，新立功外蒙，撤销自治。孥二万里戎索还隶职方。他日秉钧当国，自顾皆在淘汰之列。欲及其羽毛未丰一举而糜碎之。萧墙首祸者靳云鹏，而傅良佐，吴光新和之。惟段持正义，坚不许。云鹏业发难端，益内结徐世昌，外联曹锟、李纯、张作霖，倡开保定会议，促成皖直战争。又铮任东路，摧破曹瑛四混成团，逐北至杨村，距天津止二十里。而西路败绩，刘询、曲同丰全师溃退。段乃罢遣定国军，引责下野。又铮亦作亡命，求庇于使馆区域矣。方又铮盛时，南中民党拟为唯一劲敌。孙中山先生致介美利坚人以自通，手

书推奖，愿与提携共济。嗟夫！以又铮之雄才大略，使临之以伟度，出之于诚心，于以涵盖一切，澄清宇内无难也。始余自托又铮，特欲假其力讨伐刘显世。周旋日久，所与规划，皆国家大计，而局部转非所汲汲。僚友十余辈，重要文件，大抵推余主稿。余以远嫌，故文成辄爆其草。今之所录十得四五而已。

复双止澄、符矩存函　（辛酉）

（1921年）

止澄矩存仁兄左右：元旦惠书，昨始奉到，谅因春节休假，故迟迟也。拟电已于除夕前一日发出，所示各节，容续函言。惟此间喧传云南局势变化，唐继尧挈刘显世出走香港。如其证实，应付方针当然又待斟酌。迩日薛尚铭代表穆邦荣，袁祖铭代表詹灵枢遍谒同乡，有所活动。彼等同张倒王扶刘之旗帜，然各有主，殊龃龉不相下。承其不弃，皆来招致。弟告以今日可假借之名义甚多，何必为劣团张目。则皆曰将以求吾所大欲也。然薛尚有乌合作凭藉；袁并此而无之。据云本军下级干部多倾向于彼，信否？弟比为痔痛所困，俟病愈即南来。一切容面罄。培艺白。

为驻外代表致贵州当局[①]智[②]电　辛酉

（1921年）

贵阳卢总司令、任省长鉴：新密。敬之、纪常、贡三、经

甫[3]诸兄同此。铣电计达。电轮求仁而得仁，赍志长往。后死有责，来日大难。昔桓王暴殂，张昭以为非孝廉哭泣时。是用忍痛挥泪，为诸公一言。电轮自莅沪以来，无日不以大局为念，仆仆舟车，不遑宁处。粤、湘、浙、闽诸当局鉴其诚，与语未尝不深，缓急之际，可持非一。比闻遭罹惨祸，群公莫不感动，驰电吊唁发言恳挚。重心人物，视线咸集于伯群。大势所趋，不虞迁变。惟根本之地，全仗诸公努力。敌人狙击电轮，特其计画之初步，乘我危疑震撼之交，必且广结外援，多纵伏莽，腾播谣诼，惑乱人心。当此之时，非坚忍卓绝，力持镇静，开诚布公，一心一德，恐不克度此难关。寿慈久叶物情，志清明于现势，尤盼事事公开，使人人无不尽之意。三五月内，维持现状，期年之后，可谋进取矣。伯群痛绝脊节，决心奋斗，一息尚存，誓不松懈。时事纷纭，应之者不可无一定之步骤。诸公高明，料应算无遗策。管见所及，伫候教言。邓汉祥、双清、符矩存同叩。智。

注

①指时黔军总司令卢焘及代省长任可澄。

②即20日。

③分指何应钦、谷正伦、牟贡三、符经甫等人。牟贡三即牟琳；符经甫是符诗熔之字。两人均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是黔军智囊中的“两参议”，时称“牟符二秀才”。

为王伯群致赵炎午俭[1]电　辛酉

（1921年）

长沙赵总司令鉴：密。舍弟[2]不幸遇害，辱承垂唁，感荷良深。国事蜩螗，纠纷未已。北廷饰诈售欺，比亦情现势绌。伪统

一之局不成，复辟之说即继之而起。亡弟前诣浙督卢公③，承其开诚相示，岁寒要盟，大义凛然。期与同志各省整齐步伐，排除障碍，求真正的和平统一。前此两次通电特其计画之初步。近将有第三次通电，请各省选派代表集合适当地点，讨论应付时局方策。我公共和柱石，志在澄清。对于卢公此意，计必首先赞同。集合地点无如上海最宜。卢公引嫌，何妨由公发之。收拾时局，刷新政治，在此举也。敝军参谋长朱一民，由湘旋黔，嘱其趋谒求教。乞赐接洽，为祷。弟王伯群叩。俭。

注

①即28日。

②指王文华被害事。

③指卢永祥。

为王伯群正告刘显世书 辛酉

（1921年）

如周舅氏①尊前：政变以还，音问乖隔。昆明颐养，山水怡情，遥祝南天，永膺多祜。希舅不禄，电弟云亡，抗志千秋，亲戚不能相保，降割二姓，是非付诸后人。追维终始，触绪呜咽。谅舅氏亦同此悲哽也。舅氏柄用贵州七八年矣。属国家多故，中央失权，军民之重，萃于两肩。向使登进通材容纳异已，内修庶政，外饬戎行，进可以左右群雄，主持公谊，退可以扶掖民治，矜式国人，岂不身泰名荣，祚垂久远。铁岩阴鸷险狠，多行不义；季刚猥鄙嗜利，自便其私；郭子华谗谄面谀，以容悦为得升；王小山市井无赖，以希旨为顺从。之数人者，皆社会所侧

目，舆论所切齿。而舅氏委任专一，倾信不疑，驯致卖官鬻狱，贿赂公行，财政收入，尽饱囊橐。民怨沸腾，军心解体。祸机之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电弟于舅氏，亲则卑幼，分则部属。辛亥之役，单骑入省，躬冒不测之险，用开霸业之基。护国护法，率将偏师，转斗千里，俾贵州声光扬于河朔，舅氏地位措之磐石。中间经过情形，外人咸不及知，舅氏试平心静气，一溯曩昔。令如铁岩辈主张，贵州已早供牺牲，舅氏亦将毋蹉跌。电弟之效忠舅氏，可谓笃矣。其于内部改革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之不足，至垂涕泣而道之。向使早谅其苦衷，事变何至有今日。甥对贵州，关系浅薄，所以为舅氏谋者，不逮电弟百一。而电弟所得于舅氏者，功高不赏，猜防日积，扩充游击军，填塞四境，必迫令电弟前葬强敌，后绝归路。至于逃死海上，犹不能丐其一日之命。推刃饮血，虽由凶徒；发踪指示，人言啧啧。每一念至，心肝崩摧。千差万错，都为政治生涯。向使当日还军兴义，不求进取，舅氏固无赫赫之名，电弟亦免舆尸之惨。啜其泣矣！嗟何及矣！今电弟殁已兼旬，黔中军民慷慨激昂，团结一致。而四方警耗纷传，佥谓舅氏乞师邻省，卷土重来。条件之酷，至降贵州作附庸，以己身甘北面。此外，袁祖铭活跃鄂中，王华裔依赖桂援，薛尚铭窥伺北鄙，一皆以扶刘氏为职志。虽糜烂桑梓，破坏大局，其势有所不惜。夫以乌合之兵，当节制之卒；驱散漫之众，御义愤之师。两军相见曲直既判若黑白，胜负又宁待蓍龟。所可叹者，舅氏以垂白之年，撄骨肉之痛。此次从容逊位，天下但服其高，而未闻其过。今迷惑不悟，拚作孤注。就令幸而有济，威信已失，立脚点已毁，将何面目以临军民？此甥之大愚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诚能光明磊落，表示态度，散遣所部，洁身远引。使黔之当局果无以逾舅氏，他日军民必有复思舅氏之日，合词环恳归主大政。安危荣辱，相去奚啻霄壤。甥自遭电弟之变，杜门思咎，不问世事。窃恐舅氏以一

朝之小忿，陷故乡于万劫。心所谓危而不敢不告。惟舅氏熟思而审择所处。幸甚。

注

①如周，即刘显世，乃王伯群、王文华之舅父。

为驻外代表致贵州当局江[1]电　辛酉

（1921年）

贵阳卢总司令鉴：新密。敬之、纪常、贡三、经甫诸兄同此。东电悉。袁氏图祸桑梓，诸公布置周密，极慰远怀。抚黔之道，不外两途：湘省新与我盟，谅可高枕。北路虽属可虞，此间亦有相当联络。卢锡卿、石青阳联翩入川，对于汤子模，据称确有把握。杨沧伯亦以全力担保，并拟商请中山直接电汤加以训饬。想无意外。王占元允袁借兵后，又代电熊克武假道。熊以严词拒绝。王明知其不可能，而故为是者，卖情于袁，兼塞责于靳耳。宣布刘氏罪状，及取消总裁电，切盼从速拍发，且令各法团多方催促，务达目的。否则彼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处处为我障碍。目前应付办法，拟由止澄赴粤，暂取对峙之形，待彼末日之至。浙卢通电，论者疑前稿太空，拟加联省自治一层，子嘉恐被人利用，或影响自身地位，故尚在考虑中。但亦不过稍迟数日也。汉祥、清口、矩存叩。江。

注

①即3日。

为王伯群致云南军政界民党同志函 辛酉

（1921年）

某某仁兄台右：风云剧变，经纬万端。砥柱中流，允惟执事。珂乡此次改革，诸公顺民之欲，采断然之处置，弘毅任重，佩仰无似。共和十年，国家政权不为官僚所把持，即受阴谋派之操纵。有世界之眼光，明潮流之趋势，赤心以蕲国利民福者，孙先生一人而已。而又辗转漂泊，无尺寸之地盘，以实现其主张。诸公努力奋斗，廓清滇南一片土，使孙先生得发摅夙抱，以立民极，孙先生之成功，实诸公左右之也。弟信仰孙先生，不后群贤。黔中将领亦复沆瀣一气，是滇黔两省匪直地理历史关系密切，即主义之结合，当然亦不可分离。所望开诚提挈，步调一致，对于时局变化，庶可相机应付。台见所及，幸随时赐教。未尽之言，统由胡君小鹍面详。附陈密电码一册，以备通信之需，乞察入。专颂时绥。弟伯群顿首。

为旅沪贵州同乡会致顾小斋函 辛酉

（1921年）

小公总司令麾下：共和再造，柱石勋高。义闻仁声，流播海

内。顾承特任，总制三迤。造福珂乡，庇及四邻。幸甚。滇黔两省，地理历史无一不有密切关系。故护国护法，进取则协调动作；同声同气，改革则先后进行。建设万端，利害一致。前黔督刘显世柄政七年远君子亲小人幸门大开，纪纲扫地，尤以财政上之黑幕为不可究诘。狼狈走出，犹挟巨款，惩覆车而不戒，冀死灰之复燃。作客昆明，擅拥甲兵，志在仇黔，大可概见。而四方假名号召者竞以扶刘为职志，于鄂则袁祖铭，于桂则王华裔，于川则薛尚铭。认贼作父，引鬼入室，将使黔省已成之局，复归于破坏；小休之民，重罹于水火。此有识所痛心，愚智所切齿也。黔省果由是而纠纷，滇省亦将蒙其影响。伏维麾下顾念民意，采断然之处置，勒令显世刻日离滇，散遣刘部，悉缴枪械。开罪者一族，保全省万家。黔人沐公之厚施，敢不量力以图报。昔重耳返国，卒致城濮之师；侯景奔梁终构台城之祸。狼子野心，又公之所明知也。即微黔人之请求，亦应早予以驱逐。养虎卧榻，良非得计。时因风便，聊布腹心。冒渎尊威，惶恐无已。专颂戎绥。

为贵州当局致广西当局说帖　　辛酉

（1921年）

查王华裔，以前清营混子，包揽讼词，武断乡曲，素为舆论所不齿。刘显世窃政，狎昵群小，奸回杂进。华裔工谀善媚，有逢恶助虐之才，大为刘所器赏。超拜东路宣慰使、游击军司令，纵容部曲，陵侮官吏，鱼肉乡民，黔人号曰饿鹰。护国之役，王前总司令转战湘西，占领洪江，俾华裔助守，华裔纳北军贿赂，弃要寨资敌，几陷王总司令于绝地。护法之役，黔出师援湘，华裔再至洪江，按兵不进，而擅增税厘，私贩烟土，凡可以搜括奎

断者，靡不为。约计数年来，饱其私囊者，不下二三百万元。华裔故无学识，因缘时会，谬玷专阃，忘其丑劣，自命为刘之相续人。嫉王总司令声威出其上，屡遣人行刺，又妄发印刷物，捏诬陆军罪状。民怨沸腾，致有去年十一月之改革。各界以华裔为祸首，佥欲食肉寝皮，闻其窜匿桂边，蛊惑游说，尚思乘隙一逞，流毒桑梓，搢绅耆老悚息震恐。比来举发华裔罪恶之文电案牍盈尺。环恳设法诛锄，务绝乱源，谨本军民公意，酌拟办法如左：

一、请桂省派员，将王华裔押解回黔，归案惩办。散遣所部，枪枝点明保存，代垫费用若干，黔省派员解还并领回枪枝；

一、请桂省将王华裔驱逐出境，所部军队由黔省派员带回。听候改编；

一、请桂省勒令王华裔，带领所部刻日出境，一面知照黔省，听其自由应付，无论胜负谁执属，桂省但执中立态度；

一、万一桂省认王华裔军队已改编为桂军，应请将该项军队调离黔边，以后该军行动由桂省当局完全负责。

右列办法四种，即乞酌采施行，至纫公谊，黔军总司令卢焘。

为旅粤贵州同乡会通电 辛酉

（1921年）

各督军省长总司令、各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均鉴：联省自治，为救时之良谟；住民自决，本先进之成例。吾黔人困于刘氏虐政淫威，积七八年，忍无可忍，始有去年十一月之改革。方冀剪此大熟，汔可小休。顺应潮流，与湘川滇粤诸省提携一致。讵闻近有刘氏鹰犬袁祖铭，降附北廷，得靳云鹏助款二十万并给予亲笔函件介绍于湖北，由王占元拨兵四营听袁指挥。袁复派员四

出勾结土匪，蓄志扰黔。溯护国护法两役，黔人以莫大之牺牲，博正谊之荣誉。袁当日身在行间，素称健者，何图反颜事敌，人格扫地，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我黔人以千万住民之决心，拥五混成旅之精卒，平国家之难虽不足；若仗大义以付叛徒，顺舆情而诛败类，自问尚有余力。况川、湘当局，夙主和平，保境安民，迭次宣言，岂肯令素无纪律之北兵，无故阑入，贻害地方。阴谋无成，适以自播其恶而已矣。所可叹者，外蒙不守，烽火达于京畿。靳氏躬秉国钧，王氏亦号干城，坐视蹙地丧师，犹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乃对外则一筹莫展，对内则予智自雄。若辈醉心武力统一，试清夜自思，其所挟之武力，比较袁、段如何？所不能得志者，靳、王顾欲蹈其覆辙乎？同人关心桑梓，尤爱护国家，诚不忍力乏于内竞，财竭于两消。用是挥泪陈言，伏乞主持公道，加以警惕，倘能觉寤前非，中止进行。君子改过，日月为昭，不远之复，跂予望之。旅粤贵州同乡会叩。删①。

注：

①即15日。

为邓鸣阶致贵州当局庚①电　辛酉

（1921年）

贵阳卢总司令鉴：新密。敬之、纪常、贡三、经甫诸兄均此。冬② 电悉。鄂事昨已详达。石、卢两处，容随时做工夫。吴团战况如何？盼续示。顷得伯群快函，广州方面，对黔空气不佳。嘱以数事，转商诸兄切实进行。一电贺总统，中山微③ 日就职，兢存未持异议，甫澄用密电贺，小斋用明电贺，刘显世与顾

④联名，故助刘者益振振有词。寿公⑤贺电万不可再缓，各界亦宜共拍一电。既敷衍中山，且以灭杀敌人气焰。如虑炎午有后言，可以为难情形密告之。一注意舆论，近日各报金载贵州向湖北请兵，又称寿公派有代表常川驻鄂。此次王占元赴京会议，公然携同贵州代表列席。在深知内容者，审其捕风捉影，毫无价值；而世俗以耳代目，焉能执途人而语之。似宜随时通电，力辟种种不根之谈，并将刘、袁阴谋，祸黔罪状，陆续宣布。舆论逐渐造成，真相自然明了。一调和内部，刘党散布流言，谓志清如何倾向北廷，寿公如何偏听志清。又谓安顺、兴义两派如何竞争⑥。纪常、敬之如何决裂。小人造谣，极挑拨之能事。然吾辈因此更可得一番教训。本互让之精神，思共济于艰难。跬步失检，便为见仇者所快。时时留心，自然不至发生误会各等语。特以奉达，至希查照。汉祥叩。庚。

注

①即8日。

②即2日。

③即5日。

④指顾品珍（字小斋）。

⑤指卢焘，字寿慈。

⑥何应钦（字敬之）乃兴义人；谷正伦（字纪常）为安顺人，故有此说。

复王伯群函 辛酉

（1921年）

伯群尊兄左右：昨奉手函，具纫雅意。弟自失败以还，狼狈流离，百无生趣。辱君家昆弟推诚延揽，归骨故乡，怦然心动。

电轮暴殂，又增一番激刺，生平偏重感情，至此亦无徘徊之余地。先行回黔之说，兄以为有益者，弟亦可从命。惟有一事相要，即大旆订期回黔是也。贵州局面弟始终认定非兄回去无办法。倘兄无即归之决心，弟殊不欲贸然前往。复颂时绥。培艺顿首。

为邓鸣阶致何敬之谷纪常铣电 辛酉

（1921年）

贵阳何参谋长、谷旅长鉴：首密。电公暴殂，倏忽两月矣。敌人奸谋初遂，酌酒相庆，佥谓目标既倒，可以为所欲为。两兄决心奋斗，努力撑持。在此最短期间，四围空气已完全变换。环境前途，逐处乐观。和衷之效，彰彰甚明。敌人计画失败，转从挑拨着手。流言四布，鬼蜮百端。川湘浙粤诸代表，比亦似有先入之言，争以内部意见来相询问。弟力辟其谬，请勿为所惑。退而自惟，空穴来风，朽木生蠹，两兄虽坦怀相与，而左右部属，保无有各为其主之私。言动稍一失检，便为造谣资料。此兴义、安顺两派倾轧之说所以腾播于世间也者。昔钟、邓入蜀，功成而身戮；廉、蔺在赵互让而国强。往事之法戒，又两兄所明知也。两兄甫在壮岁，已树奇勋。属国家多故，寇盗纵横，拨乱反正之烈，非两兄其谁任。区区贵州地盘，不过如关中河内，聊资凭藉而已。宁能郁郁居此，作蛮夷大长哉？审将来之希望无穷，则目前之得失盖有不足计较者矣。过渡人物，以弟遥度，无如伯群适宜。伯群外为南北引重，内为将卒倾心，一旦登台，于补充军实，接济饷项，皆有确切办法。两兄共戴一尊，群豕自息。基址巩固，坐待时势之迁移。异日或一居一行，或各个向外发展弘名

盛业，孰能限其所至。弟与两兄骨肉至交，精神一贯，用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刍荛之献，尚乞采纳。伯群体弱多病，电公殁后，本极灰心，各方以大义相督责，又自觉置身事外，殊无以对其死弟，故尚揾泪奔弛，勉为其难。内部果发生纠纷，彼骤感不快，必且拂衣高蹈，不问世事矣。观察所得，并以密告。弟汉祥。铣。

为邓鸣阶致王伯群有①电 辛酉

（1921年）

广州长堤中法医院，王伯群先生鉴：新密。袁遁刘窜，四凶去二。比邻各省，有亲善而无隔阂。两月来一切进行，十得八九。内部不生问题，静待向外发展，岂非踌躇满志！然天下事决无如此之易易，一波三折，已成惯例。一民则中途挡驾，经甫则决计东来，纪常则阴怀退志。枝节横生，大有知交解体之势。惟病象虽复多端，病源只由一点。但得大旆急归，人望有属。涣散者可以重聚，觊觎者不敢生心。对于敬之，感之以至诚，范之以正轨，裁抑奖劝，刚柔互用。不过旬日，气象便自改观。倘兄归志未决，现时包围敬之之某某，皆平日拥袁最力之人。敬之受惑已深，或恐为所卖而不自觉。敌人雅步登台，我辈根本倾覆。此尤弟所鳃鳃过计者尔。嘱商一民调浙事，弟意尚须考虑。他人之引重我，谓吾力雄厚也。今内部虽有龃龉，奈何自暴其弱点，示人以破绽。又弟主张在兄即归，兄归则一民位置自定。据最近消息，长江方面不日将有变化。内安外攘，帷幄之中，何可无此熟手。俟兄回沪，从长计议何如？汉祥。有。

注

①即25日。

为邓鸣阶致窦以庄①东电 辛酉

（1921年）

铜仁窦旅长鉴：密。共和建国十年于兹，南北纠纷，无澈底之解决。乱极思治，必有非常之人物起应时势之要求。前谓电公其殆，庶几不意仓卒遇害。然打击虽巨，希望未绝。聊述下怀，愿闻明教。夫政治之上轨道不外两途：一则人人服从法律，凡事有明确之范围；一则武力削平僭伪，挟雷厉风行之手腕。以施之今，二者皆不可能。退而思其次，惟有凭藉地盘，树立基础，延揽人才，修明政事，补充军实，激励士气，步步为营，头头是道。得寸则我之寸也，得尺则我之尺也。以目前论，凭藉厚于我，声势大于我者，指不胜屈。而我之优点，亦有数端：一曰地理僻远，为举国所不争；二曰军队用命，为全国所无有；三曰我处又坚忍勤劳，谨慎寅畏，人处处骄奢谣佚，横暴贪婪。天予不取，吾辈毋乃妄自菲薄。诚欲任重而致远，则请通筹内外，量力负责。今内之五旅，皆百战精卒。同事诸公，久共甘苦。宜保持各方之均衡，而不可有所偏重。今日某派某系之说，已嚣然流播，彩色稍浓，心理顿异。部落思想，换言之即自杀政策。凡有主张，宜一以正义裁之。始虽不免于龃龉，终当共谅其诚恳。军事不生问题，其他财政、交通、教育、实业但拟定一计画，引用社会上比较有声望之人，委任而课其成功。不出五年，规模可以略具。是在兄与敬、纪两兄，好自为之。而已外之各省，移步换形

变迁，大约无可持之友，亦无绝对之敌。除却西南同志外，南部之卢，北部之吴，现与我往返密切。我挟上述优点，加眼光手腕皆不后人，必可取得有利之地位。羽毛未丰，择交为上。实力既溢，先之以吸收，继之以支配。诸兄指示方略，弟尚可竭蹶自效。熟思大计，蔑以易此。电公虽亡，英爽实式凭之，卓见以为何如？弟汉祥。东。

注：

①即窦居仁。

为王伯群致贵州当局庚电　辛酉

（1921年）

贵阳卢总司令、任省长、何参谋长、并转各旅长鉴：新密。共和十稔，变故迭乘。护国护法，吾黔以莫大之牺牲，求澈底之解决。至于今日，前途尚复辽远。然荀卿有言："功在不舍。"吾辈今日进寸则生，退尺则死；决心奋斗则存，画地自限则亡。诸兄弘毅任重，必有久大之规模。用将各方近况，暨鄙怀所望于诸兄者，一详陈之。吴佩孚始联成慎，欲驱赵倜而夺河南之地盘。赵求解于张胡胡，星夜入关，责让曹锟之不义。吴受制于曹，转锋攻张胡，囊括三特区，又攫得蒙疆经略使之崇衔。乃分陕以畀曹，陈树藩遂罹其殃。然陈督陕数年，有众五旅，其势可以一战。近已积极准备。直系胜陈，实力当消耗不少；弗胜，威望更扫地无余。此张胡坐斗两虎之计。曹、吴甘堕其术中而不悟，殊不怪也。陆荣廷横挑粤衅，意在骗取北廷大批饷械。且倚闽赣为后援，无如援不可恃，饷械亦不可得，骄兵必败，终于自覆其盗窟。中山

就职未几，已自知新政府之运用，难达其所预期之目的。近有容纳联邦政治之主张，将从放大各省代表权限入手。兹议若遂实现，川湘赣各省，当不合冶于一炉。子嘉怵于所谓三头会议，案图宰割，借款明分，悍然视国家为私产，故有豪②日通电，征求各省意见。当此举国郁怒之时，卢氏首发难端，各省苟非受三头势力之支配，度无不乐于赞成。酝酿复酝酿，或能就此中生出作用，收拾残破之局面，则吾辈向外发展之机会至矣。弟希望军政方面，通盘筹画，未雨绸缪：某为居者，某为行者，某旅应整顿，某旅应补充。集思广益，折衷至善，调发令下。但求能争一先着，将来摧枯拉朽，不难获美满之结果。民政方面，志翁以斲轮老手，谅有成竹在胸。但改革数月，人民望治之心理，不可无以餍之。应请宣布方针，督饬施行。此又无论外间形势变化若何，而根本计画不可不早日确定也。昔嬴秦元魏比肩列国，徒以居地僻远，稍占形势，士卒勇敢，乐于战斗，遂能取乱侮亡，兼并坐大。黔在今日恰有此两优点。时势造英雄，吾侪未可妄自菲薄也。卓见如何？请速赐教。伯群。庚。

卷六（上）跋

在第六卷（上）都四十六首，策划黔事占篇幅十八九。先是皖系败后，徐又铮遣人致意，嘱勿离京，别就生活所需当源源接济。未几又铮脱险莅沪，王电轮亦至自重庆，皆招致一谭。又铮以天津大公报极待整顿，欲余负责编辑，余以曹氏虐焰方炽，津埠在压迫下，言论特难自由，不若就上海经营便。又铮亦同意上海，但主买收旧报。电轮则开诚款接，希望余及旅外同志回黔合作。余以告又铮。又铮曰："回黔后位置若何？"余曰：据电轮表示，暂任总部秘书长兼政务厅长；将来彼如向外发展，民政替人当以相付。又铮曰："然则行耳。君以一人助我曷若以一省相助。"余曰："国家多难，政权不在军阀则在官僚。民党识度超越此辈远甚。异时东山再起，求友国中，殆非民党莫属。以后工作请依此旨。"议既定，余仍北返小

作结束。翌年南下，而电轮遽遭狙击。余念积年党仇假手斯人，得以报复，兼彼主张正义，为吾党鸣其不平；今兹遇害，真相虽尚未明，但接近吾党必有力之因素，此断断不可疑者。余既前诺合作，谊不负死友。于是不嫌攘臂，代为运筹。回黔之行，亦遂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矣。

致王伯群歌①电　辛酉

（1921）

上海卡德路八十四号，王伯群先生鉴：树密。连日与以庄谈话，所闻如次：（一）民政负责无人，大家均感痛苦。即使志清无野心，长此麻木不仁，地方终是不了。（二）志清对新议会确有种种布置，现方积极进行中。（三）纪常对志清亦认有更动之必要。（四）民政继任，纪常主伯兄最力，且谓伯兄宜兼绾军符，当事伯如事电②，态度极诚恳。（五）伯兄任期久暂，目前毋庸预定，但必须一度归来，收束整顿，使统系确立，局面展开。届时再择人付托，进为中央之活动。若迁延不归，各方之热望，日久渐趋于冷淡，将呈瓦解之象。（六）纪常与兄处无特约密码，请速编寄，以便遇事商量。弟舟行三月，积受风湿，手足微觉拘挛，容休息旬日，即行晋省。培艺叩。歌。

注
①即5日。
②伯，王伯群；电，王电轮。

为卢寿慈致谷纪常元①电　辛酉

（1921）

柳州谷司令鉴：智密。亲译。尤②电计达。焘此次暂领兼

职，系迫于各界之敦促。各界自愿牺牲其成见，以尊重吾兄之主张，吾兄之力伟矣。惟焘对于民政毫无经验，冒跻高位，实负夙心。然焘仅图自全，则各界与吾兄势将两走极端。百务停滞，险象环生。惜羽毛而误大局，又非焘之所敢出。今兹虽贸然登台，然吏治如何刷新，财政如何整理，潮流如何顺应，用人如何选择，日夕彷徨，靡所为计。尚望吾兄精思详说，明以领我。抑焘更有进者，本省改革瞬及一载，人民之幸福未见增进，内部之误会已露端倪。敌人窥伺于其旁，当局沉迷而不悟。默念前途，不胜忧危。意者吾辈于古人所谓“开诚布公”四字，尚未能切实体验。焘与留省诸君，后当时时儆省，亦盼吾兄于此加意。遇有重要问题，尽可事前往复，勿遽通电主张，庶几和衷共济勉为其难。卓见以谓何为？焘。元。

注

①即3日。

②即11日。

为卢寿慈复陈炯明[1]巧[2]电 辛酉

（1921年）

急。南宁陈总司令鉴：国密。奉元电。老成持重，具佩苦心。惟吴佩孚挟方张之势，席卷秦楚，鹰睨江汉。此次以卑劣手段，欺骗炎午，已视三湘为囊中物。甫澄义愤出师，又小有挫折。新军阀之气焰，澎腾万丈，其志岂须臾忘西南哉。古人有言：绵绵不绝，将寻斧柯，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处兹危急存亡之秋，良无从容布置之余地。焘试回溯往事，辛亥之倒满，丙辰之

倒衰，若但较军实计，武力彼我相悬奚啻百倍。而其结果如何？即以最近言，陆、莫、谭、陈盘踞粤桂，互为首尾，抚有十万之众，兼倚北廷之援。执事崛起誓师，曾不数月，土崩瓦解何者？我常扶正义，顺人心，应潮流，故恒保最终之胜利。今吴氏虽强，其兵力未有以优于陆、莫、谭、陈也。而占地过大，内难方兴，不特张胡时思觊觎，而且曹锟先未免忌刻。执事即以独力当之，大旆所指，曷尝不可灭此朝食。况炎午屈服，湘将领未必悉数软化；川军暂退峡中，仍据上流。时会一至，两三师可建瓴下也。协和③威望，久为北人所惮，黔省勉竭绵薄，亦可凑一师以上之兵力。避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合成大举讨贼之胜算。此中关键，决于执事一人。元首④桂林之行，中外睽睽，万目环视。切盼执事力赞元首，使北伐大计应时立定，贯彻民治之主张，肃清军阀之遗孽。执事荣誉，当与共和历史同其不朽。敝部谷旅驻柳州者，尚能保持精锐；胡旅驻百色者，感染瘴疠，间多死亡，现正亟筹补充。惟黔省财政万窘，援桂之役，支用三十万，实以悉索敝赋，罗掘俱穷。若使饷项有着，即当踊跃赴机。再能宽为接济，留省之一、五两旅，亦可集合湘边，静待候命。比年两广虽不免战事，元气究未大伤。能代募内债数百万元，补救良非浅鲜。亦恳公与元首统筹及之，若迁延不决，令敌坐大。吴氏部署周妥，政敌调和，将来踞鄂可以援川，越湘可以窥黔。广西湖南处处毗连，万难安枕。而广东亦岂能独存？泰私忧过计，日夕彷徨。愚戆之言，伏候明教。卢焘。巧。

注

①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曾加入同盟会。后任广东都督。护国运动中组织粤军，自称总司令。1916年袁世凯死后，拥护孙中山，任广东省长。后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内务部长，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反对北伐。1922年叛变，炮击总统府。次年1月，孙中山率讨贼军攻克广州，陈通电下野，后逃往香港蛰居。

②即18日。

③协和即李烈钧。

④元首，指孙中山。

为何敬之致谷纪常皓[1]电　辛酉

（1921年）

柳州。谷司令鉴：智密。奉读鱼[2]电，绕室彷徨，忧心如捣。兄体素弱，又久劳于外，努力战事，遂令壮年苦兹多病。为一身计，自以暂时休养为宜。惟北伐大计，现正协调进行，方面之寄属望老兄；兼闻贵州政敌亦复野心未死，刘氏在滇，袁氏在鄂，观衅伺隙，咄咄逼人。吾辈息肩之期，前途尚尔辽远。弟欲请兄勉为其难，而先自处于逸。非恃骨肉之爱，几于惭汗而不能出一词矣。屈指吾辈同患难共腹心者，不及十人。而电公赍志先亡，寿公虽允当艰，矩一闻同志中有消极之表示，便欲率先引去。似此根本动摇，地方安望起色？为大局计，兄万不能求退。此黔中妇孺皆知其然，无待弟之饶舌。弟切盼老兄慎起居，节饮食，行营琐事责之幕僚，不必遇事扰神思。惟事关全局安危，或本省用人行政，卓见所及，随时发摅伟抱，鞭策改进。如此，则养生与任职，两不相妨。如天之福，国事有解决之日，吾辈当携手下野，共遂初服，莳花种竹以终余年。抑或知其不可，补救无术，弟虽驽骀，亦断不肯久恋栈豆，让老兄独步高洁也。敬掬肝鬲，统维荃察。弟应钦叩。皓。

注

①即19日。

②即6日。

为卢寿慈令本军将领通电　辛酉

（1921年）

柳州谷司令、南宁胡司令、遵义张旅长、铜仁窦旅长、贵阳何旅长、孙团长览：国家养兵，所以保民，竭民力以奉兵，即假兵力以卫民。近顷各县匪党蜂起，或通衢拦劫，或掳人勒赎，以致商贩裹足，税收减色，筑堡迁寨，闾阎不安。甚者戕官破城，白昼横行。青溪告警、习水继陷。似此盗贼披猖，尚复成何事体。查本省陆军，前经划分防区。各本管区域之治安，即应由各该长官负完全责任。兹竟听所属地方发生重案。本总司令远在省城，受人民代表之请求陈诉，已觉惭汗悚惶，无以置答。各该长官闻见咫尺，何竟漠然无动于中耶？兹就匪风较炽各处，重为指定，郑重声明：北路遵义、赤水一带，责成张旅；东路镇、铜、思、石各县，责成十团周西成营；独、荔一带责成一团许开凤营。各限于令到十日内，将本管防区匪股数目、巢穴所在，情况如何，及该长官所定剿抚计划，确查密筹，先以具报。经此次通令后，如再不能积极负责，本总司令惟有执法相绳。勿谓宽典可屡邀也。总司令。养①。

注

①即22日。

为何敬之复谷纪常敬[1]电　辛酉

（1921年）

柳州。谷司令鉴：智密。奉读真[2]电，义正词严，凡我同人，孰不倾心。钦近在省垣，对于省中举措，或事前不能制止，或事后漫无补救，抚衷内疚，均难辞责。后当一切注意，遇有重大事件，随时密电尊处，征求同意。或足下别有闻见，亦望不吝教益，坦怀相诏。吾辈利害久已共同，主张务须一致。但能维持现状，以待大旆凯旋，改弦更张，此钦之至愿也。北伐大计，关系民治前途甚巨，屈指中坚人物李君协和而外，次即及于足下。足下此刻一举手摇足，其影响即及于西南。故钦为本省计，极盼早日归来，共策进行；为大局计，又不能不希冀足下顾念其远者、大者。缓急如何？尚恳斟酌内断，裁夺示复。弟应钦叩。敬。

注

①即24日。

②即11日。

致何敬之函　辛酉

（1921年）

敬之仁兄左右，局势至此，恐非决裂不可。承属通盘筹划，特贡鄙怀如次：

甲、釜底抽薪办法：

一　密呈总统调纪常至桂林面商军事。到后即请设法羁縻，另予相当位置。此间迅速简员接替。

一　宣布纪常最近动作违反元首企图，妨碍北伐计划，就彭、王两团长中择一为替人，密电李协和请其就近派兵监视交代。

一　接洽蕴山，使发表宣言，声明冬真两电，皆系纪常窃名。以孤谷势。

乙、武装和平办法：

一　一、五两旅警卫团联合战线，统一指挥。扼门户，固根本，留后路，集中兵力，示敌以不可侮之形。

一　召开军事大会，双方各提条件，解决善后问题。

初度让步：伯群省长系中央任命，全体须一致拥戴。纪常能自为总司令，我方亦可承认。惟须就现有军队编为国防军、警备军两种。警备军维持地方治安，归省长节制调遣。

最后让步：我方放弃省长，但仍须戴寿慈为总司令，就现有兵额划分防区，各任维持地方。非俟国家统一或省宪公布后，不得变更。

以上各节如均办不到，谷军已开始进攻，省城根本重地，号令所出，无论如何我军万万不能放弃。届时一旅如果被敌遮断无法通电，仍请以庄相机猛攻，勿堕各个击破之狡谋。一面仍由铜仁、毕节通电邻省，请派兵协剿。如有居间调停，兹低限度亦须达到乙项末节办法，方允和解。

现验遵义之第四旅，左投右投，颇有举足轻重之势，亟应设法使为我助，至少亦须保持中立。如敌先我着手，则卧榻有人，侧面更防不胜防矣。培艺白。

为卢寿慈致谷纪常全电① 辛酉

（1921年）

十万火急。柳州谷司令鉴：智密。亲译。所得各方情报，滇军拥戴唐氏回滇，运动似已成熟。且有一部分向柳州开拔。此事利害关系影响于大局者若何，姑置不论。吾辈今日在贵州，立足专从贵州着想，将赞成耶，滇川两省先难应付。小斋切肤之痛，必出死力抵拒。据杜代表浓言，现已紧急动员集中黔边，必要时且要求进驻黄草坝、打铁关，责我履行攻守同盟条约。甫澄于唐亦根本不相容。闻不日将有通电，强硬反对。杨子惠驻防永宁，隔毕节一衣带水耳。朝允此方之通过，夕见彼方侵入。大好河山，倏变战场。宁非甲扑灭乙，或乙扑灭甲。兵连祸结，地方将永无宁日。闭目悬想，演成何种景象，吾辈虽碎首揕胸，亦不足以谢父老昆弟。此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将反对耶，彼挟四五混成旅之众，一致决心破斧〔釜〕沉舟而来，不达目的不止。假道一经否认，受兵即在目前。吾辈千辛万苦搜集之军实，训练之士兵不为国家效命，而为一风马牛不相及之顾小斋拥护地盘乎？胜负且不计，身分人格自居何等！此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将中立耶？地形上、事实上均不可能。前清任日俄两国在东三省作战，而自宣布局外中立。掩耳盗铃，徒为天下笑。加以饥饿之余，十室九空。盗贼满野，荆棘塞途。苟一念吾民之颠连困苦，岂忍使其再遭客军之蹂躏？一年以来，小斋、协和、子嘉诸部队出入境内，我辈节衣缩食，勉强供给。当局感受之痛苦若何？人民增加之负担如何？至今事过情迁，思之犹有余悸。忧心如焚，食不下咽。日来对于各方均暂守沉默，盖此刻表示意见，须是内部全体之意

见。赞否之际，隐然有不可侮者盾乎其后，主张方为有力。今者，患难骨肉之交，而适有小人流言播弄鼓煽猜嫌日媾，距离日远。纠纷扰攘，无术自解。而不可抗之压力已迫切而来。若不及早觉悟一致对外，木朽虫生，异日或沦为邻省之征服地。征发我财赋，奴隶我人民，创巨痛深，始悔向之小不忍，而乱大谋也。已无及矣。弟身属桂籍，念此犹不寒懔。诸兄明达，亦尝一平心静气察之否？倘不以鄙言为谬，兄近在前方，闻见较确。如上项计划业经证实，又无其他方法可望缓和，即盼商同蕴山，督饬援桂队伍开拔回黔，扼守独、荔、兴、榕，固我门户。仍恳兄一面将贵州应取态度，先行密告；一面兼程回省，共筹对付。至省中近事，无论何项，俱可以从长计议。应如何改造？如何布置？总以国计民生为前提，保持独立体面，继承电公遗烈，固结团体，回复感情，均于吾兄此行觇之。事机急迫，和泪陈词。卓见云何？停候裁示。焘。全。

注

①据《周素园年谱》，本电写于1920年10月30日。

为卢寿慈呈孙大总统东电　辛酉

（1921年）

十万火急。梧州大总统钧鉴：皓电奉悉。大驾西巡，士气百倍。裹粮坐甲，以待师期。顷闻由邕①返梧，料已规划周至。竞存虽稍持重，感于钧座之热诚，谅无不可牺牲之成见。川军独立支敌，再接再励。甫澄之果毅明决，将士之奋勇争先，均足令人钦佩。当两军相持时，诚得有力部队疾趋湘边，蔽洞庭而下，扫

荡岳阳，扼吴佩孚之后路，首尾夹击，何难刻敌扑灭。天下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殊堪叹息。抑焘窃有陈者，国家财政之穷况，已深印各军之脑筋。伪廷托庇外人，尚可丐其余沥以自活。独我西南饷械两绌，专恃义声以为号召。诸将不乏深明大义之人，亦容有各顾其私之事。比来驻桂滇军运动回滇，一唱百和几成事实。幸协和处置得宜，暂时和缓。然未必能根本打消也。滇军频年漂泊，东西奔驰，一丝一粟皆须靦颜向人。军心者，难振而易懈弛者也，一动而不可复静者也。去就无端，传染极速，偏师摇足，全局瓦解。滇军此等动作，千万不可忽视。据此间所得报告，黔军一小部分亦将有附和滇军之势。焘已多方设法竭力遏止。务恳钧座早定北伐大计。急筹的款，遍召滇黔诸将，拊循鼓舞，宣示方针。两粤内地方面，各国侨商方面，至少须立筹二三百万元，分润滇、黔各军，俾知前进，则士饱马腾，扬威万里；后退则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庶几饷源不竭，士气常新。盖空言之不足维系，虚声之不能持久，自古已然矣。焘身膺疆寄，义应为钧座分忧。借箸未能，抚躬滋愧。钧座统筹全局必有成竹在胸。焘既察见症结，犹未便缄默不言。临电惶恐，伏乞训示。卢焘呈。东。

注

①即邕宁，今广西南宁市。

为卢寿慈致牟贡三支[①]电　　辛酉

（1921年）

上海。静安寺路一九三号牟贡三先生鉴：祖密。伯群省长身

系国家安危，关于桑梓利害，尤极重要。军民喁喁，切盼归期。昨阅申报，见辛蔡谋害未遂情形，危机一发，令人寒心。溯自电公殉国，中外视线咸集伯兄。彼奸人者，亦知重心所在，蓄谋以求一逞。沪上五方杂处，万恶之源。如辛蔡之根砥确凿，犹不可靠，其他更复何说。为贵州计，为伯兄计，均宜速整归装，不可再事流连。贵阳耳目接近，奸宄易于发觉。务恳执事即偕伯兄联袂上道。如虑长途梗阻，但能吉抵常德，此间即可派队来常迎护。接洽浙、沪、粤、桂，有鸣阶、止澄、铭久在，伯兄无以为念。焘。支。

注

①即4日。

为卢寿慈致驻桂滇军将领鱼电　辛酉

（1921年）

十万火急。桂林朱总司令益之兄、盛司令德辉兄、柳州求福探送胡司令子嘉兄、李司令麟书兄均鉴：密。援桂成功，时局已急转直下。总统西巡，讨伐令指日颁发。滇黔护法兴师，牺牲至巨，最终目的将于是达。乃闻贵部将士有拥戴会泽①回滇之说。远道传疑，令人惶惑。夫怀恋乡土、流连家山，此拘儒愿士之所为。军人效命疆场，义不反顾，方期席卷幽燕，腾驾欧美。顾沾沾焉。以回滇相号召，何示人以不广，隳壮略而沮远图！此其不可者一。会泽离滇，以保全秩序为言，天下称其让德。小斋继任期年，未有失政。今乃兴无名之师，回戈相向，糜烂地方，以求一逞。背初志而食前言，此其不可者二。北廷毁法负固，借债

丧权，不予摧陷廓清，势不至尽卖国土不止。小斋即不洽众望，缓急轻重，相悬万万矣。勇私斗而忘公仇，此其不可者三。北伐配备，将滇军为中坚。滇军中途变化，当然影响各军。粤以休养为词，湘则软化可虑，黔有后顾之忧，川有独立不支之患。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其不可者四。日来滇川代表，迭次与弟晤谈，佥谓会泽不顾大局，滇川亦何所爱惜。如其假道黔中，愿以实力为我后盾。而当地绅耆，纷纷造谒，亦谓假道果成事实，贵州将成战场。与其兵连祸结，同为灰烬，不若仗义执言，严重制止。弟默察情况，此举实昧于大势，戾乎人心。诸兄明达，讵肯出此。当今年春夏之交，时局沉闷极矣。于时诸公果决心回滇，弟亦无所用其左右袒。今国事大有可为，向外发展之机已至，而必倒行逆施，阋墙煮豆，窃为诸兄不取。会泽勋业地位，在西南人物中，实已备副座资格。假令一着蹉跌，将使英名顷毁。即幸如愿相偿，取小斋而代其位，内则残局破坏，收拾益难；外则同情丧失，孤立可虑。形格势禁，北虏或乘虚而制人。其为垢耻，宁可洗涤？弟为保全会泽令名计、为爱护西南大局计、为维持黔省治安计，不能不痛切陈词。诸兄同学旧好，倘不责其出位。再王逆华裔黔之公敌，闻其结论子嘉，一致动作，实则阴谋祸黔，黔人万难再忍。已饬谷、胡两部，协力应付，毋许越雷池一步。自卫苦衷，还乞子嘉谅解。如子嘉兄允将该部调赴前方，免与我军接触，尤所切盼。卢焘。鱼。

注

①即唐继尧，云南会泽人。

为卢寿慈致王伯群齐[①]电　辛酉

（1921年）

急。广东参谋部转王省长伯群兄鉴：祖密。亲译。有电阳奉。滇军回滇事，一星期前，措置极感困难。其时纪常先有冬真两电，微示对内之不满，又有梗[②]电赞成蓂赓复出。而协和、铭久两方消息，均谓黔军动作有与滇军联合之趋势。内部复杂如此，安能协谋对外。大局如何且不论，而贵州之难端则自此始矣。弟速电剖心泣血，敬之亦开诚让步。天幸纪常感悟，最近来电力主拒绝滇军，与吾辈精神上实已一致。故此间致蓂赓及滇将领电，皆大声疾呼，无复顾虑。盖事机急迫，不如此不足戢其奸谋也。止澄、矩存赴柳，所得情况如何？曾与蕴山晤谈否？统望详示，驱逐刘、袁党徒容与小斋商洽。比以利害共同，感情颇觉浓挚，亮可达我目的也。焘叩。齐。

注

①即 8 日。

②即23日。

为卢寿慈呈孙大总统真电　辛酉

（1921年）

万急。梧州大总统钧鉴：国密。滇军回滇，几以局部动作牵动大局。赖各方协力制止，形势已见缓和。推求其故，皆由讨伐

令迟迟未颁，攻击既无目标，志气不免堕落。兵者凶器，不立功或反以捣乱；不杀敌或反以自杀。兹事调处就绪，切恳钧座决心北伐。策励诸将，整饬部队，分道出发，刻期进攻。以主力冲武、岳，①则宜昌之敌入我掌握。以偏师转株、萍②，则长江之敌悉数震动。先收鄂、赣以通湘、闽。禹域大势，十得八九矣。四川方面，前以联军消息沉寂，疑我委彼尝敌，不免阴怀退志，经泰饬驻渝代表陈说利害，空气复为一变。现甫澄专俟伯生抵渝，妥商合作。伏乞早定大计，维系军心，不任屏营待命之至。卢焘呈。真。

按：异日北伐军出动，蒋介石所采战略，完全不出此篇范围，惜乎中山之不能用也。③

注

①指武昌、岳阳。

②指株州，萍乡。

③此为作者原注。

致王伯群阮电　辛酉

（1921年）

万急。梧州大本营转王伯群先生鉴：树密。弟此次回黔，尘装甫卸，而省长问题之纠纷已起。半月以前，情况颇为险恶。幸敬之、剑峰顾念大局，极端退让，暴力之来一以镇静处之，至于今日，难关已过。然政府威信扫地无余。彼此牵制，长此安穷，徒言维持现状，已非无侪所乐闻；而究其实际并现状亦不能维持。一言蔽之，台旆归来，比较尚有办法。否则非不佞所敢知也。弟与公本有成约，公迟迟不来，弟准年内回籍，安置眷口后

或再相见于沪上。盖久虱此间，为公既无裨益，为私且益见窘困。安能以有限之精神，日作无谓之文字。谨布区区，伏维荃察。弟培艺叩。元〔阮〕。

为何敬之复胡蕴山[1]筱电 辛酉

（1921年）

梧州胡司令蕴山兄鉴：锦密。鱼[2]电诵悉。肝胆照人，一字一泪。吾兄跋涉山川，蒙犯瘴疠，为国为黔之苦心凡有耳目所共闻见。况弟之忝附爱末者乎。径[3]电所云，请兄对于纪常反复开譬，藉免感情冲动。岂敢于兄有所怀疑？幸勿误会。溯自柳州冬、真两电发表后，总座[4]颇为难堪，襆被欲行者屡矣。弟极力引过，以谓诸公为何责难，咎在应钦一人。敦请解除参谋长、警务处长各兼职，以明责任。总座虽允暂留，仍是郁郁不乐。盖北伐为总座得意主张，默察近日趋势，似难充分进行。若征军悉归，负担加重，财政破产即在目前。故总座去志殊未根本打消也。然使总座一去，纠纷立起，未来之现象实有不堪设想者。总之，贵州之安危，系于总座之去留。而总座之去留，又视乎前方之向背。兄与纪常晤谈时，切望以大义责之，至诚感之。维持北伐，即是维持总座；维持总座即是维持贵州。如纪常对弟尚有不能释然之处，弟愿将五旅旅长，一并辞卸，耕田服贾，食力之途何限。屈一人而全大局，弟之荣幸多多矣。片言欺饰，明神殛之。弟应钦叩。筱。

注

①即胡瑛，字蕴山。

②即6日。

③即25日。

④指卢焘。

为何敬之呈卢寿慈 辛酉

（1921年）

窃经上年改革，除旧布新经纬万端，与民更始。钧座过采虚誉，俾赞戎机，内顾菲材，万难胜任。而时贤或自谋极审，或入世太深，莫肯牺牲，膺兹艰巨。应钦一念狂热，遂致攘臂先入，此当日冒昧受事之实在情形也。西南时局混沌，各省事态纷纭。甲疑乙之有野心，乙訾甲之无诚意。不闻互相提携之雅，更有自为风气之虞，钧座主张拥戴中山，应钦始赞其通电承认。钧座主张亲善邻省，应钦始创为信使往还。至于援桂成功概出睿断决定。论作战计划虽力争上游，友军已着我先鞭。论后方接济，虽悉率敝赋，征军犹时形觖望。此年来对外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游击军改编甫竣，定黔军警耗旋来。薛尚铭窥伺北边，刘升昌跳梁西鄙，毕节有过境之供亿，镇远有暴客之诛求。应付差之毫厘，事实谬以千里。钧座提挈大纲，应钦弥缝罅漏。此年来对内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本省五旅一团，譬犹二羽四足，各有相资之用，安得歧视之殊。不过饷则日为无米之炊，械则并非不竭之泉。大抵准驳之有时，恒由缓急之互权，而失者谓得者之相厚，甲方指乙方为独优。事事奉命而行，人人动色相疑。尤可概者，应钦不幸兼长五旅，凡有陈请，悉从裁抑。良械举以畀人，欠饷莫巨于我。一夫好为多事，全部悉感不平。幸官兵深明大义，故现状赖以惟持。就职务上言：应钦固不敢居功，亦不敢任咎。就良心上

言：应钦首苟见功于彼，即已丛咎于此。此中苦况，本不必求谅于他人，亦无烦缕陈于钧座。应钦知难而退，迭请避贤。钧座连带负责，曲赐挽留。日牵月引，遂至于今。今者奉命清乡，出发在即。代理不可以持久，要职不可以虚悬。伏恳俯鉴愚忱，遴员接替。应钦息肩之日，犹是报国之年。所有沥陈下情，请准解除参谋长兼职缘由。伏乞训示祇遵。谨呈。

为何敬之致王伯群漾①电　辛酉

（1921年）

万急。广东参谋部转王省长伯群兄鉴：祖密。第五旅全部清乡，系卢公一月前预定计划。乃八团二营甫抵安顺，赋涛突发号②电，诬弟携械遁滇，请卢公严重制止，态度极为顽强。同时又据谍报，四旅某中兵力，有向贵阳运动模样，似此情形，谷、张早有结合，蓄谋以求一逞。兄在梧所得消息，尚非庐山真面也。弟为顾全友谊计，为爱护地方计，决意牺牲一切，洁身引退即日呈准开去本兼各职。明晨离省，取道毕节、威宁，往滇转粤。善后办法，拟以第五旅与警卫团合并，由剑峰负完全责任，保存实力，以待将来。此间同志均以为然。惟能否不再遭他方打击，则不敢知矣。本省财政奇穷，库空如洗。即不发生此次事变，弟再干下去，亦将陷于无办法之境地。就此息肩，亦藏拙之一道。把晤非遥，统容面罄。弟钦叩。漾。

注

①即23日。

②即20日。

为何敬之留别第五旅官长迴[1]电　辛酉

（1921年）

急。贵阳第五混成旅司令部、赤水易团长、镇宁匡团长，并转各营连长览：梗[2]电计达。应钦此次辞职，系缘积劳成疾，极须休养。兼之办事日久，诸感困难。是以毅然求去，致与本旅诸君，不克始终共事，良用慨然。溯自本旅成立以来，官佐士兵，艰难缔造，以骨肉手足之契，结死生患难之交，相期努力国事，奋志功名。中道弃捐，虽非本怀，但身体之恢复有日，袍泽之气谊常存。应钦虽去，切望诸君约束士兵，严守纪律尊重名誉，一如应钦在职时，是即诸君爱我之明证。今日人心浇薄，谣诼繁兴。度应钦去后，必有造为被逼下台种种挑拨之议论。倘我官佐士兵不明真相，尚气遑忿，代鸣不平，是转以爱我者毁我也。窃为诸君不取。总座卢公忠厚盛德，中外同钦。其爱护诸君，必有十百倍于应钦者。诸君但服从长官命令以地方秩序为前提。应钦虽不在位，其为荣幸多多矣。倚装赠言，不尽依驰。何应钦。迴。

注

①即24日。

②即23日。

卷六（中）跋

右第六卷中都五十九首。先是电轮遇害，其兄伯群锐欲继承其业。然不能采行应急步骤，厥后迂回以取得贵州省长之任命，犹徘徊不敢即归。是时黔军编制共有五旅一团，卢寿慈为总司令。事决于参谋长。何敬之以

王氏婿①故，一身兼任总部参谋长、第五旅长、警务处长、警察厅长、讲武校长诸要职，伯群所倚为台柱者也。第一旅长窦以庄；警卫团长孙剑峰，王氏同县姻娅；第三旅长胡蕴山；第四旅长张赋涛，以羁旅荷电轮拔擢，自伯群视之皆决无问题；第二旅长谷纪常，在电轮时虽异常卖力，但头脑活泼，恐不易驾驭，其部下团长王植之尤显露不稳态度，然后谓有十与一之对比，不难使其软化。惟暂代省长任可澄，电轮自始即知其不可靠，特恐其加入反王集团，故聊示羁縻。可澄侦伺刘、熊、郭、何②倒王阴谋，密白电轮。电轮得先事为备。改革成功，因以过渡省长酬之。可澄亦谨事电轮。凡有行动，遑奉命于上海。迨电轮既殇，可澄遂一变其面目，广树私昵，交通北廷，谋推翻现局，据贵州为己有。伯群日夜忧念，浼余旅黔相机应付。余辞以离乡日久，无能为力。自而敬之来电欢迎，伯群复申前请。曰：合作之议，电轮生前早有成约；今敬之又敦恳促驾。君一莅贵阳，可澄必望风解印绶。请以政务厅长代行省长职权，和辑军民。仆亦踵君归矣。余明知局势万难而耻于食言，遂行抵铜仁，接晤以庄。知纪常在桂已有种种蕴酿，余认定谷、任之间确有新的结合。黔军系统裂痕显然，应予以深切之注意。而以庄笃信纪常，力保无他。又讨论省长问题，以庄谓伯群资格尚浅，宜先就政务厅长，代拆代行。余大骇怪，语以庄曰：伯群曾任护法政府交通部长。今转任贵州省长，资格异常充分，况民国官吏惟简任以下，乃有法定资格；至于特任，并不受任何制限。以庄不答。余嘿念此行真坠五里雾中矣。由铜仁赴贵阳，余适抱采薪，衣服旧敝，形容枯槁。敬之对人表示失望，亦欲及此引退，婉告敬之拟回籍修墓。敬之不可。数日后送一参议委状来，烦余专办对外文电。余不得已，到部亲事。是时省长问题已告一段落。任可澄避居乡间，卢寿慈兼绾军民，而中间经过尚有一幕喜剧。先是以庄兄简之为省议会副议长，于倒任期间，谋夺政权。事前曾得敬之同意，由议会通过改订本省官制案，并票选简之为内务厅长、兼代省长。已咨达当署矣。会纪常以援桂将领名义，发表冬、真宣言（其一拥护贤明省长，其二否认出征后之一切变更）。简之束手。寿慈遂坐收渔人之利。余于此始恍然于伯群统帅指导之力至为薄弱，简之、敬之之动作容非对余之威胁，而各趋便利，不尊重其领袖之意见，殆无可讳言（铜仁谈话，以庄之支离其词，亦缘意别有属，不便放言故也）。余又发现敬之为人长厚而濡缓，与其所拥有庞大之权力不相称。彼与余相处久，逐渐

表示信仰，间以疑难来相质证。彼所绞脑腐心者，厥惟对答问题。余曰："此两言决耳：内有可恃之力，外示以不可侮之形。"敬之然之。已而纪常联合滇军之报至，敬之颇震悚。余曰："是最触忤舆情，可以言论解散也。"连电攻之，果破其谋。敬之亦服余，始尽举本身弱点，环境窘状，开陈无隐。盖五旅八团仅得两营，七团驻防赤水，累调不至（五旅全部皆由游击军改编，器械朽钝，纪律荡然）。同利害者近侍剑峰，远仗以庄。而纪常所率一、二两团号为黔军精悍善战之队。两两比较，兹难乐观。余曰："胡、张向背如何？"敬之曰："蕴山虽与纪常偕行，尚不偏袒。赋涛晨因细故，已成凿枘"。余曰："审如是，君挟一蹴可几之地望，而乏坚固不拔之基础，宜乎人之谋君益急，而君之自处愈危。今为君计，莫如辞去兼职，出驻外县，集中队伍，充实内容。一面屈身持节，交欢胡、张，以退为进，庶几其可。"敬之悉纳余策，方拟从容部署。而霹雳一声，赋涛陡从侧面进攻，且以动员相恫喝。敬之、剑峰皆无作战决心，诸人嘿嘿相对。余只得发言主张敬之出走。行年四十，余与闻政治，亦且二十稔，更事不可谓少，而复杂诡谲，无若此次所经历者。录存旧稿，以见涉世之不易焉。

注：

①何应钦之妻王文湘，乃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

②指刘显世、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

为卢寿慈呈孙大总统径电　辛酉

（1921年）

万急。桂林大总统钧鉴：国密。筱、皓两电奉悉。胡若愚态度顽强，但谷部未肯盲从，其势已孤。胡所陈述意见，钧座又量为容纳，谅不至定走极端。该部饷项中央能筹几何？不敷之数，尽可责成云南弥补。小斋已有电致焘表示善意矣。冀庚位置以参谋总长为最宜。协和光明磊落，苟利大局无不可牺牲者，匪独焘深信之，凡知协和者皆能料其必然也。王华裔部队同是黔人，果

其革面洗心，当为兄弟如初。但必去王，方能相安。钧座实已洞见症结。纪常到桂林上谒时，乞再以此意申儆之。卢焘呈。径。

为卢寿慈致王伯群有电 辛酉

（1921年）

急。广东参谋部转王省长伯群兄鉴：祖密。尤电敬悉。蕴山赴柳所商办法如何？月来尚无报告，而后方情况又有变迁。赋涛突发号电，对于敬之亦多不满。敬之鉴于办事日久，诸感困难，决计辞去本兼各职，洁身高翔。已于昨日离省。善后办法：以五旅与警卫团合并由剑峰负完全责任。一方电调纪常率队回黔，暂摄军符。弟仍贯澈删电，主张督师北伐。保持原有之系统，维护地方之安宁，舍此似无良策也。乞并转知鸣阶、鸣久、贡三、止澄、矩存诸兄。弟焘叩。有

为卢寿慈复王伯群艳[1]电 辛酉

（1921年）

万急。广东参谋部转王省长伯群兄鉴：祖密。鸣阶、贡三、止澄、矩存诸兄均此。梧发蒸、真、元各电俱悉。伯兄刻期速返，危者可以复安，涣者可以复萃，此黔局续命汤也。弟德薄能鲜，虽欲努力奋斗，窃虑枝节横生，已迭电纪常促其率队旋里，解决一切。际兹时局混沌，参谋长一席，一民恐未肯锐然自任。渠已于数日前赴乡避嚣矣。弟焘叩。艳。

注：

①即29日。

致邓鸣阶函　辛酉

（1921年）

鸣阶吾兄左右：铜仁致伯群歌电，谅登荃照。其时所得消息，都非庐山真面。弟抵省之日，纪常拥护贤明省长之冬电已轰传贵阳。未久而真电继之，赶筹补救已来不及。敬之才具甚短，又乏知人之明，而好多揽事，喜出风头，其失败盖非不幸。长五旅已数月，今回事变，去万急电报四十余通，易团悉置不复。其平日漫无部署可知（除易团外，敬之所能掌握者匡团二营而已）。至于四旅，弟一再提醒宜推诚款洽，而敬之亦淡焉漠焉。一旦赋涛大声疾呼，乃益陷于无办法之境地矣。弟主张敬之牺牲一切，洁身远引，打消目标，保存实力，以第五旅与警卫团合并，由剑峰完全负责，今皆次第施行。剑峰治军之才远胜敬之，其拥护伯群之热烈亦过于敬之。故对黔局尚不肯遽抱悲观。目前希望专盼伯群回黔，以发信之日起，三个月为期。在此三个月内，伯群无启程确耗，将来亦不必再作归计。兄如问弟据何理由冒下断语，弟亦不能立具答案。惟觉我们所推测千万无误而已。弟半生历史皆失败历史。不祥之躯，动辄得咎。此次远道旋里，伯群嘱我辅助敬之，而弟反力赞其行。私心懊恼，不可言喻。迫于事势，无可如何也。此间情形，本应早日详达，无如邮电皆派员检查，通信极不自由。昨经命令撤消，始得畅所欲言。此函请密交伯群一阅，幸勿以示第三人。盖论朋友私交，敬之相待颇厚，建言亦多

采听。今当失意之时，而弟辞若有憾焉，殊觉愧对敬之也。伯群行止如何？望兄示我数行，毋任翘企。培艺顿首。

复何敬之函 辛酉

（1921年）

敬之仁兄左右：桥头送别，触绪增悲。昨奉手书，欣悉长途平安，至慰下怀。刘、袁余党散布昆明，兄为改革时中坚人物，若辈不能忘情可知。请兵护送，寿公已迭次去电。想滇黔邻交素笃，小翁必不漠视也。自古英雄豪俊，恒遭险阻艰难，成就愈大者，挫折亦愈多。吾兄毅然决然牺牲一切，雅量渊衷已高出寻常万万。今后潜心休养，致力学问。深惟前此之弱点，益思所以弥缝其缺失。不出三年，必且应时势之要求，重活动于政治舞台矣。弟半生历史只存“失败”二字，不祥之躯，动辄得咎。此次远道归里，伯群嘱我助兄，而弟反赞兄行，本身无力，不能不作如此主张，然私心懊恼，不可言喻。至个人出处，苟危险不及生命，弟当请求还山，蔬食菜羹，以终余年。从寿公赴桂，殊为鄙意所不属。盖弟若尚有干事之兴趣，则此间局面尽有较广西为大、朋友相知尽有较寿公为深者。惟伯群回黔又当别论耳。复颂旅祺。培艺再拜。

致王伯群寒电 辛酉

（1921年）

加急。广州总统府转王省长伯群兄鉴：树密。最近迭与剑

峰、一民深谈，黔事真相益大明了。敬之处兄暨诸友间若一重厚幕，此幕不撤，两方之感情常乖隔而不通。乃者敬之出走，虽稍近威吓。攻击敬之，系敬之之行为所自召，绝对于兄不生影响。省长问题军界一致戴兄，纪常、赋涛且有明白之表示，蕴山、以庄、剑峰更无论已。至总司令问题，军界十之七八之多数属望于纪常，视总司令非纪常不可者，亦犹之乎省长非兄不可之意味。但望兄与纪常开诚提携，联袂归来。军民政事各负积极责任。贵州前途正自无限乐观。若两席之中忽然参加第三人之想，则枝节横生，后患将不可胜言。极承吾兄相厚，弟既有真知灼见，未便缄默。如荷采听，以后进行请一本此旨。免涉歧趋。再剑峰接统五旅后，日夜整顿，计有精锐可持之兵十营，加以庄七营，兄任省长就是强固有力之省长。将来时局变化，或可由解决地方问题，进而解决国家问题。发摅夙昔之伟抱，建设无前之弘业。关系如此重大，盾注何可不审。敬布腹心，伏维留意。弟培艺叩。寒。

为卢寿慈反对盐斤加征通电　辛酉

（1921年）

各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准四川刘总司令电开："吴佩孚在鄂筹款，无论淮盐、川盐每百斤加收脚力银一元。即日实行。违法重征。川省万难承认，请一致阻止"等语。查加税病民，滞销病商。商民交困，何以为国？况此项加收脚力，不用之于生产之途，而以作战费。推勘隐微，尤非仁人用心所宜出此。贵州亦向食川盐，当此财政万窘，曾不敢议加毫厘，重累商民。一旦楚岸暴涨，影响所及，边岸难保其不腾踊。黔中七百万人民将有淡食之虑。切盼鄂省当局顾念人道，取消前议。诸公关怀疮

痍，仗义执言，一致力争。不胜钦佩。卢焘叩。艳。

复王伯群支电 辛酉[①]

（1922年）

加急。广东总统府转王省长伯群兄鉴：树密。径、艳两电敬悉。大驾定期旋里，吾侪有所依归，钦幸之余，同深企盼。黔中近状，弟等迭电奉达。兄抵粤后，计可次第入览。兹再缕晰陈之：（一）寿慈去志甚坚，希望中之广西总司令能得所愿，固是衣锦荣归；即办不到，亦预备洁身远引。介乎齐楚之间，惟有两面敷衍，决不肯偏重何方，开罪何方。（二）赋涛倾向纪常，早有明白之表示。彼自觉非纪常继任总司令，彼亦不适于生存，故不惜出死力以拥护纪常。最近谣传有蕴山联合冀赓回总黔军之说。赋涛异常愤慨，一方接洽杨森，一方集中队伍，要求剑峰表示态度、让出贵阳。剑峰昨请经甫前往疏通矣。（三）剑峰倾向纪常热度不减赋涛，每谓电公信纪常至深，渠即以信电公者信纪常。纪常非变节之人，目前对反对派虚与委蛇，反对王植之不加裁制，盖皆有不得已之苦衷。一旦与兄推诚谅解，纪常心迹必有大白之一日。（四）以庄意见在维持现状。然大势所趋，恐亦不能不稍迁就。此各方面之实在情形也。据弟等观察，纪常必归，归必任总司令。几无考量之余地。倘不顺应潮流而别筹抵拒之策，迫之为轨外之活动，则今日之种种顾虑，他日将不免演成事实。战端一启，兵连祸结，两相屠杀，两相消灭。黔军实力只有此数，后患之来如何可言。纪常果欲继述电公志事，巩固自己地位，除开诚布公，力图与兄携手外，谅纪常亦无办法。相距辽远，虑兄不明真相，故激切言之。最好暂持冷静态度以观其意，不审兄意云

何？再此间前得桂电称：聂守辉偕张京伯及王华裔之子某，皆在广西内河为匪拦劫轰毙。即此一事，可见传闻异辞，出入甚大。弟朱绍良、周培艺同叩。

注：

①本卷自此文后数篇，应为1922年1月所作。按旧历“辛酉”跨1621年及1922年初。

为卢寿慈复顾小斋蒸电　辛酉

（1922年）

急。昆明顾总司令鉴：谊密。艳电悉。遏绝乱萌，荩筹至佩。维此间所得消息与尊处不无出入，缕陈如次：（一）中山迭次来电，均谓与蓂赓提携一致北伐。（二）蓂赓来电亦谓应元首之召，前往桂林面商北伐大计。（三）蕴山偕蓂赓由港起梧转柳，所有报告亦约注重北伐。（四）纪常最近表示反对滇军假道最力。柳州、长安① 相距咫尺，果蓂赓有何野心，纪常应顾虑后方积极准备，然并无一字道及。据此种种，蓂赓趋向若何，目前尚难遽断。又南丹、河池一带，系桂军林俊廷、陆云高防地，该两部有枪支万余，迭次派员请焘收容改编，对蓂赓回滇亦不谓然。焘已飞函指示，如蓂赓有不顾大局之动作，尽可随地阻止。蓂赓更事已多，挟胡、李残破之余，犯滇、桂、黔三省之怒，千里行师，孤军深入，成败利钝，昭然若揭。彼非至愚，宁肯出此。若遽通电诋诃，相煎太急，彼发展路穷，或且铤而走险，殊非地方之福。讨伐一节，焘意暂拟从缓。焘非畏难苟安，必要时决取断然处置。公相知有素，当审其非謷言。焘叩。蒸。

注

①长安，小地名，在广西省。

为卢寿慈呈孙大总统真电 辛酉

（1922年）

加急。桂林大总统钧鉴：国密，自陆、谭倾覆，桂省溃军挟械四出，窜伏山谷。以右江区域而论，林俊廷、陆云高所部计有步马枪万余支。拥此实力，而又不甘为匪。半年以来，迭经派遣代表、络绎道路、函电交驰、剖露腹心、恳焘收容改编、效命北伐。焘善言抚慰，属以静待元首命令。比得报告，刘师长震寰派队逼攻，占领河池。林部因听候改编，不肯抵抗、纷纷向南丹方面退却。查该处与黔接壤、犬牙相错。刘军再进一步，势将危及黔省治安。焘有地方之责、万难坐视。伏乞钧座迅饬刘师停止攻击。焘改编计划本以三月为期，如其野心难驯，就范无望，亦应俟黔省布置妥叶，约期会剿。庶免窜逸之虞，而收聚歼之效。壹意孤行，以邻为壑，殊非顾念大局者所宜出此。临电急迫，伏乞睿断施行。卢焘呈。真。

为卢寿慈致李协和铣电 辛酉

（1922年）

急。桂林李总长鉴：志密。比得各方情报，驻柳滇军，纷纷向庆远方向移动，确有取道百色回滇企图。究竟冀赓此出，所抱

宗旨如何？迭奉尊电，亦未明示，不胜悬系。滇省内部布置，小斋已任铸九代总司令，率两混成旅留守；而自任北伐总司令，率三混成旅出征。自明眼人观之，北伐其名，对唐其实。现时集中滇边，侦唐所向迎头痛击。蓂赓千里行师，部众单弱，后方无可恃之接济，一旦两军相见，小斋又不惜举扰乱大局、破坏北伐之罪加之，恐蓂赓不至身败名裂不止。公与蓂患难至交，务恳切实劝沮。焘为此事，已舌敝唇焦矣。如何？候复。焘叩。铣。

为卢寿慈复胡蕴山养电　辛酉

（1922年）

军急。柳州胡司令蕴山兄鉴：云密。亲译。兄部久劳于外，士兵疲弊，调回休息，并资整理，自属正办。对外措词，不成问题。惟内部情况，千变万化。此时兄部应如何措置，方于黔局有益？弟亦不能即决。略陈近状，请兄裁酌。自敬之下野，满拟以前纠纷从此冰释。不意人心叵测，攻击目标一转而向剑峰再转而向伯群。三转而并及弟。遵义方面之空气，纯出柳桂方面所制造。翼德①鲁莽，甘为戎首，而二王②部队亦有直趋贵阳模样，似此动作，不至破坏大局、糜烂全黔不止。弟一人去就，早视为不足轻重。不过在我任期内，酿成祸变，下无以慰父老热望，上无以对电公英灵。俯仰愧怍进退狼狈。现特定计划，密调林俊廷所部三五千人，限阴正十日以内，集中独山。后援雄厚，弟乃发为有力之宣传。军政如何解决？民政如何解决？个人如何解决？决不贪权恋位贻邦人君子之羞。有挟私阻挠者，吾党仗义共殛之。此等冒险着分为弟生平所不敢用。但相逼太甚，迫得一与撑拒。兄部作何布署，方能遥相应和？详盼当机立断。酌定速复。焘。养。

注

①翼德即张飞，此处借指张赋涛。

②指王天培、王天锡。

卷六（下）跋

右第六卷下都六十五首。敌之行后，余又有新发现，不能不令余惊讶。盖剑峰实为倒何急先锋也。某日余造剑峰所，谈及顷为寿慈拟电促纪常归，并明示将以军权奉属。彼辈但解运用阴谋，吾以堂堂正正临之，彼转羞缩，期望迁延日月。君及此时与以庄联合战线，整饬军容，中立各部；尤宜恳切疏通，冀得多助。剑峰曰："君误矣。吾望纪常如望岁，若奈何沮格之。"余请其故，据剑峰自述：曩以警卫营长，诛锄内奸，并历缴游击军枪械，扩编成团，当然取得团长，敌之忽扼其升途，且欲取代之（其时第五旅尚未编制）。赖纪常力争，始成事实。纪常自审地望不逮敌之，亟欲立功省外增长声光，故毅然以援桂自任。行前密令倒何步骤，发难彼自为之；至于内部工作，完全信托剑峰。顷来周旋，皆戴面具，今特开诚相告云云。余曰："伯群如何？"剑峰曰："伯群主民政，纪常主军事。兼任则有功，兼营则两败。吾推奉伯群与拥戴纪常，并行不悖。倘有虚伪，覆载不容。不特个人意见如是，黔军袍泽十九同此心理。"余念成事不说，惟内计如何能将此中真相达之伯群。（贵阳检查邮电，先属敌之，继由剑峰。凡不利彼等之消息，微特不能发递，且有严重后果。）伯群有言，剑峰或见所从。未几符经甫至自大定。符亦倒何要角，且似谷、孙关系之连锁，彼不厌不倦包围剑峰，防碍其计划也者。余除觅取发电机会外，亦谨避三舍矣。然剑峰虽热心拥谷，而其同志之张赋涛，反向剑峰进攻，要求剑峰交出五旅部队且限期让出贵阳。盖敌之下野，由余仓卒立议，以剑峰接管五旅与警卫团混合编制，牺牲者不过敌之个人，实力尚尔保存。当时各方欣然接受。纪常以王、孙旧谊，终不谅解剑峰。攻击目标遂由何而移孙。剑峰中怀悻悻。余以图最后之挣扎，与李云鹄进说寿慈，密调桂军入境，冀藉其声势，纳王而拒谷。寿慈不慎微泄于经甫，经甫怂恿剑峰强硬反对。余与王氏合作之局遂止于是，深维终始，自信已尽最善之努力，可以对朋友、告国人。以事归失败后，晤伯群亦未尝斤斤自明。原稿具在，览者当自得之。

致孙剑峰文①电*　壬戌

（1922年）

加急。黔西局转送新场孙旅长鉴：澍密。一民兄均此。函悉。正准备启程，适电局检得许开凤由贵阳致易荣黔电，嘱其坚守待援，并谓谷、张均狼狈出走，袁祖铭不日入省。似此情况变迁，不惟弟无赴赤之必要，即两兄亦宜早为计。总以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为唯一之上策。蕴山拟筱日赴滇，弟准结伴同行，由滇转粤，仍以沪上为终点也。弟培艺叩。文。

按：此电发后，情况逐日剧变。蕴山莅毕，带有三旅旧部一营，原拟挟之如滇。旋得吴传心电，嘱令归还建制。蕴山一再劝诱，士兵咸不乐远行。而许开凤师第一团已奄至黔西，蕴山狼藉夜走。是时又闻威宁土匪围城，交通断绝。余欲从永宁出川，准备未峻。易荣黔部团长李嘉勋袭占毕节，且密奉袁令监视余行动。嗣后又电往返，表面上极安车重币之荣，实际上系以战胜者命令俘囚。余至是不得不低首下心，宛转随人矣。②

注

①即12日。

②为作者原按。

---

* 袁祖铭为“护国”、“护法”战争中屡立功勋的黔军将领。护国战争后兴义军阀分成“新”、“旧”两派。旧派采取了以袁（祖铭）制王（文华）的策略。袁祖铭在北洋军阀的援助下，终于取得了“定黔”的胜利。作者始入袁幕，在一定程度上为袁要挟所迫。“表面上极安车重币之荣，实际上系以战胜者命令俘囚，余至是不得不低首下心，宛转随人矣。”即可见作者心迹。

致甘凤章①效电 壬戌

（1922年）

急。贵阳甘监督鉴：荣任贺贺。别来三月，弟杜门养痾不问世事。迭经呈请卢总司令准予开去本兼各职。不卜已允照办否？新政府成立，倘有垂询鄙况者，敢乞吾兄婉达缕缕。十年流落，薄植早衰，钟歇漏尽，亦自知止矣。又弟在贵州历史上对于某方其势常常不相入。就卓见观察，能否忘情于我？诸希示及。周培艺叩。效。

注

①甘凤章（1897—1952）另名嘉仪，贵州三穗县人。1919年开始在黔军总部服务。时为袁祖铭驻外代表之一。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

复袁鼎卿漾电 壬戌

（1922年）

贵阳。袁总指挥勋鉴：展诵台电，且感且惭。培艺与麾下无生平之雅故，戎衣甫卸，辟命遽加，非礼贤好士之笃，曷似臻此。惜乎培艺驽蹇，不足以副盛意也。培艺近顷五年常患脑病，春夏之交，神忽昏惰，饮食减少；秋高气清，始渐康复。约计一岁之中，仅得半岁之用。又离家日久，庐墓田园，荒秽满目，从事整理亦需时日。屈指两三月后，方能抠衣上谒。届时当勉竭鄙

怀，用备咨询。培艺尤伏愿崇尚宽大，容纳异己，根本刷新，厉行民治。使纷乱之中华民国，确立一模范省。则麾下之有造于桑梓者大矣。临电不任驰仰之至。周培艺叩。漾。

为袁鼎卿致吴子玉[①]文电　壬戌

（1922年）

特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迩来时局益趋混沌，统一之期尚复辽远。西南方面，驻桂滇军一致拥戴卢焘。卢军骑诣粤与陈炯明接洽，陈已允尽力援助，订有互惠条约。东南方面，徐树铮逐去李厚基，当然与浙江实行联络，卢永祥夙表服从合肥，而陈乐山、潘国纲等皆与徐有密切关系。由是而苏齐、皖马[②]亦不无几分之顾虑。东北方面，张作霖力反从前所为，舍其绿林旧侣，而重用内外学生。闻此次购入捷克军械，数量至三十余车，野心不死，难保不效困兽之斗。钧座量周六合，气盖八荒，伐谋之计，制胜之奇，谅已成竹在胸。凡此种种，正司马迁所云：适足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祖铭之愚，窃欲自率偏师，聊比稗将，赞筹画于帷幄，听指挥于疆场；附日月之末光，建竹帛之伟业。伏乞开示方略，俾得奉以周旋。袁祖铭叩。文。

注

①即吴佩孚、字子玉。

②指江苏督军齐燮元，安徽督军马联甲。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宁河人。1921年任江苏督军，1923年任苏皖赣巡阅使。

马联甲，字祥斌，安徽省人。曾任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1922年受苏督齐燮元之助，任安徽督军，后被部下所逐。

为袁鼎卿复吴子玉巧电 壬戌

（1922年）

军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元电暨致刘代表歌电均奉悉。承饬汉阳厂续造步枪一万支、子弹六百万发、机枪四十挺，合之前允数目，已属巨额补充。祖铭得此凭藉，不特局部捣乱可以镇慑，即为促进统一计，中央有需于黔，亦可勉竭棉〔绵〕薄、努力前驱。此皆钧座玉成之盛意，感激莫名。滇军假道，此间将领因累次谍报皆言朱、张与本省政敌密有结合，故不无几分怀疑。祖铭之愚，以为敝军生存仰赖钧座。苟钧座认此举有裨于大局，无害于贵州，则祖铭即以信钧座者信该军。惟子惠在川，一切举措颇失人心，故有前此之蹉跌。现有残部几何？是否能发能收？钧座补充械弹若干？除军实外尚以部队协助否？又滇军内部意见凿枘，首脑纷纭，张开儒所部是否与朱培德、黄毓成①一致行动？滇军到达川境，子惠计划如何？统乞一一见示。钧座以此为解决川局必要，祖铭拟命赴鄂领械之黔军，在鄂配发枪弹后，即取酉、秀间道会合黔北军队辅助进行。此昨电所谓进一步磋商之办法也。披臆直陈，伫盼裁复。袁祖铭叩。巧。

注

①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禄丰）人，时为滇军援桂军长之一，后曾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黄毓成，滇军将领，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又参加护国起义，任护国军挺进军总司令。

为袁鼎卿复唐继尧全电 壬戌

（1922年）

特急。云南唐省长鉴：鼎密。有酉①、有戌②两电均悉。此间昨得确报，在桂滇军内部意见尚未统一。范、蒋、杨诸将颇欲扶持寿慈共奠桂局（因子仁力为陈、陆拉拢，竟存已允以实力援助寿慈。）不愿悬军入川，进退失据。朱、黄孤立无助，形势已渐缓和。即彼决策而来，祖铭已命第二师暨第二混成旅，集中东路严阵以待。但得尊处接济子弹。祖铭断不听一骑阑入，请释锦注。至饬贵部入黔协剿，在执事统筹兼顾，不分畛域，祖铭方深感仰？无如一般愚民易惑难晓。佥谓同是客军，何容迎拒异趣。恐缘舆论之误会，转摇前敌之军心，应请暂从缓议。又黔局尔日戡定，曾经会同决议：军事上设施只许渐趋收束，不容更事扩张。边务督办之任命，若为拒绝滇军计，自有祖铭完全负责？若为位置如渊计，贵州方有要职拟畀如渊。一俟疏通就绪，立即发表。开拓本省之利源，刷新刘氏之名誉，步骤皆须如此。谅执事亦必赞同也。袁祖铭叩。全。

注

①即25日18时。

②即25日23时。

为袁鼎卿致吴子玉世电　壬戌

（1922年）

军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祖铭荷蒙提挈，待罪黔疆，艰苦支持，于兹数月。仰维钧座促进统一之盛心，努力奋斗，不敢畏难。无而四周空气恶劣异常，联治高调咄咄逼人。就中尤以云南唐继尧予智自雄，陵轹侪偶，蔑祖铭若部曲，鄙贵州犹附庸。祖铭前曾以法统既复，不宜再倡联治，贻国家分崩离析之祸，婉商继尧，冀其睬纳。继尧訑訑声色，拒人千里。近更倒行逆施，任命刘显潜为滇黔边务督办，驻扎兴义。贵州辖境内，云南省长居然擅置官吏，所持理由则谓朱、黄各部私通钧座，假道贵州入川，将为不利于云南。企图挑拨本军将领自启纠纷，而继尧乃乘机收贵州为已有，实现其联帅之迷梦，以与钧座争旗鼓。祖铭忝为一省首长，万不甘受人侮辱清白之躯。本拟立时引退，第念受知左右，未效涓埃，贵州再入继尧掌握，时局将益难收拾，故且隐忍委蛇，暂守沉默。如钧座允将补充械弹，尽一个月内，由贵部代运至鄂西，祖铭即星夜派队取道酉、秀，前往接受。军实既是，一切皆易对付，否则惟有听容所为，视孙策之坐大而已。事机急迫，企踵待命，袁祖铭叩。世。

函呈贵州省长①　壬戌

（1922年）

敬呈者培艺猥以病躯，兼两要职，夙夜祇惧，以荣为忧。当省长就任之初，秘书处公事较为清简。穆君守先②一再传谕，嘱令兔兼政务厅长。于是各派竞争，人庞言杂。省长处置不无困难，培艺亦颇有所闻。嘿念献身解纷，暂时过渡奚为其不可，故遂不复坚辞。不谓受事以来，日困于案牍之中，微特延揽人才，改核吏治，应辅助省长进行之重要职务，百不逮一。即厅员之监督、厅务之整理，亦多有未遑。加之近月以来，对外之事件日益发展，即秘书处的任务日增烦剧，两处公件每日携回寓内批阅核改撰拟，常至夜分。事毕之后，偃卧一榻，至于家人偶语亦恶其聒噪。月中除作家书外，一切亲故之讯问，朋友之往来，俱已断绝。普通应酬更一足不至。长此以往，如何可支！现值多事之秋，亦不敢遽请辞职。维有应声明者，培艺自民国八年发现脑病每岁入春，饮食减少，精神欠缺，彻夜失眠，怔忡惊悸，忧闻尤甚。直至秋后，始渐康复，去岁所以力疾应召，因与省长素昧生平，虑有谗构之言，横肆诬诋，则身世将复濒危险。故承命即行，以待省长之考察。中更岁月，培艺之为人如何？夏间办事与秋冬办事之精神比较如何？省长高明，谅已洞瞩。且培艺向来办事极明责任。如使稍有贻误，省长虽曲予优容，而晚节令誉，将由此而堕。怀禄贪势，临老务得之讥，又何以自解于人人。兹请省长先行物色替人，培艺当再担任两月。至阴历明春正月，务忌准予开去秘书长、政务厅长两缺，回籍养病。培艺望五之年，子嗣犹虚。休养之余，尚图生息，若省长不以为不才，每年秋冬亦

可来省，以闲备顾问。半年家居，半年效力。此皆肺腑之言，与长官语，不敢不尽。伏维垂鉴。谨呈。

注

①即袁祖铭。

②穆守先，即穆永康，字守先。贵州毕节人、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起义活动。1921年任袁祖铭部副官长，后任步兵第七旅旅长，进驻川东南。袁祖铭在常德被湘军周斓杀害后，穆即脱离军队。

为袁鼎卿复唐继尧庚电 壬戌

（1922年）

军急。昆明唐省长鉴：鼎密，东电敬悉。胡旅长假道事，祖铭于前月俭、艳等日迭奉执事号、马、漾、宥各电，当经飞转王师长查照办理。惟交通梗沮情形，亦经缕晰陈明在案。旋据王师长报称："胡国秀袭踞黎平后，天培历派代表劝以遵照我省长电示，退驻桂边，静待黄帅后命。国秀不从，以为军心思归，万难遏制。天培又劝以'如必假道，可将武器点清造册，暂交我省保管。贵军徒手通过，免使人民惊惶。所需粮秣，当请我省长通令沿途供给'等语。特国秀佯为许诺，一面密令该部乘我不备，直冲镇远防线。我前方将士愤其先启衅端，意存侵略，迫不得已，勉作正当防卫。已于上月宥、感、俭等日，勒令该军缴械，缴得机关枪三挺，步枪三百四十二支。徒手官兵千余人，分别给资遣散。该参谋长李月秋率四百余人窜向剑河方面，已饬部属严密监视"等情。伏查胡旅此次来黔，先有朱、张叛军结合图川之报告，以祖铭所闻，证之执事十一月宥电，十二月阳电、庚电，皆在拒绝防堵之列，兼准唐代表锡畴传达台命，属令急取攻势，遵

已陆续部署。及情况变化，执事认为已有接洽，电令准予通过。祖铭接电之日，已在王师长处置之后。该师长系遵照前令行事，未使遽加斥责。惟来日方长，以后如有此类事实发生，尚恳先期指授机宜，俾得奉以周旋，不胜盼祷之至。袁祖铭叩。庚。

与宁益之密札 壬戌①

（1923年）

刘显世再哭秦庭，唐继尧二寇② 黔省。辛亥旧剧，一一搬演③ 。弟虽不欲自诩先见，而往事横梗心头，创巨痛深，颇不易令人健忘。调兵布防，白之居停④ 四五次矣。然居停必谋于任、陈。任、陈必曰：唐蓂赓自顾不暇，刘如周又何重于此；省长竭数月之力，肃清土匪，一旦军队集中，土匪又乘间蜂起，是自堕前功也。之数语者熟于吾耳亦可五六次矣。彼辈别有作用，固宜如此设词。居停数号明练，乃亦甘受人愚，可笑也。弟言既不用，去又不能。宿孽纠缠，未知死所。兄他日归里，幸为我善视细弱。必欲覆宗赤族，则亦听容所为耳。云泥两浑。

注

①按年谱，此信写作时间，实在后面数函之后。

②指1923年3月上旬，滇军二次占领贵阳一事。

③指1912年3月，滇军第一次入占贵阳一事。

④指袁祖铭。

为黔军将领正告唐继尧养[①]电　壬戌

（1923年）

军急。昆明唐省长勋鉴：窃维滇黔视善，历史相沿。我公应运龙兴，云路初基，实以贵州为发轫。黔人食公之赐，至今以为荣宠。公去岁复位，父老转相告语，佥谓凭假威灵，从此相庇以安。乃数月以来，谣言纷起，谓公别抱野心，将征服贵州而支配之。对于拒阻叛军，则以贵州为战场；对于消纳招安军，则以贵州为尾闾。于是边务督办事件，胡旅缴械事件，皆故予人以难堪，意在激成衅端，以便师出有名。敝省长步步退让，公则着着进行。近据各方情报：平彝、罗平、板桥无故增兵，有侵入黔境模样；镇雄方面不惜采卑劣手段，利用土匪牵制我军。似此种种，虽欲认为谣言，而事实上已显然证明。当此联省自治声中，贵州虽弱小，亦有不可侵犯之主权。贵部咄咄逼人，不解是何用意？究令如公企图仍抄袭"民元"旧作，完全达到征服支配目的，中外人士之评论公者，其谓公何？彼四邻之川、湘、桂、粤，虽不为贵州主持公道，而自身各有利害，狐死兔悲，未必遂容公高枕而卧。民党公之敌也，政学系亦公之敌也。公持黔为缓冲，故二敌无所施其技。一旦公占领贵州，亲与其敌接近，彼能听公之坐大乎？又况蜂虿有毒，恶帅敝赋，尚可背城借一。果欲征服支配，亦须出相当代价。天培等忝列戎行，责在卫民，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敢布悃忱，敬乞鉴察。伏维君子改过，日月为昭。若遂垂念旧治，收回成命，同人不才，尚足备奔走御侮之末。祸福之机，请公自择。黔军第二师长王天培；第一混成旅旅长彭汉章；第二混成旅旅长吴传心；第三混成旅旅长易荣黔；第四旅旅

长傅晋廷；警卫团团长许开凤，东路警备军统带张廷光；西路警卫军统带何壁辉；北路警卫军统带罗成三等同叩。养。

注

①即22日。

为袁鼎卿诘唐继尧养电 癸亥

（1923年）

军急。昆明唐省长鉴：窃自粤局变化，孙系及政学系纷纷活跃。迭奉台电，皆以滇黔两省宜联络团结，共谋生存。虑远忧深，下怀曷胜钦佩。惟近月以来，谣言烦兴，中外人士，百口一词，佥称滇省对黔阴怀敌意。有谓因胡旅缴械事件将兴问罪之师者；有谓因刘前督侨寓赋闲将扶植回黔者；有谓因黔省对外主张不受滇省指挥将加以打击者；有谓恐黔省接近在外滇军或准假道通过将先发制人者。综上诸说，乍听非无理由，然一经复按，双方当局应早明其真相。请再申言之：处置胡旅，祖铭系承执事之委托，厥后情况变化，亦经饬嘱遵办。所憾交通梗沮，以致办理错误。然缴得之械，祖铭已承认清还。以系零星收缴，不能不稍假时日。如过期尚未清还，愿照买价赔偿。自鞫无罪、何劳过问？第一说之不能成立也；祖铭旧隶刘前督部下，定黔归来，坐席未暖，迭电卑词恭迓旋里重立大政。于时议者，交口非难，谓民意自有向背，岂私产可相授受。祖铭孤行不顾，刘亦坚辞不允。遗大投艰，反推荐祖铭于各界。祖铭虽踞着炉火上，颇私服刘之真正彻底觉悟也。果刘弗甘寂寞，见猎心喜，但请款段言归，何须外力扶植？此第二说之不能成立也；至于对外言论有时因环境上

关系，曲己徇人，有时因补充上便利，虚与委蛇，然大体固维执事马首是瞻。试问对北对南，有何不能一致，而须加以打击？此第三说之不能成立也；在外滇军，不过张开儒、朱培德两部，私人上或不无交际。然黔省丧乱甫平，民生凋敝，无论何种客军，决不允通过。如其强硬假道，祖铭愿完全负责，更无先发制人之必要，此第四说之不能成立也。故虽警报狎至，祖铭一处以静镇，自问即无定力，亦何至轻信挑拨。乃近闻平彝、罗平、板桥方面增加兵力已成事实，镇雄方面且有利用土匪牵制易旅之模样，是否贵部将领自由行动，抑系幕府筹策指授方略？祖铭事大无状，敬乞执事处罚，褫职夺权，均所甘心。伏恳顾念地方，勒回部队，勿以一人不肖，而令两省人民更罹兵戎。迫切陈词，伫候明教。袁祖铭叩。养。

为袁鼎卿复周继斌[1]有电　壬戌

（1923年）

加急。涪陵周旅长鉴：口密。马电悉。宋超好乱乐祸，习与性成，便宜处决，至佩英断。我省补充军实筹措于万难之中，进行颇为顺利。唐贼狡口思逞，欲乘青黄不接之际，摧我壁垒。弟多方迁就，而彼相搏益急，恐终不免破裂。至川省战端已启，鄂西北兵进攻夔、巫，[2]汉中北兵直趋川北。预测将来定生绝大变化，万不可狃目前小小胜负，卷入漩涡。静观嘿察，自立于不败，是所望于麾下。贵部皆百战劲卒，全黔健儿，闻滇寇侵略，必有被发撄冠，共锄妖蘖之请。但西北距离，缩地无方，或者通电

讨伐，遥为声援。俟将滇寇驱逐，弟当振旆北出，左右吾兄，共奠川局。弟于兄处情况不甚明了，未敢代作主张。总希熟权利害，三思而行。本兄弟念难之精神，待动作一致之机会，随时咨商，至殷企盼。祖铭叩。宥。

注

①即周西成，字继斌。

②即四川之夔州（今奉节）、巫山二县。

为袁鼎卿复唐继尧俭戌[①]电　　癸亥

军急。昆明唐省长鉴：鼎密。俭辰电诵悉。贵部假道黔边，不预黔事，态度鲜明，全省佩仰。现拟指定兴义、百色路线，请贵军通行。粮秣所需，已饬有司尽力筹备。乞转出征将领查照，毋再深入，免兹误会。袁祖铭叩。俭戌。

注

①即28日戌时（21--22时）。文中“俭辰”则指同日辰时（9--10时）。

为王植之上孙中山俭电　　癸亥

（1923年）

特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号孙中山先生钧鉴：□密。接穆参谋长永康报告，敬承先生关怀黔局，力辟浮言，省长与培同深

感激。窃黔以军实缺乏，对于国事不克有以自效。当局委曲求全，补充将次入手。而野心勃勃之唐继尧，乃乘青黄不接之际，加以打击。挟四五旅之众，分道寇黔。于本月养、漾等日，侵入兴义、盘县各边境。省长严重交涉，彼以假道入桂攻击朱、张两部为词，悍然不顾，大有直闯内地模样。前方一经接触，战祸立见蔓延。查继尧横姿兽欲，蔑视公理，背叛元首，割裂国家。其心非只仇视先生而已，乃欲并服从先生者而亦芟剃之。黔省今日之被兵，原因实不外乎此。天培捍卫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令此贼得逞。惟贵州兵力防御虽若有余，扑灭尚感不足。且现代潮流，倾向自治，倒唐之后，尤非客军所能越俎。拟恳先生变更原计划，补助朱、张两部先行回滇。俟妖孽肃清，地盘固定，然后滇黔两省偕作偕行，解决国事较有把握，时机紧急，伏乞睿断施行。黔军第二师师长王天培。俭。

注

①即王天培，字植之。时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3年唐继尧入黔后，王离黔赴川。

为贵州各公团通电　癸亥

（1923年）

特急。北京黎大总统、国务院、国会各部院、冯检阅使、各法团、各报馆；上海孙中山先生、岑云阶先生、章太炎先生、孙伯澜先生、各法团、各报馆；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省军民长官、议会法团、报馆均鉴：窃维欧战以还，世界人民倾向和平，武力万能之说，久为识者所唾弃。我国法律失效，内乱

延长，迩来各方觉悟，亦咸采用和平手段，共谋统一。当此青黄不接之际，联省自治亦一种有力之主张。以为维持现状，息事宁人，是或一道。云南省长唐继尧，怀挟野心，蔑视公理，逆现代之潮流，以侵略为政策。实于本年二月，命其弟唐继虞暨部将张汝骥、吴学显率八九团之众，分道入寇，袭陷我盘县，兴义。所过之处地方为墟，烧杀奸淫、发掘坟墓。而出师名义迄无一言表示。查上年继尧回滇，系纠合土匪以集事。厥后收束无方，以近卫军队公行拉掳劫掠，滇人切齿。在外滇军亦数其罪状，时思反攻。继尧乃施其以邻为壑之毒计，驱之以扰贵州。果使目的达到，对于拒阻在外滇军，又可借贵州作战场，剥刮我膏脂，糜烂我人民，以期巩固其子孙世袭之基业。我省长袁公不欲轻启衅端，节节退让，促继尧之反省。继尧以我为怯，亦复着着进逼。现闻先头部队已达到募役①，距省门只四百余里。我军将士郁怒，誓将剪此朝食。所谓“悉率敝赋、背城借一”，正今日之事也。伏望诸公主持正义，一举讨伐。务使是非曲直，昭然明白于天下。则黔人虽肝脑涂地，为全国抗此凶锋，义在则然，不敢爱死，万一大憝得志，益逞淫威，蚕食鲸吞，祸不旋踵，恐将来奴隶牛马之痛，正不止首当其冲之贵州一省。敬掬血泪，维以告哀。贵州省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省工会、律师公会，公民大会同叩。东。

注

①募役即今贵州关岑县之花江一带。

致欧阳德三函　癸亥

（1923年）

德三尊兄台右：贵州公敌刘显世、热中权利，丧心病狂，不

恤作第二次吴三桂，勾引滇军，造祸桑梓。事前用种种手段蒙骗当局，当局旧隶显世部下，崇奉之如神明，决不疑其有他。迨寇入户庭、始下令动员，已处处落人后著矣。弟亦显世攻击目标之一，不得不随军退却。历尽千难百险，到达铜仁。当局率其残部尚有二师一旅之众，取道酉、秀入川，接收补充之械弹。弟自量精神体力万难再服劳役，故脱离队伍，经来常德，小作勾留，拟即北上。良晤非遥，一切面罄。年颂筹绥。培艺拜启。

致袁鼎卿东电 癸亥

（1923年）

急。涪州黔军袁总司令勋鉴：口密。抵常①后脑病剧发，偃卧斗室，阅报自遣，于最近时局略窥一斑。节下仆仆行役或无暇及此，谨摭拾奉闻：（一）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拱卫基本，专恃朱、杨。滇军回滇，遥遥无期。（二）沈鸿英依洛吴②指导，秘密就职、进攻羊城，为滇军所败，失肇庆，退韶关。（三）沈急电洛吴请援中山亦勒许崇智、李福林、刘震寰各部完全增加，意在扑灭沈军，毋使滋蔓。（四）李烈钧收容陈炯明旧部，开入闽南，与臧致平结攻守同盟。（五）徐又铮拟运用王永泉部，联合海军，驱逐孙传芳。（六）驻泸海军赞成联省自治主张。长江海军亦拟脱离北廷关系。（七）海军月饷由浙江支给。卢永祥既无东顾之忧，乃向闽边动员，遥应臧、李。（八）奉军两师四混成旅集中锦州，以演习为名，向热河方面移动。（九）冯玉祥崇拜段，疏远奉，敷衍曹，嫉恨吴，据其亲信人员言如此。（十）洛吴征晋饷百万，阎锡山完全拒绝，且大修战备，沿边设防。（十一）孙文、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寒

日通电表示一致对北，于洛吴尤深致不满，且有勾结川、黔败将语。（十二）寒电系由沪拍发，杨希闵等大起反感，要求中山另电声明，否认联唐事实。综上诸点：洛吴实力雄厚，树敌太多，规模虽弘，进取太锐。我公对外宜慎重考虑，稍留回旋余地。对内宜辑睦诸将，切实整顿队伍。艺病且衰，自度精神体力实难追随左右。拟赴京沪就医，即以观察所得，藉供参考之资。野芹之献，如此而已。周培艺叩。东。

注

①即湖南常德。

②洛吴，指洛阳吴佩孚。

为袁鼎卿、王植之上孙大元帅笺　癸亥

（1923年）

大元帅钧鉴：敬肃者，窃唐继尧无端构衅，扰我黔疆。祖铭曾派夏参议醉庭简咨议书赍函详陈，计邀鉴察。查唐继尧专横不道，夸诞自喜，纠合土匪，侥幸复职，妄欲雄长西南，代钧座而执牛耳。始温联帅之旧梦，继商扰陈而出师。经祖铭严词拒绝，遂撄彪虎之怒。而贵州内容又为继尧所谂知。盖黔省军实自来缺乏，频年战役，悉率以从。虽忍痛赴义，而菁华强半耗竭。祖铭定黔以还，卑词厚币自结于洛吴，企图械弹补充。继尧乘我青黄不接之际，实施假途灭虞之阴谋。祖铭为保存实力，计不得不退出贵阳，俟补充到手，相机反攻。昨次镇远接晤彭副官显承。欣承钧座惓怀黔军，派员慰劳。传谕之下，万众欢呼。现诸将集议，仍推祖铭为黔军总司令、天培为副司令。以内地瘠苦异常，

暂时或须就食四川。私心所遥祝者，惟在帅府重建，秉承有资，本军困难，庶可迎刃而解。祖铭、天培服从钧座始终不渝，手段或因事实而迁就，主义则当终身以奉行。一切详情，已托彭副官面陈。肃敬崇绥，伏惟慈鉴。黔军总、副司令袁祖铭、王天培谨启。

与吴子玉论西南军事书* 癸亥

（1924年）

子玉将军麾下：培艺，贵州之鄙人也。无官守，无言责，无左右之先容，贸贸然亟通于将军。非有所干求，欲得升斗之禄也；又非敢诩奇才异能，欲自表暴以希见知也。环顾大局，虽累卵之危、倒悬之急，不足喻今日之现状。而能拯其危、解其急者，非将军莫属。此培艺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将军名高寰区、功盖当世，谀誉满前，歌颂盈耳。凡所规画设施，趋走下风者，莫不曰美矣！善矣！蔑以加矣！审如是，自应粤孙亡命，奉张归诚，川熊授首，滇唐革心。奚为效果适得其反也？将军之规画，培艺身非局中，莫由与知。姑就设施之见于外者，一扬榷其得失可乎？方滇、桂联军之攻下广州也，论劳绩、论实力，皆应以杨希闵为督理，沈鸿英为帮办。将军以沈素有接洽，而杨夙非亲信。一予一夺，显示抑扬。希闵失望，乃转为中山出死力。措置一误，纠纷至今。袁祖铭定黔以还，包围于联治空气中，排万难，违众议，以委命于将军。将军明知袁部枪弹两乏，而坐视汉厂勒索现款，一再延期。致令滇寇乘虚，贵州不守。影响所及，尤足使倾心北向者闻风短气。王

*1922年至1923年间，袁祖铭与滇系的战争结束。滇军再度入黔。作者欲借直系军力达到削弱唐继尧和刘显世的势力以报宿怨，故有此书。文中虽孙、张、熊、唐并列，而重心仍在于唐，足见作者的用心。

汝勤、吴新田之属，世人皆知其带有皖系臭味。将军躬建武力统一政策，而令此辈异己军队、效死前驱。彼辈亦各欲保全实力，不肯轻易牺牲。进则观望不前，退则奔避恐后，徒糜国帑而张敌焰，且令人有以窥将军之畛域。以西南制西南，为将军独见之卓识，然以我用人则可、我为人用则不可。操纵之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比年搜罗西南俊彦，如沈鸿英、杨森、袁祖铭、赵恒惕，马济等，亦各呈相当之绩效。然闻杨森当摧破熊、但时，已密筹遣送北军出境之方策。近赵恒惕驱逐谭延闿、又要求恢复湖南自治。此两者果成事实，不几反为杨、赵所用乎？以正云云，度趋走下风者，未必敢以此进陈于将军，培艺所以愿附铮友之末也。夫今世之人，或自便私图，或盲从附和，皆嚣嚣然反对武力统一。试问古今中外，欲将收拾破碎，扫除碍障，舍武力统一外，更有何术？惟共和幼稚，丧乱频年。外之则国际地位日见其岌岌，内之则人民流离不胜其咨嗟。将军主持大计，虽不惜身为怨府，以求达最终之目的，然结束不可不务其速，途径不能不取其奇。今综计反直各派约分为四：曰浙卢、曰奉张、曰粤孙、曰滇唐。子嘉兄处膏腴，其志已荒。官佐背拥重赀、谁与拼命？且优柔寡断，保境为幸，论者比之张鲁，此一路不足虑也。雨亭志在复仇，然内部新旧两派对相龃龉；且该三省军队，于教育二字根本说不到，彼虽狠狠向人，亦颇自知其短；即令有事，孝伯自足了之，此一路又不足虑也。中山徒长理论，卒无成事。委之竞存，一彼一此之间，相持不决可以弥年，此一路又不足虑也。怀兼并之野心，为统一之大梗，显然与将军为敌；而重增西顾之忧者，其唐继尧乎？继尧凭恃险阻，侵略是其天性。既命唐继虞占领贵州，又命胡若愚经营四川。熊克武、刘成勋怵于将军之威灵，率先屈服于继尧，以求荫庇。近闻继尧将僭窃川滇黔军总司令名义，建牙重庆，因利乘便，逐鹿中原。使其得志，则武汉震动，荆襄旰食矣。继尧既运用川滇黔以抗颜行，将军亦宜就川滇

黔熟权利害，以赴事机。窃谓三省之中，四川抵抗力较为顽强。而久顿大兵，以争尺寸之地，得失无关弘旨，非计也。兵法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亦瑕"。贵州兵力至为脆弱，而地理上横断川滇腰膂，足以控制两省而有余。宜密令赵恒惕将所部精锐集中湘西，借讨伐蔡巨猷之便，由洪江袭取镇、铜；又令袁祖铭率思归子弟径出遵义，直指贵阳；又令林俊廷以一旅之众向黔边移动，声言助攻独、荔。三方会师，唐继虞将狼狈逃遁，胡若愚亦不战自溃。定黔之后，择人守土，复令袁祖铭返旆入川，与北军及杨森夹击熊、但，必收事半功倍之效。黔川俱定而云南犹能负隅者，殆无灭之事也。期以一年，宜可告蒇。唐平则孙不成问题。而卢、张之俯首归命更在意中。培艺所谓结束务速，途径取奇，大略如此。若执一不变，老师川境，旷日持久，情势见绌。萧墙之祸发于内，共管之声腾于外，将军将蹈合肥总理之覆辙，而国家亦陷万劫不复矣。一得之见，敬贡其愚。惟将军裁察。培艺顿首。

为李云谷[1]上唐继尧笺　癸亥

（1924年）

蓂帅钧鉴：敬呈者，虞[2]日由水线肃上一电，计邀省览。此次为中山将命者，于浙则廖仲恺，于奉则叶恭绰，大旨以取消固有名义（例如中山不用讨贼军），组织联合机关，认定任务，各专责成，平流共进，使敌备多力分，庶几犁陷廓清，计日可待。昨汪精卫又告雁宾，拟俟廖、叶返命，得有浙奉结果，即特派伍朝枢前往云南，商承钧座，而取进止云云。中山初本漠视滇黔，浙卢不予同意。汪氏此言亦可谓顺风转舵，极敷衍之能事矣。合

肥南下之说，前据李思浩称，已择日戒途，为家人力阻，遂尔中止。现须吴光新到津，方可成行。惟未离津以前，不能有所表示。此间联席会议已公同决定，俟合肥到沪，开会欢迎。至今后进行步骤，如合肥愿负名义，北方军事彼当然有所部署。否则由合肥严电曹锟，责其违法，劝令退位，以谢民意。曹若负固不服，义师即声罪致付。浙卢当径取江宁，奉张则直指北京，中山若已扑灭虩存，则分出闽赣。现时预定之大略如此。微闻合肥意见，最好讨贼期间，各方各有相当之成绩。免使倒曹而后，某方又尾大不掉。故甚希望钧座与中山早日妥协。合川滇黔之力，席高屋建瓴之势，以规武汉，于异日解决大局俾益实多。然于此又一难题，即合肥肯负名义，须奉以何种名义方与合肥之身份相称，且与中山之欲望不背。此则联席会议亦相顾愕眙，不能置一辞也。伏查北洋军队号称曹家嫡系者，为吴佩孚之第三师、陆锦之第九师、彭寿莘之第十五师、王承斌之二十三师、张福来之第二十四师、肖耀南之二十五师、曹锁之二十六师。其余所谓近畿师旅，无一不与合肥有关系。高位重权如冯玉祥、齐燮元、王怀庆，犹向合肥时通殷勤，而蔡成勋、孙传芳、马联甲更无论已。故倒曹而不与段合作，是无异却行求前，必不能至。然南方首领为合肥所承认者惟中山与钧座。唐、孙先不能提携而谓能与段合作者，又必无之事也。雁宾不惴愚陋，迭次函电皆以联孙为言。盖直接联孙即间接联段。将来处理国事，能否与孙始终共济，又为一问题。然目前同立于反直旆帜之下，权宜拒敌之策，舍此固无二道也。直系亦知其然，故以元老饵段，以副座及浙闽巡阅饵卢，以三特区及其他利益饵张。假令段派一旦觉南方之不可恃，俯首而就直系之范围，则我不啻自撤藩篱，自孤声气。维持现状之不可能，何有发展之余地？成败之机，愿钧座熟思审处之。又近日此间有所谓灰色派之活动，亦以拥护钧座为职志。灰色派者即赵炎午、陈竞存之代表是也。彼辈事实上已受直系之卵翼，而

又不甘心降北，在南即与中山龃龉，不得不拥一资望相捋者，以与中山抗。该代表等迭次与雁宾谈话，颇露另组一联省政府遥戴钧座为领袖之意。雁宾远在数千里外，不知彼等曾派员至滇提出方案否？又不知钧座对之迎拒若何？度其建议，必谓以川、滇、黔、湘、粤五省为基础，进而吸收浙、奉。乍听似有理由，然竞存新败之后，实力大损，恐已不能在粤立足。炎午借人之力驱逐组庵，近洛吴迫其取消自治甚急。审如是，所谓湘粤两省不过虚有其名。我方利害关系与四川最为密切。现刻熊、刘之戴孙，虽不能断定是否真诚，然在最短期间，彼必服从中山。此种组织在川亦难通过。至浙、奉意见相左，情势更自显然。窃谓对于赵、陈为精神上之结合则可，若名义上之表现，似不能不慎重考虑也。王竹村久未见到，而时局急转直下，亟须应付得宜。雁宾才疏识浅，深恐陨越贻羞。伏乞决定大计，指示方针，临颖毋任企祷之至。雁宾谨呈。

按：余与李云谷无素。辛酉旋黔，以卢寿慈为介，遂成谈交。云谷虽武人，雅好政治，尤推服余文笔，见谓委婉精透，人非木石谁不动心。余遭滇寇之难，养疴来沪，云谷亦适，以寇酋代表莅止殷勤，馆余其寓。为拟七八件，其中较无关系者，莫如联孙抗直之主张。尔时曹锟贿选告成，拟以副座饵唐。二憾交欢，协调日有进步。继尧已令徐之琛北上，一方接洽议员，一方密与曹、吴磋商条件。万一竟成事实，不特淫昏暴虐，点污国民，而余切近之灾，尤虑我省永沦为被征服地，且在外黔军发展之路亦绝。不得已藉云谷为机械力破其联络。就私交论，余殊愧对云谷。然为大局计，云谷亦宜亮余之苦衷。追志于此，以明吾过。③

注

①李云谷即李雁宾。

②即7日。

③为作者原按。

复穆守先函　癸亥

（1924年）

守先仁兄如握：庚电青奉。川中消息，迩来仅在报端略得梗概，读台电，始洞澈中边矣！植之不弃衰朽，殷殷萦维，感何可言。仆亦曾一再表示，果植之柄用，必当勉竭驽骀，用备顾问。惟今尚非其时耳。盖目前局势，犹是鼎卿负责。仆与鼎卿相处凡十阅月。吾谋而不见用，吾穷困而不相恤，徒以机械的廉价的课吾日绞其脑汁。仆老矣！贫病交加，精神颓敝，安能戴假面具常作无意识之周旋？故今春抵铜，即决计判袂东下。今若贸然赴渝，在鼎卿容不吾拒，而左右娼嫉之人，必且蜚短流长，以为失败之顷，仆避危险而去；逮见成功有期，又为争权利而来。仆虽百喙何以自解？现私心切祷者，惟愿旌挥所指，拉朽推枯，剪锄蟊贼，还我河山。仆得束装归里，闭户养痾，优游林下以终天年足矣。如其局势进展，鼎卿荣晋兼圻，故乡事任托植之，仆当力践夙诺，决无异议。区区苦衷，敬乞婉达植之。并盼代守秘密。否则恐传言者添改枝叶，将谓弟与鼎卿有何意见。暮年胆气奇馁，雅不欲开罪权要也。培艺白。

致王植之快邮代电　甲子

（1924年）

重庆。朗威将军王植之兄鉴：元密腊杪上函，谅登记室。兹

有两事相商：（一）孙君剑峰在本军有相当历史，善驭部曲，极为官兵所信仰。上年失败来沪，深悟王、谷诸人不足共事，政治关系完全断绝。自滇寇占领我桑梓，蹂躏我人民，孙君义愤填膺，亟思乘间恢复。曾密派多人在川、黔交界处所，召致旧部，纠合绿林，闻已编有三团之众，暂寄川军某部，常有电函来此邀请孙君前往主持。又省内队伍亦有一部与孙君暗通声气，静待时机。弟力劝孙君捐弃前隙，与兄合作，孙君亦极谓然。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者舆图变色，寇盗入室，外患之深又非仅侮我而已。叔子伯子，何嫌何疑？兄如同意，请即以弟此函为介，直接商洽。（二）有洋行兜售大批步枪，系德造一九一八式新货，口径七九米厘，射远二千米达，每枪配弹千发，附件为刺刀及壳，皮腰带、挂带、大弹盒一、小弹盒二，水壶干粮袋俱全。每支实价通用银元玖拾元，用［佣］钱在内。定货起码五千支。从签合同之日起，算限七十天，在吴淞洋面交货。订立合同不必预付定银，但须买卖双方各请殷实银行出面保证，即可进行。弟思此机难逢，一人力量不足，或商同志将领凑集成数，较之洋厂订购，似觉直捷简当。而器械之精利，优于本造更不啻十倍。能购足万支，可以囊括川、滇、黔三省矣。卓见如何？希裁复。弟培艺叩。青。

为袁鼎卿致吴子玉冬电　甲子

（1924年）

军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宥电奉悉。以逸待势，兵家至计。仰承指示，昭若发蒙。惟外量敌情，内顾环境，隐忧四伏，后患方长。苟心知其危而缄默不言，一旦溃败决裂，不特艰

难百战之川局重归糜烂，即中央统一之大业，钧座经营之若衷，亦中道横生波折。祖铭辜恩溺职，百死不足当此重咎。谨将实在情形为钧座披沥陈之。查唐继尧兄弟窃踞滇黔，原有枪二万五千支，新近又以护路为名，由法购入者实际上确不只三千支。刘显潜有枪二千支。熊克武，但懋辛残部有枪五六千支。石清阳、汤子模、贺龙残部有枪四五千支。蔡巨猷残部有枪万余支。缘利害之共同，感生存之必要，呼啸重来，其势良不可侮。昨接探报，贵州滇军向毕节移动，图扰永宁；云南滇军有集中昭通模样，遥与毕节联络，叙府①亦形吃紧。熊、但、石、汤、贺各部将出遵、桐以窥津、綦、南、涪；蔡部则出铜、松，以趋酉、秀、黔、彭。敌方之积极布置如此，我军主客合计三倍于敌人，数不为不多；而内容之复杂，暗潮之激盪，视首长未发表前且加甚。杨、邓发难，殊勋懋赏，固其宜矣。陈益廷战绩同于晋康，而酬庸反不得比于田颂尧，其不平一也。二军转战，菁华消歇，子惠拥有蓉厂，不予旧部以补充，而广树亲信，另立壁垒，其不平二也。三边各军响义新附，一切待遇，畛域显然，其不平三也，刘智泾、陈福五标榜中立，参战较迟，后虽力图晚盖，而已受气不少，其不平四也。鄂军奉令远戍，辛苦不获一饱；而川中首领代表四出制造舆论，当筵之豪兴，酒后之挥霍，已足抵团营之伙饷而有余。人非木石，能勿介介，其不平五也。黔军饥疲殆过，鄂军忍痛不言，厥状尤惫，枪弹两缺，何能责以赴敌？其不平六也。积群不平怨毒之气，其贤者方咨嗟于时命之不济；不肖者难保不冀幸风尘之有变。我方之踌躇顾虑又如此。或谓祖铭督办川黔边防，兼援川前敌各路总司令，职权所在，调剂岂遂无术。不知川军视防地为采邑，积习牢不可破。泸州换防之议案，效力直等于零。彼方借口定滇复黔，以各便其私图。一与筹商出兵，甲曰愿死疆场，乙曰敬听指挥，索饷索械，义气凛然。究其实际，则徘徊观望，八面玲珑，非至火线接触，不能决向背。即

祖铭亲辖之黔军，群居私议，亦谓到手之利器，浪掷虚牝；未来之补充，难俟清河。祖铭除开示大义，空言抚慰外；良无词以明其不然。自古用兵行师，贵专一，忌纷岐；贵协和，忌猜沮；贵戒慎恐惧，忌放纵骄恣；贵先时统筹，忌临时张皇。敌有四利，我得其反。胜不可狃，寇不可玩。在此种情况下，祖铭哓哓申说，则疑于危词耸听；嘿而息乎，又非钧座鞭策驽骀之意。伏念钧座目莹入表，日揽万机，缓急轻重，睿断自有权衡。惟真相不尽明了，处置容待咨询。祖铭生性愚戆，兼迫于责任，不敢不据实密陈。必俟寇氛蔓延　则又悔言之已晚。激切上闻，伏维鉴察。祖铭叩。冬。

注

①叙府，即今四川宜宾市。

为袁鼎卿致王幼甫[①]冬电　甲子

（1924年）

特急。宜昌王总司令幼甫兄勋鉴：南密。顷上玉帅②冬电，文曰："宥电奉悉。以逸待劳，至维伏鉴察"等语。查川事告终，定滇复黔自应积极进行。弟所拟计划，已呈玉帅核准。维款项则令与川省协商，械弹则云饬各厂筹备。前途惝恍，诚恐缓不济急。而敌人乘我间隙，确有大举反攻之企图。自来川、滇、黔队伍，长于攻而短于守。先着一失，应付立感困难。仰惟巡帅知遇之隆，俯念自身责任之重，果不幸而言中。将何术以善其后？老大哥年来种种维持，铭助五中。当兹事机危迫，尤望设法进言，务使款项械弹刻期接济，藉手有资，弟当奉扬威灵，镇慑南服。至

川中近况，早在洞鉴之中。弟所不便置辞者，还请老大哥畅发其微。九鼎一言，毋任企祷。如弟祖铭叩。冬。

注

①即王汝勤，时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②即吴佩孚，字子玉。"玉帅"及"巡帅"，均指吴佩孚，

为袁鼎卿复吴子玉巧①电　甲子

（1924年）

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真电奉悉。惩败类以肃军纪，伸国法而快人心，自应懔遵，曷敢多渎。惟此中详细情形，有不能不缕陈钧听者。查张藩、孙杰当上年本军退却万县，即派员输诚，请铭收编。是时形格势禁，铭指令暂驻营山，切属毋为敌用。及成都克复，遂电令张、孙率队赴渝，听候编制。经过广、岳②而刘旅欲收之，川军又欲收之。该部因与铭接洽在先，未肯就范，不免发生种种反感，铭亦有所闻。后到达顺庆，暂隶何光烈。于时何亦受铭委任者也。铭电调何师与该部偕同来渝，何师不乐移防，并制止该部。而张、孙以命令为重，自拔来渝。现到达武胜，仍为川军阻止，尚在交涉中。查张藩、孙杰自受铭命后，报知服从，颇属有志向上。至相传以前如何骚扰地方，亦经铭一再派员询访舆论。除征发火餉以顾军食外，尚无其他越轨动作。复查征发本不应为，当战时各军同然，不止张、孙所部如此，不过他部行为未经上闻而已。即以此罪状张、孙，执法固得其当，揆情殊非谓平。苟犹有一线之可原似不妨曲予以自新。惟张、孙历史有无罪恶，铭不深知，只能就该部归诚收编后，代为保证。可否网开三面，贷其一死之处，出自钧裁。谨此密呈，

伏维衡夺。祖铭叩。巧。

注

①即18日。

②广、岳，即四川广安、岳池。

为袁鼎卿致刘少南[①]、李小炎[②]函　甲子

（1924年）

少南、小炎仁兄弟左右：顷接少兄马电，诵悉。一是汉厂购械，铭非不知其难。不过此次入川，转战年余。以种种原因，各部队日趋放大。五师三旅，实际上尚不止此数，特虑骇人听闻，故且以多报少。队伍既甚复杂，而原有之枪，合去年已得之枪及现在预定之枪，综计不满三万支。攻滇复黔任务如是其重大。川军既不足恃，我军独为其难，非再得新枪一万只，前途殊无把握。铭复小弟筱电，嘱向厂方交涉，将预订、增订划作两事。盖统筹全局，非此不办也。至于各部队纷纷订购，亦非纯任自由漫无系统。前事均经总部核准有案。息借挪移，各师旅各有活动余地。目前暂为总部分担，将来回黔，仍由总部陆续筹款归还该师旅，而收枪为公。有此中苦衷，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少兄以要求溢量，恐惹洛方怀疑。此说还自有见，前议即可作罢。惟不得之于汉厂者，正不妨转换方向，另图进行。闻德造九子尽有若干，洋行四出兜售。最好多方面接洽，务达万支目的。俟有成议，再请洛方发给护照。现刻第七混成旅警卫一、二团急需补充三千支，即于原定之一万二千内提前运渝。兹派刘衍仁、殷文

周解送六半、六底期票各十万元至，乞查收。除付此次枪价外，余作付京津手枪之数，希即会同办理。又少兄马电第五项，洛方允发之二十万元与漾电所转饬川拨之二十万元，谅系两事。川款断不可靠，去年月拨之二十四万元，至今所得无几也。洛方通谱，在铭颇有攀高之嫌，既承玉帅不弃，铭亦何敢固辞。手颂旅祺。祖铭白。

注

①即刘辅卿，字少南。曾任黔军第四路军指挥官，袁祖铭副官长。时任袁驻汉口代表。

②即李桑。

为袁鼎卿请分拨德发债票艳电　甲子

（1923年）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窃职军奉令援川，转战年余，禀承方略，任务勉幸达到。而作客远征，饷源无着，饥疲劳顿，始终不获一饱。钧座体恤下情，或允颁库存，或指拨盐税，或责成地方长官妥筹。顾值仰屋兴嗟之际，各方同一为难。虽明令煌煌，而累催罔应。入五月来，每日两餐皆改啜粥，裸体赤足，触目皆是。祖铭周巡抚慰，告以当局之苦心，振其后来之希望。各官兵感激愤呼，然气竭声嘶，卒茶靡不能自励。祖铭昼夜焦思，须发为白。纵相安于暂时，而来日方长，良无术以善其后。顷闻德发债票，已通过阁议。务恳就此款立拨五十万元，以维现状而固军心，不任迫切待命之至。川黔边防督办兼援川前敌各路总司令袁祖铭呈。艳。

为袁鼎卿致吴子玉删电　甲子

(1924年)

提前军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此次少南来渝，连日倾谈，仰承钧座期许之殷，见爱之厚。部曲也，而子弟畜之；僚属也，而骨肉亲之。奖藉偏长，俾有自效之路；指陈阙失，令知补过之方。感激涕零，曷胜钦佩。谨将今后进行主旨呈明于次：（一）川事既告结束，一切军事政治上之设施，当然系中央之特权，自应悉听政府措置。铭惟于川黔边督办任务切实履行，他事概不过问。但督办之辖境权限，请钧座转催中央，早日规定，俾资遵守。（二）黔军任务或攻滇复黔双管齐下，或单独复黔，专候钧座明令责成。目前积极准备，至迟不过夏历九月实行动员。（三）黔军任务经钧座分配确定后，除酌留少数兵力与鄂军联络，保持后方交通外，其大部兵力当然归钧座指定地点消纳。（四）陆军三十四师乃中央部队，除由铭尽力筹措外，拟请钧座量予补助，俾其完全成立。至该部驻扎地点，恭候钧令指定。（五）川省内容复杂，黔军此后态度，谨遵钧谕，调剂盈虚，决不与任何党派表示厚薄。如有与中央不甚相洽之派别，并请钧座秘密见告，免致应付相左。（六）张藩、孙杰之处置，已经电奉钧座核准。至杨旅所收豫匪，谨当随时察看。如有越轨动作，即予缴械解散。以上所陈，如蒙许可，即遵照办理。至铭目前思虑所未及，与夫将来事之发生，应付方针，均请钧座先期指导。以公谊论，钧座为大帅，铭则偏裨；以私情论，钧座为长兄，铭则幼弟；以经验智识论，钧座为先达老成，铭则后生小子。钧座何嫌何疑，忍听铭盲人瞎马自临深池乎！铭天性戆直，闻过则喜。虽

不敢望古人，然私窃慕之。即年靠阶级远逊于铭者，苟能攻吾短而抵吾瑕，皆乐奉之为良师益友。况生平宗仰，五体投地如钧座者乎？此外，尚有一事与钧意不无出入，请并披沥言之。黔军复黔为义务上必不可避之责任，亦官佐士兵一致心理之要求。所以必待秋后动员者，虽因时令上、给养上种种关系，而尤以补充上为一要件。川战年余，旧枪已坏，新枪又陈；旧弹已罄，新弹未来。入黔以后，道路险阻，输运万难。大敌当前，有进无退，决胜负于三五日之间，而仰接济于数千里之外。其为危状，实不堪言。铭意俟枪械领齐，子弹充分，便可振作士气，一鼓扫荡。钧意则一经开动，枪弹皆可陆续接济，且可于原额之外酌量增加，此则恐与环境不甚适应。祖铭之愚，不能不乞钧座熟加考虑者也。率臆直陈，伏维鉴察。未尽之言，统由少南面详。祖铭叩。删。

为袁鼎卿致王幼甫函　甲子

（1924年）

幼甫老大哥挥右：敝部江参谋长来渝，具述尊旨。仰承古道热肠，惟有钦感。弟生性戆直，又好率意而行。川战终了后，一切处置多不得各方之谅解。老大哥不弃鄙陋，指导提携。因于迷惘之中，获收斡旋之效。古人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弟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玉帅对川主旨，弟近始明了，与老大哥所示目前尚非真正统一者，若合符契。弟现决心准备秋后复黔，驱逐强寇，收回地盘，训练整顿，以俟时机。敝军大部兵力当然向黔中消纳。惟已得之津、綦、南、涪、江、巴、合、长、酉、秀、黔、彭此十数县者，须酌留相当兵力与贵军切取联络。既以保后方之交通，亦以备异日之缓急。无论川局如何变化，我鄂黔

两军当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患难相依，甘苦与共。倘荷赞许，并乞密饬各将领，推诚结合，立足不败之地。又敝军缺乏大炮，而敌方则广有之。山战胜负虽不专恃乎此，然振声威而壮士气，亦似有其作用。拟恳老大哥俯允，设法或请、或借、或购，期于必得。又敝军驻宜部队，现责成刘司令国桢一手经理。张旅长膺方已勒令具限扫数开拔。该旅长年少气浮，举动粗率。弟以月笙之故，含容过甚。老大哥幸亮而恕之。兹因刘代表琪赴洛之便，嘱令趋诣台阶。未尽之言，统电该代表面详。肃颂勋履，如小弟祖铭手启。

为袁鼎卿复吴子玉感二电　甲子

（1924年）

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智电奉悉。复黔先于攻滇，既承明令规定，以后一切部署，得有明确标准。铭日前曾一度召集军官会议，关于复黔队伍为大略之分配。各师旅长拊髀踊跃，咸有灭此朝食之慨。觇士气之旺盛，暨人心之发皇，兹行或不辱命，此所豫为告慰者也。惟兵力一再核减，至少须二万人方足使用。每兵随身携带子弹至少须二百发。除两次已收八十万发外，现又有五十万发运送来途，共一百三十万发，只短二百七十万发。乞钧座督促接济，免误师期。又事实上虽系单独复黔，而策略上拟仍声言滇黔双管齐下。昭通方面，另派少数部队牵缀佯攻，使唐贼备多力分，幕府以为然否？擦洗枪枝，各营连尚知留意。所惜黔军自始成立，即系杂凑充数，强撑门面，持朽钝之械，为国驰驱，十年于兹矣。譬犹寒素子弟，热心向学，而书籍、仪器苦于无力自备，倘有机会，得钧座亲临检阅，庶几拨云

雾而见天日乎！祖铭叩。感。

为袁鼎卿复吴子玉麻[①]电　甲子

（1924年）

洛阳。吴巡阅使钧鉴：南密。世电奉悉，鄙谚有之曰："向人索钱，钝刀割肉。"此极言其难也。钧座过垂关爱，嘱令不必争执，自应尊办。惟环顾部属，或患难相从，自经百战，或跋涉远来，甫行改编；或反侧新附，意怀观望。此刻大敌当前，既难骤议裁减；而官佐每月十元，士兵每月四元，且不能按期照发。嗟怨之声，流闻道路，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铭躬负重责，夙夜战兢，不胜临深履薄之惧。黔之为省，常持协济以生存。晚清季年，他省协饷皆已停解，独川省年协之八十万两，毫无蒂欠。所以然者，即由盐场关系。川产黔销，实容互助之谊。故民国成立，川省每年百二十万元之协饷，犹能持续有效。初非因去岁参战，责索报酬也。现黔被滇寇搜括，公私扫地赤立，即将来仰托福威，师行无阻，恢复之后，正恐重烦荩虑耳。又复黔军费虽蒙钧呈准中央概允接济，然财部万窘，司农仰屋，代表逐日守催，迄未到手分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铭驽下，诚不知所以自处。伏恳指示方略，俾得度此难关。不任企幸之至。祖铭叩。麻。

注：

①即6日。

签呈川黔边防督办 甲子

（1924年）

查庚款用途，一般舆论，多主定作教育基金。筑路未始不善，特恐流用于军费，徒供一、二野心家之取携。赵电赞同筑路，而主先修粤汉、川汉。内容虽合迎某方意旨，表面似为其本省利益，措辞甚巧。此事某方既无专电征求意见，拟暂守沉默。是否？请示。培艺。

与秘书处总务科教 甲子

（1924年）

本处译电，秘书翻译是其专责。电文一字之出入，关系何等重大！查比来收进各电，常有诋谬百出，不能卒读者，发出各电亦有拒绝收受，声请重拍者。办事草率，匆庸讳言。今与诸君子约，以后经手译件，务须署名盖章，确实负责。如再发现错误，轻则记过、降级，重则呈请惩处。主任及帮协有稽查支配之权，总求振刷精神平均劳逸，小心寅畏，力图改进。不佞从诸君子之后，亦与有荣施矣。周培艺。

为袁鼎卿复吴子玉个[1]电 甲子

(1924年)

急洛阳吴巡阅使钧鉴：成密。叶电奉悉。子惠态度，铭于删二电中曾略述及，升邀睿察。蓉厂每日造枪百支，子弹三万发。加工赶制，万目共睹。何云无款？何云出品极少？君子可欺以其方。彼知钧座推诚以待人，不肯逆诈，故敢为谩言以相尝试。钧座手定全蜀，总持大纲，取譬家事，犹父兄也，主客各将领犹子弟也。令容一人之跛扈垄断财产，朦上侮下，而令诸人有流离冻馁之忧，怨叹愁惨之苦。恐非和气致祥之道，请钧座稍留意。至铭对蓉厂械弹得之诚可喜，不得亦无足虑。铭固恃钧座以生存，非倚子惠为轻重也。子惠直接助铭，实间接为钧座分劳。惜乎顾念大局，难望于自私自利之人耳。又铭实行出动，即已接触敌人。子惠靳之于筹备之先，而谓能慨济于战争之后，谁恁敢为保证？非铭将为怀疑。子惠之食言背信，抑已久矣。谨陈觎缕，毋任主臣。袒铭叩，个。

注：
①即21日。

为袁鼎卿响应吴子玉请讨卢永祥真电 甲子

(1924年)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奉吴巡阅使曷[1]电，卢永祥称兵犯

顺，逆迹昭然，背叛国家，荼毒地方。义正词严，毋任钦佩，大总统息事宁人，优容累年。卢永祥冥顽不灵，罔知反省，卒为戎首。生此厉阶，应请取断然之处置。明令讨伐，整饬纲纪，完成统一在此行也。祖铭戎符忝绾，与国同仇。愿率部曲敬听指挥。川黔边防督办兼援川前敌各路总司令袁祖铭呈。真。

注：

①即7日。

为袁鼎卿致王幼甫感电* 甲子

（1924年）

军急。汉口特二区中央旅社黄代表鼎言鉴。亨密。译呈幼公勋鉴：鼎言函述各情祗悉。吾兄为弟谋者可谓至周，彼此相印以心，亦不在空言申谢。兹将敝处近况略陈如次：（一）对浙通电①系被人牵率，非出本心，对奉拟不再表示。（二）川中将领除成都方面外，余俱有相当联络。（三）杨、邓交恶②，杨骄而愎，邓华而不实，均非可共患难之人。（四）黔、鄂两军切实衔接，弟极端赞同，惟防区各有主权，须相机移动，免启猜疑。（五）迭奉玉帅严令，催促复黔，各部陆续集中，但饷弹一无接济，万难即时进攻。总之，局部动作与大局变化有密切之关系。弟欲从纷扰中立足，非仗老大哥为导师。几如瞽者之失相，尤望老大哥

---

* 袁祖铭于1924年5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再次开府重庆后，为谋求黔军在宜（昌）、汉（口）立足，进而逐鹿中原，进行一系列"联络感情"的活动。此电即属此活动的一部分。

密示具体计划，庶应付一切得有确实把握。自信生平菀枯，专视我弟兄此次结合而定。即国家兴废，局势转移，亦不无多少联系，决不致将肺腑之言轻示他人。请老大哥放心。弟行能无似，惟掌握军队尚有几分自信力。但得老大哥一言，即躬率部属勉效前驱，亦惟命是听。机宜请专示鼎言一人，俾免漏泄。如弟祖铭叩。感。

注：

①指袁祖铭通电反对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事。原电缺。

②指杨森，邓锡侯为争防地而交讧事。

为袁鼎卿请讨伐踞黔滇寇俭电* 甲子

（1924年）

军急。北京吴总司令钧鉴：南密。窃维滇寇踞黔，寒暑两易。割裂我疆土，蹂躏我人民；敛财则按户勒捐，淫刑则纵兵滥杀；妇女罹奸污之辱，家宅遭焚荡之殃；偶语而兄弟株连，腹诽而身首异处；省会之内白昼剽金，节制之师集团绑票。其贪残酷虐，暴戾恣睢，不特亘古所未闻，实非人类所宜有。黔民迭遣代表间关入川，痛苦陈词，吁恳拯救。伏查唐继尧乘国家多故之

* 袁祖铭在北洋政府扶植下“定黔”成功，1922年8月20日得任贵州省长。但云南唐继尧以护送刘显世回黔主政为名，于1923年3月命其弟唐继虞率滇军进攻贵阳。袁军败退转入四川。同年7月，袁祖铭就任北洋政府援川各军代总司令和前敌总司令，1924年5月又任“川黔边防督办”。袁军实力大大膨涨后，就加紧进行“复黔”活动。此电及稍后的冬电，集中反映了他“复黔”的部署和作战计划。

日，蓄兼并坐大之心，封殖爪牙，潜窃名号，不道无法，极恶穷凶。祖铭奉命援川，未遑西顾，致令桑梓之地沦为豺虎之区。今川局粗平，国贼宜讨，况部属同隶黔籍，官兵皆怀乡思；各有庐墓田园，谁无父母妻子。拔剑击柱，怒发冲冠。食肉寝皮，未足以雪其愤；摧枯拉朽，未可以顿其锋。祖铭详审兵机，暗察士气，计大功可成于俄顷，知逋寇难逭夫天诛。现拟于最短期间先以复黔，使黔民得出水火，并减少川省之顾虑，然后酌留相当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大部集中川黔边境，静候中央驱策。兹派第一师师长王天培为中路总指挥，第二师师长彭汉章为左路总指挥，第三师师长周西成为右路总指挥。各路部队已在綦江、江津、南川、沿河、涪州、赤水、仁怀一带集中完毕，专俟中央接济运到即开始攻击。敬恳钧座转呈枢府，对于造意谋乱，割地自雄之唐继尧、唐继虞，卖省求荣之刘显世，明声其罪，严令讨伐。前敌将领并如拟委任，以专责成，而示策励。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施行。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呈。俭。

为袁鼎卿密陈作战计划暨本军困难情形冬电　甲子

（1924年）

提前军急。北京吴总司令钧鉴：成密。漾、有、宥、寝电俱奉悉……铭一腔热血奉酬军座，当殷忧多难之会，正效命立功之日，各路集中刻期完毕。作战计划，拟以……惟行军要素，一曰械，二曰弹，三曰饷。三者非有充分之准备，不能言有把握。铭军第一项，近日在汉购领三千支外，上年之六千支损耗不少，原有之万余支朽钝尤多。第二项，合往日余存及汉厂接剂者，平均

分配七九、六八①，每兵不过七八十发，九子毛瑟每兵不过三四十发，州外俄造步枪约千五百支，奥造约八百支，曼里夏约二百支，日本三十年式约二千六百支，春田式约千支，皆有枪无弹。子惠仅允拨还前借之二十万发，至奉钧谕发给者，颗粒未得。第三项伙食饷需积欠累累，入冬严寒，衣被俱无。自高级军官下至连排长，月给十元，士兵四元，一经奉令开拔，即不关发旧欠，而临时支出确有不能核减之苦。川战累年，搜括频仍，绅富迁徙，商贾歇业，筹无可筹，借无可借。在此种情况之下，虽材力资望十倍于铭者，恐亦束手无策。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苟有利于国家，亦何惜其顶踵。伏恳钧座于无可如何之中，为铭一设身处地，则铭膏涂原野，感且不朽。又查敌方兵力，两唐②之滇军，两刘③之黔军，熊、但、石、汤④之川军，蔡⑤之湘军，合计殊不在少。而川中首领，积之⑥别有职责，晋康⑦仅图生存，甫澄⑧奔丧未还，子惠⑨拥兵自卫，玩时愒日，瞻顾徘徊。果子惠与铭有隙，妒铭之成功，靳铭以援助犹可说也，国家方有急难，迭奉征滇严令，能遣偏师出动，亦可牵制唐逆，而并此不为，其居心当可问乎?!铭智穷气竭，不敢爱身。至于胜负利钝，非所逆睹矣。祖铭叩。冬。

注：

①均指枪支型号。

②即唐继尧、唐继虞。

③即刘显世、刘显潜。

④即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汤子模。

⑤即蔡巨猷，属谭延闿部。

⑥即刘存厚，字积之。

⑦即邓锡侯，字晋康。

⑧即刘湘，字甫澄。

⑨即杨森，字子惠。

为袁鼎卿致萧珩珊[1]遇电* 甲子

(1924年)

提前军急。武昌萧巡阅使勋鉴：南密。奉东电敬审。赤心忧国，毋任钦佩。又据赵咨议志翔沃[2]电转述造谒倾谈各节，公之爱铭可谓厚矣，其知铭乃尤深。铭现正处万难之境，动辄得咎，辱公殷殷垂注，用特披沥陈之：溯铭去岁加入川战，自始即未尝有利川之心，仰慕玉帅高掌远蹠之雄风。俯念黔省封锁闭塞之窘况，计非从大局解决，局部终无办法。自信既甚坚决，质之各将领亦佥以为不谬，用将黔省艰难筹集之款项，汉厂辛苦运致之械弹，毅然弃捐付之一掷。至于数万健儿间关相从，血染沙场，死亡枕藉。川事粗定，铭以为玉帅远处河洛，情况不明，关于设施略有建白，论者不察，于铭异心谓将树党植援，便利私图。玉帅亦动于浮言，力拔一骄横暴戾、娼嫉褊隘之杨子惠，使主军政，杨氏得志，霸踞兵工、造币两厂，专已逞欲，敛怨挑敌。由是各方腐心，行路仄目。血战经营之川局，遂无日不在酝酿中矣。铭既不见信于玉帅，对于川事当然杜口卷舌，力持冷静，而玉帅亦迭示意旨，令铭专注重定滇复黔。铭乃约计讨伐两唐。应需之兵力，及与用兵密切关联之经费接济问题，械弹补充问题，草拟计划，陆续呈核。综计过去数月间，步枪一项共在汉厂领获三千支，子弹一项先后由尊处运到九子五十万发，六八三十万发，七九五十万发，平均分配七九、六八每兵不过七八十

---

*此电以"辞职"为要挟，意在请求萧耀南对吴佩孚进行说项，给袁军补充军实。袁又以同样内容，以青电通报长江上游驻军总司令王汝勤。

发，九子毛瑟每兵不过三四十发，此外俄制步枪约千五百支，奥造约八百支，曼里夏约千二百支，日本三十式约二千六百支，春田正约千支，均有枪无弹。经费一项，除铭就现驻防地筹措外，并未由何方资助分文，以致火饷积欠累累，入冬尚无寒衣，军毯等类更谈不到。仰给于中央，而玉帅则诿之川吏；商助于地方，而当局又托诸空言。查四川全省为县百有四十，铭军分防不逮十分之一，且江巴收入与刘甫澄、邓晋康共之，独占者仅一重庆铜元局，而该局负债百万，须逐月为之清偿。川军代表每在外制造空气，诋铭如何搜括，如何把持，一经派员彻查，是非立可大白。夫经营四川以湖北为策源地，经营云贵以四川为策源地，此玉帅预定之方略，天下人所共闻见。今试问，上年川事我公之负责云何？目前云贵之事，杨、邓之负责云何？亦天下人所共闻见！玉帅似不便督过杨、邓，于是万钧重任乃集于铭之两肩。迩者东南东北同时倡乱，复黔严令急于星火。铭遵令三路动员，第一师集中綦江、江津；第二师集中涪州、南川，第三师集中赤水、仁怀，而各师请领开拔费，请领服装、请领子弹之文电纷至沓来。铭身为统将，只能责其少领，不能责其不领，不得已电恳玉帅将中央两次核给之军费三十五万元，又玉帅亲允代表由洛发给之开拔费十万元，又亲允以八十日分四期运交之子弹二百万发。依此最小限度内予铭以接济补充，朝到夕发，铭决无顾虑。乃迭奉复电，但有促进之词，殊无代筹之语。铭对上既不蒙谅解，对下亦穷于应付。而川中首领又从旁揶揄，已累表逐客之意，进退狼狈。惟有转恳我公代陈玉帅，准予开去川黔边防督办、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黔军总司令兼各职，迅简贤能前来接替。铭愿备员闲散，赴讨逆军总司令部随营效力，以明始终不背玉帅之意。至川乱所以不即爆发者，铭不敢谓有镇定弹压之力，而维持调护确具苦心。弱者得友声之求，强者怀投鼠之忌，用是保持均衡，苟安旦夕耳。客军尽行，内讧立见，外敌乘之，

纠纷复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迨及浙、奉[3]戡定，重与收拾，而财力兵力之消耗又不知其若干矣。我公国家柱石，兼顾统筹，未雨绸缪，幸留意鄙言。铭捍卫心长，肆应才短，束装待命，伫盼赐复。再艳、江各电俱奉悉。前方情况，请时惠教，藉开茅塞。弟袁祖铭叩。遇。

注

①萧耀南（1877—1926），字珩珊，直系军阀，陆军25师师长。时任北洋政府两湖巡阅使，驻节武汉。曾残酷镇压1923年京汉工人的"二七"大罢工。

②即2日。

③袁祖铭当时站在亲直系立场上，在江浙战争中，对皖系的卢永祥、奉系的张作霖均持反对态度。

为袁鼎卿复吕汉群[1]马电* 甲子

（1924年）

叙府小碑吕汉群兄鉴：密。巧日手翰诵悉。用兵为万不得已之举。兄弟阋墙，至所痛心。联合三省，一致向外，此铭之素志也。滇人无端侵略，破坏和平。黔军全部退出，避免战祸。苟其逆取顺守，铭亦听客所为。无如残杀苛捐，恣为横暴，致地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不得苏息，迭派代表间关乞援。官佐士兵谁无庐墓田园，各有父母妻子，群情愤激，不可遏抑。时势相逼，铭乃不得不下决心矣。滇人闻此，盛倡让还黔省之说，但以主张联

* 袁祖铭"复黔"行动即将引发之际，云南唐继尧遣使谋求妥协。川军将领吕超因与双方均有过历史渊源，此时出面进行斡旋。

治为条件，且要我方先有表示。无非故出难题，玩弄小儿。铭察其无诚意，业予谢绝。兹承我兄关怀大局，力任居间。铭虽不信滇人，然不敢不信我兄。果彼出之诚意，请以无条件刻期撤兵。铭向不宿怨，除遴选妥员，回黔守土外，自愿躬率大部，负弩前驱，提携共进。丈夫一言既出，炳如日星，成败利钝，在所弗计。望兄酌定谈判期间，明示进止。过此以往，行动自由，磊落光明，无诈无虞。卓见如何，伫盼赐复。周、姚② 已抵渝，订明晨晤谈。并及。弟祖铭叩。马。

注

①即吕超，字汉群。

②指滇军胡若愚所派代表周慰慈、姚立绳。

为袁鼎卿致吴子玉有戌电* 甲子

（1924年）

提前军急。天津吴总司令钧鉴：吉密。此间领馆得北京使团消息：冯军① 仓猝还京，似有倒戈模样，钧座腹背受敌，迭次失利等语。闻之惊诧。查京师根本重地，一旦生此剧变，官兵能勿动摇？即令反攻获胜，牺牲亦恐过大。祖铭愚见，宜悬岩勒马，另想办法。合肥段芝老北洋领袖，望重全国。如允出作调人，必

---

* 1924年 9 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由于原属直系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19日秘密率师回京举行政变，囚禁曹锟，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吴佩孚所率直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吴本人也乘船南逃，这次战争遂告结束。此电反映出袁祖铭“易主”投靠皖系军阀政客段祺瑞的历史事实。

可暂时缓冲。丈夫因时制宜，屈伸自有余地。可否之处，即请睿断施行。祖铭奉令复黔，先期部队已与滇寇相持。欲抽调赴难，又苦缓不济急。如管见可采，拟由祖铭通电各方，征询意见。迫切陈词，停候赐复。祖铭叩。有戌。

注

①指冯玉祥军。

为袁鼎卿解决时局拥段复出通电* 甲子

（1924年）

特急。天津段芝老、韶关孙先生①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省议会、各报馆均鉴：本日致吴巡阅使一电，文曰：窃维立国有经，政策贵顺应环境。识时之务俊杰，所以成功名。古之圣人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知柔、知刚，宁屈己以伸人，不执一而求胜。盖穷变通久、大易教人之道彰彰明也。将军秉钧持权，当仁不让，龙骧虎视，高下在心，武力统一，今回为末次之试验。东南②虽勉告结束，而元气凋伤，已非三五十年不能恢复。益之东北事起，倾天下之兵力、饷力，以侥幸于孤注之一掷。果如将军所预期六星期而平定，犹可说也。近则情现势绌，无智愚皆知其不然。若犹怀挟意气，忿不思难，迁流所极，恐陷国家于万劫不复。内则人心有土崩瓦解之忧，外则国际有伺隙观

---

*此“拥戴”电各报未见刊出。1924年11月10日袁祖铭与王汝勤、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联名“拥戴”电，则见于1924年11月18日《大公报》。

变之衅。累卵倒悬。不足喻其危殆。为今之计，莫若息事宁人，敦请中外信仰、军民爱戴之段芝老出主国事，妥筹善后。将军本其素志，专任练兵，蓄养十万健儿，预备对外作战。传闻皖直战时，多主使用重炮，芝老坚不听许，谓三师③为国家精锐，奈何以小小误会，遽付煨烬。是芝老对于将军戎衣相见，犹日引重若此。此次东山再起，决不至不为将军地。将军得志则独行其是，不得志则高揖让贤。磊落光明，亦不失政治家风范。伏望当机立断，领衔公推芝老。苟不忘中华，必慨然投袂，挽回浩劫。维护国脉，在将军一念之转移耳。祖铭蒿目时艰，谬附诤友逆耳之言，伏维照察等语。诸公热诚爱国百倍祖铭。抄电奉闻，停候明教。袁祖铭叩。宥。

注

①即段祺瑞、孙中山。

②指江浙战争。

③民国成立后，改北洋军第三镇为第三师。曹琨、吴佩孚先后担任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主要支柱。

为袁鼎卿上段芝泉笺　甲子

（1924年）

芝老上将军钧座敬肃者：窃祖铭束发受书，即钦山斗，倾心崇拜海内一人。溯中华民国之诞生，钧座实保育之；一毁于洪宪之帝制，再毁于张勋之作逆，钧座实拥护而挟持之。洎乎参战丰功，增高国防之地位；收蒙伟烈，恢复职方之版图。中华民国一日生存，国人敢忘钧座之赐！而祖铭所尤推服者，统兵数十载，

财物无铢忝之私；秉成五六年，子弟无尺寸之进。以公心处理天下之机务，以诚意延揽天下之贤方。藉非横梗旁挠娼嫉者众，维国与民，久已措诸磐石之安，而登之衽席之上矣。比闻津门习佛，犹念众生。皇天不厌吾华，东山决当再起。谅钧座必不忍以手造之共和，听其残破。兹特派敝署秘书长周培艺北上起居，请示方略。如有赐商之件，该员可负全权责任。肃敬崇安，伏维垂鉴。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袁祖铭谨启。

致袁鼎卿全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南密。本午抵宜，偕务滋① 诣王幼甫。据谈北方战况吴率胡师马旅驻津，对奉取守势，对冯取攻势，并抽调鄂、浙、鲁、豫精锐兼程入援，段态度尚未明。艺谓局势至此，统一已无把握，能否想法调停，划定势力范围。王答双方各走极端，胜负终须一决。本人宗旨注重保境息民，听其自然演化，不愿作左右袒。惟对于钧座关爱甚挚。宜昌所得消息，均谓川人协以谋我。切望早日复黔，先获一根据地，然后可以进展，可以退守。艺谓复黔业经动员，能将存宜子弹饬舰运渝，便可督催前进。王云廿五师奉调北上，十八师赴岳填防，兵舰不敷使用，必不获已只能代运到万② 。艺再三恳求，王谓一舰或可腾

* 作者衔袁祖铭命，北上叩谒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过宜昌会晤北洋政府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王汝勤，在上海会晤徐树铮，曾云沛等人，于1月8日到达天津。段对袁表示嘉许，并礼聘作者为顾问。后作者称病养痾，辞职返里。

挪，容即筹划决定。似有八分认可之意。艺观王与务滋感情尚洽，拟请钧电责成务滋专办此事，并须立汇数千元方可措手。盖王允派舰已属绝大人情，往来煤费非由本军担负不可。艺即夜过船。幼甫谈话尚有应报告者，容续陈。培艺叩。全。于宜昌。

注

①江务滋，字德润。原系贵州自治学社成员，此时在袁祖铭总部作幕僚。
②指四川万县。

致袁鼎卿世电　甲子

（1924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南密。幼甫谈话补陈如次。王云：川人排斥黔军声浪很高，我深为鼎卿顾虑。故嘱黄鼎言，转达：一须与鄂军切实衔接，二须与川军和睦亲善。如有其他方法能不费一兵、不折一矢收回贵州，尤为我所赞同。不知鼎言如何报告，致鼎卿误会我意。昨召鼎言来宜，责令去电声述，想已明了。又云：我上次赴洛，玉帅劈头一语即询袁鼎卿何不急谋复黔，各方川人皆谓其留恋蜀疆，企图操纵。我云，复黔为鼎卿职责，惟黔军内容本人深知，弹缺械窳，火饷无着，中央既乏来源，地方且多掣肘，帅座能尽量补充接济，鼎卿率部进取久矣；黔军去岁参加川战，系奉中央命令行事，出死入生，唯鼎卿一人之力。川人事急则呼其援助，事定则加以非难，揆之事理，宁谓公平？帅座似宜稍抑川人嚣张之气，毋令任事者灰心。吴云复黔子弹有二百万已足，前曾给五十万，现又给五十万，只须再补百万耳。我云，滇黔系

属一事，谋滇策源，贵州万不能任，仍非借资四川不可，不如假鼎卿以川滇黔巡阅使名义，使得调遣军队，筹集款项，事权统一，办理易于收效。吴云，定滇军队杨森认出两旅，刘湘亦允补助。复黔之后我给鼎卿滇黔巡阅使，云南督理给黄毓成，省长给金汉鼎，刘湘则畀以两藏经略使。我云，刘湘所得酬报与所出劳力不相应，是否肯为尽力？杨部半属匪类，能否得用？吴默然久之。谈话就此终了。但鼎卿复黔之后，我仍拟重申前议，促中央发表川滇黔巡阅使。玉帅及各方皆知我与鼎卿要好，我亦无庸避嫌。又云：玉帅近调刘、赖北援，刘积之②昨派员接洽，设立兵站，我已拒绝，只能准许通过，断断不容登岸；即通过亦须珩帅同意，不能单凭玉帅命令作准。赖德祥③是熊死党，万不可靠。我累诛玉帅，不蒙采纳。玉帅为人，能练兵，能打仗、不要钱，不徇私，是其所长，然头脑简单，轻听易惑，处理国家大事，岂可如此草率！又云：昨得日领消息，自冯军入京，外人认我国已无政府，有由使团出组监督中国行政委员会之说。危亡之祸迫近眉睫。我扶翼鼎卿，希望其联络同志，巩固西南。万一大局败坏，犹可延国命于一隅，各等语。艺答：承将军错爱，敝督办感悚无地应付大局，当一本将军意旨，尽心竭力，做一步算一步。复黔之后，倘玉帅成见太深，不可挽回，敝督办愿将各方重视之渝埠让还中央，只求指定津、綦、南、涪、酉、秀、黔、彭、永、蔺、文、宋等十数县驻兵。一则顾名思义实行边防任务，二则清匪通道，确与贵部衔接，训练整顿，以备国家缓急之需，此外别无奢望。等语。大局情况如无继冯而起之人，似吴势尚可支持。廿五师北上，湖北异常空虚，幼甫果抱野心，必有动作表现。已将钧授机宜密告务滋，嘱其就近侦察，随时报告。务滋与王为谈玄道友，一日不见，王辄遣人招之。若假以驻宜代表名义，办事尤是顺手。艺昨已过船，而该轮改今夜下驶，无竟又耽延一日，殊焦灼也。培艺叩。世。于宜昌。

注

①黄鼎言，袁祖铭驻武汉代表。

②即刘存厚，字积之。

③即赖心辉，字德祥（1884—1942），四川三台人。云南讲武学堂毕业。曾任北洋陆军42旅旅长，1923年孙中山曾委任为四川讨贼军总指挥。后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陆军第1师师长兼四川边防总指挥。1924年底任四川省省长。

致袁鼎卿冬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本午抵汉。此间空气乃与宜昌大异。所得消息综合如次：（一）吴在杨村、落垡①间对冯作战大为失利，基本部队伤亡过半。（二）胡、王、靳②等确与冯一致动作。（三）滦州已被奉军占领。（四）鲁郑、晋阎、秦刘③均宣布中立。郑、阎且折毁铁轨④，遮断交通。（五）黄河流域仅豫省为吴命令所及，然四战之地不可以守，且各镇守使有宣布独立之酝酿。（六）津领团一致请吴退出，传闻吴已乘兵舰南下。（七）外人推测吴将来鄂，凭藉财赋奥区及汉阳兵工厂组织护宪政府，与北方作持久战。（八）段尚在津，须待多数省区拥戴方始登台。上述情形如果可信，则我方地位骤增重要，前途发展尽有文章可做。鄂省民党如孙尧卿⑤、邓炳三等均欢迎我军径出武汉。据言虽曾与锦帆⑥接头，然实不得已。如钧座首肯，愿舍彼就我。其希望：（一）军政大权属于我，扶植一二与我接近之鄂人作为前驱；（二）军政权自我操，民政还之鄂人。如容纳第一说，彼辈筹备有两师枪械听候指挥；容纳第二说，给养供亿，大兵入境之日，由彼辈出面代办。艺根究两师枪械来历，尧卿说得原原本本，似

非虚构。我军徒手极多，即以上级官长属之彼辈，而中下级尽为我有，未始非计之得。钧座决定后，请密示凤章⑦。彼辈当派邓炳三来渝接受命令。湖北军队除第八师外，仅廿五师十八混成旅战斗力差强，余等之。自郃⑨以下东来方法，或先有表示而堂堂正正出之，或秘密准备而迅雷手段出之。名义或参加护宪或实行倒吴。事关本军利害甚巨，伏维集思广益，应时立断。本日星期无船下驶，艺准明夜赴沪遵海而北。恐须抵津始有电陈矣。培艺叩。冬。于汉口。

注

①落垡、杨村，地名，现均属天津市武津县。

②即胡景翼、王承斌、靳云鄂。

胡景翼，字励生，陕西富平人。响应辛亥革命。历任陕西靖国军副司令、国民军副总司令、河南军务督办等职。

王存斌，字孝伯，辽宁兴城人。曾任直隶督军、“讨逆军”副总司令等职，后被吴佩孚排挤。

靳云鄂，字荐青，山东邹县人。时任陆军第14师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退居豫鄂边境。

③指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刘镇华。

郑士琦，字云卿，安徽定远人。1923年任山东督军。二次直奉战起，被吴佩孚任命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此时宣布山东“武装中立”。

阎锡山，字伯川，山西五台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1916年后一直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1922年任陕西督军，时值北京政变发生，即自称国民军豫军总司令，袭击洛阳。

④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期，津浦、平汉两铁路分别被郑、阎所断阻，以防南方直军北援。

⑤孙武，字尧卿，湖北夏口人。辛亥革命时被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后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时任汉口地亩清查督办。

⑥即熊克武，字锦帆。

⑦即甘凤章，另名嘉仪。

⑧原文似"郃"字，疑指今四川丰都。其时该地附近为黔军驻地。

致袁鼎卿函　甲子

（1924年）

鼎公钧鉴：舟中读报，撮其要点，参以臆测，曾于九江、南京三次函呈，谅荷省览。本午抵沪，驱车诣徐又铮，晤旧同事桂茂林，始知当卢永祥下野时，其残部杨化昭等皆愿拥戴又铮抗直到底，又铮亦允出为部署，而英领事阴助吴齐，以扰乱治安为词追逐又铮离沪。现为合肥负责驻沪接洽各方者曾云沛①。云沛亦合肥幕僚，追随廿余年者也。艺即转诣云沛，云沛一见拊掌曰："君自来，袁督办态度可知！"艺佯讶曰："袁督办态度早于上月宥日通电表示，沪报固未载乎？"云沛曰，"实未闻知，内容云何？"艺曰，"拥段登台也。必为湖北扣留无疑。"云沛曰："原电君能记忆乎？"艺曰："此鄙人得意之作，安得不忆。"云沛曰："君抄一通付我，明日遍载沪报矣。"艺询吴氏败耗确否。云沛曰："全军覆没，千真万确。子玉乘军舰逃走，方向现尚未明。"艺曰："适从汉口来，闻英美人为吴策划，将在武昌设立护宪政府，持续作战。"云沛谓外交方面合肥夙有布置，此事决不至实现。艺遂将宥电原稿一字不易照抄给之，并嘱云沛电告合肥，为我先容。比出曾寓，已钟鸣十二下，但闻明晨有船北上，遂仍莅虹口登舟。静念前事之处置，艺实不免专擅。然时机紧急，良无请命之余裕，且兹行任务以联段为目的，苟可以达其目的，或亦公所乐许；万一吴氏死灰复然，渝局实未收发此电，公未尝不可以自解也。匆匆驰报。敬颂崇绥。培艺手启于上海舟中。

注

①曾毓隽，字云沛，福建闽侯人。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皖系政客。第二次直奉战后为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秘书长。

致袁鼎卿[①]电 甲子

（1924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虞晨发函后，即由沪起碇。黄海阻风，文夜始抵津埠。今早持函诣段宅。原订午后四时与芝老会见，比往而分班延候者尚七八起，姚次之[②]婉商改期。此个人经过情形也。大局近状，冯、张先后抵津，中山亦定佳日北来。各省代表云集此间者三十余辈。芝老入京期尚遥遥。据友人密告云，芝老收拾局势分两步骤，目前只谈军事，至政治问题须征集全国意见。昨日大致分配：京汉路归冯、胡及晋阎警备；津浦路归奉张及鲁郑警备。东南各省由苏齐[③]领衔，蒸日通电，一致拥段。附名者为鄂萧、浙孙、闽周、赣蔡、皖马、秦刘、豫李[④]等。馨远另有单衔佳电，于拥段外兼及保全吴氏，然着墨亦无多。闻吴本日抵沪，随行之残部约二千余人，现尚留滞烟台，已见软化。方事之殷，奉张志欲得吴而甘心。芝老始终认吴为国家人才，不肯十分逼迫。吴已谅解芝老善意，大约卷土重来雄心至是或暂搁浅，此乐观者之言也。若另换一方面观察，则前途暗礁正自不少，齐、萧虽联衔拥段，而言外却不啻表示我辈已新结合一有力团体，巩固现有之地盘，监视未来之处置。而张、冯两胜家，在首领已难推诚相与，在部属更各骄恣恃功。芝老有统帅之虚名，无制裁之实力，随时随地皆伏危机。抱悲观者亦未可概目

为杞忧也。至钧座对段虽系新附，但因我方宥电抄登沪报，佳蒸等电，始继之出现，举足轻重，显示促成力量。此为入题得势。惟鄂局安谧，则预定发展计划无机实现，殊为可惜。待谒二庵有无办法方能决定。此间发电须由段宅转交电局，方予接受；以快邮代，而铁道节节折毁，驻军节节检查，甚感不便也。培艺叩。覃。于天津。

注

①即13日。

②即姚震，字次之。安徽贵池人，留学日本。为皖系安福俱乐部重要骨干。时任执政府临时法制院院长。

③指江苏督军齐燮元。

④指湖北萧耀南，浙江孙传芳、福建周荫人、江西蔡成勋、安徽马联甲、陕西刘镇华、河南李炳之。李炳之，字虎臣，河北正定人，曾任北洋军阀旅长、督军府参谋长，时任河南留守军副司令。

致袁鼎卿寒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覃电邮汉交凤章代发，计日尚未到达。本午谒芝老陈述钧座拥戴诚意。芝老甚为欣慰。承询我军编制饷源，艺俱详举以对。芝老云，国家多难，谬蒙各方推重，予何敢爱惜羽毛。惟此次之出，专以振导和平为职志。现吴佩孚逃往长江，新有勾结，再谋扰乱，但予仍一本诚意，以相感格。想各将领素明大义，当不至为所煽惑。袁督办既认予可与共事，亦望本和平主旨，与滇军早图妥叶。艺谓滇人怙恃暴力，侵略贵州，残杀苛捐，民不堪命，官兵异常愤慨，请求刻期动员；

袁督办恐以局部问题牵动大局，故极力制止。此次派代表北来即系奉命行事。芝老云：予入京后自有公平处置，烦转告贵军安心等语。芝老言虽如此，但闻日内直、豫交界尚有战事，大约胡、孙[①]率队往河南就首长职，而李部[②]抵抗之。此即子玉尚在活动之明证。惟上述消息此间报纸均未登载，仅由段宅办事旧友口中时露鳞爪。又王承斌本奉摄阁命令仍兼廿三师师长，而奉军李景林突将廿三师及王之卫队一并缴械。王辞职，直人已拥李继其任。又陕军张冶［治］公师前经向芝老处通款，亦突被奉军缴械。凡此种种，似非佳朕也。培艺叩。寒。于天津。

注

①即胡景翼、孙岳，分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军长。

②即李炳之部。

致王一堂[①]函　甲子

（1924年）

一堂先生台右：培艺前忝徐筹边使戎幕，饫闻先生绪论。定国军失败，又公亡命交民巷，培艺间关南下，欲以都中实况密陈先生，另图补救方策，比及抵沪，先生已杜门谢客，只与方立之晤谈数次，又将立之所计划回京密报于又公。尔后五年之间大势益坏，京、津、沪、杭汽难立足。适贵州将领电迎回籍，不得已治装西上，然一切活动犹遥奉又公意旨。此次袁督办拥段最早，且最力，不幸又公赴港，接头中断。培艺莅津虽已谒见芝老，除普通谈话外，尚未得若何之要领。先生赞相芝老，对于远道归诚之军队，似应有以慰其热望。伏恳便中留意。幸甚。肃颂筹绥。

周培艺谨上。

注

①即王搢唐。

致袁鼎卿函　甲子

（1924年）

鼎公钧鉴：……此间要人已接洽者为陈二庵、陈伯生、姚次之、冯焕章①，对公皆表好意，而二陈尤亲切。奉张因推重芝老，不欲多所主张，对往访者一是挡驾。其余如吴自堂、吕戴之②，拟日内通谒。靳翼青③于此次活动未尝参加，拟从缓投函。唐继尧自动交还贵州已否践言？我军顺流发展有无决心？务请将前方情况随时赐示，方不致隔膜。川中首领皆不免用手段对公。上月商发宥电，钟体道④谓不敢负责，其实彼方自有勘电径行表示。晋康谓不敢谈大局，而派出代表已先艺到达。可见对外活动，彼此皆争捷足。如公之推诚待人，表里一致，盖戛戛乎其难矣。艺以后函电，另编号码一二三四蝉联递下，便公稽考。七八日来周旋劳顿，今日病发，偃卧不出，草草奉陈。敬颂崇绥。培艺拜启。

注

①即陈宧、陈树藩、姚震、冯玉祥。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曾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陕西督军兼省长，1921年被直系军阀驱逐。时在段祺瑞幕中。其余几人前有注。

②即吴光新、吕公望。

吴光新，字自堂，安徽合肥人。曾任长江上游驻军总司令、四川查办使。此时入幕段府，执政府成立后任陆军总长。

吕公望，字戴之，浙江永康人。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时在段祺瑞幕府中。

③即靳云鹏，是段祺瑞系统“四大金刚”之一。

④钟体道，原川军师长。时任刘湘派驻北方代表。

致袁鼎卿巧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长江形势日渐判明，皖逐马，赣驱蔡①，皆背吴而向段。浙孙②宣言保境息民，陕刘请与豫胡③对调，八省联盟④无形瓦解。惟苏、鄂会电尚有否认摄阁之表示。然苏军久战疲劳，诸将以赏不酬庸，咸怀怨望。张久明⑤盘踞淞沪，接受此间护军使之命，而拒绝齐委镇守使之宫邦铎、何丰林⑥，又奉令回南收容原有部队。鄂军虽大致拥吴，而王汝勤态度已明，扼吭拊背，雄视上流。详细分晰，似两省皆无能为。我军乘时进展唯一办法，仍宜与幼甫合作，得寸得尺，其事稳健而安全。昨与二庵深谈，彼亦赞成此说。且谓扶植鄂人过于露骨，阻力转而加大。武汉为有力各方注意之烧〔焦〕点，不如拥王过渡，慢做文章，云云。鄙意必要时，公或轻骑减从，秘密诣王，共决大计。是否可行，仍候尊裁。芝老待咸日通电各省多数复到，即行如京。请公速予赞同。冯已晤谈，张尚未见。弟及。培艺叩。巧。

注

①指安徽的马联甲，江西的蔡成勋。

蔡成勋，字虎臣。曾任北洋军政府陆军部长，1922年任江西督军，被赣南镇守使方本仁所逐。

②即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曾加入同盟会。历任北洋军营、团、旅长及福建督军等职。为直系重要将领。1924年率部逐走浙江皖系督军卢永祥，而任浙江督军。

③即陕西督军刘镇华，河南督军胡景翼。

④即八省反皖联盟。1918年段祺瑞迫冯国璋下台后，直皖两系交恶。由直系鄂、赣、苏、直、豫五省及奉系东北三省督军组成反皖联盟。

⑤张久明，字克斋。系鄂督萧耀南援苏军总指挥。

⑥宫邦铎，北洋陆军师长，后为齐燮元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曾任第6混成旅长，浙沪联军第一军司令。后皆下野。

致袁鼎卿䇿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筱日上海发出齐燮元领衔通电，以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九省省长暨海杜①名义，发表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遥戴曹锟为大元帅。同时南京发出齐单衔洽电，拟组联省海陆军训练总司令部，推吴主持。由此可见，除窃名各省不计外，即吴、齐二人意见亦不一致。至吴数年经营之实力，三、九、十四、十五、二十、廿三、廿四、廿六，凡八师又五个混成旅，于过去两周间摧破无余。目前困守豫、鄂，士气颇难再振。刘湘对最近形势，已电段表示出兵。艺虽亦有表示，而此间总以未见钧电为疑，请公于赞同临时执政及出兵两事，迅速单衔来电，艺说话方有力。又艺自到津尚未接过钧电，务望消息时通。昨得京函知重庆来电一件被国民军扣留检察，现正交涉发还。又报载，未与贿选议员发表一改造时局系统

方案，于大元帅外，设国政会议，其委员人选列有唐继尧在内。如果实现，我军将坐受宰割。艺拟事前抗议，以退出此次拥段联合为强硬的要求。钧意云何，伫盼复示。培艺叩。智。

注

①指原海军总长杜锡珪。杜字慎丞，福建闽侯人。1921年任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吴佩孚败后，任黄郛内阁海军总长。

致曾云沛函　甲子

（1924年）

云沛先生赐鉴：沪上别来瞬兼旬矣。培艺到津曾一度晋谒芝老，其余如姚次之、陈二庵、陈伯生、吕戴之、吴自堂，虽迭经周旋，实未得若何之要领。此次袁督办远道来归。当然系钦慕芝老德望。培艺不敢自谓有劳，然过去数年间，朝夕灌输，舌焦唇敝，皆谓芝老待人如何开诚，处事如何秉公，对国家如何纯洁，潜势力如何伟大，北洋旧人受其卵翼者无论，已即新附之陈树藩、刘存厚，亦亲见其推心置腹，尽力扶植。袁督办正被吴佩孚之冷遇，不能无动于鄙言。故代表不遣他人，而独委培艺，即欲验其平日所言能否证实。当在津时，芝老尚未登台，一切自说不到。乃培艺昨夜抵京，霹雳一声即闻唐继尧代表王九龄业已入阁。查王九龄三字在一般国民脑筋中恐毫无印象。芝老揽延及之，无非为容纳唐氏意见耳。然敝军利害恰与唐氏相反，唐氏爪牙得列席国务会议，将使敝军时时有受人宰割之虞。敝军对此深抱不安。然命令已发，为维持政府威信计，只好付诸成事不说之列。不过希望芝老左右诸公，以后处置各事总应并顾兼筹，眼光四注。一方偏重，则一方怀疑，得失相消，非谋国之善策也。又

闻善后会议系以省区为单位，敝军现无地盘，大约亦在被摈之列。内容究竟如何，万恳询悉见告。培艺曩参又公戎幕将近三年，庚申之役②芝老讨曹吴之檄文，即出培艺草创，定国军③统帅部中曾有一星期之成绩。区区企盼芝老之切，自问不后于亲近要人。然一念本身责任非常重大，如接洽无效则信用全隳，南归后且无立足之地。简单言之，袁督办所抱之热望可分三点：一补充军实，二确定饷源，三确定驻地。培艺所拟之步骤亦分两节：一劝诱袁督办列入芝老门墙，俾关系益臻密切；二设法使敝军逐渐下移，屯驻荆、宜一带，训练整顿，备芝老干城腹心之寄。以上各项办到，培艺任务即算终了。敝军无他长，惟服从命令，耐苦善战，实国中所罕见。东南之役，子嘉④恃以支撑数省者，实以杨化昭部为中坚。培艺窃谓敝军能力不减杨部，或且有过之也。至袁督办为人，宽厚得众，刚介自持，见义勇为，好谋能断。一经结合，缓急可恃。如虑鄙言无征，请以名誉为保证。荷丈不见外，故披沥奉陈。培艺顿首。于北京

注

①王九龄，字竹村，云南云龙人。唐继尧幕僚，时为唐驻北京代表。

②即爆发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

③定国军，是直皖战争时皖系打出的旗号；直系打出的为“讨贼军”。

④即卢永祥。

致袁鼎卿宥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艺漾夜抵京。执政就职后发表临时政府组织令，各部均仍旧贯，军政两院说打消，国政委员

会议亦未成事实。惟阁员王九龄系唐继尧代表，艺曾提出抗议，谓唐氏利害与我军绝对不相容，王为唐代表，当然处处妨碍我军。段侧诸人再三劝慰，谓将来重要事件断不在阁议席上解决；元首注重乃在善后会议。至善后会议组织中之军民长官一项，闻系以省区为单位。艺亦提有质问。据诸人表示，大约总可列席发言。此最近经过情形也。阁员命令渝阜想已得见。陆长吴自堂，对我极表好意，军事处则由张绍卿①、陈二庵主持。绍卿仅一度接洽，二庵已有较深之结合，遇事当易商办。冯焕章因豫、鄂备战，以彼为目标，已于昨日通电下野。经段准假一月。不特对方之吴子玉失所藉口，即友军之张雨亭亦不便猛晋。此着殊漂亮，出人意外。彰德附近日内确已接触，但胜负未明。且吴同时另来密电输诚拥段，时局收拾想尚不难也。培艺叩。宥。于北京。

注

①张树元，字绍卿，山东无棣人。曾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山东督军等职。1925年任段政府军务厅长。

致袁鼎卿感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仲文①率队回黔已否开拔？闻刘显世代表不日来京。顷见芝老复唐继尧电，有“转致如周”②语。深恐彼辈以术愚我，延缓师期，待向中央接洽妥当，抗不交出，届时我若用兵，则有违反中央意旨之嫌；听其久踞，则无以安在外官兵之心。进退狼狈，殊为失策。除由艺分谒当局陈述外，请公早决大计。再，此间颇重视地盘，彼挟一省来归，万无

拒而不受之理。一经正式承认，例须加以保护，我方反对客军侵略，振振有词，刘显世以家鬼闹家宅，转觉难施攻击。现时局面尚未大定，急起直追，犹可及也。如何？乞裁示。培艺叩。感。

注

①即彭汉章，字仲文。时任黔军第二师师长

②即刘显世，字如周。时任贵州省长。

致王一堂函*　甲子

（1924年）

一堂先生台右：昨闻尊驾入都，特造寓宅请谒，知已翻然返旆，正深怅怅。午间吕君旅尘过访，转述台命：如有意见，尽可随时通讯。故略陈如次：在培艺个人及各方有识者，咸希望先生赞画中枢，纳政治于正轨。芝老幕府虽云贤才众多，而负重致远，见微知著如先生，可谓决无第二人。一旦出管疆圻，殊为芝老惜此臂助。然当兹外重内轻之际，长江中部又复淆乱纷纭，得先生爬〔耙〕梳而条理之，然后以张大宗藩，率群侯而听命于中央，亦未始非收拾时局之一道。今假定此计划可行，则若鄂、若宁，皆在所宜注意，似应择同志中之资格稍浅、任事实心者，由先生扶植提携，予以相当之助力，乃能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左顾则东北戢其野心，右视则西南归于掌握，不出期年而局势粗定矣。敝居停袁鼎卿，宽厚得众，刚介自持，所部计四师三路六旅又二团，皆服从命令，耐苦善战。目前贵州地盘尚为滇人侵占，

* 与此基本相同内容的函件，又同时分致曾云沛。

但将来收回之后，不过现有兵力三之一已足任守御。鼎卿志在国家，切欲立功自效。曩与吴佩孚结合即其热度之表现，嗣察吴氏狭隘猜忌，不足有为；而培艺又日夕浸灌，谓芝老待人如何开诚处事，如何秉公，对国家如何纯洁，潜势力如何伟大，北洋旧人之受其卵翼者无论已，即刘存厚、陈树藩辈，艺亦亲见其推心置腹，尽力维护。故鼎卿毅然决然，绝吴而拥段。鼎卿所抱之希望可分三点：一补充军实，二确定饷源，三确定驻地。培艺予拟之步骤亦分两节，一劝诱袁督办列入芝老门墙。使关系益臻密切；二设法使敝军逐渐下移，屯驻宜荆或武汉，训练整顿，备芝老干城腹心之用。在最近情况下，此种主张似非仅为敝军片面利益。乃芝老幕府一味敷衍，直不能深谈。艺曾致书云沛，谓芝老此次出山，名为全国拥戴，实则以藐藐之躬驾驭豺虎，驯伏狮象。就表面说，不能不一体待遇昭示大公；就里面说，似宜将各军各派领袖人物加以慎密之研究，某某志趣若何，某某能力若何，某某可以合作，某某仅予羁縻。经一番认定之后，而厚薄亲疏判焉。然后急难之际，能得人死力。传曰：中行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待我，我故国士报之。今天下汹汹，机会百出，彼挟一部分实力，东南西北，何地不可谋发展，失望于甲者，安知其不得志于乙，必俟情见形拙而始顾虑及之，晚矣！艺忝属芝老旧部，故言之不敢不尽。然亦未得复也。就培艺言，接洽无效，信用全隳，不过南归后为人轻视耳。就鼎卿言，彼因平时不主联省自治，对西南立异，故欲与北方有省力者相结托，如其万不可能，则亦知难而止耳。所不解者，芝老幕府于反侧抗命者，不惜降心以招致之；于远道归诚者转无办法以处置之。培艺迭次请问，欲与先生一谈者大略如此。如管见尚有可采，盟主一席非先生莫属。应如何提携进行，培艺当电达鼎卿，维马首是瞻。先生全局在胸，智珠在握，壤流之细，未必有补于高深。猥承奖藉遂忘其固。陋伏维垂察。培艺谨启。

致袁鼎卿豪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均鉴：一密。俭东两电奉悉。重要消息陈如次：（一）雨亭①突然于昨晨出京。探其内容，系雨主对南用兵，推子嘉②率奉军赴宁；芝老坚持政治手腕解决，意见颇相左。（二）焕章③三上辞呈，但亲近仍暗中活跃。艺昨与宋良仲晤谈，其拉拢我军似不止同乡关切意味。并谓一切计划已告少南转达。日来各方多挽留焕章。公有意联冯，不妨以一电示好意。（三）中山不日入都。民党论调多露与段不合作之意。到后艺拟往见，并代公投函起居。（四）闻子玉已离豫，行踪尚未明。（五）芝老前曾两电幼甫，促其下兵武汉，彼以力量不足为辞，始终不舍宜昌地盘。（六）善后会议条例尚未颁布，闻须征取中山同意。但我方列席资格则已确定。（七）滇黔巡阅使，在唐实有此野心，但段侧诸人担保其决不致实现。（八）艺此次对外系僭用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全权代表名义，善会能得二人列席，俾艺减轻责任，至深企盼。若疑中途添派或有不便措词之处，请公发电召艺回渝，另派二人，则了不着痕迹矣。艺本衰病，尤以奔走应酬为大苦。倘邀准息肩，感激实无涯矣。培艺叩。豪。

注

①即张作霖，字雨亭。

②即卢永祥，字子嘉。

③即冯玉祥，字焕章。

致袁鼎卿鱼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艳电奉悉。昨与二庵晤谈。据云："子玉下野，目标已失；幼甫扼守宜昌不动，贵军发展计划现时似难达目的；恳意仿王揖唐牌示（省长兼督办），商请执政发表，先获一地盘较之浮家泛宅终为合算"。艺谓：黔军回黔系属当然，政府此种办法，惠而不费，未免令捧场者失望。且敝军事实上困难：一、各首领劳苦功高，无法位置；二、部队太大，万难养活"。二庵云："愚为南人，于南中同志希望甚深，而对鼎卿尤为关切。假令贵军自动先占鄂西。政府自当加以维护。今现势如此，凡来此接头者，皆抱有发展欲望，许甲则碍乙，许丙又碍丁，当局实难处理，且善会开幕必先提废督裁兵，届时无地盘者亦必先吃亏。愚为鼎卿谋筹之已熟，请去电一征同意。等语。就培艺体察，二庵所言确系实情，不如姑且承诺，占稳一步再说二步。钧意云何？伫盼裁复。至善会名额，川人颇占便宜，除甫、积、晋、惠①外，大约锦、雨〔禹〕、德、青②皆得以首义总副司令资格派员列席。诚恐将来一致排斥客军，口众我寡，将蒙不利。应如何操纵其间，乞公早为注意。培艺叩。鱼。

注

①即刘湘、刘存厚、邓锡侯、杨森。

②即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石青阳。刘成勋，字禹九，四川大邑人。曾任川军军长、总司令、四川省省长等职。

致袁鼎卿阳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鱼① 电发后，晤府方要人。艺微示二庵所云不能满意。据某君密告，二庵在芝老左右诚可主持几分。但皖黔情形不同，欲芝老发此明令，恐尚须经若干之考虑。缘北方对唐继尧向极重视，处置贵州不能不顾唐之意思。一也。政府初立，为维持威信起见，不肯轻发命令，凡各省事件多待其酝酿成熟，眉目分晓，然后因势而利导之。若妄发不易贯之命令，转恐惹起纠纷，二也。为贵军计，只要二庵所云实现，即算上好面子，等语。其言亦颇中肯，特并密陈，以供参考。子玉下野，声言赴鸡公山休养。抚万、珩珊② 亦将立脚不牢。惟幼甫态度，前闻二庵陈说如彼。而京报喧腾，皆谓其准备驱萧。宜、渝相距较近，公能悉其真意，就中觅取机会否？邓鸣阶③ 在段侧已挣得参予秘要资格。艺为公拉拢鸣阶，表示暗助，但不受任何名义。请公来一电道意。二庵处亦有通讯之必要。培艺叩。阳。

注

①即7日。

②即齐燮元，萧耀南。

③即邓汉祥，时任段祺瑞政府秘书。

致袁鼎卿蒸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一密。阳电奉悉。艺到京后连上宥、感、艳、豪、鱼、阳六电，凡公垂询所及，皆已备陈。现政府内容暨二庵代谋各节，亦已详述。当在津时，鄂、豫对段尚怀敌意，宜函电之被扣，近想畅通矣。钧电惟漾、有未到。承撮示漾电要旨。仅请孙商段以命令行之一语，尚未了悟。闻中山数日后来京。接洽彼方应取何态度，敬乞明示。至我军利害关系及所抱目的，艺向各要人除口头表示外，并函商段骏良①、王揖唐、曾云沛、吴自堂、陈二庵、张绍卿，稿件盈寸，自问已不遗余力，而政府处置，一切务为持重，对稍远省分尤周详审，顾不轻下断语。即如陈伯生、吕载之参加活动，皆希冀恢复地盘，然只听其自为经营，未见予以何种助力。此外吴自堂之于苏、张宗昌②之于鲁，咸挟战胜之余威，拥一部之实力，而亦未免于失望。艺谓公如不忘鄂西，宜师白衣渡江故智。我军在彼稍有根据，一旦部队到达，黑幕揭开，不患政府之不承认。此策乍听似觉冒险，然坐待明令，将恐河清难俟耳！艺衰朽不堪任事，豪电请公召回，另派二人出席善会，实本诚意，绝无矫饰。接近段方，进言容易，自愧不如邓鸣阶；曾任疆圻，顾盼自喜，自愧不如任志清；应酬阔绰，耸动视听，自愧不如刘少南③；八面联络，有孔必入，自愧不如田政臣④。请公择能任使，贤艺十倍。又此间民党谈及西南形势，每为唐继尧鼓吹。继尧才具力量不过尔尔，而捧场如是其多，不可谓非平日结纳之力。此辈办实事则难见功，制空气亦颇有用，以后并盼注意。培艺叩。蒸。

注

①段宏业，字骏良。段祺瑞之子。皖系太子派首领。

②张宗昌，字效坤，山果掖县人，奉系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入据山东，任山东军务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安国军副总司令等职。

③刘少南，其时为袁祖铭军总部派驻武昌、洛阳，与吴佩孚直接联络的代表。

④田政臣，为黔军总部派驻北京办事处处长。

致王孟群[①]函　甲子

（1924年）

孟群吾兄左右；昨日畅谈，胸中郁伊为之一摅。弟自民元失败后，觉世间事不过尔尔，苟求糊口，毫无意于政治之活动。缘感彭城之见知，遂惹此次之烦脑。谚云：是非只为多开口。进退失据，作茧自缚，殊可哂也。前将敝军节略开交骏良，兹特抄一份送请查阅。兄赴天津便乞与邻葛②一商。雨帅如有意拉拢，弟当勉尽绵薄。雨帅负天下之重乘，有为之时，怀远招携，亟当积极进行。袁鼎卿智勇深沉，宽厚得众，热心统一，志立功名，既不若唐继尧之妄自尊大，又不似川将领之怀诈骑墙。倘承前途扶助，必能始终共济。弟素性硁硁，耻为虚伪之言，况曾在奉军总司令部服务，亦属雨帅旧部，苟无几分把握，何苦为人标榜。吾兄想信我也。手颂台绥。培艺顿首。

再，袁部队伍别无他长，惟服从命令，耐苦善战，良为国内所罕见。东南之役子嘉恃以支柱数省者，实以杨化昭部为中坚。弟窃谓袁军能力不减杨部，或且有过之也。发展地盘，注重鄂西，其理由具如昨述，兼知重要部分已为捷足者先得，不敢复存

妄想耳。此点弟自来京津即多方鼓吹，目前吴氏下野，目标已失，今齐氏又有抗命运动，弟不能不认为一种机会。除向此间尽力奔走外，雨帅处能否予以赞助？诸仗烘染，叨在旧侣，拉杂奉陈。培艺再启。

注

①王荫泰（1888—1949）字孟群。早年赴日、德留学，1921年起任张作霖顾问。抗战爆发后投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处死。

②即杨宇霆，字邻葛。

致段骏良函 甲子

（1924年）

骏良尊兄阁下：昨承嘉命，快接清光，瞻对之余，佩仰曷任。元首出膺艰巨，天下交钦，四方来归者，无智、无愚、无远、无近，莫不竭诚拥戴，企盼新猷。然各省各军环境不同，利害亦异，联甲则乙猜沮，抑丙则丁怀疑。所贵情况明了，乃能处置公平。阁下纡尊接洽，殆亦有意于斯。弟庚甲之役，曾在定国军统帅部服务，既属元首旧部，义应知无不言，谨将敝军现状及一切关系密折开陈，藉供参考，倘有咨询，再当随时趋谒。专颂台绥。世小弟周培艺再拜。

计开

甲　袁祖铭所辖各军（以下省称袁军）编制及驻扎地点

一　国军第三十四师　师长袁自兼　驻四川长寿、江北

二　黔军第一师　师长王天培　驻四川江津、合江

三　黔军第二师　师长彭汉章　驻四川南川、涪陵

四　黔军第三师　师长周西成　驻贵州仁怀、赤水

五　川黔边防军第一路　司令吕鹿鸣　驻四川綦江

六　川黔边防军第二路　司令张　藩　驻四川璧山

七　援川黔军第四路　司令刘国桢　驻湖北五峰、宜都、长阳

八　黔军第七混成旅　旅长吴传心　驻四川涪陵

九　黔军第八混成旅　旅长何壁辉　驻四川重庆

十　黔军独立第一旅　旅长穆瀛洲　驻四川合江

十一　黔军独立第二旅　旅长杨其昌　驻四川南川

十二　黔军独立第三旅　旅长毛光翔　驻贵州遵义

十三　黔军补充旅　旅长张膺方　驻湖北宜都

十四　黔军警卫第一团　团长杨维和　驻四川重庆

十五　黔军警卫第二团　团长杨　柱　驻四川重庆

十六　援川各军宪兵司令部　司令傅　杰　驻四川重庆

乙　袁军之财政

查袁部合计兵约七万名，官七千余员，而驻防地点仅十余县。除各该地面收入外（重庆、涪陵、江北、长寿与川军合驻，收入按实力摊分，至宜都、五峰、长阳系暂时借驻，不在当地筹款)，惟重庆铜元局完全归袁军管理。然该局负有旧债数十万，须由袁军按月分偿。统计每月确实收入不过二十三万，而每兵月给四元，每官月给十元，即不敷十余万。至中央指定由监税项下月拨之二十四万，自上年十月后即分文未领。

丙　袁军对中央之希望

一　明令侵占黔省之滇军退回原防，黔省治安由黔军负责维持；如滇军抗令久踞，黔军得以武力驱逐之。

二　明令划定川黔边防督办辖境，与川军各清界限，不相混杂。

三　鄂西或武汉，中央有须黔军效命之处，袁部愿出五六混成旅，听中央特派之军事长官指挥。

四　每月指拨之盐税，希望中央维持原案，明令川南稽核分所不得措勒。

丁　袁军利害关系之各方

一　唐继尧以武力侵略贵州，施政又种种苛暴。黔军官兵一致同仇，非待唐继尧交还贵州后，黔军不能与唐表示友意。

二　刘显世为虎作伥，甘心卖省。黔军官兵一致认为败类，无论如何均须铲除（刘部号称六团，实仅杂枪二千余支，完全生存于滇军卵翼之下）。

三　川滇边防督办刘湘、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与袁推诚提携，利害共同。即刘存厚、邓锡侯、熊克武各部，在最近情况下亦能合作。

四　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对川军常怀疑忌，惟与袁情感相孚，有一致动作之密约。

致吴自堂、张绍卿函略同，密折並抄送。

为袁鼎卿上孙中山笺[①]　甲子

（1924年）

中山先生钧鉴：敬肃者：祖铭闻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必待

出类拔萃之圣哲先觉先知，发挥指导，积以岁月，蒸为风气，乃能转移群众，博最后之成功。先生首倡革命，百折不回，维护共和，天人交钦。曩之反对怀疑者，今皆为主义所征服。无南无北，一致欢迎。况在祖铭，尤深庆忭。前派简咨议②专驻粤，迭接函电，知区区苦衷，已邀先生谅解。惟祖铭自始联吴，即因军实缺乏，藉谋补充之便利，中更变故，仍未达到圆满目的。且川省内情复杂，动多反复，雅不欲随波逐流，以空言搪塞长者。近闻北地同志特起异军，驱殄元凶，与民更始。特派敝署秘书长周培艺代表北上，视察情形，並嘱趋叩崇阶，面陈衩缕。惟先生进而教之。肃颂道履。敬请钧安。袁祖铭谨上。

注

①中山先生北上在京期间，病情严重，稀接宾客。此信並未递交。

②即前自治党成员简书（字孟平），其时以黔军总部咨议名义，长驻广州与北京。

致曾云沛函　甲子

（1924年）

云沛先生赐鉴：昨承教言，字字金石，倾听之余，至为满意。遵于敝军生存必要，政府毫不为难之范围内，拟具办法，敬乞转呈元首待定施行。抑培艺更有进者，在元首综揽全局，当然持至公至平之态度，应付各方果能一视同仁，民国从此巩固，岂非至愿。无如拥戴诸人，或暂时利用，或别有企图，此中情形复杂，浅人犹不免怀疑，况丈高瞻远瞩，鬼魔宁能遁形！如以鄙言为不谬，则别择宜有眼光，处置宜具手腕，间中布子，急时得用，奕虽小数，通于治国矣。凡充任代表莫不为其主官鼓吹，舌

上生花，到头终无结果。艺今亦无取多言，必有一日令丈回忆某某尚不欺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请以验之将来。肃颂筹绥。培艺顿首。

遵将草拟意见书开呈鉴核

凡军队生存有三要件：一驻地；二饷源；三器械。兹特逐项分疏说明理由如左。

解决第一项办法

袁军全部七万余人，以三分之一回黔守土。以三分之一驻川黔交界（合江、古蔺、永宁、纳溪、江津、綦江、涪陵、南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重庆、江北、长寿），服川黔边防勤务。以三之一驻鄂西之一部（利川、建始、恩施、鹤峰、咸丰、来凤、巴东、五峰、长阳、宜都、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听候中央调遣。

理由甲：黔军回黔，在一般官兵脑筋中认为天经地义，毫无可疑。况自滇军侵占以还，搜括虐杀，水深火热，在过去数月间，各部队一致请求动员，归救桑梓。袁督办恐以局部问题牵动大局，竭力制止。最近唐继尧、继虞兄弟亦有悔祸之心，迭派代表来渝，自愿交还贵州。惟附带种种苛酷条件，尚在磋议中。查此次元首救国，唐继尧拥戴较早，责令退出贵州虽属主张正义，究恐不便措词。但求元首口头劝谕，戒以侵占无益，徒结两省不解之仇，余事听袁、唐交涉成熟，双方会呈前来，再行明令发表。

理由乙：边防督办虽系曹政府权宜设置，然目前实有保留之必要。一则两省交界土匪如麻：非有统兵大员常驻清乡，难收摧陷廓清之效；一则川军首领太多，内容复杂，彼此火并，易于动乱，必得有力部队镇慑调处，乃能相安于无事（川局

粗定，杨、邓却相龃龉，致有顺防喋血之争，赖袁督办联合两刘，仗义执言，始归于好，然表面虽暂平静，里面仍尔纠纷。袁部驻川实有举足轻重之势，一经开拔，必且立见破裂）。惟辖境未经区划，故动作随处障碍，拟请元首明令划清界域，各专责成。至上列各县，十之七八皆属袁军现驻防地，（请参看前呈手折甲项）。不过经政府一度指定，以后办事较为顺手。

理由丙：黔省地形在滇、桂、湘、川四面包围中，商贾孔道多出于湘之常德、川之重庆；直贯两者腹地千余里，以达于汉口。顷年政治不纲，兵匪横行，贵州于无形中被人封锁，外货不能输入，土产不能输出，以最贫最瘠之省分，而物价昂于京、沪者五六倍，老弱饿殍盈塞沟壑，稍有人心不忍睹闻。欲解此倒悬之惨状，又万不能越俎而代湘、川谋全省之治安。故且就鄂西南岸求一出路。查由黔之铜、松、思、石，经川之酉、秀、黔、彭，而达鄂之长、宜、枝、松，势成一线，若蒙中央特许，又啻拯七八百万之兵燹遗黎生死而肉骨之，其为功德曷有涯量！况三十四师系属国军，驻川驻鄂本无区别。又袁部原有一路一旅驻扎鄂西之宜都、五峰、长阳间（请参看前呈手甲项），于事则因而非创，于理亦顺而不逆。统观鄂局，萧似已不能立足，萧去则鄂督人选莫适于王。以王继萧，以袁继王，尤足令袁感激效死。惟袁向主自修天爵，不肯妄求名义，是在政府权衡至当耳。

解决第二项办法

回黔部队查照贵州旧日饷章支给，驻川部队暂照川军现行饷章支给，驻鄂部队，一律编为国军，照陆军部规定，饷章支给。除将来地方担负若干，中央协济若干，应俟各事就绪，另案办理外，在现况之下，拟请政府按自筹拨二十万元，或令财政部

盐务署查明旧案，转行川南稽核分所按目如数划拨（请参看前呈手折乙项）。

理由：袁部欠饷多者二十八九个月，最少亦十二三个月，长夏食粥，隆冬无衣，穷苦达于极点。惟贵州向称贫瘠，原定饷章视部章仅七折而强，川军饷章较贵州则赢，较陆部亦绌。若一律按部章支给，无论省库国库均感困难。兹拟分为三等，其服务乡里者，安常处顺，故权利亦薄；稍远者稍优；更远者更优，则不平之中仍寓持平之意。仰托威福，贵州收回，省防部队当然由省库支给，驻川部队自有饷源（请参看前呈手折乙项），大约所增无几。驻鄂部队既编为国军，亦当然由国库支给。独此青黄不接之际，非赖中央补助，实苦无法维持。明知国库空虚，要不能不为饥军请命也。

解决第三项办法

各种械弹在必要限度内，政府允为补充。袁部得于中央指定之兵工厂内，有优先承领之权。

理由：逊清光、宣之交，陆军当局计划贵州只练一混成协，故所领步枪不逾三千支。入民国后，虽稍有增加，亦旋有损耗。袁督办与吴佩孚合作之要件，即缘吴佩孚容纳其在汉厂购枪一万八千支之请求。然滇军即乘枪支未到之际，伺隙来侵。退川以还，前后领获汉厂枪支仅达预定半数，而中间作战自已惊人之成绩。良由士卒用命，坚苦耐劳也。谬蒙元首特许，维持袁军生存，须有相当自卫之实力，用待努力报国之机会。将来拟请派员检阅，缺者补之，无者给之，但求不落人后，并不敢有何奢望。

附记

上述各节，均根据生存必要一语，专从维持现状着想。如裁兵

问题，经法定机关之决议，元首之裁可，有公平正确之标准，各方俱遵照实行，培艺敢担保袁督办率先服从，毫无异议。合并声明。

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全权代表周培艺

致袁鼎卿铣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真电奉悉。消息畅通，快慰无似。应陈各事列左：（一）复黔问题，艺赞成迁就。愈速愈妙。能在善会开幕前收回地盘，名实俱利；否则夜长梦多，恐堕诡谋。（二）二庵因一部鄂人拥其回鄂，避去天津。钧意艺当函达，并抄送电本。（三）我方事近系与云沛接洽（梁鸿志①任秘书长，实云沛化身）。艺迭函催云沛，询芝老对我方真意。昨夜云沛约谈，另详铣二电。（四）孙、段提携本属预定计划，最近忽露裂痕。在孙派以为芝老不待中山北来遽行就职，是无诚意合作；在段派慑于中山之赤化，虑共产主义蔓延北方，不免怀疑。但均系左右放出空气，将来二老觌面结果如何，始能断定。（五）段、张意见虽有若干相左，在最近情况下仍互相尊重，互相容纳，决无他虞。（六）冯太狡狯，令人不可捉摸；钧意如此应付，恰合分寸。张此次一切布置，均从大处落墨，迥非吴下阿蒙，将来不可限量。艺有至友在彼，已托某与杨宇霆深谈，表示愿意合作（杨任总参议，与艺亦有旧，奉天外方略大致皆由杨决定）。彼我皆取远交政策，无直接利害冲突，而就成分分析，我赖彼赞助之点尤多。公如以为不谬，艺再积极进行。（七）善会职权：一国民会议组织

法；二整理军政；三整理财政；四交通；五教育；六民生。就我方说，自以二项关系为重要。公所谓收束军事、改革军制，当然包括于整理二字中。莘园②军事专家，必能阐发尽致。请即电呈执政，谅无不行之理。(八）艺自问学识材力不堪世用，加身弱多病，精神短少，蓬户息影之念不自今日始，公亦久鉴愚忱矣。拟俟各方接洽稍有眉目，仍乞赐放还山。忧患余生，当朝夕为公祝福也。培艺叩。铣。

注

①梁鸿志（1883—1946），字众异。福建长乐人。民国后任职国务院，后投靠段祺瑞，任安福国会秘书长。时任执政府秘书。

②刘莘园（1891—1977），名树苑，号莘园，贵州仁怀人。参加过护国护法之战及一些军阀战争，是高级参谋与指挥官，被誉为贵州军事专家。

致袁鼎卿铣二电 甲子

（1924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云沛语，艺迭次赐函均转呈芝老，并谓鼎卿自动来归，通电最早，若不设法维持，人谁与我合作。芝老云：予极知其然。惟贵州现在滇军掌握。唐氏挟两省以拥我，我焉能割其一，以畀鼎卿？！鄂西亦有兵驻扎，幼甫声明不愿下移。必不得已令周代表于鼎卿能生存，政府不为难之范围内想一办法，我认为可行，必予照准。我深知鼎卿及其部队之可恃，但目前说不到发展，只能维护其生存，以待将来。此为芝老推心置腹之言，嘱即赶办。艺谓当电渝请示。云沛云："我日内拟赴香港，或有耽延君事。我系越俎代谋，碍难久候。"查执政府军

务厅长、秘书长，在芝老前均不敢多说，二庵、自堂亦皆出京，云沛一去事又弄僵。因即开陈，节略共分三项：……① 大意如此，准明日缮清交与云沛。擅专之咎，伏乞鉴原。结果如何，容续电陈。节略原稿迟日邮寄备案。培艺叩。铣二。

注

①内容详见前面《致曾云沛函》。

致袁鼎卿函　甲子

（1924年）

鼎公钧鉴：两铣电计先入览。昨上政府手折，原稿另抄呈阅。次要消息，分陈于后：

一、子玉尚在鸡公山，胡景翼逼之殊急。萧耀南以重兵扼守武胜关，只许吴只身入鄂。吴之残余部队势将完全瓦解。

一、明令内、陆两部监视曹锟，听候公判。据说内容实为保全曹氏之善意处置，俾免发生意外。惟闻曹病甚重，恐将不起。

一、将有明令撤销伪宪法。至旧约法，亦有宣告失效之拟议。惟各方反对颇多，未知能断然下令否。

一、免齐令下后，浙人运动去孙，闽人运动去周①，不免又生一番波动。

一、京中各校联合散布传单欢迎中山，被警厅捕去四人。因此中山滞津观望形势；汪精卫等一面登报声明，中山并不赞成赤化。

一、云沛语艺，善后会议仅取形式作用，非同立法机关赋予无上威权。

一、旧政臣于冯军入京时，即将黔军驻京办事处木牌撤去，避入交民巷法国医院。当时系传有人控告，近又闻有下令逮捕之说，且传云沛主张甚力。艺已代向云沛疏通，或可复其自由。

一、数月前声势烜赫，炙手可热之李彦青②，已于昨日在天桥枪毙（即任志清历次拉拢而不获接近者），闻曾追出赃款数十万元。

一、艺即日移往东四七条代表招待所，因政府委员殷勤劝驾，不便拒却。该处系王怀庆故宅，鹊巢鸠居，即此亦不无感喟也。余容续布。培艺谨启。

注

①指浙江督军孙传芳，福建督军周荫人。周荫人字越恩，河北武强人。曾任北洋军阀师长，福建军务督办。1926年被北伐军驱逐。

②李彦青原为曹琨府侍人。

致袁鼎卿巧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此次解决时局，召集国民会议之主张，段、孙所同。惟产生国民会议之机关，段主善后会议，孙主预备会议，命名既殊，分子亦异。段注重实力各派交换意见，孙博取一般民众热烈同情。距离太远，不易接近。中山抵津旬日，莅京之日期或云即来，或云缓来，或云不来，莫衷一是。总之双方对国民会议皆欲有所操纵，则不得不于先决问题，努力奋斗。此为不可掩之事实。将来负者一方，或服从公意，暂

息旗鼓，或标明主义，再酿战争，则不可知矣。培艺叩。巧。

致袁鼎卿巧二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胡（景翼）部有窥鄂模样。萧耀南已在武胜关布防。孙尧卿①昨告艺云，段、孙不能合作，前途万难乐观。我辈南人亟早自为谋。我向当局表示北胡②南熊（克武）皆土匪动作，最足扰害地方。若中央不能制止，我以公民资格请求黔军东下，烦转鼎卿暗中准备。今午又来访，云已与鄂代表黄孝起密商，由萧电公，开队赴鄂，担负防熊任务。黄谓萧夙有意联公，苦王（汝勤）扞格其间，无法进行。我已代答，保必完全办到。黄赶今晚夜车旋鄂，五日内准有回信，嘱先通知。又谓，但（懋辛）、张（冲）③运动罢杨④，川事必起纠纷。知公与杨不协，但不宜参加何方，耗损自己实力，阻碍发展机会，各等语。特此飞陈。培艺叩。巧二。

注

①即孙武，字尧卿。

②北胡指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

③张冲，字云鹏，云南泸西人。曾任川军旅长，时任唐继尧部师长，驻川滇边地带。

④指杨森，时任四川军务督办。

致王植之函　甲子

（1924年）

植之吾兄麾右：渝中握别，倏已两月。每忆竹酒雅会，未尝不神弛也。弟东下后，因京汉、津浦均不通车，只好绕水程北上，黄海阻风，迟至两星期始达天津。适当纷扰之会，电报检查甚严，初上总座覃电，亦系寄汉口托凤章代发，虽商准由段宅拍发密电，势不能时去搅局。入京后仅有两日得直交电局拍寄。过此检查又严，则交执政府代发，其不便之感正与津同，故未一电幕府，兄当能谅我。大局形势表面渐趋和缓。冯玉祥坚请辞职，避居西山，一面通电，将国民军名义取消，所部归陆部直辖；张作霖亦取消镇威军名义，解除巡阅使职务。政府裁撤巡阅使命令，实迎张势而决。乃如是之速。苏齐免职大致已无反响，惟胡景翼广招匪队，近有窥鄂模样。然萧早已布防，武汉当能稳固。武汉不动摇，湘赣星星之火断难燎原。不过内容酝酿究至何程度，，一时尚看不透。段、孙合作渐见裂缝，段主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注重实力各派之融洽；孙主以预备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藉博多数民众之欢迎。距离甚远，恐终分道扬镳耳。复黔问题，敌利在延宕，我利在速决。望兄赞助总座，刻日前进，毋再犹豫，免误事机。专颂勋履。弟周培艺手启。

复詹灵枢函　甲子

（1924年）

灵枢吾兄如握：捧读来函，欢喜无量，此盖离渝以来第一次

得朋友私书也。弟未以书遗人，然却甚盼人有书贻我。一则远客数千里外，日戴假面具与达官贵人周旋，难受之极，忽传好友尺素，精神上得以慰藉。二则团体内部情况亦有周知之必要。承示各节，私心早虑其有是，但反躬内省，在弟亦不为无过。盖弟以日日求退之人，一但鼎公以此重任畀之，遂欣然承命而不辞。自忌者观之，岂不谓矫情作态，以退为进，利用时机暗中活跃？由此逐渐进展，将益博鼎公之信任，植党擅权，报仇修怨，则彼等处心积虑，杀人造孽，所筑之地盘，或竟根本倾覆，焉得不百方捣乱，求逞阴谋？此弟自树目标，自取排挤！回忆壬戌年初到贵阳，某某等即散播流言，极力诋毁，久之又久，陈幼苏①语所亲曰，周素园暮气已深，无能为害，始停止攻击。今日事态正可借此言为反证耳。弟现通盘筹划，决定自处方针。承鼎公推诚相待，无论接洽效果如何，弟必尽力一办。察时局之趋势，依鼎公之希望，谋本军之发展，照下述三条路积极进行：一、芝老方面。月余以来舌焦笔秃，争得两句切实话，曰维护鼎卿生存，以待将来；曰慢慢找一地方给他住。关于此事弟已将呈递政府折抄寄鼎公（其要点先于铣二电陈明），系迳交领事巷，想不致再有压搁情事。总之讨价不高，期于办到，占稳一步再说二步。二、雨亭方面，国内实力此君巨擘。而此次所取态度却很高华。士别三日真当刮目，前程殊不可量。好在彼我无利害冲突，彼欲在西南得朋，我正好迎合上去（彼虽与唐继尧有接头，弟正设法破坏之）。将来言论上、物质上，我赖彼赞助之点甚多。弟已安好线索，俟鼎公复电允许，即放手办去（已于铣日电陈）。三、尧卿方面。尧卿在鄂颇有潜势力，而诚意崇拜鼎公，其来京师处处代我鼓吹。现因萧珩珊四面受敌，尧卿即乘此说萧电鼎公乞助。我所期望于幼甫而不得者，或得之于珩珊。弟正日夜下工夫，使为我用（有巧二电陈鼎公）。此三条路能走通其一，即请鼎公派人接办，万一一条都走不通，弟当然无留京之必要。届时无论如何，

必求鼎公赐放还山。鼎公知我，亦必许我也。惟现刻正当吃紧之际，而政局情况又复千诡万变，全仗消息灵通，内外扣手，始可望应付得宜，恰到好处。既能压弟电不给鼎公，即能压鼎公电不给我，如此一延宕间，机会已逸去而不可追。弟个人不过负不能办事之咎，然鼎公肯咎我而罢我，在弟为宿愿获偿，转当感谢。压电者所可惜者团体耳、大局耳！当弟之抵津，也闻任志清在环球饭店，即往访之。任大言曰："曹吴之必倒，段之必复起，我老早看透，再三电告鼎卿；使鼎卿听吾言，何致今日走头〔投〕无路。"弟谓："鼎公曾致电要你来津，有所表示。"彼云："我嫌时机太晚，人家已将登台始来赶热，故不愿耳。"接谈他语后，彼忽忘形向弟云："我来此想打听路子，为鼎卿疏通，你来正好，我算卸却责任了！"弟谓："两月前已嫌晚，今不更晚乎？好在我人微言轻，碰钉子不算事，你曾任封疆大员，身分不同。我侥幸能接上头，即将南归，大约鼎公仍非借重不可。"弟自谓此系推心置腹之言。彼来京后，逢人便说周素园真阴险，以深情厚貌买得信用，言论间动辄毁我，说我把袁鼎卿事弄糟，幸得他来板正了，真正岂有此理！云云。弟辩无可辩，只好付之一笑，不过绝迹不与往来，诚恐又惹出是非耳。又闻唐士行前请邓鸣阶介绍见段一次，表示任能左右鼎公，段未置可否；旋唐又语邓，须设法推毂志清任芝老秘书长，可保黔军为芝老效命。邓谢以交浅碍难言深。然志清活动之心无日去怀，彼等认此次出席善后会议，接近临时政府为做官捷径，大可出出风头。而该前巡按使久蛰思伸，春色撩人，按捺不住（闻双止澄辈言，任在曹政府时代利用黔军代表，企图接近二李：靖臣、彦青，以求所大欲。谈话情态卑谄万状，然二李视之蔑如）。鼎公任委何人固皆不免缺望，又独委一积年仇视之周素园！于是号召徒党下令总攻。将来恐尚有种种不可思议之诬蔑谗谤。弟衰病老废，宿怨未解，岂可更结新仇，贻子孙以灭门之祸！故自己督励鞭策，欲于最短期间将前说三条路，走得通走不

通求一结果，亦足以对鼎公矣！拉杂纵笔，不觉其词之冗。就中关于公事者，请一询鼎公曾否接阅各函电；关于私话，千万不必提。盖彼攻我而我亦攻彼，是与小人同一伎俩，故不屑也。培艺载拜。

注

①即陈廷策，字幼苏，贵州著名宪政党人。

上段执政书　甲子

（1924年）

执政钧鉴：敬呈者：近日都门喧传有所谓六头协议之主张。六头者即钧座与孙文、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是也。政府有无此种拟议，培艺不敢知然。窃以为如果实现，将益陷时局于纠纷，启各省之分裂。谨陈刍荛，维钧座详察焉。政权最高之门宜出于一，不能有二，二则必争，从前府院之龃龉可为殷鉴。二犹不许，若之何其六？此不可一也。孙文革命元勋，常以主义为号召，为容纳其主义起见，提议案使付讨论焉，立政策使试施行焉，亦足以昭示大公矣！若钧座放弃主体而隐居客位，则孙文将自忘客体而行使主权，……此不可二也。张、卢、冯、唐皆列将耳。彼已共戴一尊，我转教猱升木，外重内轻之势已成，强藩干政之迹已著，纵不能设法裁抑，又何扬其波而张其焰？此不可三也。与孙文资格比者，有黎元洪、岑春煊、徐世昌①诸人；与张、卢、冯、唐资格比者，更难屈指数，一旦群起质问，政府何以善其后？此不可四也。圣贤佛菩萨之用心不能责望于人人。钧座利国利民而自身不与焉，不惟培艺信之，天下莫

不共信之。其余诸人谓皆淡泊如钧座，纯洁如钧座？怀疑者正恐不止培艺一人。当兹权利竞争，人欲横流之际，地盘也，兵力也，饷源也，伸甲则屈乙，许丙又碍丁，纵甲乙丙丁各偿其愿，而参与协议者有所得，即斥外协议者蒙其失，彼失焉者讵肯拱手听命，默尔而息乎？此不可五也。建此议者必曰时事艰难，意见复杂，与其一人独裁，丛尤府怨，不如延有力者于一堂，尚可减杀反对，发现妥叶。斯言乍听似有理由，不知结果适得其反。钧座夙以负责闻于天下，根本上皎然不欺，处置上久亦大白。昔被毁谤而今受拥戴，是非在人，彰彰明也。一旦破坏其从来之立脚点，而有类似乎取巧模棱之所为，成不见功，败益归过。此不可六也。道路之言，本不足征信，惟培艺既有所见，亦不敢自安缄默。至僻在昆明之唐继尧，尤无相提并论之价值，兹将该省实力另折密呈，统乞鉴核。敬请钧安。旧部周培艺谨上。

查逊清光、宣之交，滇省以边防区域，由陆军部之规划，定设常备军两镇，锡良、李经羲相继为总督，皆注重此事，军实至为充足。辛亥革命蔡锷席此凭藉，常有并吞邻省之大欲。元年用兵贵州，扶植唐继尧督黔完全成功；同时用兵四川，虽未展拓地盘，而财物掳获甚富。由是养成滇人掠夺之心习。二年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师蔡锷故智，扶植刘显世于贵州，树为附庸。嗣是僭号联帅，指挥两军，七年之间侵川五次。九冬十春，黔、滇内部先后动乱，刘、唐被逐②，三省人民始获小康。十一年继尧复辟，仍欲温其联帅之旧梦，遣使至黔，胁袁祖铭承诺其要求，祖铭拒绝之，遂酿第二次侵黔战争。袁军退却，唐氏再遣胡若愚、吴学显分路图川。中道溃败，胡、吴仅以身免，唐乃增队黔边，扼险固守。查贵州本贫瘠省分，唐氏志欲收川，不能不先踞黔，平日训诫士兵，常谓必统一川、滇、黔乃能下兵武汉，逐鹿中原。其野心勃勃如此。然滇军

极盛时，步枪不过三万支，历年耗损已丧总数三分之一，又顾品珍旧部杨希闵、范石生等与唐不合作，帅师走桂粤，携带枪支又去原有三分之一，现刻继尧所余存者最多万支而已。微闻唐旅居香港时得某外人之介绍，补充四千支，去年以护路为名向法国购入三千支，合计亦只一万七千支。袁祖铭曾派军官赴滇密查。据报，继尧改革军制，陆军共编为近卫二十六团，每团两营，每营三连，每连实有枪九十支，现戍守贵州者约十五六团，驻扎本省者十团左右而已（核与估计之数相符）。故以实力言，唐部且不逮袁部。惟唐不惜金钱，广为接纳。无聊不负责任之政客，往往张大其词，为唐鼓吹，北方距离较远，无从悉其真相。钧座一意怀柔，微嫌奖宠过甚，而继尧素性畏强侮弱，愈优容则愈放诞，愈礼下则愈骄横，最近迭唱高调，曷尝有悔祸诚意！钧座谋统一，而唐实统一之大梗；钧座主和平，而唐实和平之蟊贼。此獠不去，不特川、滇、黔永无宁日，国家前途亦少乐观。伏维钧座经纬万端，权衡至当，勿徇一人之意而失三省之心，兵燹遗黎，庶拨云雾而见天日。谨冒死以闻。旧部周培艺。

注

①黎元洪、徐世昌均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岑春煊1918年曾任民国护法军政府七人总裁主席。

②1920年黔军由川回黔，驱逐省长刘显世，由任可澄、卢焘先后兼、代省长职；1921年滇军顾品珍回滇驱逐唐继尧，自任滇军总司令、督军兼省长。

致袁鼎卿径电　甲子

（1924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昨晤傅觉民①，得从旁面探悉王幼甫真意。王甚畏我军东下，尤畏公自来喧宾夺主。此次派罗某谒段，第一任务即请制止我军。王左右且献策，先将辅卿所部驱逐离鄂，免作内应。惟运动督鄂又为罗第二任务。觉民因是说罗，幼公力量不足控制全鄂，似应借助于黔军。如鼎公仍驻重庆，东下队伍亦不觊觎宜、沙，仅以一部驻鄂西之南岸，为贵州谋一出路，忠实拥护幼公，岂非两利。罗颇以为然。云云。查觉民主张与艺进行计划不谋而合，倘荷钧意赞同，何妨揭明主旨，与王作最后交涉。尧卿赴津，商件尚无回信。今日《益世报》载，萧珩珊拟编张膺方部为第五混成旅。觉民亦谓闻罗某言，亚馨累向幼甫输诚，乞予收编。似此沿街叫卖，殊损本军令誉，应请早为注意。正译发间，善会条例公布，谨撮要奉陈：一、宗旨。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二、组织。甲、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乙、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丙、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丁、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前项第一至第三款，会员不能列席时，得派全权代表与议。三、议决事项。甲、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乙、关于改革军制事项。丙、关于整理财政事项。丁、其他各案由临时执政交议者。四、另设专门委员会，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审查大会所交议案。五、会期一个月，得延长二十日。六、开会日期未定。此项条例已不知修改若干次，但与民党意见如终未能一致。段则为维持马电信用起见，故亟亟公布。培艺叩。径。

注

①傅为湖北萧耀南派驻北京的代表。

致袁鼎卿宥电　甲子

（1924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来电敬悉。家乡问题告一段落，至慰。昨张英云接渝电，公与刘、赖、邓合作倒杨，业得执政同意，并允接济子弹，二庵嘱其转告，盼即电达钧座。艺质之二庵，据谓渝中确有电来，芝老对杨本无爱惜之意，已许川人自决。惟接济子弹殊无此说。二庵告张，闻川军有在汉厂缴价而未得械弹者，愿与私人关系代向珩珊说项，等语。张之造谎饰诈，显系故弄狡狯，促我加入旋涡。我上年已被利用，岂可重蹈复辙；非有确实担保，似不宜轻易署诺，想公早有胜算。又二庵密告，芝老对唐继尧始终不敢相信，将来滇黔方面唯一倚畀者，确已认定鼎卿云。艺本当遵谕南返，现因江苏问题牵动各方，颇欲就中觅取机会，冀得一当，以塞厚望。事定之后，仍乞准予假归。硁硁所守，详复灵枢函中，计必代陈梗概也。培艺叩。宥。

致袁鼎卿宥二电　甲子

（1924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顷云沛约谈，谓前拟办法已与芝老切实讨论。芝老云，要求各节均近事理，纵不能完全照

准，亦必有相当之接济，以慰其望；嘱先转告安心。又谓川将领密电驱杨，芝老业已许可，但极倚重贵军。艺答以川人多诈，前恳敝军倒熊，然熊倒之后即群起排我，故此次不愿再上当；惟果出芝老命令，则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云沛谓，本人南行前须与芝老磋议一次，必有具体答复，各等语。又近日宣传之六头协议，以段、孙、张、卢、冯、唐合组为全国最高机关（若果实现，似比王九龄入阁尤关重要）。艺以个人名义上书反对。云沛顷亦述及此事，确成为问题；君书痛快淋漓，现已完全打消矣！并以奉闻。培艺叩。宥二。

致袁鼎卿函　子甲

（1924年）

鼎公钧鉴：日来发电又生障碍，今晨宥二电译妥后送交执政府秘书厅，而梁鸿志遣人来索原稿比对，始予拍发。以后若长远麻烦，将有许多话不便说，令人闷闷。查代表驻外，于所在地之某种势力范围内，只能代为鼓吹，不敢披露弱点，虑检查原底时本身先蒙不利。少南、政臣皆有此种语调，艺蠢笨不谙此例，见到那些说到那些。然一旦被人限制，实亦无法抵抗，只好慢做疏通工夫，徐图解除困难。又查如京以来，只有四五日得发电之自由，嗣是即有人驻局检查，非由执政府代发不可。各省代表情形皆同。至借助外人亦是由段侧转找。然有两条件，一须用明码，二不能多说。川代表虽活动，其受限制一也。贱恙承公垂注，甚感。此系十年亡命，精神上受种种激刺，生计上受种种压迫，抑郁困顿，致神经衰弱，百病丛集，短时间之医疗万难奏效。私心所祈求者，欲得山水清明之地，蔽目塞耳，不问世事，如是静养

三五年或可侥幸康复。倘照目前现况勉强任事，又因任事而生之无量苦恼，如精神之不敷用，办事人之不扣手，反对者之倾轧陷害，所识穷乏之要求位置，亲戚家族之指望接济，无一非加病材料，蒙公允其南旋，本可即日整装。惟尚有声明者，艺志在长假归里，决不愿任何职务，幕府需人乞公早为物色。艺亦闻忌者曾向公进谗，谓艺诋公为不足辅，谋与公脱离关系。艺今汲汲求去，将令谗言证实。然窃念从公三年，我尚自诩知公，宁有公不知我之理！背公而别求活动乡党，自好者不为。如因厌弃世事，护惜病躯，保全晚节末路，稍享室家团聚之乐，大度如公，当必许我也。至于公事方面，亦有不克即行者，一、云沛所谓相当接济，具体答复当然须听下回分解。二、雨亭处前寄之函竟未收到，现照原稿另缮，并公小照交友人带津。俟先容后，艺拟到津接洽一次，并送密电本。三、幼甫代表罗某已由觉民介绍谈话一次，艺即借滇军下湘，二庵长鄂等等，四面烘托，觉民亦劝其向王建议，分鄂西之南岸借我驻扎，遇困难时，我当予以助力，罗已承认去电。四、尧卿所抱之希望尚在热烈进行，亦须一看其结果。此数者经手未定，不能诿之他人。又恐事毕之后川轮停驶，则须坐待来春。迩日之焦急，真有坐卧不安景象。至善后会议分子虽多，而注重者为各省区代表，现刻只有十七省区，相差尚远，不知何日方能开会。艺万难等候出席，乞公早派人为是。中山病状顷由日医发表，云须静养两三星期，来京恐终无望。……肃颂崇绥。培艺谨启。

致袁鼎卿先电　甲子

（1924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有电奉悉。连日以觉民之介绍，与

王总司令①代表罗君象乾交换意见，颇形融洽。艺提出驻兵鄂西南岸之要求，简单理由只在为贵州谋一出路，免受封锁，并声明下列条件：一、公仍驻渝，东来部队以师长或同级官统帅之；二、宜、沙特项收入本军绝不染指；三、忠实拥护王总司令。罗君业于俭日电达幼公。如得复赞同，即相约诣执政府陈明一切。罗君眼光极远，以为为公为私，两公皆有切实结合之必要，其主张必是采纳也。中山昨午抵京，但仍称病不见客。苏事已解决，奉军终止南下②；浙、闽等处谅无问题。赣省方、谭交讧③，北伐军迭次失利。仲文率队回黔已成行否？公对刘氏及其部属如何处分？此间同乡多来质询，乞详示，以便转告。培艺叩。先。

注

①指王汝勤。

②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以护送杨宇霆接任江苏督军、卢永祥复任浙江督军为名，举兵南下。浙江新任督军、直系军阀孙传芳陈兵以待。经谈判，奉军止于江苏，卢永祥改任江苏宣抚使。

③指1925年依附于广州国民党的湘系军阀谭延闿，以北伐名义出兵赣南与江西新任督军方体仁交战事。

致曾云沛函　甲子

（1925年）

云沛先生赐鉴：前承面告：所拟办法已与芝老磋商，虽不能完全核准，但必有相当之接济及位置，等语。当即转达重庆去讫。旋接鼎卿来电：家乡问题，顷接唐蓂赓元电，表示交还黔政；此间复电接收，表示合作；彭仲文定期月底由渝开拔；滇军

陆续出湘，为维持后方联络计，可另派与黔中情感素洽之将领，率少数部队驻边，云云。是艺前折第一项中之甲种办法已得解决；乙种办法，就现局加一度追认，谅无何种问题。简单言之，中央予敝军以助力者不过两种办法耳。艺连日与幼甫代表罗凤钧交换意见，颇极融洽，罗业于俭日电达幼甫，再得芝老有所表示，即可达其目的。政府惠而不费，想亦乐为赞助。恳丈鼎力玉成，俾艺免交白卷，感且不朽。至相当接济，无论多寡，希望于年关前具领汇渝，尤深殷盼。西南形势，艺以管见推测，前途未许乐观。唐继尧放弃已得之贵州，而向敝军忍辱言和，其注重实在武汉。鄂虽兵力雄厚，然内部既不统一，各方复多觊觎。使唐北联胡景翼，东联谭延闿，将为中原腹心之患。扶袁以制唐，似为中央应有之策略。如令袁挟北向热忱而终归于失望，彼为自谋生存计，或不能不暂时屈服而与唐实行合作。在唐氏增一强有力部队，在中央失一强有力部队，出入之间关系滋巨。政府统筹全局，何可不一注意。艺虽充鼎卿代表，然旧逮芝老帡幪，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丈恕其戆直。培艺顿首。

致袁鼎卿歌电　甲子

（1925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顷见驻粤滇军将领杨希闵、范石生、胡思舜等质问唐继尧电，谓彼游说北伐，师出无名，殆嫌贵州穷苦，难供挥霍，云云。借此反证，似唐氏交还贵州出于政略上之必要，谅不生何种枝节。惟我方收复后，军政、民政应有具体办法。仲文任清乡司令，继斌如何位置；刘氏余孽如何处分；留守部队预定若干；后所拟议之委员制是否实现；民穷财尽，百

端待理之贵州，是否谨愿懦弱之卢寿慈所能胜任；中央举行之善后会议①，贵州首领应否派员列席；首领名称应否从众，抑仍用自为风气之委员长；如须从众改称省长，是否即以寿慈承乏？凡此种种，想公已成竹在胸。惟艺远隔数千里，无从悬揣，有时政府咨询，乡人诘难，辄苦无词以对。敬乞明示。此间盛传杨森邀孚威②入川，当局不免疑惧。公在渝有所闻否？艺北来两月，只做“宣传真相、联络感情、等候机会”十二字文章，事实上一无结果，惭悚之余，旧疾加剧。甚盼莘园早到，假赴西山静养。请公催令首途。至感。培艺叩。歌。

注：

①善后会议是1924年直奉战争后，军阀间于1925年2月1日至4月21日间开的分赃会议。会议没有容纳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抵制了这次会议，共产党作了严励批判。会议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会议亦无实际效果。

②即吴佩孚。1922年北洋政府曾授吴孚威上将军衔。

致陈二庵函　甲子

（1925年）

二公将军台右：元日①枉驾相左为歉。履端更始，伏维宏观硕画，除旧布新，钦企之余，无任祷颂。前公为鼎卿谋，拟仿安徽牌子②建议于芝老。此事久未发表，想政府尚须考虑。然外间形势亦有变化，乞公暂缓进行。比来迭接渝电，唐继尧嫌贵州贫苦，似已决心放弃，别图活动。彼曾于上月致电鼎卿，表示归还黔政，鼎卿亦抽编部队准备接防。惟继尧活动方向，曰两广，或

曰武汉。就培艺观察，两广形势不关重要，继尧徒欲吸收驻粤滇军，消弭后患，膨胀实力，最终目的仍在武汉。武汉者财赋之奥区也，交通之枢纽也，枪炮之武库也。野心勃勃，逐鹿中原之唐继尧，何尝一日忘之？熊克武负联军总指挥名义，徘徊湘西而不即进者，非顾大局，子弹缺乏也。继尧腾出贵州兵力，已令张汝骥、胡若愚、王洁修等兼程增援，封雇驼马，运送子弹，号称四五千匹。熊克武声势浩大，窥鄂之期不远矣。查湖北四师、九混成旅，兵力不为不厚，然久处膏腴，养成惰性，指挥不一，利害各异，胜负之数实不敢知。鼎卿于继尧表面虽曲予敷衍，然滇军在外发展，贵州陷于封锁，将永永为属地附庸，不能自立。且鼎卿归命芝老，切欲立功自效，故渝中会议，仅以一部回黔，大军仍留川境，听候中央调遣。敬乞我公将上述情况密启芝老。差允敝军进驻鄂西，担任防御，决不令唐、熊一骑入鄂境。又艺闻芝老倚畀，珂乡推重，佥谓鄂事非公莫属。时局艰难，正恐不容公高蹈。鼎敝愿竭诚拥公，请公指择敝军可靠之将领，为公前驱，或亦公所乐许也，肃颂筹绥。培艺顿首。

注：

①即13日。

②1924年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即任命皖系政客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军务督办。

致袁鼎卿虞电 甲子

（1925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善后会议滇唐持反对态度，表示甚

为坚决，将来随声附和必不乏人。当局受此打击，不知又费若干疏通工夫。艺乘此机会，代唐作种种反宣传，群公麻木似亦无动于衷。近以孚威逗留鄂境，少南曾赴鸡公山①；谗者谓我方藕断丝连，与吴有某种默契。冯部张、李②两师攫得察绥地盘，孙岳不就豫长，要求驻兵保定。果能圆满解定，冯将打消辞意。冯部原发八成饷，月支廿五万，现增至八十万；孙部一混成旅，现扩充为九，膨胀速率实为可惊。简孟平来京，据云，孙岳、胡景翼皆招令前往，渠以未悉钧旨为疑。艺赞其一行，藉探彼方真意。培艺叩。虞。

注：

①即袁祖铭驻武汉、洛阳代表刘少南。鸡公山为大别山脉休养地。时吴佩孚兵败避居于此。

②指冯部第5师师长张之江，第6师师长李钟鸣。

致袁鼎卿函 甲子

（1925年）

鼎公钧鉴：自张旅事件①发生，办理诸感困难。持和平态度，面子太丢不起，且政府中人异常麻木，我不上紧，彼正好拖延；持激烈态度，一则目前须兼顾川黔，如更向鄂西进展，恐无此力量；二则决心东下，至少须与胡或萧或唐、熊一方合作，接洽既未妥当，何可轻易举动。内容既是如此，艺口头表示纵极厉害，而事实上不能相应，以后说话愈被人轻视。好在有陈二庵出来打

圆场，向艺一再声明渠负完全责任，必有圆满解决，并云已另电钧座商量办法。艺所拟提意见：一、王汝勤电渝道歉；二、退还原械；三、赔偿该旅召募成军各项费用；四、黔军仍得派队驻扎宜都。但揣度现情，一二两条可望办到，三四两条终不易达目的。简孟平昨晚赴开封，艺嘱其相机应付，利害果能共同，正不必固执不化。钧意以为然否？近事有电中漏叙，或情节不十分紧要，而又不能不覼缕者，分条列后：

一、孙中山来京后未接见一人，并未与合肥晤谈。据民党某称，病状却极危险。艺前预备之函，情况变迁，似无投递之必要，故迄未往接洽，知接洽亦无要领也。

一、卢永祥宣抚苏、皖，所带奉军只张宗昌之一部，现孙、齐联合，战端重开，能否于短期间收拾，殊难逆料。盖奉军内部新旧两派时闹意见，战后分配位置尤多龃龉，而与新兴之某军互相猜忌，互相牵制，恐无力助卢也。

一、前寄冯焕章之函，与初次函中语意颇涉重复，且嫌不甚恳切，已由艺另拟缮送。

一、闻杨森近与孙传芳合购大批军械，价值总额在二百万以上，种类以机关枪为多。

一、王伯群已来京有所活动。其对人表示，谓公不返黔，彼亦愿放弃；对委员制极端赞成，惟委员人选，出公指派则极端反对云。

一、唐继虞代表李雁宾，刘显世代表刘燧昌，政府仍一例招待。

一、合肥常向亲信提及，袁鼎卿很能作事，将来西南大局须仗此人出力。其倚畀我公之心，确最坚实可靠；惟须待彼稳固中枢，安定江河流域，始能得其助力。急脉缓受，令人不耐耳！

一、陈二庵长鄂闻已内定，且系第一步计划，第二步则兼综军民。二庵自身无何种力量，全凭手腕做工夫，其拉拢我公确系

诚意，请公亦注全神应付之。将来彼能达目的，利益不难均沾。进一步说，即双方提携，巩固川鄂，图霸中原，亦非不可能之事。二庵心思手段均算名角，所惜空空落落，专靠资本家上架子耳！

一、同乡留美学生靳荣录迭来纠缠，谓往年组织定黔军时，曾为公出力；又谓现时如何活动，要组织新中国党，要求设立染料公司，应用各种毒气改良战具，巩固国防，皆系间接为公帮忙。归根一句话，只是望补助几个钱（以积欠留美学费名义，望公给以若干）。艺不知从前历史有无关系，碍难应付，特将靳所拟意见书附陈，请公直接答复。

一、张藩部队由陈树藩暗中活动，谋调宜昌或岳州，曾托人探艺口气。艺思此亦一难题，利害关系颇大，未悉钧旨以前，未便切实表示，且逆料最近期间彼纵有此心，恐亦难见诸事实也。

一、本军内容艺所深知十元、四元实不能持久（不肖长官且有侵蚀，即此十元、四元各官兵亦不能全得）。如果收回贵州地盘，尤宜设法救济，一旦土崩瓦解，基业万分可惜。此事艺欲言复止者数十次矣，今不能再安缄默，请公毋忽视。

一、艺前拟进行三条路，急切均难望效果。川轮停驶，归期又须来春。现怔忡剧发，每日恒无故惊悸十数次。既负有名义，即不能不办事务，恳迅予遴员接替，俾得息肩。培艺手启。

注：

①即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将袁军驻宜昌补充旅张膺方部缴械事件。

致袁鼎卿筱电　甲子

（1925年）

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改革军制，政府提案要点探陈如次：（一）应用师或混成旅为单位，全国兵额共应留若干师或若干混成旅；（二）行政区域与军事区域，应因袭旧制或另筹布置，如认军区为必要，除每区设一军长之外，其他名义应否一律废止；（三）省或区内之军队指挥、调遣之权应属于中央，或归地方保留；（四）省或区内兵额之配置，应以地方财政状况为标准，或以国防关系受成于中央；（五）省或区内之兵饷应由各该长官直接收支或责成中央之财、陆两部统筹；（六）分期裁兵之开始与完成。以上为起草友人秘密见告，将来虽或有修改，然纲领莫能外。是特以奉闻。培艺叩。筱。

致袁鼎卿效电　甲子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真电奉悉。善会会员责任重大，艺体弱多病，讷于言词，联络交际尤非所长。往在京师居穷守困，辟人厌世，已成第二天性；诚肯低首下心与所谓名流者游处，政治社会早已蜚声。今年垂老，癖亦日深喧嚣之地避之惟恐弗及。前此龃龉争列席资格，为团体计，非为个人谋也。若违其天性，强所不能，傀儡登场，供人讪笑。折足覆餗。岂徒一身之

羞！默默不言，是欺我公而误大局，戾滋益重。公搜罗弘富，药笼中不少佳材，务乞别简妥员，另达当轴，毋任企祷。培艺叩。效。

致曾云沛函 甲子

（1925年）

云沛先生赐鉴：自台旆南行后，艺亦穷闭旅舍，未与何方周旋，盖信所云维护敝军生存及相当之接济与位置，决非漫然相许，必有切实把握。如转而谋之他人，不特另起炉灶，多费唇舌，仍恐终于不得要领。公府内容艺所深知，丈办不到者他人更说不进也。过去两星期，敝军又发生一不幸事：驻扎宜都补充旅突被王汝勤包围缴械。王藉口种种，无非嫁祸卸责，艺亦不屑置辩。而鼎卿来电词多诘难。彼谓，在芝老未许维护我军生存以前，尚能与各方相安，今托庇于芝老旆帜之下，转令人得而鱼肉我。王汝勤自恃为芝老旧部，目我为新附。政府虽明知其曲在王，亦不肯主张公道。即使宜都事件付之不说不谏之列，但来日大难须请芝老予我以生存之保证；接济多寡尤盼从速。等语。艺又闻四川代表积极活动，将于善会开幕提案，驱逐客军。川省现无他项军队驻扎，所谓客军自系专指敝军而言。鼎卿鉴于宜都之覆辙，要求生存之保证。环境所迫，艺亦认为必要，恳丈始终提挈，代策万全。至接济一节，或酌拨伙饷，或量给子弹，在政府不过九牛之一毛，在敝军已如大旱之时雨。艺拟新正初吉，袱被南旋，切盼请领携归，便为政府宣扬德意。专肃奉陈，伫待后命。培艺顿首。

致袁鼎卿号电 甲子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宜都事件昨向政府催询。据云，张绍卿电托萧珩珊调处，业得珩复幼甫，承认退还原械，我公极端谅解，已无问题。究竟事实是否相符，望即明示。东南方面，政府怀柔浙孙之政策渐奏成效，战区当不至扩大。善会分子中山力主加入民众团体，但政府维持威信，未肯容纳；而胡汉民①、唐继尧比日来电，已允派代表出席。就现势推测，该会下月内准可开会。艺效电计荷省览。实万万不能胜任，强之必败公事。自知甚明，请公勿疑。培艺叩。号。

注

①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随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1924年孙中山督师韶关北伐时，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时兼任广东省长。

致袁鼎卿马电 甲子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巧电奉悉。川局缓和，由我军不肯作无谓之牺牲，睿裁刚断，至深钦佩。盖我军驻川，利在川省之多头，彼等相持不下，常保均势，我乃将举足左右以为重

轻。倘因感情冲动，援助一方，逮其障碍排除，次必及我。且枪支子弹无法补充，耗损一分即减少一分。自闻驱杨风说，艺窃引为大慼。今承开谕，若释重负矣！此间川代表暗中联合，拟于善会提案遣送客军。艺思得一策，移花接木，消灭攻击目标：所有留川部队一律改编为川黔边防军（国军除外），由公电请执政备案。钧意以为可行，尤盼早日着手。培艺叩。马。

致袁鼎卿有电　甲子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号电奉悉，自应遵照办理。惟撤回代表为最后之一着，我采取最后手段，必因政府处理此事专断独裁，无商量之余地。然艺悉心考虑，觉政府亦实有为难之隐，请详陈之：查善会条例为临时政府之一种命令，全国既公认，此临时政府，当然认其命令有代表法律之效力。该条例第二条第三项之会员资格，彼已于十一月卅电明示，承认贵州之刘督办、唐省长，则刘、唐所派之刘燧昌、李雁宾，彼当然一律接待。收复贵州我方正在进行，政府固懵然无知也。艺于滇军之撤退，行政委员会之组织，清乡司令之委派，部队之开拔，虽迭向政府陈述，而政府总认为代表制造空气，果成事实，公当有正式呈报。此其怀疑之点一。贵州军民两政在公权力支配之下，此种事实亦政府所承认，然事实还事实，法律还法律。善会会员属于张作霖系者廿一人，属于冯玉祥系者十一人，事实上此多数之代表须由张、冯许可，然后派出，毫无疑义；而法律上则奉系之李、姜、张、韩、张、郭①、……等，冯系之胡、孙、鹿、李、宋、刘、张②等，皆得迳电政府，表现其自由意思，以符尊重法

律之旨。即贵州完全收复，手续亦不可忽视。此其怀疑之点二。两点既明，则政府所持理由不可谓不正大。我与之龈龈辩论，已嫌于意气之争，若更以撤回代表为最后之要挟，政府纵曲徇意旨，舆论将妄肆讥评。年来我公德望声威扶摇直上，万目睽睽，具瞻丰采，倘因毫厘之失，致累日月之明，则艺之奔走下风者，百死不足蔽罪矣。伏维本忠恕之道，审人己之间，不使政府负屈服之名，而彰我公有纳谏之美。一俟彭、卢③到达贵阳，即可重申前请。至艺对全权代表自知万难胜任，业经一再恳辞，并未至善会筹备处报到。彼会议之开否，亦不以一二人为轻重也。合并奉闻。培艺叩。有。

注

①即李景林、姜登选、张宗昌、韩麟春、张学良、郭松林。

②即胡景翼、孙岳、鹿仲麟、李鸣仲、宋哲元、刘郁芬、张之江。

③即彭汉章、卢焘。

致袁鼎卿宥电 甲子

（1925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效、号电敬悉。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民国官制中不过督军过渡之一阶梯，公现处地位已超督军，乃降格相从，不惜俯就，足见实事求是，不骛虚名。艺当本尊旨婉陈执政。奉谕容妥酌办理等因。此种措词不着边际，莫测高深，拟再分恳二庵、云沛、众异、绍卿相机进言。张旅事件，政府以王允还械，力劝我方顾全大局。但宜、渝交涉至何程度，艺未接钧电，亦不敢作十成语。孟平已回京，接洽尚满意。培艺叩。宥。

致彭仲文感电　甲子

（1925年）

遵义、贵阳一带探投彭司令仲文兄鉴：树密。手函关爱，感荷入关。独遣沛公，此中具有深意。黔困虐政，待兄而苏，梓桑有托，庶偿归隐宿愿耳！简孟平昨从粤来，周旋执政府及保、豫各方①，颇极活泼，西旋亦尚需时。我兄肩任方面，总董戎行，此后对中央及各省关系密切，不可无妥实之代表；且召集中之善后会议，各省军民长官皆得派遣全权代表列席。开会期迫，兄何不托渠就近代表？鼎公亦夙重孟平，必可得其同意也。如何，盼复。弟培艺叩。感。

注

①指黔军总部代表简孟平在保定与孙岳及在开封与胡景翼会晤事。

致袁鼎卿全电　甲子

（1925年）

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有电狂瞽之言，计邀睿照。善会准二月一日举行。开会式议事则尚需时日。闻许俊人① 昨已电复钧处，措词极为委婉，望公就此转圜，即予派员列席。当兹全国一致之时，似不宜以小忿而败大谋。且执政对公极端好感，前途希望正自无穷，务恳三思。退还张旅枪械，二庵云薪、王皆有来电报告，确非饰词，且云彼完全负责，保必办到。苏事结束，抚万

亡命日本。经此波折，政局渐见稳固矣。中山病笃，两日前相传已不治，现未脱危险期间。并闻。培艺叩。全。

注

①许世英（1873—1964）字俊人。安徽贵池人。早年曾任清政府刑部主事。民国后曾任段内阁内务、交通总长，安徽省长。时任善后会议秘书长。

致袁鼎卿世电 甲子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全电发后，许俊人派员致送徽章，敦请出席。艺辞以奉有命令，不便擅专。旋俊人不拟一调停办法，由执政聘任志清充第四项会员，委唐士行充专门委员，而以艺出席为交换条件。同时又由执政柬请，今日在外交大楼午餐，颇含疏通意味。似此种种迁就，虽属文不对题，然亦足表现当局处理之苦心。若坚执拒绝，颇觉难乎为情。艺反复筹思，请示既来不及，好在一日仅举行开会仪式，议事总在一星期外，届时公决定最后态度之电当已到达，容即遵照办理。至促艺出席理由，据云滇黔代表只艺一人在京，政府殊不欲留此缺憾，实则纯系尊重我公意思也。艺为联络好感起见，已予承诺。敬请从重议处，以为违反命令者戒。培艺叩。世。

致袁鼎卿东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世电发后，情形又稍变更。

缘聘请第四项会员之唐少川等，先均表示不到，俟人拟腾出缺额，位置志清；乃执政另据报告，谓唐等意已活动，故又大感困难。昨午商之志清，改聘专门委员，志清当予谢却；士行就否亦尚无所闻。此项交换条件既不成立，在理艺殊无出席之必要。又政府此种调停，艺早声明文不对题，盖我方所争乃贵州军民首长之发言权，而非任、唐个人之位置，即如许说完全办到，实不能认为满意。惟艺深知政府对公有善感而无成见。关于派遣贵州军民代表，未即尽量容纳，确因护惜本身立足点，免贻他人口实，非其本怀也。今大势所趋，几于举国一致，独公表示不合作态度，正予忌公者以机会，大足妨碍前途之发展。经艺缜密考虑后，仍断然于今晨出席，参与开会仪式。现此事虽告一段落，而下文如何尚须接演；故不避繁琐，为公陈之。查今日开会人数多寡，本不生问题，艺之到会与否，更不生影响，而政府殷勤劝驾，使命络绎，其重视我公为何如？艺苟坚持不到会之主张是无异绝交也，是将从前种种接洽尽付流水也。且艺迭上有、全等电，私心固犹希冀我公俯采刍荛，隐忍迁就。倘公幡然易虑，来电转圜，而艺在此先露一裂痕，岂非弄成僵局？艺亦知一经出席，对自己意思为矛盾（以艺正在辞职中），对钧座命令为违反，而不慊于艺者，益复簧鼓蝇营，大放厥词。然为公计，似颇留伸缩余地，使公认艺为办理不合，责以违命擅专，撤回惩处可也。牺牲不过一人，顾全乃在大局。负咎丛谤，艺固甘之如饴矣！培艺叩。东。

致邓鸣阶函 乙丑

（1925年）

鸣阶吾兄台右：苏既戡定①，临时政府基础愈见巩固。督之

纯钢，练［炼］冶益勤，精光益显也。弟莅都七旬，默窥执政部署，觉缓急轻重井然不紊，先安集北部，使畿辅匕畅无惊；然后运用敏腕，解决东南。按预定顺序，今应及于西南矣。弟代表西南将领之一分子，用将敝处实况，缕陈清听，乞婉陈执政核夺。查袁鼎卿清廉果毅，志在国家，善战好谋，宽厚得众，今日西南将领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人才，长黔驻川，成绩昭然。彼对于执政，初亦仅仰其品概；比弟参赞机要，始将执政待人如何开诚，处事如何秉公，规画如何缜密，眼光如何远大，爱贤才如子弟，视新附如旧交，详细敷陈。鼎卿既深信不疑，乃毅然决然绝吴而拥段。当彼拍发通电时，吴佩孚犹虎踞天津也。平心论之，不可不谓难能。鼎卿尝语弟曰：我既输诚合肥，此后当一意报国，即奉调经营蒙藏，亦受命而不辞。弟明知中央有所不暇，故迭次去电，徒以空言慰彼热忱。近顷不幸一再发生问题。如驻扎宜都补充旅之被王汝勤缴械，派出贵州军民代表之被筹备处拒绝，皆颇予鼎卿以难堪。鼎卿受此打击，不免失望。弟反复思维，欲于无可如何之中，谋一调剂之法。鼎卿前曾要求长江上游司令，而王汝勤原驻彼处，政府恐难遽允他调。敝军现驻四川，莫若仍就川省，设法可否给一川江警备总司令，或叙渝夔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藉以表示政府信任鼎卿之诚意。此举惠而不费，想不感十分困难。如虑川中有何反响，则刘湘、邓锡侯等皆可由鼎卿自行疏通，务恳吾兄一言。又鼎卿在渝训诫所属，为讲大学诚正之旨，嘱将讲义录呈，请执政改定，兼赐弁言。兹并附上。顺颂台绥。弟培艺顿首。

注

①指1925年初，原江苏督军齐燮元自任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力拒奉系张宗昌部南下，失败后逃往日本事。

致袁鼎卿肴二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有电奉悉。公不以艺之求去为忤意，且为顾虑归去之生活，赠遗巨万，俾得安心调摄，大度热肠，并世无两。苟托福荫，恢复健康，誓当竭尽驽骀，以塞厚望。至京中未完事件，名义一节，日来正积极进行，已另电征公同意。（芝老极盼公与幼甫合作；故欲腾王位置与我，在目前实难办到。但如另电所拟，两名义皆可使部队达于鄂边，为伸足之第一步。艺谋此颇费苦心，望公复电赞同。）伙饷接济，子弹补充，当局虽允设法，然为期尚尔遥遥，竟无可交士行代办之事。且中间关系复杂，仍以由公直接为有利，俟抵渝面详。至善后会议，艺始终主张到会，免伤执政好感，而自陷于孤立。公如俯采刍荛，择定何人继任，请分电执政暨善会备案，艺方能首途。闻今晨执政面谕俊人，为尊重鼎卿意思，速为任、唐位置，大约一会员，一委员，仍符全电原议。并及。培艺叩。肴二。

致袁鼎卿支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亲译。府方连得消息，皆于我军不利：（甲）唐继尧电谓公允彼合作，下兵武汉；（乙）王汝勤电谓公与唐联合，三路窥鄂；（丙）杨森电谓公联唐图鄂，

破坏大局，彼愿自告奋勇派队夹击。而尤奇者，渝中将领与公素称知好者，亦来电告密，谓公首倡出兵向外发展，彼等佯为赞同，实不敢附和，但求黔军早离川境，云云。毁言数至，闻者寒心，然窥芝老意，尚不至遽为转移。我公亦宜不动声色，静镇处之，对川将领仍取妥叶辑睦态度，对中央则随时直接来电，表示拥护真忱。彼险诈小人，自无所施其伎矣。如其不忍小忿，举十年积累，作孤注一掷，前途茫茫，胜利毫无把握。艺浅识诚未见其可也。宜都事件，代表事件，艺均以为应得风便转，不宜持之过坚。统望慎重考虑。培艺叩。支。

致袁鼎卿歌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养电江到，当呈执政。奉谕：此事已了，命军务厅检案交阅。旋准该厅抄送两电，一为萧寒电，据称面嘱我军驻汉代表设法解释，所有收缴枪械，全数退还，该代表亦颇谅解；一为王、卢①咸电，内装钧座真电称：刘司令国桢到渝面陈，始悉底蕴；张旅谋为不轨，企图破坏，承公推爱，仅将部队解散，不予深究；张旅长膺方且蒙优待，具见知爱之深，极意关垂，毋任钦感；惟所缴械弹，恳即点交刘司令承领解渝，以重军实。至该司令在宜仍盼随时照料；临电不胜惶愧之至，各等语，政府对此认为已无问题。钧意究拟如何办法方为圆满，务恳明示。或顾虑迩日空气，暂不争执，将此事作为悬案，留待他日解决，亦请核夺赐复。培艺叩。歌。

注

①即王汝勤、卢金山。卢金山，字贡庭，河北静海人。曾任北洋陆军师

长。参加袁祖铭 任 前敌总司令的援川战役。1926年代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办。

致袁鼎卿虞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两肴 电、麻 电，想 均 入览。川局分配明后日可见命令：杨军；赖民；会办属于智泉①；川边改康定特别区，禹九② 兼理民政；甫澄川康边防督办，该两省区军事，悉归节制。此为成渝妥叶一致请求之结果。政府为怀柔远人起见，悉予照准。惟川将领来电，对于公之 地 位 完 全抹煞，居心异常可恶，艺力争同时发表，芝老及其左右皆谓既已去电征求同意，自应俟复到再酌。艺亦以事体重大，不 敢 迳 作 主张，务恳迅速赐复。培艺叩。虞。

注

①即刘文辉，字智泉，时任四川军务会办。

②即刘成勋，字禹九。川军第三军军长。

致北京各报馆函　乙丑

（1925年）

迳启者：闻贵报二月六日新闻，“唐继尧组织十军”一则内，有“委周西成为第八军长、王天培为第九军长，彭汉章为第十军长”等语。査王、彭、周系黔军第一、二、三师师长，直辖于袁总司

令祖铭，何至受唐继尧之委任？请即更正，以符事实。此致某某报馆。川黔边防督办兼黔军总司令全权代表周培艺。

致袁鼎卿庚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连奉俭、全、全、世、支，又未注日脚一电，均敬悉。条复如次：（一）致田、许两电已分别译转；（二）录电通知唐士行明日即可出席预备会；（三）贵州军民代表争点只在手续问题，换言之，不过时间问题。俟大军到达贵阳，请公与内定之军民长官同时各来一电，即可列席；（四）士行顶补艺缺，志清另以特聘资格列席，贵州代表势必于唐、任外物色相当人物，就艺所见，现时在京而才足胜任者，有甘凤章（嘉仪）、乐彩澄（嘉藻）、简孟平（书），谨列举以备采择；（五）宜都事件自执政以次皆知其曲在王，于我军誉似无大损，艺主暂作悬案，颇具深意，回渝后当详陈；（六）政府怀柔浙孙，无非保证其地位，尊重其意思，信使往还，函电络绎，俾双方毫无隔阂；（七）士行晤谈，询问代表权限是否仅仅出席善会。艺答以一切接洽皆仗先生，士行意欲公致电执政及关系各厅部，以昭郑重，谨代达；（八）艺候名义发表，即行出京，早则十日，迟亦不逾半月。培艺叩。庚。

致邓鸣阶函　乙丑

（1925年）

鸣阶吾兄左右：昨据鼎卿电告、我军完全收复贵州，并云已

迳呈执政，此为政府力量达到西南之第一声，当可博得芝老嘉慰。弟请求之川黔边防督办所有黔军、川黔边防军，均归节制；命令此刻发表，正足作将士之气而孤唐继尧之势，时不可失，望兄力言。否则刘湘根据前日命令有节制川康军事大权，我军现驻川境者，或因此发生误会。武人头脑简单，殊无慎重考虑之地。吾兄参赞机要，总以曲突徙薪为上策也。手颂台绥。弟培艺顿首。

再密启者：昨张千子来谈，对川命令发表后，彼曾询骏良云何以独无袁鼎卿位置？似恐不得其平。骏良谓：无论任何分配，反正有失意的；即此已是几经考虑。好在袁鼎卿尚有一贵州，将来叫他回贵州去便了。张又云：袁事坏在胡景翼保熊克武回川一电，大约将腾袁位置以予熊。各等语。张不得参与大计，宜乎其不接头；然据其所云云，又像煞有价［介］事。弟恐他方面含有酸素作用，从中破坏。故将昨致兄函缮誊数分，分致骏良、绍卿、二庵，表示请求维持之意。务恳吾兄主持，即日发表，免使夜长梦多，又生枝节也。培艺又及。

致袁鼎卿佳[①]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川令发表，甫澄地位骤见增高。前为公拟之两名义皆不适用，且对川有受节制之嫌，对黔亦无根据指挥固有之军队。艺再四思维，断然向政府请求，仍就川黔边防督办，新予任命，但仿甫澄牌子，加入贵州军队均归节制字样，已得当局同意，一二月内可见明令。艺不待复电，擅作主

张，一则夜长梦多，攻我者麻起，恐又横生枝节；一则前奉全电采纳马电主张，已不啻予以一种暗示也。培艺叩。佳。

注

①即9日。

致袁鼎卿蒸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今午阁议决定发一命令，其文曰："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着节制贵州全省军队，仍兼管驻川黔军。此令。"承认现有之地位，粗具兼圻之规模，与张、冯、刘①并列为四，在实际上虽无大增益，在面子上总算过得去。特此飞电奉陈。至贵州代表派遣时机业已成熟，请即选定相当人物，并知照彭、卢，②同时来电为祷。培艺叩。蒸。

注

①分指张作霖、冯玉祥、刘湘，时均有兼辖二三省的头衔。

②指彭汉章、卢焘。时彭任贵州省全省清乡司令官，卢任贵州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致袁鼎卿尤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阳电奉悉。近日京沪报纸

谣诼纷纭，或谓公联唐图鄂，或谓公拥吴复起。而王汝勤、杨森等，尤连电证实其事。芝老力排群议，相信至深。昨日明令即一种诚意之表示。珩珊、馨远在曹政府曾跻兼圻，今转局于一隅，面子皆出公下。艺已代公先致谢忱，望公于拜命后分别呈报、通电，以完手续。以后遇有要事，尤盼迳呈芝老或商绍卿、众异转达。彼两人职司喉舌，自乐为公进言也。培艺叩。尤。

致袁鼎卿洽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青电译呈执政，对于我公服从及拥护诚意深表嘉慰。植之、仲文、继斌地位均如拟发表①，约明日可见命令。并谓既属一家，我方有何困难自当设法扶助，请勿顾虑等语。特达。培艺叩洽。

注

①1925年2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彭汉章为贵州省省长，王天培为贵州军务督办，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

致袁鼎卿巧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亲译。文、铣电悉。芝老生平不轻信人，既信之后又非谗谤所能动摇。收拾西南既经认定我

公，一切谰言芝老皆漠然置之，近发命令足为信任之实证。艺将两电呈阅，芝老谓：鼎卿不避艰险，效命国家，予所深慰，惟某方与中央现尚若离若合，未至决裂程度；中央振导和平，犹望纳之轨道。万一衅自彼开，长城之倚，端为鼎卿是赖。械弹一节，至必要时当然有办法。予不似曹、吴以虚言饵人须令鼎卿知此意。等语。又公对川局意见，芝老亦极容纳，拟给晋康护军使，昨派员宴集川代表为邓疏通，结果承认一致去电成渝请示。公再一援手，必可通过矣。艺留京一日必为公办一日事，决不以辞职诿卸。本夜八时赴奉，返京再电闻。培艺叩。巧。

致袁鼎卿宥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艺在奉句［勾］留一周，今午返京。张、杨① 均已接洽，杨以旧关系谈话尤恳切。艺谓本军军实缺乏，将来希望奉天援助。邻葛谓：贵我两军相距辽远，形格势禁，然兄在彼，弟在此，精神上既无隔阂，遇事总易商量。俟督办与雨帅感情融洽，相机提议，弟必从中尽力。云云。雨帅夏历二月十二生日，艺代备一联一幛，由京寄去，请公再补一电为要。培艺叩。宥。

注

①即张作霖，字雨亭；杨宇霆，字邻葛。

致袁鼎卿感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军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务亲译。巧电译送执政，又奉铣、养两电。惟细绎尊旨，与政府意向不无凿枘之处。本拟俟回渝面详，今势不及待，谨先陈其略：查南北界限，历年柄国者脑府中皆有深刻之印象。段蹶后再起，颇抱人才主义，比于袁、冯、徐、曹①，号能容纳异己。然必谓其一视同仁，悉泯畛域，艺殊不敢作十成语！且段虽以统一为目的，仍以和平为方法；以械弹济人，适破坏其和平之立脚点，理论上已不可通。又事实上段对王、卢，譬则公之对晓炎、怀冲②；其对我军，略如公之对辅周、丹屏，虽同为部属，而亲疏固已有间。彼如调我荆、宜，将何以处王、卢？此必难办到者也。唐熊图鄂，彼亦以为近于事实。然防范之任宁以王、卢当之，此又确不可易者也。我以东下为题，而求其补充，无异与虎谋皮，南辕而北其辙，为万不能至之事。即以督长就职为条件，而含要求补充之意味，艺赞成此主张亦不赞成来电之措词。今日不予我大批接济我不就职，然则彼听我不就职而已，于彼无伤也。似宜由公主稿，挈王、彭、周会衔来电，先致谢忱，并述青电沥陈种种困难，声明缓急轻重，请执政酌核办理。执政概加任命，是祖铭所顾虑者，必已代为筹及。今汉章、西成虽已入黔，但天培尚留重庆，须有相当准备方能提携就职。应请给发子弹若干万，一面饬下汉厂准予查案备价补领枪支。如此立言，彼多寡必有以应我矣。又讨价不宜太高，须令政府亦认为必要今言枪动曰万数千支，言弹动曰千万，徒招政府之哗怪，而使希望悉归泡影。又查民六以

还，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日见薄弱，凡双方合作，非有甚深之感情，即有互助之事实。今我方对段虽有感情，而甚深则说不上；至于事实之互助，尚须待诸未来。究竟孰为先施，则视应付何如。往者曹、吴之际，我可谓先施也，而曾获报几何？艺北来数月，专做熨贴工夫，船甫拢岸，又以一篙撑入中流，殊觉可惜。故将两电捺住未送芝老阅看。公如俯采刍荛，以后请将东下事暂搁，专就上方对唐着笔，必能与政府沆瀣一气也。恳切奉陈，伏维睿照。培艺叩。感。

注

①即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琨。此四人均任过北洋政府的总统或代总统。

②即李晓炎、马怀冲，时均为袁部直属的旅长。

③指1917年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东，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开展护法运动一事。

致袁鼎卿感二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军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务亲译。前电专就应付政府立言，意有未尽，兹再就本身利害为公剖陈之。查我军号称七万，而力量只有比数；黔政虽经收回，然休养生息，兴利除弊，非痛下一番工夫不能秩然就理。又根据蒸日命令，我军在川之既得权已由现政府重重保证。艺为公计，宜督率内外诸将，肃清土匪，疏通商货，补充器械，训练队伍，联络各方，融洽感情。政局安定，固足表现建设之能力；一遇变故，则率将锐师乘流进展，岂惟荆、宜，即武汉、幽燕，谁能限我之马足？兹不察

大势，不务实行，复黔不能守，在川不能居，好大喜功，徒醉心于不可必得之荆、宜，即令如愿而偿，孤军远戍，宁能禁人之不谋我？谚曰树高招风，艺窃为公危之。艺以旦夕引退之人，非不知将顺服从，他日溃败决裂，公亦不能责我，何苦供逆耳之言，取公不快？然区区爱敬之心，至深至挚。明知其不可而又巧为趋避，神明内疚，负公实多。预计阴历月杪即可归侍左右，兴废大计，可否待艺详晰报告后再行决定？临电毋任企祷之至。培艺叩。感二。

致袁鼎卿东电 乙丑

（1952年）

特别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务亲译。公所派出四代表，近大活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应交善会追认之议案，谋限制政府之权能，有声有色，视艺之阘茸备员者高出万倍。惟出卖风云雷雨，不过欲为其母党或自身攫取利益，而令他人认公与植之、仲文皆研究系护法，未免太冤。又如政府对我本有五成人情，今分若干以敷衍代表，则本军之受其实惠者亦仅矣。昨政府中人向艺探询，该代表等活动是否基于主官之意思。艺碍难作答，默默而已。艺鉴此种情势，万难再留京师，准一星期后首途。九密已抄送执政。以后应如何处置，乞公注意。艺迫于良心，不能不言，请公万勿因此发怒，致艺为众怨之府，则幸甚。培艺叩。东。

致袁鼎卿东二电　乙丑

（1925年）

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刘显世之子昨已来京。据其表示，渠家尚握有贵州大部分之实力；上游则刘显潜、下游则李世荣①，东西两道区域，袁部莫敢过问。云云。李世荣前此来电，要求派员列席善会，政府未予照准。惟四川刘文辉以会办派出代表，业已容认。继斌与刘资格同等，未宜放弃权利。请公与继熟商，酌派妥员。河南胡、憨冲突，②似可调停了事。中山病笃，旦晚恐将不起。并闻、培艺叩、东二。

注

①李世荣，贵州剑河人。曾于1923年刘显世二次主持黔政时，被委为贵州下游游击军指挥，拥兵割据黔东南一带，号称“李军长”。

②即胡憨之战。1924年11月，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接任过程中，与新任豫陕甘剿匪副司令憨玉琨因争夺地盘发生战争。结果，憨兵败自杀。

复王植之冬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军急。重庆王督办植之兄鉴：元密。寝①电译出，本应遵嘱转呈。惟弟于本军近来对外方策，认为有讨论之必要，已于感日两电总座，详述鄙怀，藉供参考。尊电大意与总座铣②养、

二电同。铣、养现俱搁置，此电亦暂从压抑，待总座态度决定后，如必须呈阅者，即同时送呈可也。查本军最急要务，不过在求得补充。弟赞画总座幕府，宁不知总座心理？特以本军与芝老结合伊始，感情尚未达到甚深地步。彼恶唐继尧之鸱张也，拟联我以制唐，而着眼处乃在上方。我欲得彼补充，须在川、滇、黔、湘区域内谋所以自效。湖北为全国枢纽，彼固不乐唐之觊觎，亦岂愿我之侵占？我汲汲准备东下，适触彼之深忌。不惟补充绝望，或且促彼联川以制我。川人反复多诈，今日倡议共同出兵，明日不难倒戈相向。且非特川人不可信而已，即内部亦岂遂无顾虑？孤注一掷，危机四伏，窃为总座不取，请兄晋谒总座，索阅感电，与总座绵密考虑。须知凡事成之甚难，毁之甚易。设策定计，不宜专从胜着一边，败着尤宜想到。弟恨无缩地术，即日旋渝，向兄及总座痛陈一切也，弟培艺叩。东。

注

①即26日。

②即22日。

致本军各首领肖[①]电　乙丑

（1925年）

重庆袁督办、王督办，贵阳彭省长，赤水周会办钧鉴：培艺奉执政派充顾问，赍函慰劳本军，准于佳日出京。一切情形容造谒面详。培艺叩。肖。

注

即2日。

复彭仲文江电 乙丑

（1925年）

急。贵阳彭省长仲文兄鉴：树密。迭奉青，哿、宥三电，敬悉。条复如次：（一）弟身弱多病，代表任重，前经电达鼎公辞职，已荷俞允，不日南旋。承兄厚爱，方命为歉。惟应行联络或宣传方面，在未得兄电以前，弟俱有相当之接洽。夏历二月初九为执政寿辰，并代兄备一幛一联致送矣。（一）孟平活泼，实堪充代表之任。弟曾向鼎公保荐，得复允许。乃来电忽派出黄元操，殊不可解。（一）鼎公代植之派在善后会议出席者为邢端植，另派傅觉民充驻京办事处长，闻已组织办事处矣。（一）政府要人衔名容查明另达。（一）执政就职后发表各令，拟购政府公报交邮快递。（一）京沪报当遵嘱订数份快寄。惟弟旅费方在筹措中，只能预订三月，期满后请汇款续订。（一）刘显世之子昨谒执政，据称贵州大部分势力尚在伊家掌握中，而滇唐代表于贵州督长命令亦力表反对。鄙见兄与植之宜早日就职，籍免觊觎。（一）尊电错码太多，译不成文，仅以意会，以后乞饬注意。弟培艺叩。江。

致袁鼎卿支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昨日唐继尧代表晋谒执政，对于贵州督长命令持反对态度，谓黔事仍须交刘氏收拾；而刘燧昌

之议论当然益形露骨。幸执政折以正义，始默默而退，然活动野心固未死也。又政府所得报告云，唐近注重两广，志在集合陈炯明、赵恒惕等，组织大规模之联治机关，以与北方对抗，扶植唐绍仪为之傀儡，联络一部分国民党推继尧为候补总理，企图继中山而执民党之牛耳。但民党意见分歧，候补资格除两唐外，尚有胡汉民、蔡元培、吴敬恒、冯玉祥、汪精卫等，群龙无首，将来趋势或归于委员制之一途也。培艺叩。支。

致陈二庵函 乙丑

（1925年）

二公将军台右：晨间奉教，言言金石。恳切维护之盛心，艺殊无词足以表示感谢。惟鄙怀未尽之意为某君所中断，谨再函陈如次：

一、鼎卿真意不外求得补充，对付中央应持如何态度方能达其目的，请将军随时指导，千万勿存客气。

一、将军长鄂为内定事实，入手方法大约内部及四围均须做工夫。苟许敝军为将军有所尽力，请勿吝明示。艺敢保证鼎卿必为办到。

一、绍卿处艺接洽较少，而川代表某某颇为亲密，难免不造作种种空气，诬陷鼎卿。务恳将军随时疏通，骏良处亦然。

一、将军如有不便迳电鼎卿时，请即用二密电告培艺，交重庆领事巷七号即可奉到。培艺拜启。

致袁鼎卿文电 乙丑

（1925年）

加急。重庆袁督办钧鉴：九密。艺蒸晨抵张，真午与冯晤谈。冯表示希望合作。艺言此敝督办素志，谨以公之意思为意思。此行并偕刘营长衍仁同往。该员经购之械，非得冯助力不能安全通过京汉也。冯与公新订金兰，感情甚洽。另有较深之话，俟抵渝面陈。今晨回京奉读庚电，惶愧之至。驻京数月，成绩有限，咎戾滋多。且士行方热心负责，安可又掣其肘！熟计利害，仍以南归为宜。准下午首途。乞恕愚戆。培艺叩。文。

为袁鼎卿呈段执政歌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请译呈执政钧鉴：周顾问培艺莅渝，奉读手谕，并述钧座倚畀之殷，期待之厚。自惟凡下谬荷特知，捐糜顶踵，讵足云报。伏念建国以来历年十四，割据者称雄于边徼，图霸者逐鹿于中原，祸乱频仍，靡有宁岁。我执政以全国一致之推崇，抱至公无私之态度，涤瑕荡秽，与民更始，中外欣欣翘首望治。然承秩序破坏之后，纪纲废坠之余，命令有时而不行，威信有时而不立，以致疏通调停，重烦荩画，匡救指导，煞费苦心。祖铭身在边远，分属军人，愧无献替之方，但以服从自效，诚能有补于大局，有裨于国事，则

牺牲在所不辞，劳怨在所不避。东西南北，惟钧座之所使之。又闻周顾问谈及，迩来奸人造谣，报章腾谤，或以拥吴相诮，或以援鄂见诬，赖钧座排斥群言，力予维护。否则曾参杀人，慈母投杼，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矣。查铭因反对联治，主张统一，与吴前使政见相合，四川战役力效前驱，事实彰彰，固勿庸讳言；嗣以吴前使迷信武力，累进忠告，劝其推戴钧座，退居列将，通电具在，亦可复按。逮吴前使养晦黄州①，铭遣代表慰问，或以薄赆相遗，止于私人交际而已。援鄂之说，当钧座在津时，铭曾一度昌言思为实力之拥护，旋奉钧座马电，即已完全打消。至为贵州守土必要，深虑被人封锁，欲就鄂西濒江各县求一出路，俾军实补充、货物输入，皆可畅行无阻。铭根据此理由，曾嘱驻京代表提出请愿。然未得钧座特许以前，铭固不敢妄动也。惟风说之起亦不为无因。唐继尧交还贵州，曾要求铭部合作窥鄂。铭为策略上之应付，漫于赞同，一也；王汝勤解散铭部补充旅，各将领为全体军誉起见，言论哗然，意气激昂，二也；杨森于应给铭部之枪弹，掯勒不发，设词催缴，遂反被唇，三也；铭部何师就食酉秀，有向东移动之嫌，四也。凡此种种，钧座已烛照无遗，祖铭亦何容申辩！所以不惮覼缕者，冀钧坐俯察倾向微忱，遇事直接开示；苟误歧趋，固毋吝于改过；或蒙蜚语，亦许藉以祓除。而因教诲之时施得窥高深于万一。即区区感受困难，皆可仰邀补助。庶无负钧座扶掖后进之盛意。祖铭谨呈。歌。

注

①黄州，古州名。即现湖北黄冈。此处泛指湖北。

为袁祖铭呈段执政虞电 乙丑

（1925年）

特别军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请译呈执政钧鉴：窃维川局纠纷，多历年载，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钧座顾念遗黎，简贤授任，休养生息，宜若可以小康。乃强者蓄兼并之心，弱者懔复灭之惧，权衡冲突，于上经济困乏，于下酝酿复酝酿，而动员又见告矣。近闻各军集中，汲汲备战，形势至为严重。查川省军事自有刘督办负责，铭固无庸置喙。惟铭部奉令驻川，与各军犬牙相错，我不犯人，不能禁人之不犯我；参加既非本怀，中立又难彻底。万一川战发生，铭应持何态度，始能仰副钧旨？铭只知服从，一以执政之意思为意思。务恳密示，以便遵循。祖铭谨呈。虞。

致邓鸣阶齐电 乙丑

（1925年）

特别军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务亲译。弟冬午抵渝，业于支电呈报。鼎卿另有歌、虞两电，想均入览矣。鼎卿拥护元首，一片热忱，其及时自效之心，几于每饭不忘。弟谓，旅京时累闻褒奖，许为国家人才，在川滇黔区域内倚畀甚殷，前途无量。鼎卿亦谓滇唐迭唱高调，多蓄阴谋。执政主和平，而彼横肆扰乱；执政主统一，而彼潜图割据。此獠不除，终

为设施之大梗。又就贵州利害论，滇唐苟得发展，必夷我为附庸；如被惩创，又假我为屏蔽。蹂躏我疆土，奴隶我人民，对国、对乡、均认为腹心之疾。连日召集将领会议，决催植之帅队回黔，早日就职，俟布置妥叶，即约同范石生、李宗仁，黄绍竑① 各部痛于夹击。彼官兵疲敝于外，人民怨谤于内，一方摧破，全局瓦解矣。滇唐倾覆，主张联治，诸么魔失所凭依。鼎卿当表率三省，绝对服从，以完成元首和平统一之伟业。惟实行此项计划，一切饷械之帮助不能不仰给于中央。弟又将中央财政困难及兵工厂隶属各省情形缕晰陈述，鼎卿亦甚谅解，嘱弟电恳吾兄密呈元首，但求核发子弹三百万（“七九”二百万，“六五”、“六八”各五十万）。此为必不可少之数。如蒙特许，当赶派员向汉厂领运，植之亦可定期首途。植之滞留渝埠，即顾虑此点。滇唐对于中央夙怀敌意，丑诋黔军，斥为降北。植之漫无准备，贸然就职，无异供滇唐之牺牲，且更损中央威信。疆吏奉命守土，而有此种特别情形，并深明滇黔内幕者，鲜不疑为过甚其词也。弟上月禀辞亦曾以补充为请。奉元首面谕：至必要时当为设法。今滇唐四出侵略，首尾不复相顾，正天数夺其魄而中央排除障碍收拾西南之良机。如何之处，伫盼示复。弟培艺叩。齐。

注

①范石生，字筱泉。时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时任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时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

为袁鼎卿致冯焕章蒸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张家口冯督办焕章兄勋鉴：兰密。周代表培艺回渝、奉赐函、谱、书、物、俱祇领讫。承示整饬内部，共维大局，想见推心置腹之雅，敢不拜嘉。弟默观世变，假定方针，以为非统一军政不足以遏乱源；非扶持民治不足以奠邦基。欲本此旨以进行，殊苦棉〔绵〕力之未逮。我兄造诣，敻绝时流，自统一旅一师以至一军数军，而部勒整齐，精神一贯；自驻川、湘、秦、豫，以至京畿察绥，而政声洋溢，风俗丕变。弟仅虚悬正鹄，兄已从容中道。岂曰同志，直当奉为导师矣。惜弟所居僻远，不获时聆训迪。倘天假之缘，得与兄部联络提携，为之执鞭，亦所忻慕。又周代表述彼此互派妥员传达消息一节，极惬鄙怀。敝处拟派简秘书到贵署服务，藉资学习。又弟驻京办事处长田德山地面颇为熟悉，鹿总司令、薛京兆尹或有需人之处，请兄一为介绍。该员必能感激图报。蒙派军乐队教官，并谢。如小弟祖铭叩。蒸。

为袁鼎卿呈段执政真电 乙丑

（1925年）

特别军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请译呈执政勋鉴：前上虞电，讦邀洞察。川事如箭离弦，势难中止。双方调兵遣将，破裂在即。甫庆更生之小民又将卷入漩涡，言之可

为太息。我执政恫瘝在抱，慈惠为怀，欲解倒悬之艰厄，当采必要之处置。查杨督办为人贤否，各将领已有电呈，人民亦有公论，无待铭之赘述。惟衅端一开，地方糜烂，迁延日久，或更牵动邻疆，影响大局。为今之计，莫若毅然睿断，立予罢斥。钧座历次命令，皆以川事责成刘督办。刘性情和易，资望较崇，各将领既素归心，人民亦多好感。兼杨之部属本即刘之部属，去逆效顺，瓦解自在意中。是钧座一纸命令，消弭全川战祸也。如听其私斗，长期争持，水深火热，闾阎何谌！或虑黜免之后，杨犹负嵎抗拒，则奉辞伐叛，负责不患无人。铭驻扎此间，见闻亲切，理合据实密陈。是否有当，伏候核示。祖铭谨呈。真。

为袁鼎卿呈段执政元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军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请译呈执政钧鉴：铭部对滇决心，前由周顾问培艺详电邓秘书汉祥，请为转陈。以事关军密，恐计划未定消息先泄也。月来迭接赵恒惕、李宗仁等急电，皆以不堪滇军蹂躏，坚约祖铭出兵夹击。查唐继尧狼子野心，久为统一之梗。十四年来，邻近各省无一不被其侵略，而以黔人受害为最烈。今更广张两翼，分扰湘桂。倘听其得志，流毒不知伊于胡底。然树敌已众、内部尤虚，联络即失，首尾不顾。当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实不宜轻易放过。惟铭部子弹缺乏，虽怀除奸之志，苦无假手之资。钧座顾念西南孑遗，剪锄国家大蠹。请予核发子弹三百万（“七九”二百万，“六五”，“六八”各五十万），铭当督帅部队积极进行。万一拨给困难，即分两期领运亦无不可。统候酌夺饬遵。祖铭谨呈。元。

致本军将领王植之、彭仲文、周继斌、何厚光、李晓炎、刘辅卿、朱沛然、杜崔仙、马怀冲、毛群麟、林子贤等函* 乙丑

（1925年）

某某仁兄麾下：去年政局变化，弟衔命北上接洽各方，一切详情均经随时电陈总座有案。比于本年四月二日回渝销差。吾兄远在防次，不克面谈，兹特函布，用慰廑系。查吴子玉亲统二十万之众与张雨亭相持于山海关附近（九门口、石门寨要隘）。两军倏得倏失，战斗极为猛烈，精锐死伤各二三万人。冯焕章虽倒戈返京，而长江流域尚完全为其后盾，故吴意志犹甚倔强。乃张宗昌以偏师从冷口袭占昌黎，抄出直军大本营之后，山东郑士奇、山西阎锡山亦受段合肥之劝诱加入倒吴。津浦路之韩庄一带、京汉路之石家庄一带同时遮断，直军陷于穷境，大溃特溃。吴赖有兵船掩护，仅率残卫二千余人由海上遁走。弟过烟台时亲见吴停泊

---

* 这是作者在为袁祖铭完成北上联段任务之后，即将正式脱离袁幕时，给袁部各将领写的一封信。信中对北上联段的经过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并对当时的全国政局作了分析。

袁、周（作者）合作，作者多次表白主要是出于被迫。但实际上，双方都有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因素：在袁，意欲换主，弃吴投段，便需要周为之牵线搭桥；在周，则亟盼借袁之力，把唐继尧、刘显世的势力逐出贵州。周氏此行，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信中，可以看出其中经过。

至于信中对时局的分析，则明显地反映出袁祖铭当时的观点。正謬互见，已为后来的事实所检验，读者当不难判别。

彼间，向镇守使张怀斌请求米煤之接济，狼狈状态难以笔述。计是役步枪十万余支，大炮四百余尊，机关枪五百余挺，飞机七十余架，悉数作镇威（张作霖曾授镇威上将军，所部号镇威军）、国民（冯玉祥、胡景翼、孔岳皆国民党人，所部号国民军）两军之战利品。直系多年积蓄之精华扫地尽矣。弟抵天津之翌日即谒见段合肥。段以我军远来输诚，深致慰劳，并谓贵州人民困苦，不堪战祸，希望我军暂停进攻，待彼登台自有公平之处置。厥后张雨亭、卢子嘉、冯焕章联翩莅津，就段氏宫岛街寓邸商榷国事。世所传四巨头是也。会议之结果对政局取革命态度，推段以临时执政名义入都维持秩序。对曹锟取监视态度，不任逸出号召，亦不危害其生命。对护宪军取静观态度，专用斧底抽薪之法使团体日即涣散。津浦、京奉两路归镇威军警备，京绥、京汉两路归国民军警备（美其曰警备，换言之直划定势力范围而已）。段又发一马电，主张召集两种会议解决时局；善后会议所以容纳实力派之意思，国民会议所以筹画根本上之建设。用心未尝不是。而孙中山及国民党之政见遂由此龃龉矣。先是中山去粤发表宣言，亦主张召开两种会议解决时局。国民会议孙、段一致，惟国民会之前孙主先开一预备会议，其组织分子注重民众团体，实力派方面惟少数反直讨逆之义军首领得参预其列，余皆在所排斥。段即根据马电逕行召集善后会议，孙亦以加入民众团体为最后之让步。说者谓段买实力派之欢心，孙博民众之同情，两人皆欲于国民会议席上获最后胜利，故于该会议所产生之机关坚持不相下。若此，今中山虽逝，而国民党之社会势力依然存在，其激烈分子已鲜明表示不合作。此段政府之难关一。复次则曹、吴倾覆，张、冯对峙，张毗于专制的，冯矫为平民的，张骄横而机警，冯狡猾而阴柔，两派权利时时冲突；张初入京遇事干涉，气焰不可一世，冯乃洁身高蹈，五上辞呈。一时舆论翕然归之，即恶其反复者，至是亦群加称颂。张自觉失败，仓卒出关，来京部队悉数调回津防。段乘

机划绥远、察哈尔、京兆各区，以分配于冯之将吏，冯始不再言辞。张又不甘，乃以东南战役应否一明是非功罪，要段答复；段谓是非功罪当然应明。张遂利用卢为傀儡，而命张宗昌组织南征军，以占领江苏，同时要求孙岳驻军退出保、大①，俾李景林完全统治直隶。张甫如愿以偿，冯又不甘，于是嗾使胡景翼集全力扑灭憨玉琨，以扩充自已的地盘。豫西战事一旦结束，如国民军向陕西方面进取，镇威军必要求山东或安徽以抵制之。至于湖北则为双方共同着眼之处，决不轻易让诸谁何。导火之线或伏于是。此为段政府之难关二。复次则合肥柄政日久，门下英才众多，属于军人者称皖系，属于政客者称安福系，此为世人所已知。此次合肥再起，形势亦略变化。有与段骏良接近者，如陈二庵、张绍卿、章行严、许俊人、吕载之等人，称之为太子派；有与吴自堂接近者，如曾云沛、梁众异、姚幼之、姚次之等人，称之为国舅派。两派包围合肥左右，互相倾轧，相互排挤。其人虽各有所长，而财官两迷，实不能免俗。又有与徐又铮接近者，如王揖唐、朱博渊、李赞侯、方立之等人，称之为元老派。该派首领虽现在国外，而建议条陈仍保有相当效力。对于时局之主张，国舅派完全亲奉，然张两亭欲望甚奢，良不易得其满意，且梁众异之充秘书长，吴自堂冒称奉天推荐，而张雨亭初未认可。此项黑幕，终有揭穿之一日。太子派中之陈二庵颇带亲冯色彩，但段骏良自身与奉天感情亦不恶。元老派以为政府基础筑于张、冯均势之上，究非长策，宜维系皖系旧部，收容直方残余，改造一新北洋派，与张、冯鼎足而立，然后遇事得持平处理。三派意见不合，暗斗甚烈，苟利于已，不择手段。季孙之忧，恐在萧墙之内。此段政府之难关三。至合肥注重之善后会议，自二月一日开幕至弟三月十二日出京，一案未决，成绩毫无。不特人民失望，政府亦自觉赧颜。故有提出临时参议院及军事、财政两委员会之议，藉资补救。又以全力疏通该会，俾从速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案，以便

依据促办选举。惟因上述种种，遂疑段政府于最近期间将呈瓦解之象；是又不然。盖张虽有支配全国之野心，自知不为舆论所与，故战后布置专从收拾民望入手。赈济顺直灾区，赈济江南灾区，各捐私财二百万元，豆麦杂粮称是。南下部队集中徐州，军略上牵制豫胡，表面上则曰俯顺苏人请求也；信使往来，遥执朝柄，事实上积极进行，表面上则曰服从中央命令也。但其计划完成至少亦须两年。镇威军号称二十五万，国民军号称二十万，兵力既苦不敌，而张且拥有四千万资本大规模兵工厂，冯并小者亦无之。故巩县也，汉阳也，皆国民军每饭不忘，寤寐求之者也。冯于二三年间只可谓为养成羽毛时期丰满高飞非待诸异日不可。张、冯既皆不能自为，而中山已死，黎元洪、徐世昌之弱点久暴露于社会，最高一席舍段莫属。此就弟个人观察而知现政府寿命实有延长之理由也。

西南问题在北人脑筋中均视为次要，以为江河流域有办法，不患西南无办法。合肥经验眼光究出一般之上，拟在西南将领中拔识一两人倚为将来之台柱。于国民党则畏其激烈，于唐继光则恶其浮夸，其他熊克武、赵恒惕、陈炯明辈亦认为过去人物。总座定黔平川，勋望炳然。弟又曾在边防军服务，历史颇有渊源，接洽之始，已见亲切。政府虽无何等实力，而名义上、言论上不吝予我方以援助。即进一步少数军实亦可望其补充。惟湖北地盘不特张、冯觊觎，段亦甚盼收为已有。彼已内定陈二庵继任萧耀南（因布置未周，暂缓发表），一则为张、冯两方之缓冲，二则铲除吴子玉活动之根据（段之对吴虽声言保全将才，留为异日对外之用，然决不愿其现实有所活动，引起各方纠纷）。乃闻我方东下图鄂，声浪甚高。政府于此殊滋疑虑。然弟出京面辞时，合肥犹殷殷之道意：一、廑念贵州瘠苦，拟规复协饷成例，令四川按年担任协济；二、于必要时可给子弹若干；三，裁兵须取公平标准，决不偏枯何部分；四，许总座为国家人才，自谓忝属前

辈，抉掖后进，义无所让。各等语。较之顾鳌（杨森代表）求见拒而不纳，李雁宾、王九龄（唐继尧代表）请谒不假词色，待遇固显判重轻矣。弟回谕后，总座已迭次去电表明本军宗旨。误会一经解释，补助尽可商量。弟于旅京之暇，曾赴奉天、张家口各一次，与张、冯联络好感。奉方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为弟旧交，闻总座英明，同人团体坚固，深愿结纳；冯业与总座通谱，且约互派妥员常驻传达消息。至段侧三派中，如段骏良、陈二庵、曾云沛、梁众异、徐又铮、方立之，皆尽力拉拢，毫无隔阂。惟张绍卿受川代表之浸润，吴自堂惑于王汝勤之怂恿，不免时有微词耳。又弟驻京数月，收复贵州恰在此时，得藉觇他人对我之心理。盖我侪负黔军名义而寄食于四川，代表纵竭力鼓吹，他人总不免轻视，意谓我方果有力量，何至听客军蹂躏其桑梓。及收复电至，而观念一变，向之轻视者不知其肃然起敬也。反之，若收复以后我不能治，又不能守，其启他人之轻视或有过于今日。由是言之，贵州虽壤地褊小，而在内在外诸公，宜以共同一致之精神，维持尚整理之，方足以避侮蔑而谋发展。此弟所敢为吾兄直言者也。又善后会议开幕时，川代表联合动作向政府兴讹造讪，诋諆我方，一面相约提出议案驱逐客军。暨明令于黔军驻川加以保障，群喙默息，阴谋始归打销。又贵州督长命令发表后，唐继尧代表徐之深、周钟岳，刘显世代表刘燧昌相率抵京，力持反对。政府以任命在先，于彼等所陈理由一律否认。此两事已成明日黄花。弟犹觌缕及之者，凡以见对外作用不可失机，稍一犹豫，枝节横生矣。弟现请假四月，遄回毕节原籍料理家务。倚装草草。顺颂戎绥。弟周培艺拜启。

注

①旧治：保定、大城分属两县。

复彭仲文函　乙丑

（1925年）

仲文仁兄省长阁下：月初回渝，接奉艳电，回环庄诵，如对故人，雅意殷拳，感荷无已。惟藻饰溢美，愧不敢当。叨在至交，似不必过于客气也。弟在北接洽情形与对于时局之观察，另有长函奉达。现因离乡日久，归心似箭，三五日内旅费筹妥，即取道合江、赤水迳回原籍。将来假满旋渝，再谋绕由贵阳一展良觌。执政致兄一函及弟携带微物，并托黄汉三赍呈。秀才人情不值一盼，聊表芹献之忱而已。执政嘱转达意旨已见另函，恕不赘述。段公待人朴诚，有言必践。弟昨接北京复电，已允饬汉厂尽先拨给我军子弹百万。弟此行消耗公家四千元，总算不虚掷矣。吾兄驱逐寇盗，收回梓桑，于乡于国皆有大功。顾难关重重，人言啧啧，尚望持之以忍耐，出之以公诚，磊落光明，各方自然谅解。又兄素行谨慎，不肯放手接洽，故幕府所搜罗之人才太感不足。今荣膺疆寄，政治、军事、财政各项，皆不可无头脑清晰、手腕灵活者藉资筹画，而助进行。人才不从天降，不从地出，苟能优其礼貌，用其所长，数千里之外皆摄屦而来，弹冠相庆。何忧任使之乏才！各项事务既皆有人负责，为主官者但总揽大纲，支配考核，一切措施自恢恢乎游刃有余矣。刍荛之言，伏维采择。通信请交毕节县东门十字街即可奉到。肃颂勋履。余不一一，弟周培艺顿首。

为袁鼎卿复周继斌马戌电　乙丑

（1925年）

特急。泸州赤水一带探交周会办继斌兄鉴：斌密。筱申电马午始到。当邀甫澄会商。铭提出泸城为联军总策源地，当共同驻兵，不能认为何军私有，而甫澄则谓泸城由彼负责，保证杨师绝不妨害联军动作；并谓兄部侵占主权，李师甚为愤激，各等语。查此次我军援助甫澄统一川局，乃泸城区区亦不允通融合驻，则后方之安全即不能保持。徒供牺牲，甚属无谓。铭已据此通知德祥。如甫澄无转圜余地，兄可帅部回防，静观变化。祖铭。马戌。

为袁鼎卿致周继斌养丑电　乙丑

（1925年）

提前军急。泸州赤水一带探交周会办继斌兄鉴。斌密。顷由甫澄抄示李旅长马电，谓兄部仍猛烈进攻；德祥调解无效，已赴隆昌。等语。查此次作战本令兄部归德祥指挥，应挽德祥共同负责，方有伸缩余地。如兄单独行动，此间特难应付。甫澄既一再声明确实保证，兄或绕道隆昌贯澈任务，或遵照昨电静观变化。统希自酌，铭不遥制也。铭。养丑。

为袁鼎卿致全川通电* 乙丑

（1925年）

特别军急。重庆刘督办、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成都杨督办、各机关、各法团、各地报馆，绥定①刘督办，隆昌赖省长，叙府刘会办，合川邓前省长，各师、旅长，各司令，各县知事，各征收机关，各县议会，各团防局公鉴：川省不幸，饥馑荐臻，人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方谓握兵符董民政者急起直追，共筹赈济乃于农忙之顷，忽有战事之酝酿。祖铭不嫌越俎，通电各方，牺牲成见，修好寻盟，果有争执理由，尽可呈诉中央，听候解决。精诚未积，弗能感格。近接各方来电，微特不允息兵，且战局益趋扩大。每念荒旱遗黎又将重罹锋镝，播种一旦失时，收获宁非绝望！灾害所极，不知伊于胡底！祖铭身虽客寄，而资粮扉屦之供，悉于人民乎取之。今目击水深火热之状态，讵忍袖手旁观，不一拯救！迭与甫公督办磋商制止方法，甫公意谓事变至此，非武装不能保和平，再四请求祖铭派兵援助。祖铭迫于甫公之敦促，兼鉴前此空言调和之无效，不得已令行敝军王督办天培，四混成旅亲赴前线，竭诚疏解，传达双方意旨，制止逾轨行

---

*1925年2月北京执政府重新任命杨森为四川省军务督办的同时，杨森就开始发动“武力统一”四川的战争，侵犯了刘湘等人及在川黔军的利益。袁祖铭电段祺瑞请“立予罢斥”，同时以“武力调停”为名，派王天培、周西成等部参战，更于6月与川军其他将领组织“倒杨”川黔联军，自任总司令。大规模的“倒杨”战争持续半年之久，被祸数十县。军阀无义战。战争结局，虽然杨森于10月10日被逐出四川，而在此次战争中大大膨胀了军事实力的袁祖铭，却也免不了于1926年5月被川军和四川人民驱逐出川。

为。争执既已上闻，中央自有处分。王督办奉命即行，昨经由渝出发，和平曙光端在于是。所望君子本此主张，一致呼吁，转危为安，实全川人民之福！抑祖铭更有进者，天下事不平则鸣，鸣则争，争则斗，斗则乱。四川之乱，历年不解，推其原因，皆由无根本办法，各方不得其平，每次乱后俱以分配权利为暂时之结束。而权利之为物，此有所赢则彼有所绌，甲享其厚则乙憾其薄者。或因大势所趋，忍辱含垢；或因损失过巨，休养补充。故前战之结果甫终，而后战之机括已伏。酝酿复酝酿，遂轰然爆发。鄙意欲谋永久之和平，贵有根本之办法。简单言之，在上位者持平容众，大公无私，明定条规，示以模范，率由者奖励之，奔逸者约束之，愚顽者感化之，勤勤恳恳，先尽其在我，所谓为人君止于仁是也。在下位者，小心翼翼，谨慎将事，各忠厥守，各守厥分，所谓为人臣止于敬是也。加之以讲信义、饬法纪、敦礼让、修和睦，一德一心，以为人民求安乐。不言权利而权利自在其中。若夫机巧变诈，相竞以求，攘夺排挤，各骛其私，目前纵互保均势，转瞬又卷入旋涡。民困深矣！国力疲矣！志士仁人能勿稍动于厥心乎？诸公倘不以迂阔责祖铭，请即宣言罢兵，择地集会，共同立约，共同遵守。前途发展与有荣施。谨贡刍荛，伏候明教。袁祖铭叩。歌。

注

①绥定即四川达县。

致邓鸣阶歌电　乙丑

（1925年）

特别军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务亲

译。川军联合倒杨，不特内部势力之消长，与大局关系亦颇息相通。往岁杨森入川，悉依洛吴之指导；中经事变，结合益固。外间所传四省联盟，实以杨为主干。最近吴迭派代表分头游说，为杨缓和，川军颇有为动者。幸鼎卿、植之坚词拒绝，盖为大局计，倒杨即所以制吴。植之奉鼎卿令，已于支晨率四混成旅出发，武装调停，相机剿办。请兄将此意密陈主座，以明本军动作悉出拥护中央、排除障碍之热忱，非贸然参战也。如中央毅然免杨，名义既顺，士气自倍，所予联军之助力尤大。并恳建议促成为盼。弟培艺。歌。叩。

致邓鸣阶麻电　乙丑

（1925年）

飞急。北京南池子四十二号邓鸣阶先生鉴：专密。本军与中央关系，仰赖大力斡旋，益臻密切。鼎公至深感佩，常与弟谈及。以兄信望，当可晋跻阁席，主持国务，本军尤阴受其福。又念武力政治之下，非掌握兵权则主张不易实现。如兄有意，拟由本军划拨两旅归兄指挥，驻地由兄自定，不必拘于川省。此系鼎公一片热心，特代奉达。又据参政条例，鼎公得派出一人，亦拟烦兄担任。如何之处，伫候示复。弟培艺。叩。麻。

致王植之函　乙丑

（1925年）

植兄督办麾下：握别以来，倏忽兼旬。前方情况如何，至深

系念。弟以本月灰日由渝出发，合江勾留一星期，地方绅耆纷纷请谒，具言知事得人，舆情爱戴；又见守先①在彼聚精会神协和部队，整顿税收，文武各勤厥职，大足为兄告慰。皓日抵赤，继斌招待极为优隆。弟转达吾兄意旨，希望一、三两师切实合作，继斌亦甚表赞同。惟战况欠佳，嘉定不守，叙府继之。闻刻下三军八、九师②集中小市，势将进挤南岸，继部原驻之泰安场、弥陀岩均准备退让。如此影响及于合江，危险即在目前。守先兵单饷绌，将何以善其后？兄宜就近会商鼎公，严重交涉，不然滋可虑也。又守先与继斌迭次晤见之结果，其精力弥满，手腕灵活处大足使继斌欣动，曾欲以独立旅委守先。守先以从兄有年，患难之际，义不舍兄他适，而继斌雅意殷殷，至今犹未忘情。弟以为用人如用器，所贵及锋而试。守先侘傺抑郁，自伤老大。兄正无妨授以偏师，责其后效，彼既得藉以报吾兄，亦可托词以谢继斌，实为两全之策。又弟在合时，闻秋飒、际唐私语，谓兄已一再表示将以三旅属守先，特时机未至耳。今者前敌后方两俱吃紧，用人之际，鼎公必不肯过拂兄意，兄提挈守先，此为绝好时机矣。弟闲散之人，本不应干预大计，不过相处数年，承兄毫不见外；而贵部人才如守先者，实亦不可多得，故敢越俎为兄一言。又鼎公对守先感情，在去岁确极恶劣，然弟此次考察，似已无甚芥蒂。若知其绝不能通过，亦何苦劝兄碰钉子邪？弟长夫已雇妥，准感日成行，倚装草草。敬颂勋履。弟培艺再拜。

注

①即穆守先，时为王部团长。

②即杨森所部。

致袁鼎卿函　乙丑

（1925年）

鼎公督办勋座：渝城奉别，倏越五旬。培艺抵家亦两旬矣。赤水以上继斌派队护送，沿途宁谧，堪慰仅注。惟以孱躯爬涉山道，劳瘁万端，形神俱敝，休息调养，迄未复原，家事一切尚未着手布置，秋后能否即出，自问殊无把握。又自离赤水，耳目蔽塞，川局如何，毫无闻见。街市传说，佥谓刘、赖两部，八九两师悉被杨森各个击破，邓晋康善观风色；李樾森早有联合，与杨支柱独恃黔军。而枪弹之补充，食米之接济，乡团之赞助，省界之鼓吹，杨所凭藉皆优于我。且我军能进不能退，许胜不许败。何以言之？我虽拥有贵州地盘，而自遭滇寇蹂躏之后，搜刮尽净，十室九空，向之号素封称巨富者，朝饔夕飧已成问题，三五千元小康之家，直不能举火。原来赤贫下户，除死亡枕籍外，惟当兵与为匪，或可延残喘于一旦。自古立国赖有四民，今日贵州农荒其田，工去其肆，商不安于阛阓，士不归于庠序。无男女，无老幼，焦焦然，皇皇然，若世界末日之将至。虽使管、葛复生，华、拿①再起，断不能更取积极手段加重人民负担。质言之，以贵州今日之财力养贵州现有之军队，已觉万分竭蹶。如其不幸，驻川军队相率反旆，专论吃饭问题即已无法解决，而军队又不可以一日不吃饭也。人民不持枪弹尚可挨饿而就死，军队挟有枪弹，宁肯如人民之淳良！至于是时，尚何有乎长官，尚何有乎命令！静言思之，真令人不寒而慄。培艺窃谓重庆犹可放弃，南岸必宜固守。南岸区区十数县，川人视之犹瓯脱也，而财赋所出已足抵贵州全省而有余。杨森纵席全胜，久战之后，兵力不免

疲劳；人志纷纭，内部更烦收拾。将以少数兵力争南岸耶？固知我非易与；将用全部兵力耶？于彼又不合算。杨虽勇锐贪功，度亦踌躇审顾。公但应付得宜，杨必不敢相逼。培艺所鰓鰓过虑者，常人论事，各见一端。犹忆过去两年间，主张非公回黔不可者，正自言之有故，持之有理；况当危疑震撼之际，此说必尤占势力。而公感于贵州当局付托非人，处置无方，亦谓整理根本，再图进取，如是则大事去矣！夫贵州民力之凋敝，既如前述，使公以壬戌之政② 施之，良不敢必其顺手；且今日军额五倍壬戌，嗷嗷待哺，势迫燃眉。一月无办法而威望损，三月无办法而怨谤作，六月无办法而民穷财尽之患深，土崩瓦解之形成矣！征候如斯，无可讳言。培艺辱公厚爱，不敢缄默。或谓同属黔人，明知困难，正宜共谋救济，何可隔岸观火，置身事外，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不知此正救济贵州之唯一途术也。盖公向外发展，已为黔人减轻三分有二之负担；且经此事变，尚能在川立足，声光更自不侔。届时或向中央陈请，或向邻省设法，或向防地筹款，至少输回现金百万，创立惠民银行，专贷予农工商之复业者，一面督饬军民长官疏通道路，停止苛捐，协和人事，以待天意之转圜。果获丰收，来岁自可从容厝置。又培艺在赤水时曾与陈幼苏、张复初谈及，贵州在公指导之下，而直接负责者有一督办，一会办，一省长，权限不甚分明，职责未免混乱。不若令三君分道治理，各以其所怀抱之政策揭示民间，按照计画切实进行。六月或期年之后，合全省人民举行总投票，人民之所向背，我公再加以核定，呈请中央分别黜陟。此言乍听虽似滑稽，然细思之未尝不可行。且贵州向无用兵力争防地之事，而近者郎岱、织金、安南、普安、盘县似闻已开此恶例。关门自杀之事，必且层见迭出而未有已。培艺遥度此等举动，公必未之知，假公知之必不听其如是。然而事实固甚彰彰也。用兵理由人人各有藉口，然培艺以为得之而不能治，多占一县徒苦一县之人民。不识当局是何用

心？继斌为人精悍沉毅，其治军之严，任事之勇，人所易知。至用心周密，待人宽厚，非与接近不能详悉。培艺闻其向所亲表示，自居为贵州第二人，服从我公之诚意可谓流露于不自觉。公之期待继斌，远出植、仲之上。培艺尝举以告继斌，继斌亦颇默契。两贤相得，实贵州前途之大幸。独惜无聊政客、失意军官，恣其簧鼓，兴讹造讪，必欲公不信继斌，继斌不信公，然后若辈于中取利。故公之倚重继斌如彼，继斌之拥护公如此，而彼此之间常若有一层薄膜为之间隔，令相处犹不免于客气。夫客气之为物，自一方解释可曰退让，易容忍；自他方解释亦可曰猜防，曰疑忌。意者公所标揭之亲、近、信三字，若能切实做到，此等现象自然消弭于无形。培艺深愿我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休休之度，汪汪之量，将收容西南人才以争中国之雄长，更收容中国人才以争世界之雄长。当仁不让，正未容妄自菲薄也。拉杂草上。敬颂时绥。不尽百一。培艺顿首。

注

①即管仲、诸葛亮、华盛顿、拿破仑。

②壬戌即1922年。是年袁祖铭"定黔"成功后，实行高征鸦片烟税及官运垄断盐，烟之利，使军费得以补充。

复余达父①函　乙丑

（1925年）

达父二兄先生道席：前客沪渝，两奉惠书。因闻滇寇检察綦严，通讯者往往以不谨得祸。而弟牢愁满腹，诚恐几微流露，累及良友，故宁负稽延之愆。又弟年来精神益惫，每日为人起草函电三五件，辄倦而思憩。平常书问，转倩秘书处同人作答，当然不

敢以之施于老兄。欲求恭敬，反致阔略，诸希台亮。此次在渝费尽唇舌，始得居停许可请假。闰月既望，清吉抵家。又展手翰，欢喜无量。益之②竟作古人，不获最后一把握，念之惘然。贵州当局虽承迭电相招，然弟自问生平欺世盗名，幸而保全晚节，雅不乐更露仙狐之尾，业经婉词辞谢；而族姻子弟不谅苦衷，纷纭责望，令其推毂。弟即靦颜陈请，恐终不生效力。诸人时从游门下，烦兄为我譬晓之。弟拟学稼圃，研求种植。东区地势辽廓，尚有荒原可供试验否？此事谋之杨访岩、陇冠周辈或易得当。兄与通函时，便乞一为介绍。贵阳嚣隘，终不足以混高贤。新宅弘敞，老树参天，何日归来，当扶杖话旧，逐队盘桓也。端此奉复。敬颂著绥。培艺顿首。

注

①即余若瑔，号达父。

②即宁益之。

复詹灵枢函　乙丑

（1925年）

灵枢吾兄台右：去岁在都，展诵手教，其时弟正为彼党目标，内外攒攻，备诸痛苦。念人生几何，安能以有限之精神，日夕与政痞斗心眼，归田之计即决。于尔时惟鼎遇我厚，尚无以报之，未免歉然。当将其中委曲，详告吾兄，草书八行，都凡十五六页，不料付邮逾月，仍将原函递回，谓兄已随大军归矣。春暮返渝，以数篇文字换得子弹百万，自问即此可以对鼎，而去志乃益决。此别后一段故事也。归里以还，家务纷纭，诸待料里，而劳人暂憩，百病丛生。至今每饭不过半碗，夜中常起泄四五次，

左脚浮肿，步履艰难。虽承仲公、彭年驰电相召，实苦不能应命。兄函所谓渝城时有不根之谣，此自他人预定计画，不尽排异已不止；若弟勉强前来，譬犹抱薪救火，谣且益甚耳！总之为公为私，弟皆以蜷伏为宜。若仲公不忘旧好，请假我一虚名，月筹数十元之干薪添补零用，则弟拜赐多多矣……。复颂政绥。培艺顿首。

复张彭年函 乙丑

（1925年）

彭年吾兄台右：两奉惠书，殷勤启告。弟苟有几微问世之心，则假我斧柯，宁不蹶然以兴，勉赴风云之会！溯自辛亥失败，知交零落，骨肉散亡，创巨痛深，久绝意于政治之活动。所以未即归隐者，无相当机缘耳。夫与人同安乐者，必与人共患难。而今日局势，长或间岁一更，短乃数月一更。弟病且羸，雅不愿作亡命。天幸北京之行，袁、王、彭、周四角开府，轰轰烈烈，发荣滋长。弟于此时求退，自问颇无遗憾。今旋里两月，而二竖纠缠，私拟林泉之乐，百不一享。故虽以兄之谆谆，实不敢承教。伏乞怜而舍之……。培艺顿首。

致袁鼎卿函 乙丑

（1925年）

鼎公督办勋座：前奉行营手翰，以大旆随时迁移，羌无常处。培艺又受医戒，谓不宜用心，恐引发咯血旧疾，寖成不治之

症，用是书问缺然，至为怅怅。杨森下野，自井闭会，川局暂告一段落。我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声光赫奕，如日方中。今后当持之以静，守之以谦。静则澄思渺虑，有以察群动之变；谦则去骄去满去矜，功名愈盛而自视愈欿然。加之识拔英贤，鞭策豪俊，集众人之长以为己有，奔走天下之士使在下风，于以安定国家不难矣，岂直区区川局而已哉！顾培艺窃为公忧危者，此间得阅重庆报纸，披露公致执政电，以伐滇为己任；又见昆明通信，谓范石生、金汉鼎、黄毓成、唐淮源①之扰乱，皆以公为背影。唐继尧之衔公深矣！稍纾目前之急，必且甘心于黔。而回视贵州，军政、财政、民政紊乱凌杂。除周继斌防地秩序较好外；其他各县，不特疮痍未复，或且如水益深而火益热也。憔悴沟壑之余生，万一重罹滇祸，其尚能有孑遗乎？数月以来，公方有事于四川，不暇兼顾桑梓，而父老之怨望，士夫之非难，则皆集矢于公之一身。贵州本在公监督指导之下，春秋责备贤者，夫亦何怪其然！比闻公毅然内断，将使继斌继任省长，考成绩，叙资格，维现势，策后效，此固一般心理所同赞许。然同时又生一种拟议，以为此公设法解除继斌兵权也。夫以今日之贵州，内忧外患，纷至沓来，非得强固有力之政府，虽周、孔②复生，可决其一事不能办。公之退仲文而进继斌，岂不以其治军谨严，可期产生强固有力之政府？而小人簧鼓妄肆挑拨，宁有一辩之价值！惟省长究系文职，指挥军队其名不顺。万全之计，莫若听继斌仍兼会办，在督办未回贵州以前，本省军事全权悉以畀之。继斌感公特达之知，必竭尽智力以图报。公但督饬继斌拟定一计画，限若干岁月，将贵州军、财、民政办出何等规模，扫除多头分防之恶习，引入致理兴化之正轨，向之怨望公者将转而歌颂，非难公者将易为崇拜，是继斌服其劳而公专其美也。昔汉祖信用三杰，夷项定汉，千古成大业者，只做知人善任四字。仲文之不胜省长，继斌之优于仲文，往岁公累为培艺言之。公于前两字已无憾矣。今后但请于后

两字加意而已。或疑军民两政集中一人，事权毋乃过重。此不明本军统系之言也。继斌由公进，当然亦由公退，仲文即其先例。且植之业经就职，随时可饬到任，又何顾虑之有？培艺闭户养疴，本不应参预大计，辱公奖藉，使言剀切恳至，故敢尽其愚。伏维睿察。培艺顿首。

注
①范石生、黄毓成、金汉鼎、唐淮源，均滇军反唐（继尧）将领。
②即周公、孔子。

复李小谷[1]函　乙丑

（1925年）

小谷吾兄有道：前奉一函，云财务处已交卸；待贵阳驼马到即赴新任，故未裁答。……石麒遗著粗阅一过，只能将讹误之点略为订正。至论此种记载，原是抄撮报纸，近人率尔操觚，类能为之；恃此不足以存石麒也。弟当遵嘱为传殿后。至作序一节，弟自民七后改弦易辙，立足根据既殊，持论意见亦异。如毁其七八年之历史，而自同于石麒，在弟为无聊；倘以诤言规死友，亦无绝对之是非可言。故不如其已也。月来脑筋极坏，构思甚迟，即小传亦须兴会到时为之，期于年内交卷而已。……贵州财政在现况之下，弟以为真无办法，实不能有所建议。不过今人登台文章是要做的，尽管事实走不通，而名誉上却未必有何损益。盖中央与各省同一为难，宁独贵州为然？兄亦不必求之过深矣。……复颂筹绥。培艺顿首。

注

①即李泽民，字小谷。贵州遵义人。早期参加贵州自治学社活动。曾于袁祖铭军总部管理财政。后曾任职贵州省财政厅。周西成主政时任贵州官产清理处长。与作者交厚。

复杨德淳[①]函　乙丑

（1925年）

德淳吾兄惠察：……四川战事甫终，大局风云又起，吴、张[②]背影，或为碧眼高鼻之雄，或为短小精悍之鬼，彼此各有深切之利害交错纠结，不得不出于武力解决之一途。所谓蓬莱仙人、黑山草寇，徒供人作傀儡，至于直奉健儿牺牲生命，更自莫名其妙矣。若直系适可而止，以占领长江为满足；合肥维持现有地位，生存于鼎足式之上，国家犹可以旦夕苟安。然报载吴某莅汉，与中外记者谈话，对段已多所抨击，又不知其果抱何种意见。弟个人出处不成问题，倘合肥仍握政权，又铮得参机要，常川驻京，能于本军大体有益，弟当力疾一行，决不辞劳。不过山中消息迟滞，兄处见闻灵捷，烦随时见示，以便商榷。家乡选举当然亦与段政府有连带关系，弟如外出，自愿担任一席，对政团方面可免隔阂。其他旧友中，贵阳之彭明之、安顺之方竹君、镇远之潘静山、大定之简孟平，尚知其心性，敢为保证。新进青年，弟少所接洽，不敢妄举。匆匆手复，顺颂时绥。培艺顿首。

注

①杨德淳：袁军总部筹饷局局长。

②指吴佩孚、张作霖。

致彭仲文函　乙丑

（1925年）

仲文仁兄省长惠察：……黔事之坏，固由军政纷歧，财政紊乱。然此特显著于表面者，尔试一探究内容，则省长一席，垂涎者大有人在。若辈根深蒂固，党羽众多，挑拨造谣是其惯技，推翻他人，即为其领袖登台地步，虽明知不可必得，然觊觎之心固寤寐不忘也。对付之法：一则确定计画，办一模范，如弟前函漱荪所云；次则物色人才，制造舆论，先变换空气，示彼无可乘之隙；再择若辈中声名恶劣、罪证昭彰者惩办一二人，其负乡望、有时誉者，优其礼貌，而不假以实权。恩威互用，鼠子自然敛迹。未审有当高明否？弟与若辈历史上万不相容，而又素为所忌，一经晋省，诚恐无益公事，而反来剧烈之攻击。徘徊复徘徊，此亦一原因也。聘书奉到，高等顾问名义太觉隆重，万不敢当。……手颂台绥。培艺再拜。

唁徐毅行、道邻养电*　乙丑

（1926年）

急。北京宣外上斜街五十四号王书老转毅行、道邻两兄鉴：

---

*1925年1月，北京段祺瑞执政府派徐树铮为专使，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军事。同年12月回国。12月1日离京赴沪途中为政敌所杀。作者曾是徐署幕僚。徐毅行、徐道邻均系树铮之子。

山居岑寂，欣闻尊公海外归来，为国家有所建设。正拟奋袂从游，忽传噩耗，骇诧欲绝。昊天不慵，降此鞠凶；人能弘道，无如命何！斯实国家之不幸，宁独两兄之私忧！尚希忍辱负重，继志述事，以慰先公九泉之望。诸友中同时及难者几人？便乞查示。周培艺叩。养。

致毛群麟函　丙寅

（1926年）

群麟吾兄麾右：午间奉扰，得闻镇雄情报，归而思之，驱逐唐淮源①不成问题，然却可借此为应付唐继尧资料。用陈其说，以供采择。查镇雄插入黔边，形同瓯脱，在云南为不必争之地，且继尧兵力寡弱，实亦无暇兼顾。继斌大处落墨，注重睦邻，因有撤回车团之意。今换防未及实行，而仓卒生此变故，我既不便失地于土匪，正无妨卖情于继尧。似宜致电昆明，谓某月日突有队伍冒称贵军来镇接防，该处敝军原奉旨撤回命令，恐以接触惊扰人民，即日整队退出。殊该军入城大肆焚劫，烧杀掠虏，公私骚然，始知纯系土匪假借贵军名义（不揭明定滇军者以金汉鼎为袁鼎卿所扶植，顾大局也）。合县人民纷遣代表泣恳援拯，某鉴此情势，深虑蔓延，已饬附近各军立予驱逐，并饬收复以后非见正式队伍持有长官接防命令，毋得轻率让避，贻害地方。卓见如何，乞赐明教，等语。如此则滇军一日不到，镇雄我军一日不须撤回。滇军少数不敢来，多数不肯置之无用之地，占领无期延期，苟有机会，更可向昭通方面进展。弟情况不甚明了，但凭臆度。是否可以，想老谋早有成算。顺颂戎绥。培艺顿首。

注

①唐淮源（1884—1941）字佛川，云南川江人，参加云南辛亥光复之役。1921年参与顾品珍反唐继尧失败后被迫率部避去。时在镇雄。抗战时任军长，于抗日前线弹粮尽绝自戕殉国。

致王植之函 丙寅

（1926年）

植兄督办麾右：契阔经年，沧桑万变。不特大局混沌，毫无清明之望；即本军驻川，勾心斗角，牺牲子弹，兵员亦止于得食而已，此外尺寸无所获也。曩身在军中，簿书文电，终日营营，似心有所寄转，不甚着急。今居闲散之地，无职务之烦，而每瞑目驰思，悬揣将来结局，不觉汗涔涔下。不审幕府筹议亦有长策否？前接德淳书，嘱弟重作北京之游，本拟春间复出，比闻又铮噩耗，遂决计不再入世。盖弟于又铮有故旧之雅，有患难之情，沪上分襟，曾有要约。又铮对合肥言听计从，弟对又铮亦自信十得四五，一方为本军谋利益，一方为大局效棉〔绵〕薄，鞠躬尽瘁，死而无憾。今以又铮之公忠体国而不见容于枭雄，以合肥之当权秉政而不能庇一亲信，北方大势从可推知。弟即贸然攘臂，其又奚益？兼旧腊以来，又加气短胃噎诸症，奄奄待毙，朝不保夕，安能效时流政痞，莽身权利旋涡中，懵不知止，为通人僇笑哉！……。手颂勋履。培艺再拜。

为毛群麟上袁鼎卿笺　丙寅

（1926年）

总司令钧鉴：敬肃者。窃光翔猥以菲材，谬荷特拔，学识谫陋，惧弗克胜。当国家多事之秋，宁部属偷安之日？勉承嘉命，冀副厚期。伏念黔省自遭滇祸以来，邑里萧条，公私困敝，艰难之状，所不忍言。加天灾流行，岁收欠薄，哀鸿满野，群盗满山。父老相传，虽明末孙、李①之摧残，清季苗回之扰乱，尤未若今日之十一也。光翔驻防毕节，毗连三四县，仰托远荫，尚称小康。而北路遵、桐②一带，南路独、荔一带，皆深堕不幸之渊，十室九空，死亡枕藉。钧座恫瘝在抱，慈惠为怀，念此疮痍余生，必令抚绥得所。谨陈实况，伏候德音。我军驻川无年不战，川人诡谲，钧座以至诚格之；川人褊小，钧座以大度化之。始虽相反，终必相成。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抑光翔更有进者，比来中原板荡，枢府失权，勇者之力以相抵而相消，智者之谋以相乘而相除。钧座平日志在国家，而国家现势亦若有待钧座之出而维持。结束内部之纠纷，造成东下之局面，谅幕府必有具体计画。然东下一日未实现，夔、万究不可一日稍放松。夔、万者，长江交通之咽喉也，军实补充之枢纽也。迩闻唐式遵、潘文华③之属，鉴于大势之不利，又将去刘而拥杨。夫刘、杨在过去历史上本有深刻之关系，故杨倒而所部归于刘，刘倒而所部复归于杨。循环走马，在若辈曾无毫厘之损失，而我军两次参加，已受莫大之牺牲。查杨森此次再起，钧座实卵而翼之。钧座诚表示夔、万驻兵，度杨森无词拒绝。我占领夔、万，进则朝发夕至，有高屋建瓴之利；退则购械运弹，有探囊取物之便，是在钧座毅

力坚持而已。川人之无信久矣。往岁渝城会议，各将领署名签字，允我步枪五千，子弹五百万，及成都攻下，曾不转瞬，已毁前约。今森纵有甘言，其间保无策略？且川将领中森尤著明排外，能否彻底合作，实难凭信。钧座全局在握，成竹在胸，应付一切，料已算无遗策。光翔一得之愚，不敢自隐于长官之前。统乞指示，不任企幸。敬颂崇绥。第六师师长毛光翔谨肃。

注

①指南明将领孙可望，李定国。

②即遵义、桐梓。

③唐式遵、潘文华时均为川军刘湘部师长。

致李小谷函　丙寅

（1926年）

小谷吾兄有道：两奉手书，领悉一是。此次台从昼锦归里，勾留数旬，在吾辈雅不以此为荣。而回溯十余年前，间关亡命，族姻白眼，朋友讥非，感事抚时，亦足伸丈夫之气矣。借债筑路[1]，任、陈党徒[2]出全力运动，期于必成。夫以贵州受天然界之裁制，坐令文化停滞不进，为时代之落伍者。则利用外资改善固有之地位，理论上未尝不可通。然路工浩大，既非可以岁月计功，而政局变迁，又月异而岁不同。弟敢断言，该款必且流用于军费，必且因该款而扩充无数之队伍，必且因该款而酝酿无数之战争，而铁路亦终于不就，而吾民之担负则已无法解除矣。罔利小人只图朋分回扣，或且希冀保管，效胡骏、蒲殿俊之所为。而一举手投足之间，已陷我七百万父老兄弟于万劫不复之地。弟闻

耗悲叹，欲遗书诸公，痛陈利害，兼借报纸发表，引起社会之注意。奈脑病甚剧，不能执笔。财政当局当然有权反对，望作朝阳之鸣凤，毋为仗马之寒蝉，令千百年青史之议论累及盛名。弟义愤填膺，不觉其词之过激，诸希台亮。……深颂筹绥。

注

①1919年3月，王伯群曾代表贵州在上海签订由华侨实业公司承包修筑重庆——贵阳——柳州铁路草约，因遭省议会反对而搁置。此处仅旧案重议而已，未成事实。

②指任可澄、陈廷策所代表的宪政党人。

复胡寿山函　丙寅

（1926年）

寿山吾兄惠察：前奉手翰，如接故人。猥以二竖纠缠，不克早日作答，诸希台亮。承嘱力周太夫人撰文，已拟就一墓表，别纸录上，是否可用，还请酌裁。继斌笃于故旧，达于物情，即此一端已足见其成功之有自。近顷转任省长，计必挽兄偕行，遥想此时大旆已徜徉贵山富水间矣。弟本案牍俗吏，岂敢肥遁鸣高！只缘秋心易老，霜发侵人，智慧日賖，精神日敝，欲苟全夫性命，故乐处乎畎亩。比闻有向继斌推毂强起佐助者，此则徒采虚声而未一察鄙况。请为兄详陈之：弟去岁离渝，本只乞假三月，鼎公迭电相招，促践前约；乃于重庆则迟迟不行，于贵阳则欣然命驾，不惟弟无以对鼎公，即鼎、继之交亦恐因此而生芥蒂，一不可也；历年追随继斌者，筹策则竭尽心力，遇事则勉效驰驱，亦各欲附凤攀龙，致位通显，一旦忽举疏逖之人，加之亲昵之上，恐幕府解体，侍从缺望，二不可也；继斌地处超然，施政一

切自由，弟本人虽无何等成见，而历史上素与某方不相容，且恐仇弟者或转而仇继，攻击牵制，纠葛滋多，三不可也；弟个人主观素薄吴佩孚之为人，今鼎公全力拥吴之不已，并欲挈贵州而听其支配，弟于此时受职，恰与夙心相违，四不可也。即再让一步，谓此皆勿庸深论。而以今日四民失业，百废待举之贵州，继斌综核名实，登拔材俊，犹虑不足措地方于治平。乃令弟之老病衰朽者，蔽贤路而梗新政，于继斌知人之鉴所损不细。万一情现势绌而复督过罢黜，似又非继斌奖宠庸劣，保全始终之意。如果有此动议，务请鼎力打消，不令成为事实。至恳至祷。此外又有一事烦兄转商继斌：孙君剑峰久滞沪上，金尽裘敝，日暮途穷。前以贵阳尚有薄产，返里尽可安居。但以怨家林立，伺隙蹈瑕，明枪暗箭，防不胜防，非得当局特许保证，不敢公然回籍。仲文向无担当，弟只好隐忍不言。继斌侠骨热肠，抑强扶弱，或不吝咫尺之书，俾剑峰获安全之障。剑峰现寓上海同孚路新华里二百二十二号。能由省署给一函电，尤所企盼。琐琐奉渎，恃在旧交，或不厌其覼缕也。复颂勋履，不尽百一。

致陈让泉、李小谷、韦少权函 丙寅

（1926年）

仁兄如握：弟笃老衰病，卸职家居，本可优游酣豢，以度其垂尽之岁月。然一念辛亥同人流离死亡，其幸至今生存者十不获一。而对方用心之深刻，且以摧辱吾党为未足，犹欲闭户造谤，厚诬我同志于九原。弟曾闻张彭年言：陈稚苏语人，彼于黔事已有纪载，藏之金匮石室，待其身后发表。弟茹痛饮恨，如沉疴之被体，忘其愚陋，亦欲有所造作，述当时之真面目，供百世之公

是非。惟见闻孤陋，材料散佚，兹特拟就表式四张，乞兄追忆详填。又别纸所开亦望鼎力搜讨，期于必得，早日寄下。侥幸苍天眷佑，假我数年，必有以报诸同志。惟事为对方所深忌，如为所闻，必百计以图破坏。甚或遘暗杀之祸，亦意中事。诚得从容脱稿，朝付印而夕伏剑，亦无悔焉。盛暑惟强饭自爱。培艺白。

注

①陈让泉、韦可经（少权）、李泽民（小谷），均为贵州自治社成员。

致袁鼎卿函* 丙寅

（1926年）

鼎公督办勋座：培艺去秋以言事忤公意。比接复函，诘责颇厉，声色之加，为奉教数年以来所未有。惶恐待罪，不敢复以书自通。退而思维，培艺于事非有主张，不过条陈，其可否权衡由公，宜若无害。若乃规讽之言，设为骄满之戒，亦以今之居高位握大权者，前后左右专务导谀阿旨，独断专己，养成自大之心习。公尝齿我于朋友之列，爱敬之至，不觉忧圣危明，贡此逆耳，公亦可无恶于我矣。惟累召不起，自知过拂尊意。然培艺亦自有其苦衷：其一、精力颓敝，疾病纠缠，往年奉职已出强勉，徒以生活问题未能解决，故不克超然远引。承公厚赐，衣食粗给；筋骨一弛，万难复振。其二，咎叠山积，攻击麻起。昔时年少气盛，开罪某派甚深。某派人才众多，手段辛辣，当之辄靡，畢能倖免。衰朽不足惜，而影响则有连累及于我公者。抑古谚有之曰，欲投鼠而忌器。某派不然，但求毙鼠毋恤毁器。前年在京

* 此信写于1926年5月底，即川军联合驱袁，袁败退贵州之后。

已发现此种事实，培艺纵不能裨益于公，更何可因驽马恋栈之故，贻公以不訾之损害！宁使公詈我为负义，为寡情，而精神上尚觉泰然。凡此过去种种，本无覼缕之价值。今兹所欲陈词者，乃注重于将来。查此次川事失败，原因虽有多端，就培艺所推度，主要仍在子弹之缺乏。又查子弹来源，成都方面只能作一种希望；此外则联吴联段联奉功夫做到，皆有补充之可能。似闻年来外交方针偏重联吴而遗弃其他。吴子玉骄蹇刚愎，癸甲之际，公尝与之切实合作矣，彼庞然自命中国第一人，而以为他人只应服从我，拥戴我，直不许服从者之有意志，更何论拥戴者之有欲望。此人虽幸乘时再起，重执国柄，然自山人观之，恐成功尚尔辽远，或可迳断其终归失败也。公与彼之交期，以前尚未见圆融，今后更何能水乳！彼人我见极重，专欲无厌。其心忌公之多材，妨公之成功，而公天性质直，亦未能便嬖软媚，将顺大帅之意旨。故合作前途，在深知内幕者，已不待烦言。为公计，当吴初抵汉口，亟盼我方捧场时，与之为条件之磋商，不特数百万子弹不难坐致，或东下夙愿亦获偿焉，未可知也！诺之太骤，彼转视我为易与，寖假且赞助他人协以谋我矣。古人有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培艺追咎往者之失策，即妄冀来者收桑榆之效。援湘之役宜敛兵自保，徐图进展。究竟南北两赤之兵力与彼直、奉健儿孰坚孰脆，最终之胜负谁属，观察既明，始表确实之态度；万不宜仓卒参战，为人牺牲，供人利用。一与革命军接触，便不啻将十余年护国、护法之立足点根本推翻。培艺实见近日形势变化太速，成功失败朝夕可以易位，应付不留余地容易弄成僵局。辄进一得之愚，用备万分之采。至寻常慰藉之词，非所以施于英雄。阅后乞付丙丁。端颂崇绥。培艺。

注

①指1923及1924年（癸亥、甲子）年间，袁祖铭在吴佩孚指使下参加

四川战争。

致毛群麟函　丙寅

（1926年）

群公总司令麾右：稽生疏懒，久缺音敬。亦以公权寄隆重，职掌纷纭，不欲以无谓之简牍尘秽视听，想荷台亮。川团刁劣，控驭綦难。财政上之收入虽小有裨益，而手段上之应付殊大费经营。所幸麾下智勇深沉，幕政英贤萃聚，恩威并用，稍久自然驯服。即以敝邑论，公前此驻节时，有称颂者，有祷祝者，然腹非而私议者实亦未尝绝无；今则去思之，感念万人一致矣。闻捷三言，公有函召彼，亦征及衰朽。与公别五阅月，弟亦甚欲一晤，惟迩来神昏气弱，患转加剧，医言须防骤脱，上道则药物不如在家之便利。又鼎公此次退却，义应赴贵阳一视，亦以前故迟迟。若遽赴赤水，恐人轻为笃于新知，忽于旧好。拟待鼎离黔后，贱恙稍愈，即当奋袂相从，借倾积愫……并致欠忱。统维荃察。

复邓鸣阶函　丙寅

（1926年）

鸣阶吾兄台右：前奉手函，并赐玉照，想见故人情重，在远不遗。感荷。弟去岁由渝归里，其初尚拟作复出之计，厥后情况变迁，内则陈廷策、丁照普等包围鼎聊之左右，外则又铮强死，芝老环境亦觉岌岌可危，遂决定常居深山，与木石鹿豕为缘矣。

夏间云阶迎养老伯来署，兼闻大旆首途有期，私衷不胜狂喜，至少当作平原十日之留，畅叙别后种种。未几乃闻由粤折回矣。风云万态，道阻且长，抵掌谈心，今生殆难预卜。就弟本身说，积极方面自审已久绝望，惟消极方面或刘显世复辟，或唐继尧略地，有一于此，又须辞别乡园，苍黄上道。然见闻所及，此两事目前似俱无实现之可能，或者天悯劳人，亦黔许其暂息乎。回忆生平，穷困潦倒，艰厄无所不遭。然尚以气节自豪，不图壬戌之役，屈于大势，竟与鼎卿合作。鼎卿相待固极优崇，而一念伯群则汗下如雨。兹于鼎卿相需甚殷之际，毅然引退，亦念伯群知我之前此出于不得已，尚非趋势慕利之小人。此中委曲，惟吾兄知之较深，故以一倾吐为快。云阶人极高明处，各方面均有好感，加以遇事虚心，弟一月之内必晤谈七八次，相得极无间也。手颂台绥。

注

①即邓云阶，鸣阶之弟也

复毛群麟函　丙寅

（1926年）

群麟尊兄总节麾右：前奉台函，知已拜真除之命①，从此天府分符，人寰树绩，伟烈休称，无任钦迟。伯母大庆，远道无以为贺，乡人以寿序见属，虽勉竭鄙思，曾未足歌颂盛德于万一。兼事实缺略，益显文章之陋。甚愧甚愧。江西战事，闻革、联②两方损失均巨，则蒋、孙妥叶自有可能性。不过就大局言，凡北派握政柄者，皆以压抑民权为政策，其对外也又胥失之于软媚。以如是性质不同之两方，料难合炉而共冶，终极必仍出于火并。若果苏、奉寻仇，确为南派之好机会。两虎相毙，蒋介石居然卞庄子矣。兹因绪任销假之便，特具芜笺，恭祝伯母千秋，兼颂阖潭万福。恕不一一。

注

①指毛光翔受任"川南边防总司令"事。

②指北伐军与孙传芳统帅的直奉联军交战于江西事。

致周继斌函　丙寅

（1926年）

继公省长勋座：前奉聘书，假以政治顾问之崇衔。钱利生回毕又拜嘉惠，解衣推食，台爱殷拳。公居一省最高之位，而且有意于修举废坠，创启规模。所谓礼贤下士，方将身体而力行之，独惜乎培艺驽蹇劣乘，不足以辱眷注。感愧，感愧。蓊茅伏处，对于大政方针未获窥见全豹，然匪患之肃清，财政之核实，则已然之明效，彰彰耳目者也；拉夫悬为厉禁，穷黎得安其室家；密查布于通途，贪吏亦职其爪牙；地方多保存一分元气，即人民多享受一分幸福。而培艺尤为公进一解者，积极事业举办不厌其数，消极行政范围贵从其缩。待富源开发之后，始方轨徐行而进。在下者不重感负担之骤，在上者亦稍省稽责之烦。臆测遥度，不知有当万一否？鼎公计已帅师前进。此间所见报纸，似仲文部下距沙市只隔一水，而厚光、晓炎所谓中坚队伍者，不审逍遥何所？今番迟迟其行，殊为后时失策。残冬向尽，弟拟明春赴省一望颜色，小驻经月，绕道赤水而归。与群麟别久，亦深念之也。手肃。敬颂时绥。

复袁鼎卿函　丙寅

(1926年)

鼎公总座赐鉴：培艺去秋以言事忤公旨，来函诘责，颇属声色之加，为奉教数年以来所未有，惶恐待罪，不敢复以书自通。未几而所言之事又见实行，则益大惑不解。岂同一事也，言出于培艺则可憎，出于他人则可采邪！抑培艺负咎丛戾，公不欲显绝之，特藉此微示瑟歌之意，使之憬然知止耶！故当钧驾返旆退舍，公谊私情，培艺均不应默然恝然。然创稿而复毁，付邮而追回，终无一字以达钧听者，诚恐不谅其款款之愚，而转以多口见责也。又尝思维，培艺往者因个人品格关系，不肯屈节于某派，坐是为所深恶，且尤嫉培艺在公左右，谓为妨害彼辈之活动。(相从数年曾否妨害彼等，皆在鉴中。惟去年在京曾有一电，亦恐彼等破坏。本军大计不能不言，若讪谤诬，蔑只及区区个人之范围，向不屑挂置齿颊间也。)明攻暗害，步步荆棘，培艺以衰病垂尽之身，沐公厚惠，妻子得免于饥寒，有何不足，尚须与某派作激烈之竞争，以自速死亡之祸！然培艺辱公之眷顾，所应图报于公者，似又未可以戛然遽止。故虽已归，难免不再出，此点某派逆料之矣。因公有言，遂加重其词，予培艺以难堪，从根本上打消其妄念。此亦事理所或有。果其如是，则培艺终于负公，而亦局势之无可如何者也。一昨忽奉亲笔，肫诚恳至，不殊曩日之相处，于是向之疑虑解释泰半，死灰之中又爆星星之火。盖培艺对公尚应服相当之劳务，而此时追随，似乎可言共患难而非以攫权利，亦庶几减少某派之怨毒。熟思数夜，决定如左之条件：(一)以一年为期，自到军之日起算，年满仍乞赐放还山；(二)以白衣

随营效力，不受任何名义，以免侵占他人位置。以上两条如蒙裁可，培艺即于阴历明春二月治装上道。专候复示。并颂崇绥。

致周继斌元电* 丁卯

（1927年）

贵阳周省长勋鉴：密常德噩耗，闻之怨愤。鼎公已矣！贵州前途，系公一身。公就任省长，积极负责，时逾半载。艺犹为此言者，以公受命鼎公，支柱内外。曩日局势，一合作分工之局势也；今公独当其冲，而对外尤急于对内。此次鼎公罹祸之原因虽有多端，其主因则在态度不明。夫与人同利害，趑趄于前敌，倔强于后方，安得不触人之忌；而又临之以骄倨，处之以托大，鼎公于是乎死矣。查目前革命政府统治下为粤、桂、湘、鄂、赣、川、黔七省，而政治组织尤循旧式者，四川外惟贵州耳。加以省党部未成，党代表未派，政治部未设，彼之视我得毋仍有灰色态度之嫌乎？或曰公坐镇内地与鼎督师外省异，虽稍回翔无伤也。然坐镇有坐镇之难，督师有督师之难。试一屈指：一军之何、十军之王①，对于贵州果遂坦然意情乎！政府纵不督过，何、王纵安淡泊，而攀龙附凤者假危词以耸之，借现状以挑之，艺不敢保其不起波澜也。为公计，宜急取开明政策。凡革命诸省已有之机关

---

* 袁祖铭受任北伐军职后，滞留湘西，迟不出征。加之在湘西横征暴敛，强委官吏，早为湖南人痛恨和声讨，也为蒋介石、唐生智见忌难容，1927年2月1日，由唐生智部署师长周斓诱杀袁于常德，首开北伐史上参战军队互相倾扎火并的先例。

作者感于事态严峻，对贵州内外政府有所建议。但这些意见的主要内容，周西成并未采纳。

无妨增置；已行之事业，无妨仿效。盖议发自我，则操纵由我，机动之人则指挥由人。实行期间尽可有若干之犹豫，而口头书面不可不亟为表示。乃至省军之编制，内务之措置，勤求训示以博政府之信任。对何、王两方亦躬执谦退，遇事推崇；或介绍人才，则量予录用。使彼外向苟有发展之机，内顾不作返旆之谋。公之地位安，贵州人民始有幸福之可言。昔更始害伯升，光武枕边满积泪痕，而对客引咎，事更始益恭谨。成大事者固有过人之量哉！公智珠在握，成竹在胸，善后计划精审必什百于此。然刍荛之言，圣人择焉。辄贡愚直，伏维察亮。晤袁干老并乞代致唁。我辈朋友之交，闻难犹唏嘘累日。此老父子天性，想尤难为怀也。周培艺叩。元。

注

①分指何应钦、王天培。

致周铭久铣电　丁卯

（1927年）

贵阳省署转周铭久先生鉴：台旆归来，桑梓蒙福。甚慰。闻邓鸣阶兄此次适在常德军中，可否商恳省座电饬就近部队，探查确耗，资送回籍。盼复。弟培艺叩。铣。

注

①即周恭寿，字铭九。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

复胡子嘉[1]寒电　丁卯

（1927年）

昆明胡主席勋鉴：奉江电敬承。顺应环境，造福珂乡。甚佩甚仰。以幕府谋略之广运，贵省英才之众多，先生过听谬采葑菲；培艺不足道，天下士闻好贤之风，乐善之雅，其孰不辐辏竞进，愿献嘉猷者乎！培艺曩岁归里，杜门养疴，自维精力衰惫，不堪给事左右。感殷勤之盛意，终当来滇一游，借觇德化。惟时日尚难预定耳。周培艺叩。寒。

注

①即胡若愚（1894—1949）字子嘉。云南马平人，滇军将领。驱逐唐继尧后任云南省主席，随即引发滇黔军阀混战。

致周继斌函　丁卯

（1927年）

继公主席勋座：昨奉聘书，猥以樗庸，滥竽政治顾问，惭感无任。敝乡僻陋，近日订阅报纸，因邮阻不时。至于一切外情，都不了了。读布告知公赫然震怒，出师湖湘，息邪拒詖，维持礼教。甚盛，甚盛。艺以衰病，杜门养疴，惧死丧之无日，乐琴书以消忧。乃者胡君子嘉谬采虚声，函电召邀，情词恳切，兼汇五百元旅费，敦迫上道。艺个人出处毫无问题，只须片言便可拒

却。惟与怀之晤谈，知公对滇黔邻交雅意亲善，信使往还，络绎在途。艺老矣，辱公厚爱，不克以精力自效；或借观察所得，用裨应付之资，于公有益，不敢惮劳。因此函搁未复，款亦未收。专俟候命，以决行止。

复钟谨闲[1]函　丁卯

（1927年）

谨闲老侄英察：接书具见孝思，不匮天性肫诚。尊公可谓有子矣。尊公为乡为党而死，黔人无知与不知，莫不同声怨悼，敬慕之忱至今不衰。自世俗言之谓之罹祸遭殃，然死者人所必由之路，富贵酣豢时来，曾不能作须臾之留。苟一察乎泰山鸿毛之辨，虽决胸断脰，其与夫宛转床第之间，叮咛妻孥饮泣衔哀者，人格霄壤矣。作传一节，正是后死有责，但愧不文，加匆促寡暇，未及搦管。侄将引略开来，迟早必有以答雅意。拙著《贵州民党痛史》，尊公当然为重要人物但除张君石麒特立一传外，余俱因事附见，未能一一覼缕，体裁则然。仆从事纪述以来，谨守秘密，非党中极可信赖之旧友，未尝相与商榷。非畏人也，诚以敌党手段卑劣，无事不可为，万一吾书未成而遽供牺牲，殊属不值。老侄必从明之处得悉，亦请善体此意，勿告外人。又拙著已脱稿者十分之八，尚余二分，因材料缺乏，竟尔搁浅。故托明之代觅一二三期《自治杂志》及发行三个月内之《西南日报》。顷接复函，云以一月为约，待从乡间检取等语。深恐不可靠，老侄如有相知，并望设法代觅。如何措辞，仍望本秘密意旨，临时应付。觅得之后，并望即日交邮，是为至盼。手颂近祉。

注

①钟谨闲为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之子。钟昌祚事详见本书《稽勋表册底稿》及《民党痛史》等文。

致李云鹄函 丁卯

（1927年）

云鹄吾兄左右：京华判袂，倏又数年。弟与袁鼎卿结合，系出片面之要求，兼迫势力之威胁。其后彼虽百方要好，厚有赠遗，弟终不乐久与共事。执政时代赚得命令数纸，子弹一批，鼎卿所施于我者，自计已足报偿而有余。乞假养疴，遂不再去。迩来读书习静，颇能自得其乐。山中小驻，而政治舞台上旋起旋仆，迭盛代兴者，已不知其何人矣！子嘉军长处承兄介绍，谬齿朋友之列。前派代表赴渝时，彼此曾一通讯。今春忽奉电召到滇相助，弟不才无学，兄所諗知；对近日新文化尤鲜研究。相者相期以骐骥，而凡马顾影，良无以殊异于驽骀。倘不自度量，攘臂下车，折足覆餗，在弟诚不足惜，吾兄为原介绍人，将毋重累盛德乎！惟贵省气候之温和，风俗之淳厚，工艺之精美，弟心仪已久。俟病躯稍可支持，当以旅客资格，一览金马碧鸡之胜。届时重扰郇厨，共话旧雨，为期亮不在远。顺颂台绥。

注

①李云鹄原为唐继尧幕僚，任云南驻京代表时，曾与作者有交。

致胡蕴山函　丁卯

（1927年秋）

蕴山尊兄麾右：壬戌一别，结想至今。遥维威望日隆，起居多祜为颂。时局云扰，龙战纷纭。蓂赓以壮盛之年，奄忽物化①，海内识与不识，同声悼叹。吾兄相从最久，感怆料难去怀。惟比岁以还，新潮激荡。四时之序，功成者退。好在胡、龙诸公，均兄袍泽至契，发摅伟抱，借重长材，未来之建树必有什佰于既往者。曷任祷祝。弟曩因家事羁绊，不获追随旌旗。旋袁、王晋省，电令驻军劝驾，名为护送，实则监视，行动俱失自由。大定途次，始奉吾兄相召之电，回首南天，怅望而已。乙丑孟夏，因病假归，粗茶淡饭，差足自给，遂绝意人世，不复作出山之想。今春奉子嘉军长电召，本拟扶病来游，一展良觌。奈二竖纠缠，迟迟未果。兹遣舍侄慰慈先行赴滇，晋谒子嘉，代陈下悃。如蒙俯鉴衰朽，不责职事，许以白衣出入军门，弟当于秋后首途。……专此布臆。顺颂戎绥。

注

①指唐继尧死于1927年5月23日一事。

复杨寰澄函*　丁卯

（1927年秋）

寰澄①仁兄麾右：展颂台教，具仰谦光。仗钺专征，古人有白首行间，终于不遇者。今虽时势变迁，人才竞进，然旋起旋仆，亦易致蹉跌。推原其故，大抵志骄意满，拒绝人言，刚愎自用，覆辙相寻。麾下平静察理，冲和有容，不以盛气加人，不以高位陵物。充此念也，足以来天下之贤哲，定天下之纠纷。区区援滇任务，不过牛刀之小试耳。滇人久罹兵祸，不忍更遭涂炭。胡氏果诚意爱民，则比来一再掀起滇局风浪，皆彼为主动，又将何以自解？大约自身无反攻力量，或且留与对方妥叶余地；我军深入，彼当感应付之困难，故为是饰词。然为我军计，亦殊非深入时机。虚与委蛇，大含妙用，麾下自不肯道破耳。承嘱作文，弟老病益荒，久不与笔墨为缘，雅命所不敢辞。但草湖②沿革一无所知，求威宁志书查阅，此间亦无有。已托友函威觅借。俟志书邮到，当创稿寄呈。顺颂戎绥。

注

①杨寰澄，周西成部旅长。时任“援滇军”右路指挥官。

②即贵州威宁的草海。

---

*云南“二·六”政变后，又爆发龙云与胡若愚各为一方的争权战争。胡若愚战败后即向贵州求援。周西成早有图滇之谋，立即任命毛光翔为“援滇军”总司令，率黔军十团向云南进攻。结果不仅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导致龙云、李燊联合“倒周”的另一场战争。

唁袁德华、德龄函[1] 丁卯

（1927年）

德华、德龄世讲礼次：愚于丙寅冬间在原籍毕节，奉尊公铜仁行营来函，敦促重出佐军。比经函复，拟以翌年二月就道。乃丁卯新正四日，由本地驻军易团见告，则常德噩耗天外飞来。愚满腹疑骇，以为必系传闻误会。既而函电连翩，竟证实此不幸之消息。哀哉，痛哉！先公以家国倚赖之身，拥强大无敌之军队，无端被宵人暗算，真正千万不值。而幕府诸君曾不切实谏阻，非其智有未逮，则其义不足称。愚从先公数年，知其虚心大度，一般资深望重者有所建白，往往屈己意以俯就之。而诸君簿书期会，坐昧先几，殊堪愤慨！尤可悲者，正月之杪邮局尚递到常德行营一书，手泽如新，而毅魄已逝。计付邮之日则遇害之前一日，大约亦先公与朋友最后往还之手札矣。足下昆仲，他日如须搜辑，承索即寄上也。愚衰病侵寻，前以先公厚爱，不能不出，逮得凶问，益怆老怀，遂一意闭户，绝人逃世。除正月中曾附电恳周继公唁慰令祖干老[2]外，并先公灵輀何时旋省，均无所知。昨接讣书，敬悉大事已了，葬期久过。谨具挽联一副，聊表微忱。俟有机会来省，再踵府面详一一。端此奉唁。顺颂孝履。

注

①二人均为袁祖铭之子。

②指袁祖铭之父袁干臣。

致毛群麟函　丁卯

（1927年）

群公总司令麾右：久未通讯，雅不欲以无谓之应酬，耗公宝贵之时间。比闻荣晋军长① 总持师干，威望日隆，勋猷卓著，下风额手，曷任神驰。惟援滇事件异常重大，私衷颇多过虑。辱心挚爱故敢略陈狂瞽，幸垂察焉。云南部队号称两军，现刻与我为友者，仅占百分之三十，而为敌者反占百分之七十。其敌我者，我能根本消灭之乎？度彼战败不过蛰伏迤西迤南，待时蠢动。至于友我者，假使其力足以有为，固不肯俯首求援；况令挫折之余，薄弱尤可想见。而名义上则彼主而我客。彼藉我之扶助，一旦事权在握，则补充器械，整理部队，可以为所欲为；我裹粮远戍，为人作嫁，则无以对本省人民，且在势亦万难持久。若欲稍取优越之地位，彼不难鼓舆论以仇我，嗾法团以抗我；甚者与其今日之敌解嫌携手，协以谋我。此犹就部队言之也。云南民气强悍，勇于私斗，土匪团丁所在勾结，剿之则来去飚忽，不可捉摸；任之则扰乱袭击，不胜防范。入民国十六年，彼等从未见外省军队通过其地。而贵州又适为其两次蹂躏之邻邦，挑以报复，诬以侵略，尤易倾听其言。是以进取之时，坐镇之后，皆有无量数之困难随其后。愿公予以相当之注意，至所企祷。近来军队组织多增设政治训练处，以作宣传机关。鄙意似可仿办。宜令幕府拟定宣传大纲，而雇用滇籍人员深入演讲，使知本军救民伐罪之善意，亦可减杀许多阻力。承公期待之殷，眷念之笃，屡次欲赴赤一游，辄以病困中止。自念来日无多，时复强颜解嘲。北风多厉，伏乞为国自珍。手肃。敬颂勋履。

注

①毛光翔此时为黔军第25军副军长、“援滇军”总司令。

致李小谷函　戊辰

（1928年）

小谷吾兄左右：疏懒成习，久未通讯。知己如兄，谅不见责。弟自乙丑决意告归，即欲将平日搜集材料，编排次序，成《贵州民党痛史》一篇，志死友之精勤，备千秋之公论。及着手拟出章节，殊感材料之不足，故切函吾兄、少权、兰生等，冀有所得。迟之又久，雁杳鱼沈，私心不免失望。丙寅之冬，鼎公一再催促，悯其遭罹困厄，不忍峻拒，允以丁卯春间复出。于是昕夕握管，期于未出前完成。此篇属稿已及五十章，而鼎公凶问至，一则心绪恶劣，不能继续；二则材料用罄，亦难向壁虚造。计缀业以来，又十二月矣。人命无常，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宿志未酬，重泉饮恨。此一年中，凡贵阳、安顺、贞丰各处可以向友人请求者，亦既竭尽心力而为之。始云极易，终乃废然。盖现所阙者，为《自治杂志》之发行，公立法校之特许立案，《西南日报》之主张急进三章。《杂志》章拟全录石麒旧作《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一首，故非得《杂志》首册不可。《日报》章拟选录最有价值之代表论说一首，故非得出版数月内之日报不可。《法校》章则立案公牍亦与上两项同其重要。又三事筹办暨成立前后之事实，并内务如何分配，同志如何担任，弟仅知大概，仍恳吾兄分神。当日诸事，兄皆在筹划之列，追忆能详，一也；地位尚在台上，呼应较灵，二也；贵阳朋友多，设法易，三也。弟最后一线之希望专属吾兄，且知兄近亦多病，谢绝人

事；不至最后亦不以相扰也。伫盼回音，无任叩祷。顺颂政祺。

致何敬之函 戊辰

（1928年）

敬之尊兄麾右：浦江一别，结想至今。我公从万难中另创新局面，武功彪炳，文事斐然。四年之间，遂成千秋之业。未来且无论，即目前所就，已足光史乘，而耀寰瀛。海内知与不知，莫不仰望丰采。矧在旧交，其忻幸为何如耶！弟自乙丑孟夏获赋遂初，杜门养疴，习静藏拙，布衣蔬食，久已安之若素。拟以暇日辑纂开国见闻，从书贾博取微资。……所惜山居僻陋，参考缺乏，能否成书，尚未敢必耳。兹有恳者，乡人郭益德，肄业广东黄埔军官学校，编制入伍随军赴鄂，嗣因所属军队在芜湖解散，该生离乡窎远，无法回籍。闻杭州设有黄埔同学招待所，就近前往，冀觅枝棲。甫抵车站，即被杭州公安局拘留被逮。案由系被人报告前在湖北曾隶共产党籍。署名报告之五人，郭生只识其一，系前日同学而挟有私嫌者，其他四人则素昧生平，并姓名亦不之知。经军法处审讯一次，亦以毫无证据，仍令待质。据郭生家书，数月以来因党嫌而被拘者前后百余人，其寻得妥实保人者均已释放。惟该生万里作客，举目无亲，致以非罪羁系，云云。弟出门日久，对于郭生本人虽未识面，惟其伯叔多系知好，且同街邻居，素知其家教极严。郭生弟兄辈数十人，皆循循谨饬，绝无捣乱性质。该生一人似乎不能独异。当去年共党秉权时，势焰熏灼，风靡一世，凡隶属武汉政府之军人，殆无不挂名党籍者。该

生因见习候差而入党，雷霆万钧实属不可抗力。弟常阅报纸，见中央执监诸公，对于党案皆力主宽大。除著名首要法所必诛外，自余青年协从，无不网漏吞舟。用敢具函为该生乞恩，请予开释。想公遥领浙政，必不难嘘枯回春也。如何之处，伫盼示复。手肃。敬颂勋履。

致张百群[1]函　戊辰

（1928年）

伯群军长勋座：甫接清光，又增别绪。以公志量在天下，事业在国家，僻陋如敝邑，宁足久溷车骑？独谬荷征辟，未效驰驱，衰病望尘，兹耿耿耳。方今禹域大势，外表粗平，然党派分歧，危机四伏，非得真正之首领人物，未可云已安治也。首领必备之条件，曰明达之见解，曰虚冲之态度，曰公平之措置。今之要人或有其一而遗其二，或无一近似焉。甚者或反其道而行之，其溃败决裂可计日而待也。夫三者言之若易，行之实难。盖明达则国际国内之症结莫不洞瞩其本源，环境之应付恢恢乎其有余矣。虚冲则能以其势位下人，而海内之材智咸乐为之用矣。公平则先自处于有私，积久而同僚化之，四方信之，而施政无扞格矣。二十世纪之新发明，赤者曰布尔什维克，黑者曰法西斯蒂。考其学说，玩其主张，若南北极之背驰也。而有相同之要点焉，则包揽把持集中政权，以实行迭克推多制是已。盖政权之运用，喜一而恶二，贵合而贱分。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况在民智未开，民德未进之中国，其何能违此公例。培艺敢断言，世无首领，将求如历史上之补偏救弊，三五十年之小康政治而不可得也。顾所谓首领者，往往在野时头脑清白，及柄用而昏聩糊涂，

或担任局部时条理井井，及畀之全局而颠倒错谬，或失则愚，或失则骄，或失则愎，或失则隘。覆车不戒，乱亡相属。伏维麾下颠沛造次，不忘国事，审向明辨，务极精详，第一条件具矣。延揽英豪，化除畛域，霭然可视，汪然有容，第二条件具矣。融洽主客，调和诸将，善则让人，败则归己，第三条件具矣。循而持之，扩而充之，天下国家之乖，匪异人任。区区小白返国，重耳之图霸，殆不足为公道。异日者治定功成，发扬蹈厉，回忆遐陬，鄙生曾贡刍言，或遣一介鸡酒沃酹，如魏武于桥玄故事，庶不负此一段因缘也。手肃。敬颂祟绥。

注

①张伯群，即张汝骥。

致朱一民函　戊辰

（1928年）

一民吾兄如握：沪江一别，倏忽五年。屡从知交处探询从者踪迹，辄云困顿益甚，私心叹惋。然窃意才如吾兄，一旦风云际会，必有发摅伟抱之日。乙丑归里，杜门养疴，益与世事疏阔。惟二三知己时复萦回心曲。去岁北伐跃兵长江，摧枯拉朽，出奇制胜，闻兄实总帷幄，翼赞殊勋，斗室雀跃，以为必如此方足称吾一民也。比者介公① 再起，兄并辞让参谋长一席，远赫赫之名，而自处于散员之间。此种雅度，不惟近人所未有，尤非俗子所能识。月前符经甫因事过毕，两人畅谈三句钟，十九皆道兄事。不审兄高居上京，亦微觉面赤耳热否？弟之归也，半由身体多病，不能支持世务；半由良心督责，不愿久佐鼎卿。壬戌赴贵阳本由

逼迫，甲子在重庆亦可谓中途截留，使有可去之机而不去，人其以我为安鼎卿而忘电轮矣。吾人处事胸中自有把握，并非求任何人之谅解。吾兄亦个中人，故特一道梗概耳。兹有一事为兄陈述者：滇军倒唐之役及胡、龙战争②种种，皆在鉴中。弟于滇事本风马牛不相及，去岁夏间，胡君子嘉、张君伯群，虽迭布函电招邀，以孱躯惮行，迄未应命。战争终了，胡率残部退川，张率残部退黔。维时伯群方在贵阳，所部迳来毕节，里人怵于败军之骚扰，莫不动色相戒。顾事出意外，其官长皆朴实而明于事理，其士兵皆服从而勤于操课。由其所部以观其主将，颇心仪伯群之为人。近顷莅毕，时相过从，益觉伯群识度实有大过人者。彼对国家大局异常明了，爱慕英俊，容纳善言，不肯以势位骄人，不汲汲以财货自封殖，尤常执持正义，顾念民生。故虽败亡之余，云南老百姓至今感颂不去口。中央编张部为独立十八师，对于伯群非漫无所知，但相距过远，恐未必悉其详。鄙意介公主持中枢，对于此种人物，允宜推诚延揽，备国家腹心干城之寄。伯群方崎岖险阻，扶植奖进尤不少机会，望兄遇便进言。弟退闲以来，国事久不容喙，与伯群初交，亦无取为之鼓吹。诚以统一方始，政治清明，开国弘规莫大于进贤退不肖。而滇中现状适成一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局。故不觉覼缕及之。兄倘留意考察，当信弟言之不谬也。手此。敬颂筹绥。

注

①指蒋介石。

③指1927年云南“二六”倒唐政变后，龙云、胡若愚为争夺滇政而生的战争。

致周继斌函　戊辰

（1928年）

继公主席勋座：累蒙召唤，猥以孱躯多病，迟迟未行。然感奋之私，固无时不神驰左右也。比以宿恙稍瘳，医者劝转地疗养，又值秋高气爽，决以本月十九日由家启程，抠衣上谒，敬承大教。惟有预为声明者，艺蒲柳之姿，十年前已患脑病、肠胃病，饮食甚少，精神甚短，自顾久成废物。乙丑之夏引疾归里，虽以鼎公相需之殷，不敢贸然复出，以蔽贤路，而速咎戾。此中委曲，料在鉴中。此次赴省，不惟一切职事不敢与闻，即顾问名义亦当面请开除。艺得以白衣出入军门，仰观训政之设施，共沐作人之雅化。岁杪仍乞准许还山，俾艺从容林下，歌颂升平，则垂暮之年，永食玉成之赐矣。端肃。祇颂勋履。

为张伯群回滇筑路宣言*　戊辰

（1928年）

急。云南省党部、省政府、各机关、各部队、各法团，昆明市党部，各县党部、各县政府、各机关、各驻军、各地方法团均

*张汝骥（伯群）参与1927年云南“二六”倒唐政变后，旋即被龙云逐出云南，退避贵州毕节。贵州军阀周西成为扩张的需要，也乐意收留张部。张之“回滇筑路”是虚，回滇争夺政权是实。周西成对此主“暂时缓动”，以待有利时机。

鉴：父老苦兵祸久矣！汝骥不忍桑梓糜烂，率我部曲，请缨北伐，假道贵州，待命前进。中央亦鉴其忱悃，改编敝部为独立第十八师，归第九路周总指挥节制调遣。如天之福，津浦、京汉连战大捷，秦鲁残蘖望风奔溃。汝骥既幸统一告成，完总理革命之弘愿，第念民生主义所诏示，训政时期所筹备，皆以整理交通修治道路为先务，而工兵政策又曩年总理手定。汝骥驻黔九阅月，窃见周总指挥以次官吏军民，莫不切实奉行，黾勉筑路。万山之中，汽车络绎；农商百业，欣欣向荣。西望故乡，为之怃然。云南地形不较险于贵州，贵州财政或更窘于云南，而贵州之发展如此，云南之锢塞如彼，微特汝骥稍具常识，寝馈难安，即所部粗明大义，亦日夕环恳，佥谓北伐目的既归消灭，故乡榛莽亟待垦辟，愿移执戈之戎师，归服筑路之勤务。汝骥又尝思维，贵州本受协省分，自我军驻扎以来，资粮扉屦，供亿已属不赀。前此私冀为国宣劳，则我军之坐食为有名，黔民之负担尚有时而弛。际兹情况变迁，周总指挥虽力顾大局，源源接济，而在黔为竭忠尽欢，在我为舍己芸人，宁非主客两敝？不得已徇全体官佐士兵之请，拔队旋滇，进驻昭通，即日派遣随军技士测勘路线，分段责成，开始工作。一面呈报周总指挥，请将我军困难代为呈明中央。敝部忝列国军，饷项当仰度支，不烦地方父老。即或汇兑需时，亦请父老验工给值，为我全滇袍泽开一先例。特此宣言。统维照察。张汝骥叩。

致张伯群世电　戊辰

（1928年）

毕节张师长勋鉴：密。连日谒晤周主席，具达尊旨。继公期

待公之成功，其热烈不减于公之自期。惟为公长顾远虑，深恐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蹈孤注一掷之险着。故主暂时缓动。前已拟有具体办法，托青阳①带滇交涉。龙云划定防地与公合作，不战服人，策之上也；担负贵军经费，按月汇解，公得以其间整顿补充，养锐观衅，抑其次也；如其倔强负固，公或联合粤范川胡②，一致行动，或内之朱、张③各部，确派代表欢迎。机会成熟，继公当以全力为公后援。火饷械弹俱不成问题。总之，龙云非治滇之才，我公有必胜之理。假以时日，则在彼之裂痕益显；谋出万全，则在我之把握愈多。惟公实图利之。周培艺叩。世。

注

①即石青阳。

②即范石生、胡若愚、

③即滇军龙云部师长朱旭、张冲。

致张伯群歌电　戊辰

（1928年）

毕节张师长勋鉴：密。奉冬电，具见肝胆照人，临事果断。佩仰，佩仰。惟贵部与胡部似应联络一致，最好胡动而公随之，在贵军将来成功上多有几分把握；而目标移转，贵州对中央立言亦便于措词。此就培艺个人观察，公应为继公设想者也。又贵州环境，最近发生一种新形势①，继公另有积极计划，正在部署进行中。贵部动作须与此项计划不生影响。辱公厚爱，故敢掬诚奉告。此间同人意见完全相同。诸乞郑重考虑。周培艺叩。歌。

注

①指李燊部图谋回黔倒周事。

为周继斌复张伯群世电　戊辰

（1928年）

加急。毕节张师长伯群弟鉴：密。巨川呈阅宥、感两电均悉。划拨昭东为贵军驻防，兄初意本谋和平解决，但就现况判断，恐已不可能。吾弟业与子嘉有成约，尽可放手进行。最好同时准备，而仍让胡部先动。此为要点，即讨龙文电亦宜由叙府发出，不必在毕节有所宣布。枪枝子弹，刻因东防吃紧，已尽库厂所有运往接济。如能于短期间将李部①荡平，兄当腾出全力为弟后援。权衡缓急，不能不如是处置。吾弟明达，当能谅我。兄西成。世。

注

①即43军李燊部。时该部正集中川湘边，向黔境进逼。

致周继斌函　戊辰

（1928年）

继公主席勋座：近日东防军事①，观公布置之周到，意态之萧闲，可谓临事好谋，深得整暇二字之诀。顾培艺一得之愚陈之，藉供参考：前线辽远，敌情万变，千里请命常后时机。汉高祖拔韩信于行阵之中，登坛而拜为大将。彼岂不知兵权之不可假人哉！诚以阃外之事，委任不专则责成不严，而观望诿卸之弊往

往相因而至矣。培艺拙见，拟请就公意中认定之人，即日申令前方各部，从某日起文电由某核转，饷弹由某发给，营长以下遇必要时，许某得自由黜陟。如是则士气激厉，军心统一。即战况偶有不利，无难咄嗟反攻。然此不过短期间之措置，事定之后归还建制，于大体似亦无所妨碍。书生谈兵，明知未必有当，惟公恕其狂瞽。培艺谨启。

注

①即铜仁、松桃及黔东防御李燊43军进攻事。

复钟谨闲函 戊辰

（1928年）

谨闲世讲足下：年前接惠复，适仆有幽忧之疾，延搁至今，歉歉。贵友所允日报杂志，迄未见到。但仆比年以来向朋友请求，毋虑十数，始皆慷慨承诺，后乃终归绝望。盖中间实有种种困难，不能怪人。贵友果澈底热诚，搜索有得，烦迳寄毕节。因仆决回里度岁也。拙着尚未合笼，印刷自谈不到，现交明之先生处，事实与文字均请明之尽量修改。老侄回省可向明之索阅底稿。照抄分藏，具佩远见。但卷帙繁重，殊为费事，且恐闹得满城皆知耳。尊公死事，在吾文中算最精采处，不烦谆嘱。侄等意欲另为作传，可将事略邮致，因当年广济所寄已于合川匆匆亡命时遗失矣。更有一言忠告，来书对于现差，似有不满之意。须知吾人立身植品，当以第一流为模范。既不乐封殖货利，以法外之财自污，则虽海关路局于我何加，教书坐馆于我何损？每见今人混混浊浊，钻营奔竞，到头来只落得享用豪华四个字，而人格则已

不可问矣。足下天资近道，特附戆直之言。以为何如？培艺白。

致毛群麟、李晓炎江电* 己巳

（1929年）

急。遵义毛军长
贵阳李军长勋鉴：自讨逆军兴，吾黔不幸卷入漩涡。战争之际，不择手段，或引客军以相助，或编别动而求胜。两月以来相持不决，士废学，商停业，农辍耕，百工皇皇，无所得食，而军人之死亡夷伤尤不胜纪。以毕节而论，匝月之间三次被兵，凋敝残破，所不忍言。夫一城一邑何关大局得失，而乘时利见者，则各视为建功立业之机会，于是而吾民重苦矣！以今日战祸煎逼如此之酷，战区蔓延如此之广，揆诸两公爱民之素心，讵肯出此。兹幸中央勤念黔局，特派专员查办，并闻饬下各部不得再有军事行动。两公夙以服从中央为职志，计已转行所部一律遵守。特恐队伍时有调动，邮电近常梗阻，命令送达所争不过迟速之间，而大多数生命财产已投之不可复之地。两公试一纡荩筹，必有恻然不安于怀者。务恳即颁布告，双方各守原防，何部先破约束，准许

---

* 1928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43军（原驻鄂西黔军）军长李燊（晓炎），与贵州省长周西成及其所率25军之间，为争夺贵州地盘爆发战争。战争第一阶段在湘西、黔东展开，历时三个月，以李燊所部溃逃云南告终。1929年初，蒋介石以“讨逆”为名发动讨伐桂系的战争，并任命云南龙云为第10路讨逆总指挥，李燊为10路前敌总指挥，率军东进，以压制周西成亲桂倾向。4月，龙、李联军开始由云南曲靖、罗平等线向贵州盘县进攻。周部不敌，退至关岭。鸡公背一战，周西成阵亡，余部经安顺、贵阳向遵义集结。5月25日龙、李联军占领贵阳。李燊遂任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而25军余部，以毛光翔、王家烈为军长、副军长，计议反攻贵阳、作者主张和平，反对再战。此信即为说服调解的一种尝试。

当地人民呈请核办。始于阋墙终于御侮，然后遣送客军，收束部队，乃可次第着手。刍荛之献，伏维照察。周培艺叩。江。自围城发。

复毛群麟回电* 己巳

(1929年)

贵阳毛主席勋鉴：密。寒、巧两电均奉悉。本应晋省为公分劳，奈衰病侵寻，窃恐未及半道而深入膏肓，于公无益，于私良不堪设想。一切实况怀之、汝全所共目击，非敢饰词以鸣高也。惟艺虽未获躬侍帷幄，而苟有所见，义当知无不言。今日黔局，对外难于对内。曩因继公①独裁，致外间有贵州不能办党之空气。我公初政，正好打开一新局面。党部意见无妨尽量容纳，所需经费无妨尽量提供。至中央二特派员应挽彼共同负责，民政一倚仲公，军事兼咨辑五②。只要两方面应付周到，转移视听，自有人代公工作。风处大事宜审时机，顺潮流，不宜抬硬杠，打死仗。刍荛之献，伏维采择。培艺叩。迥。

注

①即周西成。

②指李仲公、何辑五，时为中央驻贵州善后特派员。

何辑五（1899—1987）名应瑞，以字行。贵州兴义人，系何应钦胞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后在谷正伦旅任上尉副官，随之去广西声讨陆荣廷。后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1937年吴鼎昌为贵州省主席，何任建设厅长，1941年任贵阳市长，解放前夕去台湾。

---

*1929年7月4日毛光翔率部攻占贵阳。李燊败走云南。毛即组织省临时政务委员会，自任主席。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毛为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

致毛群麟宥电 己巳

（1929年）

急。贵阳毛主席勋鉴：亲译。密。阅申报7月19日国府令，派李仲公、何辑五为办理贵州善后特派员。是两君前以客体来黔者，今兹一变为主体矣。我为公计，宜自动表示请两君组特派员公署，接收贵州政权，而公专意治军，以数月为清匪期间，然后从事编遣。如此一办，中央多公之让德，舆论亦佩公之大度。前途希望，在最近之将来定获美满之结果。今人方计画求进，培艺则冒昧劝退。考环境，察时机，似有一讨论之价值。可否，乞留意。弟培艺叩。宥。

致毛群麟函 己巳

（1929年）

群公主席勋座：前奉八月勘电，盛德谦冲，虚怀若谷，回环庄诵，钦佩莫名。比以中央倚畀之殷，邦人推崇之雅，担当艰巨，统辖军民；辞让之义明，而后教化之推行易。全黔政治改进于此植其初基矣。培艺衰老残年，我公提携，谬厕政务委员之例。名义隆重，自惭不堪负荷。所幸改组在即，庶几藉免愆尤。惟计奉别四载，无日不怀想丰采。赤水之游既因病而未果；贵阳之行公又出省在先。仰托威福，冬来能驱除二竖，明春灯节一过，拟即抠衣上谒。严冬短景，伏维为国珍卫。肃贺。敬颂勋履。

再，易怀之旅长驻毕节，首尾五年，办事一本良心，尤关人民疾苦。部属或有轨外动作，怀之从不回护，轻则处罚，重则揭举。以故敝邑人士深相爱戴。上年继公东征，余景琰[①]假龙云[②]为外援，并煽动沿边诸土目，形势颇为严重。怀之应付有方，立奠危局。今岁六七月间土匪两次扰毕，怀之时在大定，于万难中抽调部队兼程救援，地方虽不免损害，究未大伤元气。今日事过境迁，敝邑犹感念不置，所谓白叟黄童，有口皆碑者也。顷闻怀之奉令调省，父老昆弟咸造敝庐，共商挽留。艺以将领进退，军长自有权衡，嘱令稍安毋躁。而众意佥谓下情上达，亦备军长考核之资用。特附陈一二。培艺又及。

注

①余祥炘（1888—1945），号景琰，贵州毕节人。彝族。1906年与其叔父余达父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活动。护法战争时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1929年参加周西成、李燊之战、任李燊部第四纵队司令官。后长期在云南昭通、昆明任职。

②龙云（1884—1962）字志舟，云南昭通人。曾任唐继尧部军长。1927年发动政变逼唐下台后任云南省主席。抗战后兼陆军副总司令。其后因与蒋介石矛盾被免职。1946年潜去香港。1949年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央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致上海公安局函　己巳

（1929年）

迳启者：昨接上海邮寄书单数纸，其中用红色刷印者盖系淫猥书籍，流毒无穷，而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避去贵局检查员之耳

目，公然向大多数青年宣传违法败俗，居心实不堪问。鄙人仅以国民资格向贵局揭举，至希饬属查办。实纫公谊。此致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周素园。

附原单二纸。①

注

①原单缺。

致毛群麟函　己巳

（1929年）

群公主席勋座：前奉上月鱼电，笃念故旧，召致殷勤。培艺何人，承公眷注如此！隆冬苦寒，艰于上道，明春元宵过后，即当预备启程。培艺归田以还，对于地方公事，向不轻易置喙，非弟生性疏懒，良以局外人强预局中事，知之既弗详尽，而妄有论列，实未免隔靴搔痒之讥。本年政变，敝邑三次被兵，赖怀之力顾大局，地方濒危复安，故于上次奉调时，徇父老之请，勉为一言。我公俯采民意，收回成命，汪汪大度，令人倾服。丕绪①来毕与怀之开诚布公，分工合作，在他人容有事权之争执，而两君皆以命令为先，团体为重。主官持正于上，诸将协和于下，培艺观之，二十五军之勃兴殆未有艾也。惟宋部虽暂依邻省，而镇毕犬牙②，固可朝发夕至，人民风鹤惊心，仍难安居乐业。且数月来种种经过，种种处置，复杂万端，皆有向公缕陈之必要。怀之拟烦汝金一行，弟亦觉妥善匆逾于此。特附寸函，敬叩兴居，伏维垂鉴。不备。弟培艺谨启。

注

①蒋丕绪（在珍），时为25军旅长。

②指云南镇雄及贵州毕节，互为邻县，辖地相交错。

致毕节教育局函　庚午

（1930年）

迳启者：闻贵局创设图书馆，至为欣幸。愿将自用书籍二十一部五百零二本捐赠，用表鄙人极端赞助之意。惟鄙人起家寒素，所购各书并未考究版本，且多笔墨污损之处，谅贵局以适用为主，或不苛求也。此致毕节县教育局。

复窦以庄函　庚午

（1930年）

以庄尊兄台察：月前奉读华翰，具承关垂。猥以事须考量，且适发旧疾，遂致裁答稽迟，伏维亮宥。通志网罗文献，为贵州当前最重要工作，加史乘公例，愈近者愈详瞻。辛亥以还，虽区区二十年，而事变之大且巨，以视前古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弟一介文人，获与斯役，实深荣幸。惟贱躯困于疾病比年，搦管为难，虑以竭蹶，为知己羞。又台函有前半由任某①回黔续修之说。彼既耗去贵州艰难筹措之巨款，在理当稍稍缴验成绩，以塞人鬼之咎责。惟鄙见悬揣，一省同时不能有两通志局，一局不能同时有两总纂。关于组织权限亦殊，未免怀疑，是以碍难即决。弟始计原拟春暖晋省修谒群公，兼观光新政，良觌有期，再得面谈。手复。敬颂台绥。

注

①指任可澄。

致周次刚兄弟片 辛未

（1931年）

伯母寿文，弟因脑病不能运思，搁延至今。然每一念老人见待之厚，诸兄属望之殷，此身一日未死，此言一日须践。新春无事，竭数日之力仅乃成之。少年时读曾文正书札，每谓求文者坌集，又皆情不可却，义无可辞而心如废井，艰难万状云云。常私笑此老矫情作态，盖以能文之人而作文实在算不了什么一回事。迩来精神日少，阅历亦增，对于文字，觉一字亦不能苟下，而脑筋尤枯窘异常，始信文正非欺人之言。惟自信此文足传伯母，兼为族中后辈明示法戒，总算不虚作。诸兄观之，以为何如也？

致县立中学校函 辛未

（1931年）

迳启者：筹设中学为不佞十年来之所跂望。今赖官民合作，开学在迩，至深钦佩。微闻基金尚感不足，以诸君子之热心毅力，吾乡人之好义急公，无难于短期间立集巨款。不佞亦县人一份子，窃愿以棉〔绵〕薄自效。兹将本己由顾雨臣当得田地，计时价新洋七百元，捐作中学基金，应请贵执事即日管业。嗣后原业主备银取赎，统由贵执事接洽办理。附送各件，希点收赐复为荷。此致县立中学校。

为毛群麟对国民会议表示态度通电* 辛未

(1931年)

窃查国民会议根据总理遗嘱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吾党奋斗七年乃今始观厥成，海内喁喁，想望治平；外人觇国者，尤以此为测验之标准。光翔之愚，以为际兹时会，凡我同志，纵个人有何委曲，只宜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万不可意气冲动，复陷国家于混乱。……乃自四监委由广州通电弹劾，全国空气骤见紧张。夫监委提案未经审查、答辩、调查等等手续，未经会议议决处分，未经移送同级党部执行，而遽向外公表，已显违三全大会之决议。以法绳人而自身立场先无法律根据，何以昭于民众！况提案动机起于胡展堂先生之辞职。胡先生党国泰斗，其出处自有本末，其信仰已深入人心。今以一派一隅为之张目，转小之乎视胡先生矣。共和十余年，政痞军阀所日夕营营者，无非拥某倒某，诪张为幻。总理忧之，故彻始彻终，一以主义号召天下。诚不意服膺遗教之同志，犹发为此种言论。方今内政已上轨道，外交亦正顺利进行。深维国家长治久安之基，应体总理委任责成之意。四监委皆革命之中坚，为后进所模范，尚希恪守党纪，共维

---

*1931年5月上半月，蒋介石为通过所制定御用的《训政时期约法》，于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会议前，蒋将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软禁。胡派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于4月30日发表反蒋通电。蒋悍然不顾，仍如期开会通过约法。与此对抗，反蒋派中央执监委员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另立广州国民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合流，广州反蒋国民政府撤销，另设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西南军事委员会分会于广州。

国脉。光翔待罪疆吏，兼绾军符，除服从中央命令外，良无主张之余地。特以目击时艰，义难久安缄默，敢掬至诚，用效忠告，垂涕陈词，伏维察纳。

致毛群麟函　辛未

（1931年）

群公主席勋座：迭次谒谈，因年老健忘，有一要事漏于陈述。缘毕节撒拉溪一带，迩来麻疯病大为蔓延。培艺曾与本县福音堂传教士商酌。据云此病在欧美亦无治法，且传染极剧而速。救济之策，只有建一麻疯病院，将已病者一律收入，使与社会隔离。如果有地皮有房屋，将来医治管理，教会愿负责任云云。查麻疯病祸烈于洪水猛兽，且贵州民众卫生知识极感缺乏，听其横行，后患不可胜言。我公关心民瘼，且常为伯母太夫人施济祈福，可否函告毕节县长，酌拨地皮一段，指定殷实绅商数家，量力集款，以后一切即交由教会办理。其为功德，曷可限量！手肃。敬颂勋福。

复乐良臣①片　辛未

（1931年）

大著敬诵一过。所谓〔为〕文章，尔雅训词深厚，论其成就，已超拙尊园② 而上之。惟郑、莫③ 所诣，自成门户，或未易颉颃耳。执事花甲之年，犹尚孟晋若此，百尺竿头，愧煞我辈

矣。右复良臣先生。

注

①乐良臣（1871—1932）名乐嘉荃，贵州黄平人。贵阳教育界人士，擅长书画。

②《拙尊园丛稿》为近代贵州知名学者兼外交家黎庶昌（字纯斋，贵州遵义人）的文集。

③即郑珍、莫友芝。

致毛群麟函　辛未

（1931年）

群公主席勋察：窃维为政贵乎得人，服民端赖举直。高洁之士负其学问节操，往往不屑同流合污，与世俗争进取。古之人达而在上者，一则曰求贤，再则曰求贤，诚使贤者乐为我用，则我之事无不治，而功无不立。故曰，劳于求贤，逸于得人。伏见贵州吏治亟需整饬，县长为亲民之官，关系尤极重要。迩来仕途芜杂，廉公清慎者固亦有人，而一意营私网利，括民财而自肥者，乃时接于耳目。似宜精选硕彦，力矫歧趋，举一风百，作用滋大。查有教厅科长彭述文①，早倡革命，不避艰险，家本中资，以创办乐群学校故，至于完全破产。年近六十，恃劳作以自活。民九以前贵州政权握于反动军阀之手，述文固不见用，即继公与公相继秉政，述文亦仅循分供职，终以自炫自媒为嫌。是其执德谦退，秉性坚贞，已可概见。我公视民如伤，求贤若渴，倘特拔述文，试以一县，必能兴利除弊，尽心民事。但恐其当官而行直道，或有扞格，如虑簠簋不饬，培艺亦甘同坐。冒渎上陈，惶恐无已。敬颂崇绥。

注

①彭述文（1870—1937），字明之。原籍湖南，后迁贵州黄平。清末民初数学家。1911年贵州辛亥革命组织军政府，为枢密院八枢密员之一，因与张百麟意见相左，遂不就任。曾破产办学。后教书20余年以维持生计。抗战时病卒。

致乐彩澄①函　辛未

（1931年）

彩兄道鉴：别来七年，不通音问者亦六易寒暑矣。弟乙丑年自都回渝，勾留月余，请假旋里，承袁鼎卿义赠万元，穷饿余生得此已出望外。重庆总部中除小部分中立人士外，十之七八皆为任、陈党徒。彼等党见极深，时时处处皆与我为难，且不惜阴谋辣手。主官之推重愈甚，彼等之娼嫉弥深。酝酿下去，将至生命不保。且以个人身体而论，久经患难，内外俱病，前此徘徊恋栈，直以生活未解决耳。兹幸衣食粗足，故遂决计隐居。常德之役②，若身在行间，恐已同归煨烬矣。家居以来，成《贵州民党痛史》一书，计四编（胚胎时期、成立时期、发展时期、死亡时期），凡五十章，都七八万言。惟二编之内有目无书者尚有三章（自治党之党纲、《西南日报》之主张激进、公立法政之特许立案）。其第一篇拟觅《自治杂志》石麒所撰文字（标目已记不清，见内容为解释立党意义始于个人自治，发展到地方自治，延长于国家自治等语）充之；第二篇拟求得当日之西南报选一代表文字充之；第三篇拟访当日在校同人，说明经过加以叙述。然抱此目的讫未达到。因土豪揽权时，上两项刊物销毁殆尽，而旧日校友亦死亡星散。因忆尊府对各种图书极善保存。十七年来省，曾数

恳良臣为一检料。据复言无有，不胜失望。年来搜求之途已穷，而拙著始终未成完璧，不审先生有无方法助我一臂。兹因次女贞一乞得教厅保送文书，前往北平留学。论弟赀力实不足以抚育儿辈。惟迩来潮流之趋向如彼，本省人才之缺乏如此，且儿辈中只此女天姿〔资〕稍优，性质亦较稳定。所以挖肉补疮，听其一行。但此女外务极少，社会交际一无所知，已嘱其到达汉口后稍事休息，俟决定乘某日火车，何时抵平，即作快函上陈左右，敬求大嫂子代觅一与尊宅相近之寓所，并恳大嫂子届时动步亲到车站一为指导。感谢无暨。致铸成一函并请转交。手颂俪祺。

再，此间当局曾于去岁函商，约弟担任主修辛亥以来至现在贵州通志，但须待任某交出前半稿件后（至辛亥为止）始行着手。弟自揣学力万难办此，曾向当局推毂先生，不知先生有无回黔意旨，及对此事态度若何，希惠复。任某顷日旋黔，闻表示以一年为期，可以交卷。

注

①即乐嘉藻，字彩澄。

②指袁祖铭在湖南常德被诱杀事。

复邵济之①函　　辛未

（1931年）

济之三兄：来函诵悉。昨午群公来寓谈次，弟询以闻叔度有辞职风说，信否？渠曰，有之。弟谓叔度辞职如果成为事实，敝邑父老颇希望即以旅部参谋长余季光兼绾县符。缘季光两次值军驻毕，情形异常明了，于县府诸端弊窦知之尤审。其人操守清

廉，才具优良，果蒙委任，确足为地方造福。群公表示极端容纳之意。看来此事十有八九可成。怀兄来电保荐，此为最好时机，请就近催促进行。毕节比年虐政，如区甲之朦派，委员之稠叠，书差之苛索，可谓民不堪命，暗无天日者久矣。叔度虽有做好之心，但尚不能制驭左右，遑论其他。季光心细才长，最好兄又联络正绅力为后盾，搜求种种材料贡献于季光，而请其实行。官绅一气，天下没有办不好的事。企予望之。复颂时绥。

注

①邵济之，毕节人，商人，是毕节"同心益"商号的老板。

致欧阳习成[1]函　辛未

（1931年）

习成仁兄惠察：别来遂已半年，艺于本月三日抵家，百病猬集，形神俱惫。闻济之、春甫等言，执事在沪开设钱庄，日就发展之途，可贺，可贺！惟艺有阅历之言奉告：金钱之欲望无穷，人生之精力有限，须得见风收帆，立定脚跟，以我使用金钱，不致转为金钱所役使。就世界趋势说，就中国现况说，应为之事甚多，可为之机亦甚夥，惜乎故乡朋辈眼光浅短，艺虽有所陈说，而皆视为高远，或付之谈笑。故颇欲执事放弃时流竞争之舞台，归就一片白纸之僻壤。创造之事，千秋之业，俯拾即是，姑志此言以备三五年后之采择何如？……顺颂时绥。

注

①欧阳习成，毕节人，商人。

致毛群麟函 辛未

（1931年）

群公主席兼座：奉别六稔，始得复接清光。公非特位望日隆也，即德量识解亦度越畴曩，故能驭群贤而收其用，临大事而裁其中。主黔以来虽无赫赫之功，而政治军事皆次第纳于轨道，就我范围。此其考虑之周匝，应付之缜密，保持诚恳态度，贯彻和平主张，所谓良工心苦。在培艺颇自谓知公，独惜培艺重暮之年，菁华消歇，莫克奋其尺寸，仰赞高深。所以午夜徬徨，始终愧对者此也。迩来财政状况颇见艰窘，而培艺闲散之身，犹月糜夫马二百元，溯行一再辞谢，虽蒙温言慰藉，私心终有未安。明知虚糜公款者不仅培艺一人，而财政支绌亦不在乎区区二百元之间，然平生节概稍异于时流者即在俭约刻苦，凡事都从退步着想。入世三十年，财产居然盈万，不冻不馁，享用已觉赧颜。伏乞俯鉴愚忱，条谕截止。……毕节饷捐漏税案，艺在省时曾为商人缓颊，公谓当注重善后，此诚扼要之论。艺现思得一法，此案牵连之刘玩泉、欧阳习成，同心益，皆毕节特帮①之头目。公既以体恤商艰，宽其嫌疑之罚，无妨令报告销数，分负稽察之责。今后由公指定五人或七人组织一饷捐稽察委员会，按月将本县特货出口之数密报省府。省府持与捐局月报比照核对，有无弊端，立可觉察。如虑相互徇隐，只要章程密，罚则严，商人爱惜身家，决不敢玩法尝试。局员处分，艺亦以为枪决之刑不若责赔之酷。彼虽百计贪婪，而一经犯案便须十倍勒偿，则亦渐知畏忌矣。刍荛之见，伏候采择。手肃。敬颂崇绥。

注

①特帮，指从事鸦片贸易者；下文之特货即指鸦片。

致傅长民函　辛未

（1931年）

长民仁兄左右：会垣小驻，得接清光。劳心帷幄之筹，抵掌军国之要，有条不紊，举重若轻，甚佩，甚佩！弟衰朽羁旅，百病纷乘。自遣小女东下后，即日夜作归计。其始以群公相待之厚，欲尽举时政阙失、闻见所及者，前席奉陈，以备采择。群公政躬违和，弟亦归思急切，匆匆一面，遂尔上道。犹忆濒行前一夕，有某君警告（其人姓名不必举出，总之失意军官，且有政治头脑者也），止弟勿归。叩其所以，则言捣乱派将有动作，且选定毕、水、威方向为根据。消息极其真确，云云。弟到家后曾密询易怀之，怀之亦有所闻，已作种种防范。只要布置得宜，原可弭患无形。方幸庆间，而怀之旋有调京求学之命。查易置将领，本总座特权，不过怀之驻扎此方日月长久；而此方人士又信仰怀之极深。文告、命令所不能集事者，专恃情意之感孚，偏可获人死力。在此紧要关头，亟宜斟酌审慎。弟非私厚于怀之，仍为总座着想耳。至此君对于总座平日无心流露，皆十分真诚，至少亦认为利害共同。弟窃谓干城御侮，当在可靠之列。台端左右总座，统筹全局，诸将领态度亦有详知之必要。用特附及。阅讫付之丙丁可也。手颂时绥。

致王绍武[1]函 壬申

（1932年）

绍公主席兼座：前闻福星，莅省主政。贺笺未具，聘函先施。猥以衰朽之余，谬厕顾问之列，惭悚无已。贵州夙号贫瘠，比年负担增加，民生益感凋敝。培艺去岁在省曾向当局陈词，以为中央注重建设，法令系属通行；省府权衡缓急，要当顾虑民力。今一切照转，名目猥多，徒为不肖官吏开需索之门，而诸事仍无实际。人微言轻，不蒙采听。我公毅然撤废田亩局，近又缩小公安范围，即此二事，人民已受赐不少。培艺虽杜门偃卧，罕与世接，而歌颂之声直洞房闼矣。伏愿坚持定见，尽除烦苛。果能与民休息，藏富闾阎，公他日有所兴作，民必踊跃输将，以副盛指。古人用一缓二，犹此道也。培艺迩因目疾，执笔弥艰，刍荛之献，统维鉴察。专肃。敬颂勋履。

注

①王家烈（1893—1966），字绍武。贵州桐梓人。是周西成桐梓系军事集团核心成员。历任营、团、旅、师长。1929年周西成战死后升为副军长。1932年任第25军军长，接任贵州省主席。1935年蒋介石中央军入黔，被迫辞去军政两职。抗战后任第20军团副军团长，1946年退役。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致四川大吏请求开放富盐青电* 癸酉

（1933年）

重庆刘督办、王运使勋鉴：窃永岸食盐向系富、犍合销，人民自由选购，诸臻便利。迩因廿四要人企图独占，驯至富盐绝迹，犍盐操纵市面；人民淡食，远近交困。兹幸我公排除军事障碍，经济上之独占亦应同时打倒。特推代表吴厚安①、李厚如晋谒请愿，开放永岸富盐，以济民食，万恳俯纳。贵州毕节、大定、威宁、郎岱、盘县、水城各县民众周素园等九十三人同叩。青。

注

①吴厚安，即吴传心。

为犹禹九①请缨抗日②铣电 癸酉

（1933年）

急。首都大元帅蒋、贵阳军长王钧鉴：真日奉军长令转大元帅令开：现在积极抗日，全国动员，该军所属一体整顿待命，等

* 永宁（现四川叙永）为川盐销黔的四大口岸之一，习称永岸，黔西北十余县人民食盐仰赖于此，富顺及犍为则是永盐的主要产地。1932年10月，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全川控制权及川南盐利，开展混战，永宁为刘湘所扼，刘文辉控制的富盐输黔渠道遂告中断。“二刘之战”以刘文辉败退西康告终，遂有此电。

因。窃禹九结发从戎，驰驱四省，服从长官指挥，扫除政治障碍。顾念内部恶势力悉仰帝国主义者之荫庇；真正敌人，尤宜认清。暴日侵略满洲之不已，又进占热河；循此以往，内蒙北华蚕食堪虞。我大元帅赫然震怒，躬亲讨伐。禹九自省阶级、知识皆落人后，惟区区报国热忱，蓄之方寸已二十年，不予发泄之机，将致疯狂之疾。敢乞钧座特许，尽先调赴前线，誓以赤血挫彼凶锋。所部官兵、武器不精，设备不完，只此御侮杀敌，颇能与禹九一德一心，指臂相使。越次冒渎，枕戈待命。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第二路司令犹禹九呈。铣。

注

①犹禹九　为王家烈部25军旅长。

②1932年，国民党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后，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并作抗日动员，因有此电。

致犹禹九函　癸酉

（1933年）

禹公勋鉴：昨归深思，陈玉鍪①如失巢穷鸟，得地主假以喘息之所，感激不暇，何敢咆哮向人？我军大战之后，兵员器械诸待补充，目前处置，只宜用政治手腕与之周旋，若武力驱逐，在陈部将为困兽之斗；在毛、犹②亦有抵却之心，顾虑甚多，牺牲殊大。艺欲向绍公建议，但恐邮函迟滞，不逮事机，公如赞同，可否即以尊意进言？又闻公拟自兼县长，此诚地方之福……。头痛未愈，弗克诣部面陈，诸希卓裁。专颂筹绥。

注

①陈渠珍，字玉鍪，湘西凤凰人。盘据湘西的地方军阀。任新编34师 师长。

②即毛光翔、犹国材。

为犹禹九呈王绍武马电　癸酉

（1933年）

贵阳省主席钧鉴：窃军费仰给税收，财源尤倚特货。特货每年产额虽明确之统计，大致估算，本销不过十之三，出口仍占十之七。但使征榷得人，涓滴归公，税收日有起色，军费自然充裕。然以职所闻，局长各员或以随军之关系，或恃荐主之后援，认差使为调剂，纳贿赂以自肥。本身之考成且视如具文，部队之生存更非所顾念。简单言之，偷漏多，正课削；私囊饱，火饷绌。此风不革，隐患方长。拟请钧座严令各局，激发天良，实征实解。同时并责成驻防长官分任劳怨，认真稽查。局员果能洁己奉公，或久任，或特奖，钧座有权衡。万一告诫不悛，同恶相济，一经发觉，立予军法从事。似此劝惩并行，庶可刷新宿弊。职为整顿财政，巩固军心起见，冒昧陈言。倘蒙俯采刍荛，拟就本管防区内酌拟办法呈核。是否有当，伏乞训示。职禹九呈。马。

致朱一民函　癸酉

（1933年）

一民吾兄台右：戊辰岁接奉惠复，曾出示张伯群，伯群异常感奋，欲率队离黔，效命中央。而周继斌志在图滇，坚留不放

行。尔后事变迭乘，周既暴骨，张亦碎首。好战必亡，殊堪叹息。弟杜门蛰伏，度其朴陋之生活，但归田之朔，所有不过万元。历年坐食，遂以耗损。自二十五军内讧，战祸连属，筹款频繁，加之以凶荒，重之疾疫，人民辛苦垫隘，弟亦何能独异！日用既见窘迫，又三女在外，学费有中断之虞。昼夜彷徨，靡所为计。兄居高明之地，切盼一为援手。弟旧挂名民党，辛亥革命，与于发难之末。贵州军政府成立，见推为行政总理。在职三月，心力俱瘁。刘显世私召外兵，唐继尧假途灭虞，猥以功首，还成罪魁。一朝蹉跌，十载沉沦。王电轮肃清反动，始得复我邦族。洎国民党建都南京，弟已归休数稔矣。……顷者生计逼人，又闻同乡如牟贡三，徐经字辈，徒以左右之先容，或在国府，或在总部，咸荷甄采，以顾问名义，月支干修数百元。弟区区之愚，苟得援此例，于愿已足，敢乞吾兄一言于蒋公。念国内同志，莫如贵州党人所遭之惨酷，迄今死亡略尽；存者百不逮一，及本党政府而不蒙矜察，更何望于他人！万一殁世，或邀恤典，又不若及身亲拜仁人之赐。可否之处，敬俟教益。手颂政绥。

致平少璜函　癸酉

（1933年）

少璜兄如握，前接竹经讣告，意忽忽其不乐。念辛亥同人，万事劣败，受反动派之贼害，分也；受滇寇之虐杀，亦分也；受袁世凯之挑摈捕诛，亦分也。时至今日，国民党统治中国已七八

年矣，青天白日旗已无远弗届矣。各省事类或有此，比死者皆荷优恤，生者亦见褒崇。独我黔人，中央不理会，地方不过问。夫省政府之漠视，吾侪犹曲恕之，省党部亦安缄默，实不解其用心。转旬九月十四又是光复纪念，弟乞吾兄稍分宝贵时间作成提案，上之中央，以明是非，而昭功罪。兄居得言之地，有宜言之责。无论如何，兄必许我。此颂道绥。

致犹禹九片　甲戌

（1934年）

昨午失迎，愧对之至。嘱件曾将旧有书籍检视一周，所置备者偏重理论学说一面，至于实施方案，因退休之人无意政事，概付缺如。又中国宿弊，往往法立令具而不务实行。即以清查户口论，昔寓北京，见警厅表册致为繁密，贵阳所用大体亦不甚相远。以臆度之，共党亦何能别创格局！不过我之行政专饰虚文，彼之办事常保朝气。公常述归来士兵语，三日之中讲话十余次，斯为共党真精神所在耳。比年蒋治赣，李、白治桂，关于内务行政颇有更张。旧系统下常发现新组织。若欲取法，此足借镜，惜艺目力衰退，久已屏报不观。已函商范同志注意此点矣。右复上禹公勋察。

复犹禹九函　甲戌

（1934年）

禹公勋鉴：昨夜畅谈甚快。惟闻剿匪后援会①系以任可澄为

委员长，今午赐阅会章，各地分会又须与贵阳总会发生隶属关系。培艺三十年来向不与任氏走同一路线，此间分会即恳公将贱名取消。人生各有立场，此点求公谅解。方命之处，毋任惶恐。手颂筹绥。

注：

①此所谓“剿匪后援会”，实系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反共组织。

致余景炎函 甲戌

（1934年）

景炎仁兄执事：上海旅馆匆匆一面，转瞬三十年矣，社会大洪流中，淘尽几许人物。仆固早成，过去引颈待死。多材有为如执事，闻亦不甚得意，管榷昭通，独令兄青史成名，致可羡耳。滇黔两省，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辅车唇齿的关系。远年祸首为一刘显世，近年祸首为一周西成。若辈逞一已之兽欲，而令两省人民肝脑涂炭。涂炭未已，且又积莫大之恶感。每逢时局紧张，辄有风声鹤唳之警，仆以为不从解释做工夫，将来愈演愈烈，甚非两省人民之福。持山野闲散，虽抱此热望，亦徒托空言。此次驻防犹旅长派代表毛军安与安旅长通好。仆实阴赞助之。解纠纷，释隔阂，俾结合得以实现，全仗执事为之内主。军安同志曾在外工作多年，执事一与接谈，便知其人。至于边鄙小小问题，犹豪迈直爽，尽有商量余地，向时特苦无人居间关说耳。专此敬颂台祺。

致彭明之函 乙亥

(1935年)

明之二哥先生：弟去岁冬初，曾有一惬心之事，即多年遍觅不获之《自治杂志》，忽于舍侄处得之；又往年贵阳寄来之《西南日报》，余存虽不满四个月，而恰有杨伯坚之《公立法政周年纪念》、张石麒之《〈西南日报〉周年纪念》各一文，于是拙著《痛史》稿中之缺陷，居然完全补足。本拟请人重抄一份，但是很难如愿。……特将近稿第二篇摘抄寄上（补作二章，改正一章，编排顺序亦略有移动。社章作附录一，系二篇二章后；尊著檄文作附录二，系三篇十二章后。正梁谬作附录三，仍原处），乞兄检存，论事实或许不至此，但该件关系团体，应得重视也。赐方已照服，但病状如环无端，此伏彼起，殊自叹耳。手颂撰履。

复韦见凡函 乙亥

(1935年)

少权吾兄如握：丙寅着手《贵州民党痛史》之编著，曾奉书左右，要求供给材料，久而寂然。疑兄游宦他省，后此遂不通音问。本月上旬展诵惠函，始知供职渝中，并承垂鄙状，为之营谋，非患难故旧，此岂易得之于今世耶！弟史稿杀青后，又排比生平劳作，选录文集一卷，书牍廿卷，将过去作一总结束（文集于未倒帐前，托欧阳习成带沪付印；《痛史》拟以版权卖与沪上书

贾。至于书牍卷帙繁重，保存而已。文集中有李小谷墓表，将自治学社重要人物一一清算，大名亦著其中。俟印成当寄赠给拾册留作纪念)。诸儿虽皆中人，但得就学毕业，听其自谋生存，随时皆可撒手矣。……复颂时益。

致吴礼卿①函 乙亥

（1935年）

礼公①省主席台右：福星莅止，阖境腾欢。属在部民，未修笺敬。主席过听，宠以敦请之书，假以顾问之衔，仰见虚怀伟度，爱士礼贤。惜乎培艺非其人也！培艺当少壮时，感于政治之不良，亦曾奔走下风，参加革命。辛亥之役，承乏本省军政府，自谓已尽最善之努力，遭值反动时势，辗转逃死。自是以来，常受环境之支配，甘以一身作工具，依人求食，无可言者。总理逝世，益觉歧路彷徨，袱被归里，杜门养疴。北伐成功，本党掌握政权，草茅伏处，企望三民主义之实现。顾大局既未遑建设，局部尤增痛苦。过去十年间，二十五军之统治贵州，压迫剥削，尽量发挥其兽性。民众憔悴呻吟，呼吁无门。今幸恶势力已见铲除，新政策逐步实施。又闻莫专员②传述尊旨，治黔方略，除弊先于兴利。此真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盖黔民有六患，……曰散兵，曰土匪，曰贪官，曰污吏，曰土豪，曰劣绅。此六族也，其暴戾恣睢者易治，而阴柔巧伪者难图；其附着于个体者易治，而依托于制度者难图。故非精心默运，弗克拔本塞源。顾培艺之愚，窃为主席进一解。除弊之事，务在断行不疑而已。一言兴利，常须计月引年，始可责效课功。必待弊已尽除，而后着手兴利，时间上殊不经济。况贵州著名贫瘠，提倡生产一端，似属刻

不容缓。培艺十一年在政务厅长任内，曾提出一意见，欲令各县县长于到任三个月后拟具该县增殖生产计画。就缫丝、织布、垦荒、开矿、种殖、畜牧各部门，酌分短期长期两种（一二年内可收效者为短期，需时较久者为长期），因地制宜，制成法案。省府派遣专家视察指导，一经核准确定，便应列入交代。如其敷衍因循，当与溺职同科。旋因滇寇侵黔，培艺仓卒离职。揆度今日情形，此议或犹可采。攘流之见，未必有裨于高深。特因申谢，一并陈述。肃颂崇绥。

注：

①吴忠信（1884—1955），字礼卿，安徽合肥人。曾参加同盟会。后任南京监察总监、安徽省主席等职。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藉“追剿”红军进贵州，迫使王家烈交出军政大权，任吴为贵州省主席。

②即毕节区专员莫雄（1891—1980）。莫雄，广东英德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35年任毕节第一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曾暗中支持过共产党人活动。红军二、六兵团临近毕节，主动撤离。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复陈纯斋①函　乙亥

（1935年）

纯斋吾兄如握：展诵惠函，殷勤垂注。弟检讨生平，对于朋友特抱缺憾，而故旧不弃，多方宽假，吾兄尤欲起之闲散之中，嘘之青云之上。虽在衰朽，宁忘感奋！惟国内有力人物，其部下尽多攀龙附凤之士，未见优礼及于山野。加弟精神亦迥非昔比，此恐不足言发展，而适贻晚节末路之羞。……《痛史》脱稿为迩日一惬心事，现正觅人誊写。缮竣当迳寄尊处修正，保存皆

兄与诸同志之责矣。川刘相招，绝无其事。或某君以善意关切，聊为推毂耳。异姓承继在我国不少先例，况石麒不可无后，而石楠私交正尔，无殊骨肉，此举弟极端赞同。兄现任何职务，对各方面关系如何，便中盼详告。专此奉复，诸惟爱照。

注：

①陈纯斋（1885—1971），原名陈康，贵州平坝人。曾参加贵州自治学社。辛亥革命时担任贵州军政府参谋。失败后仍与贵州革命领导人张百麟、周素园保持联系。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贵州特派员。建国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复陈纯斋函　乙亥

（1935年）

纯斋吾兄：接诵手函，祇悉一是。兄羁旅漂泊以奋斗，自辟出路，结知当途，蜚誉西南，此足令山野故人亦为扬眉。弟自民元失败后，中间长期穷困，生活至艰极苦，非人所堪，遂令薄植，遂伤朽迈。……中央于十七年九月一日公布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条例，其第四条：革命功勋分左列三项：一受本党命令运动革命，而致为敌人所害，或丧失性命，或身体残废，不堪任事者。第二条免费办法，分左列三项：甲免学费、实验费、讲义费，并津贴膳宿衣服书籍等费云云。其事稍有根据，能得挚友之有力者，代向当局证明，或可易于办到。兹切恳吾兄于弟事不必挂念，但乞推爱，位置三女能转入中山大学最合理想，次则广东、广西大学亦所希望。惟两广未必有所谓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审

查委员会之组织，则必恃当局之特许，能由胡、陈、李、白① 诸公条交，庶易达函目的。弟里居积年，已成乡坝老儿，现以手续多不谙练，切盼指导。顺颂时莅。

注

①分别指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

致犹禹九函 乙亥

（1935年）

禹九尊兄勋鉴：自接威宁来函后，旋闻大驾历越南、经香港而如粤、桂，戎马久劳之身忽得优游偃仰，快意山水，知公必涣然、怡然，消释胸中块垒，览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处置殖民地，与夫国内豪俊之所以整饬政治得失短长，法鉴昭明。异时东山再起，当大为民众造福利。乃近日敝乡谣诼纷腾，有谓土豪某某等受公委任、假名义以资号召者；有谓公息影昭通，将集旧部，企图收回防地者。弟初闻而不信，且斥言者之无稽。不谓市虎相讹，俨若实有其事。弟之不信，非谓某事必不可为，抑公之必不应为某事也。古来是非成败有何定准，造端不必问，通人但观其结果耳。然当局利害却不可不彻头彻尾深维而熟计，认清形势，抓住机会。环境要求其动作，动可也。若因一朝之不忍，供他人之利用，盲目进行，百举百败，智者所不为也。今日形势如何、环境如何，早在洞鉴之中，勿待弟之哓哓。最好谣诼仍是谣诼，则弟此次之通讯为无定见；如不幸而近于事实，亦望详思逆耳之言。此间专员莫志昂豪爽诚实，亦是我辈中人，且与令亲焕廷同乡至好。渠莅毕时，诸不谐于公者，往往虚构蜚语，架词捣乱。

莫君一切置之不理，群喙始息。尝为弟言，犹旅长大刀阔斧、肯干能干，不愧人才，嘱弟代致殷勤。弟衰痛颓唐，懒于伏案搦管盖已久矣。专此代面，顺颂旅祺。

致贺国光① 函* 丁丑

（1937年）

主任勋鉴：窃培艺自陕北启程时，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俭电嘱："台端回籍道经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请与军政当局接洽释放政治犯，增加抗日力量"等因。查此事前经朱总指挥在首都面陈，业蒙委座许可，京沪政治犯陆续释放，赶赴延安，经过短期训练，派往前线服务。伏思政策变更，处置亦异。况领袖已弘宽大之怀，袍泽正呈杀敌之效。前方干部日有牺牲，人员补充需要至为迫切。节下高瞻远瞩，度越时流，必能俯如所请，举精诚团结之实。闻行营军法处羁押罗明山、刘绍臣、伍时英、谢树中等四人，反省院亦有三十余人。拟恳特予开释，限期赴陕。可否之处，乞饬记室以数行见示。毋任企盼。肃此。敬颂崇绥。

注

①贺国光（1885—1969）字元靖，湖北蒲圻人。蒋介石统治时期，历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南昌行营参谋长，重庆参谋团主任、西康省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时任重庆行营参谋长。1950年逃往台湾。

---

*作者以八路军高级参议身份，带着毛泽东、朱德给西南各省国民党当局的亲笔信，于1937年10月23日离开延安，途经西安，11月8日到达重庆。首先与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联系释放红军战俘及其他被关押的"政治犯"问题。贺国光拒绝会晤，无果而终。此信及以后一些的信，因环境关系不得不作些违心之言，读者阅读时自可识别。

再致贺国光函　丁丑

（1937年）

主任勋鉴：昨上一函，计达典签。惟本人略历及与八路军之关系亦有附带陈述之必要。培艺在清末即隶同盟会贵州支部，参加辛亥革命。十一、十九两年先后任贵州政务厅长、农工厅长等职。呈忠信任黔省主席时亦承聘充顾问。……廿五年二月，肖、贺一股奄至毕节，培艺西行，经过云南、西康、甘南而至陕北。默察彼中意向，确已悟到非彻底转变别无出路，故信誓旦旦，愿在委座领导之下，作抗日前锋。最近改编第八路军开往前线后，益复艰苦转战，迭著成绩，委座亦一再嘉奖。惟战事激烈，干部日有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朱德、毛泽东以培艺年老多病，资遣回籍，但要求与川、滇、黔军政当局商洽释放政治犯问题。培艺伏见委座历次谈话皆主巩固统一，精诚团结。此辈血气青年，国家既待以不死，正可使之效命疆场，增加抗敌力量，是以不揣冒昧，具书申请。事之准驳，权衡操自我公。培艺但希望得幕府一言，藉以转复前途，俾知我非轻诺寡信人耳！敬颂筹绥。

三致贺国光函　丁丑

（1937年）

主任勋鉴：两次上书，未蒙裁复，或因公冗，尚未省览；或已具情呈报委座；抑或竟留中不发。培艺之愚，诚不敢妄意出于

后者。盖以最近战局形势，为国家为民族均宜爱护抗敌力量，化无用为有用，增一分算一分。查本市本月十四日报载，别动总队部函知巴县政府释放寄禁军事犯八名，予以报效国家之机会；十五日报载，川高法院前令各县呈报壮年囚犯，以便解赴前方戴罪图功。据峨边等九县复，到者已三百余名。是刑事犯亦获自新之路，政治犯事同一律，且有中央释放先例。用是不避烦渎，乞节下作最后之决定。此颂筹绥。

致龙志周函　丁丑

（1937年）

志周主席勋座：往岁曾以芜函冒干幕府①。动机虽出自他人，词句当自己负责。简单言之，培艺对近年外交软弱，领土主权拱手资敌，私心异常愤懑。至于参加某方采取任何行动，则从未考虑及之。西安事变蒋委座坚决抗敌，埋头苦干之心已大白于天下，而彼间领袖已早悟到非彻底转变，政治上别无出路。于是和平统一得以迅速完成。然敌人见我矛盾解消，复兴有望，乃欲及准备未充，乘机吞噬，而战祸遂爆发矣。八路军开往前方，共产党宣言发表，彼间留我已无意义，始于10月下旬资送回籍，但要求代诣昆明谒晤我公，商洽释放政治犯问题。艺以此举京沪业有成例，且为增加抗敌力量起见，与委座历次谈话中巩固团结之旨相符，故承诺而不辞。不料衰病之躯长途委顿，引发旧疾，目前且在蓉休养，造访或期诸来春。用将毛泽东原函先行邮上。窃意此辈血气青年，国家既待以不死，正可效命疆场，予以报国之机会。无论已未判决，统求一律开释，勒限迳往延安，经过短期训练，转赴前线杀敌。如何处理，敬乞酌裁示复。敬颂

政绥。

注

①指1936年4月—5月，红军二、六军团经过云南时，作者曾致信龙云（号志舟）建议其和共、抗日、反蒋事。

致肖纶甫①函　丁丑

（1937年）

纶甫仁兄左右：延安晤教仿佛犹昨日事。而数月以来敌骑纵横，锦绣河山染满同胞血腥。固知长期抵抗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特在此惨痛过程中悲愤之怀曷能已已。曩自考察团旋京后，彼间曾一度提议送弟回籍，悬揣动机当由鼎力。嗣后不审何故又复久久搁置。迨八路军开往前方，共产党宣言发表，始旧话重提。同时要求便道与川滇黔当局接洽释放政治犯问题。弟以此举京沪业有先例，且与蒋委座历次谈话中巩固团结之旨趣相符，当予接受。故在渝蓉均小作勾留。惟以孱躯远涉，不免疾病颠连。甫澄主席早年相识，见弟形容委顿，一身之外无长物，承假顾问名义，嘱令稍事休养。惟既受托在前，雅不愿自厕于轻诺寡信之列。本省当局虽十九未尝谋面，仰藉老兄知我，或不难代达苦衷。用将毛泽东原函随邮附上。窃意此辈血气青年国家既待以不死，为增加抗日力量起见，化无用为有用，添一分算一分。诸公远瞩高瞻，谅不绝其自新之路。无论已未判决，统求从宽开释，勒限遄往延安，经过短期训练，派赴前线杀敌。诸公如何处理，务望惠予答复，不任翘企之至。顺颂公绥。

注

①肖树经　号纶甫。贵州都匀人。中央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上校大队长。曾任贵州省第四区（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任贵州省会公安局长。抗战后曾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等职。

复龙志舟庚电　丁丑

（1937年）

昆明龙主席勋鉴：鱼虞两电均奉到。机票已取得，拟于文日离蓉。谒晤在迩，不胜愿见之忱。培艺叩。庚。

致何敬之函　丁丑

（1937年）

敬之吾兄惠察：弟以廿六年十月廿三日离肤施南归，出发前毛泽东曾要求便道拜访川、滇、黔当局，商洽释放政治犯问题。故勾留重庆、成都及最近来昆明，皆为此仆仆。固然弟既已自由，尽可置之不理。但弟生平不轻然许诺，老而食言所不能也。且弟以廿个月之实地考察，认为彼间亦是一种政治力量。惟较优之政治力量能消灭或战胜此种政治力量。若似过去之纠纷错综，适予彼等生存发展之机会。故亦不敢断然绝之。弟之自处如期而已。当前岁被迫离乡时，曾荷吾兄电令追击部队营救①，

儿辈求学首都，又尽格外照拂。弟检讨生平未曾愧负朋友，独对兄惭恧不可言喻。兄不惟毫无纤介，且于急难中见真情，决非泛陈感谢便足倾写悃忱。旅蓉时屡欲修函奉达，但询诸他人或云军政部已移长沙，或云在汉口。住址不明，是以迟迟。近晤伯群，始得详悉尊况。抗战事大，军政责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系君一身。惟祝健康胜常，完此历史之任务。弟欲归里则无以为生，欲在外觅取工作则精力实有未逮。萍梗浮沉，听自然之安排耳。手肃。敬颂筹绥。

注

①作者附红军长征后，何应钦于1936年3月12日曾电驻贵阳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省主席吴忠信，谓："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祈查明设法营救为祷。"

致邓鸣阶[①]函 戊寅

（1938年）

鸣阶吾兄：迭奉函电，敬承一是。胡郁苏处业遵示往拜，值其公出。但渠意见则已闻友人转述，故亦未再往也。弟客中深感孤独，偶染小恙时尤滋不便，故曾一度幻想欲移家昆明。但仔细考量已知其谬误。盖经济来源专恃成都，假使川局变化，立刻发生恐慌。异乡萍寄，终非善策。伯群[②]返黔时曾托代探彼间空气。伯群曾劝弟进一步作重庆之游，现尚未接渠回信。闻兄与吴达诠[③]有相当友谊，可否便中为一函介。贵阳有办法，则借居贵阳。小儿女得受教育，计亦良得。万一不可能，则径归毕节。学

治稼圃，亦足了此余生。顾问夫马费请照另开住址分汇三、四两女各一百元。余数暂存尊处，俟弟有定向，再续奉渎。手此。顺颂台绥。

注
①即邓汉祥，时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②即王伯群，时任大夏大学校长。该校在抗战开始后迁往贵阳。
③即吴鼎昌，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致王伯群函 戊寅

（1938年）

伯群大哥左右：昆明逆旅，两奉手书，备承关爱。预计复函到达之日，已在赴汉口开会之后，故迟迟未作答。兄以世界眼光观察，故乡社会经济之凋敝，种姓之式微，慨乎！其言之无限同情，满腔热泪而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一叹！弟藉兄之鼓励，古井翻澜，亦颇欲有所作为。默察贵阳环境，今似尚非其时，怀念妻孥，遂急就归程之途。然客中强自支厉，一经宁家，筋骨松弛，百病丛生。兼之室如悬磬，满目荒凉，身体既异常疲惫，生活又十分艰难。当世达官贵要，弟雅不欲仰面看人，惟向故旧乞援，得失不生关系。顷已致书辑五，烦转请敬之设法弄一闲散名义。回溯辛亥革命光复贵州，维持政权，以待各省之响应，中央政府之确立，张君石麒而外，弟殊未肯后人。此全省同胞所共见，即畴昔敌对党派亦莫不同声公认。今兹年力就衰，生计万窘，觍颜自列，冀幸执政者之收恤。在国家支出几何，而显示微劳必录，旧勋不遗，对于抗敌群众实具鼓舞激扬之妙用。兄与敬之通讯时便请促成之。此次代表大会议决案各方一致拥护，位愿行之以

实，持之以久，健全自己，薄责他人，庶乎进德之道。政局内情，在可能范围内希望见告一二。手此。敬颂时绥。

致杨芷泉函　戊寅

（1938年）

芷泉县长台右：月前福星莅止，猥以孱躯多病，不克走谒，乃辱枉驾临存，获接清光，并聆大教，佩仰佩仰。敝县撒拉溪一带常有麻疯患者，以人民卫生知识之缺乏，该患遂日见蔓延。培艺曾与内地会德国女教士苏宽仁谈及设院收容，购药施治各事，彼谓但得政府主持，指拨场所，其余一切可由教会负责办理。二十年培艺因国民会议选举事到省，商陈毛前主席。承电令本县官绅筹款二千元，即交苏教士布置进行。此撒拉溪麻疯院成立之缘起也。其后以院务扩张，经费不敷，又由该承办人呈明蒋委员长，蒙允年给补助金一千八百元，历年经由专署或县府具领有案。惟前此院址距街市不远，所居僻陋，人民亦尚无异议。现值修筑公路，工作人员对于此项恶疾，不免怀传染之恐惧；而地方日见繁荣，与病院杂处，实亦诸多不便。兹苏教士计划在距场约三里之地区另觅院址，预备迁移。惟关于购地等事须得县府准许，令行该管区长，始能着手。又该承办人所乞给示保护一节，拟请并案核办。可否之处，伫盼赐复，以便转知。手肃。敬颂公绥。

致郑一斋[1]函 戊寅

（1938年）

一斋先生：昆明邂逅，快接光仪。以先生之慷慨好义，不独阛中人罕见俦匹，即明道义、在势位之君子亦所难能。似此善用其财，多财亦何至为世诟病耶！弟离滇以来，瞬逾数月，其始久客思归，不料故乡气候之坏转于贱躯不大适宜，到贵阳时已生病，回毕节后更大病特病……舍间在比较优裕时，每年常划出家用一部，购药施济。今虽骤贫，而穷苦大众不谅此意，时复踵门相求。白药一项，昨有木工升高下坠，售者居奇，每瓶勒索法币五元，工人无力买药，奄奄待毙，念之恻然。用九销货如已归来，似请先生转商可否破例以军用装二十袋见寄。该价四元，弟缓日当邮奉上。手颂时知。

注

①郑一斋 云南昆明人。作者在昆明时曾多次访谈，并购云南白药二万盒，运赠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复何知重[1]函 戊寅

（1938年）

知重仁兄军长挥右：前线杀敌，势苦功高，方向往之情殷，辱存问之下逮。昔栾鍼标榜晋国之勇，提示整暇二字，《左传》

载之，千古以为名言。执事于军书旁午之际，垂注后方野老，充分表现整暇精神。即此一端，已卜将来驱倭出境，大名定岿然首列。为历史增价值，为桑梓增光荣，幸甚幸甚！弟自五月返里，一病七旬，近始谢去医药，阅读报章。武汉重要，百倍徐州，敌阁部分改组后，必且竭其全力拼作孤注。执事独当一面，任务至为巨艰。大抵军队必须与民众切取连系，而平日政治工作尤宜特别加意。积极倡导各单位的自我批评，不断的检讨弱点，改正缺点，战斗力自逐步加强。管窥蠡测，明知无裨于高深，远承咨询，聊作野芹之献而已。舍侄追随鞭蹬，遂历星霜，希赐教督，弗存客气。复颂勋履。

注

①何知重　原为王家烈部黔军师长。1935年被编为国军第103师师长。抗战后被任命为86军军长，赴第三战区（苏浙皖边区）抗日作战。

复王伯群函　戊寅

（1938年）

伯群大哥左右：

某君莅毕，具承尊旨。比奉赐书，盖纫厚意。弟死亡之余，自待久同枯木朽壤，而社会亦枯朽视之。惟兄笃念故旧，垂注殷拳，殊令我感奋无已。但大学教授实非绵薄所能胜。生平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举鼎绝膑，祇益其愚耳。或兄赴渝后相机为我一谋。

致何辑五函　己卯

（1939年）

辑五尊兄左右：老病穷居，久缺笺敬。前闻敬公旋里，颇思因便上谒，一瞻故人丰采。但计算时间已来不及，至为怅惘。敝县删夜暴动，事起仓促，幸赖何专员沉着应付，铣日拂晓已将暴徒驱散。弟扶杖往观，街市间陈尸累累，体格相当坚实。此皆抗敌力量，曷为不发挥于前线而转以扰乱乎后方？其罪万无可赦，其愚亦复可怜。先是若干年前乡间有所谓儒坛者，以吃素奉神为号召，成立一种团体。当局视为癣疥，未予查禁。近者兵工并征，宣传工作既未能恰到好处，而不肖区保难免不上下其手，因缘为奸。于是该项团体逐渐散布恶劣空气。过去一周，即传有儒坛聚众事。县长杨芷泉派员前往解散，并指授方略。错误最重要之一点，即在派出者未能达到任务，甚且增加反感，事变遂至爆发矣。惩前毖后，觉推广民众教育、改善行政机构、加强战时宣传，竟非同时并进不可。尤其善后处置须得分别良莠，力戒株连。庶几安定人心，培养国脉。杨县长平日操守尚为民众信服。弟闻见所及，特以奉陈。顺颂政绥。

复陈纯斋函　庚辰

（1940年）

纯斋吾兄如握：奉廿一日大札，敬悉一是。革命神圣之事业，

三十年来被人诬蔑，赖兄百计经营，锲而不舍，获有今日之伸雪，多少死友皆当含笑九泉。快慰，快慰！编纂会与同志会是一是二，弟不甚了了。人选配置，兄与行都诸同志如何决定，弟无不赞成。主任属之少璜，正与属弟无殊；然兄见爱之厚，则心中藏之矣。溥泉无信来，如其递到，当修函答谢之也。手复。顺颂时益。

致陈少山函　庚辰

（1940年）

少山仁兄县长阁下：

弟迁居郊外，倏已弥年。幸托庇荫，粗获安宁。乃近日环境忽发生恐怖状况。过去两星期有武装数人，于昏前在蒋家坟台附近（舍间迤南可二百步），掩夺乡人囊中物。十六日晚九时，有六人入侵桂花桥周裁缝家。十七日晚十时，有三人侵入同地邓松林家（均在舍间迤北三百余步），均借搜查烟土为名，括取所有。邓家并有学生二人寄宿，亦各有损失。来人身着制服，且挟手枪，但将符号摘除。据农民言，此一小群以五龙桥以北、桂花桥以南为其汛地。某夜钟姓地内劄去包谷二百余枚，亦若辈所为。似此附郭重地，公然假名强劫，于政府及驻军队，威望均不免大有损害。弟与保安队负责人未经谋面，不便冒昧进言，惟有向兄请愿。倘与陈大队长密商，迅予派人侦缉，窃料无难弋获，至少亦可令若辈稍稍敛迹，其于治安不无小补。弟一切财产固早已空诸所有，然值此物价奇昂之际，尺布寸缕皆不易幸致。万一遭受意外，只有向筑、渝层峰呼吁救济。质言之，将沦于叫化生活。县长肯坐视乎？一笑！即颂政祺。

复江竹一函　庚辰

（1940年）

竹一仁兄左右：九月廿一日惠书并原呈稿件均悉。弟对盐商抬价、居奇、中饱、病民，于卅五年前办理《黔报》时即大声疾呼，累有论列。不料演变至今，少数人发财、多数人淡食竟成为普遍现象，为祸且百倍于曩日，言之至堪浩叹。君辈关心闾阎疾苦，获得大部允准，试办綦、永两岸运济社。弟虽闭门养疴，此事要不能不问。当与敝县绅富筹商，众情踊跃。惟有两点须询明：一、运济社成立后原有运商组织是否一概取消，抑仍与本社平行并存，为业务上之竞争？二、各分社虽统一于总公司，但会计是否独立，盈亏各自负责（永岸旧日惯例，毕商即与井商分帮，各自为政）？弟思此两点关系重要，章则中必已明确规定。希饬记室检寄，以便研讨。至股份一节，就现刻经济状况并到会诸人情绪，似尚不难招集也。手复。顺颂时益。

致谷纪常[①]函　庚辰

（1940年）

纪常仁兄台右：

甲子一别，瞬经廿载。兄翱翔云表，连树勋名；弟栖迟丘园，迫近墟墓。遥谂军国劳心，日不暇给，故未以私书奉干，虑分神也。……近日物价奇昂，窘状殆难罄述。前与伯群通信及之。

乃承惠割鹤俸，慨赠两千元。管鲍分金，古人以为美谈，然又非不佞所敢望于下执事也。拜领之余，惟有感谢。护国、护法史迹编辑成帙，表章潜德，昭示来兹。自惟衰朽，义不容辞。但恐材料难免散佚。据伯群言亦仅保存一部分。弟思当日幕僚及袍泽健在尽多，最好由兄与伯群联衔敦属诸君将过去亲历及闻见事实，详细开列邮寄毕节。弟家居无事，便可从容叙述，迟早当有以报命也。复颂勋祺。

注

①即谷正伦，字纪常。

致毕节绅商函　庚辰

（1940年）

仿岩、彬侯、渭清、守仁、祉祥、俊光、颂平、叙五、贤宾、春甫、稚九诸位老兄惠鉴：此次晋省，承诸君委托食盐运济事，迭与江竹一晤谈数次；又从各方面考察舆论，征询意见。谈到题目，无人不认为应办之事，且认为应急办之事，但实际上尚未有能提纲挈领之人。鄙意主持其事者须地位崇高、资本雄厚、精力弥满、情形熟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且需要条理细密、办事勤敏之干部若干员相助为理。食盐运济社发生于食盐救济会，迭向省参议会、省党部呼吁，由会、部函达主管机关。据前任川康盐务管理局长、现任盐务署长缪某口头表示，黔人果有具体办法，可将綦、永两岸交给试办，即四岸全交亦无不可。但话虽是一句，而所谓具体办法者，即股款何时筹集，何时呈验，税款如何缴纳等，问题正著著接触实际。竹一告我，现在是渠与窦觉

苍、商文立三人自任筹备员。王伯群对此事亦甚热心。伯群将于短期内赴渝，拟请向部局切实疏通。但伯群系以中央委员立场谈话，民众方面亦应推出一代表。嘱艺担任，艺以精力实有不逮，业经婉词谢绝。便中又尝面质伯群，伯群果谓此事值得一办。大约又由伯群邀约戴蕴山。闻戴语人："王大爷出五十万我也出五十万。"是此事之结果如何，专决伯群最近之一行矣。竹一拾股把握，据云可能得三十万，且谓并不需要富豪，根本是为民众，只要民众站拢来，股本不成问题。理论固甚圆满，但恐事实不相应耳。竹一等拟有贵州省民众食盐运济社股份公司章程草案。重要两点，即公司设于贵阳，各县设代办事务所；股份总额定为法币六百万元。其余是照公司法轮廓写下来。至将来运如何运，销如何销，大致让诸细则中再行规定。向谈会计独立一点，时间尚嫌过早也。艺于昨午移寓伯群处，诸位如有见教，请交大井坎王宅即可收到。此祝健康。

复陈纯斋函　庚辰

（1940年）

纯斋吾兄如握：弟此次诣贵阳，勾留仅四个星期。其事即起于春间致函王伯群，托其疏通何敬之，实现贵州党史编委会之组织。嗣得王复，属弟晋省一商。比面谈完全是另一回事。回毕后读兄十二月五日手书，始知彼辈步调固亦不谋而合。据王云，何固执鲜通，而弟现状如是，义应帮忙。商由谷纪常措资两千元，烦弟编纂护国、护法两役史迹。此非兄所云敷衍一二人之分化作用耶！又一点则王希望弟移住贵阳，假某种名义，团结贵州人作争取政权之准备，彼可月供生活费三四百元。弟老矣，不愿为人

作工具，已婉词辞谢。惟疏通敬之曾恳切相烦，王最终乃云："何非不愿为，实不敢有所为。我深知其处境之难，故亦未便启齿。"云云。弟察此语似有几分真实性，后亦不再提及。老友方面如平少璜、如胡寿山，皆不免冷语冰人。总之旧同志中惟兄尚热血洋溢，余皆暮气沉沉矣。又兄所拟进行计划，事前未告同人，即弟亦于最近函中方得详悉尊旨。两次上中央书稿皆未得见，今后如有机会，自当力谋推动。但僻处穷乡，为力亦仅再接再厉，只属望吾兄耳。复颂时绥。

复何辑五函　辛巳

（1941年）

辑五尊兄左右：省垣快聚，厚扰郇厨，濒行匆匆，未及走辞，至深歉仄。顷奉惠书，敬悉一是。弟以老病闭门养疴，本无力担负任何工作，惟私人经济常处窘乡，重承溥泉① 先生雅意，势须勉为一行。前旅筑时曾闻伯群、少璜两兄谈及溥甚注意贵州史料，弟归后著手检讨旧作，有自撰《贵州民党痛史》并散文十七八首，合之近十万言，亦颇足供征采。拟抄缮成帙，遥寄溥处。遵嘱自满清宣统以至民国十六年贵州兵事纪实一书，弟僻处穷乡，未曾寓目，个人脑府中确有此轮廓，但欲编辑成册，势须长时间之搜索整理，决非可咄嗟立办也。兄复溥函请转达谢忱。如能先给一证书，俾将来赴渝长途中得免军警盘诘，尤为殷盼。复颂政绥。

注

①即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州人。留学日本，因参加反

清被逐。1905年任同盟会直隶主盟人。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国史馆馆长等职。著有《张溥泉先生全集》。

致张溥泉函　辛巳

（1941年）

溥泉先生：一年以来，乡人之有事行都，而与培艺保持接触者，皆道先生眷注不肖，欲出之泥涂之中。伏自维省，壮不如人，矧今笃老瘰病，何能以精力自效。譬犹驽马与麒骥竞走，立见其蹶耳！维辛亥往事，轸结于怀，慨念自治学社同人服膺主义，努力革命，事定功成，乃遭奸人之虐杀，悬首通衢，横尸野草，其幸存者亦漂泊流离，饥寒僵仆，且诬为匪类，仇及朽骨。各省党人之冤酷殆未有甚于贵州者也！悠悠三十年间，反动时代不足论，本党得政，亦越十有五稔，而褒恤之典未闻片言，一似奸人之淫威，本党亦有所惮慑。每一念及，五中摧割。先生本党元老，又主持史事，常欲修谒台阶，面倾积悃，冀幸先生建议中央有所表示，此区区之至愿也。又闻钧会职掌注重搜集材料，培艺自思，伏几案，守钟点，衰龄恐有不逮；若其追溯轶事，探询故老，综合见见闻闻，系统而编制之，此或吾力之所及。弟不审钧会条例若何规定，能否合于需要。近顷整理旧著《贵州民党痛史》，又摘抄《素园丛稿》散文一十七首；正拟寄陈先生请求批评，适于此时何君辑五转到尊函，将以采访见属。本应即日上道，奈旧疾发动，调理需时，且目前经济状况，医药已费踌躇，川资更难乞贷。特此具函陈明，倘蒙先生许可，在里服务于钧会，所指定采访范围内，必勉有以自见，决不效尸位素餐者虚靡

国帑也。如何之处，专候后命。敬颂崇绥。

复柏健儒函　辛巳

（1941年）

健儒仁兄师长麾右：展诵瑶函，远承镒馈，千金脱手，斗室生春。谢谢！抗敌以来，中央以种种关系；各战役非振动一时者，其经过详情例不发表。来书所示雁岭忠防之役，就弟所见报纸，似尚未有纪载。循此而推，其略漏为不少矣。夫积小胜以成大胜，每一次之战事有一次之经验，况与我周旋者为装备精良、训练娴熟之敌人，即此区区小胜，亦须流无数爱国男儿之热血以作代价，而可听其淹没耶？夫战略规画，固在中央统一指挥之务，而各单位个性不同，历史不同，环境不同，其卒能达成任下，矫然立于不败之地，必各有其特色。发挥光大，前途之利赖无穷。弟窃愿建议幕府，将参战后之一切材料尽量搜集，巨细不遗，汇录成册，且须厝之安全之地，毋庸携带随军。俟将来时机许可，选任史家妥为编纂，传之后人，用昭法戒。世界一日未臻大同，即国家一日不能忘战。驱逐倭寇于大陆，吾人仍未得高枕而卧也。执事倘以为然乎？弟老病常发，殊乏善状。地方大致平靖，惟生活高涨，视执事当年驻防时约增加二十余倍。地主广收善价，豪商坐操奇赢，所苦者中人以下及一般贫民耳！手复。敬颂戌绥。

致张溥泉函 辛巳

（1941年）

溥泉先生：前据何辑五传语，先生征求自满清宣统以至民国十六年贵州兵事纪实。此题培艺脑府中本贮有不少材料，但零星点滴，一经加以组织便发现若干不逗榫。于是通函各方彻查根底，遇有疏懒不答复者，又得藉重舟车向其面质。故迁延至今始成《贵州陆军史述要》一册，藉塞厚望。查材料来源：一为军事机关之档案，二为当事人之询问。贵州军阀皆视省政为家事，且亦自知其不可以告人。每一军阀去职时皆将有关档案付之焚毁或捆载以去，现已片纸无存；惟恃第二项之来源。而其人散处各县，或仅参预一节一目，鲜能综合其全貌。培艺对此已相当努力，旅费支出几耗薪俸之半。但成绩仅此区区，殊愧对先生也。尊示只及十六年，而拙著直叙至二十四年中央军入黔接收政权止，以为必如是首尾方完具耳。又如王天培之第十军、李燊之第四十三军，其参加中原战事，军委会自有档案，故拙著不及，惟四十三军之末路与黔事相错综，颇复叙入。窃思操持军政，其事不能无功罪；既叙述，不能无是非。而人情喜谀恶直，古来载笔人往往以护守信史观点至于陨身赤族。先日贵州军阀苗裔今尤蕃衍，且尽有威权赫濯者，而本省山峦丛杂，绝少平原，民生其间狭隘偏急，睚眦杀人，事非创见。培艺要求先生此册仅供内部浏览，免其公开陈列，以保执笔人之安全。再培艺于今月十九日奉到采访解聘之函，以此册本系应命而作，故仍缮写寄陈。此颂崇绥。

致杨伯明函 壬午

(1942年)

伯明县长大鉴：培艺近因老病剧发，时诣福音堂求诊。闻县府执行处置敌产条例已通告该堂登记。但该堂所持理由则谓：内地会之组织有国际性，毕节福音堂虽由德籍女教士苏宽仁经手创办，但全堂产业则属于内地会，而非苏个人所有。若遽遵令登记，当事人碍难负此重责。现已专人至贵阳车家巷内地会总会请示办法，恳烦培艺代达委曲，要求延期登记等情。窃思本省各县福音堂份子国籍庞杂，系属实情，该堂产业应属自然人或法人？国家谅有统一解释。可否准予延期之处，伏乞衡夺。顺颂政绥。

致王伯群 壬午

(1942年)

伯群大哥左右：前年归来即常在病中，久病间愈，愈后又辄病，总之健康之日少，呻吟之日多。故虽渥荷隆情，乞［迄］未具函申谢，亦恃多年旧交，必能亮其不逮也。关于搜集史料事，弟曾试向胡寿山、傅明轩、马怀冲、林子贤等面质或通讯，但上者能道其一节一目，其次则瞠目不知所对。彼辈职在行令，罕窥全貌，固亦无怪其然。去年四月由张溥泉聘任党史会采访，同时即征求清末至民国十六之贵州兵事纪实。此项有头无尾之命题，又将如何应付，考虑久之，始决为一举两便之法。竭三月之力，

尽括平日见见闻闻，写成《贵州陆军史述要》一小册，大体分四个时期，都文八篇。虽仅为纲领之叙述，然自谓周匝谨严，庶几湘军志风格，今日海内殊鲜识者。大抵史家之职，是是非非，一本客观主言，故不能有褒而无贬，尤其是贬多而褒少。惟电公则屹为中流之砥柱，此自由其本身树立使然，非鄙人得为阿私也。所惜五旅时代关涉纪常处恐未能使其满意，故身前不拟发表。但若抄胥有人，当录副求教。且或有若干事实待兄为我纠正也。此颂时绥。

致平少璜函　壬午

（1942年）

少璜吾兄道席：别来久未通讯，见报知起居无恙。老来弟兄，惟互祝健康而已。弟自去岁四月接受党史会聘任后，生活差足敷衍，不料中央采取紧缩政策，该项职务即于十二月解聘。弟受此打击，亦只有于本身紧缩……报载参政员改选，且限制参政员之兼任，不知此中有活动余地否？兄能为我一介绍否？弟虽与党疏远，但在党史会任职期间也还有些许成绩。此路如可通行，并拟函托溥泉帮忙，何如？顺颂议祺。

致陈立夫函　壬午

（1942年）

立夫部长先生：……前阅报见大部举办三十一年度学术奖励

通告，内开凡属本国人最近三年内完成之专门著作均得申请。培艺于本省史料颇留心搜集，兹撰成《贵州陆军史述要》一篇。起清末贵州建立陆军，迄于中央军入黔改编。首尾完具。但可否仰跻于专门著作之列，殊不敢自信。又查通告须得专家二人之介绍，培艺素寡交游，所居又僻陋，并世专家茫无所知，且期限迫促，辗转寻觅已不可能。伏念先生领袖史地学会，拟求稍分公暇，一予浏览。如可交付审议，即恳指定部员二人代为介绍，其事轻而易举。明知先生综揽党政，日理万机，而为此不情之请，在培艺亦不得已也。窃尝自笑国民党秉政近二十年而犹有冻馁之老同志，此固国民党之光荣，特身受者须富有高度忍耐力耳！先生以为何如？肃颂崇绥。

致王伯群函　癸未

（1943年）

伯群大哥左右：闻兄此次赴渝，公私顺适，经济上企图已圆满实现，且忻且慰。电公遗稿弟紬绎数过，拟题为《果严剩墨》。内容分两类，甲类得三则，乙类得二百六十首，作序一篇。惜无书手代将原稿缮清。编辑次序仅写成目录一帙，编次意见，另加小注若干条应附本文之后者，今亦只能暂抄于目录下方。它日付印时请督书手移易位置。弟虽如此拟办，而最后决定仍须兄自妥酌。概括言之，本编以保存史料为主，故去取详略悉依此为标准。又由公生平志事本一纯粹民党，然不废自我批评，今为避免误会计，凡语涉民党处盖从割弃。原稿三十二册，编辑目录一

册，烦刘熙乙带上，乞查收。顺颂俪福。

致王伯群函　癸未

（1943年）

伯群大哥左右：前奉惠函，具悉一是。参议会随人俯仰，太无意义；又个人企图专以有裨经济状况为主。似此鸡肋殊不足恋，故决计辞职。所憾失此机会，不获诣省。欲谋良觌不知又在何时矣！仁岸盐务，仰藉大力收归本省人之手。闻此事正在组织，弟欲就中觅一位置（拿干薪而已，非有野心也）。但前半段虽曾参与，苦无成绩表现，又不能认购或劝募若干股本，故颇难于启齿。拟烦鼎言向当事人一为提议。若辈席兄之荫，食兄之赐，条件纵或欠缺，谅必乐于接受。究竟出以何种方式为宜，弟在远难于遥度，统乞全权处理。迩来手眼俱病，作字困难。草草乞恕。

复冯自由函　癸未

（1943年）

自由先生大鉴：暌违以来二十余载。昨由贵阳转到赐书，欢喜无量。千秋事业，成于闲散之中。使先生长一院，管一部，人

事纷纭，亦安得执笔著书，信今传后。韩退之所谓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培艺窃自附解人之末也。贵州稽勋案底稿，去岁曾抄一份邮寄党史会，但迩日目力益坏，右臂亦生疮痏，不能运用，承示踌蹰，殊苦无以应命。拟将原稿付邮，又恐次序凌乱，涂乙狼藉，不便检寻。倘尊意不以为嫌，请惠复数行，即日寄上。培艺亦撰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陆军史述要》两书。一局部一地方，其重要性远不逮尊著，然正以小小结构，故搜集材料、叙述事实尚不至大感困难。它日所患平复，当缮写就正。此颂时绥。

致王亚明[1]函　癸未

（1943年）

亚民仁兄左右：比以目疾兼经济状况不佳，久未订阅报纸，但战局发展至感关切。兹将近著史料随笔抄陈数条，倘可充篇幅，亦不拟索酬，但交换贵报一份，请饬发行处逐日检寄。笔记当陆续寄奉，每月至少亦千字以上。如何？顺颂纂绥。

注

①王亚民，时为贵阳《中央日报》社社长。

复吴羲年函　癸未

（1943年）

羲年先生左右：昨奉惠书，亦示近作。回环庄诵，齿牙留

芳。先生为刺藜订正今名，具见通人足迹所至，虽荒裔遐陬，能令山川草木为之生色。过承谦挹，属弟参加意见。弟以为俗名茨梨其不妥固无待言（说文："茨茅盖屋。"段注释名曰："屋以草盖曰茨。茨，次也。次草为之也"），即命为刺藜亦有讨论之余地（说文："藜，草也。"段注："初生可食，故曰蒸藜不熟"）。不若沿用田雯《黔书》刺梨旧名，似尚允叶（"野生，夏葩秋实，干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实如安石榴而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闷，亦可消滞，渍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减于梨楂也。黔之四封悉产，移之它境则不生。"见原书卷四）。盖刺以表德，梨以表形（说文："梨，梨果也。"段注释："木梨山樆，谓梨之山生者曰樆也"），无剩义矣。未审高明，见谓何如？尊诗寝馈宋人，状物甚工，而出之以平易。拜服，拜服！手复。顺颂吟绥。

致何敬之函　癸未

（1943年）

敬之吾兄撰右：西北归来，曾上一笺。奉读还答，惟有感欢。嗣是以还，惟杜门养疴，除旧友三五人间或造访外，自余宾客一概谢绝，日从故纸堆中探索希望，成小品著作两三种，恃此娱老，抑又何求！顾物价逐步飞涨，经济极端困难，延至今日已成慢性冻馁病，再无法救济，恐将直入饿乡矣。以兄辅相元首，日揽万几〔机〕，军国事大，何敢以此琐琐冒渎清听。但事势最迫，不知肯为故人一援手否？弟亦无大奢望，不论任何机关给一任何名义，月得干薪若干维持生活，于愿足矣。另有请者，弟居在县城近郊，仅仅小屋三间，以性喜清洁，稍莳花木，遂致惹人注意。去年第九师张师长曾欲占作办公处，近荣誉师四团又欲占

作连部。费尽无限唇舌，又承四区廖兴序专员力为缓颊，始得幸保蜗居。假使弟有高楼大厦不以提供为国效命之军人，当受公义之责备。今舍此即露宿，又非暮年所能堪。欲乞兄给一布告，禁止驻兵，不知大部有此先例否。部条如不可能，或求兄颁一手谕，效力当更伟大。诸候裁示。敬颂勋履。

致军政部真电　癸未

（1943年）

重庆军政部何部长钧鉴：近奉部令筹设军民合作站，并派员督导，具仰便利师行，加紧摧毁顽敌之至意，自应捧遵办理。惟毕节本年迭遭天灾，小春既颗粒无收，大粮则仅敷三成，报经省府委员会复勘有案，是今岁农业生产、民食已大成问题。商业因一般购买力薄弱，多存货不销，市面亦呈萧条之象。迭经县府召开会议切实计画，毕节应设各站全年需用百万元，拟先筹三十万作开办费及两个月之经常费，向银行息借又未允通融。再四研讨，竟无善策。查云南境内过兵各县俱设兵站，其经费系由昆明行营发给，民间不知有派累。即以本省而论，不过兵县份萧然事外，过兵县份则烦然重困，苦乐亦有霄壤之别。同是大后方民众，似不应负担不平均。若此培艺等缄默不言，恐不情壅于上闻，茫筹无所资以为擘画；尤虑初期勉强集事而将来终归颠蹶，贻误戎机，何能当此重咎？迫切陈词，冀邀睿察。或准援云南先例迳由国库开支；或多数由中央担任，而可能范围内责成地方补助；或令不过兵县份亦分认成数，藉表协力。是否有当，伏维衡夺。毕节县公民周培艺等六十八人同叩。真。

复冯自由函　甲申

（1944年）

自由先生大鉴：昨奉惠书，并组织旬刊，乃将贱名齿于列传，实深惭恧，然先生之嘉惠故人则亦至矣，谢谢。培艺任稽勋调查时，局于地方性，以为于德坤诸君事迹，宜归入中央系统，故未采辑。闻平少璜著有贵州革命先烈事略，容函索寄上。倘平著尚有遗漏，补充亦无难也。前月得友人陈纯斋书，谓张溥泉先生拟委培艺为国史馆筹备处第一组主任。本应立即赴渝，但比年物价高涨，经济状况奇穷，今欲制里衣两套，及预筹沿途车费、食宿费，约计已万元以上。四出告贷，尚无人肯为将伯之助，然即变卖所有，亦当成行耳。相见非遥，诸俟面罄。复颂撰绥。

复陈纯斋函　甲申

（1944年）

纯斋吾兄：迭接上月十日，本月一日、七日三函，敬悉一是。弟初计决行，已作种种准备。第一步向商号赊用布匹，补缀衣装；第二步向知好筹借旅费及安家费。适刘熙乙① 回毕，又与接洽搭乘伊小车。乃于上月廿九日感冒风寒。烧热咳嗽，绵延至今，迄未全愈。心上益着急，身体益不从命。已筹之款挪用于医药，而熙乙事忙又已先行。地方官署及社会人士知其然，竟来劝阻，嘱以在家静养，当代设法解除困难。近议定由专署组一区文

宦中，本条之“循吏”二字亦可节去。预算第二条后，拟加一条：“区文献委员会委员，以通信方法保持接触，必要时得召集开会，应给旅费由专员公署核发。”

一、各县委员人选、除威、赫、纳三县外，余俱所素知，具佩遴选精当。惟毕节主任委员培艺实不敢再占此席。因自审精力有限，实难负事务上责任也。查县绅邹守仁办事极负责任，且有条理，堪胜主任委员；李仲群、沈春甫亦各有所长，拟请就三人中择聘其一。又葛天回① 现任贵大教授，虽系机械工业毕业，而文学兴趣颇浓厚；杨孝慈现任成都中央银行经理，曩同客北京时，常见其在图书馆阅抄书籍；卯仲衡历任中小教员有年，社会各方面多所接触，热心奔走，若增聘为县委，必有裨益。

以上各节统乞睿裁最后决定。顺颂政绥。

注

①葛天回（1897—1977）　毕节县人。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文中所言“机械工业毕业”，想系传言之误）。曾在广西大学任教，1942年回黔，在贵州大学任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曾一度在毕节任弘毅中学校长。坚持进步活动，热心教育事业。

致刘熙乙函　甲申

（1944年）

熙乙仁兄惠鉴；弟此次准备赴渝，实迫于经济上之不得已，而自顾体力，已万不克胜。兄慷慨援手为我解除困难，良深铭谢。关于兄事业上之雅抱，颇欲一聆高论。但彼时或值兄参加各种会议，或弟因故障不能出门，咫尺不相见，故特函布所怀。大抵人生百业，有大才者不必有幸运；有幸运者不必有大才。二者